

## 目 录

## 一九四四年(下)

- 青春(五幕喜剧) ..... 李健吾 ( 3 )  
弄真成假(五幕喜剧) ..... 杨 绛 ( 69 )

## 一九四五年

- 李闯王(五幕历史剧) ..... 阿 英 (137)  
清明前后(五幕剧) ..... 茅 盾 (255)  
鸡鸣早看天(三幕闹剧) ..... 洪 深 (361)  
升官图(三幕讽刺剧) ..... 陈白尘 (466)

## 一九四六年

- 群猴(独幕剧) ..... 宋之的 (547)  
反“翻把”斗争(独幕剧) ..... 李之华 (561)

## 一九四七年

- 丽人行(二十一场剧) ..... 田 汉 (605)  
喜相逢(独幕剧) ..... 胡 可 (691)





一九四四年(下)

---



# 青 春

(五幕喜剧)

李健吾

是知其不可为而为者也。  
是不知其可为而为者也。  
是不知其不可为而为者也。

人物 田寡妇——四十五岁  
田喜儿——十八岁  
郑老师——五十岁  
罗举人——四十岁  
罗童生——十一岁  
小虎儿——十二岁  
小黑儿——九岁  
杨村长——四十岁  
杨太太——四十五岁  
香 草——十七岁  
香 菊——十岁  
红鼻子——更夫  
老 二——田伙

又一田伙  
时代 清朝末年。  
地点 华北乡野。

## 第一幕

地点 关帝庙前。  
时间 宣统元年初夏，某日午时。

〔这是一座关帝庙，同时也是一所私塾，随便走到华北什么村落，几乎全有这样一个安排。呈现在眼前的，只是一扇庙门，破烂的，剥蚀的，好像它的朝代大清，仅仅余下一个空壳，大门虚掩。门环由于岁月久远，可以四面转动。石兽残废了，但是因为大人常坐，儿童常立，磨得和玉一般发亮。因为另一扇门几乎落在舞台以外，石兽看见一只，门匾只有一个“关”字和大半个“帝”字。

〔庙墙并不太高，露出初夏的碧空，午阳直射的殿瓦和树木。一条又矮又扁的长凳，由门洞移到庙墙底下。一棵老气横秋的槐树正好占据舞台的中心，大道的边沿。

〔小黑儿立在树身一旁；小虎儿立在长凳一旁。他们仰起头，羡慕而又鼓励，望着马跨在墙头的田喜儿。

小黑儿 田喜儿哥，骗你不是人，那天红鼻子分了一个给我吃，那才叫甜哪！

小虎儿 我也吃来的！

田喜儿 你们哥儿俩在外头给我瞅着，人来了嚷给我知道，掐下桃子咱哥儿仨平分。

小黑儿 田喜儿哥，我瞧这边。

小虎儿 田喜儿哥，我瞧这边。

田喜儿 老师逮住我，你们俩可别跑。

小虎儿 老师睡晌午，不会知道。

小黑儿 他出来，你在墙头，你先瞅见。

〔田喜儿立在墙头，走索一样，正想抬步，就见香草由右过来，提着一把大水壶，沉甸甸的，她有些吃力。她打算换手，一眼望见墙头的英雄。〕

香草（嚷了起来）那不是田喜儿哥！

田喜儿（这一惊，非同小可，险些儿摔了下去）香草！

香草 你——！你下来。吓死我了！

田喜儿（笑嘻嘻地）摔死了还你一个新的！

香草 你这些天都在哪儿？你妈到处找你。

田喜儿 别理我妈。我在家，她也是到处找我。

香草 太阳这么毒，你站在墙头干什么？当心老师瞅见了捶你。

小虎儿 田喜儿哥给我们掐桃子。

香草 好哇！我告老师！

小黑儿 没有我！是田喜儿——

田喜儿（模拟）“没有我！是田喜儿！”——好哇！你没有挨板子，就先把我招了啊！得！冲小黑儿你这句话，桃子甭想我偷啦！（坐在墙头，背向庙内，荡着两条腿）原来挨打挨骂是我一个人的份儿呀！

小虎儿（卖好）田喜儿哥，我没有那么说。

田喜儿 你呀，也不是种！

香草（向小兄弟）你们俩别跟他瞎蘑菇了，才刚路过你们家，我听见老爷爷叫着名儿直喊。

小虎儿 爷爷在睡晌午！

田喜儿 去吧！你爷爷瞅见你们俩跟我在一起，可有一顿好骂。

小黑儿 小虎儿，我走啦！

小虎儿（看着田喜儿）对啦，爷爷说你务正——

田喜儿 对你爷爷讲，你小龙儿哥务正，叫他媳妇儿养汉子！

香草（推小虎儿）快赶小黑儿去！听田喜儿哥瞎扯蛋！

〔小虎儿随小黑儿一同往右走出。〕

〔香草和田喜儿彼此望了一眼。香草低下头，叹了一口气，提起水壶就走。

田喜儿 (喊住她)香草!

〔香草打了一个寒颤。

田喜儿 我回来啦!

香草 嗯，瞅见啦。

田喜儿 我在县里景相公那儿待了半个月。就是那回打省里下来的那个东洋留学生。你爸爸请他吃过酒。

香草 你去做什么?

田喜儿 他要办洋学堂，我去——(感到吹嘘的需要)这你就甭提啦!那景相公家呀，一进大门就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头套着院子，一进比一进深，一层比一层高，他自个儿住在第五进;我一去，他就说，好兄弟，你这份儿热心比什么都冲，我这儿没有什么好的，你就先住些天再说，他请我住在第四进。相与的个个儿是英雄豪杰。睡的是白漆漆的象牙床，盖的是又轻又暖和的鸭绒被，吃的是大洋里头的鱿鱼海参，喝的是岳王坟的龙井香片。我这个福享大发啦!

香草 (妒忌)就那么好?

田喜儿 还有戏听!

香草 好听不好听?

田喜儿 好听，一唱我就哭。我听了两回，哭了两回。

香草 哭有什么好?不看戏，人也哭。

田喜儿 那呀——那是你爱哭!要是我呀，我就笑!

香草 谁像你，一天到晚轻忽忽的，两脚不着地，一个劲儿地游魂!

田喜儿 我妈不是也尽打我!

香草 那也好叫打!像我爹——

田喜儿 他从来不打你。

香草 (叹了一口气)打就好了!(提起水壶)人全能够像你就好了!说  
到哪儿就到哪儿，多自由!爹妈统不搁在心上!

田喜儿 没有的话，我妈我头一个丢不下。这村子还有一个人我也丢不

下！……你猜是谁？……是谁？

香草 不知道！

田喜儿 猜猜看！

香草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田喜儿 不知道干吗脸红？……说呀，干吗脸红？（见香草回身要走）

你哪儿去？

香草 地里去。

田喜儿 坐一会儿。

香草 不成！我送水去。

田喜儿 我正渴。先饮饮我。

香草 没有水！到你景相公家喝去！龙井香片！

田喜儿 我要喝你的。

香草 别不害臊啦！我没有进过学堂！

田喜儿 把我渴死也好！你爸爸巴不得我早点儿死，你也——

香草 （噘着嘴，走到墙边，站在长凳上面，好不容易把水壶举给他）请！

喝！

田喜儿 （伏在墙头，对着壶嘴，咕噜咕噜，饮了几大口）好水！

香草 喝个够！

田喜儿 （指指嘴）够啦！

香草 （水壶放在长凳上面，坐在旁边）好！

田喜儿 好！

香草 嗜！

田喜儿 嗜！

香草 田喜儿哥！

田喜儿 嗯，我听着。

香草 我——我知道你为什么离开村子。有人在爸爸跟前给我提亲。

田喜儿 （噘着嘴）你知道就好。

香草 那你就该回来！

田喜儿 凭什么不？我想你。

香草 你县里不是有——

田喜儿 别听我瞎白了！景相公的学堂没有办，县衙门就贴了一张封条。

香草 景相公呢？

田喜儿 跑外县去啦。

香草 所以你——

田喜儿 我看了十天门，就溜回来了。

香草 那你不是想我才回来。

田喜儿 香草，不想你，我不会回到村子。

香草 回来有什么用？

田喜儿 看看你。

香草 不稀罕！我跟不了你走。

田喜儿 我有一个主意。今儿晚晌头二更，我来接你。

香草（吓了一跳）你——

田喜儿 你早点儿睡，假装睡，我一敲窗户，你就出来——

香草 你要死啦！

田喜儿 我想不出别的主意。

香草 我不干。

田喜儿 明里不成暗里来。我要不了你去，我拐了你去。

〔香草默然。〕

田喜儿 你跟不跟我走？你不答应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说得到，我做得到。

香草 这村子还有你妈。

田喜儿 有一天我在外头混发了，我会把我妈接走的。

香草 那我……

〔她哭了。〕

田喜儿 这个村子腻死我快了，你爸爸头一个见不得我。他嫌我穷，他嫌我跟你好。有一天呀，我放一把火，把这个村子烧光了，烧成了土，才解我心头的恨。



香草 我爸爸是好人。

田喜儿 (烦躁,顺手揭起碎瓦,扔了出去)我知道,我知道。不好,人家也不举他当村长。(狂妄)好人就该杀!香草,我直想杀人!说,你跟不跟我走?

香草 今儿晚晌?

田喜儿 (威胁)你要是不跟我走呀……

香草 (稍缓)我丢不下妈……

田喜儿 (不屑)我就丢得下!

香草 你呀,你可不知道,你妈直在找你……

田喜儿 找好了,我不会丢的。

香草 (依然摇头)不成。

田喜儿 不成?

香草 (肯定地)不成。

[两个人全不言语。

田喜儿 (望着左方远处)景相公说的,省城热闹地方有一百多,县里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京城那就更不得了啦,光戏馆子就有百儿八十……(见香草起立,提起水壶)你做什么?

香草 爹瞅见我跟你在一起,要发脾气的。

田喜儿 (挥手,像挥去一个苍蝇)别管他!他算不了回事!(立在墙头,热情汪洋)好香草!香草妹妹!跟我走!跟我到省城去!到京城去!就是你跟我,多好哇!多好哇!我不能够丢下你一个人在后头,咱们一块儿长大的,我心里就是你这么一个人……你跟我在一起,永远在一起,多好哇!多开心哇!

[一个演说出神,一个听话出神的时候,庙门静静地推开,领头走出道貌岸然的郑老师,后面跟着哭哭啼啼的田寡妇。

郑 我这个卦再灵不过……这叫文王卦,你大妈尽管放心……(发见长凳不在)噢!这儿那条凳子——?(跨出门洞,一眼望见墙头人物)什么!

[香草叫了一声,拔腿就跑。田喜儿转向庙门。

郑 好哇！是你！（向田寡妇）别哭啦！你的儿子回来啦！（三步两步，奔向长凳）你好哇！我就说后头桃子怎么少了十来个，原来是你们这些不成材偷的！我搬开凳子，瞅你怎么下来！

〔他抱起长凳就走。〕

田寡妇 好喜儿！好喜儿！你把我丢得好苦！对啦！摔死他！摔他一个半死，摔他一个青面虎，狗吃屎！

田喜儿 妈！这可是您说的，摔我一个半死！

田寡妇 对啦！我说的！我把你这死不了的——！

田喜儿 （向郑）老师，我摔死了，您得帮我妈给我买棺材！

〔说时迟，那时快，他平空忽地一跃，并非下来，抓住当前的树枝，和打秋千一样，在半空荡来荡去。〕

田寡妇 （惊恐万分）哎呀呀！快下来！你吓死我了。

郑 （慌忙扔下长凳）快下来呀！当心摔坏了腿！

田喜儿 你们走开，让我摔死一个给你们看！

田寡妇 （央求）好儿子！好宝贝！下来！下来别吓着你妈！

郑 你下来，我不说你！

田喜儿 老师站好，我朝您头上栽下来啦！

郑 别急！别急！

田喜儿 不成！我的手吃不住！

郑 （慌忙又去抱长凳）我拿长凳给你垫脚……

田寡妇 对啦！叫人来救命呀！

〔他们方才回身，田喜儿已经轻轻一飘，立在两位老人中间。〕

田喜儿 我下来啦！

〔他们看着他，又是惊，又是喜。他笑吟吟的。〕

田喜儿 妈！儿子回来啦。老师！学生回来啦！

田寡妇 你没有摔坏了哪儿？

田喜儿 没有。

郑 腰没有闪着？

田喜儿 没有。

田寡妇（忽然发作）好哇！你这不孝顺的东西，就知道欺负你妈！你妈守了十年寡，好不容易把你扶养成人，哪点儿对不起你，你一年到头给我罪受？你要是摔坏了点儿吗的，叫我拿什么脸去见你那死了的爹？

郑（同样训斥）你就不想想看，这是什么地方。容你这等放肆！关帝庙！郑氏学馆！（如有所获）可不！你站住墙头，不是为了偷桃子，又是为了什么？

田喜儿 我没有偷着。

郑 吃都吃啦，没有偷着？你这孩子的话呀，十句就有八句靠不住。

田喜儿 老师闻闻我的嘴看。

郑 我就闻闻看。（凑近去闻嘴）没有。

田寡妇 老师，我在庙里头说什么来的，喜儿这孩子也就是淘气，说到心眼儿呀，我做妈的知道，心眼儿挺好。

郑 我倒要进去数数树上头的桃子……

〔他果真折回庙内，去数桃子。〕

田寡妇（坐向长凳）你听听看！你听听看！你听听人家老师怎么说你：十句就有八句靠不住。我这个寡算是守着哪！（想哭，忽然忍住）你倒说说看，你也十八了，结实得像棵树，你也进了好些年学，书也念了八九十来本，童生呀，秀才呀，一个也没有捞到手，你倒说说看，你孝顺了我点子什么？……

田喜儿（倚着大树）妈，赶明儿……

田寡妇“赶明儿！”这五六年，你就会说这么一句话：“赶明儿！”“赶明儿”你妈的骨头都烂酱酱的了，你还是这么一句话：“赶明儿！”（哭了起来）你死了的爹呀！我守的这叫什么寡呀！你给我留下的这个儿子可把我折磨死了呀！

田喜儿 妈，您不待见您这宝贝儿子，他走啦。

田寡妇（一把抓牢）到哪儿去？

田喜儿 妈，您先松松手……

田寡妇 我才不！从今以后，跟槽头的牲口一样，我拿绳子把你拴在窗

口。你想再丢下我跑呀，没有那么方便！我什么地方没有问到你！才刚我还在求人家老师起卦！你这不争气的材料，从前在外头野上一天两天的，妈的肉呀肝的还直发颤，现下你倒好啦，一撒鸭子就是半个月，信也不捎一个回来！你狠得下这个心呀，做妈的可急白了这一头的黑头发！

田喜儿 我又不是吃奶的孩子……

田寡妇 不吃奶就不是妈的孩子了？好哇！这话你都说得出口……

田喜儿 妈，拉拉扯扯的，人家笑话。

田寡妇 谁笑话？我拉的是我自个儿的儿子，不是别人家的！难不成你不是我的儿子？（另一只手在空里拍打）可不得了啦！他都不认我是他妈啦！我这苦命的老婆子呀！……

田喜儿 （趁势一抱，举起田寡妇）妈，我瞅您累得慌……

田寡妇 （叫唤）嘻！你要死啦！快放我下来！

田喜儿 怕什么的！我抱的是我的心肝儿宝贝妈妈！（对着她的脸）难不成您不是我妈？（稳稳当当，把她端端正正放在长凳上）好哇！她老人家都不认我是她的儿子啦！

田寡妇 （笑）我把你这畜生呀……

田喜儿 妈一笑起来，跟弥陀佛一样，顶好看！

田寡妇 （忽地跳起）你放屁！你呀，就欠村长给你两鞭子！不是我呀，人家姓杨的上一回不把你打个半死，你倒说说看，人家闺女采桑叶，你发的什么疯，把人家闺女抱到大树杈子上头乱叫唤！

田喜儿 那是她自个儿情愿。

田寡妇 情愿你会挨打？

田喜儿 她爸爸不情愿呀。

田寡妇 人家闺女是模样儿俊，心眼儿宽，见了人有礼数，扎针绣花呀，剪个鞋样儿呀，缝件大褂子呀，四村里头没有一个闺女赶得上……你拿什么娶人家？就凭你这光杆儿身子，……你有田？你有地？你有钱粮库？你有戴顶子的爸爸？……

田喜儿 （嬉皮笑脸）您说这个呀，我还要问您哪。

田寡妇（愣了）问我什么？

田喜儿 问您哪儿是田呀，哪儿是地呀，哪儿是钱粮库呀，哪儿是戴顶子的爸爸呀！……

田寡妇（半晌说不出话来）我……我把你这贱驴养的哟！……你要把妈气死了！你就给我将就点儿，听妈的话，另相一房媳妇儿……

田喜儿 我不要。

田寡妇 妈看中了的，也好不要？

田喜儿 您那呀，叫白费心思。（见田寡妇瞪了他一眼，四下里寻觅）妈找什么？

田寡妇（气昂昂地）你甭管！妈的话你是一句也不听，我倒要……

田喜儿 您不是找棍子打我？妈，这儿倒有一根树枝子。（墙角果然立着一根树枝子，过去拿起）妈，这中用不中用？（被田寡妇一把夺了过去）妈，您别打重了……

田寡妇（抡起就打）你一去半个月……回来就气你妈……我打死你这不孝顺的畜生！

田喜儿（鬼哭神号）妈！我不敢啦！……我下回学好啦！……您饶了我吧！

田寡妇 我偏不饶！……人家养儿为……

〔他在前面小跑，她在后面颠颠跛跛地追赶。他不曾挨了几下打，却拚了命地叫唤。他们就这样围着槐树兜圈子。

〔郑心平气静了，由庙内出来。

郑 你大妈就别打他啦。他是没有偷着桃子。

田寡妇（喘着气）不是桃子……老师你不知道……

田喜儿 老师！我妈要打死我！

郑（劝解）该打！（然后）喜儿妈！你也就歇歇手吧！桃子本来是给人吃的，他没有偷着，也就算啦。

〔他把她劝到石兽那边坐下。

〔香草空着手，由左折回，贴着庙墙，往前张望。

田喜儿（瞥见香草，对她挤眉弄眼，同时大声向郑）老师，您替我想想

看，妈给我相了一门亲事，人也长得标致，家里也过得去……可是，我妈呀，就是那么一个死心眼儿……

田寡妇 我死心眼儿！好没有良心的！你要气死你妈呀！（赶过去要打田喜儿，郑好歹把她搀住）我打死你这不孝的忤逆！我把你送到官里头！我告你忤逆！

郑 你把他交给我……我来办他……

田喜儿 不单这个……妈这儿给我相亲……县里头景相公也给我相亲……

田寡妇 景相公！跑外洋的！怪不得你学坏了哪……他说的媳妇儿我不要！

郑 我来感化他！让我慢慢感化他！

〔他把她劝进门洞；她拄着树枝子，有一搭没一搭地哭着。〕

田喜儿 （一个箭步窜到香草近旁）好香草！听我说！

香草 （推他）我恨你！

田喜儿 今儿晚晌靠二更天——

香草 走开！

田喜儿 我一定来！

香草 没有我的事！

田喜儿 （发狠）好！你无情，我无义！

〔他回身就走。〕

香草 （急忙揪住他的衣襟，高声）你——（低声）田喜儿哥！

田喜儿 （看着她）你答应啦？

香草 可是你县里头——

田喜儿 （佯着她）那是气我妈的，假的。

香草 你妈给你相了一门亲事——

田喜儿 妈才有那么一个意思。

香草 你真就不怕——

田喜儿 怕什么？

香草 我说不出。我觉得——

田喜儿（佷住）你觉得——

香草（温柔）好喜儿哥！

田喜儿 好香草妹妹，你说。

〔她说不出，羞答答地看了他一眼。他们贴住墙，你佷我倚，似乎宇宙全不存在。

〔但是，霹雳一声，杨村长颤威威在路旁立定，后面随着老二和又一田伙，带着麻绳、镰刀等等农具。

杨（面色发青）香草！香草！

〔香草抬头一看，是她的严父，喊了一声“爹”，涨红了脸，飞也似地往右奔出。

田喜儿（忸着面皮）杨大叔，您好。

杨 杨大叔！杨你妈的屁！上一回没有打够你，你今儿又在调戏良家妇女！我不老实教训你一顿，你这野小子眼睛里头太也没有王法！

（向田伙）把他给我绑到树上头！

田喜儿（迎着两个高大的田伙，不服）这回呀，没有那么便当！

〔两个田伙朝他扑了过去。他往树后一闪，老二撞在树身上面，但是郑听见人声，步出门洞，恰好堵住田喜儿去路，又一田伙只一把就把田喜儿提了过来，推向树身。老二抖开麻绳捆田喜儿。

郑（向杨致意）村长打地里回来？

杨 老师你好。（指田喜儿）这孩子太混账啦！

郑 是呀，才刚他妈还在打他。（呼唤）喜儿妈！喜儿妈！这下子好啦，村长在替你管教你的儿子！

田寡妇 田喜儿！我的宝贝儿子！（奔向田伙）放开我的田喜儿！

郑（惊呆）才刚你不是——

田寡妇 才刚是才刚！（向田喜儿）好宝贝儿子！妈不能够瞅着别人欺负你！（向杨）杨大叔，你不能够平白无故地尽拿田喜儿出气！

杨 我？平白无故？

田寡妇 难不成你有故？

杨 你不是没有长眼睛，才刚我女儿——

田寡妇 你女儿！（嗤之以鼻）倒像你有百十来个女儿！一来就是你女儿！（向田伙）放开我的儿子！你们要是敢碰一碰他呀……

田喜儿 妈，让他们绑好了，赶明儿……

田寡妇 （给了他一巴掌）还“赶明儿！”（向杨）杨大叔，你要是敢动我的儿子，我就拿我这条老命跟你拚了！

杨 明明你自个儿——

田寡妇 我自个儿！那是我的儿子！我高兴打就打，我高兴骂就骂，可是别人呀，休想！

杨 （向郑）天下有这种不讲理的女人！

田寡妇 你当村长的又几时讲道理来的？是谁一来就想名目刮人家的钱来的？（向郑）老师，你是讲过学的人，你倒评评这个理看。我是一个守节的寡妇，守了十年，就守这么一个儿子……

郑 （左右为难）是呀，说的是呀……

杨 我亲眼瞅见他调戏我女儿……

郑 是呀，说的是呀……

田寡妇 可你女儿呢？这么一眨眼工夫，我在庙门那儿站着，我的儿子就调戏你女儿了？……

郑 说的是呀……

杨 田喜儿现在……

田寡妇 八成儿是你女儿调戏我的儿子！

杨 什么！我女儿调戏你……老师！你听听看！

郑 没有这个话……

田寡妇 怕你女儿出岔子呀，干吗不打一条金链子拴着？

杨 金链子拴着？

田寡妇 省得我的儿子着迷呀！

杨 叫天下人听听看！田喜儿现在……

郑 问问他看。

田寡妇 他一个毛孩子，才打县里回来，有什么好问的？杨大叔，你別



欺负喜儿没有爹，一来就跟喜儿为难！咱呀，人穷志不穷，你女儿就是八人大轿抬过来，我也给她两棒槌打回去！（向田喜儿）有志气，让妈给你另相一个！（向郑）叫天下人听听看，不单单就是他杨家的闺女是稀世宝！我也做过闺女！不稀罕！（向杨）不稀罕！一百个也不稀罕！（向田喜儿）说！不稀罕！跟着妈说！不说我要掐你啦！

田喜儿 是，妈，不稀罕！

〔田伙早已收回麻绳。〕

杨（无话可说）不可理喻！（向郑）老师想想看，有什么好说的？（向田伙）傻站着干什么！走！回家套车去！

〔杨气冲冲地向右走出。两个田伙彼此做了一个怪相，随下。〕

田寡妇（教训田喜儿）你这孩子活活儿把妈气死！就那么一眨眼儿工夫，你会拦住人家香草做眉眼！上一回在桑树园子，人家没有打够了你！

田喜儿 妈呀，您可真有您的！

田寡妇 给我滚！当心我再给你一个耳刮子！（吆鸡一样吆他）嘶！嘶！家里去！有话家里说！

〔他们一前一后向右走出。〕

郑（端起长凳，走向门洞，摇摇头）这娘儿俩……

（幕）

## 第二幕

地点 杨家后园。

时间 戌时。

〔杨家的后园，毗连打麦场，据说里面千紫万红，尽是名草珍花，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角落，全是一些家常的花木，例如盛开的石榴、木槿和月季，有如野生，高五六尺，蒲草一丛，同时向日葵和一丈红，并不示弱，直挺挺地沿着土墙立起。土墙有

一个豁口，旁边积着一堆砖头，不远一棵柳树，柔条细叶，摇曳成风。

〔如今是一个星宿世界，一切沦为黑洞洞高低一片，上面漂浮着夏夜特有的蔚蓝和天光的晶莹。〕

〔远远有吠声更声，更夫似乎喝多了高粱，听不出他敲的是几更几点。〕

〔静悄悄的夜晚，微风掠过，花叶似相喁语。〕

〔从豁口探出一个人头，随即变成两个人头。听他们的声音，乃是小虎儿和小黑儿。他们鬼鬼祟祟，向内张望。〕

小虎儿 (小小年纪，也知道放低声音) 就在这里头，我瞅见的。

小黑儿 你去摘。

小虎儿 你别揪着我。

小黑儿 我怕。

小虎儿 那你跟我进来。

小黑儿 我怕。

小虎儿 我叫你别来，你偏要来。

小黑儿 那你要来！

小虎儿 你别嚷嚷！我瞅见的，石榴结得挺大……(跳入豁口)你过来不过来？

小黑儿 我怕狗咬。

小虎儿 这儿没有狗。(扶小黑儿进来)你跟着我，石榴树在——

小黑儿 我听见有人走路！

小虎儿 是树枝子响。

小黑儿 (叫唤)有鬼！有鬼！

〔田喜儿站在豁口。〕

小虎儿 叫你别来……

田喜儿 (听了听)是你们两个小杂种在这儿吵！

小虎儿 (减轻恐惧)田喜儿！

小黑儿 田喜儿哥，没有我，是小虎儿哥说，杨家园子结了石榴，……

田喜儿 好哇！你们俩跑到杨家偷石榴呀！一丁丁点儿大，有什么好吃？还不快给我滚！

小虎儿 （迟疑）我瞅见的，就在——

小黑儿 你去掐呀！

田喜儿 （听了听）红鼻子敲更敲过来了！

〔更声本来不响了，但是，忽然就在左近响了起来。田喜儿一掉身不见了。〕

小虎儿 （失了张支）田喜儿哥！

小黑儿 （恐惧已极）红鼻子要吃人的！

〔小虎儿往豁口跑。小黑儿乱哭乱叫：“小虎儿！……田喜儿！……红鼻子！……”〕

〔红鼻子果真在打麦场那边出现了。〕

红鼻子 （遥遥立定）谁？（哭声喊声忽然息了）谁狗猫子在那儿乱叫唤？（先声夺人）谁？（自语）不过三壶，就醉啦？……（大声恫吓）谁？（自语）明明听见……声音尖尖的……像谁家娘儿们……别是有人寻死？（大声恫吓）谁？（自语）别是闹鬼？……明明听见……好像还叫我红鼻子！……叫我做什么？（未免发毛）谁？（大了胆）没有人！……是没有人……今儿晚晌出来，带个灯笼就好了！（最后一次）谁？（放了心）没有什么，我今儿晚晌心有点儿虚，耳朵眼儿自个儿叫唤。

〔他往前走了两步，砰地打了一声更。〕

〔小黑儿纵声大哭。〕

红鼻子 我的妈！（回身就跑）

小虎儿 （轻声轻气）小黑儿！小黑儿！

小黑儿 小虎儿！小虎儿！

〔田喜儿又在豁口露面。〕

田喜儿 小虎儿！你闪开！（他轻轻跳下，走向小黑儿）别哭！小黑儿，没有事，我抱你出去。（抱起小黑儿，一下子把他撩出豁口）去吧！（转向小虎儿）小虎儿好好儿带他走！往后别嘴馋啦！

〔小虎儿跨出豁口，和小黑儿不见了。〕

**田喜儿** (有些心不安)别让他们这一吵，吵出岔子来，那我可就冤啦！  
(听了听)什么响声也没有。好静的夜晚！一天的星星。(稍缓)来者不怕，怕者不来。(走了两步，站住)万一他们逮住我，当贼看，可怎么办好？(决定)左不过是打一顿……(听了听)有人来！还有说话的声音！我……我……

〔他张望了一下，躲到黑魑魑一丛灌木后面。〕

〔仍然是红鼻子的声音。他和老二小心在意，站在旁沿窥探。〕

**红鼻子** (细声细气)黑里骨几，瞅不出是什么模样，我一吆喝，就扯开嗓子直嚎，说不清是男的是女的。八成儿是女鬼。

**老二** 你学学看。

**红鼻子** 学不得。一学它就出来了。

**老二** 出来就好！咱们瞅它一个实落。

**红鼻子** 别瞅了，一定是一个女鬼。

**老二** 你没有瞅见，怎么知道这个鬼是女的？

**红鼻子** 这个呀，哼！我知道。昨天晚晌我晃荡到这儿，就打了一个哆嗦，觉得一股子寒气冲人鼻子钻——今儿晚晌果不其……你不知道，不远就是娘娘庙，那儿一来就出事……这堵墙倒不得，园子走了气，鲜花儿开了一大片，狐仙什么的就爱这个。你闻闻看。多香，喷鼻子香！

**老二** (往前)我没有瞅见什么。(一步跳上豁口)什么也没有。

**红鼻子** 你再听！(一阵风掠过去)这不是！(缩成了半截)

**老二** (好笑)那是风！红鼻子，你今儿晚晌喝多啦！(稍缓)红鼻子，我走啦！

**红鼻子** 老二，你哪儿去？

**老二** 我呀，好地方儿去！

〔他们站在墙边，田喜儿趁势往里挨蹭。他一不当心，撞在什么东西上面。〕

**红鼻子** 你听！

老二 是有东西响!

红鼻子 什么响!

老二 八成儿是刺猬。

红鼻子 家伙! 今儿晚晌我像什么也不对岔儿。没有得说, 我酒没有喝足。

老二 现下几更天?

红鼻子 谁晓得! 这半天我就没有搁在心上! (拉住他的裤管) 老二, 别走, 喝一盅儿。

老二 你带着酒?

红鼻子 (由胸前摸出一把扁锡壶) 这不是!

老二 那也就够你一个人喝的。明儿见, 我寻乐子去啦! (跳向墙外, 走远了)

红鼻子 (向外呼唤) 老二! 一句话! 家伙! 太不够朋友!

(田喜儿只一闪, 溜出了视线。)

红鼻子 (坐在豁口, 背倚着破墙) 妈的! 我一个人喝! 喝他妈一个痛快! (柳子放在胸怀) 张大妈的酒要多冲有多冲! (饮了一口) 又香又辣! (又是一口) 走遍天下, 也就是这么一家儿! (又是一口) 这壶酒带着啦! (又是一口) 找点子什么东西下酒才好! (慨叹) 得啦! 这个年头儿, 能够有张大妈的酒喝, 就算不错! (一连几口) 喝! 喝! 喝! (酒壶空了) 好酒! (唱)

三更得儿三更整唉,

小媳妇儿一个人唉,

得儿锵, 得儿锵,

一个人儿守着几间房唉……

(杨的声音(在打麦场那边): “谁半夜三更在那儿唱喝?”)

红鼻子 (酒意) 老咱!

(杨的声音: “‘咱’你的魂!”)

红鼻子 好小子, 骂人呀, 出来!

(杨的声音: “你不好好儿敲更, 在那儿瞎哼哒什么? 出了事;

啾我不揭你的皮！”

**红鼻子** 揭你妈的皮？我的皮呀，留着给我过冬哪！（锡壶筒进胸口）

好啦！月亮就出来啦！歇了这半天，也该应应差啦。（思索）这时候——昨儿是十八，今儿是十九，月亮现在才出来，约莫三更天了吧。管它娘，敲它“三更得儿三点儿整唉，小媳妇一个人儿唉……”（研究园的内外）那边是园子？管它哪边是，脚下到哪边，哪边是。顺着墙走，就对了！（跳出了后园，敲起梆子，沿着墙外走了）

〔一点红光渐渐由打麦场逼近。

〔杨的声音：“这狗才敲更敲到哪儿去了？”

〔杨进来，提着一盏油纸夜灯笼，后随又一田伙。

**杨** 混账！简直混账！（向又一田伙）个个儿稀松！好吃懒做！“东西归理齐了吗？”“归理齐啦！”车门底下扔着一大捆麻绳，就不知道给我收！

**又一田伙** 那是老二干的。我在喂牲口。

**杨** 老二呢？明儿地里还有一天的活儿，不早早在槽头困觉，半夜三更，到哪儿野去了？

**又一田伙** 他才刚还在。

**杨** 在？在会没有影子？（来到豁口，大惊）怎么！这口子还没有堵？（跺脚）要死啦！要死啦！贼来了怎么着！我今儿一大早就盼附老二，地里回来，记着先拿砖头堵上——

**又一田伙** 砖头在这儿。

**杨** 可为什么不搬过来堵上？这不过两步远，能够搬到那儿，就不能够搬到这儿！好吃懒做！一点儿不差！

**又一田伙** 老二说是明儿一早儿堵。

**杨** 干吗一定要明儿一早儿堵？

**又一田伙** 他回来近便，省得叫人给他开车门。

**杨**（瞪圆了眼睛）这大黑晚晌，他有什么地方好去？

**又一田伙**（没有声地怪笑）他……

**杨** 你不照实说，我明儿头一个开掉你！

又一田伙 我劝了他好几回……

杨 他在外头耍钱？

又一田伙 他好寻个乐子……

杨 什么乐子？

又一田伙 （难为情）女人……

杨 女人！（跨上豁口）还了得！你带我去！

又一田伙 老爷去——？

杨 去把奸夫淫妇捆起来！这还像话！

又一田伙 （老实人）那女人不是好惹的，他男人都管不了，老爷又不是他男人……

杨 依你？

又一田伙 管他呐！他偷的又不是你的老婆。

杨 放你妈的屁！（骂了一句，倒明白过来了）也是！我去算个什么名分！（若有所惊）那边什么响？

又一田伙 （茫然）哪边？

杨 （指打麦场）那边！你去瞅瞅。

又一田伙 （稍稍向前张望了一眼）没有东西，是风。

杨 （听了听）没有就好。出了乱子瞅我答应你们这几个狗头的！红鼻子敲更敲到哪儿去了？

又一田伙 像在墙里头。

杨 明明在墙外头。一定是酒喝多了，喝昏了头，敲更敲到田里去了。你去追他回来。（走下豁口，让田伙过去）这些忘八蛋！个个儿是饭桶！（给自己照着灯亮，沿着墙角，朝另一方向走去）

〔一只孤鸿在天空啼叫。

〔靠打麦场那边，一丛花木扑簌簌地摇摆，里面有人细声细气地耳语。

〔田喜儿的声音：“他走远啦。”

〔香草的声音：“没有。”

〔田喜儿的声音：“不信，你瞅！”

〔香草的声音：“再等一等！”

〔夜色浅淡多了。一牙残月远远在树梢的枝叶之间移动。风似乎大了，吹着枝叶前仰后俯，好像一片黑浪，又好像窃窃议论，纷纷惊惧。

〔田喜儿第一个探出身子。

田喜儿 （张望，转向花木）一个人也没有。

〔香草的声音：“你瞅仔细。”

田喜儿 你爹转回去了。他的纸灯笼灭了。

〔他伸出一条胳膊，由花木里面拽出香草。她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包袱。

香草 我怕死了！

田喜儿 你抓牢我的手。

香草 才刚爹听见你在说话。

田喜儿 没有，我告诉你，没有。

香草 你听，一直有人在后面喊我。

田喜儿 没有，过大雁。

香草 月亮出来啦。

田喜儿 出来了好，照着咱们走路。

香草 人家会瞅见我的。

田喜儿 有我，你用不着害怕。

香草 爹瞅见我，会打死我的。

田喜儿 他瞅不见你，他回去了。

香草 妈瞅不见我，要急死的。

田喜儿 她老人家跟我妈一样睡着了。（挽她向前）我带你到一个老远老远的地方。就是你跟我，瞅不见一个熟人。（撞在一丛花木上面）  
啊！

香草 你要当心！

田喜儿 这是什么，全是刺！

香草 月季花。现下正开。



田喜儿 我就说一股子怪香!

香草 石榴也开花了,结了小石榴。

田喜儿 快走! 别尽说话了!

香草 我这两条腿直哆嗦! 你听! 狗直叫唤。是我家的老黄。

田喜儿 叫它的好了。

香草 我好像什么都丢不下……

田喜儿 惯了就好了。

香草 树木直动。

田喜儿 起了风。

香草 我觉得冷。

田喜儿 走走就暖和啦!

香草 (惊呼)哎呀!

田喜儿 (不耐)又怎么啦?

香草 有人揪着我的辫子!

田喜儿 没有人。

香草 我走不开。我的头发! 喜儿哥,是有人在揪!

田喜儿 别先吓成这样子。让我瞅。你回头瞅,真没有人。

香草 我不敢回头瞅。

田喜儿 是啦! 树枝子绞住你的辫梢儿啦! 你站着别动,让我给你解。

香草 快点儿解。一堆一堆的黑东西直动,像要走过来。

田喜儿 是风吹的。(稍缓)我解不开。(稍缓)你别动。(稍缓)一根一根头发缠住了树枝子。(忽然)有啦!

香草 什么有啦?

田喜儿 我索性掰掉树枝子。(咔嚓一声,树枝折了)好啦!

香草 喜儿哥!

田喜儿 我急死啦!

〔他挽住她,奔往豁口。〕

香草 (颠颠跛跛地)喜儿哥!

田喜儿 什么?

香草 (哭了)我……我……

田喜儿 (松开手, 瞅着她)哭什么?

香草 我丢不开……我舍不得……

田喜儿 你急死人!

香草 我不能够……我在这儿长大的……

田喜儿 狗直叫唤!

香草 (惊惧)他们在找我!

[打麦场那边传来呼唤的声音。

田喜儿 (跳上豁口)出了这墙就好了!

香草 (谛听)是妈在喊我!

田喜儿 你上来! 我来拉你一把!

[杨太太的呼声:“香草!”

香草 是妈!

田喜儿 你把包袱给我!

香草 (把包袱递给他)妈不见我, 要急死了!

田喜儿 你再啰嗦! 就去不成了。

[杨太太的呼声:“香草! 香草!”(越来越近)“香草!”

香草 喜儿哥! 妈来了!

田喜儿 (急不择言)连你妈一块儿带走!

[杨太太来在打麦场的边沿。

杨太太 (破空而呼)香草!

香草 (天性)妈! 我来啦!

田喜儿 (低声)香草!

杨太太 香草, 你在哪儿?

田喜儿 (央求)好香草, 跟我去!

杨太太 我的香草, 你在哪儿?

田喜儿 (忘其所以)香草妈, 她不在这儿!

杨太太 (转向声音所在)你是谁呀?

香草 (低声)妈在问你! (轻快)我去了, 别让妈他们瞅见你!

杨太太 (遥问)谁在墙豁子那儿站着?

香草 妈,没有人,是我!(跑过去,倒在母亲的胸怀)

杨太太 (责备)香草!

香草 (啜泣)妈!

〔田喜儿跳下豁口。追了她两步,背后忽然起了声音。

〔杨的声音(厉声):“谁?站住!”

〔田喜儿慌忙往花木后面闪避。

〔月亮隐入破碎的云帆。

〔杨黑魆魆地走了出来。

杨 谁?(张望)那边是谁?

杨太太 我!香草她妈!

香草 (颤悠悠地)好妈!

杨 还有谁?

杨太太 香草!

杨 (加重)我问还有谁?

杨太太 我不知道。

杨 我来找!(奔往田喜儿那个方向)我把你这畜生!瞅你跑得了的!

〔他和田喜儿兜着花木,一步一步。

〔但是旁边的母女急坏了。

香草 妈!

杨 (呼唤)香草妈!帮我在后头逮!

香草 噢!妈呀!(昏了过去)

杨太太 (手足无措)救人呀!

〔田喜儿顺手一丢包袱,正好丢在杨的脸上。

杨 (和太太同时惊呼)不好啦!我着了东西啦!

〔他仰天倒在花木一旁。

〔墙外自远而近传来一阵轻重不分的更柝。

〔田喜儿蹿上豁口,一跃而出,不见了。

(幕)

## 第三幕

地点 杨家后园。

时间 次日卯时。

〔风息了，天亮了，微弱的阳光斜穿树丛，照着这苍郁的角隅。花木明媚争妍，无动于昨夜的纷扰。公鸡最后啼声还可以听见。喜鹊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吱杂。远远有蠢驴哼啊哼啊地得意。同时人们喧嚷了一个不停。〕

〔杨拿着那个遭瘟的包袱，指手划脚，向郑讲解昨夜的遭遇。〕

杨 ……我一嚷嚷呀，他就连忙往这后头一闪……我赶过去，他撒腿就跑……再有一步，我就追上他了……我心里头想，这下子好了，抓住他，送到县衙门，问他一个非奸即盗的罪名……他拿着这包袱，冲我丢了过来……黑咕隆咚的晚晌……我……就倒在地上头……差点儿摔在这里头……全是刺……险极了！

郑 (韵脚一般，表示他的情感)啊！……噢？……啊！……噢？……啊！……噢？……(最后)这还像话！

杨 这下半夜，我的屁股一直疼……还有后脑勺子……(摸了摸)一个大鼓疱！(攥着拳头)他逃不了……他逃了别想再回这村子……老二他们到他家找他去了……他逃不了！

郑 村长打算怎么样办他？

杨 我呀……我呀……我处死他！(决然)对了，我处死他！

郑 可有一样儿，他妈是个守节的寡妇……

杨 我顾不了这许多……他半夜三更到我家来偷……这包袱就是贼证。

郑 嗜！可惜了儿的！

杨 什么？

郑 好好儿一个贞节牌坊，眼睁睁坏在这不争气的儿子手上！

杨 这也是个人的气数，争不来的！(忽然)她好怨谁？儿子是她纵容

出来的!

郑 田喜儿这孩子打小儿就顽皮……

杨 (加重)就不成材!

郑 是呀……那年庙里头那棵柏树顶梢梢头有一个老鸱窝,他爬上去拆了一个干净,赶天黑那两个老鸱飞回来,直围着树打漩涡,叫得就跟人哭一样!

杨 现下可好啦!来拆我的窝!

郑 晚晌黑不溜秋,你怎么瞅出来是他……

杨 这村子安静了半个多月……他头一天回来,我家里就出事……老师想想看,谁狗娘养的有这豹子胆……

(香菊由打麦场那边跑来,囚首垢面,显然是清晨没有人注意她的梳洗。

香菊 (一直在喊)爹!爹!爹!

杨 (瞪了她一眼)你怎么不到地里去?

香菊 (嗷嚅)姐姐……姐姐……

杨 (又瞪了她一眼)姐姐不好好儿的!

香菊 姐姐又死过去啦!

杨 (急躁)死好啦!死一个少一个!

郑 你是说香草?

杨 (掩饰)这孩子夜里受了寒……(向香菊)你赶来就为这个?

香菊 他们说田喜儿哥要来……

杨 (冒火)他来怎么样?给我地里去!

香菊 辫子没有人给我编。

杨 叫妈给你编!

香菊 妈在忙活姐姐。

杨 这么大了,馒头一吃三四个,自个儿长着手干吗的?

郑 小孩子,随她好啦!

杨 (记起礼貌)过来,喊郑老师。

香菊 (怯怯地)郑老师。

杨 去吧。

〔她并不走开，缩在一丛花木后面等热闹看。〕

杨 (回到正文)别的也就罢了，这年月，人心惶惶，他敢下这个手，说不定在外头勾结什么匪人……长此以往，这个村子还不想安静？

郑 你又是村长……

杨 (更加尊严)说的就是这个呀……

郑 (摇头)实在荒唐！

杨 所以我下了决心……我就是这个主意……老师，你给我做见证……

香菊 (拍手嚷嚷)田喜儿哥！田喜儿哥！

〔远远听见红鼻子在呼喊：“老爷，在墙豁子那儿！别让他跑了！”〕

〔事实上，田喜儿无由逃脱，他好像睡意犹浓，眼睛没有神，手耷拉下来，软软的，简直另换了一个人。红鼻子在前头，田喜儿在当中，两个田伙在后头。三个押队的，并不分外精神。〕

杨 (不满意)你们怎么不捆着他来？

红鼻子 他就想困……两条腿跟面条子一样……他跑不动……他一路直打呵欠……(说着说着，他先打了一个呵欠)他妈的这一晚晌！

〔田喜儿果然跟着他伸懒腰。两个田伙索性也跟着打呵欠。〕

田喜儿 (无所事事)我困死了！我……我……这儿连个座儿也没有！

杨大叔，郑老师，我要打地铺啦！

〔他预备往地上坐。田伙连忙在后头把他提住。〕

田喜儿 (向田伙)这干吗？

红鼻子 (不屑答理)干吗？村长有话问你！

杨 (向郑)老师，你瞅，活活一个无赖相！(向田喜儿)好哇，你把别人忙活了一晚晌，你倒想困啦？吃狗屎长大的东西，无法无天，我马上就给你一个厉害！

田喜儿 (发见香菊)香菊，你香草姐这半天在干什么？

香菊 (不知轻重)香草姐就是哭。

杨 (暴跳如雷)反啦!反啦!眼睛里头还有我这个人吗?给我掌嘴!

给我掌嘴!(无人应命)你们吃狗屎啦?叫你们给我掌嘴!

红鼻子 他妈说的,她是一个守节的寡妇,守这么一个儿子……

杨 我……我……

郑 先问问他……先问问他……

[小虎儿和小黑儿,影影忽忽在豁口往里窥探。

杨 依老师的话,就先问问他。(转向田喜儿)你说吧,昨天半夜三更,你翻墙头到我这儿,干什么?

[小虎儿不是为看热闹来的。他趁人不留心他,跨过豁口,溜进后园,在地上寻觅东西。

杨 (不见回答)你倒知道害臊,不出声,啊?你老起脸皮,说呀!瞅不出你这点子年纪,闯出祸来比什么都大!

[小虎儿拾起一只小布鞋,举起来给小黑儿看,欢欢喜喜,表示已然寻到。

小黑儿 (天真烂漫)给我!

杨 (回身)什么东西?

田喜儿 (笑嘻嘻地)对呀!问小虎儿,他知道!

[大家望着两位小兄弟。小虎儿慌忙把鞋藏在背后。

杨 (黑着脸,一步一言,走向小虎儿)给我瞅!什么东西?背后藏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快给我瞅!

小黑儿 (乱嚷)小虎儿!快给我!

杨 (转向小黑儿)给你什么!

小黑儿 我的鞋!我落下来的一只鞋!

杨 鞋!(举起小虎儿的胳膊,果然是鞋)这……这……怎么会在我后园子?

[小虎儿只是不作声。

田喜儿 (做好人)小虎儿,你说了吧,当心杨大叔回头打你。

杨 (镇慑)你就少给我放屁!

小虎儿 (结结巴巴)石……榴……

杨 石——榴？

田喜儿（好笑）对啦！他们是偷石榴来的！叫我给撞上了。

杨 偷石榴？（横扫花木）石榴在哪儿？

小虎儿（遥遥指去）那儿……那儿……

〔杨过去寻看。〕

郑（心血来潮）啊！原来是你们俩！（来在小兄弟之间）说！你们俩谁偷的我庙里的桃子？我好好儿的桃子，眼瞅着就要熟了，不见了好几十个，你们俩谁偷的？

〔红鼻子未免心虚，看着别的地方。〕

小黑儿 有一回，红鼻子……

红鼻子（急死了）小黑儿！你别乱扯！

小虎儿（证实）有一回，红鼻子……

红鼻子（诅咒）这两个小杂种！

杨（检点完毕，向田伙）结了五个，少一个，我问你们俩！

红鼻子（向小兄弟）你们瞅，杨大叔就放心我！

杨（骂他）放心你妈的屁！你头一个不是东西！我几时叫你敲更敲到墙外头田里的？你等着吧，阿鼻地狱的货！（转向小虎儿）你瞅见田喜儿来的？

小虎儿 小黑儿爬不出去，田喜儿哥把他抱出去的。

田喜儿 杨大叔，你瞅，我是好人。

杨（跺脚）好你妈的屁！全不是正经儿子！（稍缓）可你又说呀，你在我这儿干什么？

田喜儿（懒洋洋地，倚住柳树）杨大叔明白。

杨 明白你妈个屁！

香菊（插嘴）他找姐姐！

杨（过去给了她一记耳光）要你说话！

香菊（哭）他是……他是找姐姐嘛！

杨（瞪着她）滚！给我快滚！

〔香菊哭哭啼啼，走出了视线。〕



杨（指着田喜儿）好混账哇！你偷东西偷到我村长家里来啦！当年你爹咽那口气的时候，再三嘱托我，说他就留下这么一点儿血肉，要我加意照料，有一天能够弄到一个顶子什么的，他也就瞑目了。你想想看！你也十八了，你给你爹争下了点儿什么？不安本分，做贼偷……偷……

小虎儿（一番好意）他没有偷……他喜欢香草姐……

杨（威吓）我再瞅见你们俩，我敲断你们四个小忘八爪子！

红鼻子（挥喝）还不走！等着讨打！

〔他连推带搽，把小兄弟赶出墙外，然后伸出拳头，遥相禁恫；但是下了豁口，他不得不避开郑的视线，因为郑一直在瞪着他。〕

杨（转向田喜儿）你说呀，村子里头有几个人像你的？孩子队里头，你数大，你学坏不要紧，家家孩子跟着你学。我就是有心饶你，别人家的父母也不肯饶你。（向郑）年轻轻就这样荒唐，大了还成人？（向田喜儿）对啦！我得老老实实在教训你一顿！我也不骂你，我也不打你，压根儿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儿伺候你！我呀，我有一个好主意，我吊死你！我把你吊到槽头，一连三天不给你水喝，不给你饭吃，我饿死你，渴死你，临了儿吊死你！

〔田寡妇在豁口出现。她拄着那根疙里疙瘩、曲里拐弯、结结实实的树枝子。她春风也似地笑吟吟进来。〕

田寡妇 在这儿！老师也在！早！

郑（不安）你大妈早！

田寡妇（向杨）你大叔好。

杨（干涩）好。

田寡妇（看见田喜儿）瞅瞅你那站相儿！（向红鼻子）你们多帮衬我家喜儿，赶明儿有好处的。

杨（错解）把田喜儿交给我，你大妈尽管放心。

田寡妇 说的是呀！他那短命鬼的爹咽气的时候就这么说来的，眼瞅着他长得这么高了，一张嘴吃两个人的饭，按说也该做两个人的活

儿。自打那年县考没有中，就直为他发愁。书本子是不好好儿念的，野吗比草地的蚱蜢还要野，不弄个事由儿管束管束，你大叔就别想他会成人了。

杨 你做妈的心太软——

田寡妇 我几时不也这么想来的？我哪天不在说他！

杨 光说他还不够……

田寡妇 可他长着两条腿，一个男孩子，这世界不得由着他闹！

杨 你大妈就是这样通情达理！像我那黄脸婆子……

田寡妇 （越发自在）所以我跟在后头赶来了呀！喜儿性子粗，没有经过事，我直怕他伤了你大叔这番好心。这年头儿，自打长毛闹乱以来，人心大变，普天下难得瞅见一个正人君子。喜儿爹为人善，可是命短福薄，唉！这也就甭说它啦！自打长毛闹乱以来，这村子只瞅见人出去，不瞅见人回来……

杨 （截断）你大妈愿意就得。

田寡妇 我有什么不愿意的？左都是图孩子自个儿一个好。一好百好……（望见杨太太，殷勤，大声）你大婶儿好。

〔杨太太理也不理她，由打麦场那边过来。〕

杨太太 老师早。

郑 你大婶儿好。

杨太太 （向杨）早饭好啦，你还不打发他们伙计赶紧去吃，吃完了好上地里做活。今儿晚啦！

〔红鼻子和田伙一直挤眉弄眼，有些好笑，听了她这话，果真饿了起来，望着杨，等他一声吩咐就走。〕

杨 老师这半天想必饿了……

郑 （客气）我回去吃……

杨 来了就一道儿吃。（向红鼻子和田伙）你们把他吊到槽头，吊好了再去吃。

田寡妇 （茫然）吊谁？

红鼻子 谁？你那宝贝儿子！

田寡妇 我的儿子！田喜儿！你们才刚到我家，不是说他大叔请他吃早饭，有事商量吗？

红鼻子 那是哄他来呀！

田喜儿 妈，您就别跟人家唠里唠叨的，人家是有心作成儿子这趟生意。（向杨）杨大叔，先让我在槽头困他妈一觉，再吊我三天，这总可以吧？

田寡妇 吊我的儿子！吊他三天！（一树枝子打在他的屁股上）我不要你说话！（转身向杨）为什么？天下没有白白拿人当牲口吊的！

杨 你才刚还叫我好好儿……

田寡妇 好好儿！吊死我的儿子还说“好好儿”！（向郑）平白无故吊人家孩子，这是哪一朝的王法？

杨 你自个儿说，你那宝贝儿子昨儿晚晌吵闹了我们一夜……

田寡妇 我瞅着他上的炕，一直睡到大天亮，他会翻墙头吵闹了你们一夜？说话也得叫人信得过呀！

杨 瞅瞅他这一副懒相，也像睡了一夜的小伙子？

田寡妇 他天生懒，也不是今儿头一天懒！

杨 （向众人）听听看！这可是他妈自个儿说的。

田寡妇 我说的，我说的，我说我的儿子，我喜欢说他什么就说什么，我十个月怀大的孩子，我说他是青的他就是青的，我是他妈！

杨 别人说他一句……

田寡妇 得看什么人。

杨 他半夜三更跑到我家偷……

田寡妇 偷什么？

杨 偷东西！

田寡妇 呸！别不害臊了，偷东西！（大声）偷人！

〔众人全惊呆了。〕

田喜儿 妈！您就行行好，给儿子留点儿面子！

田寡妇 （又是一树枝子）给你面子！

杨 明明是偷东西……

田寡妇 拿贼要赃，捉奸要双，空口也好喷人？

杨（发觉包袱）瞅我这半天，就忘记了这个！（向田寡妇）你瞅！你瞅个正着！

田寡妇（夺过包袱，往地上一丢）我家里没有这种花花绿绿的包袱皮儿！

杨 本来是我家里的么！

田寡妇 是你家里的，在你家里，怎么也好诬赖我的儿子是偷？

杨（解说）我追他……我这么追他……我不提防他手头有东西……他就拿这包袱朝我脸上丢过来，栽了我一个大筋斗……

田寡妇 没有摔死？

杨 摔死那么容易！

田寡妇 为什么不容易？

杨 你瞅，后脑勺子一个大鼓疱……

田寡妇 你那叫呀，出天花儿出的！

杨 什么？

田寡妇 命里带的！

杨（气极，向郑）人就没有法子跟她讲话。（拾起包袱）这包袱——

田寡妇（半路奔去）我倒要瞅瞅偷了你家什么金的，银的，砖的，瓦的！

田喜儿 妈，别瞅啦，东西是人家的。

田寡妇 当着许多人，怕我拿他家一件！（解开活结）啊！

〔众人围拢来看。只有田喜儿懒态可掬，不感兴趣。〕

杨太太（母亲的心思，在杨村长后旁直说）不要看啦！不要看啦！

田寡妇 一对镯子！

杨 金的！

田寡妇 一对耳坠子！

杨 金的！

田寡妇 一个红纸包儿！

杨 银子！

杨太太 不要看啦！不要看啦！

田寡妇 一条裙子!

杨 缎的!

田寡妇 一条裤子!

杨 布的!

杨太太 不要看啦! 不要看啦!

田寡妇 一件红小袄!

杨 不止一件!

田寡妇 又是一件花的!

杨 出门儿穿的!

田寡妇 又是一件天青的!

杨 在家里穿的!

杨太太 不要看啦! 不要看啦!

田寡妇 (抖抖包袱皮)没有啦!

杨 没有啦!

[田寡妇拾起一样,杨接去一样,又一样一样递给杨太太捧着。  
杨太太又是惊,又是恨。三个伙计你看我,我看你,活似对着金银宝库,眼花缭乱。郑看一眼东西,看一眼田喜儿,直是摇头。

田寡妇 (又把包袱皮平平铺在地面)怪可惜了儿的!快给我包好!

杨 (从木鸡似的杨太太那边取过一件)给你!

田寡妇 (摺好)在家里穿的!

杨 (又是一件)给你!

田寡妇 (摺好)出门儿穿的!

杨太太 这怎么好! 这怎么好!

杨 (又是一件)给你!

田寡妇 (摺好)红的!

杨 (又是一件)给你!

田寡妇 布的!

杨太太 这怎么好! 这怎么好!

杨 (又是一件)给你!

田寡妇 缎的!

杨 (红纸包)给你! (转念)不! (收在衣袋里)

田寡妇 还有!

杨 还不够! (镯子、耳环同样收在另一衣袋)我全部家当!

杨太太 (空着手)这怎么好! 叫你不要看,你偏要看! (坐下去拍着地,哭了起来)我要死啦! 我不要活啦!

〔众人全同情她。〕

田寡妇 (扎好包袱,扔给她)是你的还是你的! 没有人要! (站直了,忽然发问)这些红的呀,绿的呀,金的呀,银的呀,归谁穿,归谁戴呀? 难不成你大婶儿上四十的人了,也要这么打扮?

杨太太 我把你香草这个贼丫头呀! 你就狠得下这个心,把妈私下里给你的家当全带走了呀! 妈待你多有良心呀! 你就一声儿哼也不哼呀……

杨 (大是嫌弃)你疯啦! 当着这么多人……

〔杨太太的声势果然减小,但是田寡妇爆发了。〕

田寡妇 (劈头一树枝子打田喜儿)你要把妈活活儿气死呀,你不打算要妈了呀! (乱抽乱打)妈天天儿怎么对你说的,你就这么不争气呀! 你拐人家闺女呀,你不得好死的畜生呀!

〔田喜儿狂喊狂叫,抱头乱窜,跳出豁口,奔远了。〕

郑 (直想劝解)你大妈……你大妈……

杨 (解恨)打得好! ……打得好! ……打得好! ……

田寡妇 (听见最后一句,在豁口前面翻转身,看着他)我打我的儿子!

杨 我没有二话!

田寡妇 有本事,你公母俩也养一个!

杨 (恼羞成怒)你臭老婆子说谁?

田寡妇 谁养丫头勾引人家小子谁知道!

杨 (挽袖)这狗娘儿们! ……

郑 (急忙劝阻)她是寡妇!

杨 寡妇又怎么着! 我就打她这个寡妇!

〔大家才把他拦住，田寡妇又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

**田寡妇** 养女儿，不出奇！我家的喜儿多不好，是个男的！

**郑**（劝阻）他是村长……你大妈……你就少说一句！

**田寡妇**（扶住树身，哭了起来）我这个苦呀！没有汉子的苦呀！

**杨**（向伙计）听听看！连这个都哭出来啦！（向杨太太大发脾气）你这两天死啦！

**杨太太** 你斗不过人家寡妇，欺负你自个儿女人！

**杨**（跺脚）我呀，我玩儿她八代祖宗！

**田寡妇**（收住哭声，揪住郑的衣袖，分析她的心得）人就是这样子。自个儿养不出儿子，把别人的儿子都看成了眼中钉。老师，您明白这个。自个儿没有的东西总眼红。花是人家的好……

**郑** 你大妈好走……我送你一程……

**田寡妇**（站在豁口，收煞）随你把你那宝贝香草嫁给张家王家，我田家不稀罕！

〔郑陪她走出墙外，忽然收住步，回身立定。〕

**郑**（看着红鼻子，示意）红鼻子！当心！（斯斯文文地走开了）

**杨**（郑的点睛之笔扇起他怒火的余烬，向伙计）全给我滚！偷庙里的桃子。

**老二**（向红鼻子，嘲笑）说你。

**杨**（继续）翻人家墙头！

**红鼻子**（报复，向老二）这回说你。

**杨**（结论）全不是正经儿子！

**又一田伙**（不曾挨骂，心安理得）走！吃早饭去！

〔他们往打麦场走去。〕

**杨**（朝着他们的背影）记住这墙豁子给我堵上！

〔杨太太抱着那个包袱，有一行无一行地抹鼻涕。〕

**杨**（恨恨不绝，盯着她，半晌）都是你！

**杨太太**（反唇）我养不出儿子！孩子是我一个人养的？

**杨** 可又是我一个人养的？你倒记记看，嫁过来头五年，肚子连个动静

也没有，也由得了我？

杨太太 你自个儿说，我十九岁嫁到你们家，你那时候才不丁点儿大，一天到晚要我给你揩屁股，搬小凳儿，我到哪儿找孩子去？

杨 (站在边沿)一句话，香草这孩子留不得了，我已经看中了罗举人的孩子，是童生，找郑老师做媒，年里头就嫁过去！

杨太太 多大年纪？

杨 属牛的，十一岁！

〔杨太太坐在地上，愣了，想不到女儿和自己一样嫁给小丈夫。

(幕)

## 第 四 幕

地点 关帝庙前。

时间 宣统二年初夏，某日申时。

〔韶光易逝，又是一年年初夏。关帝庙前，依然如故，庙门虚掩，绿叶掩映，阳光由西南射下，长凳移在槐树下面，孩子们围着玩耍。

〔红鼻子睡醒了，——因为他是更夫，有权利昼寝，坐在长凳上面休养精神，噙着一管短短的旱烟袋。小虎儿，小黑儿，还有香菊，问他要故事听。

红鼻子 (在鞋底磕了磕烟灰)今儿不讲长毛，咱们换个新鲜的。小虎儿，小黑儿，过来。(起立，让他们平排坐下)你们小哥儿俩算公母俩，香菊，你呀，站立一旁，听我给你们唱一个《黑丫头》——

孩子们 《黑丫头》？——

红鼻子 香菊，黑丫头就算你。我呀，回头就算那黑小子。(站在孩子们的斜对面，一边用烟袋指，一边似道白非道白地唱着这首歌谣)听好：

说胡诌，

道胡诌，



老两口子打黑豆。  
一场黑豆没打了，  
家去生了个黑丫头。

小黑儿 (打岔)香菊，那就是你。

红鼻子 (点头)对！

爹也愁，  
娘也愁，  
愁得黑闺女留下头。

小虎儿 (打岔)她要嫁人家儿啦！

红鼻子 (不高兴)你知道你来！

香菊 (埋怨小虎儿)就数你话多！

红鼻子 我学黑丫头给你们瞅：

黑闺女要吃蚰蚰菜，  
扛起来的黑篮子，  
拿起来的黑镰头，  
走到村南黑地头，  
打那边，  
来了一个黑小子。

小黑儿 黑小子，就是你自个儿。

红鼻子 我来啦：

黑小子牵了一个大黑牛，  
黑鞭杆，  
黑胡须，  
黑缰绳，  
黑笼头。  
黑小子着眼瞧，  
黑闺女着眼瞅。  
黑小子说：  
“我也不用瞧，

你也不用瞅，  
咱俩  
作个夫妻满对头。”  
黑小子写了一个黑道日，  
一心要娶黑丫头。  
打那边来了一顶黑老鸱轿，  
跟着四个黑吹手，  
还有八个黑抬手，  
一到当院磕黑头。  
黑窗户，  
黑门楼，  
黑屋子，  
黑炕，  
黑枕头，  
黑桌子，  
黑筷子，  
黑碗，  
黑锅头。

娶了五年并二载，

(玩笑地摸着小黑儿的头)

生了个小子，  
黑不溜秋，  
取了个名字小黑儿，  
大了叫他卖黑油。

(顺手揩了一下嘴角的口液)完啦!

**香菊** (向小黑儿)好呀，小黑儿！你成了红鼻子的儿子！

**小黑儿** 呸！你才是！

**小虎儿** 她是黑丫头，是你妈！

**红鼻子** (笑)香菊，你养得出那么大的儿子？

〔因为他背向庙门，所以不曾看见郑捧着一个水烟袋，闲悠悠地荡出庙门。〕

香菊 你不说好话，我告诉爹。

红鼻子 别急！说着玩儿的！（向小黑儿、小虎儿）才刚那个长不长？

小黑儿  
小虎儿 长。

红鼻子 数来的没有？有多少黑东西？

小黑儿  
小虎儿 你再唱一遍。

红鼻子 要再唱呀，哼！拿钱来。

香菊 我不要听。黑不溜秋的，黑了一个没有完。

红鼻子 这算黑？我呀，白天睡觉，瞅不见白天，天黑了我才出来走动，我才黑了一个出奇！什么全是黑的。黑鞋，黑褥子，黑裤子，黑袄，黑帽子，赶着一个没有月亮没有星星的晚晌，黑了一个实在，黑咕隆咚，你黑，我黑，大家全黑……

香菊 怕死人了！

小虎儿 一定是鬼！

红鼻子 那呀……

郑（声音平静，对于四位听者，却如春雷忽鸣）红鼻子，你瞎诌什么？

香菊

小虎儿（畏畏缩缩，毕恭毕敬）老师！

小黑儿

红鼻子（加上一句）老师！天气好！

郑 嗯。（吹了一袋水烟）红鼻子，你整天不干正经，不是骗村里的孩子，就是偷庙里的桃子——

红鼻子 今年我没有动庙里的桃子！

郑 那是呀，你输光了，没有钱吃酒。你吃了酒呀，糊里八涂，尽出岔子。

香菊（左方望见了什么，惊喜逾常）嘻！瞅呀！

郑 什么？

香菊 那不是我姐姐！（喊着“姐姐！姐姐！”迎了出去）

郑 好像还有人。

红鼻子 香草的公公，她男人跟在后头。

郑 (兴奋)罗举人！我正要见他！(举步前迎)我就这个短打扮？笑死人啦！(嘱托红鼻子)回禀你们亲家老爷，务请在庙前留步，我着实有话讲。我进去穿一件褂子。(匆匆走向门洞)亲家老爷是举人，你得当心！(奔入庙内)

红鼻子 (向小虎儿、小黑儿)你们俩呀，瞅见了老师，缩头缩脑的，要是当着人家举人老爷呀，还不知道成了什么龟孙子样儿！给我一边儿待着去吧！

小虎儿 罗举人又没有长着两个头！

红鼻子 足足七八九十个头！你凡人瞅不见！

小虎儿 香草姐去年出嫁，我瞅见罗举人来的！

小黑儿 她男人比我大不了两岁，我打得过！

红鼻子 好小杂种！我们新姑爷斯斯文文的，来年就要进学，是你这小忘八蛋打的呀！（吆喝）到那边儿去！（轰开小弟兄，迎住罗举人）  
〔罗举人上。〕

罗 (向后面他的儿子)就到你丈人家啦！要懂规矩！

〔于是走出循规蹈矩、少年老成的罗童生。〕

红鼻子 (尽量表示礼数)罗大老爷！

罗 (打量了一眼)你是？——

红鼻子 杨村长家的。

童生 (插嘴)红——鼻子，敲更的，我听我媳妇儿说过。

红鼻子 (感激)今儿我这鼻子可有大用处啦！（重新问安）罗大老爷好！新姑老爷好！我们老爷在地里，我去回一声。

〔香草和香菊手挽手，正好过来。〕

红鼻子 姑奶奶好！

香草 红鼻子你好！

罗 (向香草)你父亲在地里？

香草 (低头)是，公公。

红鼻子 家里没有人。太太也在地里。我这就去。太太知道大小姐回娘家，乐坏啦。（欲行复止）对啦！（向罗）我差点儿给忘啦！郑老师瞅见您来，加长褂子去了，有话讲。

罗 好，我先到庙里歇歇。

红鼻子 （向香草）大小姐，好半年不见您，您一开脸，瘦是瘦，俊多啦！  
〔香草的头更低了。罗瞪了红鼻子一眼。小虎儿兄弟闪在树后羞红鼻子，红鼻子一溜烟儿走掉。〕

童生 爹，我热。

罗 一路你尽嚷热。

童生 衣服——

罗 我不也是长袍马褂，我就不嫌热。（向香草）给你丈夫揩揩汗。

香草 是，公公。（手心捏着一块布帕，已经被汗水浸透了，过去弯下腰，给童生拭汗）

童生 （埋怨）瞅你这人！

罗 又怎么啦？

童生 揩得人脸生疼！

罗 （向香草）揩个脸也不会！你——（发见香菊，改口，向童生）跟我去问候问候郑老师。

童生 我——

罗 你什么？

童生 我不要香菊走开。

罗 胡说！成什么体统！（行走）跟我来！

〔郑恰好急步跨出庙门。〕

郑 （欢然之中，礼数在焉）罗翁，久违啦！

罗 （还礼）不敢当，郑老师好。

郑 小友也来啦！

罗 （提醒童生）过来，问候郑老师。

童生 （羞羞涩涩）郑老师好。

郑 不敢当，小友好。（向罗）夫子所谓文质彬彬，令郎是矣。

罗 下年我想叫他应县试，年纪小，中与不中，也无所谓，多一次经验倒是好的。

郑 少年英发，一定抡元。

罗 (向童生)听见没有？(申斥)你不好老拿眼睛瞅香菊。她是你的小姨，你应当稍稍避嫌才是。

郑 知乎礼，近乎义，信矣哉，罗翁教子有方。(凑近)县里来人讲，新近成立了一个教育会，要做两桩大事，废除科举，设立学堂。

罗 主持人是那个姓景的，主张变法维新……

郑 荒谬已极！

罗 岂止荒谬！显亲扬名，乃是大孝，取消科举，根绝士子进身之阶，天下未有不乱者也。

郑 尤其是，设立学堂，弃孔孟如糠粃……

罗 教些不三不四的邪说……

郑 一个人没有根本……

罗 还能够算人？

郑 罗翁有意，可以到小馆长谈……

罗 舍亲在地里……

郑 罗翁正好到小馆歇歇。

罗 那么就奉扰啦。(向童生)跟你媳妇儿坐在树底下，我进去一下就出来。

童生 是，爹。

罗 不要走开。(加严管束)坐端正了。

童生 (正襟危坐)是，爹。

罗 (转向香草)媳妇儿，你好好儿看着他。他热了，给他揩汗。

香草 是，公公。

罗 你也坐下。

香草 (同样坐在长凳上面)是，公公。

罗 叫你妹妹离开你男人。

香草 是，公公。

〔郑表示赞美，啧啧有声。罗表示满意，和郑揖让入内。〕

香菊 (指着罗的后背，悄悄地)你公公真是怪腔!

香草 你小，不懂。告诉我，妈这一向好?

香菊 妈直念叨你，怕你在婆家——

香草 (拦阻)你小，不懂。

童生 (一直是目不邪视)爹不在啦?

香草 嗯。

童生 (一跃而起)可好啦! (拉起香菊)咱俩到池子那边瞅蛤蟆蝌蚪去!

香草 爹不许。

童生 (撒赖)我偏要嘛!

香草 对爹说了去。

童生 你说!

香草 (不高兴管)小心把新衣服弄脏了!

童生 我热，你帮我脱下来。

香草 爹不许。

童生 (撒赖)我热嘛!

〔香草只得帮他脱衣服。小虎儿兄弟就在这时候露了面。〕

小虎儿 香菊，你瞅他们俩呀——

有个大姑娘整十七，

过了四年二十一，

寻个丈夫才十岁，

她比丈夫大十一。

香菊 你骂我姐姐，我不理你!

童生 (马褂脱掉，向小虎儿)你骂人!

小虎儿 没有骂!

童生 你骂啦!

小虎儿 管不着——

我上婆家走一遭，

看看女婿有多高，  
一进门，  
心生气，  
看见大衫一尺一，  
开裆裤子七寸七。

**童生** (长袍脱掉，活活和小虎儿一般顽皮)你妈才穿开裆裤子! 我穿啦? 你瞅!(撩开腿)你瞅! 我穿啦?

**香草** 小虎儿，不许唱这个。(摺好袍褂，放在膝头)我问你，老爷爷好?

**小虎儿** 这些日子老是躺着。

**童生** (拉着香菊)到池子那边打水漂去! 瞧谁打得远!

**香菊** 你远! 你远! 这成啦?

〔童生一厢情愿，拉了香菊就往右跑。〕

**香草** (继续)村里人都好?

**小虎儿** 曹三他妈死啦，赵四添了一个儿子，田喜儿害了一场大病……

**香草** 大病?

**小黑儿** 不重!

**香草** 当真?

**小虎儿** 他病里头直叫你的名字。这是我妈说的。我妈还对我爹说，田喜儿没有出息，尽想人家闺女。

**香草** (呆了呆)他就一直待在村子?

**小虎儿** 才回来不几天。他在县里。地里用人，他妈打信把他叫回来的。他妈还是直跟他吵。

〔童生的声音：“你们都来呀! 咱们比比谁打得远呀!”〕

**小黑儿** 小虎儿哥，你打给他看!

**小虎儿** 好! 来啦!

〔两个人跑出去了。〕

〔香草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一种自己形容不来的哀愁，在她的心头荡漾。她轻轻叹了一口气。她没有语言表示她的凄凉。她的神情仿佛发愣，仿佛出神遐想。〕



〔田寡妇拄着那根树枝子，由右边来。〕

田寡妇（走近，唾了一口痰）啐！我当是谁呐！原来是你香草呀！

香草（起立）你大妈好。

田寡妇 享福啦呀！眼眶子大啦呀！会瞅见我这穷老婆子！（又是一口痰）啐！不稀罕！（一径往左走出）

〔香草呆了。她失去力量，重新坐下，不由自己，抽噎起来。静静地，微风掠过她的头发，远处有牛哞着。〕

〔香菊溜了回来。〕

香菊 姐姐，你哭啦？

香草 没有什么。

香菊 姐姐，你是哭啦！

香草 我欢喜哭了，这半年，你不知道我多么想你——多想妈——多想咱们一家人！

香菊（神秘地）我知道！

香草 你知道什么？

香菊 我知道你也想田喜儿哥。

香草（禁阻）妹妹！不许胡说！

〔童生喊着香菊，跑了过来，站在庙门旁边。〕

童生（一刹那间，他脸上沾了两块烂泥，手是更不用提了）香菊！你来呀！

香草（一惊）噫！你怎的啦？别弄烂泥！

童生 我没有弄。

香草 瞧你脸上！

童生 他们扔的。

香草 瞧你两只手！

〔童生做怪脸。〕

香草 我知道，他要捞蛤蟆蝌蚪，小虎儿不许！

童生 香菊！你来！

香草 不许跟人打架。

〔她看着香菊移动……忽然左方破空传来一声“香草！”田喜儿在呼唤她。

〔仅仅是第一声，就对香草起了奇异的作用。她孤寂的灵魂颤栗着。不由自主，她全身迎向声音所在，苍白的面色有了红晕。她最初的感觉是喜悦。

〔但是第二声呼唤更响了，似乎起了相反的效果。她恐惧了。她收回已经举起的步子，四下张望，急于寻觅一个隐匿的地方。

〔第三声似乎就在她的耳边，她打算躲到槐树后面。然而这个奇异的呼声的存在，仿佛蛇蝎，又仿佛祥瑞，吸住她的举止。她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于是手足无措，低下了头。

〔田喜儿扛着耙，跑了过来。

**田喜儿**（兴奋）嗜！我可巴着你啦！我想到罗村瞅你去，我提不起神，我没有那份儿高兴，可是我想知道，我想亲眼瞅瞅你在罗家怎么过活。这下子好了，我总算等着了！

**童生**（遥向香草）你们俩聊吧，我们俩走啦！

**田喜儿** 这是谁？

**香菊** 田喜儿哥，这是我姐夫！（向童生解释）田喜儿哥，跟姐姐好着哪！

**童生**（天真烂漫）田喜儿，你跟我媳妇儿好好儿聊聊吧！我们俩玩儿去啦！（拉着香菊跑开了）

**田喜儿**（又惊又疑，不由跟了几步）就是他！就是这毛孩子呀！……我梦里头，日里头，一直想杀死的那个忘八蛋，原来是你这小不点儿的屎孩子呀！……就是你占了我的香草呀！……你好福气呀！……我只要一家伙下去，你的小命儿就算了啦！

**香草**（婉止）田喜儿哥！

**田喜儿** 他叫咱们俩好好儿聊聊呐！（笑）他这番盛意倒不好辜负！（退到香草旁边，忽然失去了兴奋和语言）香草！

〔两个人沉默着。

〔田喜儿坐在长凳上面，把耙倚在旁边。

香草（苦笑着，先开口）田喜儿哥，你好。

〔田喜儿点点头，叹了一口气。〕

香草 听说你病了一场。

〔田喜儿点点头，看着香草；香草说不下去了。〕

香草 我……我……嫁过去……

田喜儿（讥讽）享福？

〔香草坐下去，不回答，静静地哭了起来。〕

田喜儿（凑近）我不该那么说……你一定很苦……我们都苦。我知道，人家娶你，也不过是娶一条牲口。……我直惦记你……人家一讲到 你，我就心跳，我就跑开……可是，跑开了，我又后悔没有听下去……差不多一年了，自打那天晚晌以后，我再没有瞅见你……人家说你病了……人家说郑老师在为你做媒……人家说你嫁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好人家儿……我一直在县里，帮景相公跑……

香草 我死了就好了！

田喜儿 活着……活着……活着总有出头的一天……

香草 我怕……日子长……活不下去……

田喜儿 你那天晚晌跟我跑了就好了！

〔香草只是低声呜咽。田喜儿同样不言语。日光又斜了一度。远远传来驴子哼啊哼啊的叫唤。〕

田喜儿（坐在长凳的一端，看着她）我有时候也在想……我学着人家也在想……咱们两个人里头一定有一个人错，要不就是咱们两个人全错……不然的话，怎么就那么凑巧，样样事都像跟咱们两个人作对？……我听说你嫁了人……那一天我打清早起，就躲到城隍庙，不要瞅见一个人……我恨！我恨你，我恨你一家人，我恨全村子人，我什么人也恨，我恨我自个儿……我觉得眼前一片黑，有苦没有地方诉，活着只是受罪……慢慢慢慢我心静了……我一个一个仔细打量十殿的阎王……他们全像有话对我讲……他们像在讲，这世界不是你们年轻人的，可也不见得就是他们大人的，你看呀，是我们的……由命不由人！命里注定香草妹妹小时候跟我好，

命里注定香草妹妹大了就得跟我分手……天黑了，我回到学堂，饭也不用，倒下头就睡……我足足病了一个多月……我心里头发狠，为什么她可以嫁人，我就不可以没有她，照样儿活下去？……对！我对自个儿讲，我偏偏活给人看，活给她看，活给香草看，活给她一家人看！……（摇头）没有用！发狠没有用！妈告诉我，你在庙前头，没有人拦得住我，我，我跑来了。（完全转向香草）好香草，要我忘掉你，多不容易呀！

香草（太感动了）好喜儿哥！……我知道你苦……

田喜儿 你也苦！

香草 你跟我都苦！

〔两个人失去语言，手叠在一起，默默之中，只有灵魂活动。田寡妇由左折回，把他们由痛苦的美梦中惊醒。

田寡妇（进来就顿她的树枝子）好喜儿呀！我说怎么一转眼不见你了  
呐！你给我丢魂丢到这儿来啦！（劈头就打）你这死不要脸的！人家出了门儿的闺女也好搂着！在这人来人往的地方！

田喜儿（先是闪躲）妈！是您说您瞅见香草在庙前头的！

田寡妇 我可叫你赶到庙前头给这骚蹄子上香来的？

田喜儿 妈别说得那么难听。

田寡妇 你倒几时想好听来的？

田喜儿 人家没有招着您……

田寡妇 碍我眼！

田喜儿 人家正在伤心……

田寡妇 自个儿讨的！

田喜儿（立定）妈！您再说下去……

田寡妇（怒不可遏）不许我说下去呀，除非你不是我的儿子！

田喜儿（翻脸）妈，打今儿起，我就不是您的儿子。

田寡妇 你放屁！

田喜儿（出人意外，用力推她）妈！我也会生气！

田寡妇（情急）你这该死的！（树枝子在空里舞着，没有用）你要把我

怎么着？

田喜儿 我呀，我就这么推呀推的，把您推到池子里头……

香草（放下袍褂，急得直搓手）田喜儿哥！使不得！

田寡妇（同时）那我不淹死了吗？……好香草，他听你的话……

田喜儿 妈，您今儿个活不了啦！

田寡妇（杀鸡一样喊叫）快救人来呀！……香草，行行好……我要死啦！

香草（过去要拉田喜儿）田喜儿哥，你真疯啦！她是你妈！

田喜儿（把田寡妇抱往庙门）我是疯啦！谁拦着我，我就宰了谁！（把田寡妇抱进庙门，小心在意，放在门内地上）

田寡妇 你要把妈怎么着？你……你……

田喜儿 心肝儿妈，您老人家就在这儿躺躺吧！（跳出门限，双手把门一带，发见田寡妇的树枝子落在门洞，拾起来插在两个圆转自如的门环里面）您老人家就多待待吧！（看着惊呆的香草，笑）你怎么啦？

香草 我……我……你怎么啦？

田喜儿（来到旁边）过一会儿，妈就好了。

〔田寡妇的声音：“开开门呀，你死不了的死鬼！”（砸门）“我把你这活畜生！”

香草 你把门倒扣上啦？

田喜儿 她老人家别想出得来。

香草 可是，我公公——

田喜儿 你公公？

香草 他跟郑老师在里头商量事情。

田喜儿（大喜）这下子称我心啦！我们的老师，你的举人公公，我的寡妇妈妈，全打发到一个道道儿上啦！

〔郑的声音：“田喜儿！开开庙门！”（砸门）“你要反啦！”（砸门）“给老师开门！”

〔田寡妇的声音：“给你妈开门！”

〔门砸得通天价响。〕

田喜儿 (吐了吐舌头,悄悄地)门都要砸下来了!

香草 我求你啦!给我公公开开门!

田喜儿 他不在。没有听见你公公喊叫。

香草 他要生大气的。他一生起气来呀……

田喜儿 他生他的气,咱俩先到池子那边寻个乐子去!

香草 你不怕——

田喜儿 为了你呀,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吃官司,砍脑袋壳,我统统没有摆在心上。(逼近)香草妹妹!

香草 (心之所欲)喜儿哥哥!

田喜儿 你真就变了心?

香草 (低下了头)我有一天会死的!

田喜儿 香草,不会死的。你嫁了一个孩子,那不叫嫁人。赶明儿我要是一朝得了势呀……(放低声音)景相公讲,要换朝代了,什么全跟着换……

香草 你老是朝好里想。

田喜儿 赶明儿——啐!这么一会儿,我说了两个“赶明儿”!

香草 好喜儿哥,我等不到那一天的。

田喜儿 等得到的。也就快了。——他们吵死人了,咱俩转到庙后头聊去。

香草 我不去。

田喜儿 为什么不去?

〔田寡妇的声音:“死鬼你真就不来开门呀!人家媳妇儿好端端的,你可别给你妈闯下大祸呀!……”〕

香草 听你妈讲!

田喜儿 别理她!

〔郑的声音:“开门!开门!”〕

〔门一直挨砸。〕

香草 当心我男人——

田喜儿 他呀，他在跟小虎儿打架哪！（指出）你瞅！

香草 快叫他别打架！公公要骂我的！

〔庙墙里面忽然冒出一个人头，渐渐露全了，是罗举人，蹬着一架梯子，向外窥探。他在上面望见一对青年男女。他几乎惊呆了。〕

田喜儿 由他骂好了！

香草 你这人怎么那么任性！

田喜儿 （坚持）跟我到庙后头，没有人，我跟你说一句活。

罗 （发声呼唤）媳妇儿！

香草 （惊惧，张望）我公公！

田喜儿 （张望）没有。

罗 （厉声）媳妇儿！

香草 是我公公！

田喜儿 他在庙里头。

罗 （挥拳，威吓）媳妇儿！

田喜儿 （一把抱起香草）这下子你就去啦！

香草 （推，急，捶）放手！我公公！放手！

田喜儿 他瞅不见！

香草 （挣扎不得）你呀，喜儿哥哥，你要害我！

〔田喜儿抱着她，往右驰出。〕

罗 （又气又急）回来！回来！（一只手扳住墙头，一只手在空中舞动）气死我啦，我这个脸丢尽啦！我这个举人白当啦！（在墙头气瘫了）

（幕）

## 第五幕

地点 关帝庙前。

时间 距前幕数分钟后。

〔罗举人怒火中烧，筋酥腿软，依旧在梯子上面颤摆，夕阳一抹，正好照着他的瓜皮小帽。他气昏了，伏在墙头，遥对长凳上面的袍褂，只是哼唧。

〔庙门始终倒扣着。孩子们聚在前面，喊着，笑着，甚至于跳高了拍拍门环，但是小脑筋转动又转动，却没有能够抽去那根粗实的树枝子。

〔郑的声音：“开开了没有？”

**小虎儿** 开不开。

〔田寡妇的声音：“田喜儿呢？”

**小黑儿** 不知道哪儿去了。

〔田寡妇的声音：“香草在吗？”

**童生** 不在。

〔田寡妇的声音：“你是谁？”

**童生** 我是她男人呀！

〔田寡妇的声音：“唉呀！这个乱子可惹大啦！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祸害人的东西呀！”

〔郑的声音：“你大妈就别哭了！（稍缓）有谁过路吗？”

**童生** 没有。就是我爹，他爬在墙头不动活。

**香菊** 红鼻子来啦！

〔孩子们跑过去，一人一只手，推推挽挽，簇拥着救星出来。

**红鼻子** 什么事？什么事？

**孩子们** 去开庙门！庙门叫田喜儿插住啦！老师在里头直生气，田喜儿妈也在里头。

**童生** 还有我爹！要出，出不了，在墙头直哆嗦。

**红鼻子** （望望墙头）我的妈！我去了不大一会儿，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郑的声音：“红鼻子，开门！”

〔红鼻子看庙门，收回伸上去的手。

〔郑的声音：“红鼻子，快呀！”



孩子们 快呀!

红鼻子 (向孩子们示意)别吵! (全静了)老师,里头桃子没有人偷?

[郑的声音:“问这个干什么?你是开门呀!”]

红鼻子 我在开!我开不开!(稍缓)今年的桃子该熟了吧?

[郑的声音(发急):“红鼻子,你开开门,过半天我拣几个顶烂的给你这馋癆!”]

红鼻子 (向孩子们掀动嘴鼻)是啦,老师!(用力一抽,拔掉树枝子)闪开,我推门了!

[轰然一声,两门大开。田寡妇领先抢出。]

田寡妇 (由红鼻子的手上夺过树枝子)瞅你有什么地方好躲!(四外张望)果真不在!(呼唤)田喜儿!田喜儿!(向左喊出去了)

[郑紧跟着出来。他同样有气,和她一样左右寻觅。]

郑 我把你这混账!……不敬师!……不敬老!……

童生 (引他注意墙头)郑老师,我爹!

郑 (大惊)罗举人!(向上招呼)罗翁!

罗 (有气无声)我……我……

郑 罗翁!

罗 我……我气死啦!

郑 罗翁!下来!

罗 下……下不来!……两条腿……发抖……怕摔……摔死!

郑 (转向红鼻子)快!快去搭救你们亲家老爷!(推着红鼻子,和孩子们一同抢入庙内)

[香菊没有进去,迟疑了一下,甩脱童生的手,四下张望。]

香菊 (乖巧地)姐姐!姐姐!(发见左方来人)妈!爹!(跑过去迎住进来的杨村长与杨太太)

杨 你一个人?

杨太太 你姐姐呢?

香菊 姐姐才刚在,这会儿走开了。妈!(指墙头)您瞅!

杨太太 那不是亲家公!

杨 可不是！（招呼）亲家公！

罗 （招呼里面的人手，未曾听见）扶好梯子！……我觉得梯子直在摇活！

〔郑的声音：“你放心！扶牢啦！”

罗 那……那……我下来……不成……接我一把！

〔郑的声音：“红鼻子！你上去接一把！”

〔杨耐不下去，跑进庙内，看个究竟。

〔罗终于在墙头消失了。

香菊 （细声细气）妈！

杨太太 什么事，鬼丫头？

香菊 （含蓄地）姐姐——

杨太太 姐姐怎么？

香菊 跟田喜儿——

杨太太 （焦灼）田喜儿怎么？

香菊 走啦！

杨太太 （不相信）小孩子家，瞎说！（又一转念）你姐姐不也在庙里头？

香菊 不在。她先跟我在一起，坐在这儿凳子上。瞧！那不是姐夫的衣服！

杨太太 （急死了）她人呢？

香菊 没有瞅见。

杨太太 庙里头？

香菊 庙外头！（加了一句）没有别人！

杨太太 你姐夫——

香菊 也在庙里头。

杨太太 可不得了啦！快！快喊你姐姐来！（喊回香菊）叫田喜儿躲开！叫你姐姐一个人来！

〔香菊往右跑出。

杨太太 这要是叫她公公瞅见了，她就别想活啦！

〔罗由庙内走出。红鼻子搀着他。杨和郑随在后面。孩子们落

在最后。

杨 亲家公，是怎么回事，我简直不明白。

罗（斜着头，粗声粗气）就是那么回事！你不是亲眼所睹，你当然不明白！……可是我呀，我亲眼所睹！有目共睹！众目共睹！

杨（问郑）亲家公说些什么？

郑 他说他瞅见啦！

杨 瞅见什么？

郑 他没有说。

罗（过去，坐向长凳）光天化日之下，胆大妄为……气死我啦！

杨太太（向杨）亲家公在生气。

杨 这要你说？他自个儿说得明明白白的！（向罗陪着小心）亲家公！

罗（充耳不闻）男盗女娼，无耻已极……天理所不容，神人所共怒……太不像话啦！（呼唤）童生！

〔童生躲在最后，不敢出面。〕

罗（寻觅）童生！（发见）狗才！还不给我过来！

童生（捱蹭）爹！

罗（惊怖交加）一脸的泥！额头一块青！两手的泥！你这半天在外头干些什么？你看的你那么好媳妇儿呢？

童生（寻话回答）爹……爹叫我媳妇儿看我，没有叫我看……看我媳妇儿……

罗（跳脚）放你妈的屁！你是吃屎的！……（重新坐下）你说她看你，她就把你看成这鬼样子？……袍子呢？马褂呢？

〔大家寻找。〕

童生 不……不知道。

罗 你脱在哪儿？

童生 交给我媳妇儿了。

罗 不许你说她！

红鼻子（指点）亲家老爷屁股底下坐的是什么？

罗（顺手一抽）这不是！给我穿上！

童生 我……我……热!

罗 (站起)穿上! 穿上给我回家!

〔杨太太走近,预备帮忙。〕

罗 (挡回)不劳驾!

杨 亲家公既然来了……

罗 来得好! ……不来我还蒙在鼓里头呐! (向童生)穿!

〔鸦雀无声,他给童生穿好袍褂。〕

郑 罗翁,关于设立学堂……

罗 (向童生)自个儿扣钮扣子! (向郑)阁下以后为人做媒,务请打听仔细!

杨 亲家公,你这话……

罗 “亲家公”这个称呼,请阁下免了吧。当着媒人,我把话交代清楚,我休了你那宝贝女儿! (向童生)好啦! 走!

杨太太 (拦住)亲家公,我女儿就是跟田喜儿——

罗 你知道,那不更好! (推搡童生)走!

童生 我媳妇儿……

罗 (大声)休啦!

童生 (尖锐)我要她!

罗 要你妈的屁! 你想做忘八呀? 你不怕丢爹这个举人的脸呀……好好儿给我走! (然后在边沿向众人)回去,我就送休书来! 你那宝贝女儿呀,任凭死活,我罗举人家没有这个人! (拉起哭哭啼啼的儿子,迈开四方大步,头也不回,径自去了)

〔全场空气为之一松。〕

杨 (霹雳一声)香草那狗丫头呢? (无人回应)死东西! 臊我这个脸!

小虎儿 (指着右方)那不是!

〔香草在前,香菊跟在后面。她们惶惶急急赶了过来。大家全望着香草。〕

杨太太 (想抢过去有所为力)我把你香草呀……

杨 (一把推开)你给我养的好女儿! (望着香草,铁青了脸)你给我干

的好事！

香草（低下了头）爹！

杨（沉住气）田喜儿呢？（见香草不敢作声）他人呢？（一问一停）跑啦？你算会过他啦？你连你公公都不瞒着？你的胆子比天还大？你眼睛里头还有大人没有？你活到十七八岁，有没有廉耻？

〔香草面无人色，跪了下去。〕

杨 你知道你公公把你怎么样啦？（没有回应）他呀，他休了你啦！他呀！他走啦！他这就送休书来！他罗家全没有你这个人！（拾起耙）我……我……处死你！

红鼻子（在中间阻挡）老爷！

杨 滚开！我今儿非打死她不成！（向香草）你这不要脸的狗贱人！瞅你今儿活得成的！你婆家不要你，我娘家更不要你！

红鼻子 老爷！这是人家的家伙。

杨（把耙交给他）拿去！

〔红鼻子把耙放回原处，向杨太太示意。〕

杨太太（跪在杨旁边，呜咽）香草爹呀，你就饶她一死……把她交给我！

杨 交给你！再活下去？再给我丢人？

香菊（同样跪下）爹！爹！

杨（向杨太太）起来！先把香菊带回家去！我不要她在这儿瞅着！起来！听见了没有？给我起来！

杨太太（起立）你答应我不……

杨 我什么也不答应！（向香菊）跟你妈回去！我就回来！（向红鼻子）拉她回去！

郑 村长，固然……

杨 老师，你遇着这事，你怎么办？

〔郑只好走开。杨坐向长凳。〕

杨太太（走近香草）好孩子！

香草（泣不成声）妈！

杨太太 你怎么……

香草 女儿没有什么……妈，我早就不想活了，我这儿给您磕头啦……

〔杨太太大哭。

郑（劝解）你大婶儿……看开点儿……

杨太太（一边走，一边恳求）香草爹，你不能够那么狠心……把孩子给我留下！

〔郑陪她往右走出。

红鼻子（一边拭泪，一边哄骗香菊）妈回去了……咱们也走……

香菊（不肯）我要姐姐！……我要姐姐！……

红鼻子 爹带她回去……（一边连拖带抱，一边驱散小虎儿兄弟）去！不许在这儿瞅！……都给我走！……

〔庙前就余下父女两个人。香草停住了抽噎。死一般静。

杨（望着香草，半晌）瞎！完啦！（跺了一下脚，然后）你还想活吗？

香草 爹！

杨 说！你还想活吗？

香草 不想。

杨 你知道你只有这么一条路——死，对不对？

香草 是，爹。

杨 我把话说在前头。不是我做爹的心狠，你知道，你干下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香草 我没有……

杨 你没有？

香草 也就是那么……

杨 也就是那么……

香草（说不下去）爹！

杨 你说不出口，是不是？（沉默）那么，听我讲，跟我到庙里头来。

〔田寡妇由左折回，看见他们父女的情形，不由止步。

香草 庙里头？

杨 嗯，庙里头。（站起）我带你到大殿，你对关帝爷磕三个头，求他老人

家保佑你下辈子好好儿做人。

〔田喜儿由右出现，闪到门洞。〕

香草 是，爹。

杨 你要是往日都像现下这样听话，不会落这样一个下场。（难受）做爹的不止我一个人，心狠的也不就是我一个人。（在她旁边）你自个儿明白，嫁出门的女儿，要是婆家休了回来，别说你做媳妇儿的，我做爹的先就脸上挂不住。

香草 是女儿不好……

杨 这话也就不必说了……我也是一样难过。（拭泪）你起来，到里头给关帝爷磕三个头，我给你一条带子，你拿着一个人到后头院子，挑一棵矮点儿的桃树……我说不下去，你自个儿明白。（哭了）

〔香草也哭了。〕

〔田寡妇也哭了。〕

杨 （听见第三者的声音）谁？（发见田寡妇）呸！是你！（向香草）起来！你不自尽，爹以后别想在这村子过活。

〔香草点点头，一边抽噎，一边预备起立。腿软脚酸，灵魂似乎已经离壳，她好半晌没有能够起立。〕

田寡妇 （忽然同时拍着墙，良心发现似地数说着）我把你这不是人的喜儿呀！……你瞅你害得人家闺女活不了了呀！……你损了阴德，你这辈子就别想发了呀……人家闺女做了鬼，半夜能够放得了你呀！我……我……我好苦命呀！……

杨 （先是厌烦，随后被她的声调，尤其是词意所感动，不由自主，过去安慰一番）你大妈……就别伤心……你丈夫死了许多年，守一个儿子……

田寡妇 他哪儿是人呀？……我做妈的挖尽了心血，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呀！……

〔就在同时，田喜儿不顾死活地走到香草背后，打算帮她站起；她抬起头，看见是他，才要惊叫，立即住口。〕

田喜儿 （低声）我扶你起来！

香草 (一惊之下,反而站起,扶住槐树)当心我爹——

杨 (回身正好发见田喜儿,立刻冷下了脸)干什么?

田喜儿 (语气平静)来拿我的家伙。(指耙)才刚丢在这儿忘记拿了。

杨 来得好!(酷虐地)我这事正要你做见证。回头我女儿死了,人家也好明白不是我做爹的逼她。

田寡妇 (发见田喜儿,举起树枝子要打他,但是哭失了力,走到半路,就在长凳坐下)我把你这死鬼!……赶来给人家闺女送死来啦!……

田喜儿 (走到旁边)妈,听我讲。

田寡妇 我不要听你讲!

[田喜儿拿起耙。

杨 (向香草)你前头走,到庙里头去。

[香草的视线落到田喜儿身上,动摇了,她低下头,呜咽着。

杨 (催促)走啊!

田喜儿 杨大叔,一句话。

杨 (冷冷地)我听着。

田喜儿 您当真不要这个女儿啦?

杨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公公当面休了她,我娘家不能够留她。

田喜儿 祸是我闯的。

杨 你逃不掉!

田喜儿 我不逃。

杨 算你有种!

田喜儿 那么,你们当真都不要香草妹妹这个人啦?

杨 (点点头)就算是吧。

田寡妇 (插嘴)好好儿一个人……

田喜儿 妈,您别吵。(向杨)我妈说得对,好好儿一个人,眼睁睁瞅着她死,天下没有这个道理。香草妹妹跟我都年轻,不懂事……

田寡妇 懂了就好啦呀……



田喜儿（看她一眼，继续）我们坏事就坏在这上头，吃苦也在这上头。

拿我妈来讲，杨大叔，世上顶疼我的人是我妈，我也顶疼我妈，可是，杨大叔，妈见天儿为我呕气……

田寡妇 那是因为你孝顺呀！……

田喜儿（发脾气，顿耙）哎呀！您好不好让我把话说完了？（继续）杨大叔，妈少了我是活不成的……我惹下了人命官司，只要我活着，妈总不肯不要我的……

田寡妇（静静地哭了起来）宝贝儿子呀，你这话说对了呀……

田喜儿（最后）杨大叔，拿你们有钱人来说，吃不了的东西，用不了的东西，霉了烂了的东西，扔掉倒掉损掉，总是怪可惜了儿的……您总是做好事，拿吃剩下的东西丢给大门口儿的叫化子……

杨 你的意思是……

田喜儿（跪下）杨大叔，我这儿给您磕响头了，您就行行好，把您不要的东西丢给我这叫化子……好杨大叔，从前您不肯把香草妹妹给我，有道理，因为我穷，……我也知道我娶不起……不过，现下你们谁都不要她了，我跪在这儿讨她，求您把她丢给我，好比拿您不要的东西打发一个叫化子……也省得阴间造罪……好杨大叔，您瞅，喜儿向来硬气，现下也哭了……我过后儿感激您一辈子……

（香草陪着他哭。田寡妇也让儿子感动得又哭了起来。）

田寡妇 我把你这多情多义的小畜生哟！……

田喜儿 好杨大叔，不单只我一个人感激您……我香草妹妹……我的好心眼儿妈……

田寡妇（忽然，止哭，起立）杨大叔，别听他的……

杨 那是我不听！香草是我女儿，由我处置。

田喜儿 杨大叔叫她活着，我喜儿以后好好儿做人，我要是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就不是人养的……

田寡妇（不满意他这末一句话）你倒说说，不是人养的，是什么养的？（然而，同意他前面的话，向杨）你杨大叔，喜儿这话是对的，好死不如赖活……

杨 (坚定)活呀,她休想!(转向香草)你自个儿说呀,你有没有脸活着? 你想不想活着?

[香草只是呜咽。

田喜儿 她是人,她有什么不好活着的? 杨大叔,我再给您磕一个响头,您就由我把她带走吧。

田寡妇 人家休了的媳妇儿,我不能够要!

田喜儿 她没有错,休又算得了什么? 再说,祸是我闯的。

田寡妇 你呀,你就给我少开口!(向杨)杨大叔,别让喜儿带她走。

杨 当然不让!(向香草)天这就要黑了,给我庙里头去!

[香草才要移步,田寡妇又发了话。

田寡妇 你杨大叔,你不好这样逼香草的。喜儿的话对,她也是人。我男人死了许多年,什么人不能欺负我这孤寡老婆子,可是我呀,有我喜儿这害人精在一天,我还真是一天都不要少活!

杨 那是你!

田寡妇 (走在他们父女中间)我把话说在前头,杨大叔,你女儿寻死,可不是我的儿子逼的。

杨 (反驳)难不成是我?

田寡妇 (顿树枝子)好哇! 原来你存的是这个心啊!(向香草)好香草! 偏不死给你爹看!(过去护住她)有我这穷老婆子在,看他能够把你怎么样!(向杨,恶狠狠地)试试看! 试试看!

杨 (因气而呆)你! ……你! ……

田寡妇 (向香草)好孩子,别哭,这半天委屈够了你!(向杨)没有人要她不是? 我当干女儿收了她!

田喜儿 (喜极而涕)妈! 我的好妈! 儿子这儿给您老人家磕响头啦!

田寡妇 不稀罕!

田喜儿 (磕一个头,数一个)一个,两个,三个……(爬起)妈! 您这个德积大发啦!

田寡妇 还不是为了你这不成材!

田喜儿 妈! 您骂好了,打今儿起,儿子没有二话!

杨（爆发）做梦！你们要带她走呀，休想！

田喜儿 杨大叔，您这个人通不通人性？就算香草妹妹已经叫您弄死了，您又有什么不好放她走的？

杨 她走走看！走走看！（厉声）香草！给我庙里头去！

〔香草打了一个哆嗦，真就走了一步。〕

田寡妇（一把揪回）好香草，你死了，我的喜儿怎么着？我的喜儿怎么着？

香草（被她一语道着，涕泗满面，看了田喜儿一眼，倒在田寡妇的胸脯）好大妈！

田寡妇（拍着她，就像拍一个吃奶的孩子）我的好孩子！我知道你不甘心死的！

杨（厉声）香草！你还听不听你爹的话？

田寡妇 你是她爹啊？你就不是人！（向香草）别理他！跟我家里去！

杨（厉声）香草！你敢！

田寡妇（大声）你这人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她到了儿是你的血肉呀，你直着嗓子嚷嚷些什么？

杨 难不成由你们造反？

田喜儿 妈呀！咱们……

田寡妇（给了他一树枝子）我要你叫魂！拿好耙！给我前头走！

田喜儿 是啦，妈！

田寡妇（拥住香草，徐徐向右行走）好香草，不是我做妈的有意说歪心话，我的喜儿呀说什么也配不上你……

杨（看着他们，忿怒，羞愧，矛盾，苦闷，孤独，寂寞，然而痛心疾首）看我饶得了你们的！看我不到县里告你们的！对！我就是这个主意！（带着决心，颤巍巍地向右走出）

田寡妇（停住，向香草，经验之谈）好孩子，别怕。人有脸，树有皮，你爹说什么也不会到县衙门出自个儿的丑的！（吆鸡似地，向田喜儿）有话家里说，啞啞！回家去！

〔阳光一线，照着他们的背影，天色已经完全到了“夕阳无限

好，只是近黄昏”。农人田事已毕，远远传来他们种种的声音，唱歌，吆喝，同时牛鸣驴嘶，归鸦啼鸟，交织成田野的音乐。

(幕)

——作者写于一九四四年暮春初夏。

据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版本

# 弄 真 成 假

(五 幕 喜 剧)

杨 绛

## 登场人物

周大璋

冯光祖

张祥甫

张元甫

周世奎

刘 顺

张燕华

张婉如

张太太

周老太

周大妹

杨 妈

周大妹丈夫、公、婆



婉 (抱书)没有呀!

祥 听见么,拿来。(抢书)

婉 (抱书不放)是没有呀!

祥 婉如!(拉书)

〔婉就势跌地上哭。〕

祥 (慌)傻孩子,怎么了?

婉 (哭)摔痛了这儿——

祥 (为抚摸)——好好儿说话不听——

婉 (半哭)是没有末——

祥 没有就算了。我告诉你呀,你说没等谁,你就别等谁,我这半天就供在这儿不动了,一步也不走开,替你等着谁来!啊?

婉 (撅嘴)你等去!(拭泪,挟书急跑下)

祥 (笑,坐下。高声)燕华,拖鞋来!(脱外衣,解鞋带)

〔张燕华艳装拂然持拖鞋上。〕

燕 三叔——(弯腰为祥甫换鞋,持皮鞋欲下)

祥 你三婶呢?

燕 不知道。(下)

〔张太太上,与燕对撞。〕

张太太 燕华,叫你拿拖鞋听见么?

燕 有了。(下)

张太太 回来了?不上楼换去?

祥 一步都走不动了,得在这儿坐半天。

张太太 呀,累了么?不躺一会儿去?

祥 一点儿不累——叫杨妈点心来——

张太太 (向门外)杨妈,点心热了拿这儿来,老爷回来了。(对祥)说你晚上回来呢?

祥 安知我不早一点儿回来。

张太太 (赔笑)怎么,你们赫德路的生意成交了?

祥 一百八十万,成了。回来歇歇,晚上喝酒去。

张太太 一百八十万! 那么小一块地皮!

祥 地皮! 不是别的! 稳! 位子好, 不前不后, 将来稳涨。

张太太 静安寺那座房子呢?

祥 公和栈肯出三百万——老王肯三百五——还看看——(杨妈托点心上)什么?

杨妈 枣儿粥给小少爷们吃完了, 这是赤豆汤——(下)

张太太 没知道你这时候回来。

祥 是像没知道!

张太太 怎么?

祥 “怎么”! 你们在等人呢! ——我对你说过——周大璋再来, 说不在家, 谁都不在家, 别让他上门儿!

张太太 你几时看见我让他上门了!

祥 我几时看见啊? 我这时候看见婉如在等他。

张太太 就一定是等周大璋?

祥 我还不知道么。(起立)你看看!(立镜前仿婉如)这是咱们婉如——这是干吗? 不是等周大璋, 等谁?

张太太 (笑)甬! 你这个爹, 越活越古板了! 这年头儿还能像咱们那时候么?

祥 古板! 我才是第一个时髦人儿呢! 这年头儿, 还能像咱们那时候么?

张太太 不结了。咱们那时候, 我们许多表姊表妹, 就在闹自由。

祥 咱们那时候呀, 时髦自由, 这年头儿啊, 时髦向后转了。

张太太 我就没听说过。

祥 等你听见, 就太迟了。大凡事情, 就在一个见机得早, 要等你听见! 等你听见哪儿地价涨了, 哪儿跌了, 再去买卖, 还会赚钱呢!

张太太 谁跟你谈买卖。

祥 就是跟买卖一个道理啊! 亏本的事, 谁都不肯干。

张太太 让婉如交个把朋友, 又不是跟人逃走了, 亏了你什么本?

祥 她逃走, 我亏什么本! 我是替咱们女孩子打算盘呀, 现在再要讲什



么男女平等自由，女孩子自己可不上算了。从前不过是那么讲讲，一个女人，解出来，放出来，不过是像你那样，客厅里坐坐。在外边儿混饭来吃的，到底是我男人。现在可讲认真了！女孩子就要叫她跟男人一样了，跑出去，做事情，赚钱去，——回头生起孩子来，她又能分半个叫她男人生去！

张太太 好听么！

祥 嘿，我说错了么，我要做个女人呀，我乐得做个老式小姐，不用我费心思交朋友，挑丈夫，现成有爹娘嫁我。嫁得不好，还能怨爹娘，叹命苦。做了个新式女孩子，连这点儿奢华都没有，丈夫不好，谁叫你瞎了眼睛自己看中的呀。敲掉了牙，只得往肚子里咽呀！讲自由呢，我就老老实实回厨房去！谁要好丈夫的，回厨房去！厨房里出来的女人，眼睛里才看得见好丈夫。吓！看看男人们多能干！多体面！手笔大！见闻广！——你们客厅里的太太才把男人看得不值三个钱，他说一句，你对十句——

张太太 唷唷唷，听听，不是你一个人在说话！偏我就该听你吩咐！

祥 我要做了女人呀，我就乐得做个三从四德的，不用她费心思，打算盘，想这样，想那样。现成男人想好了，她跟着做就得。

张太太 那么除非我死了，你赶时髦再娶个厨房里的太太，让她三从四德去。

祥 哈哈，真是！跟女人讲什么理！好好儿的跟她商量女孩子的终身大事，她就死呀活的，都拉扯到自己身上去。

张太太 唷，个好讲理的男人，不是你自己在嫌我，怪我不听你话。

祥 是你不听我话！听着，周大璋再来，不许他上门——说不在家——谁都不在家！

张太太 这又何必呢！什么理由不许他来呢？

祥 就因为没理由要他来。

张太太 怎么没有！人家世代书香人家的子弟，阔人家少爷，留学生，博士，年轻的，一等的人材！我不懂，还要怎么办呢？

祥 听我说呀！——他书香不书香，阔不阔，博不博，咱们看不真，

我四面八方打听过的，人家也不知道。好不过是个新牌子货色，这买卖不稳当。

张太太 有什么看不真的！

祥 油漆得好，看不真底子，我说这是新牌子货色，这买卖不稳当——

张太太 谁又跟你谈买卖。

祥 都是一个道理呀，便宜进了一批新货，说不定会赚，可是风险太大，不上算。不比男孩子，咱们三个四个多着，将来媳妇儿让他们怎么挑去；女孩子只婉如这一个，我挑女婿呀，只做稳稳当当的现货买卖，不做空头。

张太太 谁叫你做什么空头买卖了，周大璋认得的人呀，没有一个不是有名儿的。他家的亲戚，咱们也都是听见过的。你就不能慢慢儿细细的打听去。

祥 我的太太呀，他认得的人，我不认得。他那些有名儿的亲戚，我们只听见名字，又不能到他们家去打听什么底细。不过是燕华在外面引回来的一个朋友。你就那么看中他！咱们就这一个女儿，你舍得叫她担这个风险？

张太太 又不叫你立刻把女儿给他，慢慢儿打听起来——

祥 慢慢儿！慢慢儿！这年头儿，什么事能够慢慢儿的！就说吧，外滩那一块地，五百万，差一天不过三百万，只迟了一天！就说你买的那两打毛巾，早买一个月，不是便宜了一半儿么？外国人叫什么“时间就是金钱”，这话就不错了。

张太太 胡闹，认真把嫁女儿挑女婿当个做生意买卖了。

祥 还不是一样么，眼睛里看准了一宗货，稳是赚钱的，那么，眼都不能霎一霎，闪电手腕，立刻得拍下来。何况现在这市面上等着嫁男人的女孩子要多少，真有女婿资格的能有几个！都是拿了三块五块的本钱，做三十万五十万的空头交易呢！——咱们婉如二十二了，还等你慢慢儿慢慢儿打听起来呢！

张太太 总不成冒冒失失把女儿摔出去就算呀！

祥 对呀，所以有了稳当的，不能慢慢儿慢慢儿的错过机会。

张太太 你有了什么稳当人了？

祥 不是我的人，是你的！

张太太 谁？

祥 真是！真是！就和你们娘儿们上店里买东西一样，眼睛里看见了花花绿绿的，就把自己正经要买的东西忘了。你睁开眼，闭上眼，只看见一个周大璋，周大璋，把自己侄儿都忘了个干净了！还住在咱们家，天天在你眼前呢！

张太太 你说冯光祖？他！

祥 他！他怎么了，他不是世代书香人家的少爷！你的娘家，我还领受得不够！你要书香人家，那不是货真价实的书香人家！

张太太 人家，当然是好的，可是——

祥 可是穷些，是吧？不阔——吓，他不阔，因为你知道他底子，他们家牌子是不错的。

张太太 （摇头）婉如嫁个穷教授——

祥 咱们婉如还怕没钱使！咄咄，白克路一带二十多幢房子，早就顶着她名字了，花园路新起的公寓也是她的，她二十岁上我给她的花园洋房，租钱都是硬货交易的哪，咱们婉如还怕没钱使！

张太太 可是——

祥 可是什么？——冯光祖出洋，还是我亲自送他上船，接他回来的，他还不是留学生么？——再说，光祖的脾气性格儿咱们是从小看到他大了，还怕靠不住么？

张太太 难为你计算得周到，可是光祖看中了燕华这多少年了。

祥 看得中燕华，会看不中婉如么？抽惯了美丽牌的，会嫌“三炮台”不够味儿？这也成问题！

张太太 冯光祖，（徐徐摇首）咱们婉如还能嫁好些的呢！

祥 （拍桌，怒）告诉你听吧，不是我这抱稳抢快的主义，咱们这一份家当还不知在哪儿呢！上海什么东西没有，你贪便宜，眼花缭乱的胡抢一个，那就跟花上一二十块钱打发财票一样了，头奖五百万，明天你就发财呢！——正经，我这算盘打得千稳万当的，光祖我看中

了，你跟他説去。

张太太 怎么说呀？説我们婉如给他？

祥 这样说，我还比你说得好些呢，把女儿身份都丢完了。——説我很中意他——説他该结婚了。——把他和婉如放在一起——这些法门儿，你总比我会——

〔杨妈提西装衬衫三四件，携针线上。

杨妈 太太，这些冯少爷的衣裳——钮扣一个都没了，不知道怎么穿的，明后天冯少爷回苏州家去吃喜酒呢，这衣裳怎么穿？

张太太 你多钉上两针。

杨妈 钮子都掉完了，还钉什么——（退门口，高声向外）冯少爷，您掉下来的钮扣都收着么？

〔冯光祖上。

冯 钮扣？我没看见。——哦，姑夫回来了。

祥 喂，你的扣子怎么都蹦下来啦？看你那么瘦。

杨妈 这些钮扣我千针万针钉的哪！

冯 唉，杨妈，我对你说过——你得先研究这钮子掉下的原因，知道了为什么要掉，你才能够防止结果。——千针万针没有用。所以要掉，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熨斗烫坏了线。第二，是你的线拉得太紧，应该钮子底下长一个脖子。第三点哪——

杨妈 从来没看见过钮扣下面长脖子。

冯 你给我针线，我自己来。

杨妈 钮子一个也没有了！（穿线交冯）

张太太 （高声）燕华，燕华——我大抽屉里的方纸盒儿里一板小罗钿钮子拿来。

冯 杨妈，你去吧。给我——

〔杨妈将衬衣、针线交冯，下。

张太太 （不耐）燕华，燕华——

〔燕华持钮扣上，交张太太，一言不发，即下。

张太太 看看，好像谁捉住她叫她做苦工似的——燕华！

冯 (急起,向外)燕华,不叫你。(向张太太)我自己钉得好。(取衣坐窗下亮处缝纫)

祥 (摇头)光祖,这就太可怜了,我也看不过——叫婉如替你缝吧!

张太太 (笑)他比婉如能干多呢——拿来,我看——

冯 你们都不会,要长一个脖子,不太长!(低头缝纫)

祥 光祖啊!我说——

〔刘顺上。〕

刘顺 (大声)小姐,小姐,周大璋先生来了!

〔周大璋随上见祥甫,愕然站定。〕

周 老伯!——伯母——

祥 (冷冷地)周先生。

张太太 周少爷来了——

周 老伯难得今儿在家!

祥 我时常不在家——啊?

周 (见冯)哦——冯先生——

冯 (半立)周先生。

周 不打扰你们——是啊——老伯近来忙啊!

祥 我近来忙?

周 到哪儿老听得人家说起您!

祥 说我?

周 是啊,昨天是一个老朋友请客——

张太太 周少爷请坐啊——

〔周坐。〕

〔刘顺上,倒茶,下。〕

周 也不能算朋友——他祖上世代代是我们家账房——吃饱了,阔了——儿子捐了官,现在孙子居然也是阔少爷了。——我向来懒得应酬,出去应酬人家一顿饭,总要带出十几顿来——可是我不去了,他又多心,说我看不起他,——怎么办呢,少不得应酬一下罢了,不想昨天席面上倒碰见了好些熟人——马振斌——惠民厂的

总经理——老伯认识么？

祥 听说过。——

周 陈子和——现在数一数二的实业大家。——

冯 这人我在外国碰见过一次。——

周 冯先生跟他熟么？

冯 不认得，只看见过一次。——

周 这人才厉害，从前钱总长就说过，实业界可造的人材，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他。——他自己看得自己很高，不轻易看得起人。——承蒙他对我很好，总盯着我，问我几时可以帮帮他做事了。——他就很看重老伯——

祥 他知道我？

周 他呀，不轻易许人，也不会漏掉一个人，老伯这样的人材，他自然留心过。

祥 他说我什么？

周 都在讲起你。还有——振兴的老板——俞飞——商总会的林会长——这人老伯认得么？

祥 没听说过。

周 这人啊，是第一个圆人，四面转得灵动——可是有一次啊，他也碰了死路上去了。——这人圆是圆，胆子太小，不敢得罪人，碰了壁就走投无路了。还是我帮他开了一条大路，救他出来的——

张太太 怎么一回事儿呀？

周 说来话长，他们那里面的勾心斗角，伯母怕没那么些闲心思听呢。他就为我帮过他，所以对我很感激。——其实，那也算不了什么，随口帮着说几句话罢了。——还有，老伯这人认得吧？银星厂的叶家楨——

祥 没听说过。

〔婉在窗外屡屡探头唤周，周未见。〕

周 就是他第一个在说起老伯——

祥 叶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 周 暖，老伯，让他们认识咱们。咱们有工夫都认得他们么！
- 祥 说我什么？
- 周 他们在商量一件大事——都说除非是张祥甫来，别人办不成。
- 祥 （点头）嗯，嗯。要办什么事啊？
- 周 要合股开一个什么银行吧。
- 冯 （抬头，停针）这也是现在的一种特殊情形，都开银行。
- 祥 我从来不合股。
- 周 是啊，所以我听了也没接谈。他们还在讲，股子没问题，就是没有人能像老伯这样有眼光，有手段，有胆力，还天生有好运气。
- 祥 哈哈，不错，一点儿不错。可是我一生不合股。
- 周 老伯这态度是再不会错的——暖，上次，我听说是老伯要盘么？一个药厂——非常赚钱，独资经理的——因为那老板忽然死了——
- 祥 我呀，第一个字儿是稳，第二个字儿是快。外行生意，我不做的。
- 周 老伯这就太谦了，老伯什么事不能做！——上次——是在刘家——从前做过两广总督的——我们家的老世交——那天在他们家，几个上海闻人说要开一个大学呢，说要请您做董事长——
- 祥 我？哈哈，请我！我才不上这个当！叫我做冤大头出钱去！
- 周 是啊，所以我听了也只笑了笑——暖，老伯，一个人就怕出了名儿，谁都找上他。
- 祥 哈哈，他有本事出名儿，他就有本事不上这当！
- （周见婉如。）
- （婉在窗外，隔玻璃与周作手势，表示“你来了”，“不早来”，“急死我了”——“爹不许我来”等等。周偷空暗与对答。）
- 张太太 ——叫个什么大学？不知道里面先生请齐了没有——待遇怎么样——周少爷知道么？
- 周 （急回首）伯母要位子谁么？没问题，抄一份履历给我就得。
- 祥 （拍光祖肩）好，等我做了校董头儿，光祖，不用抄什么履历，我请你做校长去——哈哈——请你做校长！
- 冯 校长，非周先生那样人材不配。

周 啊！不瞒老伯说，我这个人呀，从来不贪空名儿，就说我现在在保险公司里吧，当初不过是帮朋友的忙，替他分派分派事情，动动笔，挂着个秘书的名儿，可是他自己专去做股票买卖去了，把事情都推了给我。我说我不高兴当什么经理，他说实际上我早当了。我说你逼着我，我就辞职不干了，回老家去了。

张太太 做经理，还不好么！

周 伯母别见笑，我的志向，就在这儿么？我要做一件事呀，老伯，我决不肯随便敷衍，得全心全力放上去做——拿我的全心全力，做一个公司经理！（耸肩，摇头，表示不屑——婉在外摹仿周——笑——周暗与作手势）

〔祥回首，似有所见——婉急躲避。〕

张太太 周少爷是要做官的。

周 伯母说笑话了，要是专为个人谋出路，学成功了，就是为做官发财了。——我那时候还没回国，几个京里的朋友就一封封信来催我，我要做官的话，还等今天！

张太太 周少爷是脾气太清高——

周 不瞒伯母说，年轻人总有点儿傻气，老伯不是么？（祥正怒目向窗外）一个人理想太高，看着这个不合理的世界跟自己的理想差得那么远，怎么就肯捺下性子，跟着大家混去！不能呀！不能！（摇头，叹息）应该把环境捏在手里，像一团湿的面，凭我改造！冯先生，不是么？

〔婉探头对周伸舌，拍胸表示“吓死我，差一点儿给爹看见”。〕

冯 可是你先得研究这社会所以不合理的原因，应该从几个观点去研究了，然后啊——

周 是啊，对啊！所以一个人要做万人之上的领袖啊，一定先得从社会下层无论什么小事做起，宁可做一个小小的职员，不愿意把自己做成了一块烂泥似的放在泥刻子里，刻出一个一个刻板的官儿来。

张太太 周少爷这话说得多有趣儿！真是你们府上世代做官人家——

周 甯，甯，伯母，这是谁说出来的！——大丈夫，男子汉，自己打出天



下来，要掬着祖宗的头行牌儿出会，那也不算希奇——我呀——从来不问我祖上做了什么官儿什么府，我决不要借了祖上的簪缨家世来装点自己的门面。（婉又探头，祥怒目面窗而立）当然哪，敬祖宗，孝父母，那是另外一件事。

张太太 周少爷府上，令尊令堂，还都全么？

周 先父早已过世了，我是从小家叔管得严，一言一动都得照着四书五经上的句子做。什么“父母在，不远游”啊，所以不让我出洋。又是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所以早就门当户对的要定下一位官家小姐，逼我结婚。

张太太 啊！周少爷是订了婚的？

周（笑）哪里！总得我本人答应啊！我要听了他们摆布，十七八个小姐抬进门了！

张太太（笑）他们现在管不住你了！

周（笑）他们不在上海，路长人远，管不到我。

张太太 令堂不着急？

〔婉探首。〕

周（对婉点头表示“当心点儿”。祥注视周，大怒）家母是女中丈夫，有才情，有识见。是她一力叫我出洋读书去——我们外祖也跟老伯一样，一向是在商界有名的。家母有许多地方——她的脾气性情，就跟伯母很有些儿相像。

张太太 哪里，哪里，我怎么能比她。

冯（站起，抖衣）哎，岂有此理！

张太太 怎么了？

冯 前功尽弃，全钉在反面了！

祥 光祖，你出去，叫婉如替你钉去。

冯 婉如？

祥 叫她钉，我说的——

周 啊，冯先生在做活！

祥 这是婉如的事。（推冯出，冯取针线拖衬衣三四件下）

周 (赔笑) 令媛很能干啊!

祥 凑货——(对太太) 哎, 我说——我那鞋擦干净没有? 还要出去呢——

张太太 (高声) 杨妈——

祥 你问燕华去——她拿的——

〔张太太下。〕

周 老伯有事吧?

祥 啊, 还要出去! 吃晚饭, 得早到, 有事商量——(看表) 不要紧, 不忙——(高声向外) 叫燕华, 快——

周 (站起) 我陪老伯同走吧?

祥 好极了, 咱们同走啊——燕华, 鞋来!

周 (赔笑) 老伯真是说什么, 立刻就做什么。

〔燕低头持鞋上, 不理周, 为祥换鞋。〕

祥 咱们得就走——

周 就走——伯母那儿——

祥 何必客气——来——(向燕) 我们走了。(同下)

〔燕冷笑——望窗外, 向周背影点头。冷笑。下。〕

〔张祥甫又上。〕

祥 哈哈哈哈哈!

〔张太太上。〕

张太太 周大璋呢?

祥 送他动身了!

张太太 那么急?

祥 他陪我一同走呀——那不是再好没有, 立刻就动身——我就说忘了一件东西, 请他先走一步。哈哈, 我还要上楼去躺一会儿呢!

张太太 不难为情么?

祥 难为什么情, 就为脸上好看, 我还陪他出了门呢!

张太太 人家不觉得么?

祥 觉得让他觉得, 我没得罪他——(高声) 刘顺——

〔刘顺上。〕

刘顺 老爷！——

祥 周大璋再来呀，说我不在家，谁都不在家！

刘顺 是！（下）

张太太 我不懂你什么意思。——就是不要他做女婿，也何必那么急急的哄他走——

祥 （愤愤）叫他来跟咱们婉如隔着窗子做眉眼——

张太太 哪儿呀，你又是神经过敏——婉如在楼上呢——

祥 我亲眼看见的。——

张太太 哎，就算做了又怎么办呢，这人呀，我看将来是个干大事的了不得的人哪！真会做财政总长呢！

祥 干吗“财政总长”？

张太太 算命的说他要当财政总长，全世界的钱都要从他指头缝里漏出来呢！

祥 吓！周大璋自己说的？

张太太 算命的说他——是一次说起算命，他笑着说“不信这一路，要是他们的话有准儿，他还要当财政总长呢！”

祥 他真做了么？

张太太 等他做了，还来认得你呢！眼光别放得太近！

祥 那末，听我说吧，广告登得太大，那货色就得打折扣——要我信用放款哪！先得有实实在在的硬货来买我的信用——

张太太 （怒）买卖，货色，我的女儿不是货色买卖的。

〔刘顺上。〕

刘顺 老爷，周大璋先生——

祥 才告诉你——我不在家！

刘顺 周先生在门口等着您呢。

张太太 看，人家那么诚心的。

祥 说我已经走了。

张太太 胡闹，明明你没出去，人家那么等了你半天，况且时候也不

早了。

样 得得得，我走了，走了。（取帽，下）

〔刘顺下。〕

张太太 （高声）光祖——光祖——（见无应者，下）

〔燕华掩上，立婉如前立处——望窗外——

燕 婉如——婉如——喂，婉如——

婉 叫我？

燕 （恶笑）快来等着，一会儿就来了。

婉 谁等谁？光祖哥才在楼上等你呢——

燕 别拉扯人家——我说有一个人为什么哭了！

婉 我不知道。

燕 我也不知道，怎么看见人家走了，就会哭——

婉 （撒娇）你坏，我打你！

燕 甭，看你这娇娇劲儿，你这一下子打下来，还不把人家骨头都酥了。

婉 （拧燕）燕华姐，你坏东西。

燕 我还不好么，老老实实来告诉你。不用哭，人家一会儿就回来呢！

婉 谁说的？

燕 我说的。

婉 你怎么知道？

燕 放心，难道还是人家告诉我的不成！要告诉，不会告诉我呀！

婉 燕华姐，人家跟你认真，你哄人——

燕 呀，我怎么哄人？你问我怎么知道，我就不知怎么的知道了，信不信由你。

婉 你说他还要回来？

燕 当然，到庙里烧香去的，没拜菩萨，就是来找香火和尚舍钱给他们的么？

婉 你说什么？

燕 告诉你吧，哄得过别人，哄不过我。他哄叔叔出了门，一会儿就回来。（婉笑）这回可乐了！我的小娃娃！

婉 得了，你比我大了几天——

燕 人间一年，天上一天。你过得天上日子，我二十二岁，你还没满月呢！

婉 （抱燕笑）好个老姊姊。

燕 （轻轻挣脱，冷冷地）别乐得发了疯，乖乖的在这儿等着吧。

婉 信你胡说！我偏不等。

燕 也对，快上楼去，洗洗脸，梳梳好头发——鼻子都哭亮了，嘴上的胭脂，都剩了些底子了——

婉 （急照镜）唷，我像个鬼！

燕 哪里！越发可怜样儿，叫人家看着心疼——

婉 （撒娇打燕）我真要打你，坏东西。

燕 （躲闪）打我有什么味儿！有别人求之不得呢！

〔周大璋上，婉娇声惊叫，急跑出，燕恶笑。〕

燕 周先生请坐啊！她就来啊——正在替您安慰她，叫她别伤心，你一会儿会回来。

周 燕华，你怎么知道？

燕 对不起，周先生。她是婉如，我不就是燕华（指自己）张小姐，张女士，张先生，随便您称呼——

周 燕华，燕华，没做冯光祖太太之前，还不多叫几回燕华！

燕 （怒）大璋，冯光祖太太不冯光祖太太，你没有资格问，没有资格说——你爱跟谁好，跟谁好，有你的自由，不用把冯太太名儿加到我头上来。

周 呀，燕华，还是我错了？把冯太太名儿加到你头上，我能做得主么？我能阻挡的么？我能，我也不敢。

燕 （冷笑）好可怜的周先生！好个退让的君子人！

周 燕华，无论我怎么不好，至少我还有自知之明，知道我不如人家，不能跟人家争。一个男人甘心退步，在他是多么丢脸的事，为了他爱人的幸福，宁可自己做个懦夫，弱者。

燕 （冷笑）为了我！为了我！（背身）他这一点儿肝胆都没有，就不敢

对自己承认他势利，势利！

周 燕华，这是你冤我。

燕 我没那么些闲心思——不过请你少管我的事，（下，又回头）我不要你叫燕华。

周 遵命，张小姐。

燕 对了，周先生。（下，又回头）我再告诉你一句话，冯光祖比你好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

周 （鞠躬）我恭喜你，张小姐。

燕 对了，恭喜我！过几天叫你看我做冯太太呢！（下）

周 （点头赞叹）天下事岂能尽如人意——（踱上踱下）燕华，唔，不该错了爹娘——那有什么办法——

〔婉如急跑入，投入周臂内。〕

婉 大璋，大璋——

周 我的小婉。

婉 我以为看不见你了，偏偏的爹会回来——

周 我肯不看见你就走么！

婉 从昨天晚上你走了，我心上一一直在跟你说话，你听见么？

周 我自然觉得——

婉 我在叫你，叫你快回来。

周 我觉得你在叫我。

婉 是么？大璋，你一走，把我的心拉得那么长，那么紧——你这个心就是个坏东西——把人家的的心粘住了，带走了。可是不能连根拔了去，不是就得像牛皮糖似的越拉越长么？拉成了一条丝儿飘飘荡荡，没着没落的——

周 现在我带回来还你了。

婉 （摇头做手势）它一圈儿一圈儿围着你绕着，它不肯回来了。

周 好了，我来了不是就还你了么？

婉 （手藏背后）傻子！是这样还我的！

周 呀，小婉，别鼓着嘴呀，你说我怎么样儿还你！

婉 谁要你还!

周 生气了? 我说错了话么?

婉 一点儿没错。

周 那么,干吗呀?

婉 你走吧!

周 我走哪儿去呀,不是你的心把我捆住了么?

婉 你早还我了。

周 噫,孩子,我还给你的,是我的心。

婉 谁要听这老套儿的话! 人家老老实实,心上怎么样儿都告诉他——他心不在焉,拿这种套话应酬我。

周 呀,小婉,你的心给了我,我的心还给你,还不对么?

婉 对极了。这样照规矩的话,还有错的么?

周 你叫我说什么新鲜话儿呢?

婉 你心上没有,就别说了!

周 怎么没有呀,我满心的话,可惜我不是个七窍玲珑的聪明女孩子,不会像你这样细腻婉转的说。

婉 谁要你说女孩子话! 我又不是男人。

周 那么我说男人话了——可知道我这粗男人,没有话,看见你,只想一口水吞了你。

婉 (笑转身)吞呢!

周 (笑)吞下去怕化了,还是香花供奉,让我早晚磕头礼拜。

婉 拜呀!

周 (屈膝吻婉手,婉大笑)这回可不生我的气了。咳,小婉,差点儿把我一肚子话都吓跑了。

婉 什么话呀,反正没正经话。

周 很正经的事情跟你商量。

婉 (双手掩耳)不爱听。

周 我一会儿就得走呢。

婉 不准走。

周 小婉，好好儿听我说。

婉 不肯。

周 别胡闹，孩子，我认真呢！

婉 人家昨天晚上等他到今天，好不容易来了，又不能说话，跟他打无线电，他又不会接，给爹检查了去，回头还要听他一大顿教训呢，这会儿还要讲正经事！

周 听着呀，小婉，就是咱们俩的正经事啊！

婉 那还有什么商量的。

周 真的么？没问题了？

婉 有什么问题。

周 你爹不反对么？

婉 让他反对去。

周 那我就不能来看你。

婉 妈妈早吩咐过门房，谁又不让你进来——

周 来了又不能见你，躲躲闪闪的。

婉 那才好玩儿呀！

周 (瞪目良久)照你说，你喜欢你爹反对我了？——咱们结婚，就得瞒着你爹，偷偷儿结去？

婉 (笑)对了！像电影里的人那样，偷偷儿一溜，好玩儿！

周 回头爹不承认你，什么都不给你，看你怎么过！

婉 怕什么？你有钱，我有钱。

周 你的财产，你爹可以不给你。

婉 早已给了我了，单契都在我那儿。

周 你的现款呢？

婉 反正你有。

周 我？我的家产，再多些也没用，都在我妈妈手里呢。我自己的，够咱们什么用。

婉 那我只要预先支下些。

周 哈哈，小婉，你真计划得不错，可是你爹将来不认你了，其余的产业



都不给你了。

婉 不会，爹怎么也不会不认我，他不认，也不怕，还有你的呢。

周 我可穷得很呢！

婉 别装穷了，你妈妈等你结了婚，总得交给你。

周 我妈妈厉害着呢！

婉 我不怕，反正我早说过了，我不到你们家做媳妇儿，你们大人家，长辈多，规矩大，我不来。

周 当然，咱们得做个小家庭。

婉 （笑）可是你妈妈要来呢——

周 她不会——她住娘家——也就是跟我妹妹同住——我妹妹就是嫁我姑表兄弟的——就嫁在我妈妈娘家，你懂不懂？

婉 可是我——我要跟我爹爹妈妈一块儿。

周 你不是逃走了么？

婉 我才不！急什么！爹反正是要依我的，只要我听他话，他立刻就什么都答应我。

周 可是，小婉，你不知道，我有时候真是为难，朋友们不知道咱们的事，老替我介绍女朋友——替人家介绍我——今天这儿请，明天那儿请，不去得罪人，去了也得罪人，回头问我什么小姐中意么，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心上有了小婉，眼睛里还看得见谁！

婉 那你不会说你已经订了婚了，这戒指不是你给我的？（举示戒指）

周 我怕你爹不承认——

婉 嗷唷，大璋，怕什么！——别尽说这些废话了——咱们到草地上走走——（拉璋同下）

燕 （自后出。凝视窗外）好啊，好啊！（点头）好啊！

——幕——

## 第 二 幕

布景 周大璋家——周大璋舅舅所开杂货铺楼上楼面一间，卧房

兼厨房，床上挂布帐，旁搭帆布床，沿墙杂置脸盆架、煤炉、木箱、碗碟、刀、锅子等杂物。周大璋母坐煤炉前小凳上搨煤炉。

〔楼下人声：“楼上周家有人么？”另一人：“周大璋从来不在家，找他老娘没用。”〕

**周母**（向楼下）找周大璋？他外边事情忙呢，总不能整天在家守着。

〔外，周妹声：“娘，对门水果铺讨账。”〕

**周母** 什么账——你就替你大哥先付了——

〔外，周妹声：“我哪儿来那么些闲钱。”（骂自己的孩子）“滚开点儿，小鬼——”（儿哭。打儿）“打死你，打死你——”〕

〔儿大哭声。〕

〔周舅母，即周妹婆婆，在外高声：“周大璋！周大璋！好个能干儿子！好个能干儿子！白白的生了那么个能干儿子！还要靠女儿！”〕

**周母**（跳起，挟蒲扇至门口，向外高声）靠女儿！谁家女儿能养娘呢！养了女儿给人家做孝顺儿媳的！

〔外，周妹声：“（打小女儿）打死你这贱丫头！哭啊，你哭啊，打死你，打死你，养了你女儿什么用，给人家当老妈子的，给人家当奶妈子的，给人家当管家婆子的，你趁早替我死干净了，省得你大了左右做人难，（打女儿）要你女儿什么用，要你女儿什么用。”〕

〔外，女儿大哭大叫。〕

〔外，周舅母声：“好媳妇儿，手下放轻些，打坏了自己的千金小姐，心疼不到旁人，明儿她学了祖姑太太好样儿，跟着女儿住娘家，看你们祖孙四代同住一堂呢！”〕

**周母**（向外高声）住娘家！有我住！不比那没娘家的回不去！

〔外，周舅母声：“我们姓吴的，住吴家，没什么撑了东家门，靠着西家墙！”〕

**周母** 左靠右靠，总是一个靠人，头号福气靠爹娘，二号福气靠男人养。

吓，吴家的家私，是谁红轿子前面抬过来的嫁妆么？

周妹（摔女儿上）娘，少说一句吧。

〔外，周舅母声：“对了，靠爹娘，养了儿子什么用？能干儿子别说了！我们儿子比不上周大璋，做娘的还没靠他呢，已经站不住脚了。一天到晚做老牛，还要看媳妇儿嘴脸——”

周母（对周妹）叫你娘少说一句！我多说了哪一句？

〔外，周舅母声：“靠女儿是贴皮贴肉的，靠儿子是隔了一层的了，先得靠媳妇儿呢，来，来，来，小毛儿别哭——”（儿住哭）“跟奶奶出去看嘟嘟去，明儿争争气，别养儿子，别娶媳妇，靠着女儿，才是你福气——”

周母（向外）我福气住我的娘家，没靠上女婿——（向周妹）她能回娘家住一天么？自己偷偷摸摸贴娘家，倒来跟媳妇儿闹什么！就是大璋问娘舅借了几个钱，总是要还的。不还也就算娘舅照应他，不用她朝也吵，晚也吵。

周妹 算了，大哥不争气，叫人家也难做人。

周母 唷，姑奶奶，你也来派大哥不是！怎么不争气了？不成我女儿嫁了娘家侄儿，我就不能回娘家住住，要害我女儿难做人！我几时使了女婿的钱了？

周妹 娘，真是，谁跟你算账来了，啰嗦什么！

周母 这屋子是你公公留给我住的。他心上有我这妹妹，旁人又怎么样。

周妹 这话说它干吗，你又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也来寻我的气。

周母 还不是大璋欠了什么账，借了你们钱。

周妹 早就在吵，大哥借了我一只金戒指——就是那手拉手的佛手戒——偏偏我们老太要我戴了这个烧香去，我不敢说是大哥借了，只说是没钱使当了，她就说我当了钱贴娘的。

周母 大璋要你那戒指干吗呀？你也糊涂，待会儿没了，我可不管。

周妹 他说借去做个样儿——（侧耳听门外——低声）在下面——我走了——又说我孩子不管，吃闲饭，不动手——

周母 对她说,那是你命里的福气。靠她媳妇儿命好,一家子兴旺发财,金子银子往床底下塞——

周妹 娘真是!哪儿来什么金子银子——

周母 告诉了你真话吧,别说现在,就是从前,你们家就不错,就是做女儿的没份儿!你爹那边穷,我爹只肯配着财礼赔嫁妆,怕伤了自己家的元气。

周妹 说是金器赔了你不少呢!

周母 哪里话?老实对你说了吧,女孩子总是别人家人,不肯多给的。有什么,都要留着儿子孙子娶媳妇儿用,宁可给媳妇儿孙媳妇儿,她们倒是自己人,女儿是什么?别姓的人!

周妹 可不是,娘的首饰都是大哥的,我有什么?

周母 呀,呀,呀,好姑奶奶,倒说起我来了,我怎么还错待了你?我还有什么首饰,不是都兑了钱给你哥哥念书去了。

周妹 我就没得念呀!

周母 啊呀!他到底是我的儿子呀!我们周家穷虽穷,到底是世世代代的念书人家呀!

周妹 得了,谁家不念三句书,就算念书人家了!总共那一个祖宗做了阔人家账房,替人家收收田租,靠着东家,儿子做了个衙门里书办,一家子有了两三只冷板凳,倒像世世代代做什么大官的了,什么呀,我就不希奇!

周母 你不希奇!是谁让你抬得起头,说得响这句话!还不是做娘的想得到,把你嫁回自己娘家去,有得吃!有得穿!吃饱穿暖了,谁不会念书——你伯母婶婶看不起我娘家做生意的呢!到底富富足足的是生意人家!

周妹 所以我们老太也说呀,念书人家,什么希奇,又酸又穷,偏会摆臭架子。——

周母 (勃然)那我倒又要说了。穷虽穷,到底是我们念书人家不能和穿围裙打算盘的比。嗨,我们大璋时运没来呢,委屈在这儿过几天,等他一朝发迹呀,不是我说,你们靠他的地方多着呢!就穷呀酸的

一副势利眼睛！

周妹 喂，娘，跟你说话，一会儿帮东，一会儿帮西，我凑着你说呢，你又回过头来咬我。

周母 这是真话呀，你是嫁出门的女儿，心上护着别家人了。娘的话，反正是入耳的了。

周妹 你也在帮着你婆家说话呢！

周母 我的婆家，不是你的娘家。

周妹 我的婆家不是你的娘家——得了，小毛儿要吵了，我得去了。（拂然下）

周母 （叹）女儿呢，——只嫌娘家错待了她，——靠娘家呢，她们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只嫌女儿身上多赔了钱——

〔外间大璋舅母高声：“生了四条腿，四处跑着玩儿吧，我这儿生了四只手，扫地煮饭洗衣裳，还要替媳妇儿抱丫头。”

〔周妹骂儿打儿声，小儿哭声……哭吵声中，周大璋持油渍纸袋上。

周 娘，快来，好点心来了，大肉馒头！

周母 什么时候了，还吃点心。

周 吓，娘啊！——看着实在好，热气腾腾的，一蒸笼一蒸笼——一口一咬啊，里面的汁直淌出来——可惜拿回来冷了。

周母 （高声向外）小毛儿，小毛儿——

周 （怒，关门）我孝敬娘的，他们小毛儿有得吃呢！吃什么，喉咙里就哽住了，快叫小毛儿来吃——

周母 怕吃不下，吃晚饭了。

周 什么吃不下的。（授母纸袋）

周母 （拈出小馒头一枚，熟视袋内）就是一个？

周 哎，我剩两个呢——（撕开纸袋，摇头）这一个就够贵的了，从前可以买一担挑了。（母吃馒头）怎么？味儿不错吧？

周母 （咂舌）这鸽子蛋似的买它干吗，还给了你个纸袋儿，这里面至少一二十个呢。

周 哪里！纸袋儿是看人才给的。看我这样儿，可以叫我肉馒头托在手里么——唷，真的，快替我瞧瞧这儿溅了一点油么？赶快——棉花，擦油药水——送到店里去，别说价钱大，我还没替换的衣裳呢，就剩了这一套新的了。（脱衣裤，换旧布衫，外罩母背心）

周母 （取棉花，擦油渍）又在哪儿吃了好东西，油多得四处溅——真的，大璋，你拿了大妹的戒指干吗的？

周 别问，过两天告诉你。

周母 舅母在吵呢。

周 我替她平气去。

周母 不要你再去多嘴了，大妹没说是你拿的。

周 就说是我借的，怕什么？

周母 咳，大璋，她当着婆家人，总得替娘家争气。

周 当着娘家人，又替她婆家摆阔。

周母 （叹）这就叫一女要争两家气啊！你不替我争气，叫这儿人笑我靠娘家，叫你们周家人笑我娘家靠不上。

周 娘又来了，别说这短气的话，有我在这儿！做了我的娘，还怕没处靠！

周母 留洋借你舅舅的钱，还不知几时能还，听你舅母日日夜夜的吵。

周 那算什么！等我周大璋一朝得志，那几个小钱的债，算什么！舅舅不要我利钱，我加三倍利钱还他。

周母 一朝得志——（叹）你的薪水不够零用，米都没了，豆腐青菜都吃不起呢，夹点儿面疙瘩（开锅，盛碗内，置碟碟……）

周 不错啊！（坐下）不比青菜是青菜，豆腐是豆腐，吃面疙瘩呀，心里想什么味儿，嘴里就是什么味儿。

周母 （举箸）今儿的面粉酸的。

周 别想它酸——喂，娘，我讲你听——今天我在张家吃饭——便饭，六个菜，我说给你听啊——炒虾仁儿，一大团一大团，硬硬的肉，按下去会弹起来，咬下去有劲儿——又鲜又腻——油炒得滚烫滚烫——一盘儿油鸡，肥肥嫩嫩的，就跟这个一样嫩——那香酥

鸭子更好，皮是松松脆脆的，肉呀，一戳就下来，还有一大盘儿东坡肉——大块大块的肉——

周母（咽口水）张家又请你吃饭？

周 这时候还留我吃晚饭呢，我怕你一个人吃饭没味儿。

周母 落得吃他们呀！——他们又不在乎你一口吃的。

周 我陪着你呀——要不然，外面还有应酬呢，一个朋友约我在梅龙镇吃酒，一个约我在DDS吃西菜。

周母 就是那个要开公司的？你那新事情有了？

周 至少一个襄理。

周母 多少钱呢？有一二千么？

周 何止一二千！上万呢！

周母（惊愕半晌）哦！倒还说要等你一朝发迹呢！这可不是书包翻身了么！上万块钱！

周 这就算书包翻身了？这事有什么希奇，成就成，不成就成，我才不在乎呢！

周母 做长下去，一年两年，咱们这一份人家就算撑起来了。

周 那算什么，上次一个银行请我做总经理，我都没去。

周母 为什么不去？

周 一个人总得留点儿身份，做了小事，还能做大事么！

周母 有多少钱呢？

周 就是钱多也不去，那董事长看中了我，要把女儿硬塞给我呢。

周母 哦，就是你从前说的董小姐——比姓张的有钱么？

周 钱也有，可是脾气太大，相貌也平常，我受不了她。

周母 从前那个金小姐呢——

周 ——她——（摇头）像她那种女人太多了——

周母 张小姐你算是看中的了？

周 还没看中呢，等我几时看中了，就娶她。

周母 他们张家倒肯了？

周 千肯万肯，就怕我不要，所以把我抓得那么紧。

周母 他们挑个穷女婿，省些嫁妆。

周 嫁妆是不省的，花园大洋房，几十幢的弄堂房子，汽车，金条——首饰——单讲金刚钻，就值好几百万呢！

周母 就肯给她那么些！千千万万数不清了。

周 是啊，所以我说呀，几千块钱，算什么呀！等我有了千千万万，再去做事赚钱，那钱也就是万万千千的来，不像现在辛苦不赚钱，累得满身大汗，不过几十几百。

周母 噢，大璋，那你就发财了！

周 是啊，发财了。你要吃什么，就吃什么，要穿什么，就穿什么，大花园儿，大洋房，大汽车，汽车夫穿着新号衣，管你叫老太太，扶你上车下车，丫头老妈子来伺候你。

〔二人食毕，母洗碗，大璋擦碗。〕

周母 一天做累了，就叫阿妹来，捶捶腿。

周 还做得累！躺累了，叫丫头捶腿，老妈子泡参汤。

周母 大璋，这就叫书包翻身了。（周世奎开门探头）也算我熬了半世，什么苦没吃过，什么气没受过，也算儿子发了财了！一手五个指头，就抓上千千万万的钱。

〔周世奎捧水烟袋上。〕

奎 大璋发了财了？

周母 叔叔，吃了晚饭么？

周 叔叔，坐啊，吃了晚饭吧？

奎 噢，你们发财人吃晚饭。我们是老南瓜煮面条儿，胡乱塞饱肚子算了，还怕吃不饱的日子呢。

周 我们也没什么吃的，鱼呀肉呀，吃厌了也没什么味儿。

奎 喝，大璋，你换了新饭碗了？

周母 （斟茶上）还没呢，老地方——

奎 我听说——听说保险公司你那事换人了。

周 谁说的？

奎 我们大女儿，就在你们经理的侄儿家当家庭教师——听说经理怪



你办事不认真，迟到，早退，——专追女人——

周 哈哈！叔叔，哪儿来的笑话！我要辞职，他拉着不肯放，我好些别的事，一时都不能就呢。

奎 啊——啊——我就知道你是有了金饭碗了，怎么个事啊？

周母 事情有好几个呢，我们大璋也是胃口太精，我说呢，几千块钱一月也就好了。

奎 几千块钱还不好么！像我呀，也算是念书人末路了。跑到店里写账去了，眼看东家赚钱，自己只图一个半饱，一家七八口人，柴米油盐，总是一个不周全，（叹）这日子怎么过！

周母 泥萝卜，洗一节吃一节罢了。

周 叔叔不想换个生意？

奎 对呀，大璋，这真是知心之谈，我就是这么想——

周 怎么想？

奎 想做做生意去。我听说你那饭碗儿砸了，所以来找你合股子。

〔周傲然微笑。〕

奎 当然，你是有别的好饭碗呢！可是不要紧，咱们这个就算个副业，我们店里人都做——

周 做什么呢？

奎 什么都行，你只要有本钱，不论买下些什么，床底下，桌子底下，堆它几天，再卖出去，总会赚钱。咱们俩合了股子，就可以进货去。

周 好是好啊，可是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

奎 大璋你放了心，钱是稳赚的。我告诉你啊，现在我知道一注便宜货，比市面上便宜三成，咱们要买下来啊，过几天就是个对本对利。

周 那好极了。

奎 是啊，咱们就去定下来，七万六，先付一半。

周 可是，叔叔，我有言在先，我手边儿没现款。

奎 哪里的话。大璋，你也太心细了，我告诉你稳赚。

周 那末，叔叔你先付了你份里的那一半儿，等卖了以后，再在我赚的份里扣下那一半儿。

奎 哈哈，大璋，好算盘，你这发财的侄儿还来占穷叔叔的便宜！我有了一一半的本钱，还来合你么！

周 叔叔总是有了本钱，才想做生意啊！

奎 大璋，别说笑话，我知道你手里宽着呢，所以来找你。

周 不瞒你叔叔说，我穷得一个子儿都没有——

奎 大璋，这真是发财人的话了。越发财越装穷了——这样——你拿出七万六的一半儿，等赚了钱咱们四六份儿——你多一份儿利钱——你不在乎呀，咱们一家骨肉，总得帮帮忙，就是你小时候没了爹，做叔叔的怎么招呼你来！

周母（正在炉旁收拾杂物——大声）这倒我要说了，大璋没靠上叔叔什么，从念小学起，都是我们娘家照应的，虽然没有读出什么学堂凭据来，也是他心大胆大，问舅舅借了钱，到外国去洗了个澡，镀了个金身回来。能干儿子是我生的，我养的！没沾了周家什么光！

奎 大嫂子，别说能干儿子，就是你这贤德媳妇也都是周家祖宗积德修来的。唉，咱们总是一家人。

周 一家人呢！我身上没了钱，周家谁认得我。

奎 唉，大璋，逢到不如意人，别说称心的话。我这叔叔是一辈子的不得意，没力量照应人，不是我发了千千万万的财，眼看着你挨冻受饿，不认得你。

周 我要发了千千万万的财，三千五千，算什么！不用叔叔来借，我还送上门呢！

奎 不是问你借，不过跟你合个股子。就算是借，也是要加了利还你的。

周 喂，叔叔，赚钱生意，我还不想做么！实在是手边儿一个钱没有。

周母（大声）豆腐青菜买不起，吃点儿咸汤面疙瘩。

奎 那是大嫂子会当家——吓，大璋，有钱人谁把钱带在身上么！不过是周转得灵通罢了。

周 唉，我要周转得灵通，还住在这个小洞里么！背了一身债，到处受人气。保险公司要辞退了我，我们就得饿起来了，还有什么本钱做

生意呢？

周母（慌）啊呀，大璋，那么，那个什么厂的襄理的事呢？

奎 大璋做了什么厂的襄理了？

周 什么厂！就和咱们的股子一样，还没个着落呢！

奎 大璋，（摇头不信）原来你在做襄理！我是知道你好着呢！那一点小小数目，就那么为难。

周 笑话，叔叔，厂还不知在哪儿，做什么襄理。

奎 哈哈，大嫂子，你听听，襄理都有了，厂还没有，哄谁！

周母 厂是自然有的，等大璋还清了债，自然要帮你忙的。

周 叔叔别跟娘搅，她弄不清楚。

周母 怎么我弄不清楚！不是你自己说的？做了襄理了，上万块钱一月——

周 可是我说事情还没成功呢，股子没有。我预备拉张祥甫，张祥甫又是个精明鬼——这事情早吹了。（对母）我不是对你说这事成不成，我不在乎么？

周母 那么，还有那银行的总经理呢？

奎 哦，总经理呢！

周 娘，你别胡搅，哪儿来什么总经理，我又没去做。

周母 啊，就是那个要你做女婿的董事长叫你做的——

周 我不是说我不要那小姐，我不去做么？

奎 嗨，大璋，（点头，不胜艳羡）一个人到底是要到外国去跑一趟，回来现现成成的襄理啊，总经理啊，还有董事长把小姐送给他啊——

周母 还有张家的小姐呢！脾气好，相貌好——陪嫁的田地房屋，金珠宝贝，不知多多少——

周 暖，娘——

周母 我总没搅错了。

奎 大璋，何必瞒得那么紧。享了现成福气，也让别人沾点儿，散散福。祖宗的积德，给你一个人占尽了，也不要眼睛里没了自己一家人，祖宗心里也不答应。

周 祖宗！祖宗！我享了祖宗什么现成福气？人家是生出来就是供在千万人上面的，我是一步一步爬都爬不上。明知人家瞧不起我，人家讨厌我，人家猜疑我；我得厚着脸向上爬啊！现成福气呢，人家祖上做大官，咱们祖宗是什么？就出了一个书办大老爷！人家田地房产，咱们呢？头顶上没一片瓦，脚底下没一方土——福气呢！我从小到大享过什么福气，我是仰着头在地上爬的。让人家唾，让人家踹，成功了看人家鼻子里出气，失败了看人家笑。

奎 何必牢骚呢，到现在不是苦尽甘来，出了头了。

周 出头了，那么容易！人家是现成的中学大学硕士博士，我是借了钱坐一趟大船，外国顶便宜的地方混上半年六个月，别说硕士博士，就是中学文凭都是借来的，我靠了谁享了现成福气了！只有现成的笑，骂。——

奎 唷，唷，大璋太谦了，笑你骂你，还把女儿送给你呢！大嫂不是么？

周母 那倒是——人人都服他的，都知道他将来大雷大闪的干大事呢！这个女婿是家家抢的。

奎 那么，大嫂子，你们就要喜事临门了？

周母 可不是——说起我倒又要上心事了，这屋子还得收拾收拾呢！——又没钱——我告诉你，大璋没钱是真的——慢慢儿钱是会有的——有了自然不忘了你叔叔——

奎 大嫂说得好，真要这几天手里不方便，收拾房子的泥水匠人，我倒认得，叫他们先来做，你们慢慢儿还钱——新娘子过了门，别忘了我这穷叔叔就是了。

周母 哪里的话，叔叔总是叔叔。

周 （忿忿然）叔叔不用忙，新娘子也不过门的，我也没钱收拾什么屋子。

奎 新娘子不过门？

周 人家宝贝女儿不出门儿的。

奎 那么那些嫁妆也不带过来了？

周 房子地皮怎么带呀！

奎 她不过来，你呢？到女家去住？

周 管我么！

奎 你娘呢？也带到女家去？

周母（大声）那是我死也不去的，只有媳妇儿到婆家来，没听说过什么婆婆上媳妇儿家去的。

周 娘闹什么，没叫你去呀！

奎 你娘还是住这儿？

周 自然住这儿。

周母 你呢？

奎 他不到女家去，郎在东，姐在西，也能成亲么？

周 事情远着呢，忙什么！

周母 喂，大璋！这个事情得讲讲明白呢！到媳妇儿家去当婆婆，我是不去的。

周 你放了心，决不叫你去。

奎 大嫂子，你听明白了么？叫你住在这儿，靠女儿，你儿子出去赘给人家做女婿，可是不是？

周母 那可，我拚了这条老命，也不能答应。我守了这一世的寡，养得你这么大，好容易果子熟了，有收成了，你倒飞出了老窠，不理我了。

周 娘，这是哪儿来的话，事情远着呢！

周母 远着，远着，我可做事要趁早——我一头撞到张家去，先跟他们讲讲清楚——（整衣、梳头、抹脸，作欲出门状，向门外高声）大妹，大妹，你来。

周 娘干吗？

周母 我到张家去。

周（笑）张家在哪儿？

周母 你说我不知道哪！你妹妹看见过你从张家出来，她知道——（向外）大妹！

周 娘可疯了，你去干吗——

周母 趁早，跟他们讲个明白，别一顿中饭一顿晚饭的把我儿子绊住了

腿，钓鱼似的把个小姐来钓了我的儿子去。没那么便宜的事，能干儿子我生的，福气我享的。

〔周妹上。〕

周妹 娘叫我？哦，叔叔在这儿。

周 大妹，你说呢，叔叔好好儿的把娘挑疯了，我没钱借给他，叔叔不该离间我们母子。

奎 吓，吓，吓，大璋！这是什么话，你们娘儿子吵架，怎么把我来踹脚。

周母（大声）大妹，你听听，大璋要扔了我到别人家做女婿去了。

周 那是叔叔说的。

周妹 啊呀，大哥，你是拿我那戒指送了人了！

周母 那就更好了！你们新法子，送个戒指就算夫妻的了，你过好日子去吧，把娘扔给妹妹了。

周妹 大哥，那可不成哪！不是我做女儿的不肯养娘，这多少年来，娘一直在我这儿，叫我朝朝夜夜听婆婆骂人，这日子可不好过呢！

周母（哭）我这条老命也不用活着了，女儿也嫌我，儿子也多我，我去问张家小姐要一根头发丝儿来上了吊吧！

周妹 我并没有嫌啊！

周 这都是哪儿来的话——

奎 大嫂子，这时候了，到张家去不方便。明天后天，慢慢儿再说。大璋大妹都不会亏待你——大妹——来，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周母 大妹别走，我想来想去，我不放心，咱们立刻去——

周妹 哪儿去？

周母 陪我到张家去，你认得——

周妹 这时候，张家去？我才不去丢脸——叔叔来，咱们下面去喝杯茶吧。（与叔同下）

周 娘！怎么好好儿的听叔叔挑拨，我会扔下你么？

周母 我越想越对了，阔人家小姐，怎么肯嫁到咱们家来，自然是把你赘过去。

周 你不放心，我就不娶她，我告诉你还没看中她呢！

周母 一个年轻轻的小姐，装得花朵儿似的，朝朝夜夜的迷住你，早晚是要看中的。

周 那么，我就不到张家去了！

周母 谁叫你不，我又不是不中意那小姐，我就是要跟她们家说说明白！

周 娘，你放心，我一定说去。

周母（摇头）我肚子里的话，你们谁都不会说，非得我自己去——你不用哄我看不中看不中——我不信的。

周 好，好，我替你查查历本挑个好日子。

周母 不用，明天好日子，我知道。

周 娘，我明天替你买一双新鞋新袜子。

周母（低头端详足上破鞋，叹）这鞋倒是见不得亲家面了，你明天可别忘了！哦，我先问大妹要了地名来。（赶忙下）

周（击桌子）完了，这事情又吹了！（摇头，半晌）除非得赶快，赶快，明天不成功就完了。唉！

——幕——

### 第三幕

布景 同第一幕。张详甫家客堂。

〔婉如站电话机旁，取电话听筒，又放下。〕

婉（恨恨）大璋！叫你告诉我电话号头，总不肯，有话怎么跟你说！（对听筒）叫破了我的嗓子，他也听不见，这是一只聋子的耳朵。（摔听筒，望窗外，看手表）

〔冯光祖上。〕

婉 光祖哥，你都回来了。

冯 早着呢，就在等人了？

婉 等人呢！我恨死了——要说话，没地方说。

冯 没理由那么急呀，等来了再说不迟。

- 婉 就是要叫他别来呀！爹在捣蛋呢，没出门儿，他今天不出去。
- 冯 昨天谁叫你隔着玻璃做戏呀！
- 婉 刚才一个电话一定是大璋的，爹接了去。
- 冯 啊，大不了今儿一天不见面。
- 婉 可是我有话跟他说呢。
- 冯 就好得那么程度？
- 婉 自然好啰！只可以你跟人家好！
- 冯 （窘笑）哎，——你跟我不同——嗯，婉如，既然你自己承认了，我有一句话问你，得老实告诉我。
- 婉 告诉你，不在乎，问呀！
- 冯 （坐）我说，嗯——你跟周大璋，到底好到怎么样儿程度了？
- 婉 你看呢？
- 冯 你——你预备挑选他么？
- 婉 （大笑，举示戒指）看看，这是什么！
- 冯 他给你的？——手牵着手的手的戒指——这就算订婚么？
- 婉 随你算不算，他给我玩儿的。
- 冯 他给你的时候，没表示意思么？
- 婉 表示什么意思？
- 冯 表示他——他——他爱你——
- 婉 （笑）傻子！（笑不可抑）
- 冯 我的意思是——他就算是向你求婚的了？——他有这意思么？（婉如痴笑）婉如，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呢！
- 婉 是么？
- 冯 你妈妈知道么？
- 婉 自然知道。
- 冯 我说呀，婉如，到了这个程度，就应当细细研究一下了——就是说呀——周大璋，他是不是真心在爱你。
- 婉 （拂然）除了你，谁还有真心！
- 冯 唉，唉，唉，——我不是得罪他——我的意思是——他心上还有没



有别人？

婉 别人都是三心两意的！

冯 自然，你有把握，就不错了。因为——因为我——啊——

婉 你怎么？

冯 我一向觉得，好像周大璋很看中燕华。

婉 （笑）你真是！翻了十万八千里的大筋斗来吃这醋！燕华姐！自然哪，只有你的心上人是天下第一，谁都看中她呢！

冯 我不过问问你。

婉 放了你的心！你的燕华！对不起，人家眼睛里就没看见。

冯 啊，那么婉如，你再老实告诉我——

婉 问了我半天，原来就因为怕人家看中了你的燕华！再叫我老实说什么？

冯 你说——燕华有一点儿看中周大璋么？

婉 燕华姐又不是傻子，她明知大璋不在爱她——

冯 啊——

婉 这可放心了。

冯 也无所谓放心，就是她心上没有别人，她心上也没有我。

婉 何必那么丧气。

冯 婉如，你说我有一线希望么？

婉 怎么会没希望，她背后总说你好。

冯 （惊喜）真的么？

〔张太太上。〕

张太太 是你们俩！在商量什么呢？

婉 光祖哥在探我燕华姐爱他不爱——

〔冯窘甚。〕

张太太 （笑）这可不是自己腿上痒，去搔别人！为什么不问她本人？

婉如，你也糊涂。有你这样坐在这儿细商量，还不如乖乖巧巧的走远些，哄燕华来，让他自己问去。

婉 燕华姐店里没放工呢。

张太太 她头痛，早回来——

婉 (起)我哄她来——光祖哥，你放心啊，我一定走得远远的，决不来偷看你们!

冯 婉如，别胡闹，我——我没预备——

婉 那几句话，你心里早滚得烂熟了。(笑下)

张太太 预备什么呀，又不叫你演讲，又不是上课教书——不是我说你，光祖，做了一个大男人，见了女人一句响话不会说，这样拘拘谨谨的，叫谁看中你。燕华什么了不得，要你护花仙子似的守着她，自己不敢开口要，又怕别人采了去，(笑)看你这副为难样儿!我也走了——(回头)大着胆子说——她还有什么不肯的——(欲下)

冯 唉，——我——我——

张太太 (笑)(仿冯)“我——我——”我有事呢!(下)

〔冯来回踱步，搓手，一无办法——掠头发，整衣裳，拉领结，坐立不安。

〔燕华两手抵太阳堂，皱眉上。

燕 三婶呢?

冯 燕华，头痛么?

燕 还好，不是她在这儿叫我?

冯 她叫你到这儿来坐坐，别闷在房里。

燕 (冷笑)难为她体贴周到。(坐，冯为她搬小凳搁脚)

冯 不发烧么?(燕摇头。冯倒开水)喝一口?(燕就冯手喝水)再要么?(燕摇头。冯将水杯放沙发旁小几上，坐燕旁，燕敬首椅背，瞑目不语)好一点儿么?

燕 谢谢你，(微笑)好多了?(闭目)

冯 燕华!

〔燕张目。

冯 啊——嗯——哦——好一点儿了么?

燕 (微笑)又好一点儿了。

冯 啊，燕华——

燕 嗯？

冯 啊——啊——

燕 (张目，故作惊诧)干吗？

冯 我——我——(踱起方步)你，——你，——好一点儿么？

燕 (笑)又好一点儿了——

冯 (毅然坐燕旁)燕华，我想跟你谈一件事。

燕 (稍稍挨近，柔声)多大的事，那么认真——

冯 当然，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小很小的事。不过，对于那二个人，是关于切身幸福的，不能不细细讨论一下——

燕 (微叹，坐稍远)请说呢——

冯 你不头痛了？

燕 还没有呢——

冯 很好，那么，我把意思理得清楚些，一共分五点：第一点哪——就是说啊——根本这个问题，值得不值得讨论。从前的小姐们，一提到男女婚姻问题，就要觉得不好意思，所以许多很重要的问题，都糊里糊涂的让人家包办去了。

燕 所以当然是值得讨论的。

冯 并且是当前急需研究的——那么就要说到第二点了，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说，现在要研究的，是个什么问题呢——

燕 嗯？

冯 现在有许多人啊，主张独身主义，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一个人究竟应当不应当结婚呢？结婚是一件好事情呢，坏事情呢？

燕 嗯？

冯 当然是很显明的。——不用难为情——无论男人女人，都需要结婚——

燕 得了，我就不需要结婚，我看中了一个男人呀，跟他就跑。

冯 (窘，急)燕华，我们这是讨论真正的事情——我没说完呢——刚才不是说的第二点——我就先把一个大纲说完了再细细讨论吧——第三点是说为什么我还不结婚呢？这里面有几个理由，我

慢慢儿告诉你听——第四点是说，现在可以结婚了么？这下面包括两项，一项是从你的观点说——一项是从我的观点说——第五点就是把这两项合拢——就是说——

燕 就是说我应该嫁给你了！

冯 噯，燕华，我从来没敢说过这句话。我一向觉得——这个——这个——爱，这件东西啊，是顶奇妙的东西，应当慢慢儿培养它，绝对不能勉强制造。所以我耐心等着你，一年两年三年以至于五年六年，就是要它自然滋长发达。这就要回到我们第三点去了——

燕 (站起)不必了。你为什么不结婚，那是你的事。你现在可以结婚么？那也是你的事。我现在可以结婚么？我不用你管！结论是：七十年八十年一百年，我心里也没有那个奇妙的东西，叫我嫁给你——(忿忿下)

冯 燕华——唉——我又是怎么得罪了她——啊！女人——女人——这是一部神秘的书——

燕 (返身复上)我要嫁给你呀——除非是我这女店员儿，羡慕做大学生——没福气在讲堂上听讲，特为要来从你私家补习。(下)

冯 (张口愕然久之)这这这——简直是个混账女孩子——简直是狠——毒——她破船上压石头——还怕沉不下我——她——她——我要再看不破她，我就不是人！(坐沙发上抹汗，愤愤)(燕又上)还有什么话？

燕 (欲前不前，怯怯然立门侧)光祖哥，我请你饶恕。

冯 (不耐)什么？

燕 我来赔罪——

冯 赔罪？我不懂我怎么得罪了你。

燕 我对你赔罪——是我一时不知怎么的，对你那么无礼。

〔冯默然。〕

燕 我很不应该那样——

冯 (叹)那是我该得的——

燕 我当初——我下来的时候，满心预备来答应你的。

冯 (茫然)答应我?

燕 我知道你意思,我预备来答应你的——

冯 (惊喜起立)燕华!你是故意叫我先吃些苦的,再给我甜的!

燕 (退一步)并不是——我是诚心来向你赔罪。

冯 (拉燕)还有什么罪可赔!燕华,只要你答应我,我每天任凭你打,任凭你骂,我也甘心,我也情愿。

燕 光祖哥,我实在是不能够,虽然我诚心预备答应你——

冯 那是为什么,燕华?唉,燕华,你就没有听我说完第三点——

燕 (怒声)第三点!第四点!有这样的求婚么?

冯 就为这个生气?

燕 也并没有生气,可是(没好气的笑)我告诉你,不是那样的——

冯 还有一定的方式不成!唉,燕华,你都是多看了电影儿,以为求婚一定得装出许多浪漫的姿态,说上许多肉麻的话。实际上,一个真心诚意的人——

燕 这话不用再说了。

冯 为什么呢?

燕 我不能够——怎么也不能够,虽然我竭力叫自己爱你。

冯 这又奇怪了,既然是不能够爱我——为什么又竭力勉强自己——

燕 那还不明白么,我应该爱你——这多少年来,除了你,有谁顾怜我?我爹娶了后娘,心上早没了我。三婶三叔,也不怎么理会我,只有你,关心我,帮我,管我,我就不知道感激么?

冯 可是燕华,感激不就是爱,我绝对不赞成一个女人为了感激而牺牲自己。

燕 我现在想想,为了感激,为了报答你,我就应该不嫁给你——我这脾气,我自己还不知道么——谁要娶了我,就够他受的!

冯 哎,燕华,你是爆仗脾气。

燕 一点儿不错,我就是个大爆仗,心里埋着火药,裹在这一层层粗粗厚厚的纸里面闷得慌,只等火药点上,砰!拍!让我裂开,让我飞起来,让我身子烧成一片片儿冷灰,我才轻松了,畅快了。

冯 我就爱你那样——

燕 你受不了我，我要虐待你，糟蹋你，欺负你，你越好，我越要搓揉得你苦——我不是你的好太太——要单为我自己着想，嫁了你还不  
好么！可是我不能——我不能爱你——

冯 因为你爱别人！

〔燕默然。〕

冯 燕华，我一向知道的，我不如周大璋。

〔燕默然。〕

冯 可是燕华，你可知道——婉如告诉我，他们已经等于订了婚了。

燕 我早就知道。

冯 知道了，就应该束住自己的感情了，别让黄河之水决了口。

燕 我向来是决了口的水，管不住自己。我愿意爱你，我不能。我不愿意爱他，我也不能。经过了方才的事——我越发知道，我这决了口的水怎么也束不住。周大璋是我的，我非嫁他不可。

冯 我很同情你，我决不埋怨你——可是——我这是放开了自己说话——他们毕竟是成功的一对了，姑夫目前不答应，他拗不过婉如，早晚是要答应的。你不能走到他们中间去了。

燕 (冷笑)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

冯 你不应该。

燕 为什么不应该！应该婉如做娇娇的小姐，应该我是辛苦劳碌的工人，应该婉如享尽人间所有的福气，应该我什么都没份儿！捧着  
她，凑着她！我什么地方不如她，什么地方不如她！

冯 燕华，你比她聪明，比她好看。

燕 那有什么用！这个世界是她的。她有爹妈宝贝，我只有人糟蹋我。她要什么有什么，我要什么没什么。她可以不在乎有钱没钱，我为了几个小钱，得把自己的性命割了一块块出卖。不是么？一生不过几十年，一年三百六十天，生命分成一天天卖给店里了。我还有什么？聪明有什么用？好看有什么用？不用聪明，人家也说她聪明，不用好看，人家也说她好看。非但聪明好看，她脾气还好呢，她心肠

还好呢，她气量还大呢！像我这小心眼儿妒忌人！应该！应该！地狱里的火，都在我心里烧呢！

冯 暖，燕华，细细想一想，当然也觉得不平，所以这世界上要有哲学，要有宗教——所以——

燕 谁问你所以，我问你为什么！为什么！（顿脚）

冯 这个——这个——燕华，怎么对我发脾气呢！

燕 是要对你发脾气。你是天之骄子，我就妒忌你。你不是天之骄子，我也恨你——你就糊里糊涂的，日子过得那么乐！

冯 燕华，燕华，你这话就说得太过激了。你安知我心上是苦是乐。我脸上平平静静，知道我心上是个什么境地。（叹）不能都像你，炸弹似的，一碰就炸起来。

燕 好修养！

冯 你气死也没用啊！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看得和别人一样轻重。犯不着为小小一个自己，白操许多心。天的眼睛里，谁和谁都一样不在乎！能这样看自己，你也就没什么怨恨妒忌的了！

燕 我为什么！天欺负我，我就得格外多照应些自己。天不爱我，我也不就不爱自己！只应该婉如有好丈夫，阔丈夫，只应该她的丈夫能干，他的丈夫漂亮。

〔冯叹，起，踱步。〕

燕 光祖哥，我请你原谅，不是我看不起你。

冯 也不要紧。

燕 不过我——我——

冯 你爱他阔，爱他漂亮，能干——

燕 那当然，什么叫没条件的爱情，我不信。

冯 （叹）那么，我是永远没有希望的了。

燕 （笑）何必说这怪可笑的话。我早说过，我不是你的好太太，天下女人多得是，就说没希望。

冯 （叹）燕华，我没知道你是这样的。（叹）可是我不明白，你到底预备怎么样儿嫁给周大璋呢？

燕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要做的事，我一定做到。早些，晚些——

〔冯摇头，叹。〕

燕 不是那么困难。大璋，他爱我。我知道他爱我——

冯 我只能希望你成功吧。

燕 不用你希望，你帮我一点儿小忙——

冯 我能帮什么忙？

燕 你不是要回苏州去，吃你堂妹的喜酒么？

冯 我明后天去。

燕 你今天就走——

冯 (点头)叫我让开些——当然可以。

燕 你带了婉如走。

冯 这不是我的事——她说过不去。

燕 可是，我知道一个消息，她要跟着周大璋跑了，那是不是你的事？

冯 胡闹，我告诉姑夫去——

燕 不用告诉，你今天带了她走。

冯 她又不是小孩子，肯让我带。

燕 对三叔说去，三叔正在干涉她和大璋呢——嘘！三叔来了——

〔张祥甫着拖鞋上。〕

祥 (站门口)婉如！

燕 是我，三叔叔。

〔祥入内。〕

冯 姑夫。

祥 哈哈！——我说是周大璋来了呢！（欲下）

燕 三叔叔，光祖哥才在问你醒了没有，他说今天就到苏州去，想问问婉如妹妹去不去苏州玩儿。

祥 今天走？得赶快了！

冯 我想带婉如到外婆家去住几天。

祥 (击桌子)那还不好么！立刻就叫她走啊！就没早些想到！我对她说去！婉如呢？婉如——婉如！（下）



燕 看，不是！

冯 婉如一定不肯。

燕 她不敢不肯——你还应该说他们写信来请三婶同去。

冯 他们没有——我不能说谎。

燕 你不是说谎——你是替他们想得周到呀——可是，也不要紧，三婶不会反对。

冯 (摇头，叹)这事我不管，谁跟我苏州去，就同去。我不勉强谁，也不帮谁。我也不希望什么，我听天安排罢了——燕华，我得收拾些东西去。(下)

(燕看表，看窗外，立门口，隐约闻楼上祥甫声：“看看新娘子去——买点儿苏州糖食回来——快——我送你们去——”

[移时婉急跑上。

婉 怎么办呢？燕华姐！爹逼着我立刻到苏州去。

燕 好天气，正可以去玩儿呀！

婉 噯——可是——

燕 可是一个人儿不能同去！叫他跟着一同去，多好。

婉 你看，燕华姐，恨死我了，等会儿大璋一定要来的。也许立刻就来了，偏又不能跟他说——

燕 留个条子给他，也请他到苏州吃喜酒去。

婉 (喜)你说他肯去么？(找纸笔写，撕，又写——)我不知道怎么说呢。

[外，祥甫声：“婉如，婉如——”

婉 (向外)来了，来了，(向燕)急死我了，(撕信)怎么写呢？

燕 就少说两句。

[外，祥甫声：“婉如。”

[外，张太太声：“婉如——你还有两双新的丝袜子呢？”

婉 (向外)来了，我来了！(撕信)燕华姐，你替我说了吧——叫他苏州来——一定来！

燕 我说有什么用。他不信呢！没头没脑的叫他苏州去。

婉 那怎么办？

燕 得给他一点儿信物。

婉 什么信物呢？

〔外，祥甫声：“婉如，婉如——”

婉 来了，爹，——燕华姐——怎么办呢？

燕 (指戒指，笑)就烦这双手替你拉他苏州去呀！

婉 (嬉笑)你这坏东西就想得到！(脱戒指交燕)你给他，就说——啊，你替我说吧。

〔张祥甫上。

祥 婉如，叫你换衣裳去。

婉 不换了。

祥 那么，就走了。东西，妈妈都替你收拾整齐了。(高声)光祖！

〔冯光祖提小箱上。太太提小箱随上。

张太太 婉如，——别忘了，过老大房买点东西，我已经告诉你爹了。

祥 知道了，知道了，还要说多少遍——

张太太 光祖，到了苏州，替我都候候，替你六婶道喜——叫他们上海来玩儿——

祥 (顿脚)我总不懂你们这些女人，临时出门，说话还要结总账，——来玩儿啊，候候啊！早说了都不算的，一定要拖在尾巴上。走，走，走，走了——

婉 (悄推燕)别忘了。

燕 忘不了！

〔众哄然下。

〔张太太与燕复上。

张太太 燕华，剩了咱们两人了——打电话约人来打牌吧——

燕 呀！我忘了，好像是婉如说的——是王太太要请你去打牌么——还是陈太太——请你就去呢——

张太太 一定是王太太，她是坐山的老虎不出门的——我去了，你就一个人了。

燕 我看家——

张太太 那么，晚饭我不会回来，三叔也不会回来——厨房里留心常去看看。（下。在外）我就走了。

燕 知道——（侧耳听张太太出门，看手表）都走完了让我！（高声）刘顺，周大璋先生来，请他坐一坐——（看窗外。急急下）

〔周大璋上。〕

周 （坐下，自言自语）都出去了——（翻阅画报）

〔燕盛装上，欲出门状。〕

燕 啊呀，周大璋先生！

周 燕华。

燕 真不巧——都出门儿了。

周 燕华，那么美！哪儿去？

燕 对不起，周先生，我有点儿小事，不能奉陪——

周 他们就回来么？

燕 回来！不见得吧。

周 哪儿去的？

燕 三叔三婶送婉如和光祖到苏州去了。

周 苏州去？婉如和光祖——干吗？

燕 （很神秘地笑）不知道——

周 张先生张太太也去了？

燕 他们俩是去了就要回来的——

周 啊！（沉思）

燕 真的——婉如请你到苏州吃喜酒去，噯，还有一件事情呢，差点儿忘了。有一件东西，叫我交给你。（翻手提包，取出一纸包授周）

周 （拆纸包，见戒指，愕然）她没别的话么？

燕 （恶笑）她请你苏州去玩儿——去吃喜酒！

周 你怎么不去？

燕 没请我——

周 怎么不请你？

燕 没告诉我什么缘故!

〔周默然,玩弄戒指。〕

燕 一个订婚戒指?啊!还你的?叫它替自己说话的!

周 (强笑)她拿去玩儿的——

燕 (恶笑)看你那样儿!那么失望,好像是你的未婚妻给人家抢掉了似的。

周 (强笑)你说我失望!哈哈,是你的未婚夫给人抢了,我还失望!

燕 我没有未婚夫。

周 我也没有未婚妻。

燕 你有未婚妻,就派我有未婚夫!

周 我知道你没有未婚夫,就自幸我没有未婚妻!

燕 (冷笑)自幸!周博士落了空了,大家快来抢他!

周 燕华,是你落空了,我来抢你。(拉燕手)

燕 (摔手冷笑)对不起,周先生,我还有一个约,失陪了。

周 燕华,不准走。(拉燕)告诉我,你有什么约,我不让你走。

燕 (笑)看我的律师去,看我的财产经纪人去,再到银行保管箱里拿东西去!

周 燕华,你看谁去?

燕 我说了。

周 你在胡说。

燕 当然哪,是胡说,要是真的话,大璋会把我派给冯光祖么!

周 燕华,燕华,你太看轻了我。我的爱,是一斤一两称着卖的么?你明知我爱的只有你,我所以退步,不过是为了你的幸福。可是我忍不住还是要到这儿来,不能看见你,也能够偶然听见你,时刻觉到你——这是多矛盾多可怜的心思——我还有自尊心,怕人家笑——我得借一个名目——算是看看婉如。婉如!没脑袋的一头小兔子罢了!她是金子镶的,她就能跟燕华比?我就能给她买了去!燕华,除非是为了你的好,我甘心退让——我周大璋从没有对我的环境低过头——除非是因为你,你不肯支撑我。

- 燕 大璋，你也要谁支撑！
- 周 我有时候累得撑不起——我梦想要一个软软的胸口，能够让我埋下脸去，让我任情的哭哭笑笑——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硬壳的空管子，外面虽然是一层硬硬的壳，里面都是空的，饿着要点儿软的东西填进去，填满它，（搂燕）让我在你面前，做一个顶没用顶可怜的东西，只要加进你一点儿同情，我的柔软，我的脆弱，立刻会凝固得铁一样硬，燕华，你是我的。（吻燕）
- 燕 （半推，柔声）大璋。
- 周 永远永远是我的，（为燕戴戒指）既然你叫它订婚戒指，这就是你的。（吻燕手）
- 燕 （枕周肩）可是大璋——（弄戒指，叹）明后天我的爹也许要来上海，要逼我回去，也许有原因——你知道我不愿意回去。
- 周 咱们结了婚度蜜月去！
- 燕 大璋也想结婚么？他不是知道我是个傻女孩子，在跟我玩儿么？
- 周 燕华——摸我的心，我是跟你玩儿？
- 燕 可是，就那么容易，明天就结婚！
- 周 除非你怕，你不敢！
- 燕 我怕什么！我要怎么，我非做到不可。
- 周 那么燕华，咱们今儿晚车到杭州去。
- 燕 杭州去？
- 周 游西湖去！
- 燕 啊！
- 周 咱们立刻就走！
- 燕 你认真？说走就走？什么都不预备？
- 周 都在我身上。你带了你的东西，到车站去，我到那儿会你。
- 燕 就是下一班车？
- 周 机会难得，燕华，错过就没有了！现钱有多少，带着。
- 燕 自然。
- 周 我立刻回去筹备一切事情——燕华，你知道我心跳得多快——

燕 那我也立刻收拾东西到车站等你。

周 对了。

燕 那你快走吧——一会儿再见——(挽周同下。移时又上)这是真的么? 啊,谢天,有志者,事竟成!

——幕——

## 第 四 幕

布景 同第一幕。

〔张太太结绒线,婉如躺沙发上吃苏州糖食,几上糖食罐、瓜子壳等。〕

张太太 其实,你们没多带几罐儿苏州的轻松糖——

婉 车上那么挤,怎么带——(吃糖食——移时——)我说,妈妈——燕华姐一定是跟大璋跑的。光祖哥说一定是的。

张太太 咱们也不知道,管他们!

婉 我也不气,我看清楚了。

张太太 气它干吗,犯不着。

婉 我不在乎! 我爱我心上的影子,也不就是他! 我现在想想,他一向是存着坏心,想骗我——(吃糖)什么呀,譬如水浇在石头上,我这水也流了,他那石头也干了,谁都不在乎谁!

张太太 想都别想——只有你爹,要他那么忙,登报啊,写信啊,你看,燕华自己的爹得了信,回音都没有。

〔外争吵声。周大璋母大声:“我偏进来!”——与刘顺相扭上。〕

周母 你不是阎王爷的看门小鬼,你挡不住我,这儿是姓张,我就问你们姓张的要人。

张太太 你找谁?

周母 我找姓张的!

张太太 有话好好儿说,刘顺你放她。

刘顺 她找周大璋,我说周先生没来,我们这儿姓张。

周母 姓张就不错了！我就问你们姓张的要。

张太太 要什么？

周母 你们好便宜呀，养了一个毛丫头，就想把我的儿子都拐走了，我们周家十八代祖宗行好积德修来的子孙，倒送给你们张家现成受用去！

婉 你是大璋的谁？

周母 哦，你是大璋的谁！倒也叫他大璋！这就别想赖了。大璋不藏在你们这儿，我就不算人。（扭婉）不还我大璋，我就跟你拚了这条老命。

婉（挣扎）干吗呀？这老太婆疯了。

〔刘顺上，拉周母，张太太拉婉如。〕

周母（对刘顺）你敢，你敢！你知道我是什么！我是年轻守寡的节妇，阳间没有替我立节妇牌坊，这个牌坊呀，有四大金刚八大天王托在我头上呢！你敢碰我一碰。

刘顺 碰你妈的！叫你那牌坊塌下来！

张太太 刘顺，你出去，（刘下，立门外探头望内）周老太——你姓周？不是么？——请坐坐，有话好好儿说，婉如，叫杨妈倒碗茶来！

〔婉下。〕

周母 噢，到底是亲家太太——你是姓张啊？到底你也是念书人家的太太，懂道理——

张太太 周老太，我看你是搅错了，我们不认得什么姓周的亲家。

周母 啊呀，亲家太太，这话就不能四四方方的讲了。讲规矩呢，新亲，没喝过会亲酒，也好意思找上门来么？可是讲情理呢，我们到底是男家，男比女大，阳比阴贵，倒叫你们女家压没了我们男家，这是皇帝也没有这个规矩的。

〔杨妈倒茶上，旁立呆看。婉如随上，远远的站着看。〕

张太太 可是，周老太，我就只有一个女儿，还在念书呢，并没有出嫁——

周母 就是这个小姐？长得倒也不错，观音似的脸儿——也配得过我们大璋了。可是，你们小姐不出嫁，总不成叫我的儿子出嫁啊！我

是为了这件事，发了几晚的愁，早想过来说——不是么，亲家太太，现在时行的，没过门的媳妇儿，就跟儿子见面说话，那么，没会过亲的亲家，见见面，说说话，咱们老脸皮儿，还怕羞么——（笑）我就为脚上这一双鞋儿，头上开了花儿，怕亲家看见笑话——说等等吧，叫大璋替我买双新鞋——谁知他——唉，真是说来气人，男心也向了外，怕我拦他，一声不响的自己熬过来了。

张太太 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啊！

周母 这事瞒不过我，我的金压发，金如意，还有一只绞金丝的镯子——还是我哥哥替我赎回来的，都叫他拿走了。写个条儿，说是拿去娶亲用的。

张太太 你的儿子，就是周大璋？

周母 唉！总不成连我这娘都不认呀！你女婿怎么能干，怎么神气，还是从我这肚肠子里爬出来的呀！

张太太 啊，周大璋的娘！——

周母 亲家太太，咱们称呼也客气点儿，我倒亲家太太长，亲家太太短——

张太太 可是周大璋跟我们没什么亲呀！

周母 他明明写了个字条儿，说是来娶亲的，我不认得字，他大妹又不大认得，过了这几天，他不回来，把我急了个半死，还是他叔叔来，看了，才知道是在这儿。

张太太 周老太，你儿子拿了你东西走了，我不知道——我们这儿他没来——

周母 唉，亲家太太，这几件首饰，我本来留着给媳妇儿的。我一个寡妇家，千辛万苦，养大儿子成人，不过是指望早娶儿媳妇早抱孙子，我就算没有白活了一辈子。我穿孝到今天，只等娶儿媳妇的好日子，让我穿上红裙子做婆婆，受他们双双一拜。亲家太太，您想想——

张太太 你这老太，我告诉你，你儿子不在我们家——不信问我们门房，这四五天就没来过——

周母 （拍桌子，顿脚）亲家太太，你有道理，我也有道理。你要硬赖，我



就怕你不成！我们守节的寡妇，就比得半个举人老爷——你们房子大，我儿子也不是一粒芝麻——他就是一粒芝麻，烧了灰我也认得！（往内高声）大璋，识趣的自己出来，别想躲得过你娘——（欲跑入内）

张太太 哎，你这老太婆往哪儿去？

周母 找新房去。

张太太 杨妈，拦住她——

杨妈（拦住）你闯什么新房！我们这儿有什么新房！

周母（推杨妈）你老妈子少开口，等我告诉了你们姑爷，叫你滚蛋。

张太太 这婆子疯了，叫刘顺拉她出去。

杨妈 叫警察来，赶你出去——

周母 你们敢，警察来我就告诉警察。这个理，评到天边去，也没有说不响的。我的儿子，叫你们藏起来了，靠你们人多，要欺负我么？（刘顺上，与杨妈拉住周母左右手，强拽出门，周母坐地上放声大哭）我这条命跟你们拚了吧，我还活着干吗！我养的儿子，叫别人享福的。这个混账阳间是没理可讲的了，我这一头撞死了，找阎王老爷算账去吧！

〔张祥甫上。〕

祥 这是怎么回事儿？

张太太 周大璋的娘——

杨妈 来闯新房的。

刘顺 我告诉她，周大璋不在这儿。

祥 别闹，（向周母）你来找谁的？

周母（急爬起）您是这儿的张老爷？

祥 你找谁？

张太太 这是周大璋的娘，来找周大璋——

周母 亲家太太，您别抢在头里，也让我得个空儿伸伸理——唉，亲家——我是来找儿子的，就让您们赘了我们大璋，也不能绝了我娘儿子情分，不让见面。这多少天了，我每天心上熬油似的——

祥 那么，周大璋也跑了？跑了几天了？

周母 唉，笑话，这四五天了，不是在你们这儿躲着么！倒来问我！我们大璋娶你们小姐，我是千肯万肯的——可是总不能像皇帝家娶媳妇，把人关到深宫大院去了呀——

祥 不用说了，燕华是跟大璋跑了。嗨，我正要问你要人呢！我们的侄女儿叫你儿子拐走了，我正请了包打听在找你的儿子呢！一会儿你的亲家就从乡下上来了，你们算账去吧。（驱众人）你们走开，什么好看的。

〔众退至门口。〕

周母 啊？——你说什么？——

祥 我的侄女儿给你儿子拐走了，我正要问你要人呢！

周母 啊呀！啊呀！我知道什么。

祥 别让她跑了。刘顺，堵着门，扣住她——你说出来，周大璋躲哪儿去了？

周母 阿弥陀佛！我知道了还碰到这个活地狱里来么？我说你们藏了我的儿子呢——没有，大家也好好儿说话呀——

祥 你拐了我们的人，倒来讹我们。刘顺，别放她走了，一会儿大老爷来了，留她回话。

周母 （急跑——刘顺拉住。大叫）大璋，你害得我苦！养儿子享福呢，抓个蚤子身上去搔痒！我是个苦命老太婆，抓住我干吗！

张太太 放她走了拉倒！

祥 不能，得抓住她！周大璋在哪儿，她会不知道么？至少也可以问出一点儿线索来！一会儿燕华的爹来要人，我怎么交账。

刘顺 （指外）大老爷来了。

〔张元甫口衔雪茄烟上。〕

张元甫 好啊？三弟三妹，嗳嗳——婉如——

〔婉远远点头答应。〕

祥 大哥，叫我们好等，我们那信几时才到的——

元 前天？——大前天？忘了——

张太太 我们天天在等您——

元 (衔烟,口音含糊)我本来不预备来了,正好有点儿别的事——要替燕华的妈妈配些花边,乡下没好的——

祥 燕华跑了——我们四处打听——

元 跑了,就跑了——

张太太 跟一个男人跑了——

元 自然是男人,不会跟女人跑。

祥 一个骗子拐走了——

元 骗得她喜欢就好!

祥 呀,你就不追究——

元 管她什么。女大不中留,你把她锁起来贴上封条,她也会逃走。

祥 你就让她去?

元 (笑,吐烟圈)不让就怎么!人都走了。

张太太 (笑)我们大哥倒看得开——

祥 既然如此,我也不管账了!(指周母)这是那男人的娘——你有话跟她说吧——

元 有什么可说的——(翘脚坐大沙发上,悠然吐烟圈)

周母 (挣脱刘顺)我倒要说了,我信你们的好圈套呢!拐了我的儿子去,倒说是我儿子拐了你们的人,吓我!吓跑了我,你们一家子团圆享福。就多我一个苦老太婆!我才不上这个当!我不走呢!坐到天黑,看大璋躲哪儿去!

祥 好呀,我叫警察来带你去,叫你交出儿子来。

周母 好亲家——我儿子没了,在你这儿,我问你要人。

祥 我侄女儿丢了,在你家里,我问你要人。

元 哎,你们闹什么!

祥 闹什么!大哥,我先要跟你闹,女儿不管不教,出了岔子,坏我们张家小姐的牌子,你不在乎,我这儿还有没出嫁的闺女呢!

元 那有什么关系,燕华是燕华,婉如是婉如。

祥 她们都是姓张人家的小姐,一个招牌子。

元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祥 什么办法! 开了空头支票, 赶快送款子进去, 弥补亏空呀! 什么办法! 把那一双逃走的找回来呀, 叫他们照规矩补行结婚礼呀!

周母 啊呀, 我们大璋明明说是结亲来的, 他认真跟谁跑了!

祥 你倒装糊涂装得好, 我就问你要人, 你既然知道他是结亲去的, 你说出来, 哪儿去结的?

周母 不是在这儿结么? 你们哄住了他, 今天吃饭, 明天点心。他心上还有娘呢, 他结亲还告诉娘呢! 我要找他出来说话, 你们又拦着我——倒来磨我——问我要人——(作势欲上楼, 祥拦住——)

元 (泰然) 让她看一遍去——看完了, 你也上她家看一遍去, 不结了!

祥 好啊。杨妈——你们挤着看什么——带她四处找找去, 有没有, 自己张大眼睛看看清楚, 回头我到你家查人去呢——

〔周母四顾, 畏缩不敢上楼。〕

祥 去啊, 找去啊!

周母 我这一个人, 叫你们弄死了也容易。

张太太 这可是笑话奇谈了, 你自己说我们藏了你儿子, 叫你找去, 你又不找, 这不是分明在赖人。

周母 我一个老太婆, 你们那么些人, 叫你们关了起来呢!

张太太 (笑) 关着你干吗——刘顺, 杨妈——你们走开些, 来, 跟我来——

〔周母见门角鸡毛帚, 抢持手中。〕

杨妈 太太, 这可不成——

周母 我拿着壮壮胆, 又不动手——

杨妈 (取扫帚) 太太您先走, 我跟着——

周母 你这是干么?

杨妈 我也拿着不动手——

张太太 来啊! (下, 周母随下, 杨妈随后, 婉随后掩笑下)

刘顺 这个检察队倒是没看见过的——(下)

祥 看完了, 咱们一同到她家去。

元 认真呢！去干吗！——

祥 查查问问。

元 （悠闲地吐着烟圈儿）何必跟那老婆子一样见识，天下没有爹娘的儿女，小时候是寄生虫，大了是他自己的人，男啊女啊，都是一样。

祥 所以就别管他们？

元 （缓缓）那是欠他们的债——

祥 （叹）燕华也是可怜孩子——我早说周大璋这人不稳当。

元 （抽烟，悠闲地）怎么样一个？

祥 公司里一个职员，家里有这样一个娘——

元 嗯，有本事骗得上燕华，也不错了！

祥 怕将来日子难过呢，你预备给她多少？

元 嫁妆么？她那一身本事，就是活嫁妆，一月二三分钱的利呢。

祥 你总得给她些？

元 一个子儿也没有。

〔冯光祖上。

冯 姐夫——伯伯来了——燕华有了！

祥 有了，在哪儿？

冯 她来一封信，叫我五点钟车站去等她。

祥 他们在哪儿？

冯 叫我守秘密的。

元 哈哈，你就替她守！

祥 那她还叫你去干吗？（冯不答）我知道，准是要钱。哼，还说什么？

冯 没说什么。

祥 没说起周大璋么？

冯 是他。

祥 周大璋的妈妈，这会儿在楼上找人呢！说我们藏了她儿子。

〔张太太上，周母哭泣上，后随婉等。

张太太 别哭呀，慢慢儿找呀——

周母 （哭）大璋呀！我的大璋呢！我倒想穿了红裙子做婆婆呢。送终

儿子都没了，活着没依没靠，死了也得到三岔路口抢些冷羹饭吃——

冯 就是这位老奶奶？

祥 老奶奶，擦擦眼睛别哭了，这位先生，把你儿子找回来了。

张太太 找着了？

周母 （擦泪）大璋呢？

祥 别忙——我先问你，周老奶奶，你儿子回来了，你预备怎么样？

周母 叫他回去啊！

祥 你预备替你儿子媳妇儿办喜事么？

周母 那自然啊，我新房都预备好了，别的没有，大红蜡烛是早买了的，点上拜拜天地祖宗，少不了。新床上被褥，是我自己喜事里的。

祥 好极了，你听我说，周老奶奶，你快回家去，换上红裙子，坐着等做婆婆吧，新郎新娘子就回来了。

张太太 真找着了？

婉 （向冯）燕华姐有信了？

冯 （点头）有消息了。

周母 你说我们大璋要回来了？

祥 对了，一会儿你们大璋就回来了，带着你儿媳妇回来了。

周母 这不是开我玩笑？

祥 你问问这位先生，他就要上车站去接了他们送回你家去。

冯 可是我怎么接呢？他们未必预备回家去。

祥 光祖，你也是个没用的人。先叫好了汽车，说请他们俩吃晚饭，哄上汽车，就叫车夫开到他们家去——喂，周老奶奶，你住哪儿，说明白了地方，我们好把你儿子送回来。

周母 七马路，杂货铺楼上，就是大璋娘舅开的杂货铺子，发财得很呢！一天几千块钱的生意呢——

祥 哎，一定发财——七马路几号呀？

周母 七千七百！大饼摊儿旁边，水果店对面。

祥 那么你先回去等着，我们这儿太太小姐们，还要打扮打扮，再到你

们家来吃喜酒。

周母 啊呀！喜酒怎么请得起！——

祥 你放了心，我办了送过来。

周母 嗳呀，亲家，您就太客气了。呀，那我自己也得洗洗换换呢——

张太太（笑）所以叫你先回去。

周母 可是我们大璋呢？

祥 这位先生去接。

周母 我跟着一同去呀！

祥 你去了，就接不回来了！你儿子没预备回家，看见你准躲了。快回去，在门口等着。光祖，你留心别走了燕华。周老奶奶，你看见你儿子下车，就拉他上楼。

周母 我拚了命也不让他走了。

冯 那我就得走了。

祥 地名别忘了。光祖，这点儿事总办得了。也是燕华的大事情，咱们得替她好好儿收场。

冯 放心，（看表）我就走了。（下）

周母 这可是认真的了。我还得回去拾掇屋子呢，我也得跑了。

张太太 对了，赶快吧。

周母（笑）你们就来啊！现在是亲戚了，不嫌我们地方小，亲家老爷，亲家太太，这一位亲家老爷、小姐，都请过来啊！

〔众笑送出门，元甫独翘脚躺沙发上抽烟。〕

张太太 嗳，好容易！我的头都胀大了。（欲下）

祥 事情没完呢，赶快，弄一张结婚证书，燕华的图章，哎，婉如！——做新娘子还要些什么东西？

婉 花儿，头纱——

祥 对了，你们预备去。

张太太 干吗呀——

祥 抓了他们回来，叫他们补行结婚礼呀！

婉 咦，燕华姐嫁给他，流氓！骗子！

元 (半睡,呵欠)她早已嫁了,不用你们忙了!

祥 你们就得赶快啊,还得打扮打扮啊!

张太太 我可不去,谁跟那老婆子攀亲家去。

祥 这是大事情!谁说不去!

元 (懒懒地)你们去吧,我就在这儿躺躺。

祥 你是主婚人,我是证婚人。

张太太 我跟婉如不去了,弟弟们跟先生出去玩儿,还没回来呢。

婉 妈妈,你就去去吧!我一个人不好意思去,咱们去看看,一定怪好玩儿的。

祥 去,去,去,燕华面上,就这一遭,行了礼你们就回来得了!

婉 妈妈,咱们换什么衣裳?(牵张太太下)

祥 (打电话)大鸿运——要一桌酒——

——幕——

## 第五幕

**布景** 同第二幕。周大璋家,室内打扫清洁,挂红结彩点着红蜡烛。

(周母穿红裙,端坐正中,周妹盛装戴红花满身钏钗戒指,旁立为母敷脂粉。

**周母** (照镜)再搽红些!我是爽快脾气,要红就红到底。(叹)从生了你到现在,就没有称称心心的打扮一下!你喜事,我不过搽了点儿粉——

**周妹** 行了么?

**周母** (照镜,叹)哎,你看,到底老了。大妹,你没看见我做新娘子的时候哪!一掐一滴水!粉团儿似的脸蛋儿,这边儿,这边儿(抚两颊)红鸡子儿似的!哎,都说我是香烟牌子上的美人儿呢——(摇头感叹)也没有装几装,就老了。

**周妹** 什么老呀!我们老太,还当自己十八岁打扮呢,也戴了大红花儿。



周母 她么？做新娘子进门，黑不黑黄不黄的脸皮子，看着就有三十多，到现在，她也就是那么老了。咳，大妹，我吃她喜酒的时候，你没看见呀！——我梳一个光溜溜的大肥烧饼头，这边儿（做手式）一大朵桃红花儿，大绿叶子——

〔楼下周舅母大声：“客来了！”周舅母引张祥甫兄弟、张太太、婉如上。婉如挟大小盒，捧花。〕

周舅母 （盛装戴红花）客来了。

周母 啊呀，啊呀，亲家老爷，亲家太太，小姐，请坐呀，我们这儿地方狭，脏死了——嫂子，你忙了！

周舅母 哪儿的话，还没跟你道喜呢！小毛儿跟他爹找你们叔叔去了，就来的。（转身）坐呀坐呀，大妹倒茶——（掇凳）

张太太 你们别忙——

〔周世奎上。〕

奎 大嫂子，大喜呀！

周母 您也喜。（手忙脚乱）你们大家坐呀，别嫌脏呀！（取抹布擦凳子）

祥 周老太，你别忙——你打扮好了，就到楼下去，门口等着，别让你儿子跑了。

周母 我这个样儿去站在门口，啊呀，难为情死了！

〔婉吃吃笑。张元甫早找了个顶舒服的椅子，坐下抽烟。〕

祥 搬个凳子，坐在门背后，听见汽车声音，快出来。

周母 那么，我得下去了。我还叫我大哥帮着我抓住大璋呢——呀，大妹，你别木头似的，（指大妹）她就是你们小姐的小姑子，我的女儿，就是嫁给我娘家侄儿的——这是我们嫂子，她的婆婆——大妹快倒茶——凳子擦擦干净——我都泡了碱水擦过的——

周舅母 嫂子，有我呢。

周母 叔叔，您也帮着做做主人，这两位是张亲家老爷，这是亲家太太，这是他们的大小姐。

祥 你快下去吧，我们这儿不客气。（周母下）这就算是礼堂了，还得布置布置。婉如，东西拿出来，预备着。（婉如解绳开盒）这桌子搬这

儿——这毯子铺这儿——(众人搬桌子移毯子)啊,还有,周大璋有图章么?

周妹 有,有,(开抽屉找图章)

祥 周老太有么?

周妹 有木头的。

祥 木头的也行,拿来放桌子上——新郎来了站这边儿,新娘子站这儿。啊,还少个赞礼的——

周舅母 他们叔叔老做赞礼。

奎 啊啊啊,(咳)我赞呀,礼单呢?

祥 礼单没有。

元 随便唱唱,他唱熟了的——

祥 没单子成么?

奎 那就得照我了! 成!

〔外汽车喇叭声。〕

婉 来了!

祥 来了!

〔空气紧张,众静听——〕

〔周母扭周大璋上。周舅提箱子上,旁立看热闹。〕

周母 这就别想跑了! 这可回来了,我心里的油都煎干了!

周 (挣脱)娘,我是回家来,又不跑——(莫名其妙,招呼众人)

〔冯挽燕华上。〕

冯 (招呼张等)来了!

燕 干吗呀?(呆视众人)

祥 婉如,装扮新娘。

奎 (赞)装新人!(推大璋立桌子前红毯上。冯立大璋旁,为大璋戴襟花)

燕 婉如! 三叔! 三婶! 呀,爹!

周舅母 (哑声向婉)叫新娘子别开口。(扶燕与大璋并立)

〔大妹立燕旁。婉为燕披纱,代燕捧花。〕

祥 (居中而立)来,大哥。(元甫左立)周老太(周母右立)听着——(大声)周大璋,张燕华,自由主张,两相情愿,要结为夫妻,啊——万事通融,补行婚礼不晚。一切从简,现在时势非常。碰巧今天哪,黄道吉日。点上龙凤烛,铺下红毡毯,新人一对,交拜成双,愿他们百年好合,白头到老,子孙绵绵,福寿无疆——(向奎)行礼啊——

奎 (赞)新郎新娘相对立。

燕 (怒扯纱)这算什么呀!

周舅母 (哑声)新娘子别开口。

周妹 新娘子开金口,白米堆山金论斗。

奎 (赞)跪!

周大璋 哎?

〔周母按大璋跪。〕

燕 大璋!

周舅母 叫新娘子别开口。

周妹 新娘子金口开,财源滚滚进门来。

〔燕忿,咬唇。大妹、周舅母按她跪下,扶手代为万福。〕

奎 (赞)跪,拜,拜,拜,兴,礼成。

祥 结婚证书上打图章。

奎 (赞)结婚人用印!(冯代周,婉代燕用印)主婚人用印!(元甫用印,祥代周母用印)证婚人用印!(祥甫用印)。

〔燕扯下头纱。〕

奎 (赞)新娘卸妆!新郎新娘拜见尊长。

元 啊,鞠躬躬算了。

周母 (拉椅子坐正中)亲家,什么话!做人一世,难得今儿一次!就那么站着?身子悬空着晃几晃,也算行礼到家么!头不着地,不算礼!

奎 (赞)拜见婆婆。

〔周母端坐。〕

奎 (赞)跪,拜,拜,拜,兴。

〔大璋自跪。大妹与舅母按燕跪，扶手代万福。〕

奎（赞）拜见叔公！（自上受礼）

元 算了，大家排着一鞠躬——

祥 大家一起行个礼算了。

奎 乾宅坤宅都在一起？没这个礼。

张太太 这样叩头就叩到明天去了。

奎 得，得，得。（赞）大家对鞠躬——

〔众排立与周、燕对鞠躬。〕

奎（赞）拜家祠——

元 还要拜么？

〔燕直立不动。〕

奎（赞）跪！

燕 这是闹什么把戏！

周舅母 新娘子别开口。

周妹 礼完了，不要紧了。新嫂子累了吧？——坐坐——叔叔，晚上拜家祠——

周母 晚上，晚上，别忙在一时。人家花朵儿似的就拜萎了！

张太太（向祥）我们可以回去了。

〔婉收拾花、头纱等物。〕

祥 等一等。燕华，现在你就是这儿的媳妇儿了。我们把你一规二矩的嫁过来了，以后的事，我们就不管了！周老奶奶，好好儿管着你儿子，再有什么，别上我们家来吵了。喜酒，一会儿也就送来，我们没事了，走了！

周母 啊呀，亲家，不吃了喜酒走？叫您花了那许多钱，自己又不吃。

张太太 我们在家吃——来吧，婉如——光祖——

周母 啊呀，坐了车，大妹，叔叔，嫂子，大家送送。

〔众哄然送下。楼下周母大声叫黄包车。〕

燕 大璋，这算什么？

周 我也不知道！

燕 这可不是做梦么？

周 可不是做梦么！

燕 这是——这儿就算是你的家？

周 咱们的家了。

燕 (四顾，冷笑)好个诗礼名家！好个诗礼名家！这就是你那明窗净几的小房间了！这就是你的大书桌，你的转椅，(冷笑)你的席梦思的床！那一位就是你们知书识理的有才有德的令堂太太，底下就是你们的华洋百货公司。那位喜妈妈，就是你们那阔奶奶的令妹了？你骗子，你哄得我好！

周 唉，燕华，说话留情些，咱们就是彼此彼此。你从前表示你有嫁妆，我知道你不如婉如，可是，有总该有些，谁知你一个小钱也没有——只有你那一双空手。可是我怪了你么？我爱的是你，燕华，身外之物，算什么！

燕 (长叹)天也像后娘似的待我，费尽心机，到头来总是一场空。

周 谁不是这样，要的事，它不来。来了，不要了！

燕 也许天待我不错，是我多费了心思！罢了，我自己求的！

周 喂，燕华，好看不开，天下事岂能尽如人意！你要称心，只有一个法子。事实如此，好哇！我不承认这事实！我说它不是！我改造它！称着心要怎么改就怎么改！你说这是吹，这是骗，随你说。这是处世的艺术，这是内心战胜外界的唯一方法！精神克制物质的唯一方法！这世界不就变成了咱们的世界了么？不都称了咱们的心么！

燕 (叹)从此以后，我也随分安命了。

周 对了，安命吧，你是天派给我的，没别人配我。拿我这处世艺术配上你的努力精神，咱们何往不利！来，来，来，喝一杯，这世界是咱们的！（倒茶）

燕 (喝)这是冷茶。

周 茶当酒。

〔众七手八脚的搬桌子、酒菜上。〕

周 娘，忙坏了你，叔叔，舅舅，舅妈——噯，大家先喝一杯，妹夫，大妹，  
(斟酒；燕低头立)今天是天大的喜，我老丈人替我弄了个好事情  
了！加四倍的进账，有新娘子的嫁妆做底子，咱们这一份人家就不用  
愁了。来，大家干一杯。我们喜，大家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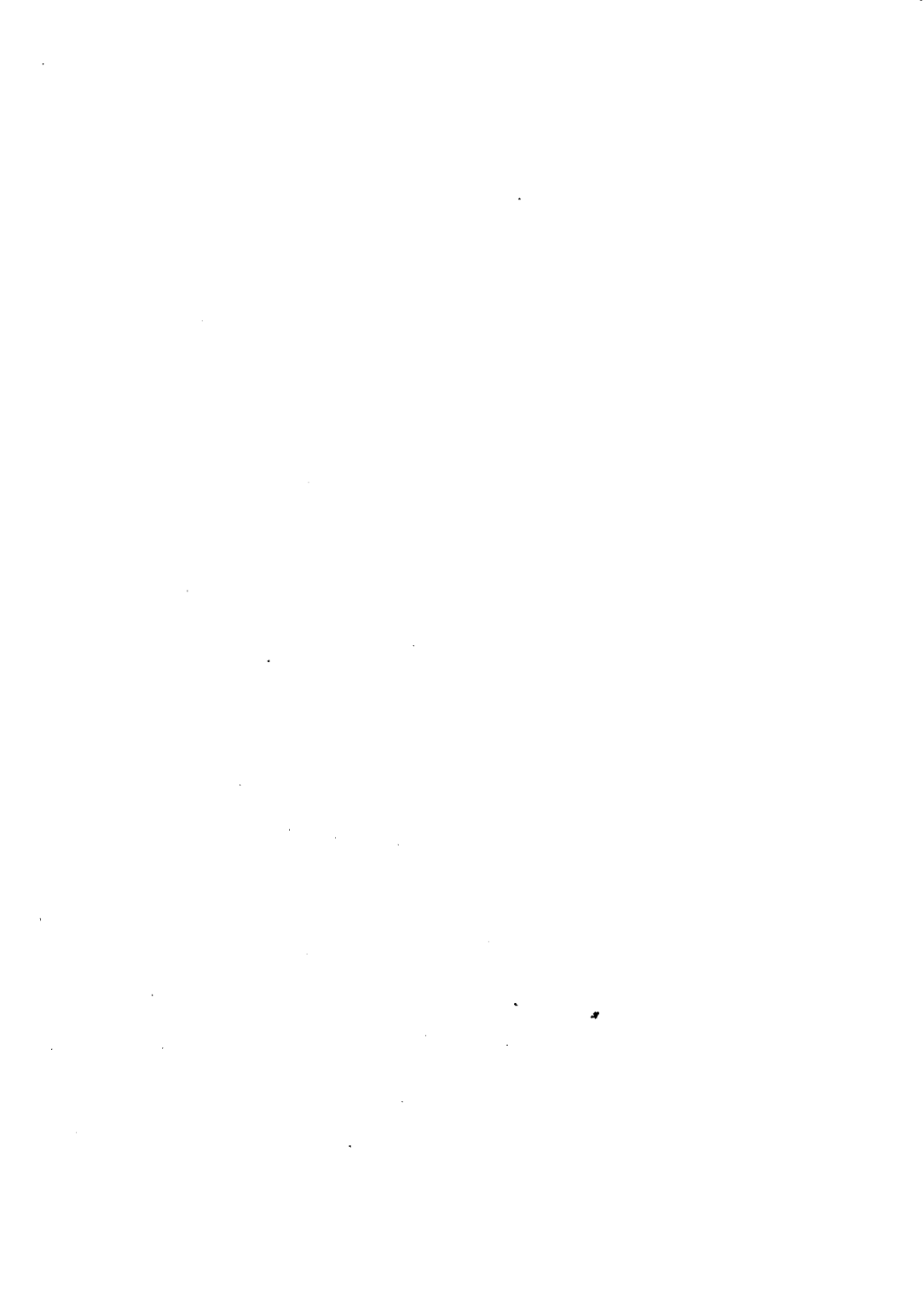
众 大家喜！（喝酒）

——幕——

——作者写于一九四四年。据世界书局一九四五年一月初版本

一九四五年

---





# 李 闯 王

(五幕历史剧)

阿 英

## 本 事

李自成是明朝末年的一个很好的农民领袖。他领导当时饥民起义，前后有十几年，一直到把明朝的封建统治推翻。但由于他本身的缺点，和汉奸吴三桂的借外力来攻打，终于失败了。本戏演的，就是这一运动所留给我们的一些血的教训。

崇祯三年，李自成就参加了农民“叛乱”，但到了十三四年之间，力量才得到了大的开展。主要的原因，是这时在那一带有了更大的灾荒，和他的作风有了大的改变。他听了新参加的伙伴李岩的话，整顿军纪，爱护人民，废除苛捐杂税，把抢掠来的东西分给穷苦百姓。所以，到了十六年，他就打到了西安，第二年正月，在那里就了王位。

接着，他就一气的向北京进攻，除掉在宁武关和明朝的总兵周遇吉打了一次恶仗以外，真如拉枯摧朽一样，没有两个月，在三月十九日这一天，就攻下了北京，明朝的崇祯皇帝，只得跑到煤山上去吊死了。老百姓从奸佞贪污的暴政之下，一旦解放下来，真是说不尽的欢喜，一路上都欢唱着《迎闯王》的歌，欢迎这纪律严明，爱

护百姓的队伍。

哪知道李闯王的一些大干部，像丞相牛金星，大将刘宗敏一班人，进了北京以后，竟胜利冲昏了头脑，自满自得，好像天下已经太平了一样，再加那都城的繁华，黄金美女，不断的诱惑了他们，不但自己忘其所以，胡作胡为，对部下也竟不再严厉管束，结果弄得一塌糊涂，甚至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李岩一班人虽竭力反对，李闯王一再训谕，但没有效果，内部反而闹得更加分裂不和。而在军事上，也忽略了对明朝总兵吴三桂的适当安抚，甚至把他留在北京的父亲和爱妾陈圆圆掳掠了来，拷打勒索，籍没归公。

吴三桂本来是预备投降李闯王的，在这样情形底下，特别是就他自己和他自己的阶级打算，就不管种族利益，决心的投降了鞑子，带领清兵进关，来消灭李闯王。这时李闯王的兵力很强，原可以打胜清兵，由于他骄傲轻敌，又失掉了老百姓的支持，加以部下为贪污腐化影响了战斗力，就一路的败了下来，不得不回到北京，匆匆的就了王位，退出占领了一个多月的京城。

吴三桂为着要一鼓作气的消灭李闯王，不给李闯王以任何喘息整理的机会，虽说他已经退出北京，仍旧马不停蹄的跟在后面赶。直到赶上山西境内，才知道上了清朝的当，清朝已经在北京就了皇位，要完全侵吞中国了。而李闯王也为着一连串几个月的败仗，河南内部又有了叛变的行为，情绪非常的坏。这时牛金星为着和李岩的矛盾加深，硬说他有二心，于是，在败退到平阳的时候，李闯王一怒就把李岩弟兄杀掉。李岩是李闯王的一个大功臣，又极得民望，竟得到这样的结果，他的部下，如宋献策、刘宗敏等，也就从此离心，有的且拖着队伍跑了。

清朝顺治皇帝在北京就了皇位之后，怕吴三桂叛变，就下了一道谕旨，把他逼到云南去。可是对李闯王，也依旧不放松，另派了亲王阿济格继续追击。又经过一年，追逼到湖广境内，李闯王就再也不能支持，在到达九宫山那里，就完全宣告失败了。李闯王叱咤风云的一生，也就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束。

李闯王为什么会招致这样的失败呢？——这是我们今天，胜利的形势已经到来的今天，值得我们深刻研究的问题，我们应该把握这些历史的血的经验教训，以保证成功。

## 第 一 幕

**时间** 崇祯十七年二月

**地点** 宁武关闯王营地

**人物** 顾君恩

吴老海

方桂生

李 岩

宋献策

花鼓女

其 夫

李闯王

闯随从

李 牟

罗将军

罗随从

牛金星

刘宗敏

闯侍卫(四人)

闯兵(五人)

号兵

探子(三人)

**布景** 宁武关外营地。后为天幕。天幕左角，是远远地宁武关城片子。右天幕前，为闯王军座。座在平台板上。桌上有令箭筒、墨、砚、笔架数事。后有军座。平台板后，有一屏风，彩色，甚

高。屏风右角上，挂有弓箭。军座与关城片之间，有一大旗杆，上悬“闯”字旗。左前角，为一军帐，门向右斜开。门前有石鼓凳一张。军帐后——偏右——有大树一株。

〔幕启，场上寂无一人。〕

〔稍间，一号兵执号角，自台右中部出，至军旗与军帐之间地位，向内及左、右各吹号角一次。毕，转身，至闯王座与军旗之间，复吹三下。然后自军帐后下场。〕

〔当号兵没入幕后时，顾君恩自军帐出，伸了伸懒腰，显得很疲乏。〕

〔台左幕内，角声再起，又三次。〕

〔顾君恩并不理会，走前几步。〕

〔突然，左台口里面有人在喊：“哎呀！救命啰！哎呀！——哎呀！——”和着皮鞭抽打声。〕

〔顾君恩有些惊异，向左走近几步，向里面看。〕

〔喊叫的声音，鞭打的声音，继续着。〕

〔顾君恩发现了是谁个在打人。〕

顾（向台内，自语）这家伙，又在发傻劲了！（进一步，大声地）吴老海！

〔里面并不理会，还是在抽打，在喊叫。〕

顾（走近入口处，停住，郑重地）吴老海！你干吗又打人！

〔吴老海手里执着皮鞭，把一个双手背在后面用绳系着的官兵俘虏——他叫做方桂生，军服上有个“明”字——很猛的从里面推将出来，嘴里叫着：“怕打不死你！”〕

〔当桂生跌跪至台中时，吴老海自内出，抢上一步，接着又是一掌：“揍死你个舅子！”把他掀到台右。桂生“哎唷！”一声，扑倒在地。〕

〔吴老海紧紧跟上，没两步，被君恩叫住。〕

顾（很不高兴地）你嘴里为什么老是这样不干不净！

海（向君恩）顾院长！他当了俘虏，还要调皮捣蛋，骂我们是“土匪”！

(转向桂生)我们李闯王,难道没有你们那个崇祯皇帝好! 奴才!  
(进一步,踢一脚)简直是道地的奴才!

〔桂生正想挣扎起来,被踢,“哎唷”一声,又复倒下。〕

顾 (走过去,把老海拉到身右)老海! 你不要这样。人家是不懂得。已经放下兵器来投降了,你应该友爱一点。这是我们的军纪。

海 (不高兴地)投降! 这一回,投降我们的官兵多着呢。你看!(指左内)连数也数不清! 他妈的! 什么官兵,简直是乱弹琴。十多万人,给我们一碰,就这样碰垮了! 害老子们追赶了四百多里,一直追到这儿——宁武关,真是弄得人困马倒。蠢种! 他妈的! 还要骂人!

方 (挣扎着)老总! ——

海 (抢接着)他不是老总,他是顾院长,我们王爷“文谕院”的顾院长。你别把他看小了。

方 (可怜地)啊! ——顾院长! 你别听他说的。我没有骂。我是说,在开拔的时候,官家告诉我们弟兄,说你们都是“土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 ——

海 (跑过去,举起鞭子预备打)你妈的! 又来了!

顾 (挡住他)老海! (夺下鞭子,丢开)不要发傻! 听他说下去! ——

〔吴老海压了压火气,退了回去。〕

顾 (走过去,扶他坐起)官家说我们是“土匪”,你们弟兄呢? ——也这么想吗?

方 (诚恳地)起初不大明白,以为是真的,后来可不相信了。

海 (狠狠地)为什么不相信?

方 (忍着痛,想挣扎起来)因为我们经过的地方,听不到老百姓骂你们。还都在说,李闯王是怎么好,怎么好。到处都流传两句歌谣,叫做“迎闯王,不纳粮”,官家连禁止也禁止不住。

顾 (高兴地)是的。天下百姓,被官家苛捐杂税压得太苦了。都在望着李闯王前去搭救他们呢!

海 (神气活现地)我们闯王就是为着这个兴兵的呀!

方 (忍着痛)老百姓这样望你们,我们队伍里的弟兄,也都偷偷地互相告诉,说是在闯王这边吃粮,比在官家好得多呢!(痛苦地挣扎)哎唷!——

顾 吴老海!去松掉他的绑。

(吴老海替方桂生松绑。)

方 你们没有知道,我们当官兵的是多么苦!(蹒跚地)你们穿的棉甲这么厚,连弓箭都射不进去。我们呢?你们看,这样的单薄衣裳。你们每个人有三四匹饱马,摆起阵,简直像铜墙铁壁。我们却连一头瘦毛驴也是捞不着骑的。吃的,更比不上,每天两顿稀的,还要掺进泥沙呢!

顾 你们将领不是都很有钱吗?

方 (蹒跚地)就因为他们有钱,我们才不得不挨饿受冻呀!

顾 (带笑地)大概就是这种原因,你们一遇到鞑子,遇到清兵,就节节败退,回回求和。遇到我们,也一碰就垮。这一回,一垮竟是四百多里路,直到宁武关下。

海 (插接)守宁武关的这个周总兵,你看他可会投降我们?

方 (忍着痛)不知道。听说他打仗很勇猛。他叫周遇吉,本来就是代州总兵。从代州败退下来,跑进了宁武关死守。要是他不肯归顺,会有一番恶仗打呢。

海 (愤愤地)鸟!——我就不相信他能守得住关!

顾 周遇吉不能说不厉害。可是,他不会支持得多么久。远的不去讲他,就说今年——崇祯十七年吧。我们从西安渡河,破蒲州、汾州,攻下太原;又陷黎城,打临晋,拿下了潞安。这回,更是势如破竹,从代州一路直达宁武,还分了兵前往真定、彰得。我们遇到的官军将领,像周遇吉这样顽强的,并不是没有。终结怎样呢?还不是给我们打垮了!

海 (抢接)我们是二月初从西安出发的,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月,打下的城池,已经那么多。这样下去,三月里不打到北京,活捉你们那个主子——崇祯皇帝,那才怪呢!他妈的!老子这一回到北京,一定要

去看看金銮殿，究竟像个什么样子？

方（兴奋）你们一定可以打下北京。（忍痛地）我们知道，闯王是怎样的会打仗，又怎样地得到了民心。我们的弟兄，一遇到闯王的队伍，因此就不肯打。你们能够很快进兵，这也是一个原因呢！

顾（带笑地）当然啦！这就是兵法上说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了。

海 我们的闯王，他已经打了十几年的仗啦！

顾（紧接地）崇祯四年，他的舅舅高迎祥，在山西集合饥民起义，他就是一员战将。崇祯八年，他领了十三家饥民队伍，一共有七十二营之众，击败了你们官家的围剿。现在投降了鞑子，做了汉奸的洪承畴，就是当时你们的主将。崇祯九年，高迎祥战死了，他受大家推举，做了闯王。从此转战南北，一直到崇祯十三年。十三年，两畿、山东、河南、山西、陕西都是大旱，一斛米要卖一万钱。穷苦的老百姓，为着饥饿，为官吏豪绅所压迫，都纷纷投进我们队伍，一下子就增添了好几万人！——

海（向桂生）我就是那个时候加进来的。

顾（继续着）从此，我们闯王的力量就更大了。十四年，攻下了南阳。十五年，占领了开封。十六年下承天，破潼关，一直进到西安。在西安就了王位，做了奉天倡义大元帅，就又打到这里来了。你们朝廷，不知用了多大力量，想灭掉我们。我们的闯王，由于十五个年头的苦战——从二十六岁一直打到四十岁——却百炼成了钢，我们的队伍，也扩张到了一百万人以上了。（指左内角）

〔左内角有激烈的炮声。〕

〔战鼓响了起来，夹着进军的号角。〕

〔三个人都不期然的同向前两步走着。〕

〔更急的炮声、战鼓，远远的火光。〕

顾（向着战火起处）关前又打起来了！

〔愈加紧张的战鼓、炮声。〕

顾（紧张地）吴老海！帐下马上就会有事，你先把他送回去。

海 (拾鞭,喊桂生)走吧!

方 (哀求)顾院长! 请告诉他,不要再打我了。你看,我已经被他打得遍体鳞伤!

海 (坦率地)你放心! 话说明白了,就是一家人。我们是自家不打自家的。刚才是我吴老海不对,走吧。

〔桂生与老海自左下场。〕

〔战火转入激烈阶段,天幕前有火光。〕

〔君恩走至帐幕旁,遥遥地看着。〕

〔李岩从右外入口登场。〕

〔他看一下战火,再向前几步。〕

〔战争的效果声压低了下去。〕

岩 (向君恩)顾院长!

顾 (回身)啊,李制将军。(前一步)事情料理清楚了吗?

岩 查点清楚了,总计在宁武关战事开始之前,一天一夜敌人伤亡有四万多,俘虏、逃散的,还没有计算在内。军火辘重,缴获好几十万。现在就看宁武关了。

顾 宁武关的战火很激烈!

岩 (带思索地)战争虽激烈,周遇吉虽顽强,可是,他不会有办法守住关城。——(看火光)顾院长! 我的忧虑倒不在这一战——

顾 (抢接)李制将军的意思,是不是说,宁武关离北京不远,关山险要,敌人定有重兵扼守,战事进展,不会像过去那样顺利,那么得手?

岩 (微微摇头)不,不,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居庸关虽是天险,大同、宣府虽驻有重兵,民心已经归顺了我们,再加本身又有这么大力量,攻克下来,不是难事。我所忧虑的,是拿下北京……

顾 拿下北京的事,我们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人,打进各部院做官吏,刺探军情的,不是已经很多了吗?

岩 我说的不是这个。是打下北京以后,我怕大家就满足,就苟安,就忘却我们还有敌人,往后还有更难走的路。(顿)我们的将领、官员,我们的兵士,在王爷麾下,转战经年,饱受艰苦,从没有到过大城市。



我怕一旦打下北京，这个繁华的帝王之都，看到那些富贵荣华，声色犬马——住的是雕阑玉砌，吃的是海味山珍，穿的是绸缎绉罗——那些花花绿绿的女人，他们会发昏，会疯狂，会堕落，会贪污腐化！（顿）要是那样，我们的胜利，就会成为我们的毁灭！

顾（忧虑地）一向躲在农村里面，一旦打进大城，确乎有这样的危险！

〔一个兵自李岩出场处上场。〕

兵（礼）李制将军！四川来的那位军爷要回去了，问你有没有信。

岩（点头）有信。待一会儿送去。

〔那个兵从原路下场。〕

岩（向君恩）啊！——我倒忘了。张献忠的来使，就要回四川去，顾院长！这两天我一点时间都抽不出，可否就烦你替我写一封信给献忠，向他进一言吧。

顾当然可以。（想，奇怪地）李制将军！张献忠不是在湖广吗？

岩那还是去年八月的事，近来已经打到四川了。

顾那边近来的情形怎么样？

岩总算很顺利。只是他的脾气老是不改，还是到处杀人，掳掠，不顾百姓，（顿）信里可以告诉他，这样是不会成功的。劝他不要杀人，要取得老百姓的心。他应该把从官家得来的财富，队伍需用的以外，都散给饥民，救济他们。要行仁义，不要打扰百姓，好的明朝官员，该劝他们归顺，干下去。虐待百姓的官，就是自己的部下，也应该毫不犹豫地宽容的惩戒。一应钱粮，该减的就要减，该免的就要免。纪律要严明，无论是抢掠财富，奸淫妇女，都应该斩首，不能宽贷！

顾我想，还可以告诉他，我们王爷从崇祯十三年起，能够这样强大，得到老百姓拥戴，马上可以拿下北京，那就是由于听了李制将军的这些话，改变了以前一些杀人、抢劫的行为，不然，是不会有今天的。

岩不能。我们王爷和献忠之间，隔阂太深了。要这样写，他那刚愎的性情，一定不会睬理的。说起来也真叫人伤心，由于荒旱相继和贪污暴政，海内饥民队伍，最强盛的时候，有十五家之多。就因为大家意见分歧，不肯合在一起，使官兵能一个一个的剿灭。现在，只剩下

这两家了，仍然不肯醒悟，还是像仇人一样。崇祯十二年，我们王爷投奔献忠，差一点被献忠杀掉。十四年，献忠失败来投奔王爷，同样的险遭了王爷的毒手。（思索地）两家竟不相容！

〔远远的马铃声、马蹄声愈走愈近。

岩（向君恩）大概是关上战报回来了。

〔李岩、君恩同向帐幕后看。

〔马蹄声、马铃声戛然而止。

〔宋献策——军师打扮——匆匆上场。

岩（迎上去）献策！是你。

宋（风趣地）是我。李制将军！我今天替你带了一个宝贝回来了。

〔李岩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顾（抢接）宋军师是从关前来吗？

宋（指）刚刚从关前来，跑得很累！（坐到石凳上去）

顾 战事怎么样了？得手吗？

宋（以手作势）像根钉子一样，钉住了！

顾 一时没有打下的希望？

宋 很难说。宁武关前，也许要站一下马呢！

岩（打趣地）宋军师！你的六壬神课不是很灵吗？怎么今天也“也许”起来了？你替我们王爷占卦，说是“十八子，主神器”，说是“十八孩儿兑上座”，王爷“当从陕西以得天下”，难道这一回还不能成功吗？

宋（笑）这些都是占数上的话，成不成功，我却不能担保，因为成事虽在天，谋事可要看人呢！哈哈哈哈哈！

〔李岩、顾君恩和笑着。

宋（有意拉远）李制将军呀！你真是个薄情郎！红娘子爱上你，把你抢到山寨做寨主，和你百年好合，你却不高兴，硬要跑回家。后来，你散放家财，赈济饥民，招了贪官的忌，把你下在牢里。红娘子又多情地领了饥民，把你从牢狱里抢救出来，投奔我们王爷。她是怎样的多情多义，可是你呀，——真是一个薄情郎！

岩（窘）你又在说胡话了。我对红娘子并不坏呀！我们夫妇，不是很恩

爱吗？

宋（带笑地）我也知道你们很恩爱，可是，当你还是崇祯皇帝举人老爷的时候——也就是还没有被逼上梁山的时候——红娘子对你恩爱，你对她却并不恩爱呀！哈哈哈哈哈！

〔李岩很窘地和着笑，顾君恩感到有些无聊。〕

顾（向李岩）李制将军！我去替你写给献忠的信写一写吧。

岩 那就谢谢你了。

〔顾君恩自左外门下。〕

岩（看君恩下场以后）宋军师，你怎么今天又提起红娘子来了？

宋（又打趣地）这就是我说的替你带了宝贝来啦！

岩（不解地）究竟是怎么回事？

宋（得意地）告诉你吧。（边说边做）今天我在关前，遇见一个打花鼓的女人，长得很俏，一身穿得红通通。当时我联想起你的太太——红娘子，我就打趣她：“红娘子呀！你干什么来的呀！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吗？”她把我上下一打量，笑了起来：“军爷呀！你真是有眼无珠，大水冲到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了！”嘴一撇，身子一扭。这可把我弄怔了。我想，她怎么说是一家人呢？真是红娘子变了样子吗？我就大胆的试她一下：“红娘子呀！难不成你真是我们李制将军的……”我可说不下去了。“……的什么呀！军爷！”她催逼我。后来我才知道，这唱花鼓的红娘子，和你也有那么一段因缘呢。

岩（有些急）说痛快些。

〔左幕后有小锣声。〕

宋（故意地）不要急！就会知道！我是骑着马来的，她走路，（听到锣声，回头看）啊！来了！

岩（恍然大悟，指宋献策）啊——你真会开玩笑。（让开地位）

〔花鼓女上。她约摸十六七岁，全身着红。头上戴红花，腰系红绸，足穿红鞋。自己背着花鼓，腰带上插着两根新花鼓棒。左手按着鼓，右手执着一方淡青手帕。脸上也打得很红。后面跟

着她的丈夫——一个二流子打扮的人，脸上用黑白粉画成小丑，手里执着镗锣在敲，但走进以后，都停了下来，不再敲了。两人走到献策面前。

花 (礼) 军爷！你叫我干什么的呀！

宋 (介绍) 这是我们的李制将军！他很爱听花鼓，也会编花鼓词儿，我找你来唱一套给他听听。要是李制将军听得高兴，他会替你编上几套呢。

〔花鼓女向李岩斜瞟一眼。〕

花 (向岩) 那就谢谢李制将军了！

岩 不必拘礼，请唱吧！

〔花鼓女及其夫向台前，略事准备，然后看看献策、李岩，嫣然一笑。又以彩帕掩口，严肃起来。〕

花 (向献策与李岩) 唱得不好，请将军们包涵些！

宋 (打趣地) 红娘子！你真太客气了。(说时，斜看着李岩)

〔花鼓女走向台中，做了些准备舞蹈动作。〕

〔花鼓男也配合着她活动。〕

〔幕后的音乐开始配奏。〕

(附记：关于花鼓女的舞蹈动作，如演员不熟习，最好就近找一个旧艺人——会打花鼓的女艺人尤好——示范，而吸收其合理的菁华的部分)

花 (响鼓，唱)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过场锣鼓。〕

宋 (赞叹) 好极了！好极了！

花 (继续响鼓，继续唱)

十年倒有九年荒，崇祯继续不安康；

关外兵祸连年结，关内岁岁苦旱蝗。

〔过场锣鼓。〕

宋 (有感地) 内忧外患，真是好词儿！

花（继续响鼓，继续唱，调子转入悲凉）

关内岁岁苦旱蝗，嗷嗷难过饥饿关；  
宛转沟壑相向哭，骷髅遍地积如山。

〔过场锣鼓。〕

骷髅遍地积如山，纵有偷生何能安？  
官吏征粮若虎纵，豪家索债似豺狼。

〔过场锣鼓。〕

〔远远的杂乱马蹄、马铃声。〕

岩（向花鼓女）娘子！这就是我们闯王所以要兴兵之故了！

花（欠身）奴家知道。（继续响鼓，继续唱）

吃他娘，穿他娘，求升求合都无望；  
不为荒旱苛政死，只有开门迎闯王。

〔过场锣鼓。〕

〔马蹄、马铃声近。〕

宋（自语地）迎得好！迎得好！

花（继续响鼓，继续唱，调子转激昂）

迎闯王，不纳粮，闯王仁义震四方；  
不杀不掠济贫寒，饥民纷纷归虎帐。

〔过场锣鼓。〕

花（继续响鼓，继续唱）

迎闯王，不纳粮，豪贵暴政一扫光；  
转战直把燕京捣，打定天下好还乡。

〔在她开始唱本段《迎闯王》时，闯王、李牟、闯随从及侍卫四人上。〕

〔闯王勿进，发现在唱《迎闯王》，停住脚步。〕

〔场上人都不曾发觉，继续唱完。〕

〔就在花鼓女唱完最后一句时——〕

闯（大笑）哈哈！你们真有兴致！

岩（发觉，急转身趋前）啊！王爷来了！

宋 (继续趋前)王爷!

〔花鼓女及其夫,听到喊王爷,吓慌了。

〔她拖着鼓,颤栗地向台左角退。

〔闯王向岩、献回礼后,含笑趋前。

闯 (向花鼓女)不要怕!你刚才不是在唱《迎闯王》吗?怎么闯王来了,你倒吓得向后退了!

〔花鼓女仍旧颤栗不前。

闯 不要怕!李闯王不是那个崇祯皇帝,吃老百姓的肉,喝老百姓的血,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李闯王自己就是一个老百姓,做过小和尚,替人家放过羊,什么样的苦都曾吃过。他懂得大家的苦楚,站近一些,不要怕!

花 (颤栗地向前)是,王爷!(跪了下去)

〔其夫也跟着跪了下去。

闯 (爽直地)起来!在闯王面前,是用不着这一套的!我只要大家能和我一同打仗,杀敌,赶掉那压迫我们的崇祯皇帝,杀尽天下的污吏贪官,教大家能好好地过活。我不要你们对我讲什么礼节!

花 (万福)谢谢王爷!

闯 你唱得很好。没有想到我李闯王已经被你们编成歌子了。(神往地、自语地)“迎闯王,不纳粮,闯王仁义震四方——震四方!”(转向花鼓女)娘子!你唱得真是太好了!你年轻!你美丽!你有好的嗓子!你有爱戴李闯王的热情,你肯为我李闯王效力!好!你唱吧!唱吧!你去替我们打头阵!唱到北京,唱到山海关外去!(大声)对!娘子!唱到山海关外去!

花 (万福)只要王爷不嫌唱得不好,奴家愿意效劳。不但奴家,就是天下的百姓,也都在渴望着王爷,不只能替他们赶掉崇祯,也望王爷能打到关外,使鞑子不敢再来捣乱中原。

闯 这是我李闯王的责任!我一定做得到;一定要使鞑子不敢再来扰乱中原。(顾岩)啊!李制将军!你是很会做诗的,何不编它几只歌

子，让她们到各处演唱演唱？

宋 刚才她唱的这一套花鼓，有一部分就用的是李制将军的《劝赈歌》。我在关前听到，特地引她前来，唱给李制将军听听。我说他们也有一段因缘呢！哈哈哈哈哈！

闯 (大笑)哈哈哈哈哈！你说得真有趣。(看花鼓女)好吧！(向随从)你引他们进去，多赏给他们一些羊羔美酒，再给一些银子，让他们好好地去看！

随 (礼)是！

花 (万福)那就谢谢王爷的厚赐了！(起)

夫 (继跪)恭祝王爷万岁万岁万万岁！(起)

闯 (大笑)哈哈哈哈哈！你在哪儿学得这一套！人是活不到一百岁的，哪里有什么万岁，还万万岁。我真不欢喜这个调调儿！好！(指随从)你们跟他去吧！

(花鼓女及其夫，跟随从自右下。

闯 (向李岩)李制将军！你起草的那篇檄告天下的文章，我已经看过了。(取出檄文看)很好。“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罔上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立尽。”露布崇祯皇帝的罪恶，很为得体，只是还有一点……

岩 请王爷的示。

闯 (将檄文递给李岩)你在檄文里，写的都是内政。崇祯朝外患，也应该写进去才好。几十年来，我们中国，是没有一年不遭受鞑子进攻的。多少次打进了关，直逼到京师。锦州被他们抢去，也不止一回。朝廷拥有几百万的大兵，就没有一回把他们打出去过。只要敌人一到，队伍马上就撤，偶尔打一打，也不过是装个样子，骗骗天下人的耳目。崇祯皇帝，和他的文武百官，哪一回不是屈辱求和，丧师失地，丢尽我们老百姓的脸！(稍停)是兵没有力量和敌人对抗吗？不是的！有力量！只是他们的力量，全用在我们身上，他们连做梦也忘不了的“剿匪”！他们的大将杨鹤、陈奇瑜、孙传庭、左良玉，十

几年来，哪个没有打过我们？最厉害的是洪承畴、祖大寿，从崇祯八年，一直围剿我们，直到崇祯十五年，他们投降了，做了汉奸，才罢了手。（稍停）对了！十几年来，所谓朝廷的大将，朝廷的命官，一面围剿我们，一面投降敌人，做汉奸，做卖国贼，并不是洪承畴、祖大寿少数几个人。计算起来，数目可真骇人。我们百姓，用自己的血汗，养活这些狗官、狗将，难道是为着要他们出卖祖宗吗？内而贪污，外而投降，在檄文里，应该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的朝廷，全国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寄以重大希望的朝廷！？

岩（礼）臣一定补写进去。

〔关前炮声、号角声又起，大家注视着。〕

宋（趋前）王爷！关前的战事现在怎样了？

闯 我们冲进一个缺口，又给周遇吉打了出来。周遇吉部下，因为我们攻得很急，又势在必下，很动摇。只是宁武关这一战，我们的伤亡实在太大了。我想——

岩（紧接地）王爷的意思——

闯（考虑地）我想，即使宁武关能为我们所破，从这里到北京，还要经过大同、阳和、宣府、居庸几处险要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有重兵扼守。要是各处都得这样苦打，折将损兵，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倒不如暂时回师陕西，更多准备一些力量，再相机进击！

〔战鼓起，有炮声。〕

〔闯王说完，回顾一下，急自右内下场。〕

〔四侍卫随下。宋献策随下。〕

〔关前炮声，再连续地响了起来。〕

〔大家看着闯王下场。〕

岩（向李牟）牟弟！今天王爷的心思，似乎不大好！

牟 这一仗，打得也实在太苦了。哥哥！大同、宣府一带，有信来吗？

岩（摇头）没有。大同总兵姜瓖，和宣府监视太监杜勋那里，我昨天又派了人去。能说得好，肯归顺，宁武关伤亡就是重一点，倒也没有什么；要是谈不好，那我们这一回能不能进取北京，我也觉得很值得



考虑。(顿)牟弟！你在关前一天一夜了，你看我们究竟有把握没有？

牟 拿下宁武关是有望的，只是周遇吉太倔强，夫妇两个人又都会打仗，恐怕日子会要拖长。

岩 牛丞相和刘侯怎样打算呢？

牟 宗敏还不是主张硬打！金星对打仗是一个外行，加上又不肯得罪宗敏！——

岩 (不禁感慨地微微摇头)唉！

牟 哥哥！你为什么这样关心宁武关的战事？

岩 我怕宁武一战会破坏我们的大计。我记得顾院长去年在潼关的时候，曾向王爷献议，说“关中山河百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以向京师。”现在，这大计，是快要完成了。只是——万一在这里旷日持久，就难免会有别的阻碍。崇祯就会有从容时间，号召南方史可法一班人马队伍，北上勤王。南方虽有张献忠在那里牵制，但抽调几十万兵北来，依旧是办得到的。(强调地)重镇辽远的吴三桂五十万大兵，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也会调进关拱卫京师。要是这样，我们即有百万之师，想一时拿下北京，可就够困难了。

牟 (强调地)南方的队伍还在次，倒是吴三桂这一支人马，我们要不好好地打算，倒真是一桩心腹之患呢。

〔战鼓声又激烈一阵。〕

〔第一探子匆匆上场。〕

牟 (发现了他)你是从关上来吗？哈哈哈哈哈！

探一 牛丞相和刘侯差我回来报告王爷，宁武关又给我们拉下一个大的缺口，现正调动大军，以十攻一的拚命挤进去！

牟 (紧张地)敌人抵御得怎么样？

探一 还是很厉害，只是不如以前了。(看)王爷呢？

岩 (指)到里面去了。

〔第一探子急急从右下场。〕

牟 宁武关战事，真是我们兵力的一个很大的试验。

岩 (感慨地)也好让我们将领们知道，在敌人当中，个别顽强的还不是没有。我们虽有许多胜利，还是不能轻敌！我们一定要认识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大，(重)要轻敌就会致败！

〔一阵激烈的战鼓声。

〔第二探子又匆匆上场。

岩 (迎上)又是战报来了吗？

探二 宁武关已经给我们打开了，周遇吉抵挡得很厉害，现在正在进行巷战！

牟 (高兴地)宁武关城拿下了吗？

探二 李宏将军！现在还不能说，敌人一再的想把我们打出来呢！

岩 牛丞相和刘侯现在在哪里？

探二 还在关城外面。我回来的时候，他们正准备进城督师！

牟 关城是哪一位将军打开的？

探二 是罗虎罗将军打开的。(匆匆地自右内下)

〔远远地炮声又响了起来。

〔李岩、顾君恩向关门处远视。

〔一个侍卫扶着受伤的罗将军上。

牟 (惊)罗将军！你自己也带了彩了！

岩 (关怀地)伤势不怎么重吧？

罗 (疲惫地)还好。周遇吉这厮，真够厉害。我们攻进关城了，他还是步步为营地和我们拚！（说完，被扶到右前幕内去）

〔又是一阵激烈的战鼓声。

〔第三探子继续上场。

探三 (自内叫了出来)周遇吉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周遇吉被我们包围了！

牟 (惊)被我们包围了？

探三 是的，李宏将军！刘侯亲自带了队伍，进关城把他重重围住了！他正在左冲右突想突围。他的老婆刘氏，带了一支人马赶来，正在

想抢救呢！

岩（指）赶快去报告王爷！

探三 是！（自右内下）

〔又是几声大炮，夹着号角声。

〔远远地起了火光。

牟（指）火！城里烧起来了！

岩（高兴得声音有些发颤）宁武关大概可以给我们攻克了！又是一次胜利！

〔激越的胜利的号角声。

〔欢呼声。突然高起的欢呼声。

〔祝捷的鞭炮声。

〔火光更大，有阵阵浓烟。

〔闯王在鞭炮声中再上场。

〔宋献策、随从、两侍卫后随上场。

闯（大笑）哈哈哈哈哈！（向着火光）你们听到胜利的号角吗？强中自有强中手，周遇吉到底给我们打垮了！宁武关给我们拿下了！（更大声）宁武关给我们拿下了！

〔李岩、宋献策、李牟同时地喊：“这都有赖于王爷的洪福！”

〔大家都很高兴。

闯 这不是我闯王的洪福，是由于你们各位将领的龙虎宏韬、英雄伟略，和全体同胞的戮力同心，奋勇杀敌。哈哈哈哈哈！

〔胜利的号角声更近。

〔鞭炮声也更近。

〔杂乱的马蹄声、马铃声。

闯（向内指，高兴地）他们胜利地回来了！

〔牛金星、刘宗敏上场。

〔金星、宗敏同趋闯王前：“王爷！”深深地一礼。

闯（高兴地）你们二位辛苦了！

刘（礼）直到现在，才把宁武关攻克下来，有辱王令，真是罪该万死！

牛 (礼)王爷! 周遇吉也实在太顽强了。我们一路走来,像他这样善战的明朝将领,可以说还没有谁可以赶过他。

闯 可是他没有知道,遇着真正老百姓的队伍,他们的善战,同样要成为灭亡,众怒是难犯的!

岩 牛丞相! 周遇吉被我们捉到了没有?

刘 (大声地)周遇吉,他在包围圈里,被我们用乱箭射死了!(配合一个大的表现性格的动作)

岩 (有些失望地向后一退)啊!

牟 来抢救他的那个老婆呢?

刘 (大声)周遇吉的夫人刘氏,也在乱军中战死了!(配合一个表现性格的大动作)

宋 (有些失望地向后一退)啊!

牛 (看他和李岩一眼,冷笑地)他们夫妇太想做忠臣了,我们自不妨帮助他们,让他们全忠全义! 吓吓吓吓!(奸笑,耸肩,极度表现性格)

〔在场的人,各种不同情绪的反应。〕

闯 所有缴获的东西,处置了没有?

牛 军火等等,还没有很好的清算。没收来的粮食、钱财,已经全部遵照王爷的旨谕,全部的分散给关城内外穷苦百姓了! 他们在这一回战争里面,确实帮了我们不少的忙。

闯 他们觉得高兴吗?

〔幕后喊:“李闯王万岁! 李闯王万岁!”〕

〔大家注意听。〕

〔一闯兵从关城来路上场。〕

兵 (礼)报告王爷! 宁武关老百姓,有好几万人,前来感谢王爷赐给他们粮食、钱财。还有好几千人,愿意为王爷效命,前来投军!

〔外面又在喊:“李闯王万岁! 李闯王万岁!”〕

〔闯王感动地、默然地向声音走去。〕

〔场上的人也都跟上几步。〕

〔闯王走到进幕处立定。

〔里面更狂热地不断喊：“李闯王万岁！李闯王万岁！万万岁！”

〔歌声、欢呼声杂成一片。

〔李闯王被感动得转过身，向回走——

闯（边走边自语，感情高度地激动）李闯王万岁！李闯王万岁！一路走来，百姓们都是这样的拥戴我，真是太叫人感动了！（向大家）你们看！你们看！居然拥来这么多人——男女老幼，人山人海！——连数也数不清！（激越地）真叫我李闯王要感动得流下眼泪来了！

〔外面有更繁复的吼声：“李闯王万岁！李闯王万岁！”

〔闯王被感动得再度回顾。

闯（顾牛）牛丞相！就烦你去替我谢谢他们吧。我是个老粗，不会说话。你可以转达我对他们的衷心感谢。我李闯王非凡高兴地欢迎他们参加。李闯王的队伍本来就是老百姓的队伍！

牛（礼）拜令！（下）

〔那个通报的兵随下。

〔顾君恩急急自左外口上场。

顾（礼）王爷！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荫，居庸关总兵唐通，各派使者，前来迎降。（呈迎降书三纸）这是他们的迎降书。

〔所有场上的人，大大地骚动一下。

闯（将降表放在桌上）各位文武将领！宁武关已经攻打下来。大同、宣府、居庸降表也到了。此去北京，一路上是没有什么阻碍的力量了！（大声）孤王的意思，不如趁此前进，直捣燕京！各位以为何如？

牟（礼）王爷之见甚是！

刘（礼）我刘宗敏愿效前驱！

岩（礼）从此直捣北京，自是我们夙愿。但望王爷在开拔之前，能颁发一道手谕，严肃我们的军纪。告诫各级将领，以及同胞兄弟，进入北京的时候，要奉公守法，廉洁无私。对于百姓，更要秋毫无犯。违令

者一律严办!

顾 (礼)对于那些降官降将,也应该分等处理。公忠的,我们应该善待他。廉洁的,应该任用他。贪污的,为百姓痛恨的,我们不要放过他。(强调地)不要一味依恃战功,要更多使用政事的力量,让敌人自己瓦解。

闯 (点头)你们说得对! (向顾)文谕院可以负责办理!

顾 (礼)是,王爷!

〔闯王翻身走上将台。

〔牛金星从关城来路上。

〔将领分成左右两行侍立。

〔战鼓起,但声音不重。

闯 (向众)各位将领听令! (取第一支令箭)李宏将军!

牟 (前进)在!

闯 (继续地)协同罗虎将军,率领三十万大兵,取道边外,柳沟,直取北京! (授令)

牟 (接令)拜令! (向左外下)

闯 (取第二支令箭)制将军李岩!

岩 (前进)在!

闯 (继续地)配合李宏将军,率领三十万大兵,取道真定,直取北京! (授令)

岩 (接令)拜令! (自左外下)

闯 (取第三支令箭)刘侯宗敏!

刘 (前进)末将在!

闯 (继续地)率领四十万大兵,取道宣府、大同、居庸关,直扑北京! (授令)

刘 (接令)拜令! (自左外下)

〔李牟、李岩、刘宗敏下场时,皆有一阵短促的马蹄声与马铃声。

闯 (右顾)牛丞相!

牛 (前进)有!  
闯 (左顾)宋将军!  
宋 (前进)有!  
闯 (向顾)顾院长!  
顾 (前进)有!  
闯 (继续地)并其余一应人等,随孤王押队前进!

〔在场的人同声：“拜令!”

〔并一律行礼如仪。

〔战鼓声高扬起来。

〔号角声、礼炮声并起。

〔闯王开始离座。

〔幕——缓缓下落。

——第一幕完

## 第 二 幕

**时间**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地点** 北京皇宫偏殿

**人物** 长平公主

崇祯皇帝

王承恩

李闯王

牛金星

宋献策

罗 虎

费贞娥

吴老海

李 岩

刘宗敏

李 牟

闯随从

闯侍卫(四人)

蒋长贵

官 女(四人)

太 监(二人)

闯 兵(八人)

**布景** 崇祯皇宫的偏殿。左右两面台口，为对开宫门——左面的是外入口。右壁前，斜放一张御桌，后御椅一座，桌左头偏外有一矮画轴缸。桌上有文房四宝、零碎小古董及酒一壶，酒杯一只。画缸内有画数轴。桌右距离三五尺，左右两面为黄幔，幔联朱柱，两柱间为石阶，约三四级，此为内入门，宽约五六尺。两朱柱顶有横幔。阶上两面为左右过道，距阶约五尺深处，为一大龙屏，华丽夺目。左黄幔左角，有一高架，上陈一人物古玩——用官烛亦可。台顶悬有红官灯两盏。为“尾声”关系，御桌、画缸地位应在腰幕后——腰幕应为蓝色，以代“尾声”之天幕。

〔幕启时，场面敲着激越的战鼓。〕

〔宫女(一)急冲冲自内左过道跑出，直趋右台口门，进入。〕

〔当她到达御桌外面地位时，太监(一)急冲冲自左外门入，向内入门急走。〕

〔太监(一)到达石级，又一宫女(二)，拿着一个衣包，从右过道向外跑，两人几乎相撞。宫女(二)跑至左外门，进入。太监(一)看她一眼，也急冲冲地向右过道进入。〕

〔战鼓加紧一阵。〕

〔宫女(三)自右外门入，两手各挟一个大包，急冲冲向左面去；至台中部，一包落地，又急拾起，向右边跑去，进入。〕

〔战鼓又加紧一阵，时间较长。〕

〔幕后有太子的声音：“父王！你不能这样！”声凄哀。接着就是



一声尖利的妇女被杀时的惨叫。

〔太监(一)又从右过道急冲冲跑出,嘴里惨叫着:“不得了啦!不得了啦!”跑到左外门,想想,又向右外门跑,叫着:“圣上杀人了!圣上杀人了!”一直跑进右外门内去。

〔战鼓敲到最高的紧张限度。

〔长平公主——她十六岁,服饰很朴素——惨然地从后面左过道跑了出来。她一面回顾,一面凄惨地叫:“父王呀!父王呀!”一直跑到右面台口。

〔崇祯——罪发(一称“冲天冠”)、仗剑、脸上涂油——从里面左过道跟着跑出来。他立在石级上面,惨然地高举着剑。长平公主热泪满面,两手上举,颤栗地回跑几步,向着崇祯跪下。

长 (惨然地)父王!你竟饶不过孩儿吗?

崇 (惨然地放下了剑)孩儿!不是父王饶不过你,只怪你生在帝王之家啊!——(摇头)

长 (惨然地)孩儿没有犯什么罪过!

崇 (惨然地)生在帝王之家(举起剑),就是你的罪过了!(赶向公主)

长 (急起跑)父王呀!——

崇 (跑至公主原地位,惨然地又摇着头,放下剑)孩儿!你不要叫父王太难受了!朕是不忍心让你被那闯贼糟踏,才下此狠心!朕何尝忍得! (泣,以巾拭泪)

长 (进一两步,惨然地)父王啦!——母后已经领了圣旨,自尽而死!——

崇 (惨然地紧接)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她是应该死节的,朕不叫她自尽,——唉!——朕又有什么办法啊!

长 (紧接地)妃嫔也给父王杀死了好几个人!——

崇 (惨然地)朕不杀死她们,闯贼进宫,也不肯放过啊!——

长 (哭泣地)父王!闯贼为什么一定要杀害我们呢?

崇 (叹息地)朝代易主,代代皆然,何独闯贼一个?

长 (哭泣地)朝代易主,代代皆然。(大声)父王!我们先祖洪武皇上开

国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崇（感到她失言，大惊）——哎呀！孩子！——

长（紧接地）父王啦！——

崇（惨然地）你怎么说起这样的话来了？

〔战鼓又极度的紧张。

〔崇禎仗剑，绕场追杀长平公主。

〔公主边逃边叫：“父王啦！父王啦！”最后停了下来，鼓声也压平下去。

长（惨泣地）父王！你真要孩儿死孝，孩儿还有什么说的？不过，两个弟弟——永、定二王，陛下要好好地安置他们才好呀！——（哭）

崇（感叹地）孩儿不提起永、定二王，则还罢了，提起了他们，倒不由得朕是更加难受了啊！

长（颤泣地）父王！难道永、定二王——

崇（惨然地）朕已经把他们送田、周二相府里，但田、周二相——唉！谁知道他们能不能逃过这个劫难啊！

长（凄然地）父王！皇朝有这么多的大兵，为什么闯贼还弄得这样猖獗啊！

崇（凄切地）这是为父德薄，有负先祖列宗啊！荒旱相继，贪污满朝，国库又那么空虚，叫朕有什么办法呢？

长（凄切地）国库虽然空虚，（大声）武英殿地下，藏的不尽是大块金子吗？

崇（又大惊）哎呀！——（举剑）孩儿呀！——（追）

长（跑场）父王哪！——

〔战鼓声紧张激烈。

〔崇禎与长平公主跑场。

〔长平公主止于左外门附近。

〔崇禎赶上公主，奋然一剑。

〔公主惨叫：“哎唷！——”昏然倒地。

〔战鼓戛然而止。

崇 (挥泪看公主)孩儿! 孩儿呀! ——(惨然地摇头,走向台中)

〔王承恩——御马监太监——自左外上场,急趋崇祯。〕

(附记: 以上父女一场,崇祯完全沉浸在伦理的悲惨心境里,所显示的性格是纯凄恻的。以下与王承恩一场,自承恩上场警觉他起,性格转强,但仍在悲威的状态中)

王 (惨然地)陛下! 彰义门破了以后,闯贼围攻内城,内城也快不能守了呀!

崇 (警觉地)承恩! 为什么闯贼到了京师,我们还不知道,如在梦里?

王 陛下! 只因闯贼听了李岩之言,派了许多党羽,带了很多钱财,来到京师! ——

崇 (惊异地)噢! ——

王 我们文武官员,被闯贼收买的,不知有多少多少。就连那兵部——

崇 (惊讶地)就连朕那兵部,也给他们打进来了吗?

王 兵部派出去的探子,在京没有动身,闯贼已经知道。去一个捉一个,去两个捉一双。兵临城下,我们还如在鼓里!

崇 (气愤地)就是这样,京城也不该破得这么快啊!

王 只有怪那些开门迎降的皇家将领了。

崇 (长叹地)啊! ——承恩! 朕的那些百姓呢?

王 说到陛下的百姓,那更是十人之中,倒有九人是心向闯贼,愿意闯贼来的。

崇 (大惊)朕的百姓,十人之中,居然有九人心向闯贼! ——

王 (感慨地)在水深火热之中,你叫他们怎不埋怨陛下呢!

崇 (思索)这样——(惨然有悟)那就难怪了呀!

〔一阵激越的战鼓声。〕

王 (听,激动地)陛下! 战鼓更近了。

崇 (四顾)承恩! 我们皇朝,难道就此完事了吗?

王 (激动地)陛——下! ——

〔长平公主至此复甦,以手着地,挣扎起。〕

长 (惨然地)父王呀! ——

崇 (大惊)哎——呀! ——

王 (走过去)公主! ——

崇 (惊, 颤战地)孩儿! 你! ——(以手指她, 颤, 回到前一场情绪)

〔王承恩检视她的痛处。〕

长 (惨然地)父王! (以手摸痛处)痛啊! ——(又复倒下)

〔又是一阵激烈战鼓声。〕

王 (惨然地)陛下! 你再不能迟捱了呀!

崇 (哀凄, 缓慢地)孩儿! 你没有死吗?

长 (哀泣地)愿父王再赐孩儿一剑, 让孩儿随母后于地下吧!

崇 (惨泣地)孩儿呀! ——(说罢举剑, 跑过去, 预备砍)

〔公主又惨叫: “父王呀! ——”〕

〔崇祯手一软, 颓然地放了下来。〕

〔王承恩在一旁摇首流泪。〕

〔战鼓声又激烈地响起来。〕

崇 (长叹地)唉! ——朕杀不下手了啊! (扔剑于地)

(附记: 因闯兵与闯小将即将进来, 崇祯扔剑处, 应以不易为他们匆走过时即能发现为标准——最好是在长平公主与左布景板之间)

长 (颤抖地)父——王! ——

〔内监(二)自左外惶急地跑了进来。〕

监二 (礼)陛下! 内城又被闯贼攻破了, 请赶快离宫吧!

崇 (惊, 转强, 挥袖)去吧!

〔太监(二)下场。〕

崇 (思索地)内城又已被闯贼攻破, 朕——

〔战鼓声突然激越起来。〕

王 (急切地)陛下不能再迟疑了!

崇 (惨笑, 变态地)好! 去吧! 离宫去吧! 城破了! 国亡了! 朕是一国之主, 这是朕死国的时候了!

王 (催促地)陛下! 事急了!

崇 (变态地, 果决地)事急了, 去吧!

〔战鼓声激烈起。

〔王承恩自右过道进入。

〔崇祯急入，到达平台上，长平公主哀喊——

长（撑起半身）父——王哪！——

崇（缓缓地转身，伸出一只手，颤抖地）孩——儿！——

长（紧接地）父——王！——

崇（凄然地）为父的不能顾到你了啊！——

〔战鼓声、叫噪的人声。

崇（听罢，决然短促地）唉！（转身急走，向右过道下场）

〔长平公主看崇祯去后，大叫：“父王啦！——”大哭，昏倒在地。

〔战鼓声复起。

〔愈来愈近的嘈杂人声。

〔宫女（二）——已经失却了她的衣包——从左门跑了进来。面色惨白，高叫着：“闯贼进了宫了！”“闯贼进宫来了！”一路叫跑了进去。

〔接着，宫女（一）——两个包已经失却了一个——亦自左进向右跑，带哭带喊：“天啦！我的天啦！”但跑错到御桌的里角，又折回到外角。

〔就在这时，左外有“闯贼来了！”的叫喊。

〔她一吓，连仅余的一个包裹也吓得丢了下来，哭叫着跑到右外门口，进入里面去。

〔那叫“闯贼来了”的，是太监（二）。他一路叫喊，刚跑到舞台中心，宫女（四）大哭着自内向外跑。

〔太监（二）看见她，忙叫着：“你往哪里跑？闯贼已经进了宫了！”

〔宫女（四）带抖地说：“那怎么办呢？”

〔太监（二）想了一想：“我们到后苑门，看看能不能逃出去！”说完急入右过道内。那宫女也哭哭喊喊地跟了进去。

〔当他们已没入后台时——

长 (惨然地长叫)天啦! 闯贼真进了宫吗?(哭)

〔一阵急速的战鼓声,公主又复倒了下去。

〔四个闯兵冲了进来,分跑到里面和右面去。

〔向右去的一个,发现宫女落下的包,“咦——”了一声,回头看看,顺便拿起带了进去。

〔接着一个闯小将上,四面看看,发现了长平公主。他注视,跑过去踢一脚,看看没有动静,即跑到后面右过道里去。闯王四侍卫急上,两个直趋右门前,两个左门前。

〔宋献策、牛金星、闯王急上。随从上。

〔闯王一走出台,足为长平公主所绊,踉跄,面视,发现了长平公主。

闯 (有些惊异地立定,向随从)这是什么人?

〔随从看长平公主,走过去。

〔闯王随步转入台中。

〔随从在长平公主身畔发现血剑。

随 (看过剑献闯)还有一把血剑呢!

〔闯王接过剑看,金星、献策也凑上去看。

牛 (指给闯看)这上面有双龙宝珠,好像不是一般人使用的。(进一步)而这个女人——

随 (又发现了)还没有死呢!(作势)好像只有臂膀上中了一剑!

闯 噢! ——(进前两步,看)你是什么人?

长 (挣扎,看闯,凄弱地)我是一个宫女!

闯 你怎么受了伤的?

牛 (奸诈地)我看你的打扮,可不像宫女。

〔两个闯兵押了太监(二)、宫女(四)从右过道内出,向左门去,牛金星敏感地觉得可以解决问题,忙呼住。

牛 (指)站住!

〔他们停下了脚步。

牛 (凶狠地指宫女)你知道她是谁?

[宫女(四)趋前看,颤栗,不敢说话。]

牛 (更凶狠地)说:——

宫四 (颤栗地)她……她……

随 (助势地)她是什么人?

宫四 (颤栗地)她是长……(又不说了)

随 (再叱)长什么?

宫四 (鼓着最大勇气)长平公主!(哭)

牛 (摆手)好!——带他们下去!

[闯兵押太监(二)、宫女(四)下场。]

牛 (冷笑)现在不是什么宫女了吧!

长 (无力地)既知道我是长平公主,你们就杀掉我吧!

闯 (很意外地)啊!原来你就是长平公主。你怎么伤得这样?

长 (哀泣地)只因父王不愿我受闯贼之辱,想亲手将我杀死,他砍下一剑,却再也杀不下去了。

随 (更凶恶地)不要在这里乱骂!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

闯 (阻随从)不要吓她!(向公主)公主!我看你的伤势很重,你不要太激动了!你放心!你骂的那个“闯贼”,他是没有你父王这样忍心的!他不会杀害任何一个无罪的人,哪怕就是你们皇亲国戚。你不要怕!他会好好照顾你的!(向左右)左右!

[两侍卫应了一声“有!”上前两步。]

闯 把公主扶回宫去,让她好好地养伤。派几个宫女服侍她。一应费用,随时向库里支取。

[左门口两侍卫同声应:“是!”把长平公主扶了进去,自右外门进入。]

[先前那个闯小将自内出,趋闯王前。]

将 (礼)禀告王爷!宫内各处都找过了,没有找到崇祯皇帝!

闯 (坚决地)再细细地替我搜查!

将 (礼)是!(又回到右过道里面去)

(闯王看他向内去后,走向御桌,放下剑,在宫内四顾。

(附记:以下李闯王、牛金星、宋献策几大段戏,排演时,无论李闯王有无对话,应保持李闯王处于主要地位——以他的地点为重点而转移)

闯 (有些高兴,向金星)牛丞相!这就是武英殿,崇祯皇帝的金銮殿吗?

牛 (笑,摇头)不是,王爷。这只是一个偏殿,一个小的宫殿!

闯 (笑)噢!这还只是一个偏殿,一个小的宫殿,(看)竟然有这样的辉煌!那么武英殿!——

牛 (微笑地)当然是更辉煌,更漂亮了!一切都是金镶玉砌,庄严宏大得多咧!

闯 (得意地)噢!(看,陶醉地)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李自成会有这么一天,走进这样的宫殿!真是天上宫阙,人间仙境!

牛 宋军师刚来军中,不是替王爷占了一卦,说“十八子,主神器”,今天王爷进了神京,是该主神器的时候了。

闯 (想)主——神——器!(转快)那么你是说,我李自成今天就该做皇帝,君临天下了!

牛 (笑)当然啰!王爷打了十几年的仗,吃了十几年的苦,出生入死,不下百次,为的什么呢?不就是为的做皇帝吗?

闯 (笑)哈哈哈哈哈……(发现宋献策呆立一旁,若有所感)啊!宋军师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在想什么?

宋 (很随便地)我在想着崇祯——

闯 想这个倒霉的家伙干什么?你还怕他这一回能逃出我们掌心吗?

宋 不是的。我在想着他这样的下场。

闯 你还想替他打上一卦不成吗?

宋 不用打卦,这是他们明朝君王自作自受!

闯 (点头)对的,他们太不管百姓们的死活了。

宋 (忧郁地)所以,历代帝王只要失掉了民心,没有不遭惨败——破国亡家的。

牛 (不高兴地)宋军师今天怎么啦!



宋（敏感地）不过偶尔想想罢了。（有意地岔开）哦，牛丞相，我们已经打下了北京，王爷登极的典仪，你也该准备准备了。

〔先前那个拾衣包的兵，自右外门里面出。先是肩上的两个大包袱从门里伸了出来，接着是背心，接着是全身转过来，手里也是一个大包。〕

〔闯王早已看见了，默然地望着。〕

〔那兵士转身以后，发现了闯王，惶急地将三个包丢到地上，恭立，颤抖，不知怎么好。〕

闯（严厉地）你这是干什么的？

兵（颤抖地）我……我……

闯（盛怒地）你在趁火打劫！你知道我们军纪，马跑到人家田里的，都要拿去砍头。（大声）你胆敢这样！

宋 你是哪位将军营里的？

兵（颤抖地）我是刘……

闯 刘侯宗敏营里的是不是？

兵（颤抖地）是！

闯（大声）你说，我们的军纪，抢劫该犯什么罪？

〔兵士不敢说，惶恐颤抖。〕

闯（右顾）左右！

〔右面的两侍卫，应了一声“有！”上两步。〕

闯（大声）拖出去杀掉，为抢劫者戒！

〔两侍卫同时应：“是！”一个跑到那兵士身后，从身上取出一根绳子将他捆绑，并夺去他手中的刀交给另一侍卫。那侍卫随手将两包裹扔进房内，然后共同把那兵士向左推，一直推出去。〕

〔闯王烦恼地走到右外门，向内看。大家静场。〕

〔稍间，闯王走到御桌旁边，看到桌左的画轴缸子，看看，心境已经和平得多，但仍有些不快。〕

闯（指着画轴缸）牛丞相！这是什么呀？

牛 (抢接)这是放字画的缸子。这个殿,大概是崇祯皇帝闲暇无事,饮酒赋诗,写字画画的地方。(指御桌)王爷看,这儿不还有酒吗?(拿起酒壶看,又复放下)王爷!这也是做皇帝应该学得的一套本事呀!做臣子的,能够得到皇上的御笔,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呀!(笑)王爷在军中,已经学会了做诗,以后还得抽闲学学画呢!

闯 (不以为然地边说边坐上御桌)什么诗,什么画,我就不爱这一套!我李闯王是凭一根钢鞭打天下的,是马上天子。就是做皇帝,我还得弄我的钢鞭。谁高兴搞什么诗,什么画!(走)啊,宋军师,你一路来看见吗?怎么皇宫里有这么多的女人呀!

宋 本来是呀!皇帝后宫,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再加那些皇亲、宫女,自然就多啦!“三千粉黛”,指的不就是宫中吗?

牛 王爷登极以后,也得这样呀!将来还要派人到天下各地方去选妃子呢。

闯 (笑)这可不成。我李闯王,生来就是怕女人的!讨一个老婆,已经是没有办法了。我以前很奇怪,为什么宫里的那些太监——男人,都是割掉卵子,像我们乡下阉鸡阉羊一样,原来是宫里女人太多,男人太少。(坚决地)我李闯王做皇帝,就不要这些家伙!

宋 那这些人怎么办呢?

闯 放他们回去,种田,做生意,再不许他们干这些买卖。

{罗将军及其侍卫——蒋长贵,自左匆匆上场,向内走。当他们快走到石级时,闯王喊住他们。

闯 罗将军! ——

罗 (不安地)啊,王爷! ——

闯 为什么这样急冲冲?

罗 (找到一个理由)末将特来替王爷送一个喜信。

闯 (不解地)喜信?

罗 有两个太监,带来两个孩子——

闯 既是太监,那是割掉卵子的,怎么还会养孩子?

罗 不是太监养的孩子,是永王和定王。

牛 (惊)什么? 永王和定王!

闯 (亦惊)永王! 定王! 不是崇祯的两个太子吗?

宋 永王、定王,正是崇祯皇帝的两个太子。

罗 这两个太监说,我们破城的时候,崇祯把太子送到田、周二相府里,两家不肯收容,后来就留在他们家。现在不敢隐瞒,带来宫里,想献给王爷,刚刚遇到末将。

牛 (高兴地)那好极了!

闯 他们现在哪里?

罗 暂时还留在末将营里。

闯 (有感地)国破家亡,这班孩子们也够凄惨了,你们不要难为他们。

罗 孩子虽小,可是很顽强。

闯 听他们去! 对孩子们,是只有原谅的。他们没有罪。把他们留在这里。

〔闯小将又匆匆自左过道里面跑出。〕

将 (礼)王爷! 宫里又搜查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崇祯皇帝。后院的门大开着,不知是不是从那里逃出去了。

闯 (怒)我们布置得这么严密,还能给他逃掉,我决不相信! 我决不放过他! (坚决地)我亲自去查!

将 (礼)是!

〔闯王急走入左过道内。〕

〔牛金星、宋献策、随从、闯小将随下。〕

〔场上仅余罗虎及蒋长贵。〕

〔战鼓声起,但不很激烈。〕

〔罗虎跟到石级上看他们下。他惊异皇宫的瑰丽,惊叹,抚摩。在两朱柱间来往摇摆地走动。他在无意中发现御桌上的酒。从石级上跑到御桌边,揭酒壶盖嗅着)〕

罗 (得意地)好极了! 好极了! 我一进来就闻到香味! 怕不比咱们山西的汾酒更够劲儿! (拿杯,倒,一饮而尽,回味着)真不错! 再来一杯! (又一饮而尽,把瓶杯放到御桌上。向随从!) 蒋长贵呀!

你看这北京，这宫殿，多够有趣呀！什么地方都叫人眼睛发花！怪不得我们王爷要做皇帝呢。

蒋（陶醉地）谁说不是呢？单看那些宫女，就是花花绿绿，像画里画的一样。不要说讨她一个回家，就是看看，也尽够受的啦！

罗（再拿起酒瓶直灌）要抢他妈的一个做老婆，才有趣呢！嗨！（一饮而尽）

蒋（惊诧地）抢一个做老婆，那王爷还要砍我们的头呢！

罗（再饮）你真是一个傻小子！有我们刘侯，还怕什么呀！只要刘侯不說話，王爷还不马马虎虎吗？你要明白，现在的王爷不像以前啦！以前他还没有得到天下，做得皇帝，不能不那样做，说什么你们要奸淫妇女，就一定杀掉你们的头！——现在，王爷做了皇帝啦！崇祯皇帝倒了台啦！我们大家吃尽苦，替他拚命，难道王爷心里会不明白吗？还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快活快活吗？蒋长贵呀！我们现在都是功臣，都是开国元勋啦！弄个把女人玩玩，找点钱花花，这还不是应该的吗？（取酒）还不是应该的吗？（再痛饮，又走了过来）还有，蒋长贵呀！我们王爷，从在西安就了王位，做了奉天倡义大元帅——做了奉天倡义大元帅以后，他就更不相信李制将军啦！王爷对他，是不像崇祯十三年那样言听计从了呀！王爷相信了牛丞相的话，说李制将军在老百姓之间威望太重，对王爷是很危险的。所以王爷只给他个三等官儿——制将军。蒋长贵呀，在王爷面前，现在只有我们刘侯和牛丞相两个人，才真是吃香的呢！他们——牛丞相和我们刘侯——（又倒酒）你看进城以后，还不是吗？还不是吗？（又一饮而尽）

〔在罗虎快说完时，费官人——贞娥——自右过道内出，向外门直跑，想逃出门。她没有注意到右边的人。当她快到门时——

蒋（叱住）什么人？（抢上一步）

〔费贞娥被吓得站住了。

罗（蒙眬着醉眼，映了几映）是你！（走前，打量她）好漂亮的脸蛋儿！

(用手撩她)嘻嘻嘻嘻!

费 (盛怒地打掉他的手)放庄重一点!

罗 (笑)蒋长贵呀!你听见吗?叫我放庄重一点呢!(再打量她)在你这样的美人儿面前,叫我怎么庄重得起来呢!嘻嘻嘻嘻!(向她肩上搭)

费 (跑了过去)你是什么人?

罗 (醉意甚浓)我吗?我吗?(向前逼)

蒋 (翘大拇指)李闯王的部下大将!功臣!开国元勋!了不起的罗虎大将军!

费 (冷笑)人家说你们军纪怎么好,怎么好,原来是这样的土匪!(末尾两个字特重)

蒋 (怒)你别骂人!(向她面前冲)

罗 (把他阻回去)蒋长贵呀!(把他推回去)

蒋 (在被推时说)你是什么人?

费 (冷然地)我?——一个小宫女!

罗 (醉意甚浓)好极了!小宫女!我就爱上了你这个小宫女!美人儿,你叫什么呀!

费 (让开)我姓费,我叫费贞娥!

罗 (踉跄地)费贞娥!多么好听!——费贞娥呀!你看我多威武呀!将军!功臣!开国元勋!这还不够你爱吗?——不够你爱吗?

费 (背过脸)嗤——

蒋 你别太不识抬举了!

罗 (扑前)费贞娥呀!你来呀!……来呀!……

〔罗虎拖费贞娥,贞娥挣扎,不得脱。〕

〔罗虎想抱她,挣扎得更厉害,捶,打。〕

〔蒋跑过去帮忙,想拉住她的手。〕

〔就在这时,外面冲进了吴老海。〕

海 (不高兴地急急趋前,拉开蒋长贵)你们在干什么呀!(一甩多远)

罗 (松开费贞娥)关你什么事?你是哪儿的?

海 (怒)不管哪儿的,你们不应该这样!

罗 (指自己)你知道我是谁?

海 (正义地)我们做小兵的,王爷都不许抢劫奸淫,你做将军的——

罗 (怒)你管不了我!

海 (也怒)你犯了王爷的军规,谁都可以管!

罗 (拔刀出鞘)你再说!

〔吴老海气得说不出话,站着。〕

罗 (顾蒋)蒋长贵! 把她带回营去!

蒋 (礼)是! (拖贞娥下场)

〔贞娥挣扎,尔后被拖了出去。〕

〔罗虎怒视吴老海,愤愤地随下。〕

海 (吐一口长气)他妈的! 进了北京城,就什么都变了! 东西也抢起来了! 女人也奸淫起来了! 军规也不管了! 老百姓抛到九霄云外了! 真气死人! ……真气死人! ……他妈的!

〔李岩自左上上场。〕

岩 吴老海! 你又在骂谁呀?

〔吴老海气得不说话。〕

岩 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勇敢,爽直,诚恳,肯改过,就是骂人这个脾气,老是改不掉!

海 (突然地)李制将军! 我吴老海不干了! 请给我个长假吧!

岩 刚刚打进北京城,为什么就闹着不干了?

海 (愤然地)我看不惯那些混账东西!

岩 (不解地)你说的是谁?

海 (有点难受地)多呢! 一进北京城,把过去的话全忘了! 许多人都拚命的抢东西,不管老百姓死活! 我看那些老百姓,——一路上哭哭啼啼,真叫人受不了! 李制将军,你相信吗? (大声)刚才罗虎将军,就在这里调戏一个宫女!

岩 (惊诧地)真有这样的事?

海 (继续地)我骂他,他还拿起刀来要砍我呢! 他把两个宫女带回营

里去了！（激动地）李制将军！我吴老海再也不想干，情愿回家去饿死了！

岩（安慰地）你不要这样！我们可以查究。（半自语地）这一回城进得也真太快了！将领们懂得太少，兵士们也没有很好的教育！

〔宋献策忧郁地从左过道里面出来。〕

宋（向岩）你怎么到现在才来？

岩 被事情耽搁了。（向吴老海）吴老海，你不要生气！先回去，等会儿再说。

海（不高兴地）是！（退）

岩（慨叹地）这一回进北京，军纪实在太坏了！好几个兵士纠缠着一个女人要强奸，幸而遇到我，把她救出来；原来是崇祯皇帝的张皇后。我派人把她送回母家去了。

〔献策听罢，只是摇头。〕

岩 王爷呢？

宋（感慨地）在亲自搜索崇祯皇帝！（顿）也在和牛丞相谈怎样做皇帝，看武英殿的雕龙宝柱！

岩（不高兴地）脚跟还没有站定，民还没有安，怎么应付那些明朝勤王的兵还没有打算，竟有这样的闲情？（慨叹地）献策！如果王爷真的相信了金星的话，用这一道宫墙把自己和人民隔开了，这将是王爷的失算，也不是你我帮助他的初衷！

〔李闯王、牛金星、随从、闯小将同自左过道内出。〕

（附记：自此以下，李闯王地位最好能保持在石级上及石级之间各级活动）

闯（向岩）啊！——李制将军！你也来了！

岩（礼）到了一会儿了，王爷！

闯（向小将）崇祯既然不在宫里，难道他能插起翅膀，飞上天吗？他没有已经走出皇城的道理。你赶快传令，将各门关闭起来，严厉搜查！

将（礼）是！（向左外下）

闯 李制将军！吴三桂的事，你处置了没有？

岩 已经由宏将军李牟，派了一些家丁，前去他父亲吴襄和爱妾陈圆圆那里，加以保护。还望王爷就能以高官厚爵封给他们父子，并委派贤能前往劳军，使吴三桂悬念家室的心，能以安定。

闯 顶好能叫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写一封信给他儿子，要他前来归顺，给犒军的人带去。这样，吴三桂的归顺是会更有把握的。（向宋献策）宋军师！这件事还是你去办一办吧。最要紧的，是能得到他父亲的一封亲笔信。你可以告诉他，现在吴三桂只有归顺，不然我李闯王的力量，是够打垮他的。

宋 （礼）臣拜令！（自左门下）

岩 （礼）在吴三桂的家属而外，臣还有一件事想禀告王爷。就是臣从外面一路来，看到城内的情形是非常的混乱。我军纪律素称严明，想不到这一回进了北京，抢劫奸淫的事竟不止一回发生，甚至在宫廷之内，都有人敢明目张胆的做，弄得百姓们非常失望。臣以为这不是王爷苦战多年，拯民水火的初衷，应该赶快安民才是。

闯 这真是太意外了。（顾牛）牛丞相！你可以替朕出一张告谕，并严令各级将领，要严厉地执行军纪，不许胡作妄为。违令者一律军法处置，不得徇情。

牛 （不快地看李岩）这是臣份内事，何劳王爷嘱咐？只是以鞍马过劳，又刚刚住定，故尔没有来得及。李制将军也未免太心焦了！

岩 （反驳地）这不是我的心焦，而是我们打开北京，首先应该做的事。老百姓们是以怎样大的希望在“迎闯王”，我们不能叫他们失望，不能叫他们有怨言。

闯 （不快地阻止他）李制将军！——

岩 （抑住自己情感）啊，王爷——（难受地退回原处）

〔刘宗敏戎服自外门上。〕

刘 （礼）末将刘宗敏参见王爷！

闯 你来得正好。已经住下来了吗？

刘 已经住定了。

闯 在什么地方？



刘 田皇亲田畹的府里。

闯 田皇亲的府里？（带笑地）你倒很会找好房子住。（宗敏有些窘）听说我军进城以后，军纪很不好，抢劫时有发生。

刘 （决然地）没有的事！

岩 （插接）刘侯！你不能这样说！

闯 事是有的。我在这里（指）就遇到一件。是我亲自叫人把那个兵士砍掉的！

刘 （更窘）啊！

牛 （解围地）人数太多，又是混乱，偶尔发生这样的事，是难免的！

岩 （抗议地）牛丞相！这不能说是“偶尔”。这样的“偶尔”是足以毁掉我们的！

闯 （又阻止）李制将军！——

岩 （没有注意到）不但抢劫，还屡次发生了奸淫的事情！

牛 我相信不致如此！

岩 （冷笑）不致如此？刚才在这儿，就是一件！

刘 （指）在这儿？

岩 （怒意）你的部下罗虎将军，就在这儿调戏一个宫女！

刘 （不服地）我不相信，罗虎将军决不会干这样的事。王爷是在宫里的！

岩 对了！王爷还在宫里，都敢这样不法，在外面，那是更不知怎样了！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不妨即刻到罗虎营里去查一查。

闯 （正色地）李制将军！有事可以好好的说，用不着这样。（向刘）刘侯，如果你的部下真有这样的事，那可要不得。为着整饬我们军纪，你必须严厉查办，不得轻饶！

〔宗敏不快，默然无语。〕

岩 臣想请求王爷。除告谕而外，还应该容许百姓们随时前来告发。要清查那些抢劫奸淫的祸首，斩杀几人，以儆其余。所有各营兵马，要立即退到城外，听候出征。一切官兵，不得强住民房，以失民望。

闯 （想）你们的意思怎么样？

牛 臣以为我们初进北京，一切不能操之过急。

刘 各营兵马退居城外，这一点，有关治安，碍难办到。

闯 (决定地)我也是这么想。

〔李岩至此默然。〕

〔一个闯兵自左外上场。〕

兵 (礼)禀告王爷！有崇祯皇帝大小官员陈演等五百多人前来降顺，并劝王爷早登大宝，以副天下之望！现在外面，听候传见。(递表)这是他们的劝进表！

闯 (看表，随手撕碎，扔地)这些无耻的东西！(向兵)我李闯王做皇帝，要他们进什么表！在崇祯手下的时候，误国害民得还不够吗？把他们一齐替我拘禁起来，送下监牢！

兵 (礼)是！(退)

闯 (不快地)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牛 降官劝进，虽有不当，这也足见天下的人心。王爷还是早日登极为是。

刘 (凑上)末将一路来，大家也以此相望！

岩 (正义地)臣以为，局势安定之前，王爷登大宝的事还不是急急之图。而且登极的典仪，也繁重得很。要先扫清大内，请王爷退居宫廷。候工政府修葺洒扫，礼政府择百官迎进大内。以次才是登极大礼，选定吉期。

牛 (不高兴地)照你这么说，王爷简直可以不要做皇帝了！(甩袖转过身去)

闯 (不快地)关于登极的事，李制将军可以不用管，我自有我的主张！什么这样礼，那样礼，对我李闯王，都是不适合的！

〔李岩默然，金星冷笑，宗敏和。〕

〔就在这时，宋献策自左外入门进来。〕

宋 (礼)王爷！

闯 (仍有不快之意)你见到了吴襄吗？

宋 吴襄和陈圆圆深感王爷厚意，愿招三桂前来归顺。他们的信已经写

好，交臣带回来了。（呈信）

闯（接信，又随手递给金星）了却一件大事。吴三桂那小子，手里有五十万大兵，肯来归顺，那我们对北方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笑）

牛（笑）也真是无巧不成书，要不是他把爱妾陈圆圆留在北京，给我们一个机会，事情可不会这样的便当呢。

刘（情不自禁地）听说陈圆圆美丽善歌，是天下绝色呢。

牛（也感兴味地）可不是吗？是田皇亲特地从苏州买回来，送给崇祯皇帝的。这个皇帝是傻子，不要，退了回去。后来，吴三桂召见入都，在田皇亲府里看到了，一见倾心，就硬要了过去。这小子的艳福，可不浅啦！

闯（笑）你们倒很熟悉这一套！

〔李牟急冲冲自左外入门进。〕

牟（急切地）哥哥！哥哥！（看见了闯王）啊！——王爷！

闯（奇怪地）李宏将军，你为什么这样慌乱？

牟（不安地）有事来禀告。

闯 什么事？——

牟（看到刘，经过踌躇）吴三桂的那个宠妓陈圆圆——

岩（急）陈圆圆怎么啦？

牟 据家丁报告，宋军师刚走不久，就来了一批人马——

闯（亦惊）一批人马？谁？

牟 是我们的人。他们硬把陈圆圆抢走了！

岩 为什么不阻住他们？我们是奉了王爷的命令，前去保护的。

牟 再三的说，可是他们不理。

闯 你们带去的兵呢？

岩（插接）臣等的兵全扎在城外，没有开进城。随在臣等身边的，只是几十名警卫军兵，不够分配。

闯 抢去多少时候了？

牟 刚才不久。

闯（急）马上派人去追！

牟 不用追！（指）陈圆圆就在刘侯府里，是刘侯派人前来抢去的。

〔全场同“啊！”惊退一步。

〔整个地位起一大变化。

〔刘宗敏默然无语，尴尬相。

〔闯王自石级上慢慢地走下来。相当时间的静场。

闯 （走到宗敏面前）刘侯！你这么一来，可误了大事了！

〔刘宗敏默然无语。

〔战鼓声逐渐激越起来。

〔腰幕缓缓地下落。

## 尾 声

**地点** 煤山道上

**人物** 崇祯皇帝

王承恩

难民（无定数）

闯兵（无定数）

（附记：如果舞台条件可能，腰幕最好是天幕颜色。并扎绘好皇城內街道的简单景物，在腰幕刚落定时，分自左右两面推进）

〔腰幕落定后，难民一组，拖老携幼，拿着包裹，哭哭啼啼从台左跑向台右。另一组，从台右跑向台左。一路喊叫，神色仓皇。双方穿场而过。

〔一片激烈的战鼓声，与嘈杂的人声。

〔一个老人，一个妇女，一个小孩子。老人手里携着衣包，女子牵着孩子，从台右跑出来，脸上充满惊怖。

〔当他们出场的时候——

**老** （急切地）赶快逃吧！赶快逃吧！

**妇** （哭泣地）逃到哪里去呢？

**孩** （向老者）爹爹！人家不是要迎闯王吗？

老 (无可奈何地)谁知道闯王是这样的坏呢!

〔一阵战争的急鼓声。〕

老 (急)赶快走吧! 赶快走吧!

〔拖着孩子,大家急急地向左走。〕

〔迎面来了两个闯兵,逃避已经来不及。〕

〔两兵抢他们的包裹,挣扎,被抢去。〕

〔一个兵拖了妇人就走,妇人大哭。〕

〔女人被拖向右内,孩子跟在后面哭。〕

老 (跟在后面)老总! 饶饶命啊! 饶饶命啊!

〔两兵快入幕内,迎头来了一个老太婆。〕

〔她手里执着一个包裹。那拖女人的兵顺手抢了过去。〕

〔老者、孩子跟着下场。〕

婆 (向地下一坐,大哭)我的天啦! 我的天啦!

〔又是一阵激烈的战鼓声。〕

〔一群难民扶老携幼自右至左的穿场。〕

〔老婆婆爬了起来,跟他们大哭大喊地进去。〕

〔他们刚刚进去,又有一组难民自左出。〕

〔同时,崇祯皇帝自右出——罪发、黑袍、一靴已失。〕

〔崇祯和左出的难民之一相撞,把他的包袱撞散了。〕

〔其余的难民向右下,只这一个人和崇祯留在场上。〕

〔那被撞散包袱的人,收拾地上散乱的东西。〕

民 (很不高兴地向崇祯)你这个人干什么的?

崇 (颤音)对不起! 对不起! 请问前面是什么地方?

(附记: 在“尾声”里,崇祯保持着正幕与王承恩对话时的强的一面性格,到上煤山一段转弱)

民 (边拾边打量他)你这个人怎么弄的,连脚上的靴子都跑掉了一只!

崇 (跷脚、摇头)唉! ——不知是什么时候弄掉的!

〔那人继续拾东西,崇祯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崇 (惨然地)你们向哪儿跑呀?

民 (不快地)向鬼门关跑!天晓得有什么地方可跑?他妈的,崇祯,真是害死人!

崇 (刺激地,自语)他妈的,崇祯真是害死人!(禁不住地有些颤抖)

民 (奇怪地)咦!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种腔调?

崇 (惊觉地)啊!——我昏了!你说,崇祯为什么害死人呀?

民 (愤然地)做了十七年的皇帝,替老百姓一点事也没有做,反而弄得前门进虎,后门引狼,那面鞑子打到锦州,这里李闯王又攻到北京来了!

崇 (颤音)照这样说来,崇祯这个皇帝,真是该杀该剐了!

民 (老老实实在地)谁说不是呢?十七年来,他什么事也没有替老百姓做,只是成天的杀人,剿匪,对鞑子屈辱投降!

崇 (强辩地)你的话不对。崇祯曾经澄清吏治!——

民 (笑)别说吧,澄清吏治。请问澄清吏治的结果怎么样呢?八个大字:贪污满道,奸佞满朝!

崇 (失望地)啊!——(继续)崇祯曾经整顿军旅——

民 (不快地)好漂亮的词儿!整顿军旅,把军旅整顿得不敢打鞑子兵,见到鞑子兵就逃。整顿得连兵士都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剿匪剿到连京城都被匪攻破了。好一个整顿军旅!

崇 (大惊)啊!——(继续地)崇祯曾经赈济难民,不止一回的下过罪己诏纸。

民 (不快地)下“罪己诏”的事倒是有的,可是画饼儿充不了饥,有什么用呢?赈济,那也不过是有那么一回事吧了。饥民是什么也没有得着的!

崇 (深深失望地)啊!——(继续地)照你说来,崇祯这个皇帝——

民 (紧接地)崇祯这个皇帝,对我们百姓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比起别的皇帝来,只是多着一套本领,就是会说漂亮话,老是口惠而实不至。

崇 (自语地)口惠而实不至!(凄哀地)照你这样说,崇祯真是一个该死的皇帝了!

民 (决定性地)不但该死,而且死有余辜!

崇 崇祯这个皇帝,不但该死,而且死有余辜!可是,在崇祯自己说来,所以弄得这样惨败,咳!——真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竟是亡国之臣啊!

民 (笑)君非亡国之君,臣竟是亡国之臣。这简直是崇祯自说自话。我们老百姓可不这样想。

崇 老百姓怎么想呢?

民 可以替他改上几个字,叫做:“君是宁可亡给鞑子不肯亡给李闯的君,臣是不管他妈的亡国不亡国只要发财的臣。”

崇 难道你们对他这样的悲惨——国破家亡,亲手杀了皇后,杀了嫔妃,杀了公主——都看不见,都不怜惜一点吗?

民 (笑)看到崇祯那样国破家亡的惨状,我们会动一动心,这是人情。可是,一联想到那被他杀害的千千万万百姓,那一路的哭声,一片的怨骂,这一点小小的人情味,也就立刻化成青烟,飞得没有去向了。怜惜、同情,就什么也不会有了。

崇 (大惊,后退)啊! ——

〔一阵急鼓声,王承恩自右跑出。〕

王 (跪)陛下! ——

崇 (大惊)赶快起来!

王 (憬悟地)啊! ——(急爬起)

〔难民已收拾好东西,看见,奇怪。〕

民 (自语地)什么陛下?(擦摩眼睛,看崇祯)

〔里面又是一阵急鼓声。〕

崇 (骗民)李闯王的兵来了!(作走势)

〔民急急抱包袱向右下场。〕

王 (看左右无人)陛下! 臣找得你好苦啊!

崇 (惨然地)你找我有何事? 承恩! 天愁地惨,你还不快点逃走吗?

王 (哀泣地)臣知道陛下在找什么地方,特地前来相送。臣愿与陛下同死!

崇 (凄凉地)朕死,是份所当然,你何必轻生啰!

王 (哭声)陛下! ——

〔又是一阵激鼓声,夹着嘈杂的人声。

〔有人在喊:“你们看见崇祯皇帝吗?”重复的说着。

崇 (大惊,看)承恩! 你知道前面是什么地方?

王 (哭)那就是皇陵的所在,就是煤——山!

崇 (绝望地)啊! ——就是煤——山! 就是我们列祖先宗坟墓所在的地方。

〔又是一阵激烈的战鼓声。

崇 (反而安定,但凄凉地)承恩! 今天是什么日子?

王 (惨然地)三——月——十——九——

崇 (自语地)三月十九,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这个日子,崇祯有负先祖列宗,失却了天下! (顿)崇祯! 崇祯! 你真罪该万死啊!

王 (哭)陛下! ——

〔又是一阵激越的战鼓声。

崇 (哀惨地)上煤山去——罢! ……

〔战鼓声更激,人声更嘈杂。

〔有人在喊:“不要放走了崇祯啊!”反复的喊着。

〔崇祯与王承恩凄凉地下场。

〔战鼓声最高紧张。

——第二幕完

### 第 三 幕

时间 崇祯十七年四月十八日

地点 刘宗敏府第(即前寿王府)

人物 刘宗敏

朝华夫人

刘华安



冯 凯

李 岩

宋献策

顾君恩

悟明和尚

胡 嘉

牛金星

李闯王

李 牟

闯随从

闯侍卫(二人)

牛随从

探 子

押 差

门 子

使 女(二或四人)

**布景** 寿王府客厅——刘宗敏的客室。舞台后面，为左小右大之“人”字形的紫帷幕构成的墙。在右帷幕的左头，有一宽大之内入门——通过这门，可以看到在天幕前的曲栏、盆景之属。门有浅艳色调帘，已为丝络所系。左右两壁，系硬片构成，各有门——左门通至拘囚室，右门系外入口。壁上有一些壁饰，极华贵珍奇。左里角，设一胡床——对右倾斜，下有垫脚板。床的左头，有小几，上置铜炉，燃有香烟。左头，有一矮几，备陈茶点之属。胡床与内入门之间，有精致之古董架，上陈华贵古董二三件。外入门与内门之间——距离幕片约二三尺处，有两客椅，中置一几。靠左门，另有一张客椅。椅上、几上、胡床上、香几上、茶点几上，均有绣金彩披。在客几上，放有漂亮女人衣衫一件，珍珠项链一串。室中陈设，无一不表示出刘府的华贵气象。

〔幕启时，台上香烟缭绕。〕

〔刘宗敏正从外面拜客回来。一个叫做朝华的宠姬，在替他除冠，解袍，交与旁立的两个女侍。换衣后，两女侍捧着衣冠进去。〕

〔宗敏地位，原在台中，解完衣，转向太师椅休息。〕

〔朝华看着女侍们自内入门下场。〕

〔室内有很悠韵的琵琶声音。〕

〔朝华妩媚地走向宗敏。〕

朝（娇媚地）丞相！王爷登大宝的日子，已经看定了吗？

刘 宋军师已经给选定了，就是本月——四月二十九日。

朝（想）今天四月十八，那不是只有十一天了吗？

刘 只有十一天了，以后王爷就是大顺皇帝了。我刘宗敏，（得意地）嗨嗨嗨！

朝（笑）丞相又要升官了，是不是？

刘（有意的不睬理，自语地）日子过得真快，从我们到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吊死了以后，已经有了一个月了。（得意地）我刘宗敏简直像登了仙一样，飘飘然，飘飘然，活在七宝楼台里面。富贵荣华，黄金美人——（眼光接触到了朝华，打趣地）啊！朝华！你老是惦记着王爷登大宝，大概是在等着一品夫人做吧？

朝（有点羞涩）丞相别开玩笑。我哪里有这个福分！像那天下第一美女陈圆圆，她才——

刘（有些窘）又是陈圆圆！好像陈圆圆和我刘宗敏的名字分不开似的。朝华！这件事别人可以不知道，烂造谣言！——

朝（抢接，笑着）也不能说是谣言，无风总不会生起浪来的。丞相！你说是不是？

刘（更窘）什么是不是？我刘宗敏到了北京以后，最倒霉的事，莫过于这一桩了。陈圆圆和我有什么交道！当初抢了她来，无非是为着李制将军那样宽容的办法不对，怕她趁机跑掉，所以把她拘禁，好让吴三桂死心塌地的来归顺。哪里知道，连王爷也误会起来，以为我

刘宗敏看中了陈圆圆！——

朝（冷隽地）其实，就是看中了陈圆圆又怎么样呢？难道像丞相这样的贵人，弄个美女玩玩，还算得一回事吗？倒是王爷才真冤枉呢！

刘（不解地）王爷有什么冤枉？

朝（带笑地）黄狗吃肉，黑狗报灾，陈圆圆还住在刘丞相府，却有人硬说王爷把她收做了妃子呢！

刘（掩饰地）实际上，要把这件事说穿了，是不值一笑的。谁能相信天下有这样的笨虫？一面望吴三桂前来归顺，一面却把他心爱的人抢了回来。要真的这样，那不简直是逼吴三桂反叛吗？不管是王爷，还是我刘宗敏，总不会这样不聪明吧？

朝（冷隽地）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事是有的。而大家又不肯原谅，不肯这么想！——

刘所以就糟了呀！在北京城里，大家随便说说，倒也没有什么，万一传到吴三桂耳朵里，也许会引来很大的事呢！

朝（冷隽地）怕什么呢？王爷在这一件事上，对丞相虽有些不高兴，可都不得不宽容，吴三桂算什么？几十万嘍嘍兵，还值得丞相打吗？

刘算了吧！算了吧！总算我刘宗敏倒霉，背了这么一个冤枉！

朝（打趣地）丞相这个冤枉，背得倒也很风流呢！

〔宗敏默然地站在舞台一角。〕

〔朝华望着他笑，回头看几上的珍珠衣衫。〕

〔她飘然地走到宗敏身后——〕

朝（笑）啊！——丞相！丞相！我忘却了一件事了，我给你点东西看看。（飘然地走到几旁）

刘（跟上几步）什么东西？

朝（取衣给宗敏看）一件娘儿们的漂亮衣衫，好不好？

刘（点头笑）好极了！

朝（取项链）一串这么大的珍珠项链！妙不妙！

刘（点头笑）妙极了！（想）这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 朝 (笑)约莫一个时辰。
- 刘 一共需要着多少银子?
- 朝 说是特地为丞相找来的,需不着银子。
- 刘 (高兴地)噢! 这样珍贵的东西,需不着银子,那是太好了。
- 朝 那个珠宝店的掌柜说,这是从崇祯皇帝的一个京官儿那里找来的。这京官的意思,只要丞相欢喜,就送给丞相。但望往后有机会,丞相能提拔提拔他。
- 刘 (笑)又是一个想做官儿的。履历表开来了没有?
- 朝 没有。说是如果丞相答应,就开了送来。
- 刘 好吧! 这个家伙倒很乖巧,赏个官儿给他做做吧。
- 朝 (娇媚地)丞相! 你这是预备送给哪个美人儿的呀?
- 刘 (踌躇)这个——
- 朝 (辛辣地)大概又是那天下第一美女陈圆圆了!
- 刘 (窘)不是的! 不是的!
- 朝 (辛辣地)丞相! 你别假惺惺了,我来替你送去吧。(取起衣包,袅娜一下身姿,翩然而入。到达门限,回首嫣然一笑,然后进入)
- 〔宗敏看着她,有些陶醉,微笑地摇头。〕
- 〔刘华安——宗敏的从官——自左门上场。〕
- 华 (礼)丞相! 你要打的那五百副老虎凳,木匠已经给打好送来了。
- 刘 (记不起似的)什么老虎凳?
- 华 就是丞相要的,那审问犯人的新刑罚。
- 刘 (恍然地)啊! ——我倒忘了,打得怎么样?
- 华 已经试用过了,很好。木上有棱,钉子很多。上了凳子的人,都因为受不了那样的苦,情愿重罚。有的已经出到五万两纹银。
- 刘 可以逼他们多出一点。我看这一班犯人,很有些可以挤出十万两的。不要轻易饶过。
- 华 是! ——(稍间)丞相! 你昨天要的那个读书人,我们今天清晨已经派人把他捉来了。
- 刘 现在在什么地方?

华 (指左外)就在外面,他很倔强。

刘 带他进来,让我自己问。

华 (礼)是! ——(自左外下)

〔宗敏摆定问官姿势,笨拙可笑。〕

〔华安、押差押冯凯自左上。〕

〔冯凯——三十来岁,穷书生打扮。〕

刘 (十足的问官姿势)你就是冯凯吗?

冯 (昂然地)是的。

刘 你是一个黄门秀才!

冯 (昂然地)是的。

刘 你常常在街坊上谩骂我们。

冯 (考虑,昂然地)是的。

刘 (惊,起立)噢! ——你的胆量倒不小,在我刘丞相面前,居然直认不讳?(大声)你为什么要骂?

冯 (较和平地)你们进京以后的行为,太叫人失望了。

刘 有什么叫你失望的!

冯 (严肃地)你们还没有到北京之前,我们都以为李闯王的大兵,真是仁义之师,可以拯救我们于水火之中。哪知你们到了北京之后,一切都和知道的不同——奸淫掳掠,敲诈勒索,竟时有所闻。

刘 (叱)你胡说!

冯 (激动地)我不是胡说。一切都是事实。别的不说,就说你刘丞相府吧。请问你在府里,一共拘禁了多少人? ——虽然有一些赃官,可也有不少安份的百姓。再请问在你府前,竖的两根杀人的大柱,柱上又涂了多少无辜人民的血! ——

刘 (怒)你不怕死吗?

冯 (正义地)我怕死,我爱活。正因为爱活,我以万分的热诚迎接李闯王。正因为爱活,我对你们进京后的一切行为感到愤慨。我对你们失望得太深,我忍受不了。但是我不甘心死,我想在死里求生! ——

- 刘 (怒)好! ——你要在死里求生! 我看你简直是死到头上不知死! 我要叫你死,我刘丞相要叫你求不得生!(向华)替我拖出去斩首!  
(押差喊一声“走”,拖冯凯下场)
- 冯 (冷笑)哼! ——这就是你们进北京以后的仁义!(沉着地向刘)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 华 (走过去把他一推)走! ——  
〔华安与押差解冯凯下场。〕
- 刘 (愤极自语)在这样极刑底下,还有这样大胆说话的人!(恨极)居然敢当面骂我刘丞相!  
〔门子拿了一张红帖,提了一个礼包,自右门上场。〕
- 门 (礼)丞相! 外面有一个读书人前来投帖,向丞相拜门生,这是带来的见面礼!(呈帖)
- 刘 (把帖撕得粉碎)刚打发掉一个读书人,又来了一个读书人! 读书人! 读书人! 我就讨厌这些读书的家伙! 滚出去! ——(一脚将礼包踢得很远)  
〔门子仓皇拾起礼包,打算向外走。〕
- 刘 (怒意仍强)站住!(门子停下来)里面是些什么东西?
- 门 (战战兢兢地)黄金十两,汉璧成双,珍珠一对,还有四只杨贵妃穿过的绣花红鞋。
- 刘 (意外地)这么多!(叱)送进去!(指内)
- 门 (战兢兢地)是! ——(胆战心惊地跑进去)  
〔李岩——穿着普通老百姓衣服——走了进来。〕
- 岩 (看宗敏)刘丞相! 今天怎么这样不高兴呀?
- 刘 (余怒未消)没有什么……请坐。
- 岩 (边坐边说)今天没有上朝?
- 刘 (仍有余怒)身体不大舒适。——(看到他着便装)今天又去民间私访了吗? 你对私访,倒是很有兴趣呀!
- 岩 (严肃地)倒也不是兴趣,只是想多懂得他们一点痛苦。(想起)啊! ——刘丞相! 你知道那个杀罗虎将军的宫女是谁? 我已经打

听出来了。

〔使人上来献茶。〕

刘 (很感兴味地)谁? ——

岩 她叫费贞娥,只有十六岁。是在宫里伺候长平公主的。什么地方人,可不知道。

刘 看不出。小小的年纪,居然做出这样大事!

岩 她究竟是怎样把罗将军刺死的?

刘 就是当天。罗将军把她带回营里,逼她,她假意的说愿意嫁。罗将军信以为真,当晚就大宴宾客,喝得烂醉。到了房里,费官人又把她一灌,弄得他烂醉如泥。人散以后,她就先把罗将军刺死,然后自杀! ——

岩 那和老百姓传的是一样的。只是他们加油加酱,把费贞娥形容得更懂大义,把我们说得更不成样子就是了。只是有一点,他们倒竭力赞扬,就是我们王爷礼葬费贞娥的事。百姓们说,费贞娥杀了王爷的大将,临死还以杀不到王爷为恨,照理王爷是应该不高兴的。哪知道王爷反而佩服费贞娥,称赞费贞娥,还用隆重的礼节埋葬了费贞娥。老百姓觉得王爷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啊! ——刘丞相:说到费贞娥,我却想起了两件事,希望你能彻查一下,我们的军纪,要是再不整顿,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刘 (并不愿意听地)李制将军!你请说吧。

岩 第一,自从王爷出了示谕,要百姓们告发军兵一切不法行为以后,那出首的,常常受到危害。老百姓就再也不敢告发了。完全改变了以前对待老百姓的态度,把王爷的示谕当作具文,这是希望刘丞相彻查办理的一件事。

刘 (不高兴地)老百姓们也真是太不知足了。我们部队,就是偶尔有一些越轨的行为,但总不至于像崇祯那样的给他们残害吧?也要来什么“告发”!

岩 话不能这么说。崇祯皇帝和他的下属给老百姓们的危害,固然比我们更多更惨,但我们是标着“拯救人民”的旗帜的,我们不应该有这

样的行为。

刘 (不高兴地)第二桩呢?

岩 第二桩,就是我们的军兵将领,有些不但作威作福,鱼肉人民,勒索敲诈,目无法纪,连老百姓无可奈何说两句怨言怨语,都不为他们许可。只要被他们听见,就被抓去砍头;今天私访,就听说有一个叫做冯凯的书生,平时极得人民信仰,竟因为说了几句怨言,被我们抓了来。特地前来找刘丞相设法,哪知冯凯的头已经挂在府前的柱上,许多老百姓呆在他尸身的旁边流泪。闯王仁义之师,居然有这样行为!刘丞相!你看这件事该怎样办才好?(说到后来,感情甚为激动)

〔宗敏也格外地趋于不快的心情。〕

刘 (不快地)李制将军!你今天究竟为什么来的?怎么进京以后,老是跟我和金星过不去?是有意寻仇吗?我刘宗敏很尊重你,并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岩 (也激动地)刘丞相!这不是寻仇!我们之间没有仇!我实在是忍受不下去了!大家同患难共死生已十多年,好容易才有今天!可是,你们进了北京以后,就这样不自爱起来,这样的倒行逆施,不但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自己!——你们这样下去,是非致大家于毁灭不可的!我不希望你们这样做!你们应该为王爷万世不朽的基业着想,为你们自己作长期打算!——你们应该悬崖勒马,在最危险的地方把自己救出来!刘丞相!为着我们大家的不朽事业,你反省反省吧!

刘 (不快地)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我不需要反省。倒是你这样的不通世故人情,不顾朋友们对你是怎样的看法,孤傲坦直(这四个字特别强调),真要担心担心才是呢!

〔李岩长叹一声,缓慢地走将出去。〕

〔当他快走出门限的时候——〕

刘 (勉强地)李制将军!你不再坐一会儿了吗?

岩 (回头)不坐了,我还有事去找金星!(颓然的走将出去)



〔宗敏冷然地看着他——

刘（冷然地摇头）快活日子不过，真是自找烦恼！

〔一个便衣探子自左门上。

探（惊诧地）丞相！出了岔子了！

刘 什么岔子？

探 牛金星牛丞相，他在王爷面前告发丞相你，说我们府里关了好几百人，敲诈勒索，还说丞相最近又打了五百副可怕的刑具——老虎凳呢！

刘（惊）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探 丞相规定小的做的，不是专门打探牛金星丞相府里的事吗？这是小的从他们家人嘴里探出来的。

刘 王爷怎么说？

探（摇头）这可不知道。

刘（大怒）牛金星，他是什么东西！犯人在我府里，他拿钱，要我放人，我不答应，他就这样干我——和我过不去！好！——（看探，一脚），替我滚出去！

〔探子大叫“哎唷！”跌滚了出去。

〔顾君恩、宋献策从右门走了进来。

宋（一路笑着）哈哈哈哈哈！刘丞相！你怎么也和李制将军闹起来了？

刘（不快地迎上去）请坐！

〔宋献策、顾君恩就座。

宋（调解地）大家都是自己弟兄，何必闹闲气呢？李制将军生性迂腐，书呆子气，难道相交十几年，你还不能原谅他吗？

刘（余怒未消）这个人说话，真是太不懂事！老是那么一套，什么百姓百姓再百姓。好像我们不做百姓的儿子、孙子，就不能吃饭似的。我们天下已经打定了，还老百姓些什么呢？过了河，就不用桥，我们是无须乎再把百姓顶在头上了！

〔使女送茶，取空碗下。

顾 刘丞相！你平平气吧。李制将军也是个好人，爱朋友，望朋友好。只

·是读孔夫子的书读得太多了，对于儒家的一番教义相信得太入迷了，就老记着“民为邦本”、“吊民伐罪”这一套，日长久远，反而浓得化不开了。

刘 (余怒未消地)李制将军忠心赤胆，梗直无私，我是佩服他的，偶尔闹一闹，倒也没有什么。只是牛金星，他妈的是什么东西，居然在王爷面前捣我的鬼。他做了丞相！我刘宗敏也是丞相呀！他就忘记掉一切，什么人都看不顺眼了，我倒有些不相信，我倒要看他有多大本领！

顾 今天在宫里，金星和李制将军也闹了一场。看金星那样子，简直恨不得把李制将军杀掉才痛快似的。他的锋芒，也实在太露了。

宋 (慨叹地)这个人进了北京，变得是太厉害了！

刘 (冷笑地)岂但进了北京，他一向就是出卖朋友的。你们总不会忘记，他牛金星是李制将军推荐给王爷的。后来，他却一味地在王爷面前说李制将军的怪话。什么老百姓只知道李公子不知道王爷，什么李制将军威武有大略，不会久居人下。弄得王爷不信任李制将军起来，他就得势了。尤其是到了北京以后，李制将军和他几次争辩，他格外的不痛快，就在王爷面前把李制将军说得更坏。说李制将军打抱不平，私访，要求整顿军纪等等，都是一种要买人心，别具肺腑，与王爷不利的行为。所以王爷对李制将军现在是愈来愈冷落，甚至有时说话，简直给李制将军过不去。还有你们不知道的事，去年在西安，就连王爷他也想给卖掉呢——

顾宋 (惊奇地、同时地)有这么一回事吗？

刘 (冷笑地)怎么没有？他牛金星，居然上一封书给崇祯皇帝。说他是为贪官污吏所逼，才投奔王爷。王爷听了他的话，才不烧、不杀，学好。他说只要崇祯皇帝改弦更张，重用他，他有把握劝王爷归顺朝廷。你们说，要是王爷知道这件事，他还会有命吗？

顾 (摇头)那也真太岂有此理了！

刘 (愤慨地)老实说，金星，他谁也不配说。未进北京之前，还不是和我

一样，一个穷大汉。现在呢？没有一个月，家当是弄到一百万以上了。女人是那么多，吃的、穿的，是多么豪华。这些钱是哪儿来的？要说俸银，真是给他吃一顿早茶也不够。自己贪污腐化，还好意思编派别人呢！我刘宗敏就不在乎他，倒要看看他对我怎么办？

顾 (慨叹地)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前彼此是多么亲密，生死患难，什么都同商共议，友爱得如胶似漆，现在竟弄得这样分歧。日子还长得很，往后怎么办呢？

〔这时左内有“抓住他！抓住他！”的声音，很大。

〔宗敏等不知何事，惊起，注视。

〔突然跑出一个和尚——悟明——和一个官员打扮的人——胡嘉。两个人急冲冲地向外跑。前一个发现了场上人，立刻怔住。后一个也停了下来。

〔刘华安执着鞭子赶上，看见有客，也停住了。

刘 (不快地)你是什么人？

悟 (惶恐地)阿弥陀佛！小僧是一个和尚。

刘 我当然知道你是一个和尚。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的？

悟 (惶恐地)小僧在庙里——

刘 和尚不在庙里，难道还在尼姑庵里吗？

悟 (惶恐地)小僧在庙里念经，(指胡)他无礼地骂我。后来又带了人，把小僧抓到这里来。(合十)望施主们大发慈悲，放了小僧回去吧。

嘉 (气焰很高)现在是什么时候，他还在替明朝的崇祯皇帝念经！(向悟)骂屈了你吗？

刘 (向胡)你又是什么人？

嘉 卑职现在礼部供职。

顾 (插接)既在礼部供职，就应该更加讲理，怎么骂起和尚来了？

嘉 (抵赖地)我没有骂他，只是笑他不识时务。

悟 (合十)阿弥陀佛！像你才识时务呢！昨天做崇祯皇上的官，今天又做新朝的官，明天——

刘 (向悟)他做李闯王的官，关你什么事？做得不对吗？

悟 (合十)小僧怎么敢说不对。小僧只是说像他这样的人,不配骂人!

顾 你这是什么意思?

悟 (可怜地)施主!你们评评理看。做新朝的官就做新朝的官好了,还要到处发帖子,乱打抽丰,就连小庙也要硬逼着送礼,不送就骂!——

嘉 我是骂你为什么替崇祯皇帝念经,在新朝胆敢如此,你知道该当何罪?——你在乱造谣言!

悟 (合十)阿弥陀佛!出家人都是一样,是难忘故主之情的,崇祯皇上是小庙的施主,他活着的时候,在小庙上过许多香火。今天他死了,念几天经,替他礼忏礼忏,就是你们在家人,也是人情之常呀!

刘 (向华安)真麻烦!(叱)把他们带下去!

华 (礼)是!——

〔胡嘉闻言,即拖悟明,三人预备下。〕

宋 (带笑地)刘丞相!这件小事,就让我来作个主张吧。

刘 (假意地)你能料理,那是再好不过了。

宋 (向悟、嘉)我来替你们下一个公断。和尚还有故主之情,和尚比官员好。不过,和尚是一个废物。官员识大义,归新朝,这是官员比和尚有用。不过,官员敲诈,贪污横行,未免无耻。一个废物,一个无耻,无耻废物,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夺过华安手里的鞭子)都替我滚出去!都替我滚出去!(一路打向右门)

〔和尚、官员狼狈地向右门同逃出。〕

〔和尚嘴里不断念着“阿弥陀佛!”〕

〔献策、君恩两人作会心大笑。〕

〔宗敏窘笑,他知道献策有意开脱和尚。〕

〔献策边笑边将鞭子交还华安。华安下。〕

〔牛金星在笑声中进来,气派雍容华贵。〕

〔后面跟着随从,执着“内阁”二字洒金大扇。〕

牛 (边走进边说)怎么?刘丞相府里居然连和尚也跑了进来,真是九流三教,荟萃一堂,风雅之至呀!哈哈哈哈哈!(一直走到中间的主

要地位)

刘 (不快地)像我这样的老粗,可不懂什么风雅。你——丞相的打扮,成天在外面拜客,后面张着这么一把洒金“内阁”扇,才真够风雅呢!

牛 (觉得话不对头)怎么?——(回头看,洒金扇张在后面,佯怒)这个人怎么这样糊涂!刘宗敏刘丞相府,是非同小可的地方,这样的劳什子也能张将进来吗?出去!出去!(把张扇的随从从掀出去,笑向刘)老刘,小弟今天来得卤莽,得罪了!

宋 (笑)嘻嘻嘻嘻!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想不到你们两位都这么会做戏!

顾 (调解地)牛丞相!请坐下来谈吧。

刘 (不大自然地)我倒忘了!牛丞相请坐。

牛 不用客气。(就座)老刘!你怎么今天这样不高兴呀?我牛金星来得不是时候吗?

(两个使女出来送茶收碗。

刘 没有的事,我正要找你呢!

牛 有什么预备赐教?

刘 不敢。(顿)牛丞相!听说你禀告王爷,说我刘宗敏收藏好几百人犯,还打了五百副老虎凳,有这件事吗?

牛 (大惊)这个!——(想定)是谁告诉你的?

刘 不必问谁!我和你牛金星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有上一回,你收了人家钱,要我把人放掉,我没有答应。你收钱,我放人,天下有这样道理吗?大约你就因此记仇,找机会在王爷面前编派我。(恨、慢,不屑地)可是我刘宗敏——

牛 (冷然地)你刘宗敏是很讲道理的。不然,也不会看中我府里几个有钱的犯人,硬逼着我让他们保释,出来以后,又暗暗地拘到自己府里,在每人身上勒索十万了。

刘 不错,是有这样的事。可是你牛金星不应该忘记,在每一个十万之中,是转送了五万给你的呀!在保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真是

脏官——有钱呀!

牛 那么,你怎么知道我请你放人,就不分钱给你呢?(顿)老刘!做事不要太顾自己,你独占一个陈圆圆,也该满足,该够啦!陈圆圆要不是我几次三番在王爷面前说好话,哼!——你刘宗敏——

刘 (大怒)我刘宗敏怎么样?——我刘宗敏没有对王爷不忠心,我刘宗敏没有出卖朋友,我刘宗敏没有从西安上书给崇祯皇帝!

〔宋献策、顾君恩一直冷眼旁观。〕

〔牛金星背身背手冷笑。〕

〔宗敏说话刚落音,闯随从进。〕

〔闯随从系自右上,戎装,立定。〕

随 (大声)王爷驾到!

刘 (大惊,向宋、顾)王爷从三月十九进宫以后,从没有出来过,怎么亲自来了!

〔李闯王上,后随两侍卫。〕

〔众同呼:“王爷!”站立在对面地位。〕

闯 (有点不快地)刘丞相!孤王来得很意外吧?

刘 (礼)臣万死!未能早接圣驾。

闯 (四顾)你生活得很好,很愉快!

刘 (有点不安)臣不敢。

闯 也应该过得好一点。过去十几年,苦难受得太多了。

刘 深感王爷的厚赐。

闯 (带笑地)听说你很搜罗了一些美女。

刘 (有些惶恐)没有的事,只有一两个人。

闯 听说你还得到了许多古玩珍宝。

刘 (惶恐地)偶尔买了一点,做做摆设。

闯 很好!(走动)听说你府里还有好几百个犯人,从明朝的文武官员到平民百姓全有,你们府里称这些人叫做“摇钱树”。

刘 (惶急)这是更不会有事。

闯 听说你府里还有许多独出心裁的刑罚。

刘 (更惶恐地)没有,——臣该万死!

闯 刘丞相! 孤王说的,全都是谣言吗?

刘 (仍惶恐地)臣敢断言,王爷说的,没有一件不是谣言。都是那些忌刻臣的人,捏造出来的。

闯 (有意地)啊! (走着)

〔左外有鞭打声,惨叫声,甚厉。〕

闯 (惊异地)这是什么声音?

刘 (窘)这个……没有! 没有! (不安之至)

〔闯王看看他,突急入左内。〕

〔两侍卫跟在后面,没入左内。〕

〔宗敏焦急万状,如热锅上蚂蚁。〕

〔他来回走动,踌躇,尔后跟进。〕

〔顾君恩、宋献策也跟了进去。〕

〔牛金星冷眼旁观——奸笑。〕

〔场上人全下以后,他缓缓向左门走。〕

〔在他将进去时,李岩自右门出现。〕

〔他一眼看到金星,立刻唤住他。〕

岩 (在右门口)牛丞相! ——

牛 (回头,冷然地)啊! ——李制将军! (走回)

岩 (走近)刚刚到过你的府里。

牛 (冷然地)失迎得很,有什么见教?

岩 据李宏将军自永平军次来书,所述吴三桂情形,和我们派去的钦使——降将唐通的奏章,有些不大相同。吴三桂对归顺我们的事,并不像唐钦使所说的已经决定,而是还在踌躇之中——按兵不动呢!

牛 (冷然地)也许是李宏将军太过虑了吧。唐钦使虽是明朝的降将,人很忠诚,不会虚报、谎报。

岩 即使唐通如牛丞相所说,忠诚可靠,但吴三桂会不会有意骗他,却很难说。须知陈圆圆的事情发生,对他是会有很大的打击的。依我

看,我们还得预先有些准备,以免万一临时有事发生,措手不及!

牛 (冷笑)你大概还是以以前的主张,要王爷下谕,着刘侯刘宗敏前往镇守山海关。照目前京城里的情形,以及刘侯本人的愿望,都是难办得到的。何况李宏将军前往那一带宣抚,又还没有回来。详细情形不知,大計是很难决定的!

岩 (有点激越地)牛丞相!我们这样的偷安,是很危险的。古人说,安不忘危,我们不能自以为拿下了北京,就拿下了天下,崇祯上了煤山,就是明朝彻头彻尾的覆亡!危机四伏,来日大难,你牛丞相是我们的重臣,要深刻的打算一下才好,要常常警惕警惕自己才好。

牛 (冷然地)我牛金星不是一个傻瓜,无须警惕!我们现在既谈不上安,就更思不到危。国家大事,自有像你这样公忠体国的人在。我看还是你在私访闲暇的时候,一个人在城外打算打算去吧。我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急向左门走)

岩 (追上一步)牛丞相!——

〔李岩刚喊过,闯王一行自内复出。〕

〔金星刚到门口,急向后让。〕

〔李岩进前一步,喊“王爷”,即旁立。〕

〔刘宗敏深感不安地跟在后面。〕

刘 (在闯王站定后)臣真是罪该万死!

〔闯王看他一下,默然无语。〕

闯 (顾牛)牛丞相!你去把那五百副老虎凳和一应刑具,都加上封条,以后不许再用!

牛 (礼)是! (向左门下)

闯 (向君恩)顾院长!

顾 (进一步)王爷有何旨谕?

闯 你去把那几百犯人审问一下。没有罪的,放掉。罪轻的,也放掉。好的,劝他们继续供职,不要灰心。真正该罪该罚的,一律带回刑部审理。

顾 (礼)是! (向左门下)



闯 (向刘宗敏)刘丞相!你愿意孤王这样处理吗?

刘 (不能不愿意地)王爷处理得对!

闯 (亲切地)刘丞相!你不要误会,以为孤王有意和你为难。实在是这样干下去,于大家都没有好处。打到北京,生活自然应该过好一点。只是,我们不能忘本,不能做得太不像话!(稍停)孤王就要做皇帝了,你看,我穿的还不是大布的衣服吗?吃的虽不像以前粗糲,可也只是普通的菜饭,没有山珍,也没有海味。在宫里,房子虽然好一点,却也没有三宫六院,嫔妃如云。孤王从没有得意忘形!这不是别的,一句话,孤王不敢忘本!孤王怕过累百姓,将来会遭到崇祯那样悲惨的命运!

刘 臣罪该万死!

闯 你们不要以为天下大定了。吴三桂有回信,愿归顺,即日就要来京,自然是可喜的事。(重)但关外还有更重要的敌人!——精骑善射的鞑子兵!(顿)南方史可法、左良玉、何腾蛟,一班明朝将领,手里还有很多的兵,还没有将他们摧毁!有那么广大的土地,也还没有收复!——可是,大家都似乎有些苟安了。富贵荣华到了手,大家都准备享福了!这样的情形,孤王深以为虑!(有点伤感地)孤王今天自己跑到这儿来,老实说,也真是万不得已!

〔门子持情报急冲冲上。〕

门 (向宗敏)丞相!永平来的紧急情报!(呈报,下场)

〔宗敏接报,看,大家注视他。〕

闯 (看宗敏神色仓皇)有了什么事吗?

刘 (很气愤地)吴三桂已经发布讨伐王爷檄文了!(呈报)

〔闯王接报,看。〕

宋 (向刘宗敏)怎么!吴三桂变了?

闯 (看完,怒掷于地)逆贼!居然骂我李闯王是“么魔小丑”!自称什么“义师”!(大声)我就不相信我李闯王打不垮他!

宋 (不解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王爷!——

闯 (愤愤地)据情报说,吴三桂队伍开回到了滦州,有一个家人从北京

逃了去告诉他，说陈圆圆给刘侯刘宗敏抢了去了，他就一怒回师，发布檄文，要和我们打仗！（重）吴三桂这样的僭妄，我李闯王决不饶过他！——

〔牛金星又自左内上场。〕

闯（指地，向牛）牛丞相！你看！

〔牛金星拾情报檄文，看。〕

牛（看完，冷然地）吴三桂，也真是太不计算自己的力量了！（向闯）王爷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闯（大声）孤王的意思，即日调动大军，加以讨伐！

牛臣的意思，吴三桂虽然发布了檄文，但他已经回师关外，将来究竟怎样的动，现在还不可知。兵员最好暂时不动，候李牟将军宣抚回来，看清他的动静再说。

宋臣昨夜仰观天象，紫微星座，略现黯淡，这几天似乎不宜举兵。牛丞相之意甚是，暂时可以按兵不动，看吴三桂的动静，再作大计。

闯（怒）什么叫做“么魔小丑”，孤王可忍受不了！

岩王爷不能太激动了。吴三桂这个人是不易与的，此去关外，究竟作怎样的打算，很难说。他是洪承畴的部属，祖大寿又是他的舅舅；这两人早已降了鞑子，是有名的汉奸。我们的行动，应该顾虑这一点。臣的意思，如其即事讨伐，不如先派大兵扼守边境，再遣能臣前往开导，晓以大义，送回吴襄、陈圆圆，以缓和他的愤激之情，庶几有化干戈为玉帛的万一之望！

闯（不快地）这件事孤王自有主张，你用不着管！

〔李岩很窘，退立。〕

〔大家默然，僵场。〕

〔李牟急冲冲自右上场。〕

〔他的神情紧张，似乎有些疲乏。〕

牟（礼）王爷！吴三桂那边，已经发生了大变。臣怕驿站告误，特地连夜回来禀报，没有先请圣谕，该死！该死！

闯吴三桂那边的情形究竟怎样？

牟 据臣在永平所接确切情报，吴三桂出了山海关以后，就和汉奸洪承畴、祖大寿，去拜见鞑子的九王多尔衮。吴三桂向九王多尔衮借兵来和我们对抗，讲定事平以后，把燕、蓟两州，全部割让给鞑子！

闯 (震怒)丧心病狂，竟到了这样！

牟 吴三桂是甘心做汉奸了，他简直要亡掉中国。燕、蓟二州，是连北京一带都包括在内的。京城都能给鞑子，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望王爷赶快定大计以张我们国威！

岩 (插接)臣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闯 (叱)李制将军！说话慎重一点！

岩 (凄然地)是！——王爷。(退立)

宋 (别有所感地)想不到明朝保护国疆的文武大臣，变做汉奸的竟一天多似一天，国家养兵，结果如此，真教人太失望了！

刘 王爷！吴三桂甘心出卖国家，臣愿率兵前往，灭此小丑，以泄王愤！

闯 (大声)我李闯王是中国人，他吴三桂也应该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中国人跟中国人打，胜就胜，败就败，算不得什么！为什么无耻到要借鞑子兵，岂不是有意引狼入室吗？

牛 (冷然地)真是引狼入室，为虎作伥！

闯 (大声)吴三桂投敌，我李闯王决不容忍！吴三桂甘心做汉奸，我李闯王决不饶恕！各位将领！孤王已经决定了！趁鞑子兵没有来的时候，先一鼓作气地消灭他，尔后再去对付鞑子兵！（向宗敏）刘丞相！即刻替孤王点定二十万大兵，来朝三更造饭，五鼓起程，孤王与你一同亲征！吴襄、陈圆圆、永定二王一齐带走，京城以及后方，牛金星丞相负责留守！

〔宗敏、金星同时高呼：“拜令！”〕

〔闯王急自右下，随侍下。〕

〔牛金星、宋献策、李牟下。〕

〔李岩情绪黯然，后随下。〕

〔闯王侍卫兵全下。〕

〔场上仅余刘宗敏一人，呆呆地看他们下场。〕

〔朝华自内急出，至宗敏身后。〕

朝 (惊魂初定地)丞相!

〔宗敏慢慢地转过头来。〕

朝 (继续地)吓坏我了! (拍着自己的胸脯)

〔宗敏冷然地看她一下，伸一伸懒腰，向大师椅走。〕

朝 (跟上去)丞相! 今天太委屈你了!

〔宗敏正预备在胡床上坐下。〕

〔朝华靠近他，看着。〕

刘 (软弱无力地)今天早晨起来，老鸦迎着我叫了三声，我就知道有点不妙了。(懊悔地)我忘记看看皇历! ——

朝 (愁眉)丞相! 皇历，我已经看过了，今天是一个黑日。(“黑日”二字特重)

刘 (恍然地)怪不得! 原来今天是一个黑日(“黑日”二字特重)，倒霉的事情，就凑到一起来了。(颓然地拍香台)嗨! ——(顺便想坐下去。他一拳打下去，误把一炉香打翻了。火热的香，落得他一手。他急急地把手抽开，乱抖，站起，呼痛：“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朝 (惊急)丞相烫了手了吗? (去抓他的那只手)

刘 (更痛了，挣扎脱出，抖手)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一直抖叫不歇)

〔朝华同情地默然看着他。〕

〔宗敏的脸上尴尬万分。〕

〔幕——缓缓地下落。〕

——第三幕完

## 第 四 幕

时间 崇祯十七年四月——七月

地点 山海关——永平——北京——徐沟——平阳

人物

**第一景**

吴老海——方桂生——黄金标——范古山——大林子  
——传令兵(二)——闯兵(八)——掌旗官(三)——闯小将

夏国相——马宝——李怀义——吴三桂——祖大寿——吴  
侍从——祖侍从——吴兵

**第二景**

范古山——黄金标——难民(五)——闯兵(四)——清兵  
(三)——吴兵(三)——闯将——清将——掌旗官(三)

李闯王——牛金星——李牟——刘宗敏——宫女——禁卫  
将领(四)

**第三景**

闯兵(八)——清兵(六)——吴兵(四)——掌旗官(二)  
——清将——闯将——吴三桂——李闯王——刘宗敏  
——执盖者

吴三桂——夏国相——马宝——李怀义——吴侍从——吴  
兵——太监(二)

牛金星——刘宗敏——李岩——李闯王——宋献策——官  
女(二)——闯侍从——禁卫军(十六)

(附记：以上各景，人物虽多，但如适当配置兼串，则除李闯王、牛金星、刘宗敏、宋献策、李岩、顾君恩、吴三桂、夏国相、李怀义、马宝、祖大寿、宫女二人外，只须杂角十二人至十五人，合不过三十人已够用)

**布景** 本幕地点不一，布景也较复杂。大体言之，舞台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腰幕(最好是天幕颜色)前——仅一树是固定的。第二部分——即中部——须迭用抢景，后亦需用一天幕。第三部分——舞台之最后部分——景系固定，仅结

幕时须用。各景、装置，于各景分别详载。至结幕一景，用幕虽多，如剧团所有不足敷用，可用硬片代，用板代，或用笆糊纸代之，可斟酌实际情形加以处理。

## 第一景

〔在腰幕前。

〔台左角有一大树，树上有横行地名牌：“山海关”。

〔台左角靠里——即大树右侧，距离入口处二三尺地位——支着一个小型的篷帐，一半伸到腰幕里面（为着便利前面人物的经过），帐门斜对着右面的观众。

〔这是临近山海关门的闯王军兵休息处。

〔场上有几个兵士，在帐门外坐着的一个叫做黄金标，因为他有些女人腔，大家称他做黄大姐。他正拿着针线，替另一个兵士缝鞋子。另一个叫范古山，年纪已经有四十岁了，站在他的旁边，口衔旱烟管，在闲看着他。吴老海坐在台中偏左的地位，赤膊，在捉军衣上的虱子，一个一个地在嘴里咬着。方桂生——第一幕里的那个俘虏兵——在台右口，正对右内伸头张望。各人，军毡代替了座凳，放在身边。还有一些日用的零件散置着。

〔太阳正照着他们，吴老海身上被射得尤其强烈。季候，是已经到了四月下旬了。

〔幕启时，方桂生正对右内伸着头，看来看去，脸上充满着赞叹的神色，带着笑。

〔远远地有号角声音。

方（看了一下，回头，向大家）山海关有这么雄壮！（表示着无限的惊奇）

范（回头看看方，不屑的，表示自己的多知）地势险得很呢！

海（正吃过一个虱子）他妈的！你当过那么多年的明朝兵，还不知道

山海关！（指）你去看！关门上就横着五个大字，叫做“天下第一关”（伸大拇指），天下第一道关口呢！（又去捉他的虱子）

方（惊奇地）噢！——（再回头看）

范（插入）喂！吴老海！你知道“天下第一关”的“天”字怎么写的？

海（气得站将起来，衣服抓在手里）你妈的！老范！你老是揭老子的疮眼儿！（近前）我吴老海是不认得扁担大的“一”字，说打仗，比你打得多呢！你妈的！（把衣一掀，披到身上，就势转身）

范（没有别的办法）你又骂人了！

〔方桂生看过石刻，走了回来。〕

方（向吴老海）对！对！对！五个大字，看得明明白白，还是刻在石头上的呢！（指）吴三桂那小子，就退在这里面吗？

海（点头）就退在这里面。（半自语地）乌龟进了壳，缩了头了！这样银样镞枪头，还敢和我们打呢！

黄（把缝好的鞋子向范一丢，随身站起）缝好了，拿去！

范（打趣地）谢谢你，黄大姐！（拿起鞋子看看，坐下地去穿）

黄（嗤他一下，然后走向吴）吴三桂不是很会打仗吗？

范（抢接，笑）不但会打仗，还会玩女人，你黄大姐得担心呢！

黄（指他）这看这张臭嘴！

〔范古山只是笑。〕

海我也听说他会打仗，现在才知道他会打败仗！（后四个字说得特强，诙谐地）

方（插接）碰到我们就一路败，一直败到山海关——（指）这个乌龟壳里！

范（自语地）天知道他哪一天才敢伸出头来！

海（自信地）用不着哪一天。你们看吧，这座关，早晚就要给我们拿下的。

黄（不相信地）你怎么知道？

方（插接）怪不得人家把你当女人看，连这一点都不晓得。我们队伍不是把山海关包围起来了么？——

海 (紧接地)岂但包围,王爷还另外派了大兵,从一片石开到关外,去断吴三桂的后路呢。王爷说,山海关这么点儿大地方,他用靴尖一踢(作势),就够把它踢翻,还要用多大力量吗?还怕吴三桂那小子不投降吗?(笑)

〔大家和着他笑。〕

黄 (仍旧有点疑虑地)王爷真有这样把握?

海 (扫兴地)他妈的!真是女人见识!王爷的话,还会错吗?(半自语地)什么事都预备好了,龙袍啦,玉玺啦,打过吴三桂,就回北京接皇帝的位,还能不打胜仗吗?(看黄)真是女人见识!

黄 (不高兴地)我不和你们聊了,老是什么女人,女人的!(转身走回)

〔大家看着黄,哈哈大笑。〕

〔黄金标进到篷帐里去。〕

〔火头军大林子,围着腰围走了出来。〕

林 (向大家)你们又在笑谁呀?

方 (向林)大林子!午饭好了没有?你看(指太阳),太阳过了午了!

林 早呢,粮还没有弄齐呢?我到这一带来找锅。(四下看)

范 (惊异地)午饭粮还没有弄齐?还到这儿来找锅?

林 (有些怨意地)老百姓简直找不着一个,天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锅,一口也还没有找到呢!

海 (牢骚地)他妈的!真怪!我们打进北京之前,老百姓见到我们就像见到亲人一样,茶呀,烟呀,饭呀,什么没有?这一路来,他妈的,却天翻地覆了!——还没有看到我们影子就跑掉了,锅呀,碗呀,牛呀,羊呀,什么都带走了!这是什么鬼把戏呀!

方 (指)一定是吴三桂这小子在弄鬼!

〔黄金标又从篷帐内走出。〕

范 (冷然地)我看倒不见得。

黄 (插接)范古山又要说怪话了!

范 你个臭娘儿嘴又来了。我倒不是说怪话,我亲耳听见一个老头儿说的。他说:李闯王的兵,进了北京城就变了,现在老百姓可不敢靠近



他们了。

林 (证实地)我们也听到好几次。想尽方法去找老百姓,就是找到了,他们也什么不给,锅也没有啦,碗也打破啦!归根结底,还不是不相信,不肯借吗?

黄 (凑一下)我也想起来,有一个妇道人家——

海 (不高兴地)他妈的!又是妇道人家!

黄 (看他一个白眼)我们到的地方,连妇道人家都不敢在家里呆呢!说我们——

海 (打断他的话)我早说的,像这样子搞下去,将来会弄得连饭都不会有得吃,还做什么卵子皇帝!进了北京城,大大小小全都发昏了!

方 (阻住他)吴老海!你别发傻了!什么卵子皇帝!小心一点!你就不要脑袋了吗?要是有人听见去王爷那里禀告,我问你吴老海,究竟有几个脑袋!

海 (气愤地)一个脑袋!老子不怕!——

林 (插入)你们这儿真没有锅吗?

范 (不高兴地)连一个锅腔子都没见,还锅呢!

林 (失望地)真倒霉!(啞一啞嘴,复自左下)

海 (看着他下)她妈的!老子这一回回到北京,一定要李制将军给我一个长假。回家去,不干了!

黄 (触起感想地)我也想回去呢!出来几年了,老婆孩子——(难受地)唉!——我难受得很!我想家了!

方 (也感叹地)和我才来的时候真是大不相同了。那时,就没有听见哪个说想回家。现在,可不一样了,什么都变了!你们看,这回出京,虽说打了胜仗,和往昔比,士气可弱得多呢!

海 (愤怒地)把什么陈圆圆,陈尖尖,也带在队伍里,乌烟瘴气,仗怎能打得好!从古以来,打仗就不作兴带女人!

黄 (反驳地)你的话不对,霸王不是带了虞姬吗?

范 就因为带了虞姬,才有垓下之围,到了乌江,霸王就不得不自刎。像你们这些女人——

黄 (骂他)狗嘴里真是掏不出象牙!

〔远远地山海关城上号角声起。

海 (听罢)吴三桂还想冲出来吗?

〔关上的号角声继续地吹。

范 (听罢)是关城上的号声,怕有战事了!(说完,急走向右台,向内看)

〔吴老海跟上去。

〔黄金标、方桂生移动一两步即止,静静地凝住神听。

〔在继续的号声中,传令兵自左上,手执令旗。

〔他越过篷帐地位,立定,向大家传令——

传 (严肃地)各位军兵听者!王爷有令!吴三桂企图突围,仰各营军兵,严密戒备,相机反击,趁势灭此小丑!(顿)后退者斩!

〔传令兵一直走到右面台内去,大家看着他的背影。

方 (不高兴地)饭还没有吃,就打仗吗?

海 (苦笑)把肚子先捋起来再说吧!

〔关城上的号角声继续在吹。

〔传令兵在右内,又在照样地传令。

〔场上人各回原位,拿起武器,包扎东西。

〔黄金标独自收拾篷帐。

〔右内的战鼓声,左内的号角声,同时并起。

〔场上人急急地装备起来,紧张,注视。

〔马铃声、马蹄声在两边杂起。

〔脚步声、战鼓声杂乱地起来。

〔一掌旗官,执旗自左冲出。

〔后面跟着一个闯小将,四个闯兵。

〔另一个传令兵,执令旗自右上。

〔双方在侧右的台口遇见了。

将 (急)关前怎么样了?

令 吴三桂已经冲出来了!

〔说罢，传令兵急急地从右下。〕

**将**（对兵大挥手）冲上去！消灭他！（说罢，向右内冲去）

〔兵士跟上去。〕

**海**（紧接着）冲上去！消灭他！（挥刀）

〔场上人同应：“冲上去！消灭他！”〕

〔众先下，吴老海跟着下去。〕

〔一切的战争效果竟起。〕

〔又是一掌旗官，与四兵士鱼贯地穿场而过。〕

〔人声嘈杂，锣鼓声并起。〕

〔人走尽时，腰幕起，战鼓声更趋激烈、紧张。〕

〔腰幕启时，舞台上现出吴三桂营帐小景。〕

〔中部的天幕已经落下。略略偏左，正对观众，是一个双人座的石凳。凳左是旗杆，上悬“吴”字旗。凳右是一块较高的天然石，上面可以放置东西。在右面，斜放着吴三桂的军桌、座椅，桌上并有简单陈设。〕

〔左台口大树上，依旧是“山海关”的地名牌。〕

〔这时，战鼓声小，金大鸣，吴三桂收军了。〕

〔战鼓声渐渐地弱了下来。〕

〔吴三桂、夏国相、马宝、李怀义及三桂侍从，鱼贯入场。〕

〔吴三桂丧气地径趋将座。坐下，以右手支颌，面向内，默然无语。〕

〔夏国相不安地立在他的身左。〕

〔马宝、李怀义戎服，进至石凳与大树之间立着。〕

〔侍从至吴三桂后侧立。〕

〔各人地位定后，战鼓声止。〕

**马怀**

（礼）末将等罪该万死！

**吴**

（颓然地转过头来）不能怪你们！（缓缓起立）闯贼的军兵实在太凶悍了！

(附记：按吴三桂是一个反派，是一个大汉奸，不是小丑似的人物，除掉自己内心的表演外，对夏国相、祖大寿及李怀义、马宝所显露出来的汉奸真面目，其深浅度是各自不同的。大约对夏国相显露得最多——夏国相当着别人面前劝他，有时实在是做双簧；对祖大寿次之；对李怀义、马宝又次之。这一场对李怀义、马宝可说是完全的假作忠义。变化很多，演员应深加体验，勿真的演成正派的脚色，或单纯地加以表演，要尽量发挥其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其内心的矛盾性)

马  
怀

(礼)末将等愿出关再战，戴罪图功！

吴

(失望地)不必了！(走出座位)各位将领！依照目前情势，我们要想冲出关去，除非九王多尔衮兵到，是很难有望。适才一仗，我们用尽力量，还是被闯贼堵将回来。能再有什么办法呢！(走)我很奇怪！为什么九王多尔衮的兵，到现在还不来呢！(以拳击掌)

怀

(老态地)末将以为，鞑子居心叵测，决没有诚意帮助我们。但看九王多尔衮，一面答应总戎前来应援，一面又食约不前，按兵不动，显然是在坐观成败。其间必有诡诈，总戎要防备他些才好。

夏

(插接)李老将军！你也真是太过虑了。难道我们总戎连这一点都看不到吗，还要你来提吗？

李

(惊退一步)啊！……

吴

(紧急地)李老将军！一切事情，我与九王多尔衮、经略洪承畴和我舅父祖大寿，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他们决不至失约！也不会有什么诡计。你放心好了！——只是(再以拳击掌)鞑子兵为什么还不到呢！

马

(插接)九王多尔衮不会失约，大概是还没有准备好吧。

怀

(半抗辩地)在末将看来，闯贼究竟是中国人，鞑子——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扰害和居心，总戎还不知道吗？洪承畴、祖大寿虽是先帝臣子，自从投降鞑子以后，是早已忘掉自己的国家了。借外力来消灭内乱——请恕末将放肆——那多少是有些近乎引狼入室！

吴

(怒，击桌)我吴三桂却不这样想。闯贼反复无常，变化莫测，一面派信使与我交好，一面却掳我家室，我和这样的人是决不同戴一天

的！——我宁可以——（感到失言，不再说下去）

怀 （紧接）陈夫人是不是被闯贼收进了宫，现在还没有证实，难道总戎就——

吴 （不快）就怎么样？

怀 （紧接）就宁与外犬，不与家奴，为着红颜，真的冲冠一怒，不从大处着想吗？

夏 （忙阻住他）李老将军！你这是什么话！

怀 （激动地，但也知道说得过火了）我是太忧虑了！我活了六十多岁！（捋须）我亲眼看见鞑子兵怎样一回一回地危害我们国家！——

吴 （怒，阻住他）不要再说下去！（顿）李老将军！你放心好了！我吴三桂决不会做汉奸、卖国贼，出卖祖宗坟墓，投降鞑子！我向他们借兵，只是权宜行事，只是挽救我们自己。我们不能不生存！（较大的间歇）各位将领！胜败兵家常事，你们不要给闯贼打了几个败仗，就动魄惊心！只要九王多尔袞大兵一到，外合里应，我们立刻就可以转败为胜！（顿）你们现在，可以去好好地看守关城！

马  
怀 （礼）拜令！（退）

〔三桂跟上几步，看二人下。回身，预备向国相说话，一眼看到了侍从——

吴 （怒意未消）下去！

侍 （礼）是！（退）

（附记：吴三桂与夏国相这一场戏，两个人应都以鬼祟声态出之，以反衬出上一场吴三桂的话，大部分并非真心话）

吴 （待侍从下后）国相！我看李老将军这个人——

夏 不但李老将军，自从总戎上次回拜洪承畴、祖大寿，同去见了九王多尔袞回来以后，大家就议论纷纷了。不知是谁传来的，说是鞑子兵帮我们打败闯贼以后，总戎愿意将蓟州、燕州割让给他们，酬劳他们功勋。将领军兵之间，不以为然的，是有人在。

吴 （大惊）这怎么会给他们知道的？

夏 不过还不要紧，大家并不十分相信。只要总戎自己不松口，他们会以为是谣言。而且总戎刚才对李老将军的一番话，说得也非常得体。他们是一点也不会看出总戎真心思来的。倒是九王多尔袞的按兵不动，却值得我们挂心！

吴 (愁虑地)我想九王多尔袞，坐观我们成败，按兵不动，大概是想藉此多提出一些要挟。其实，就有什么要挟，又何不干脆提将出来呢？只要能够答应，我吴三桂——(警觉，不想坦直地说下去)啊，国相！听说闯贼这回出兵，连陈夫人圆圆也带在军中呢！(忽然激怒)嗨！我恨不能手刃此贼，以泄心头之恨！

夏 听说老太爷也带来了。

吴 (不经意地)这倒没有听见。(儿女情长地)国相！据说圆圆在闯贼营中，日夕以泪洗面，心境很是悲苦。有什么办法，能很快地把她抢救出来呢！(自语地)要不是为了圆圆，唉！——(摇头)

〔侍从急冲冲上。〕

侍 (礼)总戎！舅太爷祖大寿，奉了九王的令来见！

吴 (惊喜交集)赶快请！

侍 是！——(退)

吴 (带笑地)我知道九王多尔袞，是决不会失约的！(看见祖大寿将出，趋前)啊！——舅父！(恭立)

〔国相带笑恭立在旁。〕

〔祖大寿清服上。后随侍从，亦清装，手里捧盘，盘内盛清礼服，黄马褂，红缨帽。〕

〔三桂、国相看了一惊，旋又镇定。〕

吴 (向祖)舅父！一路辛苦了！请坐！——(指石凳)

祖 (带笑地)没有什么！孩子！——(就座)

〔祖侍从将盘放在几上，后面立。〕

吴 怎么今天才到，我们等得心焦了！

夏 (插接)我们已经打了好几次败仗了！

祖 (笑)胜败兵家常事，怕什么呢？哈哈哈哈哈！

吴 (很急地)九王也到了吗?

祖 来了。在路上,听说闯贼把你们逼进了关,还派了队伍,从一片石绕过去,想割断我们之间联络,就一气赶到了!

吴 九王什么时候可以和我们一同进兵?

祖 (愁虑地)甥儿!这件事,现在可有些麻烦了!

夏 (惊)九王不愿意帮助我们了吗?

[三桂亦惊,但默然,不说话。]

祖 (向夏)帮助倒还愿意帮助,(向三桂)只是他有些不相信你起来了。九王说,他一定要取得你的保证,才能和你一同进兵。他怕打下了闯贼以后,你会背信弃义!(后四字说得特重)

吴 (有些气愤)舅父难道也不相信甥儿吗?

祖 我有什么不能相信你?只是九王一定要这么想,我和洪经略再三替你关说,他都不肯答应,有什么办法呢!

吴 (不解地)那他又为什么把大兵拉到这儿来呢?

祖 (凑上)他还是有意帮你的忙呀!只是要取得你的保证!

吴 (气愤地)他要我给他什么保证?

祖 (指头)他要你剃掉头发!(指衣)他要你换上黄马褂!(指三桂衣)他要你脱掉明朝衣服,(指自己身上)穿上鞑子清装!

[当祖说时,三桂一句一惊,趋于愤怒。]

吴 (紧接祖的话,语调极重)他要我投降!——我吴三桂办不到!

夏 (感到他失言,有些急)总戎!——

祖 (奸)孩子!你又在耍脾气了!你要沉得住气呀!我做舅父的决不会不替你打算!你自己平心静气想想,你现在是什么处境,你要图逞意气,马上就会灭亡!为着你自己将来,在大兵压境的时候,你不能不暂时委屈,暂时忍受!到将来再说呀!

吴 (气愤一半平静下来)九王竟这样的趁人之危!

祖 (趁势再逼)孩子!你放冷静一点!说起来,九王对你也是太器重了。他几次三番夸奖你少年英俊,几年来都望你过去,给你大权掌握。要不是这样,他这一回是不会帮你忙的。他有足够的力量,可

以打垮你！他是几番地打到过北京，他要依靠你什么呢？孩子！你要放明白一点！暂时的委屈，是算不了什么的！你的舅父，我祖大寿，洪经略洪承畴，难道都是甘心做汉奸吗？一时的权宜罢了。

吴（情感几乎完全归复平静）我不能改变服装，我的部下——

祖（漫不经心地）部下有什么呢？告诉他们，你这样做，是权宜，是权变，是为着救国！是假投降，不是真投降！等到有朝一日把闯贼打垮了，和南方的勤王义师会合了，声势浩大，鞑子兵敢不退走吗？那时头发可以再养起来，明朝的衣服可以再穿起来。有九王的重兵压在这里，你还怕你的部下不答应吗？你还怕你的部下叛变吗？你怎么这样傻呀！

〔三桂默然无语。〕

祖（趋势再进逼）孩子！你是读圣贤书的，你应该深明大义！你不要因为这暂时的小节，就误了国家大事！北方是完全沦陷在闯贼手里了，挽救这样局面的重任，就落在你一个人肩膀上。举足轻重，你要从大处着想！何况你的全家——父亲，母亲，你那爱姬陈圆圆——

吴（下意识）陈圆圆怎么啦？

祖（故意不说下去）没有怎么！你想一下吧。你全家三十几口，全落在虎口里面，你也不能不忍辱负重，抢救他们呀！

夏（插接）舅老爷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呀！

〔吴兵一人自左上，手持书信。〕

兵（礼）禀告总戎！闯贼那边，派了一个人前来下书！（呈书）

〔三桂顺势把书抢过，撕封口，但不取出信，向祖大寿看一眼。〕

祖（会意地向夏）国相！我到你那儿去坐坐吧。（说罢便推夏走）

夏（随着走）好！

〔国相与大寿自右下下场。〕

吴（抽出信看数行）怎么？（读信）“将军借外兵以残我，非计之得也！我即溃败，将军岂便能复明统耶？今故主二王与君父，俱在吾军，若稍有差池，即玉石俱焚，君父为戮！将军于明为不忠，于家为不



孝，愿将军思之！……”（想）么魔小丑！居然这样放肆！（怒，撕信，向兵）来使在哪里？

兵（指左内）在营外！

吴（怒）替我推出去斩首！

兵 是！（退）

吴（陷于苦闷地踱着）我吴三桂怎么办呢？圣上在煤山吊死了，可以不去管他。二王陷在闯贼的手中，也可以不去管他。可是——我自己，我吴三桂却不能不生存，我的五十万大兵，却不能不保全。我的陈圆圆陈夫人，却不能不夺将回来。闯贼的兵力太大了，我要是归顺，谁又能担保他不把我吞并！（顿）投降九王，穿上这一套清人的衣服（指），于心也有些不甘！（想）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苦恼地）吴三桂！吴三桂！你现在是进退为难了！（顿）闯贼连我最心爱的圆圆都要掳掠过去，还能向我推诚吗？（顿）最近的京中探报，看他一切行动，也不是真能成大事，立大业的人。（想）我吴三桂就是投顺过去，一朝再有变化，又怎么是好？真个与他同尽吗？（坚决地）不能！不能！绝不能！（转）那么，我只有穿上这一套清装了！（再坚决地）不能，不能，也不能！（踱着，再思索）不能？（悠然一转）不能现在也要能了！（决然地）我吴三桂要生存！我吴三桂的五十万大兵要保全！我的圆圆要夺将回来！（抑低）我不能图那些身后之名，我要为现在着想！（扬起）现在，现在，现在我吴三桂要保全自己！现在我吴三桂为着自己的存在，为着自己势力的存在，不能不投降敌人。我吴三桂可以不要明朝的皇帝，我吴三桂可以不要父亲，母亲，兄弟姊妹，我吴三桂可以不怕万世唾骂！我要夺回我的圆圆！我是宁可以做汉奸，只要能够保存自己的实力！（压平）九王无论怎样凶险，究竟是一个外国人。鞑子地小人稀，兵力究竟不大！（转快）他要依靠我，他要信赖我，他要利用我！（转更快）我吴三桂还顾虑什么呢？（昂然地向右走几步）好！来人啦！

〔侍从自右面上。〕

吴（指盘）捧起这一套官服！

侍 是! ——(走过去,捧起盘)

吴 (指,大声)传令备马,去九王营里谢恩!

侍 是! (向右内)总戎有谕! 传令备马,去九王营里谢恩!

〔众内应:“传令备马,去九王营里谢恩!”〕

〔吴三桂英雄气概地急急下场。〕

〔侍从捧着衣盘,紧随着吴三桂走。〕

〔战鼓声突起,腰幕下落。〕

## 第二景

〔腰幕落下时,地名牌换作“永平”。〕

〔一排小树林从大树后推将出来,预备藏人。〕

〔战鼓声愈来愈激。〕

〔难民数人,携带包裹,自左而右穿场。〕

〔里面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人喊他“张老爹”。〕

〔当他们快没入左幕内时,三十岁的“李老板”自右追出。〕

李 (边跑边叫)张老爹! 张老爹!

张 (回头看,走回)啊! 李老板,你也逃出来了吗?

〔其余的难民直向左下场。〕

李 (焦急地)老爹! 你看我们到哪里去好呢?

张 (踌躇)我也不知道。我们随便找个地方躲一下,候李闯王的败兵过去再说吧。

李 (焦急地)这怎么行呢?

张 (辩解地)为什么不行? 后面是吴总戎吴三桂的兵,你还怕什么?

李 (焦急地)张老爹! 你简直是在做梦啊! 什么吴三桂,吴总戎! 后面是鞑子兵,吴三桂已经投降了鞑子了!

张 (大所失望)后面是鞑子兵,这怎么是好呢?

〔一阵激越的战鼓声。〕

李 (回头看过)不得了! 来啦! 快点走吧! (急拖着张老爹下)

〔黄金标、范古山军服，各挟小包跑上。〕  
〔他们从右面出来，神色仓皇，是开小差的。〕  
〔当他们躲躲藏藏地跑时，跟上一阵急鼓声。〕  
〔他们手足措乱，四面张望，寻找地方。〕  
〔最后，他们藏到台左小树林后面去。〕  
〔又传来一阵激越的战鼓声。〕  
〔李闯王败兵一组，有旗官，小将，穿场过。〕  
〔他们带跑带叫地从右面向左面跑过去。〕  
〔半晌，黄金标、范古山从树后偷偷地出来。〕

黄 我们怎么办呢？

范 想法子找两件便衣，逃吧！

黄 我们真的不干了么？

范 你看这样的情形，有什么干头呢？不如回去种田，还可以把这颗脑袋留住。

黄 （犹豫地）我还多少有些舍不得！

范 （感慨地）舍不得又有什么办法呢？要是以前，大家真的为着老百姓，战死了倒也值得。现在我们为着什么呢？当兵为他们升官发财，丢掉自己的脑袋吗？万一搅得不好，脑袋丢掉不算，还要受老百姓们的骂。真是太不值得呀！去吧！我们去吧！

黄 （也感慨地）真没有想到，做李闯王的兵，居然还有这样的一天！“迎闯王，不纳粮——”

范 没有办法的事，不要伤心了。

〔一阵激越的战鼓声。〕

范 （看）吴三桂的兵追来了，赶快逃吧！逃吧！（拖着黄金标急急地自左下场）

〔战鼓又激越地敲将起来。〕

〔清兵、吴兵合一组，“清”字旗先导，一小将率领，穿场追李闯王兵。队后跟着“吴”字旗。大家吼着。〕

〔清兵在前，吴兵在后。〕

〔当清旗、清小将快达到左内时——

将 (停住,回头向众)众将官!

〔众同应:“有!”

将 (指左内)前面是什么地方?

〔众应:“永平!”

将 (大声)永平?——趁势追赶,直逼京师!

〔众吼应:“趁势追赶,直逼京师!”

〔旗一挥,众向左内奔去。

〔战鼓声继续地紧张。

〔战鼓声中,腰幕拉起。

〔地名牌:“北京”。

〔场上现出御花园的一角。

〔御花园的景物,占台之中部,后为中间天幕。从左面大树起,右斜至天幕,然后与天幕平行向左,为御园高墙。在左角墙内,为一有石级之茅亭,门侧右开。或作假山,绕以矮树丛枝亦可。中部最后三分之一地位,有矮树,自左墙起,与天幕平行,至近亭处,复向后斜折,然后亦沿天幕平行向右。墙不甚高,立亭上或假山上可以看见外面。

〔宫墙外面有隐隐的火光。嘈杂的人声和战鼓声。

〔李闯王站在园亭的门口——临近着石级——看着那烦恼的火光,听着战斗的音响,有些木然地立着。

〔阶石下,站着—一个宫女,手里执着红纱制成的宫灯,照着。

牛金星站在亭下——近台口——在躬身倾听。

〔幕启定,闯王转过头来,向着金星。

闯 (惨然地)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朕十九日亲征,二十六日就败退回来。刚刚登上大宝,接了大顺皇帝的位,吴三桂就赶到了北京。(指)看现在的情势,朕留在宫里,时候也不会长了。(激动地)想到上个月进宫那一天,竟好像是隔了一世!

牛 (安慰地)陛下!多难兴邦,自古皆然。凭着我们的力量,臣深信还

能把吴三桂那逆贼打将回去，愿陛下不要难受！

闯 (转愤激)朕没有难受，朕只是恨！——朕恨那逆贼吴三桂，借着鞑子力量，认贼作父，来残杀自家弟兄！朕打败仗，算得什么？朕只恨失败在这个引狼入室的贼子手里，(激越地)这也就是朕当着这逆贼的面，杀掉他一家三十八口的原因。

牛 陛下！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就失败了。

闯 (昂然地)牛丞相！不要欺骗自己！大丈夫光明磊落，失败就是失败！人家已经从山海关把我们一路赶了回来，把京城团团围住！我们还能说没有失败吗？(颤动地)朕很明白，这一回，我们不但失败，甚至于会——

牛 (忙阻住他)陛下！请不要乱想。

闯 (激越地指宫墙外，边说边跑了下来)看！这是火光！（宫墙外有火光）这是战鼓！（战鼓的效果）这是我们大败下来的证据！这是逼着我退出北京的一个真真实实的信号！不是乱想！（转沉郁）三月十九，四月二十八，整整四十天，(指)就变到这个样子！

牛 (安慰地)陛下！不要紧！我们就是退将出去，一定还有机会打将进来！

闯 (理直气壮地)朕自然相信，我们还会打将进来！牛丞相！朕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决不会饶过这卖国的奸徒！（大声）我要报仇！我要雪耻！（咬牙）我要亲手杀掉这叛逆，把鞑子兵赶回建州去！（颤抖地）朕还是要回到京城里来的！（颓然地）朕不相信就会失败到底！

〔李牟戎装自左内急步上。〕

牟 (礼)陛下！——

闯 (看他那紧张，一惊)啊！李宏将军！——

〔牛金星亦惊退一步。〕

牟 (激越地)城外的情势已经不大好，士气愈来愈坏，外城恐怕不能守了！

闯 (颤抖地)外城恐怕不能守了？

牟 (继续地)臣特地赶了回来,望陛下早作准备!

闯 (惨然地)朕明白了。李宏将军! 你去吧! 再去支持些时候,我们的准备也快好了。

牟 (礼)臣拜令! ——(急冲冲下)

〔闯王惨然地看着他下场,呆住。〕

牛 (唤醒闯王)陛下! ——

闯 (怒)不要陛下了! (颤抖,半自语地)现在是我大顺皇帝,是我李闯王退出北京的时候了! 退出北京! 退出北京! 退出这辉煌的宫殿! 退出这繁华的都城! (转激越)可是,我大顺皇帝,我李闯王,决不甘心,决不甘心这大好帝王之都,落在汉奸鞑子手里! 朕——(连续炮声)炮声! 炮声! 鞑子的炮声! ——(咬牙)这是汉奸吴三桂带来的鞑子炮声! ——

牛 (急)鞑子在加紧攻城了!

闯 (恨)让他攻吧!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笔血债是要偿还的! (顿)让他攻吧! 朕还不是没有地方退! 所有宫里贵重的东西,所有辘重炮火,金银财宝,是全都装上骡马了! 我们可以退到西安,凭着这笔资财,准备再来! (顿)让他攻吧! 让鞑子攻进北京,来毁灭他们自己吧!

〔又是连续的炮声。〕

〔刘宗敏急急地自左上场。〕

刘 (礼)陛下! 外城战事,已经紧急到了万分。鞑子用大炮不断地攻城,眼见就要陷落。臣等是否死守,特来请旨!

〔牛金星惊退一步。〕

闯 (变态地笑)嘿嘿嘿嘿! 这样的时候,你还回来请旨吗? 刘丞相! 你应该懂得,朕不是那个平庸之主,不是可怜的崇祯! 李闯王是汉子! 大顺皇帝是汉子! 是跌得倒,爬得起,失败了会再来的英雄好汉! (坚决地)朕不要你们死在北京城里! (紧急地,一气到底)回到城上去! 让朕的旗帜,依旧插在那里,让这些旗帜飘扬! 让鞑子们明朝梦醒了,才知道大顺皇帝,李闯王,在他们不知不觉中间,已

经离开了北京！刘丞相！回到城上去！立刻把队伍拖将回来，与朕一同西走！

刘（礼）拜旨！（退）

闯（突然，心里好像轻松了似的，闲情地看着金星）牛丞相！四十天的富贵荣华，很值得你留恋吧？

牛（礼）臣不敢！

闯（笑）哈哈！朕知道你不敢啊！

〔又是连续的炮声。

闯（顾宫女，大声地）宣禁卫将领，立刻进宫！

〔宫女走向左内入口。

宫（向内）圣上有旨！宣禁卫将领，立刻进宫！

〔左内有人传着：“圣上有旨！宣禁卫将领，立刻进宫！”

〔又有人再传一遍下去。

〔宫女就地留在金星左侧。

牛（踌躇而后进言）臣以为这一回失败，李制将军的冷眼旁观，不划一策，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闯（有怒意）牛丞相，这是什么时候！

〔牛金星感到很窘，默然后退。

〔禁卫将领四人自右入，俯伏同声：“臣等参见陛下！”

闯（严厉地）朕就要离开京城了！朕不甘心这样大好的宫殿，落在鞑子汉奸手里！你们立刻分头前去，放火焚烧，不许留下一间！

〔众同呼：“拜旨！”同退。

〔战鼓又轻轻地响着。

闯（变态地独白）你们赶快地烧！（变态地笑意）朕要走了！朕要在离开这里之前，看辉煌的宫殿，怎样地在火光里焚毁！朕要在离开这里之前，看雕龙宝柱，亭阁楼台，怎样地在熊熊烈焰里炼化！

〔左后两面，火光渐渐起来，愈烧愈大。

闯（跑上台阶，面向右面火光，大声地）铁不治之火治之！（指）火！火！只有火，能很快地毁灭一切！只有光，能使这周围的黑暗光

明！（高举起拳头）

〔火光大起，人声嘈杂，夹着远远的炮声。〕

〔战鼓声又复一阵阵地激烈起来。〕

〔腰幕缓缓地在战鼓声中下落。〕

### 第三景

〔腰幕刚落定，又复拉起。〕

〔地名牌：“定州”。〕

〔场上出现“树幕”——用树编成两片，反面有撑，自内右两面堆结成一片，占据整个台面，戏即在此“树幕”后进行，观众只能隐约看到而已——“树幕”后为野战场。〕

〔战鼓——紧张，紧张，再紧张。〕

〔闯兵一组自右出，边打边退，对方是一组清兵。〕

〔一边“闯”字旗，一边“清”字旗，各有小将率领。〕

〔打至台中，双方掀起激烈的战争。〕

〔数回合，“闯”旗倒，闯兵向左退去。〕

〔清兵吼着，“追呀！”一直追到左内去。〕

〔战鼓声依旧继续着——紧张。〕

〔场上无人，“树幕”不动，战鼓频敲。〕

〔地名牌：“真定”。〕

〔左幕内，闯小将在喊：“圣上有谕，在此与吴三桂决一死战！将士们！冲呀！”众和着：“冲呀！”一群闯兵，旗先导，小将率领，自左向右冲去。接着就是第二组，后面跟着李闯王、刘宗敏。闯王后面，张着“黄盖”。〕

〔战鼓——幕后作战的声音。〕

〔闯王军败回，退至台中。〕

闯（大声）传谕全军！不得后退，违令者斩！



〔右内应着。闯王复率队向右冲，到达入口处，闯王猛的“哎呀”一声，中了吴三桂的箭，倒地。众大叫：“圣上中箭了！”

〔众急扶持闯王，向左退去。

〔清兵一组，搨“吴”字旗，追了出来，后面跟着吴三桂。

〔吴三桂——清装：箭衣，黄马褂，凉帽，拖着辫子。

〔走到台中，吴三桂哈哈大笑。

吴（得意地）闯贼！你中了我吴三桂的箭了！你现在该知道我吴三桂的厉害了吧！（向众）众将官！——

〔众同应：“有！”

吴（急，快）不要让闯贼喘息，一直向西追赶！

〔众吼叫，冲进。吴三桂起程时，战鼓声起来。

〔“树幕”不动，场上无人，战鼓声继续。

〔地名牌：“娘子关”。

〔“树幕”左角，斜伸出一关城硬片。

〔闯兵一组，旗在后，小将率领，逃入关城。

〔清兵一组，旗先导，小将率领，自右追上。

〔追至台中，立定，小将喊：“总戎有谕！越过娘子关，已到山西地界，不要让闯贼喘息，加紧追赶！”

〔众大吼：“追啊！”冲进关去。

〔在战鼓声中，腰幕急落。

（附记：以上三个片断，必须注意“腰幕落地即起”之抢景计划，时间不能有讹差。几个战斗场面，要明快有力。武打要干净。李闯王中箭，吴三桂说话，小将说话，要给观众通过“树幕”看清楚——树与树之间的距离，有大有小，就戏的地位决定）

〔在腰幕前。

〔地名牌：“徐沟”。

〔吴三桂追赶李闯王至黎城，将渡河的时候。

〔一阵激越的战鼓声。〕

〔吴三桂、夏国相、李怀义、吴侍从，自右漫步入场。〕

〔当他们走到台中时，马宝自左上。〕

马 (礼)禀告总戎！各营人马已经集中河边，船只也预备齐全了，待命渡河！

吴 立刻造饭，饭罢渡河。不要以为越过娘子关，已经把闯贼追到山西地界，闯贼又中了本帅一箭，伤势很重，就懈怠下来。闯贼的兵力还是很大，(大声)不要让闯贼喘息，一鼓作气剿灭他！

马 (礼)拜令！(退)

〔吴兵自右上，趋吴三桂。〕

兵 (礼)禀告总戎！有圣旨到！

吴 (奇怪地)圣——旨——到！(急问)哪儿有什么圣旨？

兵 (右指)总戎请看！

〔太监、捧礼太监自右上。〕

〔吴兵待他们走过身边，下场。〕

吴 (大惊)啊！(后退一步)

〔国相、怀义、吴侍从，也不期然地后退。〕

〔太监等严肃地走到他们前面。〕

监 (严肃地)吴总戎跪接圣旨！(“跪”字声音特重)

〔三桂大怔。稍间，木然地下跪。〕

〔国相看看三桂，亦跪了下去。〕

〔吴侍从莫名其妙地也跪下去。〕

监 (目视怀义)跪下！

〔怀义没有办法，跪了下去。〕

监 (宣读圣旨)“将军以百战之劳，穷追闯贼，功绩昭著。现闯势已蹙，蜀氛又起，非将军无以致胜。仰即移师入川，坐镇滇南，剿灭张逆献忠。所有剿闯经过，无须入京面奏。朕初接大位，忝念勋劳，特赐平西王爵，并赐冠带为仪。钦此！”(读罢，将旨收卷，双手递给三桂)

〔三桂起，接旨，疑虑重重。〕

吴 (向监)还没有知道圣上是——

监 (紧接地)是建州四太子,他已经赶到北京,接了皇位!

夏 (向监)国号和朝号呢?

监 国号大清,朝号顺治,以今年为顺治元年。

吴 (急问)九王呢?

监 做了摄政王了。(取过冠带)这是圣上赏给王爷的冠带!(递给三桂)

〔三桂接过冠带,随手交与侍从。〕

吴 (踌躇)军次草草,一切不恭,诸希原谅。

监 (谦)王爷不必客气了!(仍自右下场)

〔三桂等木然地看着他们。〕

吴 (拿过圣旨,看冠带)这是给我的冠带!封我做平西王!我吴三桂向鞑子借兵,却借了一个皇帝来了!(大声叹息)嗨!

〔吴侍从收起圣旨、冠带,送到右内去。〕

怀 (惨然地)总戎!末将不是早就说过吗?借外兵,平内乱,无异于引狼入室!我们以百战勋劳,攻下京城,追击闯贼,正待一鼓而擒,却又要把我们逼到云南去。鞑子,竟然做起我们中国的皇帝来了!像这样的引异族,主中原,我们岂不要为天下人所笑?

吴 (愤慨地)我们打到北京,九王多尔袞借着追赶闯贼为名,不许我在京城停留,我当时就有些奇怪了!想不到竟来了这么一着!

怀 (加紧地)总戎再想一想,他们现在又为什么要我们到云南去!

吴 (苦笑)很明白。当初要我们离开北京,是怕我们留在那里,成为心腹之患,难以实现他们的阴谋!现在,做起皇帝来了,又怕我们灭了闯贼;反攻北京!——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向远处赶!

夏 (奸)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吴 (思索,愤然)鞑子这样强大,闯贼又还没有消灭,我们能怎么办?(决然地)忍辱负重,屈膝称臣,我们所能做的,如此而已!

〔怀义默然,国相似乎很得意。〕

〔三桂侍从自右面上场。〕

侍 (礼)总戎! 陈夫人已经到了!

吴 (不解地)陈夫人到了! 哪个陈夫人到了?

侍 就是陈圆圆陈夫人,她已经从北京到了这里了。

吴 (急问)在哪儿?

侍 离这儿还有三十里。

吴 (追问地)她怎么会在北京,闯贼没有带着她走吗?

侍 是闯贼出京的时候,她在混乱中逃了出来,给我们的人遇见了,就一路护送到了这里。

吴 (不相信地)有这样的事吗?

侍 世间上什么样的事没有? 一点儿也不会假。

吴 (高兴地自语)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向怀义)李将军!

怀 (上前一步)有!

吴 (故作正经地)圣上钦使到此,势必不能进军,谨烦将军会同马将军,先就河干安营扎寨。没有命令,不得渡河!

怀 (不愉快地)拜令! (退)

吴 (向夏)国相! 预备香辇一乘,随同旌旗箫鼓,与本帅前往迎迓圆圆。

夏 是! (退)

吴 (止住他)还有。在本帅营门前面,即刻动工,扎它一个大大的五彩牌楼,火树银花,要穷极华丽。圆圆到的时候,让她的香辇打这里走过!

夏 是! (退)

[李怀义很高兴地手捧策命自左上。

怀 (礼)总戎! 喜讯来了!

吴 又是什么喜讯?

怀 末将刚走出辕门,就碰到南明宏光皇上那边派来的使者。——

吴 (奇怪地)什么! 南明宏光皇上那边派来的使者! 哪儿又出来了一个皇帝!

怀 宏光皇帝,就是福王由崧,已经在南京接了皇位,预备为崇祯爷复

仇，恢复北方的半壁江山。特派兵部左侍郎左懋第前来策封总戎。这是先头递到的策命！（呈策命）

吴（不接，冷笑）这些家伙简直是在做梦！螳螂当车，毫不计算自己力量。我吴三桂决不做这样傻事！这策命（取策命授侍从），可以原封不动，转给大清皇上！以示我吴三桂没有二心。左懋第如果要来，我也不要见他，可以替我挡驾！

怀（异常失望地）是！（退）

吴（向侍）取出大清皇上赏给的平西王冠带，伺候本帅穿着！

侍（礼）是！（退）

〔吴三桂说罢下场，侍从后随。〕

〔腰幕拉起。〕

〔地名牌：“平阳”。〕

〔舞台上现出李闯王平阳行宫前部——即舞台中部，止于原第二道天幕处。邻腰幕两边，各有官门，门外侧各有朱栏，长约三尺。门后侧两面，有大朱柱。原第二道天幕处——地位略向前——有大红幔（宽约丈余）下垂，两侧又各有朱柱。红幔系双幅，能分向左右吊起，但此时必须使观众看作一整幅。红幔后二尺地位，即左右邻接红幔处，有蓝幔分向左右延，与布景板相连，亦能左右吊起。红蓝幔距离地位，为内出行人道。红幔两柱前，各有石鼓凳一只。场上甚空阔，石凳而外，它无所有。〕

（附记：牛金星与刘宗敏一场对话，演员应注意两人关系并不好，故双方所显示的，都有勉强应付和一般应酬谈话的神情）

〔幕启时，场上无人。〕

〔牛金星、刘宗敏边谈边从红幕左面过道出来。〕

刘（有些挂虑地）牛丞相！你看圣上这回箭伤，还要多少时日才能好清？

牛 御医说，再有两个月的调养，就能复元了。只是圣上脾气太暴躁，容

易动怒，也许会要延长一些时日。

刘 是的。皇上自从退出北京，脾气是愈来愈坏了。像这样容易动怒，对圣躬是不大好的。

牛 (原谅地)也难怪！遭过这样大的变故，无论是谁，都很难受得了。就是我们，心里又何尝不懊丧呢！

刘 (自慰地)总算天幸，鞑子把吴三桂调到四川、云南打猷忠去了。不然，我们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那才够糟呢！

牛 刘侯！这两天队伍整顿得怎么样了？

刘 溃散的，已经渐渐集中。兵士们非常疲劳，还得一个时候休息，才能恢复原状。

牛 那是一定的。一连几个月败仗，打得我们真是像落水狗一样，几乎不能爬起来了。吴三桂那叛逆虽说已经向云南开，鞑子也未必就容易放过我们。依我想，最好还是趁这个空档儿，赶快把队伍先拉回西安。

刘 (躊躇地)只是圣上的创伤——(指臂)

〔幕后起了闯王的叫嚣。〕

闯 (在幕后)朕就不爱听你这一套！什么骄傲！什么轻敌！什么自高自大！打败仗就打败仗，这是自己的力量拼不过人，还有什么一套大道理！

〔金星、宗敏很惊异地倾听。〕

岩 (在内)臣罪该万死！

闯 (在内)李制将军！你应该放明白一点！朕不惩诫你，已经就是好事了，还派有你说的？从朕到山海关起，你从来就没有负过什么责任。你消沉！你不管事！你只是冷眼旁观！你眼看着朕一路败，你没有替朕画一个策！你以为朕不知道，朕是糊涂虫吗？

岩 (在内)臣罪该万死！臣总以为——

闯 (在内)不要以为，替我出去！

〔宗敏听罢一惊，金星看着他。〕

刘 (相当同情地)李制将军这个人，也真是太憨！

牛（不满意地）简直不通世故人情！说话也不问时候，也不问地方。你还不知道呢！我们退出北京的时候，你看他多傻。那样紧急，他弄一个胡床，坐在路口，亲自看兵士一个个走出城，然后自己才离开。万一被吴三桂赶上了，怎么办呢？在他离开北京城的时候，他还要讨百姓们的好，对百姓们说：在此扰害你们已经很厉害了，还忍心让兵士抢你们东西，烧你们房子吗？北京已经不要了，他还怕兵士扰害百姓，自己看着他们。这不是一个傻瓜是什么呢？（慨叹地）唉！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人！（看见李岩，后退一点）啊！

〔李岩脸上很不愉快地从红幕左面出来。他一直向右下。但当他走近宗敏的时候——

刘（前一步，想安慰他）李制将军！

岩（不等他开口，就插接着）良药苦口，竟不为圣上采纳，叫我李岩也真是空有报国之心了。我不忍心我们就这样垮下去，可是，“鞠躬尽瘁”，现是连“死而后已”的机会都没有了！（摇头叹息）唉！

卜——（说罢，就大踏步地自右门下）

〔当他走出右门时，宗敏赶将上去。

刘（边赶边叫）李制将军！李制将军！——（退）

〔金星看着右门，耸着肩冷笑。

〔闯王自红幕左出，盛怒，臂包了伤。

〔后面跟着侍从，他在黄幔的墙角立住。

（附记：李闯王与牛金星一大场戏，闯王对白虽少，但在排演时必须注意，应将闯王始终放在主要地位，金星在次要地位。因金星种种谗言，目的在激起闯王愤怒，以造成杀李岩之后果，故闯王在剧情上始终占主位也。否则，宾主将倒置矣）

闯（骂岩）你还在这里说些什么？

〔但他见到场上已经没有了李岩。

牛（迎上去）陛下！

闯（有余怒地）啊！你一个人在这里。

牛 李制将军和刘丞相已经走了。

闯 (很不高兴地)这个人真是愈来愈不成话!他还来编派朕的不是!朕看他活得有些不耐烦了,他想找死!

牛 (趁机进谏)他对圣上很是不满。

闯 (有怒意)你又听到他说什么吗?

牛 (得到了机会)他说,我们的这一连串的失败,完全是圣上自己搞坏的。他怪圣上到北京,不派宗敏带领大军前往山海关镇守,是一个大错。他又说,圣上要听他的话,对吴三桂父子以高官厚爵,不许刘侯把陈圆圆扣留下来,吴三桂是很可能归顺的,鞑子兵也就不会进关了。他还说,圣上斩杀吴三桂一家三十八口,完全说明圣上不懂得怎样瓦解敌人。不然,吴三桂决不会这样一步不松地追赶我们。照他的话,圣上是忠言逆耳,左右的奸佞太多了。

闯 (怒)居然这样的狂妄!

牛 (继续地)这一回真定、平阳之间的大战,他的态度是格外不像一个人臣身份。准备作战的时候,他就破口大骂,败了以后,更是冷讥热嘲。臣是主张打的,被他骂得狗血喷头,连圣上——他也说是不懂得打仗呢。他说,在敌人气焰高的时候,只有更快的退却,才合乎兵法。圣上连这一点都不懂得,这样搞下去,是非垮掉不可的!——非灭亡不可的!

闯 (怒)非灭亡不可的!——牛丞相!李制将军真放肆到这样地步吗?

牛 (继续地)在圣上的面前,臣决不敢说假话。李制将军还到处宣说,我们这一回的溃败,完全是由于圣上以及诸将太骄傲,太轻敌,自高自大的行为造成的,以致弄得军纪败坏,贪污枉法。他说从圣上起,大家都忘了本,忘了自己为什么才起兵的。看那样子,李岩他现在简直有些不尊重圣上了!

闯 (气愤地)竟然连君臣的名分都忘记了。好!——朕倒要看看他能僭妄到什么时候。他这样,朕决不饶过他!

[宋献策很急地自右门上场。]

宋 (礼)臣宋献策参见陛下!



- 闯 (有余怒地)宋军师!你有什么事?
- 宋 河南快马递来奏章,驻军受了鞑子和吴三桂间谍煽动,形势颇为不稳,求陛下速派大将,带领重兵前往镇压!
- 牛 河南省?——
- 宋 是的。据说,情势已经万分紧急了。
- 闯 所有军兵,已经够疲累了,能派谁去呢?
- 宋 以臣愚见,后方要不巩固,对圣上威胁是更大的。
- 闯 宋军师!你看有谁能抽调前去?
- 宋 依臣的愚见,河南是李制将军的家乡,军兵人民对他都极尊敬。最好能抽调一部分劲旅,要他率领前往,局势可能很快的稳定下来!
- 闯 (不快地)哼!李制将军!(半晌)你先下去吧!
- 宋 (礼,不安地)是!陛下!(退)
- 牛 (再激)圣上!臣说的话没有错吧!李制将军的心思,是愈来愈明白了!他现在是打算回到河南去了,想找一个机会离开陛下了!宋军师为什么推荐他,很明白,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李制将军不好出口,串出他来,想请圣上答应。李制将军大概是看到陛下无可为,想到河南去自力更生了!防患未然,圣上要担心才是呀!  
〔闯王默然地听,愈听愈愤激。〕
- 闯 (大声)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李岩能闹出什么名堂来!
- 牛 (更进一步地)圣上不能这样宽大。圣上不应该忘记两件事。宋军师替圣上占的卦说:“十八子,主神器”,这个“十八子”,在河南就有两种传说,一说是指陛下,一说是指的李制将军。在老百姓们中间,由于李制将军到处收买人心,多少年来,也是二李并称的。到了北京之后,他做得是更加露骨,哪个不说李制将军比王爷还要好?人心隔肚皮,现在谁知道他这样是什么心思呢?陛下!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 闯 (自语)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 牛 (更进一步地)依臣的看法,李制将军这一回,他的心肝肠肺,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自己不能有为,就串出宋军师,想多讨

些劲旅。不然，臣想，他是连请令也不会来请，就会把队伍拖跑掉的。万幸王爷一向提防他，不多给他兵带，要不然——皇上！——

闯（不可忍地）朕明白了！牛丞相！要干就干，朕就授权于你，立刻砍掉李岩的脑袋！斩草除根，连宏将军李牟，也不要留下他！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朕的大顺皇帝，是要干下去的！

牛（得意地）陛下！臣拜旨！（很快地起来，急走出去）

〔李岩急急自右上场。〕

〔金星只得又留了下来。〕

岩（礼）陛下！京城快马送来情报，鞑子已任命豫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领劲旅西来，接替吴三桂，征讨我军！

闯（大声，大挥袖）知道了！（说罢，满脸怒容地向后面去）

〔侍从跟着闯王下场。〕

〔李岩很尴尬，踌躇而后退出。〕

〔当李岩将及门，金星赶上去拦住。〕

牛（沉下脸）李制将军！请你不要走！

岩（惊退一步）有什么事吗？

牛（指石鼓）请坐下来。

〔李岩莫名其妙，只得坐下。〕

牛（严肃地，也自得地）皇上要我转问李制将军，此去河南，究竟要带多少人马，才能底定叛乱？

岩（不解地）牛丞相！你的话，我不懂！

牛（盛气凌人地）好一个不懂！你简直在把圣上当傻子！

岩（很不高兴地）究竟是什么意思，说明白些！

牛（恶狠地）说明白些，皇上已经知道你离开他，皇上已经知道你企图把队伍拉到河南去，皇上已经知道你李岩要叛变！（声音愈说愈大）

岩（不可忍地）你这是什么话！简直在含血喷人！（起立）

牛（厉色地）我没有含血喷人！你对圣上的不满，对我们一连串失败的怨言，就证明了你想叛变！你还能抵赖吗？——朝廷之上，从圣

上起，哪一个不知道，哪一个不明白！

岩（理直气壮地）不错，我曾说过——就是对你牛丞相也曾说过——我们不能这样地毁灭！（顿）我说，在军事上，我们不应该骄傲轻敌，把敌人力量估计得太低。山海关一战，要不是我们看不起吴三桂，毫不准备，就是鞑子突然从右面冲将出来，也不一定就一败涂地，使士气一蹶不振，难以收拾。（顿）真定、平阳之战，明明是孤注一掷，毫无胜利之望，大家——尤其是你牛丞相——却不爱惜自己的力量，以致在败势下面，更加上一层败势。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这才不浪费自己力量！（顿）再说鞑子处心积虑，谋我中国已非一朝一夕，吴三桂反复无常，投机取巧，更是尽人皆知。可是，我们打进了北京以后，却以为天下是我们的了，稳如泰山了，忽略还有劲敌，还有边防。吴三桂能够领鞑子兵长驱直入，打进关内，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他们的力量真能胜过我们。这是我们在失败之后，应该深切反省的。（顿）不错，我不满意这些战略，我对从山海关起一连串的失败有愤慨。这不是为着我李岩，是为着大家，为着圣上万年不朽的基业。算不得“怨言”！

〔牛金星只是冷笑，坐了下来，背对着他。〕

岩（愤慨地）牛丞相！我没有忘记，我曾经说过——就是对你牛丞相也曾说过——我们不能这样地毁灭！（顿）进了北京之后，大家就像疯狂了一样，你以“元勋”自居，他以“功臣”自豪，眼睛搬到额角头上，走起路来像比人高上几尺！贪污腐化，奸欺勒索，无所不为！人人自满，个个自得，什么军纪，什么边防，什么百姓，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以致于不到一个月的日子，弄得怨声载道，民心尽失！以致于我军到处，人民不但不再给便利，帮助阻碍敌人，反而逃散一空，踪影全无，连锅腔都不肯留给我们使用。（顿）从山海关起，这一连串的军事失败，很明白，不完全是由于军事的原因，北京一个月的暴行，早就种下了恶果了。（顿）毁灭我们的，不是吴三桂，不是鞑子兵，主要的却是你们这些“元勋”，这些“功臣”，自以为劳苦功

高的“英雄好汉”！（顿）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我不忍看你们爬起来又跌下去！我骂你们，我要你们痛改，我正是为着大家，为着圣上万年不朽的基业！我没有“犯上”！我也不是“怨言”！——

牛（回身，怒）你的话已经够了！在圣上的行宫里面，竟敢这样放肆，你眼睛里还有圣上吗？你还是一个臣子吗？就凭你今天的一席话，就够砍掉你的脑袋了！李制将军！你不要再做梦了！圣上已经有谕，是你死去的时候了！你看吧！——（指两门，向后退一步）

〔四个禁卫兵，手执斧钺，分从左右二门走进。〕

岩（看，冷笑）很——好！我李岩并不怕死！我要是一个怕死的汉子，在做崇祯皇帝举人的时候，就不会那样为饥民请命，以至于被捉将官里去。（顿）我李岩要是个怕死的人，就不会参加圣上队伍，为圣上号召广大人民，推翻明朝江山！（顿）我李岩要是个怕死的人，在进入北京之后，就不会那样不怕死地反对你们贪污苟贱，醉生梦死，背叛人民！圣上，我不相信他会这样残害忠良！我要去参见圣上！——（急向红幕左门）

牛（大声）你慢着！

〔李岩将到幕门，闻言停步。〕

〔四禁卫兵，各执斧钺，分从左右两面出来。〕

〔李岩后退一步，看着金星冷笑。〕

岩（正色，缓慢地）你们今天真的要杀掉我？

牛（冷然地）还会是假的吗？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在圣上一连串大败之后，你却要拖着队伍回河南去，圣上会看不出你的心思吗？圣上能饶得过你吗？你大概是把圣上杀罗汝才、贺一龙一班人的事忘记了！

岩（正色地）我没有忘记罗汝才、贺一龙的事。圣上爱才忌才，爱贤忌贤，这样的事是有的。（转）不过这一回，牛丞相，恐怕是你用“莫须有”三字，在圣上面前罗织成我的罪名吧！

〔牛金星大惊，后退一步。〕

岩（严肃地）牛丞相！我李岩可以死！今天（指禁卫兵），我也不相信

能够再生！我还是希望，希望你们能深刻地反省，或者可以有救；不然，你们将来是会死无葬身之地的！到那个时候，你们会想起患难朋友，为你们杀害了的李岩来的！我李岩可以死！我要见一见圣上，要证实是圣上的意思！

牛（大声地）你证实吧！（指红幔）

〔跟着牛金星的话，战鼓声起来。

〔红幔也同时分边拉起。

〔蓝幔也同时分边拉起。

〔在两幕拉起过程中，红幔边四禁卫兵分向左右门走，与原来的四个合在一起——每边四个，成八字形。

〔在蓝幔后面，露出两边的黄幔——与蓝幔约二尺距离——幔前每边平板上，各立着四个禁卫兵，执着高大的斧钺。而红幔近视部分，在红幔后为石阶——约三四级——阶后沿左右，为与黄幔连接的两大龙柱，柱上盘龙，龙头远伸。龙柱之间，一字形悬四宫灯。再远处为御座——与石级地位距离愈远愈妙，最好距台口在五丈左右——闯王坐御椅上，前为御桌，绣金桌围，桌上略有陈设。两旁有二宫女，一执拂尘，一执大官扇。闯王身后为龙屏，龙屏后为最后一道天幕。这是平阳行宫景物的后部。

〔舞台灯光应愈到后面愈加明亮，闯王部分光线应特强。

〔闯王坐在上面，默然不动，注视着李岩。李岩看到闯王，惊退到台口右侧，感慨无限地瞻望，半天说不出话来。突然——

岩（急遽的俯伏下去，惨然地，大声地）陛下！——

闯（缓缓地起立，身前倾，以手支桌，大声地）“十八子，主神器”！李岩！现在是你归天主神器的时候了！哈哈哈哈哈！

〔在不断的声音愈笑愈大的笑声中，闯王倒到御座上去。

〔牛金星——站在红幔的前面——奸笑地和着。

〔幕在李闯王的笑声中缓缓地下落。

——第四幕完

## 第 五 幕

**时间** 康熙甲辰年二月

**地点** 石门县夹山普慈寺佛堂

**人物** 奉天玉和尚(即李自成)

宝 儿

周施主

野拂和尚(即李侍从)

宝 母(即花鼓女)

素因和尚(即顾君恩)

读书人(二人)

清 官

清 兵(六人)

看闲的人(三四人)

**布景** 夹山僧寺的佛堂。在布景左里角，斜斜地装置着一个大佛龕。龕外帷幕深垂，龕内有佛。帷幕上横一软匾，题“普慈寺”三字。佛龕前为香桌，有蜡烛、香炉、签筒、罄、长明灯一切陈设。桌前一大蒲团。桌右又一蒲团，下衬高几。距龕后尺许，有板壁，宽约台面二分之一强。后此板壁尺许，有一板壁迤右，直延至台内。此壁上有一大窗，窗外古木参天。两板之间，为入内房过道。窗前数尺，有高大钟、鼓架子，悬钟悬鼓。前面，为右入门。禅寺地点，在山上。

〔幕启，约当下午未时。〕

〔佛龕前，帷幕深垂，香烟缭绕，长明灯在燃。〕

〔日光透过窗棂，射到佛堂内，窗外那棵参天古木的段影，也被投到里面来。〕

〔远远地有鸟儿在歌唱。〕

〔整个的空气，和平，静穆，说明着这像是世外桃源。〕

〔佛桌右旁蒲团上——下有垫儿——一老僧年约七十，须眉尽白，龙钟老态。黄冠、黄衫，黄履，着白道袜。他手捻念珠，两目深闭，宛似打坐神态。愁眉紧锁，一望而知曾饱经世变者。此即吾剧之主人公——李闯王，失败以后，遁入空门。盖已三十年矣。〕

〔他的道号，叫做奉天玉和尚，左近乡民则都简称之曰“玉师傅”。〕

〔闯王身右——约两三步距离并稍前——立着一个农村打扮的牧牛儿，年约十四五岁，他手里舞弄着牛鞭，呆呆地向闯王看着。〕

〔他的名字叫做宝儿，是第一幕唱《迎闯王》的那个花鼓女的孩子，他不久才和他的母亲回到故乡。〕

- 宝** (追问地)玉师傅！李闯王在平阳杀了李制将军弟兄以后怎样呢？
- 玉** (闭着眼，数着念珠，缓慢地)李闯王杀了李岩弟兄以后，清朝的豫英亲王就赶到了。又像吴三桂一样，带着重兵，跟在李闯王的后面追。李闯王退到西安，在潼关又打了一个大败仗。没有办法，只好由龙驹寨退走武冈，进襄阳，逼武昌，到达湖北地界。
- 宝** (不相信地)李闯王在平阳，不是还有六七十万兵吗？为什么这样不经打呢？
- 玉** (仍闭眼，平心静气地)第一，是由于从山海关一路败下来，士气早已不振了。第二，就是李闯王，他不该一时听信牛金星谗言，误杀了李制将军兄弟，弄得部下离心。李闯王杀了李岩弟兄以后，刘宗敏就首先拖着队伍，跑到河南去了。接着，宋军师宋献策，又不别而行。一错再错，你叫李闯王怎么能不一败涂地呢！
- 宝** (追问下去)李闯王败退到武昌以后怎样呢？
- 玉** (依旧闭目，心平气和地)豫英亲王的兵，还是追踪地找着他打。李闯王又退到延陵，退到蒲圻，最后到了通城九宫山。他的队伍，一路上，逃散的逃散，投降的投降，到这时，是差不多完了。就在九宫山里，被老百姓们把他围了起来，杀掉了！剩余的军队，由他的皇后

和儿子率领，归顺了南明朝一同抗击清兵。

宝（有点惶惑地）玉师傅！这是什么时候？

玉（依旧闭目，心平气和地）是李闯王离开北京的第二年，南明朝的弘光元年；不，弘光已经被清兵打垮了，是隆武元年，也就是清朝的顺治二年九月间的事。

宝（舐舐舌头，想了一想，不信地）玉师傅！你说得不对。（闯王微感不安）我妈妈说，李闯王并没有死在九宫山，那是骗人的！

玉（把眼睁开一下，看他，然后起立）宝儿！你妈妈是谁？

宝（无从答复地）我妈妈就是我妈妈。

玉（宁静地）啊！宝儿！你妈妈怎么知道李闯王没有死在九宫山，难道豫英亲王给清朝皇帝的奏章，还说错了吗？

宝（天真地）我妈妈说，那是豫英亲王骗皇帝的。豫英亲王打到了九宫山，就找不到李闯王本人了。老百姓告诉他，说李闯王被他们打死了，他就以假作真，奏报了皇上。

玉（半晌，看宝）宝儿！你妈妈是谁呀？

宝（无从答复地）我妈妈就是我妈妈呀！

玉（宁静地）啊！

宝（天真地）玉师傅！我妈妈说，李闯王的本领大，他决不会死。（闯王微微震动）说李闯王一定是隐姓埋名，跑到哪个深山野坳藏起来了。说李闯王也许到现在还活着呢！

玉（又微微一震，旋复宁静）宝儿！你妈妈也真太会想了！

宝（夸耀地）玉师傅！我妈妈还说，她年轻的时候，见到过李闯王的。（闯王较大的震动）她还会唱一套《迎闯王》的歌，好听得呢。玉师傅！你要听听吗？

玉（想，若有所感地）宝儿！你唱吧！

〔幕后花鼓乐声起。〕

宝（唱花鼓词，姿态与前花鼓女所唱同）

迎闯王，不纳粮，闯王仁义震四方；  
不杀不掠济贫寒，饥民纷纷归虎帐。



〔过场锣鼓，宝儿口念配合。

迎闯王，不纳粮，豪贵暴政一扫光；

转战直把燕京捣，打定天下好还乡。

〔结场锣鼓，宝儿口念配合。

〔宝儿唱时，闯王情感有极大波动，终至饱含着眼泪，低下头去。听完了，深深地叹息。

玉 （叹息地）唉！尘世真如一梦啊！

宝 （不解地）玉师傅！你说什么呀？

玉 （有些感慨地）我没有说什么！（顿）宝儿！你妈妈究竟是谁呀？

宝 （不耐烦地）我不是告诉了师傅吗？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呀！

玉 （宁静地）啊！

〔周施主——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赤足，才拿着香烛从右面走进佛堂。在他后面，跟着一个中年和尚，他叫野拂，就是闯王的侍从。农民走进，看到玉师傅，急恭恭敬敬地走过去。

周 （诚挚地）玉师傅！你好呀！

玉 （微笑）周施主！你好！

宝 （插问）周公公！你看到我的牛吗？

周 （带笑地）看到了，就在庙门口。

〔外面有牛叫的声音。

〔宝儿高兴着牛儿没有跑，笑着。

〔周施主走到佛桌旁点香烛，烧纸。

〔野拂帮助着他，处理一切。

〔外面又有牛叫的声音，接着就是女人的喊声：“宝儿！宝儿——！”

宝 （听罢，向着窗外）妈妈！我在玉师傅这儿呀！（跑了出去）

〔周施主礼佛，磕头。

〔野拂跑过去击了三下磬。

〔周施主起，以纸包香灰。

玉 （看他取香灰）周施主！你们老人家还没有好吗？

周 (愁虑地)这两天,病势更加重了,恐怕难呢!(看着香灰)只望这一帖香灰吃下去,能有个转机。

玉 (愁眉地)我看你老人家的病,香灰是吃不好的,最好还是请个大夫看看。

周 (无限焦愁地)玉师傅!连今天买香烛的钱,都是想尽了法才弄到的。县里的田赋,每天在逼着交,说三天不给,就要把人捉到衙门里去。哪里还有钱请大夫!(走,摇头叹息)唉!(走出去)

〔野拂跟着他走出去。〕

玉 (喊回野拂)野拂!

野 (转身)师傅!

〔周施主也很自然地停住了。〕

玉 (平静地)我床头还有几钱碎银子。你进去,要素因师叔也凑上几钱,拿来给周施主,让他明天去镇上,给他老人家请个大夫看看。

野 (低声地)是!(走向后面去)

周 (感激地)玉师傅!这怎么好呢!我们没有力量常来庙里进香火,倒反时时累师傅帮我们的忙。

玉 (坦然地)施主不必挂心。我佛慈悲,普济世人,这是贫僧的本分。只是力量太有限了,不能多帮你们忙。

〔野拂自内出,拿着一包碎银子。〕

野 (示银)师傅!你那里有四钱多,素因师叔给凑成了一两。

玉 (指)就交给周施主吧。

〔野拂以银授周施主。〕

周 (接银,说不出的感激)那就谢谢师傅了。

玉 (谦虚地)施主不必拘礼!

〔周施主自右下场。〕

玉 (看着周施主下场以后)素因师叔今天一定要走吗?

野 他的行囊已经准备好了,说不能再耽搁,有好多人在岳麓山等着他呢。

玉 (感叹地)三十年来,他也真是席不暇暖,西走东奔,一心一意地为

着自己的国家。

野 (也感慨地)三十年不见,难得这回行脚到了这里,怎么又要匆匆地离开呢?素因师叔也真是——

玉 (感慨地)人生聚散无常,有五天的相聚,已经是出于望外了。野拂!你还希望着什么呢?

〔宝儿把他母亲从外面拖了进来。〕

宝 (边拖边叫)玉师傅!玉师傅!我妈妈来了!

〔闯王回身看。宝儿的母亲,年纪已经过五十岁,穿得很朴素,但不完全像是乡下人。她就是第一幕唱花鼓的那个红娘子。老了,不艳丽了,更说不上当年的活泼。但一双眼睛依旧是那样的锐利、动人。〕

(附记:以下奉天玉和尚与宝母一大场戏,导演应特别强调,以地位配合剧情的开合擒纵。在某些必要的地方为着宝母更能明朗地做戏,最好把她处置在奉天玉和尚的后侧面)

母 (笑)这就是玉师傅吗?

玉 (礼)贫僧正是奉天玉和尚。

〔野拂就在这时候下场。〕

母 (笑)宝儿常常提起师傅,只是庄稼太忙,宝儿的爸爸又过了世,什么事都要自己亲身经管,没有来问师傅的好。

玉 (恭敬地)施主太多礼了。

〔宝儿站在旁边,觉得无聊,躺到蒲团上去,玩他的牛鞭。〕

母 听说师傅很熟悉李闯王的事情。

玉 (笑)也不过是道听途说,随便聊聊,说不上很熟悉。

母 (神往地)李闯王真是了不得的人!(想起似的)我年轻的时候,倒见过他呢。

玉 (惊,定)噢!——(又忍不住地)在什么地方?

母 (笑)在宁武关,在李闯王的军帐里。我替他唱了一套《迎闯王》的花鼓。他很高兴,还赏给我许多东西呢?(想)他那个样子——啊!真威武!

〔闯王在她说时，注视着她的脸，许久，他恍然了。

〔但闯王猛地又感到她已经老了，说不出的感慨。

〔闯王压抑自己的感情，使之再回向平静。

〔她却并没有注意到闯王这一些神态的转变。

玉（半抒情地）这已是三十年前的事吧？

母（也感慨地）有三十年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现在，可成了老太婆了！

玉（感慨地）闯王这个人，也真是太自作自受了！

母（感慨地）后来败得真惨！老百姓大家都骂他，见了他的兵就逃！实在呢，李闯王自己倒不是一个坏人，只是耳根软了一点，欢喜听奉承话，脾气来了，就什么都不管！（闯王大震动）坏就坏在他欢喜的那一班手下人，什么牛金星啦，刘宗敏啦，一进了北京，就变得简直不成样子！

玉（感慨地）尘世的事，如水月空明，过眼皆幻，这一切的恩怨，早已同埋荒土，说不得了。闯王的尸骨，三十年来，早已化成了灰烬。想不到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还有像你这样的人，没有忘记他，这在闯王生前，恐怕连做梦也不曾想到吧。

母（感激地）玉师傅的话是对的。现在的人，只要提起李闯王，哪个不恨，哪个不骂呢？像我这样惦记着他的，恐怕就很少。这一回，我带着宝儿回来，路过安徽边界，就看到一座大山岩，岩洞里面可以容得下一两万人。当地的人说，那就是避王岩，李闯王走过那里的时候，他们避难的地方。我当时想起以前唱的《迎闯王》，真忍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玉（黯然地）贫僧两年前云游的时候，也曾到过那地方，可见闯王怨毒中于人心，实在太深了。李闯王这个人，真是死有余辜！“迎闯王，不纳粮，闯王仁义震四方……”到后来，这简直变成骗人的话了！

〔母听到歌词的声音，有些熟悉，惊异地看着闯王。

母（疑惑地）玉师傅！你的口音，我好像很熟悉。

玉（惊，定）不会的！大概你在外乡流浪久了，有一些熟识的陕西人

吧？我们陕西人讲话，口音是大致相同的。

母（并不相信地）对了！李闯王是陕西省延安府双泉都人。玉师傅俗家原来也是陕西。难怪我说声音怎么这样相像呢。（进一步逼）玉师傅！你和李闯王是同乡，你也曾见到过他吗？

玉（掩饰地）没有见过。贫僧三十岁就到南方来了，只是听家乡人常常提起他。我们陕西出了这样的叛逆，真是一件可羞辱的事，不过，后来削发为僧，参透禅机，也就懂得了这是人世的一种因果，注定的一回浩劫，倒也不觉着什么了。

母（奇怪地）玉师傅！怎么你的脸，我也好像很熟识？

〔这时，宝儿早已在蒲团上打呼了。〕

玉（惊，定）不会的。你看错了。也许是你年纪轻的时候，跑的地方多，见到的人广，人是常有相像的，就夹缠不清，难免错认了。

母（实际上已经认清了）也许是吧。我们夫妇在外面，跑了三十多年的江湖，直到去年宝儿的爸爸死了，才回到夹山这儿来呢！

玉（如释重负地）那就更对了！

〔母再细细地看闯王，细细地想。闯王有些不安。〕

母（更进一步地逼）玉师傅！你可曾听说过，李闯王现在究竟在哪里？他好像还活着呢！

玉（不安地）这个——（转）也许是有一些老百姓，他们对闯王还有些好意，不望他死，捏造出来，自己安慰自己的吧。李闯王，贫僧相信，他是决不会活着的。

母（看着他）那就奇怪了！（故意地）难不成我自己的眼睛——眼睛！——

〔山下四面锣声响了起来，夹着嘈杂的人声。〕

〔闯王、宝母同时一惊，宝儿却呼呼地睡着。〕

〔又是更响的锣声，更嘈杂的人声。〕

玉（有意岔开）山下出了什么事了！（急急地走向窗口）

〔宝母跟上几步，又转回来。〕

母（看不见宝儿）宝儿！——宝儿！——（看，发现宝儿鼾睡在蒲团

上，走过去)宝儿! ——(拖着他就走)

(宝儿在睡梦中被拉醒了，半醒半佯地跟着走，又挣扎着。

宝 (揉着眼睛)什么事呀! ——妈妈! 妈妈……(一直被宝母拉将出去)

玉 (从窗口转身，看宝母出去以后，无限感慨地走向台中)没有想到——真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

[两个书生打扮的人跑了进来。

[野拂也从后面跟进。

[两个书生看见闯王，同时地叫：“师傅!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叫罢，同时俯伏下去。

玉 (扶他们起来)居士们有什么事?

书生一 (可怜地)我们都是读书人，隐居在山里。大清皇上不肯饶过，要我们出去做官。现在派人搜山，一路追赶着我们。

书生二 (可怜地)我们知书识礼，都是汉人，不愿意做鞑子的官。

玉 (惊觉他们)居士们说话当心一点!

[锣声愈近，人声愈嘈杂。

[闯王回来再向窗外看。

书生一 (可怜地)师傅! 你是超然物外的，救救我们吧!

玉 (想)善哉! 善哉! (看龕)你们藏到佛像后面去，菩萨会保佑你们。

[两书生同时说：“谢谢师傅!”跑到佛龕后面去。

玉 (有愤恨意)野拂! 你替我将禅杖拿将出来!

野 是! 师傅! (向后面去)

玉 (喊回他)野拂!

[野拂回转身。

玉 (继续地)招呼素因师叔，也准备一下。

野 是! (进入里面)

玉 (想，恨，声音很重)放下屠刀三十年，今次杀机又动了!

[幕后配轻鼓声。

[野拂掂了禅杖出来。

野 (递杖)已经告诉过素因师叔了。

玉 (看野)你自己呢?

野 (露出袖内的匕首)也预备好了!

〔锣声逼近,人声更嘈杂。

〔闯王、野拂向右门走。

〔一个清小官冲了进来。

〔后面跟着两个拿大刀の兵。

〔门前还站着两个兵。

〔窗子外,也站满了看闲的人。

官 (气势汹汹地)刚才有两个读书人跑到这儿来了吗?

野 (怒其无礼)你问谁?

官 (打量他一番)我就问你!

玉 (不快地)你是什么人?

官 (威武地)这倒看不出吗?(以大拇指指自己)我是官儿,大清皇上的令官儿!

玉 (不快地)你们来小庙里有什么事?

官 (神气地)当今皇帝万岁爷,要读书人出去做官,到朝廷里当权。这些读书人不识抬举,一个一个地藏到山里来。(以拇指指自己)本官奉了圣令前来搜山,不许他们藏躲。刚刚找到两个,偏偏又给跑了。好像是逃到这里来——

玉 (故意地)小庙里不曾有人来过。

官 (摇头)没有的事!本官明明白白看见他们逃进来的!

玉 (勉为和平)阿弥陀佛!实在没有,你们别处找吧。

官 (大声)实在没有?(指)本官的眼睛没有瞎,一双眸子明亮亮的,你这个秃驴还想窝藏吗?

玉 (声色俱厉)佛门清净地,你的嘴放干净一点!

官 (不睬他)什么干净不干净,把两个读书人交出来!

野 (反感地)要和尚倒有两个,读书人却一个也没有。

官 (怔住,旋故扬其声)左右!替我搜!

〔两个兵持刀向前直冲到台左。

〔门内的两个兵挺了进来，亦执刀。

〔门前依旧还有两个。

玉 (以禅杖击地)慢——着! ——

〔四个兵都停了下来。

官 (怒问)为什么要慢着?

玉 (声色俱厉地)你先问问它, (指禅杖)看它许不许你搜!

官 (奇怪地)怎么? 小小的和尚,居然敢违抗圣命!

野 (大声地)和尚虽小,比起你这个芝麻官,可大得多!

官 (向野)好厉害的嘴! (向兵)替我搜!

〔左面的两个兵同声应:“搜!”持刀回冲。

〔闯王向后一让,将禅杖轻轻就地一扫。

〔两兵“哎呀!”一声,同时跌伏下去。

〔窗外看闲的人,大声地笑着。

〔后两兵想跟上,看前兵跌,退了回去。

〔官怒,拔出腰刀,向着闯王就砍。

〔野拂趁势把他手一托,摘下了刀。

〔官恼,夺过一兵刀,对闯王再砍。

〔闯王举杖轻格,“当”的一声,刀落地。

〔官“哎呀!”一声,又跌翻在地。

〔窗外看闲的人,又是大声地笑了起来。

〔兵退回,官也退回,三把刀却留在地上。

〔闯王冷笑,看着他们的狼狈相。

官 (摩拳擦掌,狼狈地)你们出家人不讲理吗? 禅仗是打和尚的,怎么打起我官儿来了?

玉 (举杖向前)贫僧的这根禅杖,可与众不同。它不肯打和尚,偏偏要打像你这样的官儿!

官 (不相信地)我就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禅杖!

玉 (寻他玩笑地)你连《水浒传》都没有读过吗? 花和尚鲁智深,使的



就是这一件玩意儿，叫做水磨禅杖。

官 (不相信地)鲁智深的那根禅杖，有百来斤重，你——(不屑地)我做官儿的就不相信。

玉 (举杖前伸)不相信，你就试试。

官 (点头)好! (对一个兵)你去!

〔那兵一试，简直提不起，把头直摇，叫着“不行! 不行!”地跑回去。

官 (较大声音，对另一兵)你去!

〔那兵用尽力一提，仍旧不动，叫着“办不了! 办不了!”逃回去。

〔闯王与野拂只是闲立冷笑。

〔官想再叫兵去，看看，他们都故意地转开了身。

官 (骂)你们这些脓包，简直抵不了事，看我的! (摩拳擦掌，走了过去，一提，不动。再吐一吐口沫，擦掌，准备力量，一提，依旧拿不起。他看看禅杖，又打量闯王。他又鼓足力量，红着脸，吼了一声，往起一提，禅杖没有动，但用力过猛，却翻了一个大筋斗)

〔在场的兵，窗外看闲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狼狈不堪地逃了回去，脸红红的。

〔闯王、野拂站在旁边，只是冷笑。

官 (就此下台地)真看不出，你已经是皮包着骨头了，还有这么大的劲儿!

玉 (笑)你还要来污我清净之地，搜什么读书人吗?

官 (作揖打恭地)和尚老子! 不敢了! 不敢了! 你把刀还了我们吧!  
(指那地上的三把刀)

玉 (和平地)拿去!

官 (呼哧地)拿——去!

〔两个兵胆颤心惊地走过去，害怕地拾回刀，把官的还给官，官把它掬在肩上。

官 (狼狈不堪地)走吧! 今天总算倒了霉!

野 (抢前一步)你说什么?

官 (颤抖地)我说,今天天气很好,遇到你们两位菩萨神仙!

玉 (也前一步,但和平地)你还预备再来吗?

官 (怕他打,转身就跑)没有这个种了,没有这个种了!(抱头鼠窜而出)

〔兵跟着。

〔窗外看闲的人哈哈大笑,散去。

〔闯王摇头冷笑,把禅杖交给野拂。

〔野拂掬着禅杖,又送到后面去。

〔闯王走到佛龕前面——

玉 (向龕)两位居士,请出来吧。

〔两个读书人自龕后出,纳头便拜。

〔闯王伸手请他们起来。

书生一 想不到师傅竟是这样的任侠好义!

玉 (庄严地)贫僧七十岁,礼佛三十年,尘缘未断的,就是这一点:见到了不平,便难免心头怒起。(黯然地)在我们佛门之内,这是难以修得正果的!

书生二 众生都在灾难之中,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出世正所以入世,师傅又何必难受呢!

玉 (劝勉地)居士!你们可以回去了!但这个地方,你们是不能再住下去的。一味躲避,也不是一个办法。风波险恶,你们还得另作打算,才能够到达彼岸!

〔两个书生同时俯伏:“深谢师傅的教诲!”然后相偕地走了出去。

〔闯王无限感慨地遥遥看着。

〔野拂、素因——即君恩——从里面出来。

〔素因挑着一个行李担子。

〔野拂走向闯王。

〔素因将担子放在钟鼓架边地上。

野 师傅!素因师叔走了。

玉 (转身)素因! ——

素 (迎上一步,合十地)师兄!小弟告辞了,不知什么时候再能一面!  
(说罢,有些黯然)

玉 (黯然地)尘世难料,愚兄又是这么一把年纪,(摸须)离坐化的日子,恐怕也不会远了。顾院长!腥风血雨,前途茫茫,愿你好自为之。

素 (感慨地)小弟只要一天不死,在这一袭袈裟掩护下面,我们还是要和鞑子拚一天的。三十年的时间,我们国家沦陷在异族手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血债,小弟们是决不会忘记的。我们深信——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力量,把他们赶到关外去!(转黯然)只是为着这些事情奔波,就不能朝夕伺候兄长,这是小弟心里最不安的。

玉 (也感慨地)顾院长!你能这样,愚兄心里也就够安慰了。这一回,偶然的短期相聚,真是做梦也不曾想到,愚兄还再能有什么想望呢?尤其是听到你们,在这悠长的时间里,怎样联合忠义,和鞑子苦斗,就是愚兄止水的心,也禁不住有些波动。只是,愚兄罪孽太深了,青灯古佛,穷年的忏悔已经不够,现在更说不上别的了。

素 (黯然地)师兄!在临别的当儿,有什么可以教诲小弟的吗?

玉 (无限感慨地)顾院长!愚兄身担了百世莫赎的罪愆,还有什么配说呢?只望你们——今天的以及将来的仁师义旅——把愚兄的一生行为当作殷鉴!三十年面对青灯,反省之余,深觉过去是欺骗了百姓,对不起人民,我李闯王,我大顺皇帝,是从百姓中来,但没有回到百姓中去。到了北京,虽没有把百姓忘记,但李制将军的话是对的,一道宫墙,把愚兄和百姓们隔开了。愚兄只算是假借了百姓的血,人民的汗,达到了帝王的梦想,何尝是为着他们。这就必然弄到民心尽失,民怨沸腾,李闯王、大顺皇帝也就再做不下去了。

素 (插接)这也不能怪师兄。金星、宗敏他们,弄得实在太糟了。要是都像李制将军兄弟、宋军师一样洁身自好,我们决不会受到那样惨败的!

玉 (感叹地)宗敏、献策,后来已被鞑子捉住,不肯投降,被杀掉了。牛

金星的生死，现在虽依旧不可知，但像他那样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善果。制将军李岩，宏将军李牟，却不幸死在愚兄的手里。——唉！恩仇彼岸，现在也说得不得了。（顿）不过，愚兄总忘不掉李制将军临死的遗言，在军事上，制了我们死命的，不是鞑子兵的凶狠，也不是吴三桂的反复，而是由于打到了北京，胜利把我们冲昏了，以为天下太平，海内无事，再没有可以对抗我们的敌人了，就自满自得、自高自大、骄傲轻敌，不懂得怎样可以不倚赖战争，又能瓦解敌人。不但这样，金星、宗敏他们，反个个自以为劳苦功高，了不起，以功臣自命，以元勋自居，不肯再刻苦耐劳，甚而贪污苟贱，无所不为。以至边防忽略，吴三桂叛乱，弄得愚兄一败涂地！

**野**（难受地）这些重复的话，师傅也不必再说了。忧能伤人，过去的让它过去吧。

**玉**（不以为然地）野拂！你的话不对！为着未来，我们不能忘却过去，我们更要不厌其烦地回顾过去。以历史还历史，以过去还过去，我们要从过去的经验里面，找出我们失败的根源，作以后的借鉴！（回顾素因）顾院长，愚兄还有更不可饶恕的罪愆。（转悲凉）由于想做皇帝，只为自己打算，多疑多虑，忌才忌贤。无论文官武职，只要他力量大了，不恭顺了，愚兄总是毫不顾虑地杀掉他们，以致弄得部下离心，相率逃走。对兵士呢？愚兄和他们共甘苦，一同演习武艺，说来是很好听的。但却不愿意他们多知，不教诲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只一意使他们愚昧，使他们糊涂。不然，他们都有了知识，都懂得大义，进了北京也就不会闹得那样不可收拾。山海关败了，也不会那样一蹶不振，终至覆灭死亡，把整个的国家，沦陷于鞑子之手！我李闯王大顺皇帝的罪，真是不胜诛的！

**素**（惨然地）陛下！——

**玉**（长叹地）顾院长！你去吧！你把愚兄在血海里得到的这些教训，带给大家，警惕大家吧！（凄哀地）愿大家永远纪念李制将军——他的为人，他的一切言行。不过，李制将军也自有李制将军的缺点，他孤僻，他高傲，他不会团结人，他不懂得如何适应环境，逐

渐的，逐步的使大家进步。他虽“爱民如子”，但他却不是彻头彻尾地为着百姓。这些，都是致他于死的性格上的原因，大家却不可学习他。这也是愚兄三十年来反省的一得，希望大家能引为鉴戒。（惨然地）顾院长！愚兄为天下百姓所弃，三十年了，在这样巨大的刺激底下，能够反省的，如此而已。

素 （惨然地）谢谢陛下的教诲！（俯伏下去）愿陛下珍重！（起）

玉 （惨然地）顾院长！你——去——吧！

〔素因依恋地走将过去，掬起行李。〕

〔当他缓慢地将走出时，宝儿在外面“玉师傅！玉师傅！”地叫着走了进来，跑到闯王面前。〕

〔闯王抚着他，同看君恩下场。〕

〔野拂也凄哀地跟了出去。〕

〔静默的场面中，有凄哀的鸟叫。〕

〔当君恩、野拂走出去以后——〕

宝 （看闯王一下）玉师傅！

玉 （凄然地）黄昏了！宝儿！你还没有吃饭吗？

宝 （摇头）没有。（仰看着他）玉师傅！我妈妈说，李闯王曾经要她把《迎闯王》的歌，一路唱到山海关外去。她要我问你，知不知道李闯王，什么时候会打到关外？我妈妈说，她还愿跟着李闯王，一路唱过去。

玉 （大惊，自语）好厉害的眼睛！她没有看错人！她认出了奉天玉和尚就是李闯王了！（转冷静，凄然地）宝儿！回去告诉妈妈！李闯王再没有力量打到关外了，老百姓受过他的骗，现在是不肯再相信他了。这期望，（抚着宝儿）是只有落在你们一代的肩上了。（不胜感慨地）李闯王，他叱咤风云的一生，是早已如电掣雷驰地过去了！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无限的遗恨，足以给后人警惕的血的教训！（凄惋地）宝儿！回去告诉妈妈！李闯王衰老了！就要离开尘世了！他现在栖迟于青灯古佛之间，所能够做的，只是把他一生的经验，一生失败的教训，早上借着晨钟，（向钟鼓一步）晚上借着暮鼓，

(又一步)借着钟鼓的声音,传达到人间!(一路走将过去)

[舞台前灯光——除掉照着宝儿的——全暗。

[从窗外射进了晚霞,照在闯王身上。

[窗棂外,有雀噪的声音,

[闯王缓缓地拿起钟鼓的锤子。

**五** (击鼓)暮鼓!(敲钟)晨钟!(敲钟)晨钟!(击鼓)暮鼓!(不断地敲钟击鼓——调子很慢)李闯王要借着这晨钟暮鼓,忏悔他的一生!(转较快)李闯王要借着这暮鼓晨钟,永远地唤醒世人!(转更快)晨钟!暮鼓!暮鼓!晨钟!李闯王要敲着它唤醒世人,唤醒世人,直到他最后的时候,直到他离开尘世的时候,直到他不能再敲的时候!(钟鼓声转弱)不能再敲的时候!不能再敲的时候!唤醒世人!唤醒世人!……(敲到最后,已无力再敲,倒到钟上去。但他仍挣扎着敲,使声音不断。他在钟声的尾声中倒了下去)

✓ [宝儿大惊,直扑过去。

**宝** (惊叫地)玉师傅!玉师傅!……(抱住闯王,缓缓地把他放下)

[外面远处,又有了凄凉缓慢的钟声。

[灯光在闯王倒时,逐渐弱下去。

[幕——以怨哀的情调,缓缓地下落。

——全剧终

——据华中新华书店一九四六年初版本。作者写于一九四五年一至三月。

原书有关史实出处的注释和附录等均从略。

# 清 明 前 后

(五 幕 剧)

茅 盾

这是大时代的小插曲。

怎见得是大时代呢？请看“清明前后”在欧亚美三洲发生的一些事情——人类未来的命运，至少是此后二十年三十年中间能否享有和平，都要从这些事件的发展来决定。

在欧洲，法西斯狼的老巢业已四面合围；红军进迫维也纳，美军已进入希特勒德国的鲁尔工业区，而在柏林近郊，几百万的红军，两三万尊大炮，五千坦克和五千飞机，正在待机作最后一击。惯吹法螺的戈培尔也不得不承认仗已打输，想用什么“地下运动”的空头支票来恐吓盟军。同时，又在继续加强执行“东拚西让”的阴谋，妄想引起盟国间的猜疑乃至分裂。

只有二十多天，旧金山会议就要开幕。太平洋彼岸的报纸哗然大呼：英美苏三强之间触到了暗礁了，为了波兰临时政府要求参加旧金山会议以及美苏的额外投票权问题。苏联是支持波兰临时政府的，而英美政府则已拒绝波兰的要求。

英帝国会议也开幕了，《星期日观察报》记者说：“这一会议的目的，在形成一个帝国集团”——这是英国在旧金山会议以前的准备会议。但同时，在美国的印度联盟却提出十项要点请旧金山会议郑重考虑印度

的民主要求。

在太平洋,美军六个师登陆琉球群岛中的大琉球,参加作战的船舰一千四百余艘。太平洋上空前的血战展开了,日寇的自杀飞机和陆军的顽抗,表示这一战役将是极端艰苦的。中国大陆上,鄂北、豫南、豫西、赣西都有战事;老河口一带,敌人尤为猖獗。而南阳、襄阳,亦已在巷战云。同时,华盛顿传来了消息:美驻华大使赫尔利(时在华盛顿)招待记者,宣称美国的武器将不供给那些在敌后对敌血战的中国游击军。

苏联宣布:废止日苏中立协定。小矶内阁应声而倒,七十九岁的铃木贯太郎继起组阁;一位似疯不疯的“预言家”趁势大放厥词,说铃木内阁就是准备投降的。

物价在猛涨,公务员的待遇说是在调整了。物价在猛涨,钢铁厂机器厂的烟囱冒不出黑烟来了:“官价失时,成本太贵”。物价在猛涨,纱厂也有停工的危险了:原棉存底不够支持两三月之久。报上消息,官方正在想办法,从印度飞越驼峰运棉花来,但一说,与其运棉,不如运布;棉乎布乎,筹议未决云云。物价在猛涨,川北闹灾荒;遂宁等六县人民代表到成都请愿,又到重庆来了。沱江流域产糖区的农民和糖户也派了代表向当局呼吁。

这时候,美国来的“新闻自由”三使者也经过重庆,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新闻自由”:某日某报编辑室启事,登不出来的稿子共十多篇,其中有一篇是“美国新闻处电,美军总部政治顾问鲁登在华府记者招待会上,盛赞中国解放区抗战民主的成就”。

然而在大时代的这一个“清明前后”,哄动了山城的上中下社会的,还有一件事呢——这一件事,说它大吧,在某些人眼中看来不算大,说它小呢,无奈千万的人民眼巴巴地望着。这部剧本所写的,就是这一事件中几位“可敬的人”以及二三可怜的人,他们的喜怒哀乐。

这算是开场白。以后,就让登场的人物自己来现身说法。



## 第一幕

### 登场人物：

赵自芳：四十来岁，品貌端庄。从她的谈吐中就看得出她是一个好胜心颇高而且也颇有决断的人。年轻时代，她在同辈中便“爱管闲事”，喜欢替人家排解一些小小的纠纷，人家恭维她赋有男性，敢作敢为，她亦颇以此自负；因此，当她进国立某大学时，她便选了法科，打算将来做律师。可是在大学最后一年，在校内的试验法庭上，她的许多优点中的一个缺点，却暴露出来了：她不够冷静。刚强而有决断，是她的好处，可惜生性躁急，动了感情时，自己不大能控制。然而她那样的人，是不肯马上认输的，大学毕业后，她依然要贯彻初衷，她挂牌做起律师来了。居然干了一年多，也出过几次庭；但是职业的经验并不能把她锻炼得冷静些，她这项职业中间的黑暗和丑恶，反而使她更加常常动感情，同行中甚至于在背后讥笑她“有神经病”。终于她抛弃了最初的志愿，暂且以教书来解闷。快到三十岁的时候，她和“更新机器厂”的厂主林永清结了婚。不到半年，卢沟桥的炮声响了，接着就是沿江沿海区域的工业撤退到内地。林永清的厂，只有两年多的历史，可以说是生产刚刚上了轨道，就遭逢了颠沛流离的命运。在“更新厂”由上海而汉口，在汉口半年，然后又迁四川，最后在重庆挨过了种种困难，终于恢复生产，这一段艰苦万状的时期中，赵自芳处处证明了她的刚强而有决断，甚至于她那躁急的脾气，都对于她的丈夫的事业有过很大的帮助。不过她所引以为自憾的，就是她的法律知识始终不能对她丈夫的事业略尽微劳。如果她和丈夫有什么口角不和之类，那多半是和“法律”有关的。丈夫从经验上知道任何增加

厂方困难的不合理乃至不合法的事情，都只有从“人事关系”上谋解决，但太太则主张诉之于“法”。但碰了几次钉子以后，她也只好叹气道：“现在还不是讲法律的世界！”这些政治社会上的黑暗龌龊，使得赵自芳近来更加常常动感情，更加躁急；特别因为她现在不像迁厂复厂时期那样有事可做，而所见所闻，又那样卑琐昏黑，于是她的胸襟也不免狭仄起来，敏感而神经质——如那位深知她个性的表兄陈克明教授所说。

唐文君：二十七八岁，赵自芳的女友。抗战以前，她是一个中产之家的娇生惯养的女儿。抗战一起，敌人的炮火毁灭了她的温暖的家庭，她跟着学校撤到武汉，就卷入了那时候如火如荼的抗敌高潮。从此她离开学校，走进社会。她和赵自芳相识，即在汉口；那时候，赵自芳以“更新厂”的工人作为一个班底，在办难民教育，唐文君担任了几个钟点。她的刻苦耐劳和谨慎忠厚——还有那几分不脱稚气的见了人就会亲热起来的态度，都在赵自芳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此，当赵自芳在重庆再遇见这位无家可归的青年女子时，就像老大姊似的照顾她。但唐文君已经不是五年以前的唐文君了。像刚刚抽芽的植物便遇到寒霜，她的青春之火便被压熄了。自从武汉撤守，政治逆流开始，唐文君在长沙住了一年多，生活困难自不用说，而最使她难堪的，是被目为“救亡青年”之群，处处受歧视。在这样残酷的教训下，唐文君不但失去了向来那种容易和人亲近的天真，并且还变成了孤僻，对人不肯轻信。一向谨慎忠厚的她，现在“发展”成为畏葸而忧郁。只有那一份刻苦耐劳的美德却依然如故。幸而赵自芳颇了解这位可怜的“妹妹”，很帮忙她——虽然在唐文君心中总觉得赵自芳是“另一世界的人”，不能像从前那样亲密了。由于赵自芳的介绍，唐文君和“更新厂”的前职员李维勤结了婚。这结

婚生活带来了很短时期的甜蜜，但继之而来的，便是一波又一波的酸苦。并不是两人感情上有什么变动，而是爱情不能解决人生最大最现实的问题——面包。唐文君当然是一位好太太，然而也是一位相当难以满足的太太。她天天愁着钱，但又最怕丈夫因为想法找钱而做下了使她无面目见人的事。她爱丈夫，但她在丈夫面前又是牢骚最多，脾气相当疙瘩。从这一点上，可以窥见她的心虽在严霜覆盖之下，那一股火却始终不曾熄灭。

陈克明：四十多岁，大学教授，留学过美国，专攻的是经济学。他和赵自芳是表兄妹，和林永清又是老同学。他有他表妹所缺乏的冷静，然而不如他表妹那样有决断；他思虑周到，观察澄澈，可是没有慷慨激昂的风度。他说话有时颇能幽默，颇有风趣，有时解释某一事理，也很简单而扼要，甚至可说是“针针见血”，然而他不是雄辩家。也许因为这种种的缘故，他虽然和林永清是老友，是至亲，林永清在事业上遇到困难时，他总是参加商讨的一人，可是他的意见不能绝对左右林永清。他这人的性格，从他的服装上也表现出来：整洁，华贵，但又不流于奢侈。

林永清：四十多岁，“更新机器厂”的厂主。从美国回来后，他试办过好几项事业，都是和他的本行——工程有关系的，但都不顺手。最后，他好像漂泊的船终于到达了适宜的港口，他择定了自己的终身事业是“机器厂”。抗战爆发了，他那刚刚走上轨道的工厂不得不迁徙了，这时候，众人尚在观望，而林永清却毅然决然把设备、原料乃至一部分熟练工人，赶先撤到了汉口。当汉口又成问题时，他的确也曾望着长江的上游喟然叹息，也曾举棋不定而多牢骚，但是到底再度振刷精神，在敌人的轰炸下把设备和熟练工人拖过了三峡。这一个时期，夫人赵自芳颇起了些决定的作用。二十八、二十九年的“工业繁荣”使他的厂有些扩

充。这时候,林永清即使还未曾“胜利冲昏头脑”,确也不免有点意气洋洋,而且自信自负之心也油然增长。这自信和自负,使他能够抵抗短期“繁荣”以后接着而来的恐慌;直到三十三年春,他心中潜伏着的一个东西终于冒出头来,而且立刻“见风变得很大”。这东西倘用一句话来说明,便是:“办工业,对于国家,对于自己,到底有什么好处呀?”然而他是一个“倔强”的人,也和他夫人有点相像,是不肯一下就认输的,而况对于自己的事业总还有几分留恋——说是“惰性”也可以,因此他只让自己心里苦闷,表面上还是打起精神想突破难关。他和陈克明相反,陈克明表面上好像不大坚决,心里却极有分寸;而他呢,嘴上说得很硬而且满不在乎的时候,心里却正在徬徨动摇,似乎他想借自己的声音来镇定自己的游移苦闷。他精明强干,当他注意力集中于一点而决心要怎样做的时候,他的确也常常能有所成就。要不然,他就不能把他那工厂的设备从上海拖到重庆,而且在极艰难的条件下有所发展了。他说话有时很有煽动力,要不然,他也不能在轰炸之下鼓励起职工们的情绪来了。而最后,他也很善于交际,善于应付,要不然,他就不能建立起那么多的“人事关系”,而在三十年以后工业下坡路的困难境地中支撑到二三年之久了。然而,他这一切优点似乎跟他厂里的原料一样有定量,时间一久,得不到顺利客观条件来作补充,也会用尽;又跟他厂里的机器一样,日夜在开动,在相当时期以后,也会磨损而工作效率就低落。现在,正是快到了“用尽”和“磨损”的时候,这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在“咬紧牙关”的表面之下,他内心的徬徨苦闷已经到了逼迫他非采取某一步骤不可的关头了。两者必居其一:拒绝诱惑而贯彻初衷呢,还是屈服于诱惑之下?

余为民: 这是一位学会了“七十二般变化”的英雄——虽然他

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矮方巾而兼流氓。而且当他自以为变成某一物的时候，别人看来总觉得倒像另一样东西；比方说，他自以为成了狼的时候，别人看来总觉得是一条狗。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沾沾自喜，他的哲学是：能变就好，哪怕是变成了一条狗吧！他的年龄比从前上海滩上所谓“清倌人”的年龄更难确定。照他那名片背面所印的一排“前××”的头衔看来，他至少也有六十岁了，因为那十来个“前××”之中有一个是“前××报总主笔”，而据熟悉民元掌故的专家负责申明，则所谓××报者，在辛亥革命前两三月昙花一现就没有了。但他自己总说“四十不到”。再说，他的名片确实“伟大”。如果十年之后，万一由于某种奇迹而他这名片竟在垃圾堆中被一位死心眼的考据家捡得，那恐怕要被当作极希罕的材料。因为这名片除了背面印得有密密的一排“前××”而外，正面当然也如法炮制，不过那些头衔上边没有“前”字罢了。印在正面的头衔，举例说，就有“某部秘书，某委员会设计委员，某社名誉社长，某会顾问，某校校董”之类，然而据他自己说，名片正面所印的十多个现任职务，不过是他实有职务的五分之三而已。有一回，他的一个朋友仔细拜读了他的名片以后，就半真半假地对他说：“老兄百年之后，倘刻讣文，光是职衔，准得用三张纸，然而犹有美中不足：全是文职！”好，两三天以后，他那名片上果然加了一行：第×集团军高级参谋。有那些熟悉中国军事组织的人看了就掩口而笑，原来这所谓“第×集团军”者，根本就只存在于这位余为民先生的想象。可是余为民先生除了头衔多而外，也还有著作；这是他的朋友们更加懒得根究的玩意了，好在他也从不举出书名或篇名来。只有一个例外，那便是他在某一时期异常兴奋而且津津乐道的《建都问题论战大全集》。这本书，据说有百万言之多（当然没有人怀疑，因

为建都论确有数十篇之多)。光是搜集材料,他所花时间在一年以上;为了排印此书,他曾捐了“民族百年久安大计”的旗帜,很募过一阵捐,不过总不见书出版。但因此他又已成为“建都问题专家”。美国的老博士萨凡奇来了中国一趟而且发表了《扬子江水利工程计划》以后,这位余为民也突然变成工程专家,到处为萨凡奇计划敲锣打鼓了。诸如此类的事情,这里也说不尽,总之,他是这一个社会中适宜于生存的人。最后,不能不有一两句讲到他的丰貌。他确是一表堂堂,并非獐头鼠目,虽然谈不上龙行虎步,踱起方步来确也很像个样子;只有一点美中不足,在碰了人家的橡皮钉子而自解嘲的时候,他那笑形,他那眼神,宛然是个白痴。

女仆张嫂:三十来岁,白净的脸儿,尚伶俐解事。

男仆:二十来岁,逃避兵役者,略认得几个字。

**景:**“更新厂”厂主总经理林永清住宅内的一间书房。正面后方是一排玻璃窗,下半截装着淡紫色薄纱窗饰;窗后是院子,花木扶疏,投影在窗纱上。从窗内又可看见院子里的走廊的一角,那是通到大客厅的。窗左首正面是一道门,从这门经过院子里的走廊就到了大客厅。窗右首墙壁正中也有一道门,通内室。书房里的家具和陈设相当讲究。房正中有一矮脚小圆桌,桌上大口大花瓶,插满了各种花。房角有高脚花盆架,供着苍松翠柏的盆景。墙上并没有什么字画,可是有林永清的大画像,而遥遥相对的,还有林夫人赵自芳的放大相片,穿了大学毕业时的学士装。画像和相片旁边,各有四个镜框,都装着二十四吋的照片,那是“更新厂”在抗战爆发以后迁徙和恢复的一段奋斗史料。左壁,赵自芳相片下,是壁炉,炉架上有些小陈设。房正中,下垂一盏乳白瓷罩的大号返光灯,靠右壁的写字台上有台灯,及其他应有的摆设。几只大小沙发和圆的方的椭圆长方方的茶几,以及一口书橱,完成了房中的布置。书橱内分四格:三

格塞满了洋装书，余一格则陈列着“更新厂”的出品——一些钢铸的小零件。特别惹人注意的，是正面那一排窗下靠窗摆着的一只特制的长方形矮桌，桌上是“更新厂”的全副模型。

**时间：**“清明”前几天，下午四时至五时之间。天气闷热。

〔幕启时台上无人。正面后方那排玻璃窗有一扇开着。从大客厅传来了隐约的笑语声。约一分钟后，双双人影，一前一后，掠过窗前。左首门外，有女仆张嫂的声音：“李太太，您这儿来吧！”左侧之门本为虚掩，旋即见张嫂在门边，侧身让唐文君上。唐文君衣饰朴素，然愈增其风韵。她嘴角上摆着一个笑影，可是掩饰不了内心的焦灼烦闷。

**唐**（边走边问）太太呢，有事么？不在家？

**女仆**（摇头）嗯！（作个鬼脸，抿嘴笑了笑，回头朝窗外望一下，又做了个眼色）

**唐**（也朝窗外望一眼，自言自语地）林总经理在会客。（突然怀疑）好像还是个女客。（问女仆）可是太太呢？也在大客厅么？

**女仆**（支支吾吾）太太有点儿——头痛，在卧房里躺着。

**唐**（没有注意到女仆的可疑的态度）那么，我到她卧房里去吧。

**女仆**（似乎也决定了主意）不忙。您先喝口茶。让我先去看一看。

〔女仆自左首门下。唐亦就座。但刚坐下，又惶惑不安，想站起来还没站起来，自言自语道：“真不巧，看来她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吧？”起来，至窗前，正拟窥视，而女仆捧茶上。唐接茶，此时大客厅内传来了裂帛似的女子的狂笑声，唐听了不禁一跳，正拟问女仆，女仆已从右首门（通内室）下。唐迟疑地看看窗外，又像第一次发见似的朝那座“更新厂”的模型看了又看。大客厅中传来了两个男子的辩论声。唐走到壁炉前，心不在焉地正望着炉架上面挂的女主人赵自芳的放大相片，赵自芳本人却从右首门内出来了。

**赵** 呵，文君！（走向唐文君这边来）

**唐**（急转身，面露笑容，亲切地问）您有点不舒服吧？

〔赵自芳摇头，拉住文君的手，到沙发里坐下。从赵自芳的神色看来，显然她是很激动，刚生过气，而又强自抑制。这时大客厅里又传来了女子的笑声，这笑声是愉快而醉人的，赵自芳突然脸色变了。〕

唐 (终于猜到几分，低声)那是些什么人呢？

赵 (不愿多说，保持冷静)谁知道那是些什么人！(淡淡一笑，振起精神)喂，李先生好么？

唐 (笑逐颜开)谢谢，托福。这一向，他忙一点，少来问候。

赵 (神情不属，随口应酬)哦，忙一点。呵，对了，听说他代理了会计科长？

唐 (从心里滚出来的高兴，笑)可不是。这也全仗林总经理的力量。(顿一下，似乎在斟酌要不要就此提出来意)嗯，他，维勤呢，不会巴结上司，光知道小心办事，这回要不是林总经理的面子，人家办事处的严主任哪里就会想到他？再说——

赵 (微笑，打断了唐的话)那么，你们经济上总该宽裕了一点吧？

唐 (正在找机会提出这问题来，听得对方先开口，不禁喜出望外)也还谈不到宽裕呢！要是——(忽然不知道如何措词才好)咳，芳姊姊，一个人就是背不得债。我和维勤俩，辛辛苦苦做了一个月，除掉伙食，余下来的就够付那些子金……每逢到了比期，看他那样着急，我就想到干么要——

〔女仆捧茶盘及瓜子、糖果两碟上。唐文君缩住了话头。女仆奉茶毕，就走到赵自芳背后，附耳轻轻说了几句话。赵自芳的脸色又变了。〕

赵 (冷笑)要我出去干么？我这里也有客呢！嘿——(顿一下)打算留人家吃便饭了！(头微向后顾)还请了旁的客么？

女仆 不知道。

〔唐文君微觉不安，已经猜准了赵自芳和丈夫一定有点别扭，想问又觉不便启齿，无聊地望着墙上的镜框。此时，女仆也是进退两难地看着女主人发怔。〕



赵 (不耐烦)还有什么话?

女仆 (小声)那么,请太太吩咐一下,备办些什么菜蔬。大司务在等呢。

赵 (暴躁)叫他去问老爷!——嗨,又不是我要请客!

〔女仆应了“是”,蹑着脚尖很快地退出去了。〕

唐 (迟疑地站了起来)芳姊姊,您有事,我不打扰了。

赵 (爽然一笑,很亲密地拉唐坐下)不相干。文妹,您在这里谈谈,解个闷儿,倒好!(又冷笑)这是他有事呵,我管不了,况且也不用我管哪!

唐 (听得话中大有讲究,惶惑更甚,不知如何对答)嗯,喂,芳姊姊……

〔这当儿,女人的笑声又从大客厅传来,笑声先高而后低,先急而后缓,起伏如波浪。这笑声委实刺人。赵自芳脸色大变,眼光闪闪,忽然抓紧了唐文君的手。唐文君亦觉毛骨悚然,笑声旋止,一男子声说:“了不得,梦英,这是你的秘密武器!”赵自芳突然歇斯底里地叫了一声,丢开文君的手,霍地站了起来,手指那一排窗。唐文君也站了起来,慌忙走去,要把那开着的窗关上,可是猛听得赵自芳厉声叫“不要,不要关,难道我就怕了!”就惊惶地缩住了手,却把窗左首那扇门带上,似乎生怕大客厅里那问题中的怪女人会闯了进来。赵自芳走到唐文君身边,拉唐回去,同时说。〕

赵 (激动得脸也发白了)文妹!听见了么?这是魔鬼的笑!

唐 (搜索枯肠,找出话来安慰她的女友)喂,芳姊姊,喂,您镇静一下,——您得镇静一下。

赵 (突然冷下来了,淡淡一笑)镇静?对!文妹,我是还能镇静的呢!

〔两人都坐下。唐文君不安地又看着墙上那些镜框。〕

赵 (口气当真镇静些了,可是余怒未消)摩登的,半摩登的,年轻的,半老的,正经的,混账的——女人,我见过千千万万,可从没见过这样的一个!

唐 (随口应着)哦!这样的一个。(忽然想起了自以为很得体的一番话)可是,芳姊姊,不管是女人变的魔鬼,或是魔鬼变的女人,反正

不怕。林总经理是保险的！芳姊妹，像林总经理那样一心以事业为重的大人物，难道会落进了什么迷魂阵么？

赵（喟然长叹）嗯，可是，文妹——（又缩住了，看了唐文君一眼，又叹口气，终于不说下去了）

唐（自信说得很对，又滔滔往下说）前几天，维勤还跟我说起，从前他在厂里服务的两个年头，从没看见有哪一天林总经理忘记了到厂里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巡视那么一遭。芳姊妹，当真维勤老想着他这旧东家，说林总经理这人，比厂里的特种钢还要坚硬，还要冷些。林总经理办起事来，比那头等的新式车床还要准确，还要快些！

赵（触起了温暖的回忆，不无微感陶醉，轻声，慢慢地）可不是，文妹。论才干，论经验学问，永清怕不是数一数二的。

唐（完全自信话已说对劲了，索性再发展下去）我也常常跟维勤说，要没有芳姊妹，更新厂哪里会有今天的规模呢！汉口撤退的时候，芳姊妹怎样不怕轰炸，指挥员工们抢救机器，我是亲眼看见的。

赵（回忆达到了最高峰，忽然兴奋，声调渐激昂）那些且不用说。到了重庆以后，建厂，开工，哪一样我不膺一手呢！（好胜而自负地）开工以后，大家都说员工的福利事业最难办得好，永清也说伤脑筋，可是我就不服气，干么会办不好呵？（情绪又低落）文妹，为了这一件事，我险一些得了胃病呢！

唐（急接口）可不是！维勤到现在还忘不了厂里的待遇。他说：总经理夫人亲自下地种菜，（手指墙上）您看，这里就有您种菜的一张照相。而且，您又每天都到大厨房里察看去。（顿一下，看见赵自芳注视墙上的镜框，惘然沉思，就提高声调，拍合到原来的话题）所以，芳姊妹，我说，林总经理就是着了鬼迷，也不能待亏您的！

赵（不胜今昔之感，叹了口气，声调低抑，充满了悲哀的味儿）这一切，文君，想起来就同隔了一世。（沉吟，语调转慢）永清之为人，难道我还有什么不了解吗？可是，就因为他忽然变了，（语调又高亢）噯，变得太快，叫人不能不寒心！（情绪渐兴奋）文君，我越想越觉得不对！

唐 (看见风向忽然转了,惊惶失措)哦!可是,芳姊姊——

赵 (更兴奋,打断了文君的话)你没有看到他这一个月来的样子。成天在外面应酬,说是调度款子。厂里工程师来说,煤焦又快完了,锰铁存底也不多了,有一笔货,价钱也还相宜;可是,文妹,你猜他怎么办?(顿一下,声调激烈)要真是忙不过来呵,难道不好派工程师先去看一看么?可是他连半句决断的话都没有!(伤心,顿一下,旋即兴奋)我真真是越来越不懂,干么他会变得这样的,简直是脱了形!文妹,我不是那种不懂事的女人,好多次,我跟他正式讨论,嗨,他闷着嘴,给你个不作声。(又一顿,眼光闪闪,气忿已甚)平常日子,一点点小事情不对劲,就要大动肝火,可是一大堆的困难堆到他鼻子跟前,他倒又不大在乎似地摇摇头,冷笑几声,就算完了事。(一顿,呼吸急促,伤心已极,垂头,声渐低)我想起来真害怕,我怕他这人是完了!

唐 (已觉无话可说,但又不能不作无效之劝慰)芳姊姊,您宽心吧,不会——不会弄到那样严重的。林总经理恐怕是疲劳过度……

赵 (抬起头来,声调冷峻)不是什么疲劳过度!(口气稍缓和)要说疲劳的话,在炸弹底下,把工厂设备从上海拖到汉口,又拖过了三峡——那时候,人工不够,交通工具没有,要一样没有一样(上海方言,要什么没有什么之意,而语气更重——作者注),这难道还不疲劳么?

唐 (看见赵这样兴奋,有点害怕,慌忙转过话头)不过,芳姊姊,人要是心里痛快,辛苦一点也不算什么一回事;近来林总经理的心境当然跟那个时候不同了呀!

赵 (摇头)也——不是的!(闭目回忆)心境再恶劣些的时期也有过呢!(又兴奋起来)一年多前,物价飞快地涨,周转资金老是不够,生产天天在缩小,定货造好了,不来提,说是得送“包袱”,不提货就不给货款,我们得借比期来开销工资,来买米;这时的心境会比现在好些吗?可是他,到底也咬紧牙关扎住了,不像现在那样心魂不定,莫名其妙的!

〔赵自芳转脸看着“更新厂”的模型，叹了口气。唐文君不作声。大客厅里传来了林永清的说话声，好像是对张嫂说的，声音高而暴躁：“怎么又来打麻烦了？去——问——太太——去！”唐文君听了一跳，但赵自芳倒像并没听见，只朝唐文君看了一眼，干笑了一声。

赵（指着那模型）这里，正面的厂房是二十八年秋天全部完工的。那一排是工人宿舍，俱乐部，合作社，还是我自己监工，二十九年上半年这才赶起来的。一桩事业要搞起个规模来，没有决心，没有魄力，那怎么成？可是创业容易守成难……

〔一言未毕，女仆张嫂在左首门口出现了，张望着，不敢即进。

赵（转眼望住张）又有什么事了？

〔张嫂迟疑，不敢即答。

赵（突然暴躁）又来叫我出去了，是不是？

〔张嫂把半个身子挨进门来，尴尬地笑着，仍不开口，却斜过眼去瞟着唐文君，似乎要请她帮忙什么。

赵（霍地立起，连声冷笑）好，哼哼！我就出去！

〔赵自芳快步走向左首那门，仍在冷笑。张嫂大惊。唐文君急忙抢步上前，拉住了赵，叫着“芳姊姊，您不要去”。同时又示意张嫂，要她快走。张嫂退去，将门关上。唐文君拉赵自芳回去坐下。赵的脸色很难看。

唐（拉着赵的手，又在她额角上轻轻摸了一下）芳姊姊，您到卧室去躺一下吧？我陪您去。

赵（倔强地摇头）用不着！（火气稍杀）您当我是病了么？才不是呢！（略停顿）文妹，你没有见过那个女人吧？（突又转换话头）哦，永清也不是毛头小伙子了，男女社交又是正当的，我自信也不顽固，更不糊涂——（声音转为急促而高）可是，我不能不说永清最近的变态，太可怕的变，跟那女人不能没有关系！

唐（看见赵又兴奋了，急思岔开）芳姊姊，咱们到……

赵（打断了唐的话，兴奋渐增）跟个把什么女的鬼混一下，我何尝不能

够装糊涂，让他自己不好意思，这社会本来就拥护男性的特权，——不过，（注意地看着墙上挂的林永清的画像）要是一口咬定说人家是个好人，多么能干，有见识，佩服得什么似的，嘿，（转脸看着文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唐（低声）那么，林总经理认识她好多时候了吧？

赵（忽又不愿尽言）谁知道呢！

唐（带点好奇）他们常在一起吧？

赵（冷冷地）混得很熟呢，大约也不过三两个月的事。

唐（仍是好奇心所驱使）年纪轻，相貌好，嘴巴甜？

赵（渐渐又兴奋）也不小了，总有三十多，一定嫁过人！

唐（惊异）哦！是出嫁过的。

赵（带点恶意）也许还生过孩子。

唐（点头，不胜感慨似地）嗯！是有经验的。过来人！（三字咏叹而出）

赵（忍不住不说个畅快了）有一个常和她在一起的小伙子，叫做什么乔张的，比她小这么——总有五六岁吧，说是表亲。

唐（随口应酬）不是么？

赵（干笑，站了起来）谁又知道呢！反正也是来路不明。

唐（也起立）哦，来路不明？

赵（抓住了唐的手，若有所思）那乔张，并不讨厌。长得一对大黑眼睛。有时蒙蒙眈眈的，像在瞌睡，有时睁得大大的，那才叫人——嗯，说什么好呢？哦，就说它像一面晶光四射的镜子，什么也躲不过它，什么都给照了进去。

唐（轻轻点头）从前我也遇到过像这样的眼睛。

赵（放开唐的手，走了一步）按这对眼睛说，他俩该是姊妹弟兄。

唐（转身面向赵）呵，原来那女的也是这么一对眼睛。

赵（走到壁炉前，背靠炉架）可是，他们啧啧赞叹，称为她的“秘密武器”的，是她那笑的样子，笑的声音！

唐（不禁朝窗外望了一眼，记起刚才听到的笑声）嗯！

赵（好像讲的是和自己不相干的事）她的笑容，甜蜜蜜的，就跟三岁半

刚有点懂事的小宝宝差不多；(渐渐神往于自己的想象)叫人受不住的是出声的狂笑。说它是泼辣么，不是；说它浪么，更不是；说它像一杯冽酒，一把刀子吧，也不是。它叫人心跳，觉得要不依从她便没有办法似的。

唐 (很受感染似地) 噯，那可真真受不住。

赵 (像从赞美一件艺术品的忘我陶醉的境界中突然醒过来，又面对着残酷的现实) 文妹，这是魔鬼的笑。(回到沙发内坐下) 被她这一笑，笑落了魂的男子，恐怕不少呢！

[这当儿，左首那门开了，陈克明上。他举止安详；但眉宇间微露烦扰的神色。他一进门，刚好和赵自芳打了一个照面，却没有注意到房中还有一位年轻女子(唐文君)站在壁炉前，含睇深思。

陈 (微带惊讶) 呵，自芳，——怎么？说是你在生病呢，你好好的。

赵 (立起反感，脱略客套) 噢，又在咒我生病了！

陈 (边走边说，微笑) 不是咒。刚才我一到，说不上三句话，永清就悄悄告诉我，(此时发觉尚有唐文君在室内，话头一顿) 说您有点不舒服，叫我来看看您。

赵 (看透了陈言外之意) 恐怕不单是叫你来看看吧？(起立)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表兄，陈克明；这是唐文君，七年前我们在汉口一同办过难民教育。(忽生感慨) 哎，想起那时候的轰轰烈烈，谁又料到今天还要受这些气呵！(让座) 随便坐吧，都不是外人。

唐 (不大自在地和陈招呼，却又微笑，低声) 陈先生是见过一面的，也是在芳姊姊这里。

赵 (淡淡一笑，自己先坐) 噯，您看我气糊涂了，还给你们介绍呢！(立即转为冷峻，转眼对陈) 嗯，克明，我看你是永清搬来的救兵吧？

陈 (也坐下，略露窘态，又瞥了文君一眼) 永清打电话给我，说今晚请客。(笑了笑) 我只来吃饭，不来充当什么救兵。

[唐文君走到自芳跟前，低声说：“芳姊姊，我告辞了。”赵拉住她，不让走，拉她和自己同坐。

赵 (摇头,勉作冷静)哦,不见得那么单纯。(转脸对唐)文妹,你不要走,留在这里陪我。人家还打了电话请帮手来做说客呢,(忽转口)哦,克明,(眼光瞥到陈脸上,苦笑着)我弄错了,人家请你来是吃饭,(兴奋起来,声调提高)好,今天我也来请一次客!(张嫂端茶进来)哦,张嫂,你去关照大司务,赶快办一桌菜,嗯,七点钟要!

[张嫂惶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赵 (故意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文妹,您代我想想,该请哪些客?噢,李先生是一定要请他的,——文妹,您代我打个电话。(转脸对陈克明笑)你呢,对不起,我也要扣留你了。啊,差一点忘了,我们的工程师和太太……(皱着眉头想)文妹,李先生那边办事处的严主任太太也请一下怎样?(忽又改口)不要,不请她。哎,糟糕,您看我记性真坏,一下里什么人也想不起来了……(苦闷地定睛看着墙上的镜框,但嘴角上浮着个苦笑)

[当赵自芳说这番话时,张嫂站在一边,惶惑而又好奇地望着自芳,又屡次朝文君使眼色,像在询问她该怎么办。文君则朝克明抛过了询问的眼光,克明正燃起烟斗,冷静地微笑。]

唐 (终于抓住了赵的话头略一间歇的机会)芳姊姊,您今天辛苦了,改一天再……

赵 (立刻打断唐的话头)不,不,不!非拣在今晚不可!文妹,(拉住唐的手)您赶快去打电话。(想起来了)噢噢,电话机旁边还挂得有一本小小的日记本,那是些熟人们的电话号码,文妹,您也拿来给我看一看;不,不,您就代我约请几位,拣您合意的约几位就得了。

唐 (万分为难地)嗯,嗯,可是,芳姊姊……

[赵自芳不听文君陈说,拉她起来,推她走:“赶快打电话去,文妹,一切偏劳您。”文君迟疑地走了一步,偷眼看陈克明。陈衔着烟斗,也瞥了她一眼,似乎说:“您当真去打电话么?”文君好像忽然得了主意,略颌首,低头急走,从右首门(通内室)下。张嫂也跟着下去。]

陈 (放下烟斗,微笑)自芳,您是怕我来做说客,这才抢先给这么一个

下马威吧？

赵 (起立,徘徊)说你猜对了呵,也可以,然而——(忽转口)不,猜得不对!

陈 (依然微笑)那么,您是对那边(用拿着烟斗的手遥指窗外)——对永清,特别是对黄梦英,示威!

赵 (突然止步,被说中了心事,倒坦然笑起来了)随你爱怎么说,都可以。(忽又改变态度)可是,我要请客,我总还有这一点自由。(冷笑)示威给她看么,我还不至于那样无聊呢!

陈 (起立,态度恳切)自芳,您还是好胜的脾气!而且,您也不免还有(斟酌语气)若干的误会,您要是今晚也来请这么一次客,那——(摇曳其词)或许明天您要后悔。

赵 (先尚静听,后即大笑)好,来了,克明,到底你还是作说客来的。(又笑,急走至右首门口)文君,文君!电话本子找到了没有?

(文君应声而上,似在门口等候已久。)

唐 (回避了陈克明的询问的眼光)打不通,芳姊姊!

赵 (一怔,随即了然一切地笑了笑)好,那我自己去打去!(抓住了文君的手)文妹,您几时也学会了这一套人情世故了呢?(苦笑)

唐 (拦住了赵,十二分恳切)芳姊姊,您要请客,下一次……

陈 (也上来劝阻,推赵回座)自芳,您说我来作说客,我就说一说也可以。黄梦英这人,并不能和那些没有灵魂的女人相比——

赵 (不让陈往下说)要是没有灵魂的,我早以一笑置之。

陈 (赶快抓住这一机会)那么您也可以想得到,您的误会是没有根据的。

赵 (大为反感,冷笑,转脸对唐)噯,文妹,您瞧,又是一位黄党!

陈 (无可奈何,淡淡一笑)自芳,想不到今天您的火气那么大!

赵 (当真火气上来了,起立)好吧,克明,你是研究经济学的,我从前学的却是法律。“现在还不是讲法律的世界”,只讲人情,克明,今天就请你从人之常情上作一个判断,干么我的火气就不应当这样大。(略歇一口气)刚才我还不是捺住性子在大客厅里周旋么?可不



是，上我家来，总算是客，我得归还个礼数。嘿，他把那个吹牛大王，——名片上头衔印得满满的那姓余的家伙，推给我去敷衍，自己倒和那——梦英，躲在角落里咬耳朵去了。（愈说愈气，并表演当时情形）文妹！（走近唐前）我就是个不怕惹事的人，况且，丈夫跟另一个女人谈天，我有权利来参加，（理直气壮地，显出她学过法律的头脑）我就这么走过去了，（表演当时情形，走向陈克明那边）嘿，那梦英，真机灵，也真厉害，马上闭了口。（退一步，站在唐与陈的中间距离，眼光从陈身上移到唐）我只听得两个字：乔张！

陈（回音似地）哦，乔张！

赵（背靠着壁炉架）原来他们是在讨论乔张，（意味深长地冷笑）怪不得要回避我了！乔张和那梦英的关系，克明，你当然比我还清楚，可是我就不懂，这要永清夹在中间干么？而且又回避了我啧啧啾啾咬耳朵？克明，你没见那时候永清的脸色，你要是见了呵，——嘿！

唐（对于赵的话表示共鸣，并表示她也理解到赵之所了解，轻轻点头，轻声）哦！乔张。

赵（会意地接口）对了，是那个大眼睛的乔张，说是表亲（抑扬其音，又冷笑）的乔张！哼，亲是一定的，表可难说吧？（恶意地笑，但突然转为严厉）可是，克明，还有下文——

〔林永清匆匆上。单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心境恶劣，有一件十分难以决断的事压在他心上，他动摇得很。唐文君站了起来，鞠躬；永清略一招呼，就走到太太跟前。〕

林（慌慌张张，又像捺住了一肚子气似地）自芳，这你总该出去了吧？客已到得不少。（回头瞥了陈克明一下）

赵（直视对面墙上林永清的画像，不作声，但脸色很紧张。约半分钟，她突然一笑，走到文君面前，边走边说）好吧，这该出去了吧。好，出去！（拉住文君）文妹，你也该去见识一下。（不由分说，拉着文君就走，挽其腰。到了门首；又回头瞥了陈克明一眼，苦笑）克明，我帮忙你完成了使命了！（和文君下，呼的一声，将门关上）

〔林见赵肯出去，大喜过望，无暇研究其动机，也将出去，可是陈克明叫住了他：“永清，有一句话！”林止步，回过头去。

陈 (起立，站在“更新厂”模型前) 乔张什么事？

林 (皱着眉头) 失踪了！怕是被捕。(手握门上转柄，推开了门)

陈 (冷静，但深思) 梦英跟你谈的，还有什么事？

林 (转身走近陈，心事很重的表情更甚) 就谈了那一笔借款。

陈 (也近前一步) 借到了没有？

林 (更显得心中不定) 借到了，支票是今天上午拿到手的；可是，余为民劝我买黄金。

陈 (一怔) 买黄金？

林 (苦笑) 对，法币折存黄金。

〔两人互视，暂时都不作声。大客厅上传来了赵自芳和一些男客周旋的话声，陈拍落烟斗内的烟灰，正开口叫了声“永清”，余为民来了，人未进门，先闻其声：“呵，这里很好，清静，咱们继续谈三分钟。”余为民一脸紧张兴奋。

余 (公式地对陈克明一点头，就拉着林永清走到写字台前，边走边说) 事不宜迟，得赶快决定。您这是天大的机会。别的且不说，您光是想一想，二十四小时之内，一个翻身，好比睡了一大觉醒来，凭空您就多了这么五六百万，这多么够味？(仰脸大笑) 何乐而不为！何乐而不为！

〔余为民坐下，林永清背抵住写字台，面向余为民，沉吟不语。

陈克明遥对余为民而坐，划着火柴吸烟斗。陈克明态度冷静，在观察。

余 (抖擞精神，继续鼓动) 况且大利还在后头！永清兄，您要是依照兄弟的献议那么一办，嘿嘿，您的机动能力可就大得不可思议。金渣老给您通融的这笔款子，下月十五到期，这半个月中间，您手里如果捏着六百两黄金存单，哈哈，好文章可就多了！您愿意马上转让出去呢，行！从明天起，黄金官价三万五千，您不贪多，喝一个三万二三的价钱吧，包您一下抢光。哦，三六十八，二六十二，嘿嘿，您就

有这么两千万的现款听您调度！喂，永清兄，两千万可也不算少呵！您要是愿意拿这数目去买美钞，成！而今美钞还不过七八百，可是过这么半个月，您瞧吧，不上千，您打我的嘴巴！永清兄，您再算一算，（慌忙从桌上抓起香烟来，一边点火，一边说）半个月后您该有多少？（闭目微笑）呀，该有多少？（忽然拍一下桌子，高声断喝）没有这么三千万您就向我余为民要！（摇曳其词，声调转低）永清兄，三千万的现款呢，您这机动能力该不算怎样小吧？（仰脸闭目，狂抽香烟，满脸笑容）

〔刹那的静寂，惟闻林永清以手指叩桌沿的声音。林永清的脸色也豁然开朗，眉目间有笑意，然而口角却在轻轻牵动。〕

陈（已经明白一切，终于开口了）可是，现在快要五点钟了，银行办公时间不是已经过了么？而且明天又是放假……

〔余为民将眼一睁，尚未开口，林永清却抢先说话了。〕

林（轻松地笑）这不相干。当然是走后门。为民兄有办法。

余（喷着烟圈，万分得意）送佛送到西天，既然金澹老通融这笔款子，其中也有区区帮衬的微劳，而且区区已然向永清兄献了地图，剩下来这一点小事，不用说，当然是兄弟跑腿了。（格勒一声干笑）反正，永清兄的够朋友，兄弟也是久仰呵！（哈哈大笑）

陈（瞥了余一眼，略露鄙夷之色）永清，你打算怎样？

林（料不到陈克明竟这样单刀直入提出问题，稍觉忸怩，但立刻恢复平静，毫不含糊地回答）值得考虑！为民兄的意见值得考虑！

余（大为不满，丢掉香烟，高声）啊哟哟，还是考虑，考虑，永清兄，男子汉大丈夫，当机立断，何况这是天赐黄金，您还要考虑！

陈（尖利地注视着永清的面孔）那么，永清，您又用什么款子去买那批锰铁和煤焦？仿佛听您说过，约好了是今晚来作最后决定的吧？

林（苦笑，但仍然毫不含糊地回答）要是买了黄金，煤焦和锰铁当然只好放弃了！

余（击节赞赏）对！对！一个是烂羊头，一个却是熊掌！

陈（怒不可遏，但仍保持冷静）那么，工厂就得停工！

林 (嘴边的筋肉一跳,下意识地朝那边的工厂模型瞥了一眼,口气转为怨忿)停工?哎,克明,这一个月来,哪一天不是半停工?几年来,统制管制,就是脚镣手铐,粮食飞涨,原料飞涨,就是压在背上的千斤重闸,生产萎缩,市场萧条,克明,这都是您亲眼看见的吧?(冷笑)好,说是成立了生产局,工业就有转机呵,风声倒大!嘿,生产局固然就来定货了,可是官价太低,不够成本,(指那模型)这简直变成了无底洞,哪来这么多的钱来赔贴,我又不能点铁成金!

余 (摇头摆脑)对呀!一针见血!生产局向您定货,可是您接了定单呵,硬是亏本,您又奈何?

陈 (尖利地瞅了余为民一眼,不胜愤慨)哎,永清,“中国的工业家,命运注定了要背十字架”,这是您说过的话吧?……

余 (抢过话头)背是背了,于国于民,于自己,有利没有?

林 (连连点头,叹了口气)哎,有利没有?

陈 (霍然站起来,上前一步,眼光从永清脸上扫到余为民,声调坚毅)喂,余先生,记得听过您的高论,您是大谈中国工业化,狂呼发展重工业的一员健将。难道您觉得像“更新机器厂”那样的东西倒是中国工业化路上的障碍么?难道您以为把一个办机器厂的人拉去做投机,倒是发展了重工业么?

余 (微笑,不示弱,冷冷地)请您看看事实。轻重武器,反正得从天上飞来;您一个厂,不,哪怕所有的厂,一古脑儿的生产量,够打几点钟的仗?(点着了又一枝香烟)生产局的定单,还不是那么一回事,摆个样子,总算中国自己也在加油呀!(微笑,轻声)再说,穿的总该自己备办的了,可是,您当然也知道,正在交涉从印度飞运棉布来呢,飞运棉花来呢,(声调转高)所以,兄弟说话不含糊,(转眼看着林永清)工业化是坚决主张的,然而,可不是现在的事!

陈 (态度愈冷峻)呵呵,高明之见,真所谓惊世骇俗!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呢:我坚决主张百年长寿,然而,今天连饭都没得吃,那是另一回事!

林 (焦躁地绕着室中央的矮脚小圆桌,频频眈眈着陈克明,似乎对于他

的辩论也感到不耐了，这时就插进一句)哦，吃饭问题，卑之无甚高论，但求今日有酒，不问明天无米！

(陈克明听了这话一怔，感得太意外；不料余为民也哗然表示抗议。

余 (正容厉色，起立，凛然不可侵犯似地)嗯，永清兄，您这句话，我不能不提出抗议！兄弟是深恶而痛恨那一班“今天有酒今天醉”的，兄弟以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兄弟的眼光一向看到五十年百年以后的久长之计。徒劳而无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兄弟一向是坚决反对的！永清兄，此所以兄弟一力劝您一脚踢开您那捞什子的工厂——这烂羊头！（这时候，男仆上，呈一信给余为民，即退；余取信在手，不暇拆阅。滔滔地说下去)为国为民讲求百年久安之计，不贪目前小便宜，这是我的志愿，也是我的责任！兄弟的一贯主张，就是大处着眼，大处落手！（声调忽转低转促）两位也知道，有些庸俗之辈，还讥笑我是书呆子呢！比方说，兄弟花了一年工夫，编成了一部百万言的《建——都——问——题——论——战——大——全——集》，民族百年大计的结晶品，（一笑）可是这笔印刷费，至今尚无着落，为什么？人家以为这是不急之务呢！（仰脸大笑，然后拆信）

[刹那的静默。林永清深思地看着那厂房模型，可是脸上的愁容比刚才淡得多；陈克明冷冷地在微笑。大客厅传来了喧哗之声，夹着黄梦英的叫人心跳的笑声。这似乎刺醒了林永清，他张皇四顾，预感到将有什么事发生。

余 (突然拍一下桌子，陈、林二人为之一惊，不约而同转脸注视余)您瞧，事不宜迟呵，(手扬那信笺，神情紧张万状)这是一位内幕中的朋友送来的密信。永清兄，人家这样热心，怎么您还游移不定？

林 (浑身用劲似的一挺，声音稍稍异样)好吧，七年心血，也顾不得了——

余 (猛拍林肩，翘起大拇指，赞不绝口)伟大，伟大！永清兄，伟大！

林 (苦笑，急向窗下那模型走去，挥臂似将碎之，同时在说)我也苦苦

支撑了七年了，可告无罪于国家民族……

〔余为民大笑，然而陈克明的严厉的一声怒喝：“永清！”阻住了林永清的已经举起的手臂，打断了他那未完的话语，也喝住了余为民的笑声。陈克明走到林永清身边，拉他转来，恰在此时，唐文君扶着赵自芳从左侧门上，赵自芳脸色惨变，嘴唇微颤。陈克明一眼看见，就猜度到几分。

赵（声音微抖，然满含倔强之味）这是侮辱，简直是侮辱！

〔余为民上前，想拉林永清出去，但为陈克明所阻。

余（搭讪地下台）呀，嫂夫人不很舒服吧？天时不正，天时不正。哎，永清兄，我代您去招呼客人，您开个家庭会议就赶快出来呀！（匆匆下）

林（抱怨的口吻）自芳，你这是何苦……

赵（怒目，不让林说下去）何苦？倒是在那里何苦？

陈（也有点举止失常）自芳，您仍然有点误会，您听我说——

赵（暴躁已极）不要。你也是黄党！我要他（瞪眼直视永清）自己给我个满意的答复。

〔林不答，抱臂冷笑。唐文君满面惊惶，想走开，但赵自芳挽住她的腰，坚不令走，好像在这紧急关头，她非有个伴侣不可。

赵（脸色略平，但语气极其严厉）我要求你答复，如果你没有对不起我的事，干么要避开我偷偷地跟人家咬耳朵呢？

林（似乎想不到还是为了这一点事，失声笑了）哦，为了这一点事么？简单得很，要避开你，无非因为人家不愿意第三者听到，无非因为这是跟你全不相干的事。

赵（林的哑笑已使她怒火再燃，林的答复更属火上添油，可是她愈怒，表面却愈冷静了，似已成竹在胸）哼，那是跟我全不相干的事！既然跟我全不相干，怎么倒又跟你相干了？

林（感到对方不可理喻，火气也来了）这可问得怪了，人家要讲给我听，我难道包起耳朵逃开么？

陈（再也耐不住）自芳，这让我们来解释……

赵 (固执)不要,不要。(向永清逼近一步)既然人家是只愿意对你说,不愿意第三者听到,可是后来那个吹牛大王姓余的也加入进来了,这又是干么?这不是明明白白就打算瞒过我一个么?

林 (淡淡地)那是谈到另一件事了。

赵 (逼紧)既是另一件事,干么你又使眼色要我走开?

林 (无可奈何,只好干笑)因为你听到了一定会嚷起来——那可不大好。

赵 (像法官终于问出了要点来似的解颐一笑,但立即满脸又罩上严霜,眼光扫着克明和文君)哦,我听了就会嚷起来的,——哼哼,这所谓另一件事,还不是明明白白么?(冷笑)好了,永清,谢谢您把真情告诉我了。(又歇斯底里地笑)

唐 (紧靠着赵,惊惶,低声)芳姊姊,您进去歇一歇吧。

陈 (顺水推船)对了,自芳,您去歇一歇,回头我可以给您解释明白。

林 (万分委屈,上前一步)自芳,想不到你误会这样深。不让你听,也不先告诉你,无非为的事情还没有决定。何必给你多添些烦恼?等到有了结果,自然要告诉你呵……

赵 (突然变色,打断林的话)对,那时候你是用律师来通知我吧!

[这一句话出其不意,像晴天霹雳把林永清怔住了,陈亦失色。

赵 (扶着唐文君转身向右首之门走,边走边说,头也不回)可是,永清,你忘记了,我也是干过律师的,我不能听凭人摆布。再见吧,也许在民事法庭!

[林、陈二人对看一眼,同时抢步上前;克明叫着“自芳”,但赵、唐二人已进了门,砰的一声门关上。

(幕急下)

## 第二幕

登场人物:

唐文君: 已见第一幕。

李维勤：唐文君之夫，三十多岁。身世与唐文君相仿佛，所不同者，他在抗战以前，毕业于某职业学校后就在社会上混事。秉性忠厚，也能吃苦，不能不说是一块还能埋首苦干的材料，而且也并无“大志”。本来在一个商业机关服务，抗战以后，流离迁徙，也到过汉口，而终于入川。他在“更新厂”服务的两年，正当“工业繁荣”而“更新厂”搞起一个规模来的黄金时代；因此，他对于“更新厂”的回忆是光明灿烂的。然而为的想多弄几个钱来成家，他转入一个办工业其名而做生意其实的什么企业公司，仍在会计科办事；不料开罪了一个有背景的同事，不能安身，这才由林永清介绍，进了“某半官事业驻渝办事处”当一名助理会计。就事不久，又和唐文君结了婚。这算是李维勤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期了。可是天下事美中常有不足：他俩虽已结婚，却无法成立小家庭。最大困难是没有钱。结婚的当儿，李维勤破釜沉舟，借了比期，把婚礼办得还像个样子；也曾在一家三等旅馆内包了一间房（因为找房子不容易），新婚的一对双宿双栖了居然有两个月光景。但以后，就由于经济的压迫，包房间不得不退掉，小家庭之念暂时束之高阁，而唐文君也不得不重找职业。现在，结婚快满周年了，两个人都分开过着职员宿舍的生活。牛郎织女是一年一度鹊桥相会，我们这一对俗世的牛郎织女总算红尘更深，他们是一月或至少两月一度的“旅馆相会”。会是会了，可实在也够惨，两个人心上都压着一个黑影：这一“会”又去了薪水的几分之几了！可是两人都不敢说出口来。人在这样情形下，既非圣贤，难免要有点牢骚，而唐文君虽在妙年竟也像老婆子那样嘴碎。每一度相会，两人总不免小小拌嘴，唐文君每次都要抱怨李维勤当时不该借债结婚，以至快一年了，每月借新还旧，拖泥带水，弄得经济情形越来越窘迫。然而这怪得李维勤么？他是把唐文君看作



天仙的，要不是林总经理夫人的大面子，这天仙怎能变成他的老婆，他连粉身碎骨都不惜，何况借债以图婚礼的小小体面？这一点，唐文君当然也了解，所以每次唠叨之后，而且当李维勤终于垂头无言的当儿，总是唐文君用女性的温暖来把李维勤心中的烦闷消解了。不过，最近半个月来，他俩的相会可以不在旅馆，而且也不用担心又花了薪水的几分之几了；因为李维勤代理了科长，在宿舍中有他单独的一间房了。然而天下事美中依然不足。为了不忍过于拂逆丈夫的要求而第一次留宿的那一夜，唐文君惴惴不安，像是做了不正当的事；房外每一走动的脚步声，对于唐文君都是威胁，每一声咳嗽，每一声低语，轻笑，都好像是讥讽和侮辱。结果是第二天一清早，唐文君逃也似的走了。这也并不能怪她神经过敏。星期日白天，她堂而皇之去看李维勤时，宿舍里的职员乃至茶役的嘴脸总带着三分轻薄。至于李维勤听到多少不堪入耳的调侃呢，他不肯对唐文君说；不过单看他更急于找房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一切，就是唐文君每次到丈夫宿舍去时精神上的负担。她不愿去，但又想望去；而这一矛盾心理，使她对丈夫的态度绝不是她自己所敢回忆；每逢她从丈夫宿舍出来，便后悔自己不该那么冷，不该老是愁钱，老是抱怨这，抱怨那。李维勤的心境当然也不会好，但他在唐文君面前总是使尽了最大的忍耐力。不过，既是活人，有了烦恼不能不发泄；因此，他这样的老实人近来也常常在老婆面前发牢骚，咒骂社会，为自己的贫苦叫屈。而且一种哲学也在他心中形成了：这社会中，安分守己，受尽冷落，偷天换日，飞黄腾达。可以说，在心理上，这老实人已经准备着在某种诱惑之下不作坚决的抵抗了。但自然，他仍然老实到不敢去积极钻路子。一旦“机会”碰到他身上，他冒了险了，想望得点甜头，然而还是做了人家的猫

脚爪。他不甘屈服于“命运”，他要“斗争”，可是用错了方法，走错了路，终于演了悲剧。

老庄：李维勤的同事，总务科长的亲信，二十七八岁，油头粉面，顾影自怜的轻薄少年。

景：“某半官事业驻渝办事处”职员宿舍的一间房。这是缺了两角的略带长方形的东西。右后方一块角颇大，当其地位，嵌一窗，没有装玻璃，只糊了纸，而又有补缀。左后方一缺角稍小，当其地位，则为一门，通外室。两“缺角”之间为板壁，最上部的四分之一是用木条钉作网状的。左壁亦有窗，也糊着纸，但较整齐。靠这窗，斜摆着一张五斗办公桌，桌旁有一几，堆些文件——这已经靠近那门了。和办公桌相对，在右后“缺角”之处，正当那窗下，嵌着一架木床，这床虽不怎么仄，可是挤上两个人的话，一定不大痛快。床头（外面，正挨着右壁）有一口五斗橱，上置杂物。床的另一头，靠着板壁，有叠在一处，充当桌子用的旧衣箱。另有凳子两张，一在办公桌前，一在床头。总而言之，这间房的形状（缺角而又不对称）及家具的地位，都使人起颠倒错乱之感。这房虽有两窗，但其实是在走廊与别室包围之中，并无“海口”。板壁后，便是会客室又带杂役室。一盏电灯用麻线拉在床前。满房气氛惨淡，唯一耀眼者，仅床上一红被及桌上一镜——这镜子很新，还是林总经理夫人送给唐文君的结婚礼物之一。当时赵自芳不知何故，送镜子就是一对，而今摆在李维勤桌上的便是其中之一，这叫李维勤时时想起了旧小说中的鸳鸯镜，而鸳鸯镜到了各执一面的时候，总有点不大愉快似的。

时间：第一幕故事发生那天的黄昏，约七点钟。

〔幕启时，看见唐文君坐在床前为丈夫缝补衣袜。一边补衣，一边谈自己在林公馆的所见所闻。李维勤斜倚在床头的五斗橱上（背向观众）在静听。灯光不足，唐文君时时起立，凑在灯台下边穿针或审察补缀的状况。别室传来胡琴声及唱京戏声，时

断时续。因为明天是假期，职员们大多数出去自寻乐趣了，故宿舍中尚不十分喧哗。幕启时，唐文君的诉说也快到尾声了。

唐（低头补衣，扭着腰，微露倦态，语调中却还有几分兴奋）……后来，芳姊姊说要找一个老同学去，就叫我回来了。（停针，微仰其首）喂，维勤，你说她打算怎样？我不敢问她。维勤，你说，她是不是打算跟林总经理提出离婚？（不及等李回答，话又岔开，另起一问）维勤，你说，她带了我悄悄地从公馆里出来的时候，要是我让张嫂去告诉一下林总经理，也许倒好些吧？

李（踱了一步，若有所思）那倒也无所谓。反正这会儿林总经理也该知道了。

唐（大不谓然）喂，你这人！知道呢，自然迟早要知道的。（口气转为柔和）不过，早一点知道，总还可以把芳姊姊挽回转去。（又低头缝衣）

李（赔笑，走近唐）哦，对！早一点是好些。（生怕又惹得唐不快活，欲言又止似地）那么，你没有提到我们——那件事了？

唐（正把补好的一件衣放在一边，拿起另一件来反复看着）啊，这一件的钮子怎么都掉了？嗯，只剩下一个。（抬头）那怎么能提呢！我一进公馆，就看见她正在愠气。（有点暴躁起来了，起身将床上那堆旧衣一抖，听得有物落地滴嗒的声音，她即弯腰向地上找）哦，原来就是那件衣上的钮子！（拾了起来）还差两个。（伸腰活动血脉，面对李）今天怎么能向她开口呢？明天，后天，也许永久都别想开口！（愁眉深锁）维勤，你得另外想办法才能挨过这一个比期！（叹气）当真怎么过呢，这日子！

李（拉住唐手，极力想安慰她）文君，你不用发愁。（欲言又止，终于微露口风）这一回，有个好机会——

唐（靠近李）又是什么好机会！有什么好机会居然会落到我们头上，维勤，我不喜欢你老是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不喜欢你肚子里着急得什么似的，可是摆一副全不在乎的面孔来给我安慰。

李（妻的柔情使他陶醉，忘其所以，急要证明自己不是空言相慰）当真，这一次有把握——六七分是有的。

唐 (柔媚地笑,伸手戏索)那么,给我看一看。

李 (突然脸上掠过一层阴影)可是要等人家的回音,才晓得——

〔一言未毕,忽听得房外噗哧一声笑,接着又是咂唇弄舌的怪声,这又是李的同事们在偷看他们的“私生活”了。唐浑身一跳,脸有点红,急忙挣脱李的手,回坐在床上,惘然拿起一件衣来。脚步声,以及示意的咳声,从房外经过,渐远。〕

唐 (低声,恨恨地)这地方,我真不愿意来。

〔唐撩开手中之衣,惘然地拾取一只破袜子来,着手修补。李则心事颇重,似在期待什么,时时侧耳听,又看壁上之钟,从五斗橱前踱到办公桌前坐下,又站起来。胡琴及唱戏声断断续续传来,时高时低。〕

唐 (低头缝补袜子,自言自语)为人在世,总难十全;像芳姊姊那样生活多美满,可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抬头)维勤,你说,林总经理和芳姊姊会当真决裂么?

李 (瞿然惊觉)哦,哦,这个——那姓黄的女人不会嫁给林总经理的。

唐 (不以为然)这,不在乎嫁不嫁的形式。

李 (心神已定)噢,这个呀!可是林总经理不会和那女的长久相好。

唐 (提起注意)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长久?

李 (笑了笑)那姓黄的女人,(低声)相好的不止一个。

唐 (并不惊奇)哦——

李 (更低声)有一个鼎鼎大名的阔佬,姓金,黄金的金,跟她打得火热。

唐 (又提起注意)你怎么会知道?

李 (朝房门看一眼)我们这里的总务科长就是个包打听,又是广播电台……

〔房门上连叩两声,李突然跳起来,满脸紧张,相信他所期待的事终于来了,抢步即去开门。但一开门,就失望地“啊”了一声,随即连声说:“外面坐,外面坐。”来人哈哈笑着,说:“电话没有打通,只好来一趟了。”李出,反手将门带上。唐停了针,怀疑地望着那刚刚关上的门。她轻轻叹口气,又补衣。低声的交谈(李

与来客),从板壁后面来了,唐侧耳静听,时时停针。旋闻来客的声音愈来愈高:“李先生!这是明天到期的呢!你瞧,这是您亲笔写的借据呀!”李声亦高,有怒意:“跟你说了,明天手头不便,后天一定归清。就差这么一天时光,照银行日拆加倍补贴你,这该再没有话说了吧?”来客嗓子更响,其势汹汹:“哼,谁希罕你什么照银行日拆加倍呢!只要你不拖不赖,明天到期,明天就……”李也提高嗓子,已经怒不可遏:“谁拖了,谁赖了?你这是什么话!(口气略缓和)你不知道明天银行封关么?总得后天,我才能提出款子来呀!”来客突然冷笑:“哦,失敬!你在银行里存个千儿八百万吧?好大的口气!”李大吼:“你这话就混账!你别狗眼看人低……”唐听到这里,脸色全变了,又气又怕,手中之衣掉在地上。可是就在这当儿,胡琴声及唱戏声(数人同时乱唱)大作,与板壁后的争持闹成一片,而琴声笑声唱声尤高(唱的是蹦蹦戏《马寡妇开店》的一段),一声声清晰可辨。显然,唱蹦蹦调的,竟走到床后的窗外来了。唐又气又恨又害怕,转身望着床后那纸窗发怔,突然掩面扑在床上,抱住那堆破旧衣服。琴声唱声一下停止,仅远远传来宿舍中一些嘈杂的笑语声。唐抬起头来,猛可地床后窗外一片声曳长的怪笑——显然窗外的人(不止一个)正从窗纸破洞中窥看她。唐怒甚,挺身起立,门响了,李维勤进来,重重将门碰上,满面怒容。唐转身面对其夫,床后窗外有匿笑声,随即笑声远去,人已走了。片刻的哑场。

**李** (怒气未平)那混账的小子,真想一拳揍死他!有了几个臭钱,便摆出阎王脸来了!

**唐** (惊魂未定,走近李旁,低声)走了么?

**李** (咬牙狞笑)轰他走了!这家伙混账!

**唐** (愁眉深锁)可是明天他还要来麻烦……

**李** (又狞笑,在办公桌前坐下)明天我就扫数还清他妈的债。

**唐** (半惊半喜,但不信的成分最大)扫数还清?哎,维勤,开什么玩笑。

难道天上掉下来黄金么？

李 (长吁) 差不离吧! (意味深长地苦笑) 有一点办法。(焦灼地望着钟, 自言自语) 时光也差不多了, 怎么还没个消息呢!

唐 (满腹狐疑, 目视其夫, 想问又不即问, 退至床上, 再拾起衣服, 刚低下头去缝一针, 便又抬头) 维勤, 你有什么事瞒过了我吧? 你又在挖空思想法弄钱来还那笔债吧? 维勤, 你是不是? (渐兴奋) 不, 不, 你是不会做生意的, 你不能学人家, 你会上当。你别管那笔债了, 明天我找芳姊姊请她帮忙。才不过三两万吧, 芳姊姊总能给我想个办法。

李 (见妻着急, 愈不肯多言尽言, 只是随口敷衍地安慰她) 哎, 文君, 你放心好了。我不会惹出什么乱子又叫你操心。(索性说得斩钉截铁) 你一提到钱, 总是好像看见了追命鬼卒, 着急得不得了, 可又老怕我人穷志短, 做些叫你丢脸的事情。文君, 天天让你这么教导, 三岁的孩子也该教乖了。(不禁苦笑)

唐 (急忙抱歉地笑着) 好, 不说了, 不说了, 你明白我的苦心, 那就好了。(低头补衣) 可是, 维勤, 除了刚才那家伙的一笔, 咱们该的债还有多少?

李 (仰脸闭目, 心不在焉) 也还有三两万吧? 下月十号, 就有一笔到期; 十五号, 二十号, 又有两笔, 零零星星的……

唐 (突然抬头惊呼) 啊! 十号二十号也有到期的? 怎么我不知道?

李 (苦笑) 这是新的。

唐 (大惊失色) 维勤, 你几时又借了东头来还西头? 这是要愈背愈重的呀!

李 (深知文君脾气, 再不肯多说了, 只是苦笑) 这原是万不得已呵!

唐 (瞪视其夫, 好一会, 叹口气) 唉, 这日子, 怎么过呢! (低头又补衣)

[李低头不语, 而神色烦躁不定。显然, 他心中发展着一种矛盾。他忽而皱眉瞪眼, 若甚恐惧, 忽而又展眉微笑, 若有所持。房外传来了抑扬的胡琴声, 《苏秦封相》的一段唱白断续可闻。李以手按拍一二句, 旋又烦躁起立, 渐走近文君。琴声及唱戏

声渐低，至于不可得闻。

唐（仍低头补衣，自言自语，声调凄凉）唉，一个人就是背不得债。小时候，常常听妈讲起二姨夫怎样背了磨盘大的债，到底给压死了。二姨夫是好人，爱一点体面，讨亲的那一年，借了债，一年的利息就够他受。直到二姨妈孩子也生了，那笔债还是原封不动地压在他俩背上。可是生孩子也得花钱，满月啦，周岁啦，也不能不顾到一点场面；这就把新债又借上了。（声调渐促）旧债未了，新债又来，这就像两大片磨石，二姨夫给碾在中间，天天忙着躲债，天天忙着东拼西凑，寅吃卯粮；二姨妈的嫁衣也当了，房子也卖了，当尽卖光，孩子也养不活，索性送庙里去做了和尚……（声音哽咽，突然抬头）

〔唐文君自言自语的时候，李维勤始尚静听，继而神色惨变，两眼直视，好像有个魔鬼在威胁他；他一步一步倒退，直退到墙角，背抵住墙，鼻息粗重，两手作推拒状。这时唐文君抬头看见了，大惊起立，连呼“维勤”，李不答。唐趋前，李松一口气——

李（转过一口气来，声音异常惨厉）我看见，——我看见二姨夫朝我走来了！我看见——二姨夫的面孔，（其声迸裂）跟我的一样！

〔唐文君拥抱了丈夫，呜咽不能仰视。宿舍中胡琴声又渐可闻，其声哀怨以凄厉。

李（以手抚妻背，亦哽咽）文君，我怕，我怕二姨夫就是我！

〔胡琴声忽转为快乐的靡靡之音。又杂有三弦声。同时，京戏、大鼓词、蹦蹦戏，还有川戏等等的唱词，交杂并作。杂以哗笑声。唐李憬然谛听。

李（咬着牙关）不能！我不能作二姨夫！（放开了文君，狞目直视空中）

唐（悲极而愤激）老天爷呀，瞧这世界上，他们多么快乐，多么舒服！干么就该我俩受苦？

李（全身战栗，似在挣扎）我不愿意再走二姨夫走过的路！我已经走了他的前半段，绝对不能再走他的后半段了！

唐（突有所感触，转身面对其夫，声微颤）维勤，你下了决心，你决定要

那么办么？

李 (摸不着头绪)哪一件事？

唐 (几乎泪随声下)二姨夫养不活亲生的孩子，我俩……(掩面，自指其腹)咬定牙关不要这苦命的一块肉了么？

(李懂得了文君所指何事，无情的现实问题使他沮丧，只叹口气，不答。

唐 (退走，坐在办公桌前的椅上)我也盘算过多少回了，维勤，只有将它打掉。(极力忍住悲痛)可是，上次你说朋友介绍的那个医生，跟他谈过没有？

李 (愤愤不平)不用提了，那家伙，嘴巴倒漂亮。(慢慢踱着)

唐 (尚存万一希望)他要多少呢？

李 (止步，冷笑)说是尽义务，白当差，不要手续费，光算药钱。

唐 (忽又有希望，含泪的眼睛明晃晃了)那不会太多吧？

李 (怒极而转作反语)不太多！说是两万，天公地道，半送半卖。

唐 (低头垂泪，声哽咽)生下来呢，养不活；不让生下来呵，又没有这么一笔钱去孝敬医生。穷人就该这样走投无路吗？！

李 (趋至唐前，安慰她)文君，莫伤心；反正我们不打了。

唐 (仰视其夫，泪痕纵横)就那么留下来么？

李 (渐愤激)当然留下。我们又不是私生子，干么不留下？

唐 (心理极矛盾，欲言又止)唉！

李 (更愤激)干么我们就不应该有个孩子？我们贪吃懒做吗？没有。我们抢过人家，诈过人家吗？没有。我们是安分守己的好人，我们不留个后代，难道倒让那些抢人的，诈人的，汉奸卖国贼的孽种，布满这世界么？不，不，不！文君，打胎这件事，从此不提。

唐 (见李如此愤慨，颇惊讶，以帕拭泪)那么，至多再捱这么个把月，我那个工作只好丢了。

李 (迟疑地)个把月？(低声)文君，月份还差得多吧？

唐 (俯首)月份呢，当然还差得多。可是，维勤，你忘了么，我那边这倒霉的公司，章程上不收出嫁了的女职员的了。



- 李 (明白了,皱眉苦笑)嗯,他们一直不知道你有丈夫。
- 唐 (低声)可是天气一天天热了,衣衫单薄,前天那混蛋科长就不转眼的老瞅着我的肚子。(一顿)还有,打扮得花蝴蝶似的一个女同事,狗嘴里长不出象牙,老在我耳朵边说些尖刁刻薄的话,隐隐约约指我的肚子大了是那个混蛋科长……(说不下去了,掩面伏椅背)
- 李 (怒气直冲)混蛋混蛋!嗨,有那样不通的章程,就有那样不是人的科长和女职员!文君,马上就离开这乌烟瘴气的地方!
- 唐 (抬头,犹有泪痕,但脸色意外镇静)唉,说走就走,怕不干脆吗,不过,那边的待遇虽说不好,到底也有七八千呵!
- 李 (心中的事耐不住不说了,忽笑)也不过七八千!文君,我心里正在盘算一件事……
- 唐 (性急地打断了李的话)凭空短了七八千的收入,这且不说;可是,离开了那边,你叫我住到哪里去呢?(四顾房中)你这间房,可以多一个我么?
- 李 (搔首四顾)主任说过,宿舍里不能带家眷。……
- 唐 (急躁)可不是!本来,最后一着,也还有芳姊姊那里;可是,现在我就不敢开口。(忽瞪目直视床后那窗,脸色陡变)维勤,你瞧,窗上那个破纸洞——好像又有谁站在那里了。
- 李 (向床前踱去,恨恨地轻声说)这——老是——岂有此理!
- (但窗外此时实在并没有谁在那里恶作剧,李看了一下又踱回来。心事很重地望望墙上的钟,轻声自语:“怎么还不来呢,到底得手没有?”宿舍里的胡琴声唱戏声又隐隐传来了,唐未注意到丈夫的自言自语,惘然起立,惘然走到床前,惘然拨弄那堆旧衣,终于随手拾起一件破烂不堪的衬衣,反复看着,但心不在衣,叹口气,机械地坐下,拿针理线。这当儿,李痴立在办公桌前,一会儿取桌上之镜,自照其面,再三审视。
- 李 (放下镜,转身走向唐,脸色不定)文君,你看我今天的气色怎样?不像要倒霉的吧?
- 唐 (抬头,并没有注意李的话,只说她自己心中盘算了半天的事)维

勤，想来想去，还是要把它打掉。只要那医生不是滑头，两万块钱，把我的冬衣卖了，拼拼凑凑该也差不多了。

李 (也被自己心里的事占去了整个心灵，只摇了摇头) 嗯!

唐 (抱所补之衣在怀，凄然欲泣) 生下来呵，养得大么? 白白地多一番痛苦。(竭力抑止那涌上来的悲哀，企图说服丈夫) 如果将来也有好日子呢，我俩年纪到底不算大，不怕没有孩子。(一顿，终于悲不自胜了) 要不呵，谁叫我们命苦呢……(哽咽着，说不下去)

李 (突然愤激) 不是命! 文君，把我们弄得这样苦的，不是命，是人! 是那些不管别人死活只顾自家升官发财丧尽了天良的人们!

(李维勤这样的愤慨是向来没有的。唐文君吓得发怔了。)

李 (愤激愈甚) 我们做好人也做够了，落得了什么? 结婚快一年，两地分开，苦中作乐，个把月借一次旅馆，偷偷摸摸，比狗还不如。我们俩的血汗钱，每月每月，喂肥了债主! 我们安分守己，一心要做好人——哼，有谁说过我们一声好么? 没有! 人家笑我们，人家骂我们是脓包，是傻瓜! (快步在那狭窄的房里绕圈子，脸色忽明忽暗，似乎重大的决定正在心的天平上衡量，立将得到结果)

唐 (依然抑止了悲痛，而且不疑李心中另有计谋) 唉! 你这样发牢骚，有什么用!

李 (止步，脸色略平) 这不是发牢骚，(突然狞笑咬牙，表示下了决心了) 我正在忖量：一不做，二不休……

唐 (惊惶，起立) 维勤，你打算怎样?

李 (习惯又发生作用，太太的“教导”又被记起，已在唇边的话不得不缩住，忙改口) 哦，打算怎样? 打算来一次……咳，就是打算找一间房。

唐 (颓然回座，姑妄听之似地) 嗯!

李 (倒不是信口开河) 有一间房，文君，我们就有一个家。甚么打胎不打胎呵，从此你就不用再提了。

唐 (仍是姑妄听之的态度，取衣缝补) 嗯，一间房。泥巴里钻出来吧?

李 (十分正经，眉目间也有喜意了) “更新厂”的一位老同事，他有余屋

分租。(指指点点)比这一间还小这么两三尺,反正一张床一张桌子总该挤得下。

唐 (低头弄针)嗯,他要多少呢?

李 (有点支支吾吾了)房租倒不怎么大,可是,可是……而且还得开办费,烧饭的锅子呀,马桶呀,——还没算上桌子凳子和一张床……

唐 (姑妄言之)总得万把块钱吧?

李 (在办公桌前坐下,随手拨弄算盘珠)一古脑儿,搬进去住下,嗨,(将算珠一拨)零数不算,三万元也就差不多了!

唐 (皱眉,抬头,白了她丈夫一眼)维勤,你还在穷开心!

李 (叫屈)不开玩笑。三万元总该还有办法。

唐 (暴躁起来,抢白)哦,这是三万,刚才那讨债的,明天要,又是三万;你从哪里变出来?天上掉下来么?

李 (急要分辩)文君,干么你又着急了,你听我说——

唐 (固执而又心烦)不要听!你偷人家去,你抢人家去么?

李 (无可奈何,苦笑)那么,回头你瞧吧。

[刹那的沉默。唐文君听惯了丈夫那样的遁辞,不以为意,而且此时正为手中的破衣无可缝缀而集中了注意力。李维勤又拿起镜子,端详自己的脸色,自言自语:“哦,气色不差,该是好运道来了!”但马上又焦灼不安,又自言自语:“怎么还没个消息?”皱眉回顾其妻,又轻声对自己说:“不成也就算了。”松一口气,聊以自慰,“省得担风险!”放下镜子。

唐 (终于注意到丈夫最后两句的自言自语,顿生疑窦,阴凄凄的眼睛看定了丈夫)维勤,你自言自语,说些什么?维勤,你得告诉我,你想干些什么?

李 (一惊,转身,刚碰到唐的严肃的眼光,急低头垂眼)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唐 (提手中破衣就灯头下审察)不能是没有什么的。你不该连我也瞒着!……维勤,你一定得告诉我!

[李甚窘,迟疑片刻,正决定主意要直说了,门上一声响,老庄

直撞了进来。老庄已经喝过三杯，满面春色，前脚刚进来，口叫着“维勤兄——”已见唐抱破衣站在灯头下，立即堆上笑容喊：“嫂子，哈哈，天女下凡，怪不得今儿早上喜鹊叫了半天！”接着，便向李和唐连连拱手，一叠声说：“恭喜，恭喜！”唐不好意思，低了头，脸也红了。

李（让座，苦笑）老庄，别开玩笑。……有什么喜？喜事轮不到我们头上！

庄（走到唐身前，看了一眼唐手中的破衣）噯，我说，嫂子，您这就是太过于省俭了！这破衣服，还补它干么？明儿买一件新的。维勤兄发了财，难道您还不知道？（转脸对李做了个眼色）

〔显然，老庄的轻佻，唐文君素来讨厌，现在他这番话，当然更被认为是打趣；文君皱了眉头，背过身去。〕

李（听了庄的话，却蓦地一跳，庄这话正打在他心上）老庄，别开玩笑！请坐，请坐。

庄（并不坐下，手舞足蹈）好吧，不开玩笑，咱们说正经话。（忽然正容）无事不敢打扰，兄弟专诚拜谒，有一点小事请老兄帮个忙。

〔李摸不清老庄的来意，干笑，只是“嗯，嗯”地应着。唐已回坐在床上，拈针待缝，却在用心听他们的谈话。〕

庄（走近李，伸手作“六”的记号）不多，不多，这一点儿。

李（惊疑）呀——

庄（拍李的肩）兄弟并无野心，固然机会是太好，可是兄弟也不想过——捞这么八圈麻将本钱而已。您老兄帮忙我六万元就成了！

李（尚以为庄是酒后胡说八道，又气又笑）啊哟哟，您真是盖屋子请教了箍桶匠，找错了人吧？

庄（一脸正经，毫无醉意）哎，当然知道您维勤兄手头并无闲钱，可是，您总还有个办法。

李（渐不耐烦，倒一杯茶置庄前）得了，得了，别再开我的玩笑好不好？

庄（指天发誓）开您老兄的玩笑？哎，老天爷在头上呢！好吧，六万办

不到，四万如何？后天一定奉赵。（见李仍是摇头苦笑，忽转变口气，仰脸佯笑）嘻嘻嘻，维勤兄，您想一想：四万者，（抑扬其调）四十万之十分之一而已！（突低头凝眸看着李）况且，方科长可作担保！

〔李一听话中有话，不禁一怔，脸色变了。未及回答，唐文君已悄悄地走到李身后，惴惴地轻声叫着“维勤”。李急回头，见唐满脸疑惧之色，眼光中并有责备之意，更觉窘急。〕

庄（转向唐，嬉皮笑脸）嫂子，您来帮衬一两句，回头我请您吃馆子。哦，要是您喜欢看话剧，喏！（竖起大拇指）这几天顶顶时髦的，就有七十二烈士大闹两广总督衙门，手枪炸弹，热烈紧张的《黄花岗》！

唐（不耐烦，似欲避开）咳，庄先生，维勤自己背了债，还着急得要死呢！

庄（仰天大笑）嫂子，别装佯了！

唐（老实地）当真他没有。

庄（忽又一脸正经）谁说他有呵！可是，他没有，（手向房外一指）那边，公事房，保险箱里，却有的是呵！（转脸对李）维勤兄，您这是惠而不费……

李（狼狽四顾，拉一下庄，着急得很）咳，咳，庄兄，庄兄！

庄（狡猾地笑）哦，到底您也明白过来了！

唐（愈看愈疑）维勤！

李（无暇回答其妻，拉庄走，神色慌张）老庄，咱们外边谈。

庄（笑着随李走，满脸得意）维勤兄，这才像个朋友，有福共享！再说，兄弟绝对不是白叨光……（已走近门口）

〔李急推庄出门，同时压低了声音说：“到那边再谈好么？”唐趋至门边，李已反手将门掩上，唐但闻庄的声音：“方科长要兄弟带个口信，只有一句话：后门通了！”唐拉门，打算出去，但又缩手，迟疑四顾，神情急躁而忧惧。以耳贴板壁，但一无所闻，垂头丧气，自言自语道：“是到那边办公房去了！”坐床上抱破衣出神。渐渐悟透其中玄虚，又自语：“他一定在那里做什么投

机。”恨恨，“他不上当，这才怪呢！”暴躁地至办公桌前，先翻检桌上的杂乱文件书信，然后又开抽屉，东翻西翻，仍无所得。唐坐椅上，低头长叹，忽然坠泪。此时，李维勤进房来了。李之神色又喜又惊。

李 (见桌上物件凌乱，抽屉大开，妻低头垂泪，已了然一切，神情反见镇定)文君，你怎么——(轻抚妻背，忽又不知如何措词，从何处说起)嘿，不要紧，你别担心，出不了岔子。

唐 (仍低头，其声哀怨)我担什么心呢？你还顾到我会担心么？

李 (忙赔笑)那你只当不晓得就算了。好吧？

唐 (当真有点生气，却又觉得丈夫之口舌拙笨得可笑)哦，只当不晓得？维勤，一个人除非断了气，哪里能够只当不晓得？

李 (不知所措，负疚地)咳，咳——

唐 (暴躁)你说呀！怎么又不说了？到这地步，你还想骗我么？

李 (一惊，但也有被赦之感)这是今天下午才得的消息，黄金提了价，从二万提到三万五……

唐 (抬头注视其夫，更性急)提了价怎样？你几时有一星星的黄金？

李 (也发急)哎，听我说呀！明天银行封关。今天二万买进，后天不就变成三万五？(兴奋起来)刚是一两，就赚了一万五！

唐 (不为一万五的数目所动)那你就钻空觅缝借比期来买黄金了？

李 (忽得意地笑)文君，你不大清楚市面上的情形。借比期来做，就不合算了，当然不是！那得另想门路。

唐 (不以为然地摇头)另想门路！(忽记起)怪不得刚才那姓庄的说你发了财了。(眼光突严厉)哦，维勤，到底是什么门路？嗯，你不能没有人合伙，那姓庄的是不是一伙？

李 (急推其妻，狼顾四顾)哎，你总也得低声些呀！(略躊躇，然后压低嗓子)今天四点钟模样，科里刚收到一张支票；反正今天不能收款了，而明天银行又是封关，就在这张支票身上得了门路。

唐 (大惊起立，也低声，但激动已甚)啊哟，这不是挪用了公款么？

李 (急持其妻，意要使她镇静)文君，文君，放心！出不了乱子。

唐 (注视其夫,声音抖了)多少数目?

李 (声低至不大听得清)四十万光景。

唐 (惊怖已极,忽大声)四十——万(此字音又忽低)么?(不能支持似地靠在丈夫肩上了)

[李甚惶恐,不知所措,仅低声唤着:“文君!文君!”唐忽离李,急步至床前,回头颤声对李:“维勤,你怎么也干这些……”反身伏枕上,哭了。李亦至床前,俯身视其妻,未及开口,而唐已抬起头来。]

唐 (含泪声嘶)维勤,你这是犯法的事呀!丢差使不算,还得坐牢!要是……(哭声)我怎么办呢?我也没有脸见人!

[李维勤本来为这件事弄得心里极为矛盾,畏罪之心与侥幸之心起伏不定;现在,唐文君的恐惧和悲痛,使他畏罪之心又占了上风。他竦立床前,面无人色。但俄顷之间,希冀心又油然而生。他努力想用种种理由来镇定自己,并安慰文君。]

李 (惘惘然如在梦呓)出不了乱子,文君。咳,本来,谁想到去干……咳,还不是主任那一张手条提了个头?嗯,三点多吧,三点多,主任下了手条,叫开三张——支票,五百万,(忽似梦醒)噯,文君,你瞧,主任在这里也有一手!

唐 (又悲又恨)啐!他可是主任呵!

李 (不服,但已改换话头,找出另一个理由)不过,文君,明天银行封关,那一张四十万的支票,白搁在保险箱里,还不是打盹?借用一天,于公家无损。后天,后天我们如数归账,这不是天衣无缝?

唐 (有点被说服了,但仍不放心,且在丈夫跟前任性惯了,亦不肯马上认错)嗯,说得好容易!你会魔术,怎么后天就变出来了?

李 (见妻口软,而自己也被自己所说服所镇定,就不免得意洋洋)我的太太,你不懂那些过门。反正你不用操这份心也就得啦!

[刹那的沉默。宿舍里的胡琴声又隐隐约约来了。]

唐 (忽然又不放心)维勤,你告诉我:这主意是谁出的?你和谁打伙干这件事?你一个人不会这样大胆。是不是刚才来的那个姓庄的?

李 (完全定心了)不是! 谁先出这主意么? 我们的总务科长……

唐 (性急,神情又紧张起来)哪一个总务科长? 是不是脸上有一块黑疤的?

李 (坦然)对呀,就是他,方科长。

唐 (满脸恐怖,突然起立)当真是他么? 维勤,你上了当了! 这不是个好人! (走至李前,手抖声颤)你一定要上当的!

李 (不以为然)哎,文君,你别多心。(沉吟)好人坏人——哼! 这世界,早已好坏不分。(心中不免也有点动摇,想有以镇定之)可是,文君,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好人?

唐 (忧心如捣,不愿多说)少说废话,维勤!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李 (也传染了恐慌,但因此愈欲寻根究底,以便镇定自己)咳,你到底也说个明白,大家好放心。

唐 (还是不愿多说)你没有看到他见了我——他那种下流的样子,……

李 (不禁失声笑了,也放了心)哦,文君,你真是妇人家的……(提起精神,安慰唐)那是另一回事。反正我和他打伙干的,不过是一桩几天工夫就告了段落的生意经,并没牵连到什么女人。

唐 (微嗔)这是什么话! (失望地走开)

李 (跟着走,努力想说服她)当然我不会马马虎虎就跟他合作。我和他说得明明白白,我担这风险,两天为度;跑银行,走后门,是他的事。(微笑低声)刚才得的回音,该他办的事他已经办妥了。(一顿)我们也说得明明白白,得了彩头,四六拆账。

(唐满面愁容,不作声,坐在桌子前的椅上。)

李 (立在妻身旁,看着桌上镜子里自己的面孔)他得六成。这当然不大公平,可是——不让他占点儿便宜,你又怎样?

唐 (悲观而又暴躁)这些都是废话!

李 (不服)哦——怎么……

唐 (不让李说下去)四成呀,六成呀,都不去说它。你挪用了公款交给他,可是他呢,有什么凭据给了你么? 回头他不认账,你怎样?



李 (略迟疑,旋即恢复自信)那还不至于吧!

[唐长叹一声,走到床前坐下,惘然又随手拿起那件破衣。

唐 (又抬头看定了李)那么,刚才那姓庄的来噜苏半天,又是为的什么?

李 (突然愤激)哦,这小子么?(四顾,低声)他是总务方科长的私人,当然也晓得一点我们的事,趁势也来要点好处了。

唐 (更暴躁而其声甚哀)好,你瞧,羊肉还没到口,先惹了一身膻!

[李不答,只有苦笑,坐在桌前椅上。直到此时,那隐隐约约的胡琴声始终不曾断过,现在胡琴声中杂有三弦声,渐渐响起来了。而低头坐在床上捧着那件破衣发怔的唐文君,悲观恐惧的情绪,也有增无减;她简直是坐立不定。李又捧起镜子,研究自己的气色;有时摇头,有时又点头,作自信状。

唐 (脸色惨变,像看见了什么鬼怪)啊,啊!(起立,声音发抖)不好,啊,不好!(走向其夫)我看见二姨夫——啊,又不是他!另一个人,戴着(声忽低)脚镣手铐。(止步,忽如惊醒)维勤,我怕我们就要——大祸临头了。你,你,有鬼在捉弄你呵!

李 (毛骨悚然,同时对于妻之不能被说服又不胜焦灼)咳,咳,文君,怎么,怎么你越想越窄了?没有事的——哎,不会出事的!喂,文君,不要太感情;你得理性些。理——性些,好么?

唐 (固然“理性”些了,但这是看清了大错已成,无可挽救时的痛定后的麻木的状态)理——性些?哦!

李 (试作最后一次的努力以图说服其妻,同时亦为自己的行为找辩解)对呀,文君,你不要只往一边儿想。你也想想那一边儿呵!你看看这世界,贪污的事,堂而皇之在做;假公济私,简直不算一回事;千千万万,到处全是——你看那些宝贝几时掉了一根毛?(渐兴奋而愤激)我也看穿了,这一个社会,就许坏人得势,这一个社会不让人家学好!安分守己,落得死无葬身之地,嘿,偷天换日吧,一天天飞黄腾达!

[唐木然在听,眼光阴凄凄,面色略平。宿舍中传来之胡琴及三

弦声更响，突然只有三弦声，而歌唱声亦隐约可闻。

李 (忽又自怜)我也想透了，文君！我们好比什么？嗯，——好比陷在其大无比的烂泥塘，还没有死。可是能够透一口松气么？不能！我们就是那么的陷在那里，时时刻刻往下沉，精疲力尽，自己使不出力，也没有谁来睬我们。不用说痛快地活着，此生休想；连一个痛快的死，也没有我们的福份！

唐 (神情迷惘，麻木，但声极凄凉)其大无比的烂泥塘！哦，我们几时跳进了这烂泥塘的？谁造下这烂泥塘来害人？

李 (转又愤激)对，我们总还是人，是人就得活，就要活得像一个人！（眼光冷峻可怕）既然这世界皂白不分，是非不明，我干么还要做人笑骂欺侮的傻瓜好人？一板三眼，永远翻不了身！

〔像已发泄完了全身的怨恨，李维勤颓然坐下。唐惘然片刻，忽如清醒，近李侧，寂寞地笑了笑。〕

唐 (轻声，声浪极平)何苦来呢，发这些牢骚，维勤。

〔李苦笑，握唐手，不作声。传来之乐声与唱声忽高忽低。〕

唐 (环视四周)这是我们的一间房么？维勤！是我们的，没有谁来偷看偷听，我们辛苦工作了一天，可以躲在这里享受一会儿的安宁静？

李 (并没觉得妻之神情有异，坦然苦笑)对，我们的。——我们就要有我们的一间房，一个家……

唐 (凄然一笑)哦，一个家了。(忽含羞)还要有一个孩子！

李 (高兴，幻想渐浓)对，一个孩子。而且，不像二姨夫那样，有了孩子就是添了债——我们可以慢慢地翻身。

〔刹那的沉默。传来的唱声是大鼓词《乌龙院》，清晰可闻。〕

唐 (惘然四顾)这是谁在那里唱呀？(忽瞿然改容)哦，维勤，我好像做了一个梦，维勤，我不是在做梦吧？

李 (正在对镜，闻妻言放下镜)可是，文君，你看我的气色——行不行？

〔唐谛视夫面，惘然微笑。唱声更响，字字清楚。〕

(幕徐徐下)

## 第三幕

## 登场人物：

林永清： 已见第一幕。

余为民： 已见第一幕。

玛 丽：“某半官事业驻渝办事处”主任的夫人，三十五六岁，衣饰华丽，相貌其实平常，然而顾影弄姿，自以为倾国倾城；且以有异性之追求为乐事。

陈克明： 已见第一幕。

严干臣：“某半官事业驻渝办事处”的主任，四十多岁，当然是“精明强干”，而且交游广阔。他和林永清相识已久，因为远在三四年前，他这“办事处”和林永清有些业务上的往来。他是一个“八面美人”——或者更正确说，他以能做“八面美人”作为终身事业的。但侃侃而谈时，却又道貌岸然，老成持重。仪表也不错。跟他夫人一比，那就见得他是“深刻”得多了。他和金澹庵的关系，言人人殊，但总是超乎一般友谊以上的。不过他又不大出面正式参加金与他人的交涉，例如林永清与金最近发生的金钱上的“通融”。

方英才： 严干臣手下的得力人员，“办事处”的总务科长，三十多岁，别无惊人之处，除了脸上有块怪样的黑疤，除了他那“看见大菩萨拜一拜，看见小菩萨踢一脚”的才能。

黄梦英： 这是我们已有若干印象的人物了。关于她的年龄，最好我们不去推测；这并不关重要。关于她的身世呢，人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例如严干臣、金澹庵等等，对她感兴趣的，不是她的过去而是她的现在。他们不管她是天上下来的或是地狱里钻出来的；但既然

是那么漂亮、聪明，而且又带点辣味的一位年轻女子，即使是从地狱里钻出来的，他们也要追逐她。甚至林永清，在三两个月以前，也还把她看作这一个时代中一些“可敬的自力更生的”女人群中之一员，不过以为她是比较的受过教育，心里还有个分寸罢了。在太太们眼中，黄梦英自然是个“危险人物”了。比方说，林永清夫人赵自芳女士，该不是怎样浅薄的人吧？然而对于黄梦英她亦不能没有偏见，而在我们这故事开始时，她甚至还有了相当顽强的成见了。比较能够客观地看待她的，陈克明教授当然是其中之一——在我们这故事中，他还可以说是“唯一”。然而陈克明教授之所以能别具只眼，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黄梦英有一位“表亲”乔张。一般人曾从乔张身上创造了若干“黄梦英的神话”。陈克明对于那些神话并不感兴趣，他只知道乔张曾经是自己的学生，而且是一个好学生。相隔六年以后，在茫茫人海中，这旧时的师生重又相逢，当然双方都得到这艰苦伟大的时代在各人身上留着的烙印；但是光说陈克明这边的感想吧，陈教授是觉得他的这位高足除了那一对大而黑的惊人的眼睛还依然如故，其余的便都“苍老”了许多。人是沉默了些。但并不“圆通”些；有时且突然露一下棱角，甚至会连他的老师也感到不大自在。不过，陈克明仍然喜爱这位学生。而且也是从这位学生和黄梦英交谊“不平常”这一点上，他慢慢地构成了他想象中的黄梦英的身世。他的推论是：“七七”时期热情的残余；现在是深埋在黄梦英心深处了，被玩世不羁的外衣厚厚地覆盖着了，可是即使如此，她还是代表着一种爆炸力，一种不甘于死寂的渴愿有所动作的欲望。陈教授这种观察究竟对不对，空论是无益的，我们等着瞧吧。

金澹庵：看去约莫五十岁了，但实在恐怕要年轻些。当然是“人情练达，世故洞明”，兜得转，担当得起，能“慷慨”，也

能狠毒——是我们这一个复杂矛盾的社会产生的而且喂养大的，而且反过来又能加深这社会的复杂矛盾的若干人物中的一位。如果说严干臣那种道貌岸然的姿态不免常常叫人看了肉麻，那么，这一位“澹老”的随随便便的态度，即使有人讥为粗俗，实在倒也大方本色。说起来，也许有点不敬，跟黄梦英相仿，这位人物究竟是天上下来的呢，或是地狱里钻出来的，亦只好待考，不过，他之趁抗战风云而腾达，则确为事实；而今日之已成俨然一“存在”，当然也是事实——虽然明日如何，谁也不知道。

唐文君：已见第一幕。

赵自芳：已见第一幕。

男仆，女仆，各一人。

司阍：其实是门警，及车夫，各一人。

**景：**严干臣公馆的一角庭院。这公馆地势颇高，且在江边，隔江山冈，历历在目；到了晚间，山上层层灯火，人家说香港之美亦无以复加，不过白天去看，既无树木，也没有白墙红瓦的高大建筑，实在不见得怎样漂亮。这公馆高踞于一群矮小、湫仄而污秽的，茅草其顶而竹笆其壁的贫民住宅之上，出路之不大雅观，是美中不足。但好在公馆里一切都很“合理”。我们在这里所见的，只是庭院的一角。正面后方是一道青石的栏杆，栏杆上摆着花盆，每盆相距二三尺。凭栏俯瞰，像一堆垃圾似的躺在下边的，就是那些贫民住宅，可是抬头平视，对面山色就扑人来了；倘若远眺，又可看见江中来往的轮船和白木船；夜静中还可听到白木船上船夫们打桨时的劳动合唱。石栏杆右端尽头便是一条宽阔整齐的石级，下通大门；石级上端与石栏相接处，有一穹门，这是横跨在石栏与右侧那座洋房之间的，穹门上缠绕着长春藤的绿叶，门顶有一盏大电灯。右侧洋房的地基又比庭院为高，我们只能看到这洋房的门面及其附属之平台，从这平台走下五六级台阶，就是那庭院了。平台亦围以矮

石栏，而近穹门处（亦在平台上），又有一鸚鵡架。矮石栏上也整整齐齐摆着一排花盆，每盆也是相距二三尺。隔着庭院，和这平台相对的，是一棵大树和半角凉亭，这亭的地基也是填高了的，有台阶二三级。亭侧有玫瑰之类的灌木一丛，修剪为圆形。抄过凉亭，当然也有一条路通大门，不过我们是看不见了。庭院中摆着藤茶几、藤沙发、小圆桌，及其他应有之陈设。靠着平台的台阶边，又有茶几和沙发——那已是靠近穹门，而且适当鸚鵡架下了。

**时间：**前两幕故事发生以后第八天。下午五时许。这天正是“清明”佳节。

〔幕启时，台上无人。天空有雾颇浓，对面隔江的山如笼薄纱；阳光若隐若现。——（后来，在对江的山头，渐渐显现出一轮红日，这是被浓雾包围了的太阳，其红如血，谛视亦不刺目）左侧凉亭边，有杜鹃的啼声。平台上的鸚鵡忽亦作人言：“美钞，美钞——黄金，黄金！”林永清和余为民一前一后从室内出至平台上。

**林**（负手遥望对江的山，沉重地呼出一口气）吁——

**余**（正走近林来，听得鸚鵡的说话，便笑骂道）哈，你这扁毛的畜生，刚教会了你两个字，就整天的“黄金，美钞”，叫个不了！

**林**（回头微笑）喂，为民兄，您再教它几句您的看家本领。

**余**（高兴）教几句什么呢？

**林**（一边走下台阶，一边苦笑着）哦，几句什么？就是“工业化”和“萨凡奇计划”吧！

**余**（稍觉不好意思，但立即厚颜自解嘲）不开玩笑，要是连鸚鵡也教会了这些口号，那么，工业化的中国也就差不多了。（也走下台阶）不过，永清兄，难道您对于“萨凡奇计划”还有什么怀疑么？

**林**（手扶一藤沙发背而立）总不能一点也没有吧！

**余**（故作惊奇之状）啊，反响而从工程专家这方面来，还是第一次，倒要请教。

〔林微笑不答，在沙发里坐下。〕

余（亦就座）永清兄，那么，我们再继续刚才的谈话如何？对于“更新厂”，您总得当机立断，决定个办法；总不能这样拖着。

林（沉吟，还是不决）当然，拖也拖不远呵！

余（另起一题，旁敲侧击）永清兄，您的黄金存单还在待价而沽，对，这是沉着观变，提得起，捏得住，大韬略，大作风，佩服佩服。然而，您对于您那个烂羊头却如此留恋，兄弟实在莫测高明。

林（惘然微笑）哦，那么，假定是，遵照了您老兄的策划——（举目瞥了余一眼）敢问，又将何以善其后呢？

余（一时摸不到头绪）什么叫做“善其后”呀？

林（渐兴奋）比方说，把积存的一些原料——矽铁和特种钢，趁机会都脱了手……

余（抓取几上的香烟和火柴）对呀，趁现在都还香俏的时候。

林（更兴奋）那么，下一步，就不得不停止了大部分机器的转动，不得不停止了……

余（一面燃火吸烟，一面忙点头）那当然，不得不裁减工人。

林（兴奋到了高峰）一切都停止，活的厂变成死的东西，那还不容易吗！可是，为民兄，这死东西的背上还压着二万万多点儿的债务呢！

余（喷着烟圈，莞尔微笑）嗯，二万万多。

林（从兴奋的高峰跌下来了）哎，您说是烂羊头，嘿嘿，我干这一行也干了十多年了，而今落得个烂羊头！（苦笑）可是，既然连我这干了十多年的，也想送走这烂羊头了，请问谁又愿意来接受？二万万元的债权人，（说到“人们”二字，声音特响）嗨，难道他们倒愿意？

〔余为民仰脸长笑，连连摇头，然后偃身凑近林永清耳朵，好像有机密事相告。可是，一个男仆从凉亭那边出来，托着一盘茶，见了两位，就送茶到两位跟前，余为民缩住了口中的话。男仆捧茶盘上台阶进室内去了。〕

余（似乎又改变主意，回复原来的坐着的姿势，呷一口茶，望着林）对，

恐怕没有人会来接受。不过，永清兄，您手里的黄金存单该值多少？您那一些原料——矽铁什么的，要是趁机脱手，又该值多少？（笑）当然，两笔合起来，您要想归清那二万万呢，还差得远啦，何况还有金澹老那一笔——这又是短期。然而，您，永清兄，既然具备了那样不算怎么小的机动能力，哦，别的不说，登高而望，见机而作，您也大可以耍一下了……（又呷一口茶）

林（哑然而笑）登高而望？望什么？无非是美钞吧？

余（突然正色动容）不，不一定是美钞！何必一定是美钞！

林（颇出意外）哦！何必一定是美钞？（沉吟玩味）

余（猛吸烟，脸色更其严肃了）永清兄，咱们是谈工业，当然话不离宗，还是从工业上生发。您说“望什么”？嗨，登高而可望者，在工业范围内，怕还嫌少么？原料，器材，零件，哪一样是没有大利可图的……

林（明白了，急打断余的话）哦，您是说办工业其名而贸易其实！

余（笑，但脸色仍然十分正经）您喜欢这样说，也可以；不过总不能不承认这就不是工业范围内的事！

林（略带沮丧之味）可惜现在这已经不是时会！

余（看见林已心动，再也忍不住不把话说到底了）也不尽然！（吸一口烟，摇头摆尾）两年多前呢，这当然是差不多的脚色都能玩玩的把戏，然而今天，有人事关系，有特别背景，（翘起大拇指一抖）依然是大可有为的！

林（也觉得到余有所指，但故作矜持，微笑不答）嗯！

余（再进一步挑逗）永清兄，您当然知道，滇缅路的运输能力一天天有进步，而且，外汇官价又只有多少呢！

林（也忍不住不开口了）那么，具体计划——

余（大笑，忽然又躲躲闪闪起来）好，好，伟大！您别忙。回头金澹老来了，大概是要跟您谈一谈的。

林（不肯让余就此滑开）哦，不过——

余（更狡猾，不让林说下去，故意大笑，卖弄）所以，永清兄，您那烂羊



头，倒不是一定要埋掉，(又大笑)正要挂在那里，挂在那里!

[这当儿，那边的鸚鵡突然高叫一声，余、林二人猛不防都吓了一跳，回过头去，却见陈克明正从室内出来。同时又听得高跟鞋咯咯的声音从石级那边来了，林永清很注意地望着穹门下方。

余 (看着林，带点打趣的意思)这是黄梦英来了，老兄是闻其声而如见其人的!

[林不理睬，可也站起来了。余忽大笑：“不是呢！这一定是主任太太，我可以打赌！”果然，一个蓬蓬松松的“狮子头”先出现了，确是严主任的太太玛丽。她爬那石级，累得香汗盈盈，上气不接下气。她身后跟着个车夫，捧着许多的纸包和纸盒，这些东西，吃的用的全有。

玛 (在穹门边歇一下，用手帕轻轻吸去脸上的汗珠)真是笑话，两个轿夫约好了轮流生病，明天都叫他们回老家去吧！有钱还雇不到人么!

[车夫唯唯应着，捧着那些东西走到凉亭后边去了。玛丽移步向前，突然堆上满面笑容。

玛 (向林招呼)啊，林总经理，您好吗？对不起，失迎了。

余 (嬉皮笑脸，表示还有他在)可不是，客人都快到齐了，您这做主人的这会儿才来，该罚!

玛 (白了余一眼，仍与林寒暄)噯，林总经理，今天您红光满面，一定是发了财了。恭喜，恭喜。(抿嘴笑，忽转口)太太呢？不肯赏光么？哦，前几天听说她有点儿不大舒服，这该好全了吧？

林 (略带几分不自在)谢谢，好全了。

余 (也许想再得一个白眼)林夫人回头也是要来的。

玛 (回顾余，噗味一笑)啊，为民，谢谢您。(又笑)噢，我给您上个条陈——

余 (惊喜)噯噯，什么条陈？

玛 (忍住了笑，双眸流盼，卖弄风骚)明儿您的名片上总得加一条头衔

才好。

余 (认以为真,双手一拍)对,我倒忘了。我正在筹备一个“工业复员研究会”,对,就是“工业复员研究会筹备——”哦,就是“主任”吧。喂,永清兄,这一件事,不能不有您老兄来参加。您来做后台,全力支持!

林 (不置可否,寂寞地微笑)嗯!

玛 (故意欲笑不笑)可是我的条陈还不是这一个。

余 (迷惑)哦,还不是这一个?咳,我的事儿实在也太多,常常自家也搞忘了。

玛 (提高声浪)那么,我来提醒您吧:“更新机器厂总经理公馆机要秘书!”要不然,干么要你抢先报告林太太回头也是要来的?(说罢,掩口而笑)

[林永清也失声笑了,连那站在平台上冷眼旁观的陈克明也笑了,而余为民自己索性用高声的笑来自解嘲。在笑声中,玛丽扬声唤着:“来人呀,倒茶!”就向平台上的陈克明点头,又向余为民抛了个媚眼,向林永清点了下头,说声:“少陪——一会儿。”就翩翩然向凉亭那边走去。

玛 (未至凉亭,突又转身)呀,忘记了一句正经话了。有人告诉我,黄金提价泄漏消息的案子当真要认真办一办呢!

余 (又是他发表意见的机会了,淡淡一笑)这是谣传了好多天,据权威人士观察,认真办者,如此这般而已。(突然态度严肃)然而,所谓泄漏消息,则于法无据。您说某甲某乙是得了内幕消息,这才去抢购,可是某甲某乙也者又何尝不能理直气壮地辩驳:我是心血来潮,料到官价总要提一提了,所以来一下投机?投机连美国也有的呢!何况购存黄金是拥护政府黄金政策,并不是投机呢!

林 (瞥了余一眼,苦笑)可是这几天报上真攻击得厉害啊!

玛 (眼光从余脸上溜向林,撅起嘴唇)啊哟,我真不懂,这些报馆干么老做这一套损人又不利己的怪事!

[这时陈克明已下台阶,踱到林与余之间。

陈 (冷冷地)听说这一次既然刮了风,也准备下点雨。有一说:财政部签呈意见,那天卖出的折存黄金,宣布无效;刚才,干臣兄还得了个电话呢。

余 (立即愤愤不平)这是——这是荒谬!

林 (脸色略变,但立即镇定)哦,有这一说么?

玛 (性急地追问)有电话?陈先生,干臣刚才得了电话么?

余 (拔步即走)我去打听打听。

玛 (随后急叫)为民! 为民!

[余止步,玛丽姗姗走去,余扶玛,走上台阶,向室内去了。林俯首沉吟有顷,当余、玛二人进入室内时,林亦向台阶走。但立即被陈克明唤住:“永清!”林回身,陈上前,二人走在一处,相视,暂时各不发言。女仆从平台之旁近穹门处,托着一个大盘来了。盘中有茶,有点心糖果。她正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分别摆在小圆桌和茶几上,吆喝喧哗之声忽自石级之下传来,最初这声音颇远,像在坡下的大门口,俄而渐近,又渐远;陈踱至石栏边,向下张望,回头对林:“下边大门口,好像有个女人。”林未答,而女仆即曰:“那是个疯婆子。昨天也要进来,也在门上闹了半天呢。”吆喝声已止,女仆下。林至陈前,两人都背靠着石栏杆,林似有所思。]

陈 (意味深长地)刚才听严干臣的口气,今天是金澹庵要跟您谈谈。

林 (精神散漫,略有不安之状)哦——严干臣跟您怎么说的?

陈 (忽然岔开,另起一波)可是,余为民又谈了些什么呢?

林 (精神渐集中)还不是吹他的那一套。

陈 (冷冷地微笑)又是鼓动您去投机美钞吧?

林 (举目遥瞩对江的山,苦笑)嘿,这家伙,开头倒好像愿意把真话说一说,可是后来又吞吞吐吐一味卖弄,嘿嘿!

陈 (突然转入本题)我看他们是想把你也拖进他们那所谓的事业!

[林不答,眉头微皱,“哼”了一声,却又胸有成竹似的笑了笑。]

陈 (注意林的神情,逼进一句)您打算怎么办?

林 (苦笑)嗯,该怎样就怎样吧!

陈 (不耐,神色渐严肃)可是,永清,“该”或是“不该”,有什么标准?

林 (忽大笑)对,这不比我厂里造货,标准是有一定的。

陈 (捉摸不定林的主意,只好激他一下)依我看来,金澹庵他们这回很想拉拢您;开头既然给您通融了一千多万,接着又是余为民透露秘密消息,让您平空得点儿甜头……

林 (立即纠正)不然,余为民有他自己的想头。他想在我这里(苦笑)分一点赃呢!

陈 (微笑)分赃也罢,不管它。然而他们之想借重您,却是明明白白的。

林 (嘴角的筋肉神经质地跳动了,但表情还保持冷静)嗯!

陈 (再激一下)他们那所谓的事业,当然也很需要精明强干的助手。

林 (闻“助手”二字,眉头一皱,但立即故意一笑,半真半假地接口说)克明,我还比您想得美满些,远些;挣钱发财当然不会没有我的份,风险呢,也未必要我一个肩膀去担承,跑腿钻洞,自有那一班余为民——什么都不差吧,不过,老朋友们在背后提起我的时候,光景要给我加一个头衔了:金某人门下的林永清!

[林说罢长笑,走到庭院中央的小圆桌上拿起茶来呷了一口。

陈也走来,林转身,很严肃地看着陈。

陈 (也会意地笑)这就是余为民献给您的全张礼单吧?

林 (点头,仍是反话)他那张礼单太好了。光说说其中一项吧,我那个厂,(苦笑)他称之为“烂羊头”的,以后也不用天天闹饥荒了;您瞧,嘿嘿,这一份礼,多么厚!

陈 (惶惑不解)哦,难道他们会投资到工业?

林 (怪样地笑)恐怕是要投一点的,虽然是另一种方式。

陈 (不愿再捉迷藏了)永清,您何必绕这么多的圈子!

林 (态度又严肃起来)好吧,那么,一句话:烂羊头正要挂在那里作个幌子!

[林颓然坐下,捧着茶杯出神。陈亦终于领悟过来了,冷笑着,亦不作声。杜鹃在啼。鸚鵡又在叫:“美钞,黄——金!”室内传

来了玛丽的笑声。

- 陈 (亦坐,态度严正而恳切)可是,永清,这比干脆做生意还要……
- 林 (急接口)还要糟些,还要不体面些!(苦笑)然而,“更新厂”又是关闭不下来的,它背上压着二万万多的债务呢!克明,您代我想,我就是八臂大王,这多年来也该拖得我精疲力尽。
- 陈 (激昂)不然。永清,您还记得我们把自劳功回家那天的谈话么?
- 林 (冷冷地)怎么不记得。自劳出了什么好主意?她尽管说不能放弃工厂,然而听见买了黄金转手之间就可以捞个五六百万,还不是照样高高兴兴。
- 陈 (大不谓然)哎,您忘了她还有积极性的提议。
- 林 (苦笑)哦,积极性的——(抱有成见似地摇头)对,她主张节约材料,减低成本,加精技术,改良出品。她要我一天到晚呆在厂里。嘿,克明,她何尝不记得这多年来我们就是天天在努力减低成本,改良出品,我就是全身心力都交给了厂的,然而那天她还是当一桩新鲜事情说之不已,嘿,我就不能不猜度她依然是那心病在作怪,并不是真相信照她那么一办,工厂就起死回生。
- 陈 (微笑)您说的她那心病,是不是黄梦英?
- 林 (点头不语,但旋即焦灼)今天她不愿意和我们一起来,故意要迟到,恐怕其中又有文章……
- 陈 (一笑解开)这又是您忒多心了。
- [林不答,起立,踱到台阶前,欲上又止。吆喝声又从石级下边来了,陈至石栏杆前向下张望。这当儿,余为民和严太太玛丽一前一后出现于平台上。玛丽已经换了一身十分鲜艳的衣服。]
- 余 (一见林,就高声叫)喂,永清兄,您放心,黄金什么的案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您放心。(马上又回头对玛丽)哦,您问这一块地方会不会淹没么?(搔着脑袋)嗯!(踱到鹦鹉架边,郑重地望了望)嘿,这里呀——
- 林 (望着余,性急地)那么,宣布无效这一说究竟如何?
- 玛 (移近台阶,欲下)还没晓得呢,电话打了几个地方,都没接通。

余 (踱回来)哼,这里呀——(对玛郑重宣言)百分之九十九,不敢担保。

玛 (扁着嘴)呸!胡说八道!(提起衣角欲下台阶)

余 (急来扶玛,嬉皮笑脸)不信也由您呀!将来您淹在水里,上天无路,那就要想起我余为民来了。

玛 (佯嗔,不要余扶)呸!(一边下台阶,一边对林)我还是来请教咱们的工程专家林总经理——

余 (随玛后下台阶,抢着说)咳,永清兄,今天的电话才作怪——

玛 (回头横目瞟了余一眼)暖,林总经理,您说,这块地方会不会淹在水里呀?

林 (自有心事,突然被问,摸不着头绪)哦,水淹到这里么?

余 (眉飞色舞,抢前一步)这是包括在萨凡奇的伟大计划之内的……

玛 (不许余说)啧啧,您休息休息,好么?(媚笑,又对林)暖,说是一个外国人“啥个”,打算在——哦,三峡吧,起一道这么大这么高的水闸,水没有出路,这里就该淹了,暖,林总经理,您听说过这句话么?

林 (不禁失声而笑)我倒不大清楚,还是请为民兄发表高见吧。

[陈克明本在冷眼旁观,这时也走过来了,嘴角上缀着冷冷的微笑。

玛 (有点失望)哦!(走向沙发)那么,各位都请坐吧。(扬声叫:“来人呀,倒茶!”)嗨,要是水淹到这里,成什么话!(佯嗔,顾视余)鬼才相信你的胡说八道!

余 (受冤深重似的,柔声)我不过转述人家的话。人家还写了这么厚的一本报告呢!(兴奋起来了)哎,伟大,伟大!按这个计划,中国的工业就得全盘重新布置过了!

玛 (装作不理余,向林笑)噢,伟大!淹了那么多地方,还说是伟大!

余 (叫屈)啊哟,我的主任夫人,您总得也看看——

陈 (忍俊不住)怎样全盘重新布置呢?

余 (认为有人请教,大为高兴)这个,说来话长。总而言之,是伟大!是破天荒的革命!(转脸对林)咳,永清兄,按这个计划,兄弟已经决

心来组织一个“工业复员研究会”，而这研究会的开宗明义第一事——

林（讥讽地微笑）筹集一笔经费？

余（正合脾胃）对！开宗明义第一事，印这么十万册的《萨凡奇计划报告》，喂，永清兄，十万册呢，当然要有大大一笔经费。

玛（不耐烦地）噢，原来是印书。（盈盈起立）我还当是募了捐来给那些水淹了的人家搬家呢！

〔林和陈都失声笑了。女仆送上茶来。〕

余（接茶，呷半口）啊哟，我的主任夫人！淹了的地方有好几个县哪！

玛（掩口笑，又坐下）嗨，越说越怕人了！

余（正容扬声）当然有那么多。不过，这儿是近郊，沿江有些地段不敢保险而已。

陈（失声大笑）喂，为民兄，我看萨凡奇博士还得请您老兄去作顾问！

玛（睨了陈一眼，笑）嗨，叫他去作顾问呵，长江也要翻身。

余（一脸正经）可不是，按计划，长江就得翻身。长江得乖乖地换一条路走一段了。伟大！空前的伟大！（看见众人被自己的大话所怔，更得意了）这是民族的千年万年大计。所以，永清兄，对于目今所谓工业的衰落，兄弟以为不足轻重！反正得重新全盘布置过呵！

林（心事很重，似听非听，冷冷地笑）哦！

陈（鄙夷地）千年万年！您是打着千里镜。我们凡人只问今年和明年。咳，请教，这萨凡奇计划几时动手，几时完成？（冷笑）恐怕还不过这么一句话罢哩！而您就叫大家饿着肚子笼了手望着云端里空等！

〔余觉得不好意思，格格地干笑。玛丽急用话岔开：“得了，得了，各位请用点儿糖果。”举糖果盆子敬客。〕

林（嚼着糖果）说起来，我也是个没出息的近视眼，赶不上为民兄那样动辄是一百年一千年。（苦笑）喂，为民兄，您刚才打听黄金案的消息，究竟如何？

〔男仆自石级上，朝院子里的人们望了一眼，就上台阶进室内〕

去了。

余 (取香烟,燃了火)哦!这个——还没准确消息,总之,您放心好了。

林 (皱眉)电话没有打通?

余 (忽然又要卖弄起来)不。接通了线,可没有接通了人。第一是金澹老,(一顿,似在回忆)电话接通,他刚巧出门。第二是某行长,嘿,他在会客。他的秘书接了电话,问我要不要叫他来?哈哈,永清兄,您猜怎样?

玛 (扁着嘴笑,半真半假)结果是他要你去,是么?

余 (也是半真半假)一点儿也不错。

林 (皱了眉头,不耐烦)哦,第三呢?

余 (喷着烟圈)这是一位最最灵通内幕消息的人物了,(半闭着眼)他不出声则已,一出声,半个重庆城都会受影响……

陈 (讥讽地)可惜他也在会客或是出门了!

余 (老脸不以为迂,笑了笑)克明兄,您的推测还少一点儿:我留下了号码,回头他打电话来找我!(转脸对林)确实消息还没得到,可是,什么宣布无效之类的谣言,您放一百个心——谁愿意这样恶作剧?

[这时候,严干臣出现于平台上,后随方科长及先此进室内去的男仆。严板起脸问:“人在哪里?”男仆抢前一步,闪在一旁垂手回答:“还在大门口,不敢放她进来。可是,一大堆的老百姓都挤来看……”严冷笑,摆手,即下台阶,男仆与方科长跟随着。

严 (一面与客人点头招呼,一面回头对方)咳,方科长,你下去看一看。

玛 (目视其夫)什么事呀?生这大的气。您瞧您的脸色也发青了。

方 (献殷勤,趋至玛侧)还是那个疯婆子,吵着要见主任。

严 (对众人,干笑)这不是岂有此理么,疯疯癫癫一个女人,谁知道她是什么路数,找上门来生事!

玛 (让自己的沙发给丈夫)不理她不就完了么?方科长,你也不用下去看,叫他们门上的轰她走就得了!



〔方科长和男仆都鞠躬应着“是！”男仆自去。方科长赶快从平  
台边搬过一只藤圈椅来，手忙脚乱用手帕扑打几下，请玛丽  
坐，自己站到严主任背后去，作出了随时听候吩咐的姿态。

余（又发议论）近来疯子很多，而尤其是女的（摇头摆尾，抑扬其声）疯子，嘿，（瞪目作严重状）其中还有很登样的人物呢！哎，这都是——一大半是，想发财给想疯了！

陈（冷冷地微笑）也有一大半是太穷，活不下，给逼疯了的吧？

余（强辩）哦，他为什么不安于穷苦呢？哈哈，还是想发财给想疯了！

严（对于疯子不感兴趣，望着余、陈二位淡淡一笑，回头对林）刚才一位银行界朋友来的电话，据他的看法，黄金案子的新发展是无可避免的了，三两天内就要公布。

林（一怔，但立即镇定，也淡淡一笑）怎样的新发展呢？

严（表面的沉着掩不住内心的烦恼，冷笑）还不是那句话，宣布无效。

玛（忙接口，斜睨着林，抿嘴笑）可不是我也听说，还要把那天购户的名单在报纸上登一下。

余（忽然仰脸大笑）要真是这样一办，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羊肉没吃先惹一身膻了。（突转为庄重）不过，永清兄，中国总是中国呵，照例是雷声大，雨点小！

〔林心神很不定，特别是觉得严、余二人调子不同，好像故意装着双簧在捉弄他。但他依然保持冷静，看了余、严一眼，不说话，只冷冷地笑了笑。这当儿，那鸚鵡忽然叫了一声，清清楚楚是三个字：黄小姐！众人愕然，急转脸看，黄梦英已经站在那穹门之下了。

玛（娇滴滴喊一声“啊”，急趋前欢迎）黄小姐！咱们正在说呢，怎么您还不来，（抢过梦英手中的月白色丝质的坎肩，代为拿着）可巧您就到了。

〔玛又要扶黄，但黄很大方又很温和地拒绝了，移步上前，与众人相见。玛又扬声高呼：“来人呀，倒茶！黄小姐到了！”严干臣让座。

黄 (对严点头微笑称谢,却不就座,手指对江山顶)严主任,您瞧,这像个什么呵!

(众人抬头一望,只见白茫茫雾气中对江一座山的顶上托着一个浑圆的东西,其红如血,——众人齐声夸张地喊了声“啊!”这是太阳,但这是个可怜见的太阳了,没有刺人眼睛的威力了。

严 (不感兴趣,但不得不应酬)哦,怎么我们坐在这里半天了,都没看见。黄小姐,您的注意力实在周到,佩服之至!

玛 (殷勤周旋在黄的左右)啧啧!太阳也有这样的!这像个什么呢?(忽得“妙”喻,十分自喜)噯,黄小姐,要是在前几年呵,不当它又是挂上了红球,这才怪呢!

余 (也是对于太阳不感兴趣地)可是,黄小姐,这红球是为您而挂的。(此言既出,忽又自觉不妥,即改口道)哦,不,不——黄小姐,红球是您!

(陈克明首先忍不住笑了,其他的人也都笑了。幸而此时女仆送上茶来,并对余说:“余先生,您有电话。”余即趁机离座,从鸚鵡架下,穹门侧的路去了。女仆亦下。

黄 (对于余为民的话似未闻知,一无表情,回眸对林)太太好么?前天我决定要去拜访她,跟她谈谈了,(眼光在陈克明脸上一瞥)陈先生提醒我,不如缓几天倒好些……(坐下,寂寞地笑了笑)

玛 (移座黄侧)噢,林总经理太太回头也要来的。(不老实地抿着嘴笑)

林 (惘然微笑)哦!前天吗?前天也不得闲。

黄 (天真地微露一口白牙齿赧然一笑,便拿起茶杯)人家常说我爱多事,瞎帮忙,自己弄些麻烦来消遣——(放下茶杯,眼光恍惚而深湛,这比她欢笑时更耐人寻味;但立即笑颜忽开,转眼对严)呵,严主任,您要是不太讨厌我这脾气,今儿有一桩小事情,打算找您帮个忙呢。

严 (外交式地)哈哈,哪里,哪里。

玛 (装腔作势地笑)噯,黄小姐,您跟我们还这样客气!

黄 (淡淡一笑,回顾玛)哦,那末,谢谢您不讨厌我多管闲事。(突然转移目标)噯,陈先生,您作何感想:七八天前,大家抢买黄金储蓄的时候,有个可怜的人儿实在穷昏了,也想睡一觉醒来两万就变作三万五,他做了一点小小的手脚,居然也买到几两;这人够可怜,也太糊涂,他不想想,这些偷天换日的把戏,他一个小职员怎么配学样?

陈 (猜到了下面的事,也猜到了黄的意向)要是他因此吃了亏,我倒并不觉得奇怪;这一个社会上,总不能没有替死鬼吧?

黄 (笑容没有了,眼有异光)您猜得对。他本人坐了牢,他的太太发了疯了!(转身向严)就是这一点事,严主任,请您帮忙。

[方科长从那平台边的藤圈椅上起立,打算走到严身边来,但又变计,蹑到玛丽身后,轻轻咳了一声,玛悄悄离座,与方作耳语。

严 (不动声色,客气中带点官腔)咳,黄小姐,抱歉得很,这一类的事,您瞧,我怎么能够帮忙?

黄 (目光扫着陈、林,嘴角上缀有一个不可测的笑影)我跟他们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无非想想他们太可怜了。——

严 (忙抢住了话头)既然是素不相识的,黄小姐,您就不管也没有什么说不过去呵!

玛 (走至黄侧)黄小姐,您何苦?这些事多得很呢,您可怜不得那么多。(掩口笑)况且您又不认识他们,谁知道他们是些什么路数?

[方科长又至严身后似有所请示,严正回过头去,却又被黄的话所止。

黄 (眼光闪闪,语意亦极闪烁逼人)哦,谁知道他们是些什么路数!(令人心惊的不可捉摸的笑)可是,严主任,也许您不会同意尊夫人这句话?这些事多得很啦,我管不了那么多。噯嘿!(又笑,声颇冷峭)我哪里敢,哪里配多管呢?比方说,眼前这个可怜人的糊涂账里牵连着的,说不定也还有一两个。可是,严主任,我只请求您为那女人想个办法。

[黄说这番话时,方科长脸色大变,恨恨,而又无可奈何。玛丽

也表示大大不满，正想开口，为严的目光所阻。

**严**（依然神色自若，但岸然道貌之概更为浓重了）请您原谅，黄小姐，咱们说话不兜圈子了。您讲的那个糊涂蛋，就是我办事处的职员，他挪用公款，营私舞弊，是我把他撤职法办的！

〔林、陈二人听了颇吃一惊，他们赞美地看着黄梦英。陈克明已知那个在大门口要进来的疯妇人就是这件事中的角儿，便走到石栏杆边，望着下边。〕

**黄**（莞尔微笑）哦，严主任肯明说就好了。（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也不用我多噜苏了，严主任心里当然什么都明白。

〔严虽老练，什么都见过，但当着客人面前，这样的绵里针也有点受不住，而又不便对黄发脾气。正有点窘，恰好林永清作了救驾。〕

**林**（实在不明就里）咳，干臣兄，既然是您的部下，兄弟以为您不妨斟酌略示宽厚，——倒是那女的太可怜了。

**严**（立刻抓住机会，侃侃而谈）呵，永清兄，您还没知道吧，那舞弊的，就是李维勤？这几天事情忙一点，忘记了告诉您了。说起来，也还是看您老兄的面子，本月初旬，陈科长请了长假，我就派李维勤代理会计。哪里知道他接手不到三星期，就出了这个乱子！（摇头）这人也真笨，上月二十八挪用的款子，直到本月二号还没全数归清。而且，永清兄，搅得办事处同事个个都知道了！大前天，（回头看了方一眼）方科长来报告了，我这才……咳，永清兄，（满脸慈悲的样子）太不成话了，我不能不办一下啊！

**林**（知道是自己保荐的人出了毛病，颇觉狼狈，苦笑）哦！原来是李维勤！不过，此人从前在兄弟那边，倒是老老实实的！

**严**（感慨无穷）这就叫做人心不古！唉，这年头儿，老实人也会贪污！

〔当严主任侃侃而谈时，黄与陈都在注意玛和方的切切耳语。〕

**黄**（直捷痛快地）那么，严主任，他挪用的公款，现在归清了没有？

**严**（眉头略皱）差不多吧？会计上的事，现在我派了方科长兼理。（回头）咳，方科长，那一笔账……

〔林离座至石栏前，与陈并立，二人相视无言。林惘然望着天边，又抬头望着那血红的太阳。〕

黄（明白了内幕似的也朝方瞥一眼，微微一笑）那么，严主任，您宽恕他这一次吧，（又不可捉摸地笑）当然您不能再用他，可是，免了他吃官司，您也算是积点阴德，好不好呢？

严（哑笑，然后正气满面地）黄小姐，您如果处在我的地位……（又哑笑，口气突转为断然而严肃）对不起，请您原谅，我要是不那么一办，不但众人不服，连我也担了不是——按法律说，可不是我就成了他的同谋？

〔女仆又换上热茶来，还有预备客人擦手的小毛巾。〕

陈（回座，冷冷地微笑）那就成为同谋了，——对，严主任不能是同谋！（会意地看着黄）嗯，梦英，您得原谅严主任的不得已。

玛（急取热茶奉黄，又以毛巾奉陈及严）喂，黄小姐，干一个主任什么的，简直伤脑筋；这年头儿的人呵，不老实的可就太多……

黄（低眸沉思有顷，忽爽然一笑）那是我冒昧了，喂，严主任，对不起。想不到您是那么奉公守法的！请您原谅我的冒昧。

〔严觉得梦英话中有刺，很不自在，但又不便如何，只好淡淡一笑。〕

玛（极力想转换话题）喂，黄小姐，您该累了；到里边去歇一歇吧？（指洋房）二楼的一间客房，空气好，风景也好……

黄（神色很安详，好像根本就不曾有过刚才那件事）哦，谢谢。（盈盈起立）那么，劳驾您——（忽然转口）哦，忘记了一样东西在下边了。（转身便走向穹门）

玛（亦起立，殷勤地）啊，什么东西，叫当差的下去拿来就得啦！

〔黄不答，已经跑下石级去了。林从石栏回座。〕

严（目视林，不大自在地笑）咳，黄小姐的差使，不容易应付呵！

玛（急要在人前表白）林总经理，您是知道的，干臣一向待人太厚道。这一回的事，说起来叫人又好气又好笑。干臣说那姓李的“发了昏”，一点也不错。可怜的是那位太太。昨天就来过，干臣没有肯见

她。(转眼向陈) 喂, 陈先生, 您说不是么, 见了她又怎样?

[有争执的声音从石级下传来, 其中似有梦英之声。

陈 (不答玛, 却沉吟自语) 这些偷天换日的把戏, 他一个小小职员怎么有资格学样? (最后二字抑扬出之)

[严色略变, 锐利地射了陈一眼。忽闻梦英之声自石级来: “没有你的事。严主任怪不到你!” 座中众人皆惊讶, 玛起立, 将往视。方科长则已至穹门前, 才看了一眼, 便惊惶失措: “呀, 她把她带来了!” 玛即离座, 向穹门; 然而一个女人的头已从石级升上来了——这正是唐文君。梦英在唐身后推之。梦英后, 跟着严公馆的“司阍”, 一脸的尴尬神气, 用了负罪的眼光望着玛丽, 又遥望严主任。唐文君衣衫如常, 气色稍见异样, 唯两眼直视, 其状可怖。她被梦英拉到石栏杆前, 就站住不动了。

司阍 (屁股上横着一支手枪, 趋至严前, 立正) 报告主任——

严 (不耐烦地摆手) 下去! (转脸视黄及唐, 略欠身) 喂, 黄小姐——

黄 (吃吃地笑, 似顽皮, 又似天真) 严主任, 我的面子不够大, 只好请她本人自己来见您了。(挽唐文君手, 走近众人前)

[方科长满面怒容, 从石栏前走至严身后。“司阍”站在一旁; 带点好奇的意味望着。方科长示意令“司阍”下去, 他这才懒懒地下去了。

陈林 (相视, 以眼光商询, 然后同声) 哎, 梦英! ……

黄 (不理林和陈) 嗯, 李太太, 您不认识他们么, 我来介绍。

玛 (趋前挽黄手) 黄小姐, 您——喂, 您真不怕累。(放了黄的手, 慌忙地拖了近在手头的本来她自己坐的那张藤圈椅) 黄小姐, 您请坐呵!

黄 (取藤圈椅置唐身后; 笑着) 谢谢您, 严夫人! 我是熟客, 您别客气。恐怕李太太还是第一次来作客吧? (捺唐坐椅中)

[唐坐了, 两眼直视, 不作声。方科长又至玛丽身后, 与耳语。陈与林苦笑, 离座, 退至凉亭附近, 抱臂看着。女仆和男仆也在平

台边探头张望。黄退后一步，背靠石栏，等候发展。严则慢慢伸手取桌上之香烟，燃火，似在寻思处置这件事情的方式。

唐（慢慢起立，慢慢四顾）啊，这是什么地方？（声渐惨厉）啊，这又是些什么人哪？（转身望天空的红日）哦，这是什么，没有见过。（忽浑身发抖）啊啊，这是维勤的脑袋，这是维勤的血么？

〔严皱眉起立，招呼林与陈：“哎，永清兄，克明兄，咱们客厅里坐吧……”可是黄急拦阻：“严主任，不忙；这位李太太好不容易才见到您，总得给她一点面子呵！”而林、陈二位亦不动，相视而悲悯地摇头。严无奈，又坐下，玛来与严耳语。〕

唐（慢步移向林、陈二人）哦，我做了一个梦，……债也还清，房子也租到，（怪样微笑）嗯，我和维勤有了一个家！（自己点头，声极低）嗯，一个甜甜蜜蜜的梦。（忽然惊呼）可是维勤不见了！他们把他关进监牢去了！他们说，说他犯了罪了！（在林、陈二人面前突然站住）

林（苦笑，同情地）密司唐，认识我么？……认识赵自芳的先生么？

唐（瞪眼直视，喃喃地，从林、陈面前移开）他犯了什么罪？他没有害过人家，（语调渐快）没有抢过人家，也没有诈过人家，他只想弄几个钱来还债，这不是嫖账，也不是赌债，这是他和我们结婚的时候借的债，这是正大光明该的债！可是他从没想赖掉。（渐走近严这边）他知道我有了孩子，他只想租一间小小的不能再小的房——睡觉，烧饭，拉屎，都在这一间房；他只想有这么一间，能够和我同住，他就心满意足了。（声音凄凉）可怜哪，他和我结了婚快一年，才只得个月我们同住一间房；狗也有个窝，我们总得有个家呀！他就只想有这么一个简单的家。（站住，俯首）

〔唐这样喃喃自诉的时候，林、陈脸色都极严肃，而林则时露苦笑。陈至黄梦英侧，以目询，但梦英惘然注视唐之后身，忿忿不平之意溢于眉梢眼角。方科长站在严背后作鄙夷状，严则泰然自若，似乎在把人家的痛苦作为欣赏的资料。严且用手示意，阻止玛丽的打算干涉唐之独白。在那里窥探之男仆和女仆索性站到平台旁边来了。〕

唐 (突然举首,两眼发赤)你们说他做错了事,他做了什么了?他做的,还不是大家天天都在做么?干么他做了一次就算是犯了罪呵!哦,你们欺我年纪轻,是一个女人,你们打量我看不透你们的心肠么?(声尖厉而急)你们就是不许我们轻轻松松过日子,不许我们有个温暖的家!

[严脸色一沉,威严地咳了一声,方科长已抢前一步,举拳威吓:“疯子!活得不耐烦么?……”唐退一步,但毫无惧色。黄梦英上前,厉色对方:“你这是干么?别再丢你主任的脸了!”方垂首而退。

唐 (忽狂笑)疯子?你们把好人叫做疯子,就可以办他的罪,监禁他杀他?你们把一些敢说老实话、真话的人叫做疯子,就可以遮盖你们自己的罪恶么?……

[严脸色完全变了,玛趋至黄前,似将与梦英交涉,突然听得严以威风凛凛的声音高呼:“来人呀!”便急回顾。此时方科长又其势汹汹上前。

唐 (后退一步,狞笑)你们却把那些替你们圆谎的,替你们洗掉手上血污的家伙,称为君子,称为圣人贤人么?(突然上前一步,厉声)哦,我认出你来了,我认得你脸上这一块黑疤,你就是教唆维勤挪用公款,你坐地分赃!(狞笑)

方 (骤闻唐揭露其罪行,脸如死灰,但立即转青,举拳)混账,你想含血喷人么?……

[唐避过了方的扑击,更狞厉地笑。林及时上前拦住了方,冷笑着说:“您不是说她是疯子么?疯子的话,您何必认真呀!”陈像拿一件最肮脏的东西,拉住方,又向旁边一堆,便赶快放手,也冷冷地哑着声音笑。

黄 (看见一个男仆已经站在严侧,垂手等候吩咐,便笑着至严前)喂,严主任,捆她起来,好么?真是不识起倒,应该是磕几个响头,哀求哀求您严主任这才像个样呀,怎么倒发疯发癫起来了?(长笑,使人心颤的长笑)可是,严主任,请您别生气,疯子么,何必计较。哪怕



是她说您严主任也挪用了这么三五百万公款买黄金，您也只好一笑置之，是吗？

〔林、陈二人闻之失声而笑。方科长面如土色，背了黄与玛丽作手势，咬牙作恨恨状。玛惶急，但又不能露恨意，只好来挽住黄的臂弯，叫着：“黄小姐，您也要够了，也累了……”男仆见无后命，就悄悄下，仍躲在原处偷看偷听。严木然僵立，装出了威严和坦然不以为意的姿态，但心中实在焦急万状；拂袖而去么，太那个——这是个失态；坐着瞧么？可又不知道那疯子的嘴里还要说出什么刺心的话来；撵她走吧，无奈黄梦英又不是个好惹的，何况林、陈二人也站在黄一边为疯子撑腰。幸而此时来了救星了。

余（忽出现于平台，半身尚在室门内，大呼）喂，喂，得了确实的消息了！喂，干臣兄，永清兄，黄金案子的办法我打听到确实的消息了！

〔严松口气似地大声“哦”了一下，便向平台走，方科长急随在后。

严（故意大声，且作严重状）办法是怎样的？外边传的那些……

余（缩身进室内）您来看呀！我都记下来了，办法有五六条之多呢！

〔严急上平台，又回顾呼“永清兄”，怪样地苦笑。余这消息，的确吸引了每人的注意，而且连那疯妇似乎也被余高声叫着的“黄金”二字震醒了。她后退至凉亭边，就坐在那玫瑰丛后，低了头。玛看了林等一眼，也匆匆走上平台进门内去了。林皱眉，迟疑地也想走上平台。

陈（近黄前，低声）梦英，你这么一来，痛快是痛快，然而事情也僵了！

黄（低声，但义愤填膺）唉，您不知道，他们是早有计划，存心要葬送那姓李的了。就因为他们也舞弊，都落在李的眼里。（手指凉亭）她并没疯狂到不知人事，刚才在下边，她原原本本都告诉了我了！

〔陈叹气不语。林听得他们的说话，就又回身走来。

黄（同情地对林）咳，永清，消息不好吧，这次您押的宝，也许是一场空欢喜了。

〔林烦闷地苦笑。突然平台上室内传出玛丽的尖声叫喊：“这还了得？都一笔勾销了么！”林全身一震。

**黄**（以臂授林）去！也去看看去！

〔林垂头丧气，被黄拉上了平台，进室内去了。陈默然深思，绕着桌椅走。闹哄哄争论的声音从室内来，夹着余为民的大声：“荒谬！荒谬！”陈克明面对平台而立，一抹冷冷的鄙夷的笑影从他嘴角上化了开来，旋即成为满脸的憎恨愤激之状。他慢慢地转过身去，没有想到唐文君就站在面前，不禁骇了一跳。唐文君的脸色发青，两目直视，徐徐伸手作攫拿状，委实有些疯气，看了害怕。

**唐**（双手移向天空，对着隔江那些山，以及山顶的那个血轮似的太阳，作攫拿状）哦，这是血！维勤的血，我的血，别人的血，千千万万人的血！（忽狞笑）哦！这是黄金么？磨片大的黄金，压得死千千万万人的黄金！（又狞恶地笑）哦！千千万万人的血变成了你们的黄金了！（突然垂手站住）

**陈**（不胜同情而悲愤）唉，密司唐！

**唐**（全身轻轻一震，畏惧地向四周顾视，像在寻觅那声音的来源）哦，没有，没有。（以鼻狂嗅）啊，我闻到了血腥气！啊，到处全是血腥气！（急快步向陈）哦，你，你是谁？你的身上也有血腥气！

**陈**（叹气，苦笑，但又激动地）密司唐！认识我么，密司唐！

**唐**（全身又轻轻一震，瞪目直视陈，神智似乎稍稍清醒）哦！有人在叫我么？哦，还有谁来叫我，理睬我么？（神智又错乱了）哦，这位先生，好像在哪里见过？哦，在地狱里见过！（狞笑）对了，在地狱里，你，我见过！

〔陈打一寒噤，不觉后退一步，但立即上前，未及开口，而唐文君已后退。

**唐**（且退且言，声极惨厉）哦！今天你从哪儿来？还是从地狱里来吧？看见我的丈夫么？看见我的维勤么？呵，我知道维勤也在地狱——他替代了方科长，严主任，哦，成百成千的人，进了地狱！（狞

笑)

〔陈脸色变白，木然痴立，视而不见。唐文君则已退至凉亭边，又坐在玫瑰丛边，低头倚膝，远看像是谁丢在那里的一件旧衣服。室内议论纷纷尚未停止。陈渐复常态，沉重地松了一口气，正在自言自语：“嗯，我的身上也有血腥气，我也是从地狱里来的么？”点头苦笑。这当儿，严宅的车夫引了赵自芳上来了。

**赵** (见陈一人，且面色异常，颇惊讶)呵，克明，只您一人？他们呢？

〔陈未及答，而车夫已换言之：“主任在客厅里吧？林太太，我去通报。”赵摇手：“用不着！”车夫自去。

**陈** (心神不宁)哦，他们呀，(指屋)也许在商量……咳，您在这里坐一坐吧。

〔这时，黄梦英的笑声从室中来，这正是赵自芳所谓叫人心跳的笑。而陈之含糊恍惚的态度又使赵起疑。她更无一言，急步就上平台，入室。陈惘然四顾，亦上平台，甫及室门，即闻室内众人惊讶地叫了一声——显然是赵的突然出现之故。旋闻玛丽娇声娇气说：“啊，林夫人，您要是再迟来一步，林总经理可就……”笑声杂沓，以下语句不可闻。陈亦入室。台上无人，唯闻室中杂乱之语音。俄而女仆自平台边穹门侧没精打采地出来，收拾桌上几上地上的茶杯、香烟头、果皮及其他。

**女仆** (忽见凉亭边花丛下的唐文君，似一惊，自言自语)唉，可怜见的！人家发财，他去坐牢。(轻轻悄悄踱至凉亭前，打算与唐说话，但忽然又怕起来，迟疑不前，而唐于此时突然一声狞笑，女仆吃惊，转身即走，至穹门侧，鸚鵡忽又叫着：“黄金——美钞！”女仆伸拳对鸚鵡作示威状)你这畜生，就晓得这一点！（匆匆即下）

〔赵自芳与黄梦英一先一后出现于平台，黄反手关上门，笑挽赵手。

**黄** (拉赵至鸚鵡架下，神色安详，口气坚决而温柔)我以为，我应该向您解释一下。在您的眼睛里，我是怎样的一个女人，这会儿我不愿意为自己辩护，您将来总会明白。可是，刚才您冷言冷语，您以为林

总经理这一次去做投机，全是我怂恿他，那我不能不表白一句，您这猜想是落了空了。您——

赵 (不耐烦而又反感)谢谢您的关心。(心乱如麻，不愿多言，但又忍不住)永清这还是第一次干投机——虽然第一次就好像做一场大梦，就落了个话柄，然而，我还是谢谢您的关心。(冷笑)

黄 (无可奈何地)噯，您误会了——

赵 (立即抢住话头，口风尖利)一点也不误会。当然，什么都与您不相干呵，(冷笑)您是喜欢帮忙人家的，您总是与人为善，而且也舍身为人，我早就知道，您善于牺牲！(转身想走)

黄 (虽然明白感受到对方这番话的刺痛，可并不生气，仅微觉失望)林夫人，我要是再多说，也许您对于我的误解只会加深；可是，有一句话，我不能不向您警告：一个人并不像法律条文那样死板而单纯！

赵 (立即站定，盛气凌人)哦，领教！

黄 (微笑，温婉地)一个人的最危险的敌人不是从身外来的，而是埋藏在他的内心。我希望您多注意那躲藏在林总经理内心的敌人！

赵 (盛气之下，不能受忠告)哼，谢谢您的教训。(走下平台)

黄 (亦下平台，态度转为冷峻)林夫人！我对于两种人，向来是犯而不较的：一种是糊涂虫，这是不必；又一种便是我所同情而又敬重的人，这是不忍！

[这时赵已走到庭院中央那些沙发前了，听得黄的这番话，冷笑几声，回过头去，正要反击一二语，突然一声惊呼将她牵住。唐文君已站在面前了。赵亦惊唤：“啊！您——”而唐梨帛似的像把满腔怨恨并作一处喷了出来，叫着：“芳姊姊呵！”就扑在赵的肩头。这一声，惊动了室内诸位，都一拥而出，首先是余为民，方科长，其次便是玛丽，脸上都带点看把戏的恶意的微笑。当然，在他们想来，这不是赵自芳和黄梦英吵了起来，难道还会有别的事情么？

余 (见黄悄然站在平台附近，就来讨好)咳，您这是何苦！太太们总是太太们，不找点儿酸东西来尝尝，不过瘾！

玛 (直趋赵前)噢,林太太,您——(可是看见唐文君偎在赵肩上,就立刻住嘴,脸色变了,掉头即走)

[黄不作声,冷眼微笑,走在一旁。陈克明、林永清、严干臣三人,这时也出现在平台上了。严作惊异而又惋惜状。林脸色灰败,惘惘然,似另有烦恼压在心头。陈则略带焦灼,情绪不宁。]

方 (回头朝平台诸人报告,当然特别是对于严)没有什么。不是吵架。(冷笑)可是那疯子忽然不疯了,认识人了!

[陈、林、严都下来,看着互相偎依着的唐和赵。唐见人多,忽又神经错乱,放开赵,浑身发抖,退至原处。这时,男仆上来大声报告:“报告主任:金老爷到了!”即闻有汽车喇叭声自下来。]

严、余、方匆匆忙忙下石级欢迎,玛丽拉了黄梦英亦下。

赵 (见了林即大骇失声)呵,永清,你的脸色,多么怕人!

林 (苦笑,声音异样)不舒服,老是一阵一阵打冷噤。(转脸看着陈)黄金黄金,全盘落空。(打冷噤)我猜想他们早就得了风声,他们不见得真会那样麻木,他们是做给我看的,(又打冷噤)您注意到么?严干臣的神色就大可研究。

赵 (摸林之额)永清,你当真病了,回家去吧,怎样?

林 (不答,依然对陈)金澹庵挑选在这个时候要跟我谈谈,(打冷噤)一定有他的作用。(苦笑,冷噤更甚,说话都不大连贯了)我现在的地位太不利了,跟他谈判,还不是自己送上去当俘虏?

赵 (焦躁不耐)永清,还谈判什么!你这样一句话要打上十来个冷噤,好跟人家谈判么?回家去吧!

[唐文君见人少,神智又稍稍清明,悄悄走至赵身后。]

陈 (沉吟有顷)对,自芳说得对,您还是回家去。让我来代表您,先听听他们的口气,回头再作计较。

[此时,笑语声已从石级下来了。林点头同意陈之建议,赵回头忽见唐,即拉了她,与林同向穹门边的小路去了。这时,一个满面红光,精神饱满的肥脑袋,从石级上升。这就是金澹庵。]

金 (回顾身后)可是,干臣,还要公布名单呢!有些想吃天鹅肉的人儿

这回可真真落了一句老话：羊肉没上口，先惹了一身膻。（仰脸大笑）

〔陈默然遥望那一轮血红的太阳——此时已有一角被山顶所遮，冷冷地微笑。江中忽来汽笛声。〕

（幕落）

## 第四幕

### 登场人物：

除了唐文君和赵自芳，余皆同第三幕。

景：同第三幕。唯平台上没有了那鸚鵡架。

时间：当天（第三幕故事发生之日）晚上九时左右。

〔女仆正从一个大托盘里取出水果、糖食之类，摆在桌上和几上。车夫则背靠石栏杆，悠闲地看着。妇孺们啼饥号寒的声音，时时从下面的贫民区送来——这是当天薄暮时候刚到的不知何处来的难民。重载的白木船正在江中经过，船夫们打桨时的劳动合唱，抑扬地飘到这高踞江边的庭院中。天空有薄雾，对江的山上灯火点点，朦胧多姿。平台上室内，时时透出变幻多端的笑语声——惊愕，懊丧，失望，得意；那里有一场牌局，玩的是最富于机诈色彩和刺激性的“沙蟹”。车夫吹着口哨。〕

女仆（自捶其腰，转脸瞅着车夫）你倒会享福呀！人家忙得喘不过气来，你呵，站在那里吹口哨！

车夫（索性再享受一下，在几上烟盒内取了一支香烟）噢，今儿你真累断了腰肢了，（嬉皮笑脸）给你捶几下，好么？

女仆（正正经经）呵，别动手动脚！

车夫（燃点了烟）他妈的，两条腿也快跑断了，还说人家享福。刚拉了太太回来，一身的臭汗还没收干，又叫去接什么总经理了；你瞧，回头那总经理什么的回公馆去，又该是我的两条腿倒霉了。（无限感慨）人家金老爷的司机多舒服！金老爷刚进了大门，他这小子，把

车门一锁，就溜到冷酒店里喝他妈的三杯，这才是享福！

女仆（同情）可不是，干么不派汽车去接呢？

车夫（做鬼脸）嘿，人家金老爷体恤他自己的人呀！

〔小孩、女人们哭，喊饥饿，女人们和男子们吵架哭骂之声，又从下面来了。〕

女仆（停止了手中工作，听）唉，这还是那批难民么？哪来的？有多少？

车夫（不感兴趣似地）谁知道呢！（俯瞰，又发感慨）这是个人吃人的世界！

〔刹那的沉默。室内传来的欢笑声高起来了。〕

女仆（终于将东西都摆设好了，抬头看车夫）喂，你说，林什么经理的怪不怪？太太一来，他就慌慌张张走了。连那个疯婆子……

车夫（鬼鬼祟祟地笑）你不知道么，一个来了，一个就走，都为的（手指室内）那个黄——

〔一言未毕，平台上一声门响，车夫的话就此打断了。玛丽出现于平台上。女仆和车夫相视匿笑，即下。玛丽立平台上，搔首弄姿，顾影自怜；她满脸酡红，有八分醉。余为民悄悄推门出来，站在玛丽身后。玛丽又一次扭转脖子自顾其臀部时，猛不防看见了笑嘻嘻站着的余，吃了一惊。〕

玛（佯嗔）啐，是你呀！

〔余为民痴笑，打着饱嗝，反手指室内，又交指作势。玛丽似悟其意，低头又“啐”了一口，便姗姗下平台。又回眸睨了余为民一眼，噗哧一笑。余亦跟随下来，二人至庭院中央，玛丽坐，余立其侧，哆开着嘴。船夫们打桨的劳动合唱又从江中来了，其声凄婉而断续。〕

玛（百无聊赖，心里的话不好出口，却捡了句空话）喂，这儿多么凉快！

余（酒红的眼睛射出邪淫的光）您的脸蛋儿多么红呀！

〔玛丽抿嘴笑，不答，只抛了个媚眼，机械地伸手抓了几粒瓜子。〕

余 (得寸进尺)噢,你的心在跳!

玛 (报以白眼,扭腰,轻声)嚼舌头的,狗嘴里长不出象牙!

余 (更大胆)不跳?我这才不相信哪!(接近玛丽)干么我的在跳呢,你听,这不是卜卜地响?

(玛丽像有点不能自持了,两眼水汪汪地看着余为民只是笑。余为民伸手,偷偷地正待绕着玛的细腰,玛忽侧身闪开,丢掉手中的瓜子,盈盈起立,投余为民以似嗔非嗔之一眼,姗姗地走到石栏杆边,仰脸望着天空。难民们的啼饥号寒声又从下面来,玛俯瞰。余为民略一迟疑,即悄悄踱至玛后。但玛忽然转过身来。

玛 (噗哧一笑)噢,我在想,梦英那妮子真——是……(满面春意,不能掩饰)嘻嘻,把人家浪上火来了。(低了头)

(余为民心里像有一大队蚂蚁爬过,哆大着嘴巴,打着饱嗝,口水也流出来了。

玛 (抬头又噗哧一笑)怪道男人们一见面就会爱上她!

余 (像要指天誓日似地)可是,我,我,例外。

玛 (扁扁嘴,作媚眼)没有人在问你哪!

余 (更情急)我的心坎里,就——就只有一个……

(玛丽笑了,其声甚荡;忽折身向凉亭那边走去,余为民紧跟上。但此时,凉亭与大树之间忽出现了女仆,捧着茶盘。玛与余都一怔。女仆故作惊讶:“噢,太太在这里呀!”奉茶。玛丽不接茶,也不开口,转身走向庭院中央,坐沙发内。女仆从茶盘中取茶一杯置玛前;又望了余为民一眼,然后也取茶一杯置桌上。余亦至桌前。女仆捧了茶盘上平台。

玛 (手托下巴)噢,为民,听说您在活动当什么代表……

余 (心不在焉地回答)哦,玩玩罢了。

(女仆在平台上立定,回头偷眼望了玛和余一下,又窥室内。旋即进去。

玛 (随口拉扯)嗯——当个代表有什么好处呢?



余 (兴趣的方向开始转换了,态度也就庄重一点)好处么,好处还在后头。

玛 (扁嘴作打趣状)嗯,明天还是后天,一年还是半载呢?

余 (完全庄严起来了)呵,不开玩笑,后望无穷。(又打着饱嗝)比方说,当了代表,就有当选做那个的巴望,而有了那个的头衔呢……

玛 (吃吃地轻狂地笑)呸!不用你背诵了。当是我真个不晓得么?打回老家的时候便有省府委员的巴望!对不对?嘿,干个把省府委员什么的,也没有多大意思!(又投一媚眼)

余 (不能不有反应,作个鬼脸,语意双关)咳,好大的胃口呵!

玛 (也不能不解悟,佯嗔)啐!嘴巴干净点!(闭了眼,懒洋洋地)那么,我先来买个预约。

余 (心旌摇摇,对玛言不能更作别解)预约?

玛 (低头媚笑)你这人,当真,想——

余 (馋涎欲滴,凑近些)想什么?

玛 (掩口笑)想邪了,想想就想到邪路里去了!!(把身体坐得端正一些)

[玛丽此种忽冷忽热的挑逗,把一个余为民弄得惘然失神,红着眼,哆开着嘴,瞅着玛丽发怔。船夫们的劳动合唱,难民妇孺的啼哭喊肚子饿,二者错综,忽断忽续。

玛 (正襟端坐,但眼波斜溜)有把握了么?

余 (惊觉,不知所对)什么把握?

[玛出声笑了,指尖指着余,又掩口笑。余惘然,亦呆着脸笑。这时候,室内喧声忽作,一声门响,黄梦英跳到平台,手持纸牌,严于臣旋亦探首门外,对黄说:“不看就不看,得啦,何必跑?进来进来,圆满这一局!”梦英笑着,即复进室内。玛丽注目遥视,扁嘴作鄙夷状。

余 (又是那另一个欲望支配了他了,坐下,神情亦回复正常)当真,玛丽,你不能不帮一点忙。

玛 (稍感意外)哦,要我帮忙了?

余 (七分正经)就是刚才说的活动一个代表的事,还差一点款子。(懊丧)本来呢,都已经筹划好了,可是,财政部他办他的黄金提价泄漏消息的案子,却把我的一个到口馒头活生生地打跑了。

玛 (一手支颐,不感兴趣似地)你的到口馒头又是谁呀?

余 (抓取一支香烟,神经质地干笑)还有谁?——“更新厂”的大经理林永清呵!

玛 (假装痴呆)哦,跑是跑过,可不是又找回来了?

余 (点火,着急)哎,玛丽,求求你别再逗着我玩了!(打饱嗝)当真,我还差这么几个七位的数字,你总得代我想想办法。

玛 (不信似地扁扁嘴)哦,七位的数字!(瞅着余为民抿嘴笑)

[方科长出现于平台上,遥望着余与玛,想下来又恐冲撞了他们。]

玛 (扬声)咳,方科长,牌局散了么?

方 (下来,至玛前,一边走一边回答)散了。(格外讨好)主任呢,来了电话。澹老和林经理,还有那个陈——克明,都到小客厅里谈话去了。

[女仆又换上热茶来。方迎住,忙着取一杯,双手献与玛。女仆下。]

玛 (手按在茶杯上,慢条斯理地)嗯,刚才那梦英,又捣的什么鬼呀?

方 (有机会献殷勤,精神百倍)有一副牌,该她赢的,她不要。

余 (吃惊,打饱嗝)哦!

玛 (嫉妒而又故作鄙夷)真会卖俏!

方 (语气夸张)那一次,澹老好像一上手,就抓到一副好牌,开口就有斤两。我们都派司了,主任朝澹老笑了笑,也派司了。可是,梦英说她不服,偏要斗一下。……

玛 (扁扁嘴,回眸看了余一眼)嘿,肉麻!

方 (忽然像泄了气)嗯,后来呢,澹老摊出牌来,十足的一无所有。哪里料得到梦英忽然接连说:“是我输,是我输了!”就抢过澹老的牌,澹老要看她的,她就跑出来了。

玛 (十分看不惯似地)哼,装腔作势,一定是她的牌更坏!

余 (有点不过瘾的样子)完了么?不精彩!(又冷笑)反正是输给澹老,输来输去还不是一个口袋里的东西。

方 (鬼鬼祟祟,忽然低声)可是我偷看过她的牌,该是她赢的。

玛 (一惊,但立即冷笑)哦,灌男人的米汤也还有这样一个方式!

余 (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伟大,伟大!

方 (凑近玛耳边)澹老送给她钱——一张支票。

余 (注意听,而又装作早在意料中)哈,当然啦!可是多少呢?您不知道吧?

方 (傲然自负)怎么不知道。有奖储蓄的一个贰彩!

玛 (一惊,不能掩其欣羨之情,口作“啧啧”声,但立即作不屑状)嘿,数目是不算少呵,可是,这年头儿,也没有多大意思!

余 (大笑)难怪她不在乎那一副牌了!

方 (用了最夸张的声调)可是她没有肯要呢!

玛 (嫉妒之心不能自掩)准是嫌少!她要一个头彩!

余 (忽生怀疑,看定了方的脸)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方 (似有反感)偶然看到。情报是情报,造谣是造谣,您去问去!

[余、玛二人相视而笑。但余的笑是没有内容的傻笑,玛的却是冷笑。余忽然一连串的打起饱嗝来。又听到了下边难民们的啼哭声呼饥声,这次特别响,惊动了这三位高贵人士了。]

玛 (惊异而又讨厌地)这是什么?吵吵嚷嚷的?

方 (又是他献殷勤的机会)说是难民呢!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大大小小一堆,又脏又不安静。

余 (连打着饱嗝,说话很费力)咳,我的主任夫人,您这公馆,什么都好,就是下边一堆破破烂烂的人家,太不成话了!好,而今又加上了难民,这,简直是,不成个体统!

玛 (皱着眉头,威风凛凛然)方科长——

[方连忙垂手应了声“有”,这当儿,女仆来了,叫道:“余先生,主任请您去——主任在书房里。”余慌忙起立,拔步即走,但被玛丽唤住。]

玛 (盈盈起立,走近余,回顾吩咐方)咳,方科长,你下去看看,不许他们哭哭啼啼,又嚷又喊,(扶着余为民献给她的臂膊走了一步,又说)再到右边那个派出所去一趟,就是说是主任的命令,要他们赶快把这批难民撵走,(顿了一下)你对那巡长说,难民们良莠不齐,要是发生了什么事,他这巡长可担当得起么?(与余为民冉冉而去,从穹门边的小路转入那洋房后边)

[方科长垂手躬身,一连应了不少的“是”,望着玛丽的后影不见了,这才快步走下石级。台上无人。难民们的啼哭声隐约可闻,船夫们的劳动合唱声又来了,其声悲凉。陈克明在平台上出现,口衔烟斗,徘徊深思。然后慢慢走下台阶,绕着桌椅走,时时摇头,又时时颌首,似在心中自问自答。下边的啼哭声忽低,方科长的吆喝声可以听见。陈似略感惊讶,走近石栏杆,但立即又全身心埋在自己的深思中了。他背靠石栏,无端冷笑一声,这当儿,黄梦英从穹门边的小径翩然而来。因为也喝过几杯,黄的脸色红喷喷地,更觉光艳照人,可是眉眼之间笼罩着忧悒的黑影;她的一颦一笑,放射出使人目眩神迷,使人兴奋激昂的魅力,但她默然敛眸低首时,却又使人烦恼战栗,似乎深藏在她心深处的那股怨恨和愤激的爆炸力随时会轰然爆发。

黄 (急步至陈前,眼光闪闪)陈教授,谈话结束了么?

陈 (瞿然从沉思中惊觉)哦,还没有。(凝视着黄的神色)您觉得怎样?(忽又改口,自己申说)我越听越闷,就躲到这里来了。

黄 (焦虑而又惊讶)你越听越闷了?

陈 (不答所问,在石栏杆上敲去烟斗里的灰,沉吟,另起一题)可是,梦英,您为什么要迴避?我看金澹庵也并不把这些事当作秘密的。

黄 (淡然一笑)也许。不过,假如您还只有听的份儿,而且越听越闷……

陈 (抬眼瞥了黄一下,口气变得肯定)那又不然!多一个人,我就不至于孤掌难鸣,而且,在微妙的关头,您又懂得怎样转换空气,把事情

缓和下去。

黄（低头不语，半晌后抬头）唉，陈先生，您想得再好一点。

〔陈克明苦笑，慢慢地把烟丝装进烟斗，踱了几步。船夫的劳动合唱声隐隐约约，似已渐远去。〕

黄（移行近陈侧）干么有那么多的话说不完呢？

陈（冷冷地微笑，立定，以两指撮烟斗，在空中摇荡）这——就是话多的原因。

黄（失望）哦，林总经理还是游移不定！

陈（擦燃了火柴）也跟这（苦笑）一样，只有这一点光和热，还顶不住风的吹动。

黄（抚然半晌）刚才他既然已经回去了，大可以不必再来。

陈（点头）我也想不到他又会上来的。无非因为人家的字条儿太甜蜜了一点。

黄（恳恳切切）陈先生，我以为您应当提醒他一句。

陈（吁一口气）他自己心里何尝不明白呢？不到黄河心不死罢哩！

黄（低头叹了口气，低声）可是，听他说起来，倒还——

陈（急接口）您不知道么，他向来就喜欢用自己的声音来镇定自己的心。（吸着烟斗，仰脸沉吟）不过，料想起来，他今晚上不能有所决定。

〔黄梦英正待追问，方科长出现在穹门下。他像办好了一件重要无比的大事，得意之状，满脸而又满身。〕

方（见了黄，觉得不能不来应酬一番）啊，黄小姐，您刚喝了酒，最好不要吹风。而且这里的风啊，早晨跟晚上的最是——

黄（冷冷地截住了方的饶舌）哦，谢谢您！

方（尚不识趣）啊，哪里哪里，言重言重。可是，黄小姐，这一会儿，您没有听到下边来的顶顶讨厌的声音了吧？

黄（不耐烦，懒懒地走开）嗯！

方（追上一步，非吹一吹自己的功勋不可）嘿，那些啼啼哭哭的声音，那些难民，刚才，奉主任之命——

〔陈克明当方来时就转脸不理，靠在石栏杆上眺望对江的灯火；这时再也忍不住了，突然转身，打断了方的话头。

**陈**（语调冷峻）喂，方科长，有一件事要请教。

〔似乎此时始发见了还有陈克明在，方科长愕然回顾，不大高兴地“嗯”了一声，连客气话也没有半句。

**陈**（似笑非笑）刚才听那位李太太说起她丈夫所犯的那件事，好像中间还有个把人不见得干净。方科长您也应该劝劝那个人，别发昏，别以为背后有靠山，就可以逍遥法外，随便牺牲了别人！

〔陈还没说完，黄就纵声笑了，这是呕出了胸中一团秽气似的痛快的笑。

**方**（脸色惨白，怒目向陈）嘿，笑话！（马上“理性”起来，急转口，哑笑）哎，疯子的话，全部是胡扯！（忽又“福至心灵”，得了好主意）可是，哼，说她疯呢，还是可怜她。那是什么疯？简直是存心乱咬！

〔方说着就转身走，逃上平台，进室内去了。

**黄**（天真地笑着）喂，陈教授，您这一炮真妙！

〔陈微笑不语，衔着烟斗，仰脸出神。黄蹀躞往来，屡次想开口又缩住，似乎心中愁绪万端，反正无从说起，但闭口无言呢，又闷得难受；终于，似乎为了仅仅要打破这窒息的沉寂，她开口了。

**黄**（站住，凝眸望住了陈）喂，陈教授，有一句古老话：赌钱的时候，一个人会露出本相来。您觉得这句话怎样？

〔陈从嘴边取下烟斗，惘然看了黄一眼，没有回答。

**黄**（走近一只沙发，坐了）也许您有点儿诧异吧，刚才那副牌明明是我赢的，干么我反倒自认是输了？

**陈**（亦走近，微笑，坐下）有一点。然而程度上还不及那个方科长。

**黄**（略觉意外）哦，怎么，那个——科长之类猜到了该是我赢的牌么？

**陈**（喷一口烟）不是猜到。您把您的牌给我看的时候，他就站在我背后。（黄纵声笑，却皱着眉。陈把烟斗在桌腿上一记一记敲去烟灰，慢条斯理地）可是，梦英，我记得也还有一句古老话：不义之财，取

之不伤廉。

黄 (又笑,但眼光是严肃而忧悒的)那么,陈先生,照您看来,(心神不宁地起立,倚沙发背)我这一手,难道有什么深刻的意义么?

〔陈正在取烟装烟斗中,只略略点头,未及开口。〕

黄 (长笑,但心情之烦闷也在笑声中流露)没有。好玩儿罢了。(懒懒地,无可排遣似的,轻盈缓步,走到石栏杆前,倚栏望着夜空)

陈 (目送黄,注意其坐立不安之状,然后亦走向石栏杆)梦英!你不应当对我这样不坦白!

〔黄转身,面对陈,首微侧,定睛看着陈,终于无一言。船夫们的劳动合唱声又来了,似尚远,其声呜咽。下边难民之群中,发生断断续续的一二声不敢哼出来而又忍无可忍的呼号。〕

陈 (踱了一步,侧身靠着石栏)梦英!我好像到了一个阴森森的山谷,夕阳的最后一抹红光还留在最高的山峰上,可是乌黑的云阵也从四方八面围拢来了!

〔黄的嘴角边掠过了淡淡一丝的笑影,凝眸视陈,仍无一言半语。〕

陈 (摸出火柴)我有预感,一个可怕的大风暴,就要封锁了那山谷;我好像已经听见了呼呼的风声,隆隆的雷响!

〔黄渐渐低下头去,腰亦微折。船夫们的劳动合唱声渐近渐高,其声渐转为悲壮。〕

陈 (态度渐兴奋)我还想起了不多几天前我得的一个梦:从汪洋大海,万顷碧波中,飞出来了一条龙,对,一条龙,飞到半空,忽然跌下,掉在泥潭里,不能翻身,(顿一下,注意地看着黄,声调转为激越)蚊子苍蝇都来嘲笑它,泥鳅也来戏弄它,而它呢,除非一天天变小,变得跟泥鳅一般,就只有牺牲了性命。——梦英!(声调突转为低沉)我真替它担心!

〔陈克明说这番话时,梦英的头愈益低垂,直至话毕,方慢慢抬起头来,凝眸不动。陈点着了烟斗,用劲吸着,避开黄的注视,仰望天空。船夫们的劳动合唱声更近,似即在岩下,声悲壮,刹

那间舞台上唯有这声音。俄而声又渐渐远去了。

〔黄幽幽地叹了口气：“哎！”陈收回眼光，直注黄面。〕

黄 (眼光闪闪)我想,人到了成为疯子,倒也是痛快的!(翩然转身向平台方面走,陈似惊讶,亦随往,但黄突又转身,面对陈站住)陈先生!(眼光凝定而坚决,声音亦然)您那个梦,不能成为事实!

〔陈颌首,但他的眼光告诉黄:他还不知道黄这句话的确定的意义。〕

黄 (朝庭院中央走,声调转为缓和而柔媚)陈教授,您自然也不会不了解,有一种人,自己没有病倒是天天在那里发愁,看见了真正有病的人反以为没关系;另外有一种人可巧完全相反——

陈 (叼着烟斗,双臂相抱)嗯!

黄 (坐下)他不担心自己。因为自己的健康如何,他知道得更清楚些。(淡然一笑,忽然停止了话语)

陈 (也坐下)可是,您也不要忘记那句格言:旁观者清!

黄 (异样地笑了)教授,您是一位很现实的人,(语调渐急,声渐激昂)请您忘记了什么龙——对,龙是困在泥潭中,可是,只要它还没变小,还有一口气,龙之所以为龙,也还不可知呢;陈教授,让我请您记起一个人!一个青年,大眼睛的青年,血气太旺,心太好的一个年轻人——

陈 (惊讶失声,起立)啊,乔张!有了下落么?(仰脸似在回忆)三天四天前有人告诉我……(突转口)可是,梦英,您没有得到恶劣的消息吧?

黄 (声音冷峭,正因为心里太忿怒)不太坏,也不太好。要是只从一边儿想呵,甚至可以说,有这么七分希望。然而,乔张要是知道了如何取得这七分的希望,他一定要不理我了!

陈 (脸色变了,坐下,以烟斗遥指室内,声音愤激)是不是他——

〔陈的话被黄的一声狂笑——使人战栗的笑所打断了。〕

黄 (眼光闪闪,如将燃烧)当然他这妄想,搁在心里,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可是为了乔张,倒给他一个正面表示的机会,刚才他就对



我说，下落，已经打听到了，办法，也不是没有，不过，万事俱全，单要一样药引子……（没有说完，就纵声狂笑——使人毛骨悚然的笑）

陈（把烟斗重重地在桌上敲一下）哼，趁机要挟，太无耻了！

黄（冷峻，但语调缓和了些了）陈教授，你没有听见说竟想用龙肉来做药引子吧，即使是困在泥潭里的一条龙呵！（盈盈起立，走向石栏）陈教授，您现在也许要说，即使像刚才那副牌这样的不义之财，我干脆一脚踢开，也是十二分应该的吧？

陈（起立，以烟斗就桌边敲去烟灰）那么，梦英，我替您担心的程度又加重了几分。

〔黄不答，仰首遥望对江山上的灯火，刹那的静默。忽间有金澹庵的笑声，陈不禁一怔，四顾，却不见人。〕

黄（转过身来，从容得很，微笑）陈先生，也许您明后天又得了第二个梦。忽然一声霹雳，雷电飞进，那泥潭里的龙，把它满身的烂泥烧得干干净净，把它自己化成一道青烟，一堆白粉！

陈（会意地点头，叹了一口气，但又下一转语）不过，干么不是破空飞去呢？……

〔又是金澹庵的笑声将陈的话打住。陈一看，从穹门旁的小径出现了金和林永清。林低头沉思，金且走且言：“您再想一想吧，还有什么困难？有，就说出来；可是，哈哈，永清兄，您得痛快一点儿！”说时，已看见了陈、黄二人，金即招呼。林亦抬起头来，苦笑颌首。〕

陈（注意地观察林的神色，作询问状）嗯！永清？

〔金正对黄说：“呵，你在这里？又是讲什么故事吧？”听得了陈的询问，就转脸对陈。〕

金（一半善意，一半讥讽，但口气是痛痛快快的）克明先生！今天我这才领教了林经理的心眼儿有那么细！哈哈！（这笑，颇有几分豪气）他把事情都看成了打图样，造机器，一颗螺丝钉安在哪里他都要先问过了又考虑，考虑过了再问这一颗钉子的质地！（转脸对

林)哈哈!永清兄,佩服佩服,您真是造机器的!可是——(忽然顿住了,似乎在搜索词汇,而要表达他此时的意思的那些词汇,可巧不是他熟习的)

黄 (微笑,猜中了金的意思)可是,机器是死的,而市场是活的;机器是摆在那里不会变的,而市场是瞬息万变的!

金 (大为倾倒似地拍一下黄的肩膀)对,对,一个是死的,一个是活的。

[冷眼观察的陈克明忍不住出声笑了。

金 (转眼望着陈)咳,克明先生,您的高见?

陈 (冷冷地)这一个死活之论,也还有另一种看法……

金 (故作惊讶)哦,倒要请教。

陈 (微笑)什么是死,什么是活,都在乎人们是怎样玩的。比方说,现在种种统制管制的法规,一切官价限价的措施,扣在工业头上便都是死的,被扣住的也就奄奄一息,透不过一口气来,可是轮到了投机囤积的手上呢,种种法规,一切措施,马上又变活了,投机是满天飞跃,无孔不入。再说,这一套东西,老百姓给套了进去,当然是死板板不留情面,可是官老爷们撮起三个指头玩弄的当儿,那又是可大可小,可严可宽,活动得了不得。(顿一下,脸色沉痛而严肃)还有呢……

金 (仰脸大笑,急接口说)呵,克明先生,真说得痛快。还有——还有什么?哈哈,我来代您说。还有一些不官不商,亦官亦商的人们,那才是神通广大呢!(半真半假地挺胸傲然自负)外国人科学进步,死的可以变活;哼,这算得了什么!我们中国就更巧妙:先把活的弄死,然后再变它活!(说罢,又哈哈大笑)

林 (无限感慨)可是,现在的工业是半死不活;工业的脖子是被扣住了,您说准备垮了吧,可又洒下来几滴续命汤——工贷!这不是叫人啼笑皆非么?

黄 (开玩笑似地)那么,潘老,您把这个半死不活的先弄它死了,然后再变它活起来吧?

陈 (冷冷地微笑)这个,嘿,自然又当别论了!

〔金微笑，踱了一步，然后又豪气十足地大声笑了起来，顺手拉过一张沙发来，坐了，伸起一条腿架在沙发的靠手上，悠闲地看着天空。陈亦坐。黄倚石栏，呈现出一个美妙的侧影。林小步踱着。〕

金（自言自语地，但显然是说给林听的）嘿，宣布了无效呢，那些从没见过大阵仗的人儿也就够受了，还要宣布名单，给一个面子上不光彩，嘿，他妈的，我就不做这种缺德的事！（口气一转，忽然直落到林的头上）咳，永清兄，您以为如何？您的大名要是给这么一登，未免扫兴！

〔林站住了，淡然一笑，就慢步走向金，态度凝重，好像捧着一满碗的水，又好像他的心的天平上正秤量着两件东西，稍一震动，或倾斜，就会失却了平衡，以至秤的不准确了。〕

林（在金斜对面坐了）克明，刚才谈到一半您先走了，后来澹老提出了个办法……（一顿，神经质地笑了笑）

陈（幽默地）哦，是把死的再变活呢，还是把半死不活的干干脆脆送了终呵？

金（扭转脸看着陈，口吻颇自大）克明先生！本人说话，喜欢个痛快。一桩事情两个方式，随便林经理自己挑选。他要是还想办厂呢，成，他尽管办他的，可是我们的合作就不是全面的了，个别问题得随时看情形办理。（笑了笑）如果他下了决心要改换一下事业的兴趣呵，好，很好，那就简单了，不说别的，（转眼对林）光是永清兄您这么一表人材，我就愿意跟您拉个交情！

陈当真干脆痛快！那么，永清，您也得干脆些了吧？（忽幽默地笑）第二个方式的确简单，美中不足唯有一点，自由而又不自由！

〔金大笑，并不掩饰他的优越感。〕

黄（一向都在静观，此时翩然而来）那么，第一个方式就该是不自由而又自由了！

〔金又大声笑，拍着大腿，并想捉住黄的臂膊，黄巧妙地闪开了。〕

- 林 (仅淡淡一笑,态度即严肃起来)好吧,澹老,我们随便谈谈个别问题如何?(凝神静气似地)刚才在那一边,(转脸看着右首的房子)您表示过,您愿意用“更新”的名义搜罗某几种物资和材料,您大略的说过一番您的布置……
- 金 (不耐烦,腿从沙发靠手上滑下来了)对呀,我说过;现在不用再说了吧?
- 林 (提起精神,声微扬而调子亦较快)可是有一点您没说过:要是那么一办,我们中间是个什么关系?
- 金 (成竹在胸,轻描淡写)我欢迎您参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投资。
- 林 (也早已料到,态度依然镇定,微微一笑)那么,澹老,您这句话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在处分一切业务上头,我们享有平等的权利?
- 金 (不耐烦,且稍带惊讶)哦!平等权利?(笑)永清兄,请您想一想商业行为的惯例吧!您才只有百分之三十,充其量亦不过四十呵!(豪爽似地)您放一百个心,利润方面,我不会待亏您,公平办理。
- 林 (不为所动)当然,商业行为的惯例我得尊重,但是商业行为也还有另一惯例:“更新”这块牌子并没有过户呀!
- 金 (哑然失笑)这容易解决。分红的时候,多给您百分之五!
- 林 (微笑不答)哦!
- [上身伏在一张沙发背上的黄,小声对陈说:“百分之五啦!”陈在烟斗内装烟,只举目望黄一下,亦微笑。
- 林 (再整旗鼓)如果我不参加投资,而您所搜罗的物资和材料刚好“更新”也需要,那么,澹老,“更新”总该有个优先权,而且也总可享受优厚的条件吧?
- 金 (很痛快而坦白的样子)这个,临时协商就得啦!(眼珠一翻,笑了笑)我也不妨预先说个原则:优先权当然不成问题,条件也总得优厚些,比方说,照市价打个九五扣。
- [林举首遥望空中,沉吟不语,目光有点暗淡。
- 陈 (点起了烟斗,微笑)我来说一句外行话。要是永清兄一不投资,二不需要什么购买的优先权,那时候,澹老,您跟他之间的关系又当

如何？

金（轻描淡写，随口应付）那就简单了！方式很多。我用“更新”的名义，可以是借，也可以是租。借的话，有一次算一次，要是租呢，长期短期我都无所谓。这些小节目，将来可以再议。

黄（异样地笑着，拉开沙发来坐了）喂，陈先生，您听澹老的话多么煞辣，就跟快刀砍脑袋似的，哧，哧，哧！

金（大笑，不免得意）哦，你挖苦谁呀？（拍黄肩）别当我是老粗呵！（起立，伸臂作势）

林（眼光又闪闪有神，嗓子亦响亮）那么，澹老，我也提一个办法，请您考虑。

金（带点姑妄听之的神气）嗯，您尽管说吧！什么办法？

林“更新”也还有若干材料，其中且有些市面上不大买得到的，就把这全部的材料作为百分之五十五，您来参加百分之四十五……

金（不待林说完，大笑）呵呵！林经理，您可是打算转动机器，要我也来这么一手么？

林（郑重其词）不是，倒也不是！事业的性质和方针，仍然按照刚才您说过的那一套。不过，按这办法一来，我们就有个基础可以谈谈如何全面合作了！

金（故意反问）林经理，到底您下了决心要换事业上的兴趣，您收拾残余，作为百分之五十五，而我呢，来投个百分之四十五的资么？

〔林未及答，陈已大不为然地叫着：“咳，永清……”而金已出声笑。〕

金（眼光瞥着陈与黄）你们两位瞧，林经理的心眼儿可真是又细又巧！不过，（又向林）永清兄！您还有什么话？

林（捉摸不定金的意思，但仍然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话）您那笔短期的款子，一千二百万，也就一并解决。

金（忽正色）怎样个解决呢？

林您要是愿意，这就移作百分之四十五中间的一部分。

金（半真半假）如果我不大愿意呢？

林 (已觉对方口气不对,笑了笑)那么,短期改作长期,利息也请您减低些——假定是减低了百分之四十五,这以后可以再议。

金 (从桌上抓起一支香烟来,定睛看住林,表情严肃)永清兄,这是您郑重考虑的结果?

林 (针锋相对)差不离!

金 (把刚抓在手中的香烟回掷桌上,佯笑)好吧!那么,以后再谈。

林 (不得不表示让步了)可是,澹老,如果您对于这个办法没有什么不同意,百分比等等当然不妨从长计议。

金 (霍地站了起来)什么百分比?短期的利息呢,还是……

陈 (也起立,严正地)永清,以后再谈吧!

〔这当儿,平台上门响,玛丽出现了,手里拿着黄梦英那件坎肩。

金 (胜利者的姿态)对,克明先生说得对!林经理,今天谈到这里为止了。(威胁地笑)我不妨也去考虑考虑您的提议,(轻轻拍林肩)您呢,也请去考虑一下那笔短期,日子不多了呵,您得准备准备!(说着就踱到石栏杆前去了)

〔林的脸色略变,金的威胁的严重性使他愤怒,但又不免有些自馁。他赶快起立,惘然微笑,转身也向着石栏,正待举步,陈克明已抢步至林前,拉住了他。

玛 (下平台,直趋黄前)啊哟,我的小姐!找遍了整个屋子不见,原来您在这里!(急以手中之坎肩代黄披上)晚上凉,您怎么不加件衣服;回头冻坏了,那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呵!

黄 (坦然接受玛之谄媚,却带点不屑的意味微微笑着)谢谢您!

〔林与陈闪在一旁低声说了一二句,两人又慢慢踱到平台前。

女仆送上茶来,玛又忙着招呼金等。黄坐沙发中,凝眸望空中出神。严干臣与余为民也从平台下来了。

余 (指手划脚,且走且谈)哎,不然,希特勒还是了不起的!您想,他一个人挡住全世界!柏林么?起码可以守一百天!

严 (眼望着金,随口应着)哦,一百天?

余（转身对陈）呵，克明兄，您以为兄弟的观察对不对？

陈（冷冷地笑）不敢批判。可是，我记得去年今天您说过，日本一定马上要进攻苏联，因此苏联必败，您还打了赌的。（与林走上了平台）

〔严干臣至金侧，与金同倚石栏杆密谈。〕

余（厚颜强辩）哦，您又提起这句旧话么？这不是我的预言不灵，这是日本的那些军阀太蠢，失掉了太好的机会呵！

〔陈克明不屑地“哼”了一声，林永清也冷笑，二人即进室内。〕

〔余为民在那里瞎吹的时候，玛丽正倚在黄梦英肩头，附耳刺刺不休，且屡次以手遥指金，黄的神色极不耐烦，有怒意，不时冷冷一笑。至是，玛声忽扬：“……我的小姐，人家是一片真心，只等您点一下头呵！”黄忽长笑，霍然起立，这时余为民刚转过身来。〕

余（正觉没趣，立即向黄搭讪）咳，黄小姐，您说一句公道话……

玛（拉黄手）万事齐全，只等您一句话！

余（打诨，实在还没知道玛所指何事）对，一句话；半句也行！

玛（投余以白眼）少说几句废话成么？（又转向黄）喂，您是默许了吧，（媚笑）我代您宣布了？

余（在玛背后大声叫屈）怎么是废话？（至黄前嬉皮笑脸）咳，黄小姐，您说，柏林可以守多久？（挺胸昂首）我说是起码一百天！我跟您打赌，一百天以内没有了柏林，您就打我的嘴巴！

玛（扁着嘴）哼，算了，不用再说打赌了，反正你是空头支票！

余（大不服）啊啊，这，怎么说？您这简直是侮辱我的人格！

黄（不耐已极，忽狂笑）对，我尊重你的人格！（一言未毕，举手连打余为民两记嘴巴）

〔余猛不防有此一举，昏昏然倒退一步，白痴似的站着。严与金闻声愕然回顾。玛即拉黄：“喂，黄小姐，您喝醉了！”黄摔开玛手。〕

黄（不可捉摸的大声地笑）余先生，我相信您不会不高兴，我是给您维持信用，当场兑现呵！一记是兑现去年您的旧欠，一记是预支您今

天的；我是尊重您的人格！

〔金闻言仰脸大笑，严和玛也陪着笑。余为民本已清醒过来，正怒目视黄，一听到金他们的笑声，那怒容就逃走了，也讪讪地干笑。〕

**黄**（翩然走上平台，反身对庭院中那一伙）恭贺各位做一万个好梦，恭贺各位在一切种种的好梦里升官发财，啃桌子底下的骨头，舐刀口上的鲜血，可是，恕我不能奉陪了！（一气说完，即纵声长笑）

〔金、严等四人先一怔，继闻黄的笑声，又不禁全身一震。玛丽尖声叫了一下，急步欲上平台，可是一声门响，黄梦英已经不见了。此时江中又传来了船夫们的劳动合唱声，由远而近，其声悲壮。〕

（幕徐徐下）

## 第五幕

**登场人物：**

林永清，赵自芳，陈克明，余为民，唐文君，男仆女仆各一人。

**景：**同第一幕。

**时间：**第四幕故事发生以后的第三天，上午，天阴沉。

〔幕启时，林永清、赵自芳、陈克明三人正在商量大事——显然，这已经进行了若干时间了，但未有结果。林永清垂头沉思，慢慢踱着；陈克明抱臂倚着壁炉架，赵自芳坐在写字台前。〕

**赵**（幕启及半，已闻赵在说话）三四年前那种困难的日子也对付过去了，雾季还没完就担心敌人会来轰炸，天天提心吊胆，咬紧牙关，准备着一个炸弹下来什么都完——这样的日子也对付过去了；永清，那时候，你不是亲手写了一张标语贴在这儿墙壁上么？（手指对面的墙壁）永清，你还记得不？

〔陈克明机械地回头朝墙上看了一眼，又看看林永清，便摸出烟斗来。〕



林 (仍在踱步,不耐烦地)唉,这些旧话,说它干什么?

赵 (冷笑)哦,旧话?刚才我提到迁厂和恢复生产的无数艰难困苦,你摇头叹气,说是一场大梦,现在你连那一张庄严誓言性质的标语,也不愿回忆一下了,(伤心)那么,永清,你的新话到底是什么?

林 (站定了,苦笑,十分委屈似地)哎,自芳,你总是性急。……

赵 (说她性急,她就更加性急起来,打断了林的话)嘿,你好像忘记了人家姓金的追逼得多么急?(转脸望着陈)倒说我性急!

陈 (装着烟斗)可是,自芳,您别忙,听永清说。

林 (态度镇定,但脸色依然阴沉)你和克明都早已知道,而且刚才也说过又说,我的办法,昨天已经告诉了余为民,要他转达去了——

[赵又想插嘴,但陈克明对她摇手。]

林 现在只有等他来了回音再作决定。

陈 (看表)也该来了,约定的时间也快到了。

赵 (忽然作色)谁不知道你交给那余为民的办法?谁不知道你一步一步尽管退让,快退到尽头了!永清,你好比淹在水里,而你那办法,只是漂流不定的小小木板一块!

林 (依然冷静)然而这一块小木板却可以帮助我脱离那万丈深渊呢!

赵 什么万丈深渊!怎么说得上是脱离万丈深渊?(语调更急)我看你的办法倒真是一个万丈深渊!永清,我真想不到你从工业转到投机,倒还自己称为跳出了万丈深渊!

林 (转脸看着陈,苦笑)咳,一味暴躁,真没有办法!

陈 (向赵走近)自芳,您不要那么急。永清现在还停留在两可之间。他还打算把两头都抓住,凑合起来;不然,他又何必跟金澹庵他们来来往往开谈判?(在赵的对面坐下)

赵 (愤激之中有悲观)可是我敢预言,他抓不住两头,他是白费精神,白糟蹋时间,金澹庵他们回复的条件一定照旧苛刻!(转脸对林)厂里一大堆的问题立等解决,你呢,都不管,倒有时间和精神老跟那姓余的扯淡!

林 (踱到壁炉架前)不是扯淡,是讲条件,而讲条件也就是要解决问题

呵!

赵 (冷笑) 解决什么? 解决了工厂吧!

林 (背靠住壁炉架, 无可奈何地摇头, 但忽然又提起精神, 想说服赵) 啊哟, 我的太太, 难道你不晓得厂里那些问题要解决, 只有一个字: 钱! 你说厂里的事我不管, 可是, 没有钱, 我去管什么去? 怎样管? 煤焦完了, 锰铁也快完了, 零件要配, 米要买, 十五号的工资也得发, 哪一样不要钱? 也就是为了钱, 我在这里等候余为民的回音, 我这才低声下气和他们鬼混, 从大前天直到今天!

[严酷的现实, 使得赵冷静一些了; 她叹口气, 低头无言。]

陈 (当林诉说困难时, 他几乎是听说了一项就点一下头的, 此时长长吁一口气) 嗯, 永清, 昨天您还奔走了好几处, 接洽数目不大的借款, 多少总还有点希望吧?

林 (苦笑) 昨天接洽的几处么? 嘿, 一张一张的面孔就好像还摆在我眼前, 哪里说得上有希望! (低头沉吟) 而且, 即使有一两笔成功了, 也都是短期, 总共不过一百几十万, 而条件之苛刻, 使人难堪! (一顿, 抬起头来, 声忽扬) 靠借比期来转动机器, 绝对是饮鸩止渴, 况且, 天天在借东还西, 挖肉补疮的生活中, 我也疲于奔命了呵!

[陈点头不语, 将烟斗中烟灰慢慢敲落。赵忽抬头, 一脸凄凉的表情, 频频左右顾, 又侧头思索, 似在寻觅什么东西。]

林 (走至陈前) 可是, 克明, 您料想余为民今天来的任务还是仍旧来讲条件呢, 或者像那天晚上金澹庵的表示: 干脆不谈。

陈 (冷冷地) 然而过了一夜, 金澹庵又不大“干脆”了么?

林 (眉目间豁然开朗) 那么, 我也还有回旋之余地。(一顿) 要是他们还愿意谈判, 当然我不拒绝。

陈 (注意地盯住了林看) 为了赢得时间?

林 (笑了笑) 这也是作用之一。(小步踱着, 忽转身, 面向陈, 脸色紧张) 只要他们不再逼人太甚, 不把我完全当作俘虏看待, 只要他们放弃了随便扔几根骨头给我啃啃的态度, 而尊重我应有的权利, 我是打算再让步的, 我不希望决裂!

陈 (惊讶,起立)哦,这是您最后的决定么?

(赵在开视写字台的抽屉,找东西,但无时不在谛听林、陈二人之谈话,此时亦注视林面,叹了口气。

林 (坦然而坚决)是的!我决定先把经济状况弄得好一点……

陈 (急接口,冷冷地微笑)而要改善经济状况,您觉得只有走上他们劝诱您去走的这条路了?

(林苦笑点头,不作声,又小步踱着。

陈 您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林 (仍在踱步)不!我是早已到了黄河,(反手指工厂模型)而且在黄河里漂泊了三四年了,然而直到今天,这才心死了。

赵 (从写字台的抽屉中找出一张纸来了,当面一扬)永清,这就是三年前你亲笔写的标语:“炸弹可以毁灭物质,不能毁灭精神;万一今天炸垮了工厂,明天我们就重新恢复!”唉,只不过三年,不堪回首!(急步至工厂模型前,打算把这标语挂在窗上,但急切之中无法挂,只好将就披在模型上,忍痛地笑着)再挂一会儿吧,算是告别;然后我就要用一把火将它焚化——连同这模型也在内。

(刹那的沉默。三人都对那标语看,无限感慨。

赵 (走回原处,声音凄楚)永清,敌人的炸弹并没有能够炸垮了厂,倒是金澹庵他们的“炸弹”把你的精神都炸垮了!

林 (大步走去,轻轻将标语取下,郑重其事卷成一卷,放在模型旁边,转身看着赵与陈,态度镇静)没有炸垮!也没有忘记那最后四个字:“重新恢复”。(渐激昂)然而,自芳,你以为只是“金澹庵他们的炸弹”,这才厉害么?不是的,不是的!统制管制,官价限价,等等一切,才是最厉害的脚步镣手铐!

赵 (坐下,悲观)唉!不管是哪一样,总而言之,七年心血,一旦完了!

林 (走近赵身旁)可是,自芳,别那么悲观呵!我们的七年心血,咳,花得太冤枉,然而我不承认就此完了。(沉吟)重新恢复,当然,今天还谈不到。这还不是今天的事!可是,自芳,抗战胜利就在眼前了,现在我所采取的方针,就是准备在抗战结束以后重新恢复!(轻抚赵

背)自芳,你不该老想着昨天,——回忆徒然使人感伤,你也不要死盯住今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不是办法,你应当朝远处看,看看明天吧!明天有我们的希望!

〔赵惘然望着壁上的镜框,不作声。〕

陈 (惊讶而失望)唉,永清,您这是相信了余为民之类的胡说八道了。

林 (大起反感)克明!感谢您的忠告!可是,哼,一钱不值的余为民之类,我林永清还不至于就拿他来当作一回事吧!(踱了一二步,坐下)事实总是事实,克明,(口气已缓和)今天的工厂变成了陷人坑,我们掉在里面的,还不是进退两难么?今天我就是有钱,这无底洞就填得满么?克明,这一些您都明白,请您下一转语来吧!

陈 (徐徐起立)工业要发展,先得政治上上了轨道……

林 (忽然打断了陈的话)哦!克明,此刻您又提起这句话,我当真有点反感了!这一个道理,我们说过又说,而且我这个厂就是个有力的证明,我相信我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可是,您看政治明天后天,明年后年会走上轨道么?而我这厂,办呢不办,怎样支持,却是眼前就得切切实实有个答复!(提高嗓子)再说,我之所以把重新恢复的希望摆在抗战以后,也就是巴望政治上轨道,而现在呢,无可为之中不能不有所为,只得设法积累资金。

赵 (忽然兴奋)可是,永清,抗战结束以后,难道政府就听凭这一大堆焦头烂额的民营工业自生自灭,置之不理么?

林 (失声笑了)你盼望一个奇迹么,自芳?你盼望有那么一天,政府会对我说:咳,林永清,七八年来您也受够了,现在您有什么困难,都说出来,政府替您解决——自芳,你盼望会有这样的事么?

〔陈也忍不住笑了,慢慢走到了工厂模型前。〕

赵 (颓丧)唉,不过,永清,我有预感,我觉得你那么想得头头是道的什么改变方针,积累资金,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林微笑,很有自信地“哦”了一声。〕

赵 你这计划,是买黄金的时候开了头的,可是,得了好处没有?现在呢,(渐兴奋而又懊悔)黄金梦醒了,什么事也不会办,本来价格也

还相宜的一批材料也买不到了，一千二百万的短期借款可到期了，而你，又在一心一意想跟金澹庵什么的来一个合作，——永清，我这一次，开头就倒霉，事情都坏在那一个开头！

陈 咳，自芳，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了，只是，永清，如果回头余为民来了，别的不谈，单要那一笔短期，那您又怎么办呢？

赵 (忿忿)当然归还，难道还拖得下么？黄金梦做不成，钱可是还在呀！还了他们，落得耳边干净！

陈 那么，厂里又靠什么来周转呢？

赵 (伤心已极，作决绝语)停工，关门！反正迟早得关门！

林 (犹有自信)咳，何必意气用事，没有意思。(很认真的态度)只要我再迁就一点，他们也不会逼人太甚。(确信的口吻)他们自有他们的打算，他们看中我这里也还有利可图，这是那天晚上我就猜准了的。(起立，走向陈)您以为他们只想收回那一千二百万就干脆和我分手了，事情不会这样简单的。

赵 (忽起身至林前，声调异样，怜悯与愤慨混在一起)唉，永清，你这是多么可怜相，老指望人家不会这样那样！(声音略梗)唉，永清，干么我们这样可怜了，我们的命运好像捏在人家手里，只凭人家一句话了！

林 (一怔，但马上振作，安慰赵)何至于此呢，自芳！别太神经质，何至于此！我们还据守着最后的——而且也还是有利的一方阵地呢！我还在养精蓄锐，准备着一年两年以后的大反攻呢！

[赵叹口气，回原处坐了，望着空中出神。陈踱到壁炉边，慢慢坐下，时时对林瞥一眼，似在视察一件东西的发展和变化。林则绕着室中那摆着大花瓶的矮脚小圆桌兜圈子，踌躇满志。]

赵 (自言自语)嗯，黄梦英说我光知道那些死板板的法律条文，她这话也许有几分对吧。嗯，我简直像在梦里……民国二十七年，二十八年，种种的经历，喜——怒——哀——乐，都在眼前，都跟昨天的事情混做了一堆。(激昂)我不愿意，我不服气！我不能忘记二十八年的秋天！怀了有五个月的孩子小产了，就为了要保全这一个！（手

指工厂模型)那时我还能自己安慰:丢了孩子,却保全了厂了,厂也是我们的孩子!(突然起立)可是,现在——永清,还有什么?五个月的孩子是白丢的!从上海,从汉口,在大轰炸之下,我们一切的辛苦痛苦,也是没有代价的……

[林此时正踱到隔着那小圆桌和赵相对的地点,站住了,皱着眉头正待开口,唐文君却从右首的门出来了,直奔赵侧,叫了一声,就伏在赵的肩头。赵猛不防,一惊,但当看明了是唐时,便重重地吁一口气。唐文君表面上完全无异状,跟好人差不多,两眼亦不直视而可怖,只是憔悴不堪,神经脆弱,不作声时像个木偶,而一开口时又杂乱无章,忽东忽西。

赵 (拉着唐,想使她回去)文君!不要出来,静静儿躺着不好么?

[唐文君只是摇头,不答,反拉着赵一同坐下。女仆张嫂也从右首门口出现了,站在门口。

女仆 (小声)李太太刚才说是看见她的先生了,又看见了什么姓方的。

唐 (似从噩梦中醒来,松一口长气)我怕,我怕只剩下我一个人。(恳求)让我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在你们中间就胆大些。

[赵无奈地笑着,颌首,张嫂自下。

林 (坐下,看着陈)唉,想不到严干臣竟会下作到这一步田地!

唐 (似畏怯,又似没有力气)总经理,他们——他们把维勤——(声忽微扬)维勤还在不在呢?

林 (努力想安慰她)哪里就会不在了啊!罪亦不至于死呵!

赵 文妹,您放心吧!明后天我去找找几位做律师的朋友。

唐 (怯生生地笑了)律师?(又笑,颇有傻意)噢,您的朋友!您带他们来,先让我看一看,好么?我会相面。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忽又作畏惧状)维勤不会相面。他还把那脸上长一块黑疤的坏蛋当作知心朋友!(突然全身都定住了,像一个木偶)

[赵惘然看了永清和克明一眼,好像在说:“怎么办?”林摇头。

陈 (小声)神经还是反常。送她进什么医院吧,恐怕倒好些。

唐 (出人意外地听觉灵敏,睁大了眼)哦,医院?哪一个医院?(点头,

作领悟状)不错,我得进医院,我快要生孩子。(俯首作拥抱婴儿状)好一个又白又胖的孩子。(傻笑)你不知道娘为你担了多少心呢!你不知道,娘和爸爸为了要不要留下你来,吵过多少次架呢!(抬头)维勤,你一定也明白的吧,我天天愁钱,我们一见面三句话里有两句脱不了一个钱字,就为的我们快要有一个孩子!

〔女仆张嫂在门口探头窥视。赵示意令扶唐文君进去。〕

赵 (挽唐手使起)文君!您还是去静静儿躺一会,我叫张嫂陪着你。

〔唐又木然如无知觉,任凭张嫂扶挽着,从右首门进去。〕

陈 (目送唐之后影)唉,都是什么黄金提价,稳占便宜的秘密消息,这把戏之下的牺牲品!

〔林苦笑,起立,低头,又在室中徘徊。〕

赵 (惘然目视空中)嗯,牺牲品!我们跟唐文君他们一比,也不过五十步之与百步;我们可不是忽而高兴,忽而又皱眉头,疯疯癫癫了好几天?我们不也是,“偷鸡勿着蚀把米”,惹了满身的麻烦?

〔忽然唐文君的呼喊声从门内传来了,赵急回头看时,唐已挣脱了张嫂的手,跳出门来,神态紧张。〕

唐 (喘息未定)啊,我听得一个声音!我听得有人对我说!维勤是谁也救不了的!就因为他,因为他知道了人家的秘密,人家也舞弊犯罪!他是人家的替死鬼,他做了人家的牺牲品!

〔唐文君这时的神气很可怕,安慰她,跟她说话是多余的,赵自芳只唤着张嫂,两人合力,打算把唐文君拉进内室去。但是唐文君忽然力大过人,推挽都不能使她就范。〕

唐 (完全不是疯子那样,哀求)喂,芳姊姊,芳姊姊,我不愿意进去。进去了我就怕,我要挤在人多的地方,让我坐在你们中间,我一定做个好样,不吵,不开口,悄悄地坐在角落里,芳姊姊,芳姊姊!

〔赵迟疑地放了手,回头看着林永清。〕

林 (轻轻叹一口气)那有什么办法呢!

陈 (怜悯地)我看她这病是有周期性的。而且,她说“要挤在人多的地方”,这才胆大些,这句话很有讲究。

〔唐文君果然静下来了，悄悄地坐在右首门口一角，张嫂站在她的旁边。这时，男仆自左首门进来，手持一名片，自言自语：“多长的头衔呵，嘿！”林永清接过名片，也没有看，就对陈克明说：“余为民来了！”说着就与陈克明走向门去，赵自芳也将去。不料唐文君忽然惊叫一声，快步跳到门前，刚好夹在林与陈之间。

唐（惶急万状）总经理，不要丢下我啊！芳姊姊，你们到哪里，我也到哪里，剩下我一个，他们就要来害我的！

〔唐拉住了林，不肯放手。赵，陈，林，张嫂，都乱作一堆，没有办法。这当儿，余为民已经到了窗外，响亮的嗓子叫着“永清兄”了。这一声，倒把唐文君吓了一跳，放手后退。余为民已经进来，连连拱手：“对不起，兄弟到迟了！”在赵自芳和张嫂的一推一挽中，唐文君屡次回头瞪目直视余面，状如甚怖又甚恨，但终于被赵和张嫂拥进内室去了。

余（最后看了唐等进去的门一眼，哑然失笑）还是那个疯子！永清兄，您倒真有点闲情逸致，弄一个疯子在家里解闷儿。

林（皱了眉头）哎，您这话！怎么是解闷儿？（让座）这位唐女士跟内人是朋友，现在她丈夫坐了牢，本人又有点神经错乱，怎么好不照顾她呢！

陈（坐下，冷冷地）恐怕也真有把疯子来解闷儿的！

〔男仆送上茶来。

余（突然双手一拍）有，有，怎么没有！（坐下，忽叹口气）嘿，这世界，难怪疯子多了，简直是人心不古！兄弟今天之所以来迟，就为的碰到了一件岂有此理的人心不古！

林（不感兴趣，随口敷衍）哦！岂有此理的人心不古？（聚精会神，引到正题上来）可是，为民兄，您是从澹老那边来吧？

余（忿忿然只管说他自己的）人心不古，由来已久，而兄弟今天碰在头上的，却是闻所未闻，荒谬绝伦！（急急忙忙抓起一支香烟，边吸边说）永清兄，想来您也知道，我领导下有一个民众组织：“统一民主



协进会”，(以手拍桌)谁料到人心之不古，竟也波及到了这一个组织里头！

林 (点着头)哦！(再引到本题)为民兄，咳，上次我们谈的那几项——  
余 噢，不忙，不忙。(转脸对陈)他们居然提出要求，其中之一是改选正副会长，哎，克明兄，这是岂有此理的！

陈 (冷冷地)他们是谁啊？

余 会员呀，“统一民主协进会”的会员呀！

陈 (冷冷地失声笑了)哦！是会员！想来您那个什么会的章程上并没规定会员得选举正副会长。

余 (理直气壮似地)不然，会员的权利义务都有规定。这是最民主的一份章程。(兴高采烈起来了)会名曰“统一民主”，就是说要把这个民主去统一其他等等，而又曰“协进”者，乃是……

林 (再一次想关住余的话匣子)得了，为民兄，章程以后再谈——

余 (又不让林说下去)对！不谈章程，先谈他们的人心不古，无理要求；咳，克明兄，——照章程……

林 (无可奈何，只好顺水推舟)照章程还没到改选正副会长的时候，是不是？

余 (大声)也不是！照章程，他们得遵守誓言！

陈 (冷冷地笑了)哦，原来是有誓言的。

余 (睥睨四顾)怎么没有！这是我的誓言，他们有义务遵守。我发起这一个组织的时候，就庄严宣言，我这会长要等到五件大事都完成后，这才洁身引退；五件事中有一件不成，我是要负责到底，决不中途推卸的！

林 (皱了眉头，姑妄问之)怎样的五件事呢？

余 (急忙扔掉了香烟，揎臂屈指)第一，发展会员到三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第二，收复外蒙，重领越南；第三，消灭奸党，肃清异党……

陈 (大笑)那您这会长一定可以做到您老死！

林 (也笑，而且再也忍不住，直截了当提出正文)得了，现在谈谈正经。为民兄，金澹老的回答如何？

余 (这才想起了似地)哦,澹老的答复么?(笑了笑)干脆,痛快,简单!(再抓起烟来,且吸且看案头日历)哦,还有六七天,(抬头视林)哎,永清兄,澹老要兄弟来转达的,只有一句话:一千二百万那笔短期,请您准备好!

林 (一怔,但犹以为此乃余之故弄狡狴,对陈使一眼色,即佯笑)哦,遵命,遵命!兄弟早就准备在这里了。

陈 (微笑,冷冷地)可是,金澹老还有没有别的话呢?

余 (仰脸喷一口烟)没有!

林 (又笑,满不在乎的样子)哦,那很好。

余 (顾谓陈)澹老很忙,兄弟呢,也有点小事,昨晚上匆匆只谈了几句话。他说:我的意见早就表示过了,现在要看(回头看着林)永清兄您到底是怎样一个打算。

林 (希望复活,但不肯示人以弱点)我么?我的意见也表示得差不多了吧?(口气松一些)不过,谈到具体问题,那当然是另一回事了。(笑了笑)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我倒也没有多大成见。

余 (忽然放弃了那种冷淡的态度)对,对,我都明白,我早已懂得您并不坚持那些枝枝节节。(显得亲切起来)然而,永清兄,现在兄弟不妨坦白说,时机已经过去了。(狂吸一阵以后,就将烟屁股扔掉)

陈 (装着烟斗)哦!什么时机?

余 (更显得亲密)不瞒您说,永清兄,严干臣请客那天,时机最成熟,那天澹老灵机一动,情绪是当真很高的。可是,(非常惋惜似地)永清兄,您的犹豫不决可就坏了事了!(突然起立)兄弟今天还有点事,儿,再会,再会!

林 (没有摸清对方的真意,尚不甘心)啊!何必这样匆促?

余 (拱手)对不起!兄弟还得去把那“人心不古”的事件作一最后的解决。——再会,再会!

[陈已起立,冷冷地微笑。林也不得不起身送余出去。]

余 (且走且言)那么,永清兄,那一笔短期——(笑了笑)费神,费神!兄弟总算是原经手,了此一事,功德圆满。(又仰脸笑)

林 (强颜为笑)哪里,哪里。不成问题。

[陈送至左侧门前站住,林、余二人已出门,陈听得余在说:“唉,这一次,兄弟的献议,本来是正当时机最好的关头,可惜!”林的声音:“嗯,无所谓!”余的声音:“然而兄弟总觉得遗憾万分……”声愈远,不可得闻。陈冷冷微笑,踱到写字台前,有意无意地望了一下案头日历,赵自芳急急忙忙地从右首门内出来了。]

赵 (惊讶)怎么?永清呢?

陈 (刮去烟斗内的积灰)送客去了。

赵 (性急)姓余的就走了么?他怎么说?

陈 (微笑)只有一句话:收回那一千二百万的短期。

赵 (也不能不感受这打击的威力)呵,呵,别的都没有谈起?

陈 没有。对方的口气,这回是完全没有弹性的。

[赵沮丧地叹了一口气,坐下,有意无意地把手搁在那案头日历上,翻动了一下,又转眼望望那工厂模型。]

陈 (走近自芳,态度严肃)悬而不决,闹了几天的事情,一下子告了段落,永清也可以把心定一定了。

赵 (一喜一忧)可是,周转的资金马上又——

陈 这当然也伤脑筋。然而最最碍事的,是游移不定。现在永清那颗心是一定可以定下来了!

[赵的情绪也稳定起来了,松一口长气,微露笑容。林的声音从外边传来,暴躁地在申斥那男仆:“不成话,院子里怎么这样乱七八糟,花呀叶的,快打扫干净!”陈和赵相视会意而笑。]

林 (刚进门就宣泄那一肚子的闷气)金澹庵简直可恶,存心开我的玩笑!余为民这小子,更不是东西,(目视陈)听听他那种半冷半热的口气,哼,他打算捉弄谁啊!

赵 (起至林前)永清,也犯不着生气了;这也是一番经验。计划计划明天的事吧。

林 (在写字台前的藤圈椅里坐了,口气不能平静)还有什么计划?有

什么可以计划呢？（随手抓起一支铅笔，敲着桌子）自芳，你说，明天怎样？明天还不是跟昨天一样，跟已经过去了的无数个昨天一样，脚镣手铐，再加上千斤重闸，用不到计划，也根本不容许你来计划！

赵（特别能忍耐）噯，光是发发牢骚有什么用呢？（坐在壁炉旁，聚精会神，慢慢地说）周转的资金自然得马上设法。我想起了几个熟人，回头找他们谈谈，也许可以活动到一个相当的数目。

林（神态略觉镇静，但意气消沉）嗯，挖肉补疮，疲于奔命，这是应付，不是计划！

赵 应付也罢，可是你不应付也不成呀！（渐兴奋）当然除了应付也还有别的事要做。永清，前些日子，我听得工程师说，有一种什么材料不凑手，他们试用了人家还没试过的代用品，居然也成，也合标准，可见技术上也还有些地方可以研究改良。

林（点头）这一个试验，他们先跟我商量过。（苦笑）然而，未见得就是起死回生的药方。（转脸看着正在慢慢踱步的陈克明）可不是，克明，技术问题还不是今天工业上主要的障碍？

赵（抢着说）无论如何，有些改良，总比没有好。永清，要是你像前几年那样把全副精神都放在厂里，改良进步一定还要多，出品可以更好，浪费和蚀耗也还可以再减少，出品更好了，成本也低了，那不是就慢慢撑住，渡过了这难关么？

〔刹那的沉静。陈克明站定在林的背后。室中只有林手中的铅笔忽徐忽疾敲着桌面的声音。〕

林（扔掉手中的铅笔，叹口气）唉，自芳，你这一番话，都是太平世界的想法！你是用了外国的标准来看中国的事情了！

赵（一头冷水；又不耐烦起来了）噢，那么，永清，依你说，照你看来，应当怎样？

林（仍旧自管自说）中国有所谓中国的“特别国情”，这特别的国情便是嘴巴上说得好听，文字上写得漂亮。重床叠架的法令，何尝不严密堂皇，然而，解决了问题么？请看事实，取缔了贪污吧，哼，那可

连看也不用看，嗅一嗅就够了！（激昂）自芳，这一切，你不是不晓得，为什么忽然都忘了？（霍然起立，看了看赵，又看着陈）克明，刚才你说我“不到黄河心不死”，现在我可真是死心塌地定下来了。（慢步徘徊）嗯，明天的计划？（苦笑）有，我也到底有一个了！（站在自芳前）中国有句格言，“饮鸩止渴”，我们做过了；中国又有一句格言，“挖肉补疮”，我们也做够了；中国还有第三句格言，“画饼充饥”，那是余为民之类干得最起劲的，这是一种麻醉药，叫人忘记了痛苦，我们身受其痛的，实在没法做；中国更有第四句格言，“挂羊头卖狗肉”，哼，有人在做，我们可不够资格；（声音冷峻）可是，也还有第五句格言留给我们，这第五句叫做“守株待兔”，这是笨伯干的玩意，（苦笑）好吧，在这聪明人太多的世界，我们不做笨伯，又将奈何？

〔刹那的沉默。〕

赵（由惊疑而渐变为恐惧）喂，“守株待兔”，——啊，永清，你的意思是停工，是关闭了工厂，让机器生锈，笼着手，等着瞧么？

〔林苦笑不作声，走回原处坐了。〕

陈（站在赵与林之间）永清，您打算从十字架底下开小差吗？上帝不许。

赵（毅然）上帝允许了，我不能允许。

陈（态度异常严肃，走近林）即使，自芳她也允许了，而这厂——负了那么多的债务，好像绷紧在您身上的一件湿布衫，简直成为您的一层皮，您想随便擦开它，怕也不容易。所以，永清，事情要换一方面来说法的。

赵 永清，你要是那么一办，我就去做律师。（林、陈二人都愕然转眼望着她）我要代表厂里的员工控告你：从前你要大家流汗流血，从上海来四川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现在你想把大家扔到马路上去，那可不成！

林（冷冷地苦笑）那么，我也要控诉！我要向社会控诉！我要代表我这一个工业部门向千千万万有良心的人民控诉！（抑制不住愤怒，

霍然起立，绕着室中央的小圆桌急走)我没有做过对不住国家的事。八年前，战争刚开始，我就响应政府的号召，把工厂迁来内地，我不曾观望，更不曾两面三刀，满口爱国爱民，暗中却和敌人勾勾搭搭，我相信我对于国家民族，对于抗战，也还尽过一点力，有过一点用处。(突然站住)可是现在怎样？焦头烂额的我，走投无路！我不是早已给抛在马路上了？自芳，你说你要控告我忘记了从前约许的话，你说我要把全厂员工不管他们的死活扔到马路上，(沉痛)可是，先要请你也替我伸一伸冤呀！

[赵的头渐渐垂下去了，但脸色紧张而愤慨，全身使劲，似在挣扎。

陈 (坐到林刚刚坐过的椅内)说得对！永清，我拥护您！

林 (满腔怨忿，非发泄不可)刚才你又提到了改进技术，减低成本的话，谁不知道这是应该的，哪一位大人先生不打这些官腔？可是自芳，我们没有那样做过么？不是的！这多年来，我们天天这样做了！我花在这上头的心血，自芳，都在你眼里，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不敢说这些成就多么了不起，可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能有这一点，我们也可告无罪。然而，无济于事！统制和管制，抽干了我们的血，飞涨的物价，高利贷，压得我们喘不来气，哪怕我们绞尽脑汁把效率再提高，勒紧裤带把成本再减低，难道就能起死回生不是？(顿一下)克明，我们的血给抽去了做什么用呀？滋补了公家还是滋补了私人呢？

赵 (奋然抬头，感情激动至于声音发抖)私人！我们永远不能饶恕这些非法的行为！

林 (又踱步，但步子稍缓慢)再说，也还有所谓工贷呢？嘿，名目是堂而皇之的。也不用我多说了，你是知道得清清楚楚，历届工贷分配到民营工厂的到底有百分之几！而且手续之麻烦，办事之迟慢，一言难尽！（冷笑）人家打发叫化子的也还干脆爽利得多呢？

[林说完，就去倚在壁炉架上，虎起了脸发怔。刹那的沉默。

陈 (严肃，坚决)说得对！问题的中心，都在这里！（向赵走近）自芳，

这些情形，都不是工厂里的技术问题，然而它却一把抓住了工业的命脉。这些情形不改革，工业就永远没有发展的希望。所以，自芳，您主张永清像从前那样把全部精神和时间都放在厂里，都去对付工厂的管理和制造的技术，我可是要劝他分出一部分精神和时间来反对这些不合理的法令规章，联合工业界人士来要求民主！

林 （有苦难说地）咳，我们何尝不呼吁……

陈 （声调激昂）呼吁是呼吁了，然而，要有联合的决心和行动作后盾，呼吁这才不是可怜相，这才能够发生反应！永清，您说要向社会控诉，对啊，需要，可是，您别忘记了您就是社会的一分子，您和您的同业就是社会的一根台柱，你们要拿出主人翁的身份来，向那些公仆们算账！

林 （沉着，点头）嗯，事情就是这样，工业界不是没有组织的，然而还不够坚强，不够行动化；政治不民主，工业就没有出路，我们不是没有认识，我们从痛苦的经验中早就认识得明明白白了，然而我们的决心还不够，我们大部分同业还以为谈政治是狗捉耗子，多管闲事！

陈 可是最大的弱点还是太多了幻想，舍不得那些幻想……

〔男仆入，呈一信与赵自芳，即下。〕

陈 （微笑地看着林）永清，您不要生气，您刚才说的什么“守株待兔”，也就是幻想。永清，您这所谓“兔”，是指那抗战胜利以后你们这班焦头烂额的内迁工厂应得的报偿——胜利的果实吧？永清，没有人敢说你们这要求不合理，可是，政治不民主，你们这合理的要求只是一种幻想。您这想望中的“兔”，正像跑狗场中的电兔一样，竞争而捉它的不是您，而是那些特别豢养着的猎犬，您最多只能在那些猎犬身上押这么一宝，碰碰运气罢了！……

〔赵已阅信，很感动似地以手抚胸，然后惊喜地“噫”了一声，陈克明顿住了话头，惊讶地看着赵。〕

赵 （以信授陈，同时自言自语）我应当再做律师。从前我对于做律师灰了心，因为觉得这还不是讲法律的世界；可是现在我决心再做律师，就因为这世界上太不尊重法律了！

陈 (阅信)哦,这是黄梦英的信。(惊喜地抬头向林)啊,她到昆明去了!

(又摇头)咳,乔张是有了下落了,然而麻烦。(以信还赵)

赵 (镇静而坚决)嗯,梦英说过,人的心不像法律条文那样呆板,这话竟是对的。我一向误会了她了。(以信给林)永清,我也误会了你!(转身向陈)克明,并且我一向也把工厂只看成一堆机器,老逼着永清只在机器身上找寻解决困难的办法。现在我明白了。我们要打断那把工业拖得半死不活的脚镣手铐!——可是,永清,我又怕已经迟了一点了!

林 (两眼放光,声音宏亮)不,也还不迟!就跟黄梦英信上说她自己的事一样,看明白了就下决心,就行动,今天也还不迟!

陈 (沉着地微笑)不过也不能再迟下去了!世界已经变了,中国再不  
变,可就完了!

(赵爽朗地笑,走近林,二人拥抱。陈抱臂目视亦笑。

(幕下)

——原载重庆《大公晚报》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四日—十一月一日,

据开明书店一九四五年十月初版本



# 鸡 鸣 早 看 天

(三 幕 闹 剧)

洪 深

以铜为鉴，可整衣冠；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

——中国成语

**时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

**地点**——川北公路上某小城市

**人物**——(以发言先后为序)

老 何 吉记交通旅馆茶房。

冯 嫂 旅馆女仆。

大奶奶 旅馆主人的长媳，母家在河北，抗战后未通音讯。

吴文谟 旅馆主人的长子，并旅馆经理。

吴文郁 旅馆主人的次子，失学在家。

吴文慧 旅馆主人的幼女，失学在家。

保长妻 能干人。

唐含章 曾任某部科员，后为国难商，近来不甚得意，困居  
旅馆中。

吴吉安 旅馆主人。

赵振华 当地小绅粮。

- 李世昌 国难富翁，昔为司机。  
李太太 他的非正式的妻子。  
徐宗俊 从北平到后方来的学生。  
邓英如 他的同学。  
王桂芳 落泊的卖笑者。  
林先生 神秘不可测。  
朱耀堂 前在南京办印刷厂，第二、三流的文化汉奸。  
朱太太 他的次妻，二十三岁，前在上海为舞女。  
朱兰言 他嫡妻所生的女儿，二十一、二岁，一向在上海读书。  
老 高 司机杨时兴的下手，并为学徒。  
杨时兴 商车的主人兼司机。

## 第一幕

川北公路旁某小城中“吉记交通旅馆”的堂屋——旅客们进出必须经过的地方。

紧靠台口是一排矮短的栏干，栏干外面假定有一不太高的陡坡，坡下为河沟（此刻观众都假定是坐在河沟内），栏干从台的极右端起，至台左约七分之一处，与二号房的（朝观众一面的）木壁连接；如木壁有格子窗，打开时可见二号房内情形。台右栏干后，为约四尺宽的过道；直向右，通旅馆大门及账房。过道里面，便是一号房的（朝观众一面的）木壁；此木壁也只到台右约七分之一处为止；此木壁也有格子窗，打开时可见一号房内情形。台后又有过道；直向左，通三四五六七八……号客房，厨房，及旅馆主人一家自住的内室。一号二号的房门都通堂屋；二号门向右正对前过道；一号门向左，正对后过道，堂屋中置一大方桌，左右壁有几张茶几靠背椅；壁上有几幅点缀的字画，堂屋后为山坡，坡上有小园；但檐前一排假山花树，将园景遮去。

〔幕启时，天微雨。〕

〔老何持扫帚振布自一号房出。〕

〔冯嫂正在堂屋内洗衣。〕

老何 怎么，晾的衣服，又淋湿啦，重新洗过？好，洗得有劲！

冯嫂 大先生的这件长衫，我是洗第三遍啦，淋湿两回。

老何 早上起来，也不抬头看看是晴是雨。

冯嫂 是呀，“鸡鸣早看天”，是天亮还是黑夜，是天晴还是阴雨……我没有看。

老何 你等着大先生蹠你吧。

冯嫂 哼，这位大先生！告诉你真话，老何，我这里做不久的。

老何 啊，国仗打胜啦，下江人回家去，是不是？

冯嫂 那倒不在乎——老太爷和大先生，为什么都这样毛？是哪里人？

老何 谁晓得？我总想着，老太爷和大先生，是皇帝命，该去坐朝廷，在这小地方开一个交通旅馆，太委屈啦！

冯嫂 老太爷一天到晚训人，大先生还要打人，他打起大奶奶来，真打得了手，……我看不惯。

老何 你来的时候短，不到两个月。从前，哼，从前连二先生，么小姐也要打的。

冯嫂 大奶奶的娘家，想必是没有人了罢？这样受欺负，还不回娘家！

老何 （至茶几边，从大壶斟杯茶喝）怎么会没有娘家？在北方，离得太远；打国仗的时候，路上不好走。

冯嫂 现在不打仗啦。

老何 听说他们吴家是跟着北军来的，老太爷还是军队里一个什么官，后来北军走啦，他们留下，买了这所房子。（忽然停住）少说话，大奶奶来啦。

〔大奶奶狭长的脸，约莫三十岁，穿一件旧的蓝布旗袍——打骂压迫，使得她忧郁静默，但尚未全失北方女子英俊高贵的气度。她抱着几床棉被，从内室走来。〕

大奶奶 冯嫂，这里有六床棉被，大先生关照马上襪起；我一个人来不

及，你得帮我。（将棉被放在椅子上，转身去拿一号房的门扇）

冯嫂（迟疑）这件长衫，大先生等着要穿。（忽又转念）唉，反正不会马上就干。（起立，揩干两手）

〔大奶奶欲下门扇而不得。〕

大奶奶 老何，你来。

〔老何替她把门扇除下，平放大方桌上，一头并搬两个茶几来搁起。〕

〔冯嫂铺一条棉被在门扇上，理好针线，叠齐被单，和大奶奶对面站立，各自缝襖一边。〕

冯嫂（手里做着事，口里的话，没有停过）大奶奶，我有几句话，不该是我问你的，……（善意地笑着）问问不要紧吧？

大奶奶 什么事？

冯嫂 你娘家还有些什么人？

〔大奶奶低头不语。〕

〔此时老何已入二号房去收拾，打开窗户抹桌椅。〕

冯嫂 跟我讲讲，怕什么！

大奶奶（有怨色）管它还有些什么人。把我老远地扔在这里，就不管我啦！

冯嫂 你不想念你的老太爷、老太太吗？

大奶奶 都故去啦，只有哥哥嫂子，哥哥在外面当差使。

冯嫂 娘家人是不多啦……你怎么会嫁到吴家的？

大奶奶 我父亲是在军队里当团长的，和我公公是同事，他在军队里当书记官，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啦，我们是从小结亲的，那时候，我们家……

〔老何突然从二号房奔出，惊惶地向他们做了一个手势，转身抹几椅。〕

〔大奶奶和冯嫂吓得再也不敢作声，低头拚命襖被子。〕

老何（轻声从牙齿缝里偷偷地说）大先生回来啦！

〔大先生名吴文谟，是旅馆经理，约有三十五岁，穿一身中山

装。他的每一寸，都显出骄横暴戾，一切不屑。真像是封了王；又像是全世界人都有点对不起他似的。他提着一个大沙锅进来。

老何 （提心吊胆地）大先生！

文谟 （对老何瞠目）你还没有收拾完？

老何 完啦，完啦。

〔吴文谟发现他的妻子和冯嫂同在缝制棉被，不由气上心头。〕

文谟 （勉强遏制，向冯嫂）我的长衫呢？

冯嫂 刚，刚才下雨，又，又淋湿……

文谟 还不快去洗！后园去，现在有太阳啦。

〔冯嫂放下针线，忙端着一盆衣服到后园去。〕

文谟 （厉色对大奶奶）怎么，我吩咐你的事，全不记得？

大奶奶 记……得！

文谟 为什么你把棉被拿到堂屋里缝？我不是告诉过你，旅客不多的时候，可以在堂屋里做；旅客多，堂屋里不像样！这叫做整齐，这叫作清洁，你这个没有记性没有脑筋的，怎么全给忘掉？

大奶奶 （难得地鼓起勇气）现在旅馆里没有好多旅客，就只姓唐的一位，已经住了三四个月啦。

文谟 （大怒）胡说，等一下自然会有许多旅客来的，公路上一辆商车坏了，说不定今天修不好，他们会搬来住的，你怎么敢说没有旅客！（凡是有凭借，蛮不讲理的人，大都这样自以为是，居之不疑，再不觉得自己的可笑的）

大奶奶 （莫知所措）这些被子……

文谟 在自己床上不能缝吗？

〔大奶奶只得将被子收起。〕

文谟 （将沙锅交给老何）拿到厨房里去，先把米汤泡一下。

老何 晓得。（将沙锅、扫帚、拭布一齐都拿出去）

文谟 娶到你这样一个太太，算是我倒了八百辈子的霉。

〔吴文谟是二十一、二岁青年，蓝布西装裤，白布衬衫，是一个

比较单纯的人，挟着两份报纸进来。一看两人的面色，心里就明白了。立在一边不响。

〔大奶奶抱着几床被子向内走。

文谟（敲着门扇）喂，喂！

〔大奶奶站定。

文谟 这个东西扔在这里不管啦？

〔大奶奶放下被子，去装门扇，但又装不上。

〔吴文郁在旁看不过，迳自上前几步。

文郁（取门扇）嫂子，让我来装吧！

〔大奶奶默然，仍去抱着被子，低头走去。

〔吴文郁装上门，又把两份报取在手中准备坐下阅读。

文郁（恳切）大哥，干么老是责骂嫂子！她蛮忠厚的。

文谟 我处理家务，你少干涉。（一眼见吴文郁手里两份报）那是什么？

文郁 成都的报纸，四五天以前的了！

文谟（接过看）哼，又买报纸，好多钱？

文郁 两份三百元。

文谟 哪里拿的钱？

文郁（微窘）向账房借的——纸烟摊子上的钱。

文谟 是我不在的时候，向嫂子拿的？

文郁 是的。

文谟 我们家里的钱太多啦，是不是？三百块钱买两份报纸！

文郁 青年人求知识，应该有这个权利的。再说，抗战胜利，报纸上不断有好消息，买了看看，大家晓得，兴奋一下，也是应该的。

文谟 求知识，你先求有饭吃再说，我是负责一家人生活的，这几个月来你看见旅馆里有什么生意？就住下一位唐先生，钱，时常还是来不及的，一拖就是一个月。以后这条公路上走的人更要少了，将来我们这旅馆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有闲钱给你求知识！

文郁 这话不公道，你怎么还在北平一个大学里读过两年书呢？

文谟（含怒）父亲不让你读书，是因为你在高中，连着两年不升级。

〔吴文郁一时无言可答，恰好他们的幼妹吴文慧从后面走来。

文慧虽已十八岁，但一向被关在家里，还是个未见世面、不懂世故的小孩子。

文郁 好啦，我不读书，因为留级，妹妹文慧呢？为什么不让她在初中毕业？

文慧 什么事又提到我？

文谟 那是因为负担不起，学校除要收钱以外，还要交那么许多米粮，我们是外省人留居此地，在四川既没有田，又不收谷子，我们只有这一所旅馆，一年出息不多……

文郁 开口旅馆，闭口旅馆，你把这所旅馆一个人拿去好啦，你让我每天安安静静看一份报，我就蛮满足啦。

文谟（大怒，拍桌）你太放肆了，我管得了你们的，父亲之外，我就是一家之长，怎么，中国打了胜仗，就可以天翻地覆了？这个仗是打胜的？

〔吴文郁见他发狠，又屈服不作声了。

文慧 又吵嘴啦！家里一天到晚就是吵嘴，二哥也是的，你就不能少说一句！

文谟 你呀，你也不是好东西，叫你帮着做一点家里的事情，再也不肯动一动的，你们这一对，说话是知识青年，做人是公子千金，我算是倒了八百辈子的霉，有这样一个兄弟，一个妹妹。

〔大门口有妇人问询的声音：“大先生，大先生在吗？——怎么，账房门都上了锁啦！”

文谟（走到前过道口，向外喊）哦，保长太太，请里边来。

〔文慧趁此溜去，文郁便去坐假山石上看他的报。

〔保长太太，四十多岁，花布袄，青布裤，手里抱着一个一岁多点的孩子上。

保长太太 大先生，他们请你到区公所去开筹备会。

文谟 又是什么筹备会？

保长太太 听说，过几天要举行一个庆祝胜利的提灯大会。

文谟 不是已经庆祝了么?

保长太太 又有新的好事要庆祝。

文谟 大概又要我们捐钱了。

保长太太 交通旅馆，摊派五千元，家里的人，每人五百。

文谟 (几乎跳起来)那怎么出得起呢!

保长太太 快去开会吧，你又是筹备员，再不去，他们就把数目派定啦。

文谟 (踌躇一下，转身寻文郁)文郁，你去把嫂子请来。

〔文郁如言奔去。〕

文谟 捐款要人家量力乐捐的，怎可动不动就要摊派!

保长太太 大先生你不高兴么?

文谟 一高兴就得多花钱——现在鞭炮卖什么价钱啊!

保长太太 有一件事，我们倒是真高兴的，从此以后，不用再抽壮丁啦!

〔大奶奶呆呆地走来，吴文郁跟在后面。〕

文谟 (对大奶奶)我到区公所开会，要好大一会才能回来，(取出钥匙)你去把账房门开了，把纸烟盘子摆出来，自己在那里守着，别走开，钥匙在这里。

〔大奶奶只得接了。〕

文谟 补钱的时候，要小心，别再多补给人家，我看你这一阵昏头昏脑，没神没志的，已经补错两回啦，损失好几百块钱。

大奶奶 我小心着。

文谟 (对保长太太)我们走。(往区公所去了)

〔大奶奶神绪不宁，心里实在不愿，但又不敢抗拒，勉强去摆纸烟摊。〕

〔吴文郁找张椅子坐下，正想舒舒服服看他的报，里面有人喊：“茶房，茶房!”文郁不理，里面大声喊：“茶房，茶房，茶房哪里去啦?”文郁无奈，只得起立。〕

文郁 (站在后边道口)唐先生，什么事?

〔那喊茶房的唐含章，已从里面走了出来，四十多岁，稍微多髭。绸袍已经旧了，手里拿着几封待发的信，脸上显着不愉快



之色。

唐含章 怎么喊了半天，一个人都喊不到！旅馆经理哪里去了？

文郁 大哥到区公所开会去了，老何在烧饭，唐先生有什么事？

唐含章 我叫茶房替我到邮局去寄快信。

文郁 等一下我替你带出去吧。

唐含章（迟疑了一会）不用啦！我自己去吧！不过里把路，我还可以走得。

〔吴文郁便又坐下来看报。〕

唐含章（走了两步，又转回身，含蓄地发作一顿）从前我在部里当差使，代理科长的时候，你们的老太爷，吉安兄，和我来往得很密。抗战之后，我弃官为商，我们始终还是彼此帮忙的。近几年来，我不很得意，可是也还不至于太不得意；偶然因为货款收不齐，房饭账付得慢了一点，你们那位令兄，经理先生，显然就表示不欢迎的意思，立刻冷淡起来，茶房都支使不动，未免太性急了一点。老辈的交情，你们那位大哥，好像是全不晓得，或者说，全不理睬，算盘打得太精，也太浅了！

文郁 我不懂这些事！

〔唐含章拿几封信，缓步走去。〕

〔吴文郁第五次坐下看报。冯嫂又在后园中喊老何。喊之不已。〕

〔文郁烦极，拿着报大踏步走出大门去。〕

〔冯嫂喊老何不应，自己捧着几床被单走上，放几条在大方桌上，先拿一条入二号房，出来，又将其余的送进一号房。〕

〔两位老者从外面走入。前走的是赵正华，本地绅粮，提着一根很长的旱烟管。后走的是吴吉安，本旅馆的主人，文谟、文郁、文慧的父亲。〕

吉安 我这里没有闲人，说话倒很方便的，请坐。

赵正华 今天张荣翁请你老哥吃饭，是有所为的！我一定要找你先略略地谈一谈，回头说话才有谱子。（从怀里摸出一个红封套）我把这个东西带来了。

吉安 (接过, 抽出红帖) 这是什么?

赵正华 张家大少爷的八字。

吉安 哦! 是关于小女文慧的婚姻, 吗。

〔冯嫂从一号房走向内室。〕

赵正华 老先生的意思, 我们也有点晓得, 不过, 大令郎文谟世兄……

吉安 他说什么?

赵正华 似乎……不妨……考虑。

吉安 唔, 他说的?

赵正华 张老太爷, 非常诚意, 张家是本地的大绅粮, 一年收三千多担谷子, 世兄们将来要在本地安家立业, 结这门亲戚, 也不是毫无好处的, 大令郎也许是见到这一点了。

吉安 这件事他不能作主。

赵正华 (紧张) 哦?

吉安 就连我也不便勉强小女。(起身亲自斟了杯茶给客, 赵正华接谢)

赵正华 老先生是要让他们儿女辈婚姻自主, 所谓自由结婚么?

吉安 谈不到什么自由不自由, 女子在家从父, 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 三小女今天在家, 当然应该听我的话。

赵正华 (点头) 是, 是, 唔。

吉安 不过这件事, 情形有点不同, ……张大少爷不是已经娶了一位太太吗?

赵正华 哦, 是为了这个问题。

〔吴文郁从外面慌忙奔入。〕

文郁 爸爸! 公路上那辆商车修理不好, 他们决定住下, 好些人往我们这边来了。

吉安 你大哥不在家, 你也可以帮着照应, 叫老何去替旅客担行李。

文郁 是啦! (急往后面去)

赵正华 这件事恐怕老先生有点误会。

吉安 什么误会?

赵正华 在本地, 这是作兴的。

吉安 什么作兴的？

赵正华 一个人娶好几个太太，完全不分大小。

吉安 是么？

赵正华 哪怕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十五位，要和第一位一样的正式举行结婚，一点没有含糊。家里过日子，也丝毫不分厚薄。只有在将来分家的时候要看子女的多少，决定谷子的数量；就使一无所出，并无生育，也要分到几十担谷子的。这是本地的一个好习惯，别处似乎还不能行得那样公平。

吉安 张老太爷和老哥一番盛意，真是感激不尽，不过，我们是外省人，国仗已经胜利，我们也都想着要回去。在我们外省，女儿嫁给人家做大做小，是要计较的，况且，三小女……

赵正华 老先生，你听我说……

〔此时大门口有男子高声说话：“他们说，本地交通旅馆最好，进去看看吧。”又有一妇人的声音：“好呀！走吧！”〕

〔进来的是夫妇二人。男人西装雨衣，怀挟公事皮包，一副精明干练的样子。女的红色透明女雨衣，内着华贵的旗袍，也挟着一个大型的女用手持皮包，像是一个饱经世故的妇人。〕

男的 我姓李，刚从汽车下来，看房间的。

吉安 （便喊）文郁！

〔吴文郁和老何奔来。〕

李世昌 让我看看你们这里顶好的房间。

文郁 请这边来，一号大房间。

〔李世昌和李太太随着吴文郁进入一号房。〕

赵正华 我们改天再谈吧！张老太爷请吃饭，我们都该到一到的。

吉安 要去的。这个你先收起。（他将红封套双手捧还，一路让赵出去）

〔唐含章寄了信回来，碰见吴吉安，微微地点了点头，自向后走。〕

〔可巧李先生、李太太从一号房出来，李太太与唐含章对面碰见，四目相视，彼此都呆住。〕

李世昌 (未觉得,对文郁)一号太大了,我们要三张床干什么?看看你们二号。

〔他和李太太又走入二号。

唐含章 (还在发呆)奇怪……真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巧事?

〔老何也抱着扁担绳束,立在那里发呆。

文郁 噢,老何!你呆些什么?还不到公路上去挑行李。

〔老何忙着走了。

李世昌 二号房可以,(对文郁)替我们留下,我们马上搬进来。

文郁 就是!

〔李太太从二号房出来,见唐含章还站在那里,忽然一个转念,上前拖住李世昌。

〔唐含章这时便向后走掉。

李太太 (对世昌)我说,我们不住在这里。

李世昌 (讶异)这里有什么不好?

李太太 我们搬到别处去住。

李世昌 别处都没有此地好,悦来旅馆,又小又脏。

李太太 我不住在此地。

李世昌 (火起)我说住在此地,就一定住在此地,这还有得抬杠的!

〔李太太见他发脾气,只好不言语。

李世昌 (对文郁)二号房留给我,我姓李,李世昌,我们夫妻两个人,要付定洋不要?

文郁 用不着的。

李世昌 (对太太)走呀!回车上拿行李去。

〔两人一前一后走了。

〔文慧立在假山边旁观,此刻走下。

文郁 (对文慧)好啦,有几个旅客来啦!

文慧 这有什么好?

文郁 大哥每天会和旅客吵嘴,就不会盯着我们拾漏子啦。

文慧 可是我该做的零碎苦工,每天又该加多啦。

文郁 这话也对的！

文慧 我看这里简直像一个牢。

文郁 一个牢？

文慧 冻不死你，饿不死你，可是这样不能做，那样不能动，不准多说一句话，不准多走一步路，不准随便看书看报，不准随便认识一个人，每天做些你心里不愿意做的苦工，什么都得听大哥的；要不，就把父亲抬出来压你，碰上就一顿臭骂，我受不了，你受得了么？

文郁 我也受不了，我早说要离开这个家的。

文慧 你为什么不走呢？

文郁 没有钱，现在生活好贵的。

文慧 没有钱，你不会偷？（见文郁似乎怀疑）大哥藏着不少的钱呢。……大嫂子说的。

〔室内沉默一时。〕

〔接着外面大奶奶向人说话：“住旅馆么？左手拐弯，里面有人招呼。”〕

〔一个年轻男子答言：“谢谢。”〕

〔另一个年轻男子：“走，我们自己把行李带进去得啦。”〕

文郁 （全未理会外面的人声，自管发泄他的不平）哪一天，哪一天，我们才能从这个地狱的世界里解放出去？

〔后来的两位青年男子，都只二十多岁，都像是大学生。走在前边的穿着半旧的西服，两手提着大小二个旅行皮包，左臂下还夹着几册美国出版的有图画杂志。后面一位，衣服更加朴素，布制的学生装，戴一副眼镜，他掬着一个大铺盖。两人把行李放在当地，舒一口气，从几上大水壶，各自倒碗茶喝，四面看了一下。〕

甲学生 想不到内地小城市的旅馆，布置得还真不坏；后面还好像有一个花园。

乙学生 是的，很有个样子。

甲学生 （至一号门口向内略张望，又至二号门口）这一间要得，我们就

在这一间吧。来，自己把东西搬进去。

〔两人正待动手。〕

文慧（急忙提醒那还在发呆的文郁）二哥。

文郁（猛然惊觉）哦，哦，那间二号房不行，已经有人定下啦。

甲学生 定下？

文郁 一辆商车抛锚，刚才有位李先生和李太太来看过，叫留这个二号房。

甲学生（对乙）李世昌夫妇俩？

乙学生 大概是的。

甲学生（问文郁）你是这里的店主？贵姓？

文郁 我姓吴，叫吴文郁；旅馆是我父亲开的。你们二位贵姓？

甲学生 我是徐宗俊，（指乙）他是邓英如，我们也是搭坐那个商车的。

你是这里的经理？

文郁 不，我大哥是经理，他今天有事出去，我随便帮他照顾一下。

徐（即甲学生，望着邓）怎么办呢？

邓（即乙学生）这里总还有别的房间吧？

文郁 有的是房间。

徐 那间一号太大，我们不需要。

邓 而且也太显露，（有用意地向徐）来往的人都从窗口底下走过，看得见房子里面。

文郁 我领二位看六号去，那边清静。

徐 不用看，搬进去得啦；反正非住不可的。

〔两人转身取行李。〕

文慧（正在偷偷地翻阅那几册图书杂志，退缩）哦。

徐（友谊地）不要紧，拿着看好了，看完了还我。

文慧（不好意思，但又舍不得那些图画）唔，……谢谢你。（索性拿起那三册杂志，站在一边看）

文郁 二位都是大学生吧？在哪一个大学读书？

徐 我们是从北平来的。

文郁 (惊异)啊,北平?

徐 在北平读不成书啦,所以才跑到内地来。当然,那还是抗战胜利以前的事。我们在路上已经走了差不多有三个月啦。

文郁 (帮着他们拿行李,一路往后面去)我也是高中学生。

徐 是的。

文郁 只差一年就可以毕业啦。

〔三人似乎颇为相投,一同进去。

〔文慧独自寻张椅子坐定,专心致志地翻阅图画。

〔不一会,有一个涂指抹粉而形容憔悴的二十八、九岁的妇人,嘴里衔着一支香烟,遮遮掩掩由外走入,悄悄地立在文慧身后看图画。她叫王桂芳。

王桂芳 (看得有兴,突然用手指点)这一册上的洋女人好看。

文慧 (始终未注意她进来,倒吃一惊)哦,是你!

王桂芳 (傻笑)是我。三小姐,怎么不认识我啦?我,王桂芳。

文慧 我认识,可是你,你怎么会来的?

王桂芳 我是来找……喔……找冯嫂的。

文慧 哦。

王桂芳 (抢一册杂志在手)洋女人好看,可是洋女人的衣裳要不得。你看,这一件衣服,胸口露出一大块,差不多两个奶子都要给人家看见啦。

文慧 (霍地起立)冯嫂在厨房里,我替你喊她去。

王桂芳 (紧把手中杂志)这本洋书送给我吧。

文慧 这是人家的,我向人家借来看的,现在我得给人家送回去。(她从王桂芳的手中取回那册杂志,连同自己手里的两册,一同捧着,拿向后面去)

〔王桂芳并不觉得没趣,吸完口里的烟,又从怀中取出小纸包;打开,里面还有四五支人家吸剩的半截纸烟,挑出一节,接燃再吸。

〔冯嫂匆忙走上。

王桂芳 嘿，冯嫂，今天又该你们忙啦。

冯嫂 什么事？

王桂芳 那边悦来旅馆，到了五六批客人，你们还会少么？

冯嫂 你不是说要到成都去么？

王桂芳 做我们这行子生意，到处都是挤的，成都也不见得比这里容易。

冯嫂 今天你又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王桂芳 开着的是旅馆，还不让我们来？

冯嫂 老太爷说，这里是规矩的地方，不愿意有些个乌七八糟的事情。

王桂芳 我下回不和你们的三小姐讲话就是啦，我明白。

冯嫂 你下回也别来找我，大先生会骂我的，他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来的。

王桂芳 今天你非帮我一个忙不可。

冯嫂 我，怎么帮你的忙？

王桂芳 一辆商车坏了，司机是一位姓杨的，——嗯，他是我的朋友。

冯嫂 朋友？

王桂芳 是这么一个说法，他从前待我不错，懂么？

冯嫂 懂啦。

王桂芳 我和姓杨的又是小同乡，他城里，我城外。有一次谈起，我丈夫在的日子，他们还见过的。

冯嫂 （领会）唉。

王桂芳 有一次又谈起，日本兵到了家乡，我和我丈夫把家里的小店不要啦，一路出来做难民。后来人家又叫我们是义民。……姓杨的都知道。

冯嫂 （领会）唉。

王桂芳 有一次又谈起，我们做义民，摆一个卖毛巾牙刷的摊子，马马虎虎还可以过活。后来日本飞机来轰炸，把我丈夫炸死，我一个过活着，慢慢地就不好了，先是卖货物，后来卖我的几样小首饰，后来卖旧衣服，卖来卖去卖到……姓杨的都知道。



冯嫂（领会）唉。

王桂芳 姓杨的每回给我很多的钱，很多的钱……

冯嫂（不耐）你找我什么事吧？

王桂芳 回头姓杨的住在这里……

冯嫂 他不来呢？

王桂芳 他会来的，刚才我听见他对他的下手老高说，住交通旅馆。

冯嫂 你几时听见？

王桂芳 刚才他在公路上修汽车，修了半天修不好，他让大家住下，回头他来啦，让他晓得，我，王桂芳……在等着他。

冯嫂 我怎么好对他说？

王桂芳 不要你说，你让老何去说。

冯嫂 刚才你看见姓杨的，为什么你自己不说？

王桂芳 当着那么多的人，谁都要面子的。冯嫂，谢谢你，要人帮你洗衣服吗？

冯嫂 衣服早洗完啦，忙着做饭，还没有晾起来。

王桂芳 好，我帮你去晾。（拖着冯嫂便往后园走）

〔冯嫂脑筋简单，无可无不可地跟着她去。〕

王桂芳 这一次我可真是推扳不起，你送佛要送上西天啊！

〔两人转过花台，上坡去了。〕

〔在她们还未走出之前，老何一个人肩挑手提，从外方搬进五七件行李，皮包铺盖之外，有一只原白木箱，放在堂房中间，马上又去。〕

〔徐宗俊、邓英如回到堂屋寻茶吃，各自倒一大碗慢慢喝着。〕

徐 真的。我真想立刻打回头，回北平去。抗战已经胜利，现在再到重庆，也没多大意思啦。

邓 我说，我们暂时不必改变主意。

徐 趁现在转头，我们带的钱还够回北平，二十万元，用去快有一半了。

邓 现在的北平，还不是在混乱之中！

徐 至少没有敌人的宪兵，随便传我们去问话，随便把我们禁闭起来。

- 邓 自由的空气,不是很快就可以建立的。
- 徐 而且,一路来许多事情,使得我不愉快,老实说,我几乎有点失望。
- 邓 什么事情?
- 徐 到处检查,三番四复的盘问,好像从北平来的人,个个都是奸细间谍,好像每个人的行李里面,带的都是违禁品!
- 邓 是有人私运违禁品,是有奸细间谍,混到后方来,尤其在这个时候——这也难怪他们严格。
- 徐 严格到那样不讲理,那样地任意欺侮人! 怎么,早来后方两年,一个人就变成圣贤啦,其他的都是小人! 说一句牢骚话,有些时候,说不如日本人有礼貌呢! 日本人有时候对我们还客气一点。
- 邓 你这个话错极啦!
- 徐 我错!
- 邓 小恩小惠,和大罪大恶,是不能相抵的。
- 徐 什么小恩小惠?
- 邓 比方说:有人把你的一家老小都冤枉杀死了,又把你冤枉关在牢里,可是每月送你三万块钱,这两件事能相抵吗?
- 徐 当然不能。
- 邓 是呀。是非,善恶,功罪,要分清楚。
- 徐 我并不是因为日本人待我们好,所以要回北平。我们是因为被日本宪兵抓去关过两次,才到后方来的。
- 邓 你不是有一位叔叔在后方么?
- 徐 在重庆一个大学里教书。
- 邓 那么你至少见到他以后再说。
- 徐 (不能不承认)那倒是的。
- 邓 我们为什么到后方来? 为的是有地方读书;你爱好文艺,我研究电工。后方的大学,比起北平的大学,好得太多啦! 抗战固然胜利,北平的那些大学,哪能立刻就改变掉多年来的奴化教育? 我们现在难道还去受那一套奴化教育么?
- 徐 不会去的。

邓 我们这群青年人，让我们在大学里，哪怕只是空喊几声自由民主平等，到晚上没有两个日本宪兵来，传你去问话，那就是幸福……至少是幸福的开始！

徐 那么我们不游移啦，往前走就是。

邓（忽然惊觉）外面有人来啦，我们回屋去吧！

〔两人匆匆走出。〕

〔老何又挑一担行李进来，后面跟来几个男女旅客。〕

老何（停下，转身问）林先生，是不是都搬进一号房里去？

〔林先生是一个体格魁梧，气宇轩昂，精神饱满，三十四五岁的人。一身旅行的西装，拿着一根手杖，不像是庸庸之辈。寻常说话，也似乎是在发号施令。〕

林 你先把我的行李跟朱先生、朱太太的行李分开两处。

〔老何依言分开。〕

林（对朱）耀堂兄，你看这个交通旅馆如何？我介绍的地方决不会错的。

〔朱耀堂虽只四十三、四岁，看上去倒像五十以外，一副文绉绉的样子，而且眉头时结，似乎心里有什么隐忧。〕

朱耀堂（面上做作笑容）你说，从前在这里住过？

林 我住过那一间大房间，里面三张床，一张还是大铜床，五屉橱，沙发椅子；在内地小城市就算是难得。当然，比起上海的“国际”，南京的“大和”，那还差得远呢！

朱耀堂（听得刺耳，只好）嗯，嗯。

林 朱太太，朱小姐，进去看看么？

〔朱太太不过二十三、四岁，风姿甚佳，尤其几步路，走得婀娜美观。〕

〔朱兰言比朱太太只小一、二岁，耀堂嫡配所生，天真单纯，还是一个不懂世故的女学生。〕

朱太太（对林）朱先生看过，也是一样。

〔林先生领朱耀堂进入一号房。〕

朱兰言 (稍有不悦)为什么这位林先生老是邀我们和他住在一个旅馆里?

朱太太 (警惕着)这里人多,回头再和你谈吧。你看。

〔她们看见李世昌夫妇走入。李太太挟着手提包,又提着一大一小两个旅行皮包。李世昌只挟着他的公事皮包。〕

李太太 (含笑问)朱太太,你们也住在这里么?

朱太太 (含笑答)还不一定,朱先生和林先生正在看房间。

李太太 我们就住在这里二号,有空请过来坐,朱小姐也请过来。

朱太太 要来的。

〔李太太进入二号房。李世昌向她们略一点头,随入,顺手关上房门。〕

朱兰言 (见一时无人,再提抗议)你和爸爸讲,我不愿意住在此地……那位林先生……

朱太太 林先生!

朱兰言 林先生对人倒是客客气气的,不过,我看他,唔,骨子里是一个……坏人。

朱太太 怎么办呢?

朱兰言 姨娘,我老实对你讲了吧,我讨厌他。

朱太太 他对你蛮客气的,没有什么。

朱兰言 就是因为他对我太客气啦,我,我讨厌!

〔林先生、朱耀堂从一号房出来。〕

林 这间房足够你们父女三个人住的啦,一张大床,两张单身床,说句不客气的话,从前这条路上来往车子多,旅馆里天天客满的时候,就是再多挤一个像我这样的伙伴,还不是要勉强对付的。

朱兰言 爸爸……

〔朱太太推她一把,要她莫做声。〕

〔李世昌在二号房里喊:“茶房,茶房,倒脸水——茶房怎么不见?”〕

李世昌 (至房门口)旅馆里的茶房到哪里去啦?唉!

〔吴文郁从后面奔来，手里还拿着书报，大约是新借来的。立着东张西望，一筹莫展。〕

〔李太太捧着脸盆，从二号房走出。〕

李太太（对李世昌）不要喊啦，我自己去倒水吧。

〔恰巧冯嫂过来，接过脸盆。吴文郁如释重负。李先生、李太太自进房去，又关上门。〕

朱太太（对耀堂）这里住的人多，太嘈杂啦，我们还是搬到悦来旅馆去吧，那边好像清静一点。

林 我们大家住在一起，不多一个照应么？

〔朱太太望着耀堂不语，朱兰言低了头。〕

〔老何又掬了两个铺盖进来。〕

老何（向文郁）这是杨司机和老高的行李，哪一号房？

〔老高上。他是杨司机的下手，也是学徒。〕

老高 随便找间房就行，我们不在乎。

文郁（为难）这里的事情，我真摸不清楚，……五号房不是空着么？

老何 老高，你们要两间还是一间？

老高 你先把两个行李都放在五号房里，我有没有福气住旅馆还不一定呢！要是找不到人看守车子，我还得把铺盖搬出去，夜晚睡在车上。

〔冯嫂端一盆脸水，去向二号房。〕

文郁（向高）来，我开五号房给你。

〔吴文郁和老高、老何一同往里面去。〕

林 嘿！杨司机也住在这里，那更方便啦。车子哪一天修理好，什么时候开走，随时有消息，再不用费事打听。

〔冯嫂从二号房走出，自回厨房去。〕

朱兰言（突然）爸爸，我病啦。

朱耀堂（真吃一惊）你病……

朱兰言 一整天都是头痛。

朱耀堂 也许路上受了风寒。

朱太太 正好趁这修理车子的机会，找一个安静地方，让她好好地休息几天。

朱耀堂 既然如此，我们决计住悦来旅馆。

朱兰言 好的。

朱耀堂 林先生，我们就搬过去啦。

林 (眉头一皱)也好吧，我送你们去，我和悦来的经理相熟，可以叫他替你们找两间清静的房子。

朱太太 我们自己会去，不用费事啦。

林 我也要认识你们住的地方，万一有什么事情，彼此容易联络。

朱太太 行李呢？

林 我去关照老何，随后挑送过去。(口里喊着老何，走向里面)

朱太太 (看着耀堂摇头)没有办法。

朱兰言 总比和他住在一个旅馆里的好。

(李世昌换了一身干净西装，从二号房走出。)

李世昌 (仰头看天)啊呀，等一回恐怕又会下雨。(对二号房内李太太)把雨衣拿给我。

(林和老何一同走来。)

林 老何，你把这个行李搬过一号房去，再把朱先生、朱太太的行李送到悦来，不要弄错。

老何 不会的。(他随手就搬)

(李太太将雨衣递给李世昌，他却在看老何搬东西。)

林 (对朱)我们先走。

朱耀堂 (向李招呼)我们上那边去啦。

李太太 (在门内向朱太太、朱兰言)明天见。

朱太太 明天见。

(林朱等四人向外走去。)

(李世昌见老何将一只小白木箱搬进一号。)

李世昌 (连忙阻止)呕，呕，呕，不要搬，那是我的东西。

老何 (不在意)是你的。

李世昌 (含愠,呼李太太)老七,你看。

李太太 (吸着一支纸烟走出,淡淡地)什么?

李世昌 (不禁勃然)你这一阵子怎么的,又是这样强头倔脑啦。

李太太 (觉得风色不对,严肃)我没有强你呀。

李世昌 (指小白木箱)你看着,怎么会把这样一个要紧东西丢在外面?

李太太 (气怯)不知怎么,忘记啦。

李世昌 哼,忘记了!(亲自动手搬)里面都是机器零件,小小一个箱子,值五十多万呢!

老何 (好意,走过来)我替你搬。

李世昌 (结实瞪他一眼)不用。

李太太 (从李先生手中接过木箱)给我吧。(把木箱搬入房去)

[老何自将一担行李挑送出去。]

李世昌 (一人在堂屋中,愈说愈有劲)我说住这里,你偏不要住这里,我晓得你这阵子在作怪。拗不过我,就故意把我的值钱的东西扔掉,要不是汽车坏了,谁愿意在这个倒霉的地方住下,顶多车子过路的时候,停下来吃顿把饭。此地旅馆还给你预备电灯、电炉、抽水马桶呀?老七,你出来。

李太太 (勉强走出)轻一点说话,何必那么大声嚷嚷呢!给人家听了难为情。

李世昌 你对这样不高兴,对那样不满意,今天强头倔脑,明天作精作怪,我看你是对我不高兴,那么算啦,你不必只换旅馆,爽快换一个丈夫得啦。

李太太 好啦,好啦!(全不和他计较)好些朋友在那里等着你“沙蟹”呢,快去吧。

李世昌 (瞪着她一回,怒气稍息)雨衣呢?

李太太 在那面椅子上。回来吃饭吗?

李世昌 从前在衡阳的一群老朋友,不到天亮,不会散场。晚饭不回来啦,你也就在旅馆里吃吧。

李太太 好的,资本带足了没有?

李世昌 我有一百块美钞在身边，大概够啦。我想我今天会赢一点的。

李太太 早一点回来。（回入房中，关上门）

〔李世昌走出时，遇见林先生和另一人入来。〕

林（向李）马上去“拍照片”么？希望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李世昌 谢你的金口。（对另一人）哦，杨司机，车子几时可以修好？

杨司机 麻烦事，这里还没有汽车修理行，公路局里一位朋友帮忙修，他说至少得一个星期。

李世昌 糟糕！（说毕，自出外去）

林 我说，你的事，不必那样做，那是白白地多花几万块钱。

〔杨司机身上穿着鹿皮夹克，手里拿着几件修车工具，也像是一个有气派的人。〕

杨司机 不，不，不。林先生，这件事，是他们存心和我捣乱，没有人去和他们打个招呼，不会便宜放过的。

林 为什么呢？

杨司机 第一，我们的一车商货，并不是运到此地卸的。我们只是通过这里，停留下来，是为车子坏了不能走。第二，他们不是统一检查机关，他们根本不是机关，就是应该检查，也不会是由他们出头。现在他们叫我把一车货全搬下来，一件件都打开给他们看过。

林 总要有个理由。

杨司机 他们说，抗战已经胜利啦，汉奸、歹人都想趁早混到后方，投机取巧，谁敢担保哪一车子商货里面不偷偷地夹带着违禁品！

林（颇有犹豫之色）那就难啦。

杨司机 官腔是打得漂亮，我看，还不是在“开药方”！

林 “开药方”！

杨司机 人参肉桂，免不了要抓几味贵重药！

林 你打算怎么办呢？

杨司机 我认命啦。林先生交游广阔，各方面人头都熟悉，林先生对他们说一句话，也许病可以好得快一点。

林（想了一想）你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们没有？



**杨司机**（抗议）林先生把我杨时兴看成什么东西呀，在码头上跑了这  
么许多年，还不知道谁可以得罪，谁不可以得罪么？

**林**等我研究一下，这件事应该去看哪一个人。

〔杨司机点头。取出一包吉士牌纸烟，递一支给林先生，划火柴  
替他燃起，自吸一支。〕

〔王桂芳在花台后，注视等候了半天，此时乘机走下。〕

**王桂芳**（嬉皮笑脸地走近）杨先生，给我一支烟抽。

**杨司机**（故作不识，正色）你是谁？

**王桂芳**我，我姓王，我们在成都见过的。

**杨司机**成都！

**王桂芳**不止是一次呢！

**杨司机**（无可奈何）好，好，拿支烟去。（也给她一支吉士牌）回头再找  
我说话，我现在有正经事。

〔王桂芳欣然接烟，自划火柴点燃。〕

〔老高从内走出。〕

**杨司机**（向老高）房间开好啦？

**老高**两个铺盖都放在五号，房间小一点，加了一个铺，更小啦。

〔王桂芳注意听着。〕

**杨司机**无所谓。

**老高**我看看车子修得怎么样了。

**杨司机**等一下我和你一起去。

〔王桂芳不是不识相，为了生活，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只得硬着  
头皮上前。〕

**王桂芳**（有主意地解开上身的几个纽扣，露出里面粉红色衬衣）杨先  
生，你看，这还是你在成都买给我的。都破啦，还穿在身上呢。

**杨司机**（忽然冒火，怒骂）你浑蛋！你们这种人呀，所以惹不起的。给  
你们三分颜色，你们就开染坊，一次待你们好，就缠个没有完。真他  
妈的不要脸。给我滚得远远的去吧！

〔王桂芳出其不意碰了个大钉子，黯然退缩到一边。〕

林 (问杨)你打算开多大的药方吧。这种事,空口说白话是不行的。

杨司机 只算是我请他们吃一顿便饭,连酒连烟连加三,干折二万元。

林 (微颌)也差不多啦。

杨司机 那么就请林先生把这个带了去吧。(他取出怀中一大卷钞票,点数二万元交林)

〔王桂芳在一边泣。〕

王桂芳 (独自诉说着)自然,对我们这种东西,说什么念旧,讲什么交情。可是,你总有过一次待我好的,谁教待我好呢?害得人家白天念晚上想的,只念着哪一天再在一个什么地方碰到那位待人好的杨司机,那我就交好运,有生路啦!好容易在这里碰上你了,你倒叫我滚!

〔杨司机听到这些话,有点难受。〕

王桂芳 提到不要脸的话,女人离乡背井,丈夫被炸死啦,三天吃不着一顿饱饭,谁都会不要脸的!就我这样命苦!

林 (接过杨的两万元,揣入怀中)你听她说得多么可怜。(对杨)别让人家落空吧!

杨司机 (顺手数出五千元钞票,将钞票掷在桌上)来,姓王的,拿去。

王桂芳 什么?

杨司机 给你钱。

王桂芳 给我的?

老高 (熬不住插一句嘴)五千元。

王桂芳 都是给我的?

杨司机 是的,快拿走,走得远远的去,以后别让我碰见你。

〔王桂芳取钞票在手,数了一回,忽然抬头望见杨,脸上全是感谢依恋的样子。〕

〔杨司机也会被她看窘,低下头。〕

王桂芳 (慢慢将钞票放在桌上)我不要。

杨司机 (惊讶)你不要?

王桂芳 这样给我……我不要。

杨司机 怎么样你才要？

王桂芳 (诚直地)你叫你的下手搬出五号房,你给他另外开一个房间。

〔林先生睁目望着她,不由他不感兴趣。〕

杨司机 (深深地呼吸几口)行,你真行,我算输啦。(转身对高)老高,你回头把铺盖搬出来,夜晚睡在车子上,看守商货。

老高 (脸上做着怪景致)有数,有数。

王桂芳 杨先生,(有用意地)回头见!(一把将五千元抢在手中,疾步走出)

〔老高只是摇头,回五号房卷铺盖。〕

〔唐含章躲在一边看了半天热闹,这时叹口气,借装要倒茶吃。〕

林 (对杨)走吧,那姓王的真有两手!

〔林杨一同外去。室内便静了下来。〕

唐含章 (见客堂内已没有人,走向二号房,远远地就立定,轻轻地问一声)这一位是七小姐吧?

〔半晌,未闻应声。懦怯的唐正待转身退去,李太太已悄悄地走到房门口。〕

李太太 (注意客堂内确是无人)是的,你是唐先生?

唐含章 (点头)唐含章。谢先生的老朋友,我们有好久不见啦!

李太太 三年啦,三年多啦。

唐含章 在桂林的时候……

〔李太太苦笑一声。〕

唐含章 在谢先生家里,倒是常见的。

李太太 吃饭,算账,谈生意,我记得很清楚。

唐含章 刚才和你一同来的一位,就是那……李先生吧?

李太太 就是他。

唐含章 他怎么样?

李太太 (意在言外)你都看见啦。

唐含章 听说他从前是做司机的。桂林跑金华的那条路上一个阔司机?

李太太 司机,又是车主。那时候他有三辆商车;自己开一辆新的。一

个月跑一趟金华，这些你都该晓得的。

唐含章 我们晓得运货兼走私，发了不少的财。

李太太 (感慨)当时谁不是为了想发财呀!

唐含章 现在他的三辆车子呢?

李太太 早就没有啦。

唐含章 钱呢?

李太太 那边有的是。……这个人会想办法，钱倒是会赚的。

唐含章 (停了一会)你离开桂林之后，谢先生老是想念他的七小姐。

李太太 是么?真的还想念我吗?

唐含章 他盼望着你有一天会回去的。

李太太 (苦笑)回去，还提回去的话么?

唐含章 最近谢先生还和我通信的，我找出了几封信在这里，你可以看看。(从衣袋中取出几封信，递给李太太)

李太太 (先看信封)是从昆明寄来的?

唐含章 去年秋天桂林疏散的时候，谢先生就搬到昆明去啦。

李太太 这信里面并没有说他要我回去的话，有么?

唐含章 可是这三年来，谢先生家里始终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太太。

(李太太黯然，慢慢将信拆叠筒起，放在桌上。)

唐含章 你和谢先生也是六七年的夫妻，为什么当时你一下子就离开了他?

李太太 谢先生没有提起过么?

唐含章 谢先生当然不愿意提起这件事，我们当然也不便问他。

李太太 过去的事，不说也罢。

唐含章 你们两个人中间，有什么了不得的恶感么?

李太太 (坚决)一点都没有。

唐含章 那么，让我大胆说一句，真是太不应该啦。

李太太 你忘了么，谢先生从前也是做国难生意，跑金华的。

唐含章 我记得，说起来我们大家都是同道——不同行就是了，他做西药，我做电料。

李太太 谢先生跑了两年多的金华，一则因为他跑累了，不愿意多跑，二则因为女太太们跑金华，那时候有许多方便。

唐含章 我也听到是有这么个说法。

李太太 女太太们搭汽车可以少吃辛苦；和司机们混熟了，时常可以坐司机台，再说，不论什么人，对我们年轻的女人，总要客气一点；一个随身小皮包，里面装满了西药，我对人家笑笑，说几句好话，也就不打开检查了。

唐含章 那也是因为你特别能干。

李太太 谢先生不高兴跑的时候，就让我替他跑，我一共跑了四次金华，三次都是搭坐这位姓李的自己开的车子来回的。

唐含章 哦，你和这位姓李的是这样子结合的！

李太太 你想，早早晚晚，一个男人在你的身边，大事小事，都替你当心照顾；吃饭住店，不让你费事；检查纳税，不让你麻烦；他样样对你好，日子久了，你怎么会不对他好呢？世界上的人，不管是男是女，都有一条心的，人家真拿他的心来换你的心，你怎么会不肯呢？

唐含章 因此你就上了他的当。

李太太 那倒未必，谁也没有上谁的当！

唐含章 话也可以这样说。

李太太 我最后一次跑金华回到桂林，谢先生买的东西，我都托人给他送去的，一五一十，一样都不少。我自己可不好意思见他啦！马上去到衡阳，我想，我反正是谢先生的姨太太；谢先生的元配大太太，好好的住在乡下呢。我想，我离开他也没有多大关系。

唐含章（想了一回）现在李先生还待你好么？

李太太 你为什么问这个话？

唐含章 我看他和我们都不一样，我大胆说一句老实话，李先生好像是一个粗人。

李太太 他是一个粗人，三句话不对，就要和人家打架，身上老带着一支手枪。

唐含章 那么你呢？

李太太 (微露激情,但未失“写意”的常态)我嘛!反正身上少不了我穿的,口里少不了有我吃的,手上少不了有我的手饰,皮包里少不了有我的钞票。可是他到东到西,总是把我带在身边,一刻不放松,一天不让我离他,什么都得听他的。就是这么回事!不过,我也不那么傻的,不会闹得他拔出手枪来对付我。

唐含章 七小姐,别见怪,让我再多问一句,你对他的恩情,比起你对谢先生的恩情怎么样?

李太太 (轻笑一声)不谈这个啦,唐先生,抽一支纸烟吧。(她打开手提皮包,取出两支纸烟,递一支给唐,自衔一支,在唐划火柴为她燃烟的时候,她又从皮包中取出一个连项链的金鸡心)这个鸡心,还是从前在上海,谢先生兑给我的,你看哪,里面还贴着我和谢先生两个人的照片。

唐含章 (打开看)啊,是的。这东西你还保留着么!

李太太 我身上所有别的东西,都是李先生买给我的,只有这一个纪念品,是我从桂林带来,算是我自己的。李先生也晓得我有这个东西,可是他倒满好,从来不问的。

唐含章 (将鸡心还她,半晌不语。忽然激动)七小姐,你该回到谢先生那里去。

李太太 (将鸡心仍藏皮包内,一半开玩笑地)你不知道李先生身上带着手枪么?

唐含章 (激动地)你难道怕他手枪的威胁,就不敢……

李太太 说话轻一点,小心给人听见。

唐含章 我马上打电报给谢先生,叫他想法接你回去。

李太太 (摇手止他莫说。别转头)你听。

唐含章 什么?

李太太 好像有女人在那里哭。

[忽然大门口账房内有人厉声怒吼——是吴文漠斥骂他的妻子。

[大奶奶高声哭求:“不,不,不要打啦。”——但接着又是拍拍

两下。

**李太太**（愕然退缩，又诧又骇）想不到居然还有人公开凶暴。

〔内声：“啊呀！啊呀……呀！”〕

〔唐疾趋至自己房门边，转身张望。〕

〔她亦退避至后面走廊上，忙将手中信件藏入衣袋。〕

**唐含章**（不禁叹恨）我在这里住了几个月，每天听到看到的，就是你争我吵，你骂我打；不是父亲训儿女，就是大哥骂弟妹……要不然就是丈夫打妻子，或是小辈抱怨父兄。本来是一家人；为什么不能和和气气的？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闹得像冤家似的，把自己摆弄得这么苦呢？咳，真是！

〔大奶奶还在哭，吴文谟还在吼：“进去，我叫你回屋里去！”〕

〔大奶奶哭着走入。〕

〔吴文谟拿着一根鸡毛帚在后逼迫，——另一手握着一一些散的钞票。〕

**大奶奶**（哀告）我进去，我回屋去，可是，别打我啦！

**文谟** 你走呀！

〔文郁、文慧闻声从后面园中奔入。〕

〔文慧不敢进来，只远远的在假山边立定。〕

**文郁**（同情地）大嫂子，又是怎么回事？

**文谟**（愤愤）又是怎么回事！又是把钱弄错啦！我有事，上区公所去开会，叫她看守一下烟摊子，我去了不到一个钟头，才卖了一包烟，二十支胜利牌，两百七十块钱。（将手中钞票给众人看）你们瞧，她只收了人家一百块钱，倒找给人家三十块。怎么，你们娘家钱多，这个钱是你从娘家带来的？

**大奶奶**（哭着）我错啦！

〔林先生在吴文谟说了一半话的时候，从外走入。〕

**林**（此时插口）可是你错了，那个买烟的人也不对呀！

**文谟**（鸡毛帚指着大奶奶）你呀，没有知识，没有脑筋，没有记性，没有志气；你错，我看还是你父母错啦，怎会把你生出来的！（走上去又

要打)

文郁 (拦劝)大哥,算啦,算啦。

文谟 你走开。

文郁 今天来了有好些旅客,让大嫂子帮着做饭去吧。

文谟 (举起鸡毛帚)你也要挨揍!

林 (看不过去,一把拖住)算啦,算啦。

文谟 (出其不意)这一位?……

唐含章 刚来的一位旅客。

文谟 旅客!

林 (似笑非笑)啊!我姓林,住一号。

文谟 林先生,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他转身即走,但想不到林有气力,竟挣不脱)

林 是你们的家务,我管不着;可是我不能看着你欺负人!她是个女的,她打不过你。

文谟 她是我的老婆!

林 那也不是给你打的!

文谟 (对大奶奶)走,我不打你。

林 (夺去文谟手中鸡毛帚)算啦!你拿过来吧。

〔大奶奶向内室奔去。〕

文谟 (正待对林发作)林先生……

林 (殊不畏事,挺身而出)怎么着!

〔文谟为他的魁梧的体格所慑,未敢有所举动,干瞪了一回眼,亦回内室去了。〕

李太太 林先生算是做了一次好事。

文慧 (走下,向文郁)二哥,你上外头看看去,有人守着纸烟摊子么?

要不,回头又……

文郁 不用,老何一定在……

〔拍,拍,拍,拍!接连几下,又是打人的声音,大奶奶在里面放声大哭。〕



〔众人都感不安，但林先生却不便冲进去。〕

文郁（忍不住要叫喊）抗战已经胜利！我们这一家子，为什么还老是这一套，打呀，骂呀，欺侮呀，压迫呀，老还是这么一套！（大声）抗战已经胜利了！

——幕——

## 第 二 幕

八天之后。

举行提灯会的晚上。将近仲秋，月色甚早。……

惟间有乌云，月色时为所掩。

仍是吉记交通旅馆那间堂屋。

〔幕启时，林先生立在假山边看天色。时而低头沉思，像是在考虑什么严重的问题。〕

〔老何立在方桌后，点燃一盏纸糊的方灯。〕

林（从假山边走下）这个天靠不住，说不定要变！

老何 下不得雨……一下雨这些提灯会的灯，不都打烂了么？

林（提方灯）怎么，你这个灯，也要拿到提灯会里去露一露？

老何（笑着）不。这是旅馆的门灯，——今天我们糊不少的灯，带便也糊了一个新的。

林（提在手中看）上面写了些什么字？（读出声）“未晚先投二十八，鸡鸣早看三十三。”——噢！

老何（笑着）还不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二十八……宿，三十三……天！

林（放下灯）嗯！

老何 栈房旅馆，门口都得挂上这么一个灯。不挂灯，乡下老百姓不晓得可以投宿。

林 啊，这是旅馆的符号证章。

老何 对啦。

〔冯嫂抱着几件衣服，领着大奶奶从后面来。〕

冯嫂（径至林前）林先生，这两件扣子缝好了。这条中山裤给钉子扎了一个大洞，你说拿线织补，我不会……我请大奶奶给你补，你看缝得对不对？

大奶奶 织补不了，还是拿线把破口缝起。（看了一下）对付着可以吧。  
（持针续缝）

冯嫂 大奶奶，我不管啦。我去换衣服到区公所门口看灯去，大先生许我的。

大奶奶 就是。

〔冯嫂将那缝好的衣服，送入一号房。老何将那燃明了的方灯，挂到大门口去。〕

林（对大奶奶）费心，快着点，也许我要穿着出去。

大奶奶 就是。

〔冯嫂自一号房出。〕

冯嫂 大奶奶，……

〔大奶奶点头。〕

林 你在此地是一个乌鸦精！

〔大奶奶不解，呆望着他。〕

林 有什么倒霉事，都怪你不好。

〔大奶奶不敢接口，仍作针线。〕

林 我实在看不过。我搬进来的那一天夺了他的鸡毛帚子，他好不恨我；这个七八天，直对我瞪眼，我才不管那一套！要没有两手，就敢管这个闲事吗？你娘家还有人吗？

〔大奶奶还是不敢答应。〕

林 要不是你在此地举目无亲，我想大先生不敢那么打你。要是我是你呀，我早就走了！

大奶奶（低声自问）走么？

林 啊，回娘家。

大奶奶（摇头）太远啦。

林 那么随便哪里去，公路上有的是汽车，买不到票子，作黄鱼。你做个女工还不行么？针线好，上灶也行，细工粗工苦工都肯做。冯嫂做事就不算坏，你还比不上三个冯嫂？反正你在此地是做超级老妈子，双料三料的老妈子，又要做活，又不给钱，又要天天挨骂挨打。

〔冯嫂换了一身漂亮旗袍出来，稍为旧一点。〕

林（微讶）喔？

冯嫂 大奶奶，你看这件衣服好么！李太太的，旧了，不要啦，一千块钱卖给我的。

林 唔。

冯嫂 我去啦。（忽然自己笑起来，忙走出去）

林 你们那位老太爷，也不管管他那位大少爷，就让他成天打人骂人。

大奶奶 看到也会说的，可是老太爷爱下围棋，一天到晚在绅粮们家里的时候多。

林 那你就真不该再待下去啦。

大奶奶（苦思了半天，自言）走路真也不易。

林 怎么？

大奶奶 要很多的钱。

林 不要紧，你向我借，过几天你有钱再还我。（自负地）我进钱容易，三十万五十万的进来，三万五万的借给人家不在乎，我姓林的从来不怕事的，你说吧，哪一天走。

〔大奶奶已将中山裤缝补完毕，递给他。〕

林（接过）好啦？（随手摸出两张钞票）这里给你钱。

大奶奶（一看）给多啦，这是两千元。

林 是两千元，给你的。冯嫂的我另外给她。

大奶奶 不用那么多。

林 你攒聚着，做回家的盘费吧。

〔大奶奶听他这样说，便收下。〕

大奶奶 回家，我也想过的……他藏着一把尖刀！

林 哼，他有刀，别人还有枪呢！

〔吴文慧、徐宗俊各人捐着两扇牌灯走出，灯已燃明。牌灯两面，都写着字。

林 (过去看，口里念出)“民主”，“科学”，“团结”，“和平”。(再转过去看)这一面全是“庆祝胜利”。

〔老何自外来，直至大奶奶面前。

老何 大先生到保长家里去啦。账房没人守；我还得替老太爷去提灯。

〔大奶奶即往账房去。

〔老何往后面取灯。

林 今天可真热闹啦。(拿着他的衣服，入一号房)

〔邓英如、吴文郁高兴地从外进来。

徐 哪个东西送到区公所？

文郁 送去啦。

〔林先生忽又出现在一号门口。

林 (急问)什么东西送到区公所？

文郁 我们四个人公送的一百张标语。

林 公送的标语？

文郁 自己花钱买的纸，自己写的。

林 哦。(回身入房)

文慧 街上情形怎么样？

邓 老百姓热闹极啦，真的热闹。

文慧 是呀，真正胜利啦。

邓 壮丁不抽啦，明年可以希望免除一年的钱粮田赋，这是老百姓真正高兴的！

文慧 我想今天不是真正高兴的人，只有那些汉奸。你说对么？

邓 (看一眼徐宗俊)对的。

〔吴吉安袍子马褂，从内踱出。

吉安 还早么？

文郁 提灯会还有一回，区公所聚餐会差不多啦；他们说要派人来

请的。

吉安 唔。(对后面)老何,老何,我的灯准备好没有?

〔老何在內应:“好啦,来啦。”他捐着一个大牌灯出来。两面都写着字,一面是“胜利安乐”,一面是“天下太平”。〕

吉安 (还满意)你先捐着去吧。

老何 就是。

〔老何不免有点矜持,昂然举灯走出。〕

吉安 (看一看他们四个的灯,看见“庆祝胜利”的一面没说什么)什么时候啦,月亮还不出来?(踱到后园边看天)唔,有乌云,也许会下雨。

文郁 提灯会还是要举行的。

〔老何回至前边道口。〕

老何 老太爷,区公所派人请你就去聚餐。

吉安 晓得啦。(对众人)你们还要等一回才去?

文慧 是的。

〔林先生突然自一号房出,锁上门。〕

林 老先生,我和你一路走,也许有件事,要和你谈谈……

〔两个人一路让着出去。〕

〔外面似乎有鞭炮锣鼓的声音。〕

〔徐宗俊、吴文慧各人举起一扇灯。〕

文郁 就去么?

文慧 (起劲)就去就去。

邓英如 也好。

〔邓英如、吴文郁也去拿灯。〕

〔朱太太挟着伞仓惶自外走入。〕

邓 朱太太来啦。

朱太太 哦,邓先生正要找你,有工夫你到悦来旅馆去一趟好么?(有意地)兰言等着你呢。

邓 是啦。

〔朱太太叩二号房门，李太太开门，迎她进去。〕

〔锣鼓声大作。〕

**文慧** 去啦，去啦。

〔他们四个人各举一灯欣然出去，堂屋内静下来。忽然听到后面杨司机高声骂人：“浑蛋，我说不行，不行！”又听到王桂芳的声音：“你现成有一辆商车，你是老板，又是司机……”——“你的话怎么这么多，少说几句！我叫你少说几句！”——“我要跟着你走，跟着你上成都去。”杨大声斥呵：“浑蛋，什么东西！”老高疾步从外走入。〕

**老高**（自言）嘖，嘖，嘖，嘖，又吵起来啦。（奔向后面去）

〔李太太皱着眉，引朱太太走入堂屋。〕

**李太太** 外边来谈吧。此刻没有人，还是外边方便一点。里面只和人家隔了一层板壁，什么话都给人家听见。

**朱太太** 李太太，我们萍水相逢，我今天来和你说这个话；我自己也晓得太冒昧啦。

**李太太** 朱太太不和我客气，我再高兴不过！我们虽说相交不久，这一次一同搭车才认识，可是你为人豪爽要朋友，我们李先生都佩服的。（自想，失笑）嘿，上一次李先生沙蟹输掉二十几万，想翻本一时找不到现款，你慷慨的帮忙借给他资本，我们也没有和你客气。你今天心里有什么话，尽管告诉我好啦！我们还不能算是一见如故么！

**朱太太** 那么，李太太，不瞒你说，我们着急了好多天啦。

**李太太** 着急了好多天！

**朱太太** 总觉到有一个灾难，一个大的灾难，耀堂和我……恐怕都逃不过。

**李太太**（同情地）不会吧。

**朱太太** 是这样的，也许是我们神经过敏，但愿是神经过敏吧！现在有一个人——也不提他姓名啦，算是一只狼，追着耀堂咬；一定不肯放过耀堂；存心是要耀堂的命！

李太太 这个人 and 耀堂一向认识么？

朱太太 哎，就是认识得太久啦！知道得耀堂太清楚啦！他真是一只狼；他要耀堂带出来的钱；他要耀堂留在上海南京的财产；他要耀堂的不懂世故的女孩子兰言；他还顺便要我这个人——因为从前我是做舞女的，他看得我是那么容易——他走尽走绝，一点不留余地的。

李太太 （不解）朱先生就这样一动不动，等着他来对付么？

朱太太 （为难了一回）李太太李先生都是有见识有担当，讲交情讲义气，愿意帮朋友的忙的人——我今天也是无人可求，无人可找——怎样还怕对你说老实话……耀堂有把柄给那个人拿住，所以强硬不来，不敢得罪那个人，没有拉破面皮之前，不能不敷衍他的！

李太太 哦，原来是这样一个情形。

朱太太 固然，说到把柄的话，那也是彼此彼此。那一个人的底细，也逃不了耀堂的。不过那么一来，至多是闹得同归于尽，于耀堂不会有好处的。要是不逼得我们真正无路可走，那么我只求搭救我自己的恩人，那个狼就不去管他，让他别处去自取灭亡——那只狼不会有好结果的。

李太太 朱先生还于你有恩。

朱太太 三年前，我的十五岁的小兄弟在上海参加爱国工作，被日本宪兵捉了进去，那时候我和耀堂还是舞女舞客的关系，是耀堂托人保我兄弟出来的。

李太太 朱先生在南京上海是位有面子的人——是有点办法的。

朱太太 所以今天耀堂要遇到灾难，平心说，也不大冤枉，不过我和他既是……

李太太 我明白。

朱太太 耀堂又是个胆子很小的人。最近半年看得情形不对，自己没有主意，是我劝他赶快避到后方来。这两天碰上这点事情，又是乱得一点主意没有……李太太，我今天冒昧来求你，倒不是为了耀堂，是为了兰言那个女孩子。

李太太 为了朱小姐?

朱太太 兰言什么都不大懂,还不会招呼自己。我要拜托你和李先生,万一耀堂和我,发生什么意外……

李太太 你不要着急,不至于坏到如此。

朱太太 万一的话!那么求你们二位把兰言带到重庆她的哥那里……别让她落在那个狼的口里,李太太,我今天真是……教我拜托谁呢?我的心思也乱啦!

李太太 你放心,我看不会有什么的。

朱太太 谁保得定?

李太太 要是真的有什么事情,我和世昌,这一点点,把兰言带到后方,该能做到的。——那只狼是谁,姓什么?

朱太太 (神经地笑)我看他也快要露原形啦。

李太太 (想了一回——毅然)走,我和你一起去安慰一下兰言。

〔在李太太关房门加锁的时候,后面突然传来“碰”地发怒拍桌子的声音,接着是王桂芳的哀告:“杨先生别生气,我在这里离乡背井,我不找你帮忙找谁呢?”——接着是老高劝她:“王桂芳,不要那样不识相,杨先生说不能带你到成都去,有什么多讲的。”——接着杨时兴说话:“老高,不要理她;你先出去,把那六千块钱也替她带去;她爱拿不拿?”

李太太 (轻轻地自管和朱太太说话)我们到悦来去吧。

〔她们二人一同走了。

〔后面传来王桂芳的哭声。

〔老高默默地自内走出。手里拿着小小一叠钞票:约摸五、六千元。

〔后面杨时兴的骂人声又高响起来:“滚!给我滚得远远的,去,不要脸的东西!”

〔老高把手里的钞票,数了又数。

〔王桂芳含着眼泪,满腹委屈的样子,从杨时兴的房间走出。

老高 怎么样?为什么不识相一点?



王桂芳 我们这种人都不是人!

老高 杨老板是爽快的性子,说不带你到成都,就不带你到成都。你缠着他没用,人家怎么会不冒火!

王桂芳 他一个劲发脾气,不让我说话。

老高 还没让你说,你缠着他足有个把钟头……

王桂芳 高司务,你刚从外面回来,你不晓得。我把内情告诉他,他全不理睬。

老高 你还有什么内情?

王桂芳 我要回家乡去。

老高 回家乡去?

王桂芳 我逃难出来也有七八年啦。现在抗战胜利,大家都回家,我也要回家。

老高 你刚才求杨老板把你带到成都去?

王桂芳 他的车子明天要开成都的。

老高 成都又不是你的家乡。

王桂芳 家在下江可是成都我有亲戚。他们回去的时候,我好跟着他们一起回去。

老高 现在商车的管制严得很!规定装几吨货,就只能装几吨;规定带几个客人,就只能带几个人;多一条黄鱼都不能行的。

王桂芳 我不信多带我一个人办不到,那么大一辆卡车呢!

老高 我们商车,规定八位乘客;超过人数,罚起来,好家伙,我说,你呀不必多此一举。

王桂芳 怎么?

老高 我看你在这里混得还可以。呆下去算啦,哪里不是吃饭?

王桂芳 怎么?(泪如雨下)一个女人做了婊子就不要回家乡吗?

老高 你瞧你,谁说不要回家乡?此刻没有交通工具,回不去呀!

王桂芳 我是逃难出来的孤孤单单的一个女人;我是难民,我是义民。

老高 义民(这段话给他的印象甚深——开始真的同情她)哦,哦?(但仍为杨辩护)可是你找杨老板是找错人啦。这件事他用不着管的。

他又没有做官，他又没有做救济会会长。

王桂芳 抗战胜利，大家都回家乡，做官的有得回去，发财的有得回去，读书的有得回去，买卖人有得回去，我们逃难出来的就没有人管了么？我就像是露水姻缘吧！我们也碰过好几次头。一点恩情都不讲么？男人们都是没有良心的。

老高 你也拿点良心出来说话。杨老板待你就算不错。这七八天也给了你三万块钱，有没有？

王桂芳 那是有的。

老高 还说什么！这里还有六千块。（示以钞票）也是他给你的，你刚才为什么不拿？

王桂芳 我拿了他这六千块，我和他的事，就不算……全完了么？

老高 你不拿他的，也全完啦。

王桂芳 不不。（又泣）我要他带我回家乡。

老高 我听他对你说的，车上规定八个客，只要有一个不走，一准让你走——我听他这么说过的。

王桂芳 哄人的空话，说他干什么？我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八个客人谁会不走？

老高 这话也是。谁愿意待在这个地方，谁还不走？

王桂芳 我反正走不掉，那么，（悲愤地）我只好死在这个地方了？（愈说愈激烈）当初，我们一家人，为什么要逃难逃出来？逃出来，还是死？待在家乡，等日本鬼子来到，把我们一家人都杀死，不更省事么？（突然又大哭起来）

〔保长太太还是抱着她的孩子，自外走入。〕

保长太太 （见王在哭，问高）什么事？

〔老高未及回答。〕

〔后面杨时兴大声喊叫：“老高，老高，快来捆行李！”〕

老高 （答应）就来。

保长太太 （又问王）什么事？

〔王桂芳不答。〕

老高 六千块钱在这里，我劝你还是拿了吧。义民的话，我替你对他提一下。

〔杨时兴又在喊叫：“老高，老高！”

老高 （忙应）来啦！（他将六千元放在王桂芳面前茶几上，转身奔向后面去）

保长太太 怎么，又和客人吵嘴啦？

〔王桂芳一声不响，霍地立起身来，一把将六千元抢在手中，朝前就走。她几乎和那从外走进的吴文谟撞了一个满怀。

文谟 （微讪）怎么啦？

保长太太 （漠不关心地）莫名其妙。

文谟 （指后面）你和杨司机谈过没有？

保长太太 没有见到人呢。

文谟 我今天下午和他提了一下。

保长太太 他怎么说？

文谟 他说，四条黄鱼太多啦。

保长太太 你提了钱没有？

文谟 到成都每个客人一万五。

保长太太 我跟你说的是每个客人三万。

文谟 是呀，慢慢地和他讲价，这位杨司机做生意厉害得很，一点不讲交情的；而且满官腔。

保长太太 他打什么官腔？

文谟 商车带客，不能超过规定人数。

保长太太 我们也可以对他打官腔的。

文谟 带黄鱼有什么官腔好打的？

保长太太 我们说，这不是普通的黄鱼，这是区公所的公事。

文谟 他才不会领教区公所呢！

保长太太 我们把赵主任委员抬出来，说这是赵委员的事。

文谟 赵委员么？杨司机是过路的人，他又不常住此地，他也不晓得赵委员是谁。

保长太太（言外有意）赵正华赵大爷，姓杨的能不领教么！

文谟（略一想）你对赵大爷说过这件事么？

保长太太 还没有，过后我去向他报告一声，不会不承认的，自己人，他也有好些事情要我们保长替他做！

文谟 杨司机来啦。

〔杨司机仍穿着鹿皮夹克，手里提着一个帆布旅行皮包。〕

杨司机（对吴文谟）大先生，刚才我叫老高来付账的。

文谟 五号的账都清啦，没有错。

杨司机 回头我叫老高把铺盖搬出，明天清早，我们走啦，今天夜晚，我睡在车子上，老何他们的小账，我明天早上自己来给。

文谟 好的，好的！

杨司机 打扰啦，啊！（他提起皮包，正待走出）

文谟 喔，喔，杨老板，保长太太等你有话说。

〔杨立定，转身看着他。〕

文谟（笑脸）还是为了黄鱼。

保长太太（同样）还是为了那个事。

杨司机 下午我已经和大先生说明白啦。（肯定地）不能行！

保长太太 他们现在愿意多加一点钱，（看一眼文谟）每一个人愿意出两万。

杨司机 两万！每条黄鱼给我二十万我也不干！

保长太太 每条黄鱼二十万？

杨司机（强调地）我也不干！（他取出一包纸烟，抽一支自己燃吸）

〔保长太太颇为不乐的样子，望着吴文谟。〕

文谟 杨司机还是帮帮忙吧！

杨司机 我是罚够啦，罚怕啦，老实说，从前我也是不守法的。现在不照规定，查出就扣车子。正是复员的时候，车子一扣三个月六个月，那不是和我自己过不去么？

保长太太（也发话）这几条黄鱼不是私的，是公的！

杨司机（冷笑）黄鱼还有私的公的？

保长太太 这四个人是义民，区公所关照特别优待，提前把他们送回家去的。

杨司机 我不听那一套。哼哼，优待义民哪，王桂芳那个可怜女人才真正的是义民，为什么没有人优待她，也提前把她送回去？老实说，黄鱼是生意经，司机带黄鱼，为的是赚几个。诸位介绍黄鱼，也为的是赚几个。带得了的话，这叫做是“落得”的“落”字。可是今天我这几个钱不要赚，也不敢赚！

保长太太 赵主任委员有过话的。

杨司机 什么赵主任委员？

文谟 本地的调解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杨司机 调解委员会也调解不到黄鱼的事！

文谟 赵正华赵大爷的调解委员会管得事情还是满多的；强盗呀、打架呀、汉奸呀、治安呀，他都可以过问的。

杨司机 那就更好，他决不能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保长太太 赵大爷是最讲理的。（意在恫吓）你不去得罪他，他决不会随便挑剔扣你的车子的！

杨司机 （一呆——奋然）好，来吧！我告诉你，今天我姓杨的要是犯了法，你调解会来查我罚我办我，我一句话没得说的。今天你是介绍黄鱼，和我在谈生意经；这笔生意得由我姓杨的作主，我姓杨的不高兴做，怎么样！不接受黄鱼，就要扣我的车子！

文谟 （怕事弄僵）她没有说要扣你的车子！

杨司机 我姓杨的有本事是一个人开着这辆商车在这条公路上跑来跑去，就不是一个善罢干休的人。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谁都有八千年的道行的；拿出法宝来吧，此地解决不了，重庆解决，重庆解决不了，汉口解决。我姓杨的输了理，我姓杨的负责请客。

文谟 何必说这个话？

杨司机 （汹汹地）你叫我说什么话？

〔六只眼睛，相互瞪视了一回。〕

保长太太 （忽然改口）每条黄鱼二万五。

**杨司机** 请原谅。车上现有八位客人，我不敢答应。明天有一位不走补一位；有两位不走补两位，专补保长太太介绍的黄鱼，别人的黄鱼不接受，行了吧？

**文谟**（也跟着说软话）杨老板在这条路上也是常来常往的，今天卖一个交情，下一回陈保长也会有补报你的地方。

**杨司机** 补报我？

**保长太太** 晚上替你找个人看守车子什么的——人生何处不相逢！

**杨司机** 还提着守车子呢！这一次托你保长太太找一个人，就要我五千块钱一晚。一个大钱不能少，而且车子在这里停一晚就得算一晚！我不是没有人看守车子，老高不是每晚睡在车上么？我是怕有人阴损！我明白，每晚五千是给我吃一帖药，我认啦，我也不相信，这个药方会是赵委员赵大爷开的！

〔赵正华手里拿着雨伞就在这时走入。〕

〔吴文谟和保长太太都有点不自然。〕

**赵正华** 下雨啦，咳，今晚这个提灯会！

**保长太太**（见机）好，杨老板，就这么办，算是说定啦，每人两万五。（不等杨司机回答，疾忙走出）

**杨司机**（追上说）一条黄鱼两万五到成都，价钱是相当的，（向赵正华）对得起赵委员。

**赵正华**（不解）什么东西两万五？

**杨司机** 嘿，赵委员不晓得这件事，（漂亮地）好，没有关系的小事，不谈啦。（至后过道口）老高，行李怎么样啦？

〔老高在后面应：“就好！”〕

**杨司机** 快搬上车，我先走啦。（他向赵正华、吴文谟略一点头后，提着皮包出去）

**赵正华**（问文谟）你老太爷呢？我来接他的。

**文谟** 早已上区公所去啦。

**赵正华** 哦，我不知道，我从张老太爷那里来。

**文谟** 刚才有人来催请的。

赵正华 那么我也走啦，今晚提灯会热闹，每一个商家都参加的，你不去看看么？

文谟 这里的人差不多全去啦，旅客、家里人，连到两个工人，等一回，我是要去看看的。捐了我们这么多钱，到底玩些什么把戏出来——（忽然不乐）总而言之，胜利来得太快啦……

〔雨此时落大了——后檐的水，直泻下来。

〔老高掬了一个大的铺盖卷，又提着竹篓篋包之类从后面走来。

老高 啊呀，这么大的雨！

文谟 你走不了，等一下吧。

老高 （踌躇）唔……我上门口等去。（他径到大门去了）

赵正华 是的，胜利来得太快啦！

文谟 年轻人太得意啦！文郁文慧的态度全改啦。对长辈一点怕惧都没有，好像世界就是他们的了。

赵正华 胜利来得太快，最吃亏的是商家，进了许多货，物价又跌起来，怎么会不赔本。

文谟 所以还是有田地有谷子的好。

赵正华 那……当然。

文谟 （试探）……张家和我们那件事，后来又谈过没有？

赵正华 又谈过两回，你们老太爷是一个古道的人，对于张家大爷已经有了一位太太，再向人家求亲，很不以为然。

文谟 我以为他老人家可不必。当地既然有这样一个好习惯，太太不分多少，一律平等，那么何必还计较什么做大做小呢。他老人家百年之后，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子，要由我来挑的；我得负责那文郁文慧的生活，这件事我也应该可以作点主，我是主张和张家定这门亲事的。我不怕人家骂我，贪图张家有谷子，把自己亲妹妹卖给他们！

〔赵正华看他一眼，似乎不便接口，忽然走到屋檐边，抬头看天。拿起雨伞。

赵正华 我看还是走吧，这个雨一时不会停的，他们还在区公所等着我

呢。(提着伞径往外走)

〔吴文谟只得送他出去。

〔外面开大门声。老高说话声。“雨还大着，就走了么？”——关门声——吴文谟吩咐大奶奶声：“把账房锁上，你到里边来——”

〔吴文谟回至堂屋，面色不好看。

〔大奶奶走开，有点害怕的样子。

文谟 (严厉地)刚才我的兄弟又在纸烟摊上拿了钱?

大奶奶 (嗫嚅)拿的。

文谟 多少?

大奶奶 七百。

文谟 为什么给?

大奶奶 他说问过父亲。

文谟 你问过我没?

大奶奶 (不能答)我……

文谟 过来。——

大奶奶 (恐怕地缩退)别打。

文谟 不比你。(他给大奶奶劈地两个嘴巴)

〔大奶奶惊号。

文谟 你有人心没有?

大奶奶 (今天突然有了勇气)你欺负我——你欺负我娘家没有人。

文谟 (追上去又要打)你居然敢说起这种话来啦!

〔老高闻声进来。

〔大奶奶逃至老高身后。

老高 (劝)好啦，好啦，别打啦。

文谟 我不打她。

〔大奶奶不敢哭。

老高 (停了一回)我们做房客的，明天就走啦。你们是一两口子，离不开的。



文谟（对大奶奶）我不打你——你上坡去看看后门闩好没有——真的，你去。

大奶奶（迷惑地望着他一回）我去。

文谟 回来你就坐在账房里看着大门——今天他们都去看提灯会去啦，没有人在家。

大奶奶（积威之下）就是。（她寻到一个斗笠戴上，冒过雨转过假山坡去）

文谟 哼，她的娘家！

老高（极不愿管此闲事，但心里实在不平）她娘家是哪一省呀？

文谟 山东。

老高 好远的！

文谟 他父亲还做过一任团长呢，军阀时代。

老高 那也久啦。

文谟 那时候我父亲在师部里当秘书，是师长的红人，他父亲要巴结我父亲，硬把女儿说给我们——不用提啦，好像是卖一个丫头给我似的——这女人也真是丫头命，一点脑筋一点记性没有！

老高（缓缓地）他父亲。

文谟 早就死啦，他有一个兄弟也在队伍混，只当了一名班长，那还是抗战以前的事，好多年不通消息啦。

老高 那么，好，打死也是活该，谁教她的娘家不争气！（觉得不必再说什么）我走啦！（转身就走）

〔开大门声。文谟气得干瞪眼，也出去。骂着：“他妈的，全是浑蛋！”

〔大奶奶从假山后的高坡走下，除去头上斗笠楞了一回，没精打采地走向账房。

〔邓英如提着雨伞慢慢走——像有严重心事，独自停在堂屋中寻思。

〔李太太披着雨衣，随后亦来，取出钥匙，打开二号房门，入内燃上灯。

邓 (见无人)我看,朱先生朱太太和兰言他们,心思都乱啦,未必就会那样危险的,是么?

李太太 (回身走出)唔,也难说,他们不是讲,已经有两批人到悦来旅馆里调查过了么?

邓 (承认)那是的。

李太太 好像是一个船翻啦,人淹在水里,谁还不是乱扰乱抓!明知道兰言改装男人这件事不大行,有这个准备,他们总觉得稍为可以安心一点。

邓 (摇头)不是办法。

李太太 我说,不要多考虑啦,你还是把你的西装拿来,让我回头给朱小姐送去——你不必再去,免得惹起人家注意——但愿是备而不用,在我想来,今天晚上也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邓 (忧虑)我的衣服,一路坐汽车来,大家看见我穿过。

李太太 兰言穿上,她会改掉一个样子的。

邓 朱小姐穿上,恐怕还是瞒不过同车的人的。

李太太 这也只图逃过人家一时的眼睛,怕陌生人的——今晚来的陌生人的眼睛!

邓 我怕一时都难,万一弄巧成拙。

李太太 还是兰言自己的主意,她也曾求过你呀,你和兰言,不是彼此都很同情么?今天怎么可以不救她!朱先生他们怕来怕去,所怕的只是一件。在这个小地方,天高皇帝远,那些来侦查他们的人,可能不是法院,也不是正式机关派出来的。这些人会得太热心,随便胡弄乱弄,兰言还是个天真简单的女学生,等到辨别清楚,苦头已经吃饱!法院倒好啦,能讲公道,那是无话可说的。

邓 好!既然如此,我接受她们的意见(毅然将上装脱下,一面取出袋中物事),可是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不是件理智的事。(他拿着上装和物事,向后走去)

[李太太回入二号房,取镜子木梳在手——即将房门关上。

[唐含章半身淋湿,自外归来,见二号室内有灯,意欲叫唤,忽

又踌躇。

〔桌上放着吴吉安常用的水烟袋，他便取在手中点燃纸条。故意走入后园，仰首看天。〕

**唐含章** (大声，特为给李太太听到)雨倒停住了……似乎月亮还会出来。

〔李世昌偏在这个时候从外走入，见唐一个人神经式的大声自语，不禁密切注意。〕

〔唐含章奇窘——连忙放下水烟袋，脱卸湿衫——作为回房易衣，迅疾去了。〕

〔李世昌推门入二号房——里面李太太随口问：“你怎么也回来啦？”——李先生应：“啊。”〕

〔邓英如捧着一包衣服来，至二号门口。〕

**邓** (向门内)李太太，我拿来啦。

**李太太** (自房走去)谢谢你。

〔邓英如此时已着中国袍子。〕

**邓** 我还是参加他们提灯会去!

**李太太** 好呀。

〔邓转身出大门去。〕

〔李世昌亦从房出。〕

**李世昌** (指衣包)这是什么东西?

**李太太** (轻描淡写地)朱先生向邓借的衣服，天下雨，冷啦。等一回我还替他送去。

**李世昌** 我刚才到悦来旅馆，朱太太那里找你的。

**李太太** 哼，“沙蟹”又沙输啦?

**李世昌** 我给你看。(怀中取出钱夹，打开里面只剩有限几张钞票)不到一万块钱了。

**李太太** 我的皮包里还有美钞，你自己去拿吧。

〔李世昌欣然去取。〕

〔李太太即将邓送来的衣服重新包好。〕

〔李世昌在房内喊：“又拿了三十元美钞。”

李太太（问世昌）你今晚回来不回来？杨司机说，明早天不亮就要开车的。

李世昌（自出去）我今晚要翻本——开车以前一定回来——天亮见。  
（他急急忙忙地走了）

〔李太太正待回房——突见桌上有世昌的钱夹和他的烟斗。

李太太 哼，大概是输昏啦。从我那里拿去了钱，自己的钱夹和烟斗倒摆下啦。（她进去披上雨衣，吹熄灯，带闭房门加了锁，正待取持衣包出去）

〔唐含章已换了一身干衣服，悄悄地在一边守候着。

唐含章 七小姐，喔，七小姐。

李太太（含笑）啊，唐先生。我有点事，得赶紧出去一趟，回头谈吧。

唐含章 不不不，七小姐，我晓得，你们明天清早都要走啦。有几件要紧事，请你稍留一刻，我们谈谈。以后恐怕难得再有会。

李太太（眉头稍微一皱）那么，请说吧。

唐含章（脸上有紧张而奇怪的神情）李先生是不是身上经常带着一支手枪？

李太太 有的。为什么？

唐含章 从前在桂林衡阳的时候就有的？

李太太 一向有的。人家规规矩矩有一张证明书的，你问这做什么？

唐含章 我偶然记起人家说李先生的一件事，——也是从前的话啦——说他因为开枪打死了一个人，所以离开衡阳！

李太太 没有打死。这件事，我很清楚。

唐含章 哦，开枪打人的事是有的！

李太太 他和几位司机赌钱，争吵起来。他开了一枪，把人家的腿打伤啦；很轻的伤，只破一层皮，那个人都没有进医院。过了一个多月，那个人自己得病死的，什么急性肺炎，和李世昌无干。

唐含章 那么他还是为了这件事离开衡阳。人家的话，说对啦。

李太太 因为查问这件事的人太多，先是治安机关，后来报馆的新闻记

者，又是三天两头的来问，麻烦极了，他这才把三辆卡车都卖掉了，自己也不做司机，改在这边路上“抢运物资”——这是顶时髦的说法——成都西安，一直往东去。李世昌今天真是一个老实生意人啦！

唐含章 我全明白啦。可是，七小姐，昆明的回电来了。

李太太 什么？

唐含章 我是不是对你说过，你初来到的一天，我和你谈过之后，就打了一个长的电报到昆明，一个星期没得回电，昨天早上我又打了个“加急”去催他。今天下午，谢先生的加急回电来啦。

李太太（方才和朱太太或邓英如说话时的积极与兴奋，好像无形中受到打击——似乎又恢复她一向的“犬儒”与“玩世”的态度）你怎么又提起谢先生，老这么勾动我的心事。

唐含章（取出一封电报）这是谢先生给我的回电。

李太太（略睇）啊呀，这么长的回电！我不看啦。唐先生和我简单的说说吧。

唐含章（收回电报）你晓得谢先生为人的忠厚的！

李太太 已往的我的错处，一概可以不计较。不是么？

唐含章 他是个重情感的人，他说和你分手几年，想不到今天又会得到一点关于你的音信。

李太太（苦笑）唔……哼。

唐含章 他很想立刻和你见面。

李太太 这再像他说的话没有！

唐含章 他说，几年来他过的只是“寂寞生涯”——他一个人冷静得很，你呢，也该是“鸟倦飞而知还”——就是说，这几年奔波无定，大概也有点厌倦啦！

李太太 他倒还是那样体贴。

唐含章 他叫我问你，如果你有决心回到他那里去的话，要我马上打一个电报给他，他就动身到成都来会你。

李太太（咀嚼）决——心——回——到——他——那——里——

去! ——

唐含章 他另外还托我一件事。在我,说来惭愧,目前我竟然做不到,可是在你,我也是晓得不必要的——他托我垫送你五万块钱的路费。

李太太 (严重地思考着)如果——我有决心——回到他那里去的话!

唐含章 (微愕)怎么?

李太太 谢先生还是那样的……始终拿不定一个主意!

唐含章 (代谢作辩)他是在望着你回去。

李太太 (一声长的冷笑)嘿……怎么单提“如果我有决心”;谢先生,他,他自己呢!

唐含章 (爽然)哦,他——他自然也有的。

李太太 当然……(感叹)唔!当初我刚和李世昌去到衡阳,要是谢先生坚决一点,他自己到衡阳来追我回去,我——今天说一句真心话——我会得回去的!可是,谢先生始终没有来。

唐含章 (出力)谢先生一生不愿勉强人,不愿意强人所难。

李太太 对自己心爱的女人,说什么勉强不勉强!就这么轻易放手了么?

唐含章 也是因为你们离开衡阳太快啦,李先生出了开枪打人的事情——要不然,谢先生会到衡阳来看你的。

李太太 (情感地)三个多月呢!三个多月之中,谢先生只那么随随便便的给我来了一封信——他晓得我在衡阳什么地方,可只不过来了那么一封信!我这才觉得,我是人家可以要可以不要的女人;我回去不回去,他……不大在乎。我的心才算安啦;也起头有点冷啦!今天谢先生还是那个样子,啊!

唐含章 不过无论如何,他比起李先生……

李太太 哼,比起李先生!

唐含章 李先生的为人——

[李世昌从外面接口:“李先生的为人怎么样?”——他直撞进来,面色甚不好看。

[唐含章手足无措,咿唔不能成语。

李太太 (大方如常)我正打算出去,碰上唐先生,闲谈起来,耽搁了一些工夫。

唐含章 (忙着解释)不过闲谈,没有什么事情的!

李太太 (笑着向李世昌)我们谈来谈去又谈到你身上啦。

唐含章 我还有点事,要失陪啦。(他先向内走,似欲回他的住房——忽又转念,回身向外,大踏步出大门去)

李太太 (对李世昌)你是回来拿烟斗和钱夹的吧?我想给你送去。

李世昌 (突然上前,两手掌握她的两肩用力摇。声色俱厉)七小姐,你不要以为说句笑话,打个哈哈,就可把事情蒙混过去!我不是浑蛋,老实告诉我,刚才姓唐的对你说了些什么?

李太太 的确是闲谈,也谈起一些从前的旧事。我和他从前在桂林认识,我告诉过你的,我什么都没有瞒过你!

李世昌 姓唐的和姓谢的是朋友?

李太太 是朋友,也许是很好的朋友!我也告诉过你的!

李世昌 他今天又在替姓谢的做说客,花言巧语的想骗你回到姓谢的那里去?

李太太 他见了我就是那些回去不回去的话,花言巧语倒没有。

李世昌 哼,“李先生的为人”!他今天又在对着你骂我!

李太太 没有说你。

李世昌 没有!

李太太 我说没有就没有,干嘛你不信呢?

[李世昌放开她,瞪视一会——霍地拔出手枪。李太太也紧张起来,也瞪视着他,但并不畏惧。]

李世昌 我晓得这一阵你在作怪!老实对你讲,不管什么唐先生谢先生啥先生,只要你敢强一强!

李太太 我没有强你。

李世昌 只要你敢回到姓谢的那里去!

李太太 根本没有那回事。

李世昌 (举枪比拟着)你今天是我的女人!你敢走动!没有那么容

易!

李太太 (圆睁二目望着他——刚强地)没有人要走动!

李世昌 那位姓唐的也不是东西!我去找到那个王八蛋,问他下回还来不来诱我的女人。(他持枪向外冲)

〔李太太不顾一切,将李世昌拖住。〕

李太太 你干什么?你敢?诱不诱在他,走不走在我!听他说了几句,我就会走了么?你找到了姓唐的,也不会真的一枪打死他的!何必呢!姓唐的也是为了帮他的朋友,没有坏意的,世昌,你不逼我走,赶我走,我会走么?

李世昌 (一把将她推开)你给我滚开!

〔李太太一跤跌去,几乎倒地,幸亏把住那大方桌,才得稳定。〕

〔李世昌也立定不出去了。〕

李太太 世昌,你好!

〔一个饱经世故的女子,有时候见到一个真性的男子,为了争有她的一切而蛮横强暴,反会觉得是一种安慰——这正是李太太此时的感觉;她对于李世昌的发作,不以为然,倒有欣然之意。〕

李世昌 (余怒未息,凶狠地)钥匙呢?

〔李太太为他开了二号房门——锁放在桌上。〕

〔李世昌独自入房——擦火柴点灯。〕

李太太 (从那手持皮包中取出粉盒,对镜稍为理妆。又持邓的一包衣服,又拿了钥匙,向世昌)我先走,到朱太太那里去啦。你出去的时候,别忘吹灭灯,锁上房门。钥匙我带去了,天亮早一点回来。(即往外走)

〔李太太迎面碰见林先生回来,电筒照在她的脸上。〕

林 啊,李太太,这时候还出去么?

李太太 (稍窘,立即恢复。笑问)提灯会已经过了么?

林 没有吧,不知道,我没有去看。

李太太 哦!(她早出去了)



〔林先生从西装裤的插袋中，摸取他房门上的钥匙，不见，只取一块手帕，一支勃朗宁手枪，他解开西装上衣，再从背心的袋中寻找。腰间还悬着一支左轮手枪，仍不见钥匙，最后仍是在裤袋中找到。开了锁，入房，闭门点灯。

〔李世昌吹熄二号房的灯出来，带上房门，加上锁，佩好他的手枪，自向外去，在过道口，遇见朱耀堂走入。

**李世昌** 喂，耀堂兄，打听车子么？明天清早开。

**朱耀堂** 喔，喔。来找林先生说句话。

〔李世昌点头自去。

**朱耀堂** (满腔心事，满面愁容，望着一号房，发了一会呆。最后鼓起勇气)林先生，林先生！

**林** 啊，朱耀堂兄么？请稍坐一坐，我换好衣服，就出来。

〔朱耀堂垂头丧气地坐下。

〔林先生换了一套中山服走出。

**朱耀堂** (焦急地)林先生，消息怎么样？

**林** (皱眉)不好。坏极啦。

**朱耀堂** (恰似浇了一头冷水。机械地)坏——极——啦！

**林** 我很费了一点事，才替你打听出来。(正色)案情是相当的严重。

**朱耀堂** 他们怎么样说？

**林** 汉奸的罪名。不能比汉奸轻，他们对你老兄在南京上海的事情，调查得似乎很仔细。

**朱耀堂** (骇甚，简直不能置信)他们都……调查过！

**林** 他们晓得老兄在文化界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人，所以至少要算第二三流的文化汉奸。

**朱耀堂** (痛苦地低下头去)第二三流……

**林** 他们对于老兄的言论、文章，都很熟悉。什么题目，说些什么话，登在哪一张报纸，哪一份杂志上，他们都背得出来。

**朱耀堂** (无力地抗议)这四五年来，我没有发表过什么言论。

**林** 你老兄在抗战以前发表的爱国的言论，反日的文章，他们说，也都

拜读过的。

朱耀堂 哦。

林 至于你老兄每月接受南京伪组织的大笔津贴，办理大规模的印刷公司，出版几种杂志，他们知道得更清楚啦。

朱耀堂 关于这一点，我也有几句话。

林 你觉得这不算是过错？

朱耀堂 过错当然是的！可是，这是为了吃饭，为了生活，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不得已而为之。林先生，你想我本来是从事文化事业，办书店、办印刷的人，机器厂房材料纸张存货，一时搬不走。既然我没有能够离开上海南京，怎么能够不和上海南京的当局有交往呢？我们做生意的人，都有这种痛苦的。

林 痛苦嘛，就有不少厂家规模比你老兄还大，迁移比你老兄还困难，到底还都是搬到四川、广西——你这小理由，不能成立的！

朱耀堂 如果责备我为什么不把我的事业迁移内地……或者为什么我自己不早一点放弃上海、南京，到内地来重建事业，那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有一点，要求人家谅解——我的身体虽然是在上海、南京，我的心是在重庆的。你不信，我的三个儿子，我早就送他们到内地来读书，两个读大学，一个读中学，我不肯让他们受到一点奴隶教育的！

林 （看着他）只有一位小姐一同跟着你，在你的身边，在上海读书。

朱耀堂 她太娇生惯养，离不开家。再说我自己，我还是到内地来了。虽说我比许多人迟，可是也还比许多人早——我是在日本失败以前就动身离开上海的，走到半路上听到中国胜利的消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比我还不如呢！他们始终没有出来。大家都是为了生活，为什么处罚我要特别严厉？

林 这一层，我也向他们替你辩白过，可是他们说，你老兄比起那些为了生活真正不得已当小汉奸混饭吃的人，有三件事不同，所以——

朱耀堂 （从未想到）三件事不同！

林 第一，他们说如果你老兄决心离开上海，有的是机会，好些比你更

受日本特务注意的人，还都能想法子脱身；你不走，因为你自己不愿走；你舍不得上海的吃喝跳舞，享受荒淫！第二，你老兄到底做汉奸得了意，发了财——买了田地，盖了洋房，娶了一位舞女做姨太太，每年花得起大笔的钱，供给你的少爷在后方读书，小姐在上海读书，来你们文化汉奸那一套的两面投机——抗战胜利，有你的少爷们早在后方读书，见得你心里是爱国的；你自己可是，嘿嘿，一向替南京作事！第三，你老兄是一位有知识有德望的人，“八·一三”前后，你作过什么的协会的委员；开大会的时候当过主席；激昂慷慨的骂过汉奸顺民亡国奴；不应该自己忘得干干净净。你老兄和那些没有教育没有地位的人大大不同，所以不能放过你。

朱耀堂（无可置辩——默然半晌，悲哀地）那么他们要把我怎么办呢？

林（故示同情）唉，怎么办！

朱耀堂 要我怎么样的赎罪呢？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出来，身边带着的钱，在上海、南京的财产。

林 嗯，你愿意这样做么？

朱耀堂 留着我这个人——而且我还是可以有点用处的。上海、南京的印刷出版事业，我还是很熟悉的。在上海、南京，好些和我合作过的文化汉奸，要我一个个的指出来，算是我赎罪的报效，我也肯做的。

林（沉重地）你连这种念头也都想到了么？

朱耀堂 请你林先生转达他们，可不可以放开我一条生路？

林（摇头）难，恐怕很难！你的意思，只可到了重庆再说，这里逮捕你的人，任务单纯，就是清查那混到后方的汉奸，而且职位不高，对于你老兄的问题，也做不了主的！

朱耀堂（心直往下坠）这是逮捕我的人！

林 对不起，我力不从心，不能帮老兄的忙。

（朱太太因为不放心，亲自赶了来；朱耀堂看见她，潸然泪下。）

朱太太（轻柔地）耀堂，不早啦，回去吧。

朱耀堂（突然疯狂地向林）那么我的家属呢！我的女儿、我的太太呢！她们没有做文化汉奸！她们总可以不逮捕吧？林先生，你大发慈

悲，救救她们吧！

林 我正要和你商量这件事。（望着朱太太）

〔朱太太她便低了头。

〔朱耀堂望着林。

林 谈道理，朱太太、朱小姐都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干系的。不过（不无用意）今天，战争结束得不久，若干方面，免不了有些混乱；谁敢担保，一切依照法律处理？或者，执行法律一定公平？家属们受一点冤枉罪，还是可能的。当然，冤枉自然是会明白的；可以想一想，他们受到的，会是些什么呢？我和你老兄无亲无眷的，有许多事我也不便出头！如果老兄信托我的话，就请你完全相信我！

朱太太（机警地）怎么办呢？

林 请耀堂兄明白，留下一个字据，把小姐、太太委托我全权照料，将来的一切由我林某人全权负责。这样我对外人才可以有个交代，我的帮忙才有个法律根据，以后如果有人说闲话，不管什么人，凭着这张字据，我就可以置之不理——这还是件冒险的事。好家伙，今天这顶汉奸的帽子，谁能戴得起！退一步说，就是汉奸的同党、朋友那顶帽子吧，好家伙！

〔朱太太转脸望着朱耀堂。

朱耀堂（急不择言）总之，求你林先生高抬贵手。

林（觉此言刺耳，勃然大怒）笑话，为什么求我高抬贵手！又不是我要逮捕你。是中华民国惩罚你。

〔耀堂吓得莫知所措。

〔半晌，诸人无言。

朱太太（见林态度稍转和缓）让耀堂先回去？

林（不痛快地）可以！

朱太太（劝慰耀堂）你一个人先去悦来，我再和林先生讲几句话，等一下回来。不要紧的，去吧。

〔耀堂只得走出。

〔林先生目不转睛地望着朱太太。

朱太太（猛然上前，两手抱住林先生不放）林先生。

林 怎么样？

朱太太（求告）今天只你林先生有力量可以救我们。他们要逮捕朱耀堂，他们晓得什么？不过照例清查一个进入内地先前当过汉奸的人。你晓得耀堂最清楚，只有你，可以原谅他。林先生，看在从前上海你的舞女朋友的份上，看在我的份上，真的请你高抬贵手吧！（她仰面望着他——以百二十分的至诚，祈求他的怜悯）

〔林先生似有不忍之色，别转头去。〕

林 我已经说过，力不从心。

朱太太 我们两个人当中，何必还客气呢？我在上海做舞女的时候，没有嫁给耀堂之前，你也是我的一个长客，我们作了三四年的朋友，你出出进进七十六号，你自己还告诉过我的，你怎么会力不从心？

林 这里不是上海、南京。

朱太太 你林先生交游广阔，到处都是有办法的。

林（被她这一说，也不得不改口）好吧，就算我能有办法，不过我倒要问你一句话。

朱太太 问我？

林 你为什么对耀堂这样忠心？

朱太太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应该么？

林 朱耀堂早已是完事大吉的了！

朱太太 完事大吉？

林 一个做汉奸发了点财的人，只要有人晓得，谁能放过他？

朱太太（瞅着林）是的。

林 即使他把钱都拿出来之后，能够保住他的一条命，他也得躲躲藏藏，再也不会阔起来。朱耀堂是不能有前途的了。

朱太太 那也不能算是不公道。

林 你自己呢？年纪这么轻，长得这么漂亮，做了三四年的朱太太，手里也落了几文，黄金、钻石是不会少的；又没有生过孩子，毫无拖累。除了耀堂之外，有资格做你丈夫的人多着呢……

朱太太（一种厌恶的神情）这个，林先生——

林 他们也许不比耀堂人格高尚，至少也会比耀堂手段高强。你何不自己聪明一点！何必定要呆在这个正往下沉的破船上呢？

朱太太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

林 告诉我？

朱太太 你问我为什么对耀堂忠心，那有好多理由呢。一个理由是这次他进内地是我劝他早一点改邪归正。他听了我的话，受到祸害，是我对不起他。我得负责到底，和他同甘同苦，同生同死！

林（似信非信）你竟然能这样？

〔朱太太忽然走前几步，两眼钉住他。〕

林 不要这样看我，我又没有害你的丈夫；没有力量帮忙就是啦。

朱太太（坚决）如果耀堂今晚抓进去，我明天一个人赶到重庆！那里我还有几个有力量的朋友。我十五岁出来做舞女，五六年的舞女不是白做的！

林 好呀，你到重庆去，我也要到重庆去！

〔朱太太瞪了他一回，不禁哭出。〕

朱太太 你们这种人，怎么这样全无心肝的——你们——（她大哭起来）

林（林先生伸起右臂，邀她入怀）来吧。

朱太太（在情感激动之中，不自知的步入他的怀中，伏在他肩上哭泣。哭了一会）我要回去呢。

林 天时这样晚，你一个女人，路上怕不好走。我们是老朋友啦，来，我送你回去。（放开朱太太，入房熄灯，闭房门，上锁）

朱太太（哭着）我自己会回去，不用送。

林 我非送你不可。（他佩好手枪，扶着朱太太，一同走去）

〔远远像有一群人在喊口号：“胜利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等等。〕

〔远远似乎又像有放鞭炮的声音。〕

〔同时大门口吴文谟和大奶奶说话的声音：〕

“客人回来么？”

“有几个回来，又出去啦，家里一个没有。”

“好啦，你到后面去吧，这里不用你管啦。”

“就是。”

〔不一刻，大奶奶睡眼朦胧，自外走向后面。〕

〔外面一阵锣鼓声——自远而近，自近而远。〕

〔徐宗俊、吴文慧、吴文郁以及老何与冯嫂提着灯，持着旗，一齐走入。——高兴，但都不免有点疲倦的样子。〕

文郁 今天的提灯会时间拉后这么长！

文慧 一忽下雨，一忽出月亮，一忽举行，一忽不举行，时间都是等掉的。

徐 可是老百姓的情绪这么好！他们是真要庆祝！

文郁 我倒想睡啦。

〔老何、冯嫂将旗子牌灯都拿到后面去。〕

文郁 咦，邓先生怎么不见？

徐 他大概到悦来旅馆去啦，一整晚没见朱小姐出来看灯。

〔吴文谟抱着一大卷红绿纸走来，看了徐宗俊几眼。〕

文谟 文郁文慧，父亲叫你们在这里等着，莫走开。

文郁 （愕然）干什么？

文谟 训你们！

徐 （识相地）明天天亮动身，我去收拾一下行李再来。（他即回房去）

文谟 文郁，你去请老太爷来。他在账房里。

〔文郁只得走向账房。〕

〔文谟推了一下二号房门——见是锁着，放了心。〕

文谟 吗，不在家。（转身，向文慧）一号呢？

文慧 也不在家！门也锁着。

〔文谟搬一张椅子至方桌后面，居中放下。〕

〔吴吉安缓步自账房走来，即至方桌后坐下。面色十分严肃，像发生了什么严重事情。〕

文谟 (向吉安)一号二号房里住的客人都还没有回来。

吉安 嗯。

文谟 (举起那卷红绿纸)给他们看吧?

吉安 嗯。

[文谟将那卷纸打开——每张上写有大大小小的字。

吉安 这是什么?

文郁 (不解)这,这,这是提灯会用的标语。怎么没有贴出去?

吉安 区公所不敢贴,赵老先生拿来交给我看,你们自己看看;写了些什么?

文郁 标语,全是好话,不会有不好的字句的。

文谟 哼,好话!(一张张的检出)这张上写的是“实现民主政治”——这一张“努力科学研究”——这一张“拥护精诚团结”——这一张“促成永久和平”——这又是一张“实现民主政治”——写民主政治的最多。

文郁 “民主政治”有什么不好呢?

吉安 (拍案)胡说,你懂得什么?

[文郁低头不敢作声。

吉安 这些标语都是谁写的?

文慧 二哥也写,我也写,住在六号房从北平来的姓徐姓邓的两位大学生也写的。

吉安 谁出的主意,让你们写这些东西的?谁想出这几条标语的?

文郁 姓徐、姓邓的两位客人。

吉安 你们写了这么多张纸,你们也懂得这几个字的意思么?嗯,民主,科学!这种话该你们说么?你们配说,你们敢说么?

文郁 (他也有他的犟脾气)抗战已经胜利,一个老百姓、一个年轻人,怀着一种希望,怀着一种理想,有什么不可说呢?

吉安 抗战固然胜利,难道世界马上自己就变好了么?今天的局面还是乱得很,我们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从前在茶馆、饭馆、旅馆的墙壁上都贴着红纸条,上面四个大字:“莫谈国事”!



也还是那时候我们的“标语”！为什么“莫谈国事”？因为国事说得不对，就会掉脑袋，有的时候杀一家，有的时候灭九族。

文郁 如今早已不是这样子了！

吉安 今天的局面还是乱得很。谈何容易，就让你们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你们现在随便写出什么“民主”、“科学”，什么“团结”、“和平”，你们摸清楚了“市面”没有？你们晓得人家愿意你们此刻说这个话，还是不愿意你们说这个话？万一你们把路子走错，岂不是替我们一家子惹祸，害你们的大哥，害我这老头子？（指着那卷标语，对文郁）替我赶快撕掉！

文郁 （极呼）爸爸，不，不！

吉安 （坚决）撕掉！

文慧 （求告）爸爸，爸爸！

吉安 我就是不科学不民主，你们把我怎么样呢？（命令文谟）你替他们撕掉。

〔文谟果然动手，将标语一齐撕掉。〕

〔文郁听了，不禁伏在椅上哭泣起来。〕

〔文慧跟着也哭。〕

吉安 把标语撕掉，未必就把你们的民主，你们的科学撕掉。这叫做“明哲保身”！那两位北平来的大学生，也是不大懂事的；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在北平坐了几回的牢，怎么会狼狈的逃难到此地？在我们这个小地方，谈民主科学，还早得很呢！

〔文郁、文慧先后收住泪，不哭了，也不抗辩；但心里决不甘服。〕

文谟 （目的已达）父亲，请进去休息吧。

吉安 （站起）我告诉你们，中国是最最科学，最最民主的。“莫谈国事”，“明哲保身”，你照它这样做，就真的可以保身；这不是科学是什么？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应该听从父兄的话、长辈的话，慢慢地你们年纪大啦，你们也会有一天作人家的父兄的，自然又有你们的子弟小辈，听从你们的话，这是道道地地的中国民主！文郁，你搀扶着我进去。

〔文郁、文慧此时真是啼笑皆非。〕

**吉安** (走上几步)你们以为我真的是一个老朽昏庸、顽固腐败、不识时务、老而不死的老糊涂么? (沉痛)我比你们多活几岁,多经过几回事,做了你们的父亲,不许你们说这样,不许你们做那样,无非是为了要保全我们,保全你们的性命。等到有一天你们可以“民主科学团结和平”随口说出随笔写出,一点不会有乱子的时候,我还不是哈哈大笑,还要管你们闲事干什么?今天你们别玩火炮,会玩得不好,会把房子烧掉! (他也真的动了感情,战颤着扶着文郁,走向后面)

〔文慧开始收拾那满地上被撕掉的标语。〕

**文谟** (对文慧)你还不睡觉?

**文慧** 就去啦。等我把这些烂纸捡掉。

〔这时忽然有人叩大门,文谟便去开门。〕

〔“谁呀?”文谟问。那人应:“我,唐含章。”〕

〔唐含章入来时,故意特到二号房门口,开一下门上的锁,再向后走。〕

〔外面大门,听见由吴文谟关上,问好。他手持灯台,进堂屋巡视一番自向后去。〕

〔文慧一个人仍在甚感兴趣的捡拾碎纸。〕

〔过了一刻,徐宗俊悄悄走来。〕

**文慧**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哪,你明天早上要走啦!

**徐** (遗憾地)明天我们都走啦!

**文慧** 你明天一定得走么?以后还会有车子到重庆的!

**徐** (帮她拾理碎纸)重庆的许多大学,都已经开课,马上赶去,还恐怕来不及。

**文慧** (似怨)你倒可以进大学读书去了。我还不能不留在这个牢里。

**徐** (微讶)这个牢!

**文慧** 这样不能做,那样不能动——刚才你听见爸爸训我们么?

**徐** (指后过道)我站在那边,多少听到一点。

文慧：你觉得他老人家说的话都对么？

徐：不一定都对，譬如说：“莫谈国事”，固然今天还没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可是国事还是可以谈谈的，未必谈民主就有像他说的那样危险！

文慧：他的话当然不对的。爸爸就是这样的，禁止我们，威吓我们，再也不肯好好的教教我们的！

徐：老年人有的时候顾虑太多。

文慧：你上回告诉我，好的大学里，样样都是自由的；有很多的自由？

徐：好的大学里是自由的。

文慧：你再详细的告诉我。

徐：第一，凡是愿意读书的人，都有受教育的自由。决不因为你出身不好，或是家里穷，或是你对事情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就不让你进大学！

文慧：（放下碎纸）那真好极啦。你看我在此地，因为家里没有谷子，要进中学都不能够。

徐：再则你进了大学之后，你爱学什么本事，就学什么本事。爱研究什么学问，就研究什么学问。爱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爱写什么文章，就写什么文章。让你自己去摸索，自己去找结论，自己去追寻真理。人家会得指示你，帮助你，鼓励你。可是不会拘束你，统治你，干涉你。

文慧：那样才好。其实，不来干涉我们，我们也不会和人家太两样的！外国的东西在中国今天不完全相宜，我们自己也会看出来的。管我们太严，逼得我们太紧，反而使得我们心里头不甘服，嗯，在此地，那一天二哥买了两份报，还给大哥痛骂一顿呢。

徐：还有，你有发展自己的自由。按照你的天才，性格，旨趣，去学习一种行业，熟练一种工作，使得你可以对社会尽最大的贡献；并且在你毕业，离开学校的时候，你所受到的教育，保证你在那合理的社会中，有贡献你自己的机会；决不会是学而不用，反有失业的危险！

文慧：（点头）是的，是的。

徐 最后,你有选择伴侣的自由。不管是你的读书研究的伴侣,休息游乐的伴侣,合作事业的伴侣,家庭生活的伴侣,你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决没有人逼迫你离开那你所认为是意气相投,志同道合的人;也没有人勉强你接近那你所觉得在理智上,在情感上绝对不能相合的人。

文慧 (完全明白)好极啦,好极啦!——你说的这个真正自由的大学是在什么地方呢?

徐 在重庆!我们在北平读书的时候,听见他们大家都说,重庆的每一个大学都是自由的!和在北平汉奸们办的大学完全不一样!

文慧 在北平汉奸们办的大学里不这样!

徐 汉奸们办的教育,是把青年造成亡国奴的!

文慧 汉奸们真太可恨啦!

徐 (点头)是的。

文慧 我听说有些狠心的父母居然把自己的儿女卖给人家做苦工,做猪仔,做婢女,做娼妓!这些汉奸更加狠毒,他们把别人的儿女,全中国人的儿女,一起都给卖掉!

〔两人相对,沉默了一会。〕

徐 (突然走到她的面前)文慧,文慧,我明天就走啦。以后不知道哪一天能见面!

文慧 以后我们不能再见面了么?

徐 我不愿意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使你觉得我不曾对你完全忠实。

文慧 对我完全忠实?

徐 在我走之前,有一件事,不能不告诉你!

文慧 什么事呢?

徐 我的父亲,一向是在北平做官的,他……他也是一个汉奸!

文慧 哦!

徐 他的地位也不算太低——他有办法把我和我的同学邓英如从日本宪兵那里保出来。

文慧 他懊悔啦?他让你们到重庆去?

徐 他也未必懊悔。我是他的亲骨肉，可是他又没有办法使得我听他的话；他怕我惹出更大的祸事，所以把我送走，邓英如呢，是和我为了同一件事情被捕，我要求我父亲把他一起救出来，要不然我就不走。

文慧 哦，这样的。

徐 （十分情感）文慧，你不晓得这个汉奸的儿子是什么滋味！

文慧 （不免激动）宗俊！

徐 在你和大家很起劲骂汉奸的时候，你会忽然想到你父亲是什么东西，你为什么 not 把你父亲的罪恶，也宣布出来？公开的斥骂？

文慧 宗俊！

徐 在你和一个纯洁的天真的忠诚的爱国的中国人在一处的的时候，你又会忽然想到你父亲是什么东西！你配和人家做朋友么？你配和人家接近么？你有什么权利去和人家相敬相爱？你有什么权利……啊，一切，一切，做人太不幸福啦！

文慧 （同情地）宗俊，我懂。

徐 什么“不以私情害公理”，什么“大义灭亲”，说起来多么容易！可是他是你的父亲，也是你的骨肉，他也像一切的父母那样亲爱自己的儿女的！你叫我怎么办呢？

文慧 宗俊，可是你没有做过汉奸呀！

〔徐宗俊猛然张大两眼望着她——非常感激的样子。〕

〔两人相对，又沉默了一会。〕

徐 你现在完全都知道啦。你的感觉怎么样？

文慧 我觉得你的父亲应该赶快到重庆去，赶快去。

徐 （不解）重庆去么？

文慧 也让他进那些你刚才说的自由的大学里去读书，多受一点自由的教育。

〔宗俊不觉失笑。文慧也笑起来。〕

〔两人相对，神经地笑了一会。〕

〔远远一声鸡叫。〕

徐 啊呀，鸡都在叫啦。

文慧 在我们这个小地方，鸡在午夜也会叫的。

徐 (走到花园边，仰看天色)下了一晚的雨，此刻的月亮，倒是这么好。

文慧 (走到他的身旁，一同看月)今天是阴历十四啦——明天，明天你不知又在什么别的地方看月亮!

徐 (指假山后)这个坡上有路么?

文慧 有一条小路，走上去就是后门。

徐 走，我们上坡去，看月亮。

文慧 那小路又窄又陡，下过雨之后，又滑得厉害。

徐 不管，我们搀扶着走，走在上面树枝后，隐隐约约看那个月亮，才叫你觉得这真是神秘美丽的良夜呢!

文慧 那么，走吧。(她转过假山——不料才走一步，便滑跌下来——恰好跌入徐宗俊的怀里)

徐 (稳固地将她抱住)怎么样，跌跤啦!

文慧 下过雨，路太滑。

徐 我头里走，好不好?

文慧 不，还是我头里走，你不认识路。(她再上坡去——转身伸出一臂)把你的手给我，我们扶着走。

徐 (伸手)这里。

〔两人携手，一同上坡去了。〕

〔大门有人轻轻叩击——已经叩了半天，他们二人未注意。此时叩击得重了。〕

〔文谔在室内呼叫：“文郁，你起来，客人回来啦，快开大门去!”〕

〔大门叩击声未停。〕

〔文郁披了件衣服，自内奔出，去开大门。〕

〔邓英如最先走入，夹着一包物事——还是他的那身西装，在堂屋中很快的四面观看一下。尤其注意一号房。〕

〔李太太进去开二号房门——入内点上灯。朱太太扶着朱兰言进来——兰言用巾包头。〕

邓 (对李太太)还好,林还没有回来。

朱太太 (对大门口文郁)对不起,我马上就要走的,还要劳驾叩门。

[文郁在外面:“没有关系,我等一下好啦。”

李太太 (接过邓的衣服)把这东西还是放在我们房里。

朱太太 (对李太太)我马上要到区公所去。他们到底把朱先生拖到哪里去了,非问出来不可,……今天我拚命啦!

李太太 你就去吧,自己小心一点。

朱太太 兰言我交托给你啦,一切拜托,一切费心。

李太太 你放心好啦,李先生是有扁膊的人,我明天和他说,一定负责到底。

朱太太 (过去拉着兰言的两手)兰言,好好的,相信李太太的话。

兰言 你问到父亲的下落,就来告诉我。

朱太太 自然。(又去拉着李太太的双手)我走啦,也许我们见不到啦。

李太太 哪里的话!我不跟你说,我和李先生不坐那个商车走么?

朱太太 邓先生,谢谢你。

邓 朱太太,快去区公所吧。

[朱太太即往外走。

李太太 我送送你。

[两人迅疾向大门走去。

兰言 英如,你在哪里?

邓 就在后面六号。

兰言 有事情,我喊你,你会听见么?

邓 会的,我准备一晚不睡。

兰言 我们明天不走啦?

邓 不一定,林走,我们就不走,林不走,我们就走,事情不知会是怎么样的发展!到明天再做明天的决定。

兰言 今晚上我不许你离开我太远!

邓 我不会离开你太远的。

[李太太匆匆自大门口走回。

李太太 这一群强盗，把朱先生不知藏到哪里去啦？

邓 这不是正式的逮捕，没有法院的拘票，也没有一个人穿着军警的制服，可能是冒充的，目的在抢钱。你看，把现款首饰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啦。

李太太 天亮李先生回来，一定会有办法的。邓先生，你也回房去吧。

邓 明天见，大家警醒一点。

〔李太太与朱兰言入二号室。闭上门。

〔英如向后去。

〔大门已闩好，上闩与加锁的声音。文郁回至堂屋中，吹灭了挂灯。

〔二号房的灯也吹灭了。

〔一片月色。有人从假山后坡上走下。

〔吴文郁好奇，退缩至前过道中那一号房的窗户下，偷视偷听。

〔徐宗俊与吴文慧携手同回，即立定在假山前。

文慧 我不会忘记的。

徐 我也不会忘记的。

文慧 这是最后一次，我和你在一处说话，看月亮，明天你们走；明天怕不会再有机会和你说话啦。

徐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和我说话么？

文慧 记得，我借你的画报看……八天以前？哎，八天，也不算是太短。八天之后，从此不再见啦。只不过八天。

徐 我们不可以常通信么！

文慧 通信，自然。可是和见面说话，总有点两样的，我不写信。

徐 不写信？

文慧 可是有一件事我一定会做到的。

徐 一件事？

文慧 到一个自由的大学里去读书。

徐 啊？

文慧 现在还早呢，我还得读三年中学！



徐 文慧，文慧。

文慧 你现在回房睡去吧，明天清早，你们要开车的。

徐 不，我不睡。

文慧 我呢，休想会一分钟合得上眼。我躺在床上，守着那时间一点点过去，再听到鸡叫，好起身看一看天，是不是天亮了。再看着你们一个个地走出去！

徐 文慧，我不能离开你。

文慧 不，你回房去吧。

〔徐宗俊摇头。〕

文慧 我也要回房去啦。回去，伏在枕头上，好好的大哭一场！（她不禁失声哭出，飞快的跑进去了）

徐 （呆呆地望了半天。自言）文慧，文慧，你为什么不和我明天一同走呢！（他寻思着，慢慢的步回房去）

文郁 （都看在肚里，慨叹）鸟儿都想飞，鸟儿哪有不想自自在在的飞的？人家不把笼子打开，鸟儿哪能飞得起来呢？……

——幕——

### 第 三 幕

仍是吉记交通旅馆的堂屋——未点灯。

第二日黎明之前——微见曙光。

〔鸡鸣不已。〕

〔开幕时，邓英如与朱兰言在半黑暗中，无言相对。〕

〔过了一回，邓英如走到后园边，仰首看天。〕

邓 天气好啦。落下几天雨，今天大晴，在明朗的空气中往前走，最最愉快不过。兰言，你说么？

兰言 （未减忧郁）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走的。我父亲在此地怎么办，我母亲也不走，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先走！

邓 你走，正是你父亲母亲的意思，要你先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兰言 (情感地)为什么他们把我的父亲关起来?大大小小的汉奸还少么,为什么关他一个人?

邓 (同情地)在你当然是痛苦的——不过这是一个好法律,国家应当有的法律,虽然使得你父亲受难。国家的法律,决不是为了一个人建立的。

兰言 千千万万的汉奸,难道都会受法律的惩治么?我不信。

邓 多数情节不太严重的,也许只再教育他们一番。我们今天只有信托我们中国人以及全人类的忠厚和公正。

〔雄鸡又鸣——天色更白了一点。〕

兰言 不会真正公正的,你看好啦,有些罚比罪轻,有些安然无事,有些摇身一变,照样得势欺负人!譬如那一个和我们同车的林先生……

邓 这是坏透啦,少数免不了有的。法律对于某些人没有尽职,不能把法律尽职的地方,也说他不对,你想是么?

兰言 当时我父亲处在那样环境之中,在南京、上海做生意,怎么能够不和他们有权势的人来往……

邓 兰言,快不要这样说。你千万不要替你父亲辩护……千万不要去想理由,说明你父亲为什么不能不做汉奸,为什么在当时他非做汉奸不可!那样,人家就不能够同情你,原谅你啦!

〔朱兰言默然。〕

邓 (温和地)我们都还年轻呢,我们要有勇气,面对正义和现实!

〔鸡三次鸣,天大白。〕

兰言 以后我一定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英如,我听你的劝,我可以和你们一起走。

邓 现在走不走还不能一定,我们的目的是避开林先生——不过我看我们会走的,朱太太已经到区公所把他告发,林先生以后的行动也不会太自由的。

兰言 英如,你以后要永远帮助我!

邓 不,不!我们以后要彼此帮助——譬如,学英语,你就可以给我很

大的帮助!

兰言 我们以后不要离开。

邓 (同意)我们可以想法子进同一个大学,好么?

〔忽然有人敲大门,敲得甚急,两人不禁愕然。〕

邓 回头再谈吧。

〔朱兰言回入二号房,掩上房门,邓英如自向后面去。〕

〔叩门声更急。〕

〔老何披着衣服,奔出开大门。〕

〔吴文谟、吴文郁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也从后面出来,一路穿衣服。〕

〔开大门声——老何领着保长太太入来。〕

保长太太 区公所请吴太爷和住在这里的一位唐先生快去,有要紧事商量。

文谟 到区公所去?

保长太太 是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好急的,请快去,愈快愈好。

文郁 怎么还请唐先生?

保长太太 区公所是这么说的,我怎么会晓得。请就去。(急忙地出去了)

文谟 我去告诉他们。(也匆忙地向后去了)

〔吴文慧此时闻声走来,还在理头发。〕

文郁 (告知她)区公所找爸爸去谈话。

文慧 不会是为了昨天的标语?

文郁 不会的。标语已经送回来,都给大哥撕掉啦。

文慧 你看天刚刚亮,怎么那么急!

文郁 一定是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情!

〔徐宗俊、邓英如自己拿了铺盖行李,从后走出。〕

文郁 怎么,走了么?

徐 上车去啦!

文慧 还早呢!

徐 杨司机本来说天不亮就开车的。

文郁 我送送你们。

邓 不必啦。我们姑且把行李先放在车上，还到别处去有事。

文慧 我也送送你们。

徐 不要啦。

文慧 我一定要送。

〔保长太太又从外面奔入。〕

保长太太 (连喊)大先生,大先生,大先生!

文郁 (帮着喊)大哥,大哥!

保长太太 (向文郁)大先生是旅馆的经理?

文郁 是的,干什么?

〔吴文谟自后奔来。〕

文谟 什么事?

保长太太 区公所请旅馆经理也去。

文谟 我也去?

保长太太 还请你们三位马上去,听说县城里有电话来。

〔唐含章此时缓慢自内走来。〕

〔吴文谟又奔进去催老太爷。〕

唐含章 什么事会请到我?我想不去。

保长太太 不行的,回头又要我多跑一趟。

唐含章 (故意严重地)我还没有洗脸呢!

保长太太 来不及啦,请马上走。

唐含章 我等着吴老太爷一起走。

〔保长太太又匆忙地向外去。〕

文郁 (对徐、邓)等他们走了,我送送你们。

〔吴文谟自后出来,一眼看见吴文慧和徐宗俊亲热的样子,满肚子的不舒服。〕

文谟 (借题骂文郁)你看看你自己,家里这样乱的时候,就知道站在一边谈闲话看热闹,一点不能做点事,帮点忙的!

文郁（反唇）家里的事，我能做什么呢？难道叫我一天到晚替你看守纸烟摊子！

文谟（暴怒）叫你看守纸烟摊子也不放心呀！你还不把收下来的钱都买了报纸！（他看见冯嫂走来，问冯嫂）大奶奶呢？怎么还不见人！

冯嫂（害怕地）在那里梳头。

文谟 梳什么头！尽管你梳头，也不会把你梳成一个“人样”的！

文慧（实在忍不住）大清早起，头发总该理一理的。

文谟 你呀！叫你帮忙煮煮饭，你干不干？叫你帮忙洗洗衣，你干不干？每天吃饱了饭，做千金小姐，做女学生，看画报！我正在奇怪，为什么张老太爷还会请赵委员到我们家里来说媒！

〔文郁、文慧愤极，但无可奈何。〕

〔保长太太又从外面奔来。〕

保长太太 大先生，区公所又来催请……

文谟（不耐地）晓得啦。

〔吴吉安自内走出，面色不好看。〕

吉安（责备）文郁，文慧，你们怎么这样没出息！一天到晚只是惹你们大哥骂你们。

〔文郁、文慧更加觉得委屈。〕

唐含章（对吉安）我们走吧。

吉安（也责备文谟）你管教他们也不会这个样子的！你自己听听骂的都是些什么话！自己的弟妹，自己的妻子，应该给你这样骂么？……快跟我走。

〔吴吉安、唐含章、吴文谟、保长太太一齐出去。〕

〔文慧、文郁气恼了一会。〕

文慧 我偏送你们上车，看大哥把我怎么样，顶多我死……

文郁 走！

邓 好，我们走吧！

冯嫂（对老何）我煮饭去，回头还有好几床被单要洗。（自向后面去）

老何（向文郁）这些东西，我来拿吧？

文慧 用不着。

〔吴文慧、吴文郁抢着拿徐、邓的行李铺盖。四人正待一同走出。〕

〔杨司机和李世昌一路进来。〕

杨司机 诸位，不忙，不忙。

邓 什么事？

杨司机 我正在告诉李先生，区公所派人通知我，这辆商车，今天上午不能开！

〔众人都呆了。〕

〔李世昌推二号房门，略一迟疑，但仍走入，掩上了门。〕

徐 为什么扣你的车子？

杨司机 谁晓得？可是我早说了，要是为了几条黄鱼……

邓 那决不会的。

文慧 （有所希冀）那么，哪一天可以开？

杨司机 大概今天下午就可以。

文慧 （失望）哦！

杨司机 老何有空么？我想趁此机会把车上的东西理一理。老高一个人弄不动，老何，帮一个忙，行不行？

老何 我要收拾这堂屋。

杨司机 我请你喝酒！

老何 我回来再收拾好啦。（拿着徐、邓的行李铺盖就向外走）

〔众人一齐出去。〕

〔李太太把房门开露一条缝，在里面张望。张望大家都走了，她开门出来。〕

李太太 （向四处看了看，确是无人，她转身向二号房内招手）世昌，你出来，我和你说句话。

〔李世昌自房出。〕

李世昌 今天像是出了什么事情，有些和往常不一样。

李太太 刚才旅馆老板的一家子人又大吵嘴的，那还不是家常便饭。

李世昌 那位朱小姐……

李太太 那正是我要和你谈的。……世昌，你一晚没有回来。

李世昌 我赢啦。翻本透赢，好几十元美钞！

李太太 世昌，你一晚不回来，我想起了好些事情。

李世昌 你又想什么？

李太太 说起来倒好笑。我有时候看见水面上飘着几片叶子，有两片就飘在一起，有两片不飘在一起。那飘在一起的，你拿棍子搅也搅不开。那不在一起的，你把他们推在一起，还是飘散啦。人也是这样的，一个男一个女，有时候是两个女人！不知怎样的我和那位朱太太倒真是一见如故！

李世昌 我看你们两个人像是很谈得来。

李太太 也许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靠聪明过生活的！

李世昌 这句话怎么讲法？

李太太 那也不必去管它啦。我现在求你的，是帮我救救那朱太太的小姐，一个好女孩子。

李世昌 怎么又是救她？

李太太 说起来话长。千句并一句话说，现在有一只狼在追她。这只狼也是杨司机车上的搭客，这只狼已经把她的父母害苦啦，我们现在要搭救女儿，避开这只狼。狼坐车走，我们就留在此地不走，狼不走，我们还是带着朱小姐坐车走，此刻先请朱小姐改了装，把她隐藏起来，藏在你打“沙蟹”的朋友那里再说。……可以做得吧？

李世昌 我一点不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李太太 世昌，我难得找你帮忙的。可是我晓得你够朋友，我一开口，你决不会驳回。所以昨天晚上朱太太来和我讲，我毫不迟疑，一口答应下来啦。世昌，你现在得捧捧我的场，不能叫我垮台。——详细情形，我慢慢会给你说的。

李世昌 （皱了一会眉头，忽然爽快地）好吧，我帮忙就是。我始终没弄清楚什么是头什么是尾，可是你叫我看一张牌，我就“跟进”啦。这注子下得不小啊！真的留在此地和人家捉迷藏，这一批运到成都

去的货物……不谈啦！谁叫你是我的女人呢！比方我昨夜没有翻本！你有什么事要我做？（摸腰间手枪）该不至于要动用这个东西吧？

〔世界上有一种女人，外表是被丈夫骂，被丈夫打，被丈夫欺，像是全被丈夫所控制，然而隐中却是她在操纵丈夫。——李太太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李太太** 不会。现在第一件事是把朱小姐送出去，找地方藏起来。（走到二号房门口招手）

〔朱兰言穿了邓英如的西装走出。〕

**兰言** 怎么样？

**李太太** 满好。就是头发……

**兰言** 是呀，头发。

**李太太** 世昌，把你的铜脸盆拿来。

〔李世昌真的将帽子递给她。〕

**李太太**（替朱兰言戴上帽子）把头发塞在帽子里，差不多啦。

〔朱兰言正在塞头发。大门外传来吴文谟骂人的声音：“文慧，你还不进去！”〕

〔朱兰言、李太太、李世昌慌忙退入二号房，关上门。〕

〔吴文郁、吴文慧悻悻地走入。吴文谟像是在后赶逐着。〕

**文谟** 叫你们帮着做点事情的，怎么都跑了出去？文郁，你在此地照料，旅馆里没有人，我回来拿了旅客登记簿还要到区公所去的。文慧，你只要敢出去，敢再到杨司机的车子旁边和那姓徐的学生讲话，明天等客人走后，你看我有没有法子管教你！

〔文郁、文慧负气不作答。〕

〔二号房门忽开，李世昌拿着钞票走出。〕

**李世昌** 大先生，付旅馆账，我怕是最后一个了吧？一夜没回来。每天一千一，八天八千八，余剩的作小账。

**文谟** 谢谢。（接了钱，向账房去）

〔李世昌自回二号房。〕



〔吴文郁气得只用拳头捶桌子。〕

〔王桂芳忽然从前门游了进来。〕

文郁 你来做什

王桂芳 客人们走了，我来拾捡一点他们不要的扔掉的东西。（走至二号房门口向内张望）

文郁 人家还没有走。

王桂芳 哦。

文慧 六号的两位学生已经走啦。

王桂芳 哦，我去，我去。（她起劲地去了）

〔外面听见关大门声。〕

文郁 （用力捶一下桌子，也往外走）我才不替大哥看守旅馆呢！这样好天气，我一个人到郊外散步去。（径自出去了）

〔吴文慧哼了一声，往后面去。〕

〔李世昌轻轻开门出来。〕

李太太 可以啦。我们走吧。

〔朱兰言走出。〕

李太太 胆子大一点，我和你先走。

〔二人一同出去。〕

〔李世昌带上二号房门，还在上锁。〕

〔吴文慧又随着大奶奶出来，大奶奶端来一盆水在揩堂屋中桌椅。〕

〔李世昌走向大门去。〕

〔吴文慧没精打采地帮着揩抹。〕

文慧 （忽然一念）我说大嫂子，此地一个人都没有！

〔大奶奶不明白她的意思，呆望着她。〕

文慧 客人都走啦，家里人都都不在，只有冯嫂在做饭，不会有人看见的，我们为什么不逃走！

大奶奶 （惊心）逃走？

文慧 杨司机的车子今天下午要开的，我们先躲在一边。等到开动的时

候爬上去，那两位姓徐、姓邓的学生不能不帮忙的。大嫂子，你说大哥藏着好些钞票，在哪里？

大奶奶 在箱子里，我晓得。

〔吴文慧一把拖住大奶奶，直往后面去。徐宗俊此时又自外走入，见室内无人，意欲往后去；犹疑，立定，四面张望，似有不舍之意。〕

〔邓英如亦自外入。同情地望着他。〕

徐 (忽然)英如，你晓得吗，我也不想走啦！

邓 不想走？

徐 今天不坐杨司机的车子到成都去。

邓 为什么？

徐 你自己不也说不一定走么？

邓 我只说不一定走，也许还是要走的；况且我的情形和你的不一样，我已经对你解释过啦。

徐 朋友在患难之中，不应该弃而不顾的，我不能一个人单独走。

〔邓英如注意地望着他。〕

徐 你有困难，我不应该在一边分担一点么？

邓 (笑了，但诚恳地)你这话不全是真实的。你是在那里“理论化”——为一件不合适的事找理论根据。

徐 没有的话。

邓 你不愿意离开此地的真正原因，我明白的，我也能够同情你的。不过……

徐 什么原因？

邓 罗曼史。——你和文慧的友谊，发展到了某一种的情感的程度。

〔徐宗俊低头不言。〕

邓 宗俊，听我的劝告，你这样是在毁灭你自己。

徐 (愈想愈不服)就算你估计的是对的，你能责备我么？你能干涉我么？你不一定走，也是为了和兰言的友谊，你自己也有罗曼史的！

邓 (善意地辩解)不是责备，更不是干涉。

徐 我们都是人呀！……人都有人的人的感情的。

邓 那是当然。

徐 我们这一次回到后方来进大学，为了将来工作，将来做人，要好好的准备我们自己。可是难道这是必要的？在这个时期中，我们完全放弃“人”的情感的生活；没有恋爱，没有罗曼史，像一个修道士一样！不，我做不到！

邓 （低声）啊，做不到。

徐 （大声）我告诉你，我还年轻呢！

邓 （上前抚着他的肩）宗俊，你还记得么？我们快要离开北平的三两天，我们说些什么话？

〔徐宗俊未答。〕

邓 我们都是青年人，我们是爱国的，是热血的、热诚的、热烈的，我们刻苦的工作过，我们遇到过很大的困难和危险，我们受过敌人的苛待，我们经受过不少的痛苦。我们这一点点微薄的努力中间无疑地夹杂着许多错误，我们希望在这抗战的几年当中，对于国家民族稍微的有些贡献，至少不会发生什么坏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生活作儿戏。

徐 （缓和地）这些我都承认的。

邓 我们决定去读书——去接受一个真正好的学校教育。我们不都曾想象着，理想的大学里，会有它的四种自由：愿意读书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的自由；学术思想，不受拘束限制的自由；交友以至恋爱，不受物质或者外来的阻力、干涉、打击的自由；学成毕业，没有用非所学，甚至失业废弃的自由。我们要看看后方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们这群热血的青年人一些什么？这是我和你约好的同走的道路，你现在为了你的罗曼史……

徐 （拂然）文慧也是一个青年，她此刻处在不幸的环境之中。

邓 文慧，是的。

徐 我们不应该帮助她……和我们走同一的道路么？

邓 帮助她？

徐 真正的伟大的恋爱,是不自私的。为了对方的幸福,可以牺牲自己的幸福的。我觉得应该这样做!

邓 拿恋爱和结婚帮助一个女孩子,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徐 有什么危险?我不信。

邓 你以为这样可以使得她脱离那不良的环境,可以使得她有一个进步自己的机会,可以使得她完成她的善良的人格,可以使得她以后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事情不是那样容易的;幸福也不是那样廉价的。

徐 廉价!

邓 文慧文郁和我们一样,是两个青年——向上的青年;也可以说,是处在困难环境中的青年。可是他们的困难,比起我们在北平所遭遇的,到底差得多啦。他们应当自己挣扎,自动挣扎!不应当在生活上接受家庭的一切,在日常的享受上一点不放弃,一点不放松,只是口头抗议、口头革命。——这些话,我也早已和文郁谈过啦。

徐 (一半对自己)你和文郁谈过?

邓 你呢!宗俊,你也还是在需要别人帮助你的时候,至少在经济上。你能怎么办呢?你还是永久在这里和文慧在一起呢,还是打算和她一同到别处去呢?……不会有幸福的!

徐 我是真诚的爱她的,……其他,我都不管。

邓 那么你的真诚的爱,你的一番好意,可能发展成为极端自私自利的表现:你只顾你自己情感上的满足,你不管旁人的死活!是么?

〔徐宗俊想了一会,不禁抱头痛哭起来。〕

〔邓英如也甚为难过。〕

徐 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让我遇见文慧?为什么让我能够和她有甜蜜的八天在一起?为什么今天又让我非和她离开不可?……人生太残酷啦!

邓 (友情地)你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你是一个富于理想,或者说富于梦想的人;你像一个诗人,时常做着美丽的梦的。不过,如果世界没有人做美丽的梦,人生怎么会一天天的更美丽呢?只要你在做梦

之外，有胆量去面对现实。

〔徐宗俊突然收泪不哭，伸手袋内摸索，从一叠杂纸旧信中间，寻出三四张照片。〕

徐（向邓）你看这几张我的照片，哪一张最好？

邓（为他选定）我看这一张。

徐 我想写几个字在上面送给文慧做一个留念。

邓 可以的，那倒是很好的。

〔徐至方桌后，取出自来墨水笔，正待书写。〕

〔唐含章神色紧张地从外走入。〕

〔老何跟在后面。〕

唐含章（看一眼一号房门上的锁）好啊，此人一夜没有回来，到此刻还没有回来！

老何 区公所在那末天不亮的大清早，把老太爷和你老先生请了去，什么事？

唐含章 不用提啦。要不是我做过官，当过几年科长，……哼！

邓（看一眼宗俊）你到车上去写吧。

〔徐点头，和邓英如一同出去。〕

唐含章 这真叫做无妄之灾，我好好地住在此地，有几个月啦；我怎么会想到杨司机的商车会抛锚停在这里几天？我又怎么会猜到商车下来的客人有好几个犯汉奸嫌疑？我又怎会先知其中有一位犯嫌疑的会来住在此地一号？我和那位姓林的，话都没说上三句，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自己会给人家看成“行迹可疑”！

老何 他们说悦来旅馆昨天晚上就抓了人。

唐含章 就是那个姓朱的，给一个不负当地治安责任的机关抓去的，今天也移转到区公所啦。车上一共八个客人，那姓李的两位在这条路上来往过几次，大家晓得他的底细；还有那两位学生拿着教育部什么委员会的证明书，上面贴着照片，不成问题；其余一半，都有嫌疑。据说，都是给同车的客人告发的；那才真怪！

老何 你唐先生现在没事啦？

唐含章 他们问我为什么住在此地这样久。我说，我是不愿住下的；住了几个月是无可奈何。我来到此地为了收账，我留在此地是为了账收不齐。我们公司卖了一批机器五金给当地一家煤矿，四百多万块钱的货，还有六十几万的尾数没有付清；我就是来收这笔尾数的。谁知道买主不肯爽快的付账，这个月给你五万，那个月给你三万；收下来的钱，还不够付房饭钱！我说，抗战已经胜利，我身边只要有十万块钱，马上回成都，再回下江的老家。就这几十万块钱的烂账，我也不在乎啦。谁还愿意老待在此地！

老何 那个姓林的怎么回事？

唐含章 听说是一个——不谈了。老何，我刚才找你进来干什么的？

老何 打洗脸水。

唐含章 你看，说话一高兴，把洗脸都忘啦！快去吧。

老何 老太爷和你一起去的，还没回来。

唐含章 住旅馆的客人出了事，开旅馆的老板，当然要担干系的。这就算是很客气啦，请问几句话，还不是赵委员的面子！

〔外面大门响。林先生昂然走入，不改常态。〕

〔唐含章看见林，转身即走；嘴里喊：“老何，打洗脸水。”〕

〔林先生取出钥匙，打开一号房门。〕

林（走入一号）老何，我也要洗脸水。

老何（答应）就是。

〔老何往后面去了。〕

〔王桂芳手里拿着几本破旧的英文杂志，一个纸盒，半个洋铁罐，小半块肥皂，从后面走来。她站在一号门口，向内东张西望。〕

〔林先生在内厉声问：“干什么？”〕

王桂芳 不干什么。拾捡一点客人们扔掉的不要的东西；不知道你还没有走。

〔林先生在内：“我今天不走啦。”〕

王桂芳 哦，不走啦。（她忽然想到，这或者是她的一个机会，脸上微微

的有了点笑容)

〔林先生忽走入堂屋。

林 (向后面喊)老何,老何!

〔老何在后面应:“脸水就来啦!”

林 (取出一叠钞票)你来,我喊你有别的事。

〔老何在后面应:“煤炉里的火落啦,正在发火烧水。”

林 (怨骂)真倒霉! 一件事倒霉,什么都倒霉!

王桂芳 (企图亲善)林先生有什么事? 我去替你做,行吗?

林 唔……也好,这里两千块钱,给我买瓶好的、凶的、有劲头的酒来,  
再随便带一点下酒的东西。

王桂芳 (关心地)这么大清早就喝酒! 好吧,(接过钞票)我替你买去。

林 (呵欠)我昨晚……一夜没睡。

王桂芳 (体贴地)看你那个累的样子。先关上门睡一会吧。我买了酒  
来,会喊醒你的。

林 我房门上门门掉啦。(回房睡觉)

〔王桂芳看他关上房门,又搬一张椅子堵住,欣然持钱购物去。

〔冯嫂拿着几条被单,提着一大桶水自后走来,在后檐下立定,  
见二号房锁着,一号内客尚未行,便不去收集洗涤之物,提水  
转至假山后,先自洗衣。

〔李太太、李世昌悄静地从外面走入。

李太太 (迅速地视察一下)他在家。

李世昌 不像要走的样子,(伸大拇指)朱太太有种! 她也料事如神,她  
的话都说对啦。

李太太 (轻轻地打开房门)快把我们的东西搬上汽车去,不必喊老何  
啦。

李世昌 我们自己动手。(进二号房搬物)

〔老何端了一盆水来。

老何 (推一号门)林先生! 林先生!

〔里面不应。

老何 (侧耳听)嘿,睡着啦!

〔唐含章自后面走出。〕

老何 (对唐含章)他睡着啦。

唐含章 睡着就算啦。

李太太 唐先生,早啦。

唐含章 (答礼)哎哎,上外面吃点心去,你们今天走啦?(他暂未出去吃点心,立定闲看)

李太太 大概是要走啦……(转身向世昌)老何在此地,就叫他帮着拿行李吧。

老何 (将脸盆放在一边)我来。(入二号房去)

李太太 唐先生一时还不走吧?

唐含章 也希望能快走,快点回下江去。

李太太 (想了一想)唐先生,候我一下,回头我还有几句话和你说。

唐含章 是啦。(他即立在一旁候着)

〔李世昌捧着小白木箱,老何抱着行李皮包,同自二号房出。〕

李世昌 (对李太太)还有那两个小一点的皮包,你提着来吧。

李太太 好的。哦,世昌,……嗯,唐先生再送我们,我还和他有句话说。

李世昌 (不以为意地)可以。老何,我们先走,她自己会来的。

〔他们二人拿着行李物事先向外去。〕

李太太 (走近唐,同情地含笑)你看,我多么蠢!这七八天,我尽和你谈谢先生和我自己的事,竟然没有问一问你唐先生的事。

唐含章 我么?依然故我!

李太太 我们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啦,无话不可谈。……你近来混得还得意么?

唐含章 (爽然)不太得意。

李太太 你们的公司怎么样?

唐含章 不太赚钱。要不然,也不会要我到此地来收取这几十万块钱的尾数。

李太太 这笔账怎么要了好几个月?



唐含章 (摇头)吃力得很。他们也没钱;零零碎碎的给,都不够回成都的旅费;勉强维持着这里的房饭。

李太太 (点头)我也有点看出来。

唐含章 (别转头)你不用管我,七小姐,我……我总要想法子混下去的。

李太太 当然,唐先生决不应该没有法子混下去的。为人这样和平,这样忠厚,这样热心,这样知足;有好多地方,你太像谢先生啦!怪不得你们两个人这样合得来。

唐含章 你真知道我们。

李太太 (看着他)我有一件事要拜托你,可以么?

唐含章 什么事?

李太太 (从手提皮包中,取出那条系着鸡心的金项链)这个东西,我给你看过的,里面有两张照片。我请你替我带给谢先生。

唐含章 可是,我一时未必就去昆明。

李太太 不忙呀。放在你身边,有便见到他的时候,交给他就行啦。

唐含章 (接过)分量好重的!

李太太 不过二两多一点,连链子,在夏天可以值到五六十万,现在不过才值十几万,算不得什么啦。

唐含章 我负责替你带到。

李太太 要紧的是那两张照片,这是个情份,这是个纪念!金子值得个什么,今天换进来,明天可以换出去,无足为奇的,所以,唐先生,要是你好久见不到谢先生的话,请你把那两张照片,好好地揭下来,用挂号信寄给他;那盒子链条,放在一边再说。唐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一定会明白我的用意的!

唐含章 (不觉泪盈眶)我……明……白。

李太太 我们以后大概不会再见面啦。我更巴望从此以后谢先生和我再也听不到彼此的音讯了。……我走啦!(回入二号房中,提起两个皮包,低头走出)

唐含章 (紧握着那盒金链发呆半天。自言)七小姐还是那样聪明伶俐,

那样有主见，有办法。这是七小姐送我回成都的旅费，我怎么会不明白呢！

〔老何自外回，进入二号房看了一下，出来。虚掩着房门。〕

〔王桂芳拿了一瓶酒和几包食物，得意地自外走入。〕

王桂芳（举起酒和食物给老何看）林先生叫我给他买的，想不到吧？

老何 买的什么？

王桂芳 酒，还有……（径去推一号房门）

〔唐含章在屋内踱转，自想心事。〕

王桂芳 林先生，林先生。

〔林先生在内应：“哪一个？”〕

王桂芳（居之不疑地）我，王桂芳，我回来啦，我买了酒回来啦。

〔林先生在内说：“你到窗户口来。”〕

〔呀地一声，朝着那前过道的窗户开了，林先生在窗口出现，上身只穿着内衣。王桂芳将酒及食物都递给他。〕

王桂芳 还剩下三百几十块钱。

林 给你啦。

王桂芳 谢谢你！（献媚地）啊，林先生，我替你跑了一趟腿，不让我到你屋子里去，赏我喝一杯酒么？

林（一呆，勃然发怒）什么东西，你还要拉我一个主顾么？也不拿面镜子自己照照，不要脸的臭婊子！（碰地便将窗户关上）

〔王桂芳受到这个打击，非同小可，人变傻呆，哭不出眼泪来。〕

老何（不免怜悯）算啦，算啦。

唐含章（慰劝）他一晚没有睡，哪有闲工夫……

〔窗户忽又打开，林先生又出现。〕

林 老何，你到悦来旅馆，找一位朱太太，说我姓林的，请她来说话。

老何 朱太太？

林 啊。（又把窗户关上）

〔老高急忙地从外面奔入。〕

老高（一见王桂芳）啊呀，教我好找，你还是在这里，快，快上汽车去。

老何 上汽车？

老高 区公所来了通知，我们那辆商车今天准许放行。原来的乘客，有三位不走。

唐含章 三位不走？

老高 那不就空出三个位子么？保长太太介绍的几条黄鱼都在等着。

王桂芳快上车去，占住一个位子，杨司机跟你的交情，决不好意思为了几万块钱把你赶下车来的。可是得快去，你不上车，人家黄鱼就上车啦！

唐含章（对王）那么你快去吧。

〔王桂芳又去捡拾那些破杂志纸盒等等。〕

老高（一把抢过，掷在桌上）这是人家扔下不要的东西，你还拿它干什么？

王桂芳 我回家拿我的铺盖衣服去。

老高 也不用去拿啦。到了成都要杨司机给你买好的。

王桂芳 不，我要去拿。

老高 那么赶快。（警告）我可亲自来告诉你的！你这次上不了车，回不了家，就只怪你自己！（转身匆忙走出）

〔王桂芳也急速出去。〕

老何（瞿然）刚才林先生叫我去找朱太太的！

唐含章 你该去啦。（忽然一个转念）唔，我亦有事要出去，我们一起走。

老何 走吧，今天账房里都没有人。

唐含章（愈想愈高兴）老何，我也快回成都去啦，三五天就走。

〔老何看着他。〕

唐含章 收到一笔账……算是收到一笔账吧，……抗战胜利，我也要回老家啦！（异常高兴地走出）

〔老何有些不解，和他同去。〕

〔冯嫂从假山后走下，入二号房收被单。〕

〔大奶奶、吴文慧各人拿一个包袱，从后面提心吊胆的走来。〕

大奶奶 还好，没有人看见。

文慧 别走大门啦，上山坡去走后门吧。

〔她们二人正待上坡。冯嫂拿着被单从二号房出。〕

冯嫂 (吃惊)啊!

文慧 (急智)来，我们上山坡走走。落了好几天小雨，今天好太阳。(拖着大奶奶便走)

冯嫂 (好奇，天真地)大奶奶，你们提着皮包哪里去?

大奶奶 冯嫂，我求求你。(着急地)我们走啦，不要告诉大先生，不要告诉随便什么人，冯嫂，你是我们救命的恩人。

〔大奶奶和吴文慧疾速地转入假山后不见了。〕

冯嫂 (十分骇异)噢，噢，噢! (半晌不得自然，慢慢地才恢复。仍去洗被单)

〔保长太太领着赵正华走来。〕

保长太太 (指点一号房)就住在这一间里。

赵正华 (点头)你请他出来，再看看有什么闲杂人没有。

保长太太 (会意)就是。(走去叩一号门)林先生，林先生!

〔里面不应。〕

〔保长太太看一眼赵正华。〕

〔赵不言，但甚坚决的样子。〕

保长太太 (用力敲门)林先生，林先生!

〔里面问：“什么事?”〕

保长太太 区公所的赵委员来会你。

〔里面不作声。半晌，林先生说：“晓得啦!”他开门出来。〕

赵正华 (礼貌地)林先生。

林 (傲慢地稍微点头)你们区公所到底是怎么回事?

赵正华 (平心静气地)本人不是公务员；是老百姓，是区公所聘请的一个委员；今天来随便和林先生谈谈。

林 (发话)区公所是不是要罚我、办我？我犯了什么罪？

赵正华 我想他们没有这个意思的，案情没有经过侦查审问，怎么随便可以罚办？

林 那么为什么留我在此地不放走？是不是要逮捕我？

赵正华 我想他们也没有这个意思的，老实说，区公所衙门很小，权利也不大，不敢随便逮捕，尤其是像你林先生这样的人。

林 既然如此，莫是在区公所把话听错啦，我还是走，马上去成都。

赵正华 我想他们也没有让你林先生马上走的意思，有人递了一个状子，告发你林先生，因为案情重大，区公所立刻呈报上级请示。万一上级来向区公所要人，你走了怎么办呢？所以不能让你走的。

林 什么案情？什么人递的状子。

赵正华 我不是区公所的职员，我还不大清楚。

林 我来告诉你，我倒猜到一点：说我是汉奸；害死过不少的爱国志士；我犯的都是杀头的罪；这次回到后方来，更是图谋不轨！告发我的，还是一位女太太，是不是？

赵正华 不大清楚。

林 区公所也不想一想，这是因为我告发了她的丈夫朱耀堂，她狠心的反咬一口。区公所竟容易的相信状子里的话，昨天晚上把我请了去，名为请我帮忙侦查朱耀堂的案情，实际是在骗取我的口供。我什么不懂得，这对我是一个侮辱！

赵正华 我想他们也没有这个意思的，地方小，衙门低，遇事不敢大意。凡是有人负责报告，区公所不敢不同的认真办理。

林 我林某人偏不领教这一套，我明天就走，看你们把武力来对待我？

赵正华 我想他们也没有这个意思的，不过何必呢？步行吧，全是山路，盘来盘去的够上一走，坐汽车吧，他们扣车子倒容易办到的。

林 你们显然无故限制人民的身体自由。

赵正华 我想他们决没有这个意思的。林先生，你也是明白透顶的人。这案子可大可小，可重可轻。你先生交游广阔，到处是熟人，有的是有力量的朋友！也许烟消云散，一点事情没有。那么区公所既未办你，又未审你，又未押你，丝毫不留痕迹。万一上级另有指示，那么区公所不曾把你放走，到那时再谈公事公办的话。好在已经呈报上级，不会耽搁太久的。在这三五天之内，区公所请我来和你先生商

商……

林 情商？情商什么？

赵正华 请你先生自动的限制一下你自己的身体自由！

林 自动的限制？

赵正华 区公所不派职员，单找我这么一个老百姓来和你谈谈，就是为得便于情商。最好你先生这几天不要出大门去，就在后面山坡上散步。大门外后门外都派着有人的。自然，也不过在你先生出门的时候，跟在后面看看，不会有什么举动的！

林（一声冷笑）好，姓朱的太太真有两手，有本事！

赵正华 我话说完啦。改天见。（昂然径去）

〔保长太太从后走来，追出去。〕

〔林先生慢慢地觉悟到自己处境的严重，寻思了一会。起身入房。〕

〔冯嫂在此时溜回假山后洗被单。〕

〔林先生从房内取了酒瓶酒杯出来，痛饮了几杯。时而击桌，时而狂笑。〕

〔老何领着朱太太入来。〕

老何 朱太太请到啦。

林（突然圆睁二目，捶桌）老何！

老何（吃惊）是，是。

林 你站在大门外边，把大门关上，不喊你，不准进来。

老何 就是，就是。（看见林先生面色不好，连忙出去）

〔外边关大门声。〕

〔林先生故意把左腰插着的一支手枪抽出来放在桌上。〕

朱太太 老何说你找我，我本来不愿意来的……（倔强地）好吧，有何见教？

林（瞪着她一会，忽然脸上露出狞笑）何必这样认真呢？

〔朱太太看着他，不言。〕

林 想一想我们从前在上海时候的情形。你做舞女，我做舞客。老朋友

啦！（他一把将她拉入怀中，像跳舞时的搂抱着）

〔朱太太毫无反应。两手垂下，亦不抗拒。〕

林 这一次又碰巧一路去成都，一路来不是满愉快的么？即使有一点小小的误会，老朋友之间，还能讲不明白么？来，我晓得你的酒量是好的。来吧，满满的干一杯！（他搂她到桌边，取酒送到她嘴边）

〔朱太太别转头。〕

林 （逼）喝吧，喝吧，干杯！

朱太太 （轻轻推开林先生的手，轻轻地挣脱身）你找我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吧？

林 （较严肃）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两个人，呕气也呕够啦，大家都丢手吧。

朱太太 大家丢手！

林 我告发了朱耀堂，你又告发了我，我们一齐撤回，一齐打消！

朱太太 我丈夫的案子是不能打消的，要不是区公所连夜报告上级请示，那些架着我丈夫走的人，还不肯把朱耀堂移转给区公所呢！还有什么办法打消？

林 可是，……我的案子还可以呀！

朱太太 （冷笑）哼哼，公道么？

林 不是那么说。如果我是一个没事的人，恢复了行动的自由，不更可以替你奔走出力么？

朱太太 林先生，假如我才十四五岁，像我刚出来做舞女的那个年岁，我会相信你的话的！

林 （默然，慢慢的敛去脸上的伪笑）那么你说，不丢手，你打算怎么着吧！

朱太太 法律的公平，对你和对耀堂一样！法律的公平！

林 （逼近，威骇地）你留神啊，我也很能够不客气的。

朱太太 我都领教过！

林 我……不要紧的！我很容易将功赎罪！今天有的是大小汉奸，我随便出卖几个就行啦。

朱太太 请便。

林 再说，(指手枪)看见那个东西么？要是我一辈子真的完嘛，多杀一个人有什么关系！

朱太太 也请便吧。抗战这么些年，不知道死掉多少人！我们这种人早就该死的，没有什么可惜！

林 你就不管耀堂了么？

朱太太 汉奸本来应该受惩罚的。耀堂今天这个下场，不能算是不公道。讲到我吧，从前陪着耀堂在一起享福，今天陪着耀堂在一起受难，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林 哼哼，你以为我不懂你的奸刁，你以为耀堂的案情不像我的严重，你今天摆给我看。好吧，我告诉你，我林某人本事，至少要叫耀堂和我同归于尽。

朱太太 林先生，(非常冷静地)自从昨天晚上起，昨晚耀堂被架走的那个时候起，我心里只存着一个愿念，我祷告天，祷告地，只求实现这一个愿念——就是，和你林某人同……归……于……尽！

(林先生想不到她会是这样的怨毒与坚决，也自骇怪。)

朱太太 话都说完啦，我该走啦。

林 (故作镇定)好吧，再见。

朱太太 我不愿再看到你这个人，如果真要再见的话，那就是在地狱里。(她满脸是鄙视与不屑的神情，翻身走出)

林 (呆望了一回。慢慢地斟满了一杯酒，自笑)吓吓，我林某人这一次算是弄巧成拙！(满饮一杯)可是，事情已经弄到这样，也没有什么懊悔的！(再斟再饮)至多是……同归于尽。(忽然停杯)不，审问、逮捕、禁闭，这些味道，是我一向给人家尝的，难道我自己还去……(又喝酒)我不会让你们来对付我的，我有枪。我枪里的子弹，比起人家枪里的子弹到达我的脑袋总要快几秒钟，管它呢。先喝它一个大醉，睡它一个大觉。(听到大门口有人声，忽然扔去酒瓶酒杯)什么东西！(入房闭门，堵上椅子)

(吴吉安愠怒地从外面回来，自有心事，未注意林的举动。)



〔吴文谟随入，小心地伺候着他的父亲。

吉安 天下没有这个道理的！（愤愤地坐下，将手中旅客登记簿用力扔在几上）

〔吴文谟晓得父亲的脾气不是向自己发的，不作声。

吉安 我开旅馆，我怎么可以担保个个旅客都是君子人！区公所岂有此理！

文谟 （向外呼唤）老何，老何！

〔老何在外面应：“唯。”

文谟 老太爷早上没有洗脸，快去打盆脸水。

〔老何入来应：“就是。”向后面去。

吉安 我们这旅馆在公路旁边，来来往往都是坐汽车过路的客人，人头怎么会不杂！是我们旅馆的过错么？笑话。

〔保长太太抱着孩子进来，见吴老太爷在生气，不敢走近。

吉安 难道我们开旅馆，还应该替区公所监视旅客？真是笑话！

保长太太 那边悦来旅馆昨天晚上就出了事，听说也是为了杨司机商车上的一个客人，旅馆老板给区公所半夜里传了去，此刻还没有放出来。

吉安 平时讲朋友拉交情，出了点事，就打这么一大套的官腔！这个旅馆我不要啦，这个地方我也不要再待下去啦。

〔老何端了一盆脸水来，放在方桌上。

老何 （不识相地多口）那个住一号房间姓林的客人，刚才叫王桂芳买酒的。

吉安 （正无好气）把脸盆拿来这里干什么？拿回我房里去。

〔老何碰了钉子，低头不响，将脸盆端走。

吉安 我决定停业，省点是非。等这批客人走掉之后，马上收歇。（愤愤地起身回房）

保长太太 （因有任务，追呼）老先生……

〔吴文谟忙摇手制止她。

吉安 （转身吩咐文谟）以后再有旅客来，就说没有房间，请他们上别处

去住。

文谟 是。

〔吴吉安含怒入内。〕

〔吴文郁原已立在前过道边听说话，于是悄悄地走入。〕

保长太太 （对文谟）大先生，要是那位姓林的逃走，你们旅馆和我们都  
要担干系的啊！这件事怎么办呢？

文谟 区公所派下来的好差使！

保长太太 我到底是一个妇道人家，要我日夜看守那个姓林的……

文谟 那个姓林的，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好东西，（恨恨地）头一天搬来就  
多管闲事，干涉我们的家务。

保长太太 我们保长一连病了几个月，什么事都是由我在外面替他跑，  
可是这个事……

文谟 姓林的好大的派头，倒像是一个人物似的！（面对一号房）现在  
我可不怕你么，尽管你还是带着两支枪。

保长太太 为什么不爽快把他扣起来，关在看守所里？还让他住旅馆！

文谟 区公所不是打电话请示去了？住不了两天就要关起来的。这个  
姓林的，朋友是多的。（再面对一号房）朋友多怎么样？朋友多，也  
不能让你横行不法呀！

保长太太 叫人着急的就是这两天。

文谟 你怕他真会逃走？

保长太太 要说逃走倒不太容易。四面是山，他又是陌生人。躲不了几  
天，总会抓回来。

文谟 那么着急什么？

保长太太 逃一趟，找一趟，也是保长的事，他病着呢！

文谟 我不能替你看守。（有用意地）他逃不了的，我们旅馆和他，也有  
一笔账没算清！

保长太太 （稍觉放心）哦，（想了一下）大先生，你多操心吧。（抱着孩子  
自去）

〔吴文谟瞪视一号房，狞笑一会，亦往后去。〕

文郁 (自语)好啦,旅馆不开啦,大家玩不成!老头子说得到就做得到的。(无聊地又将徐、邓扔掉的几本杂志取来翻看。坐下)关门,收歇,停业,那倒好!

[老何从后面走出。难得地点燃他的那支旱烟袋。

老何 客人都走啦。热闹了七八天,都走啦。只留下一位姓林的,也快啦。就是那位常住在这里的一位唐先生,刚才对我说,他收到一笔款子,有钱付房饭钱买车票,过三五天往成都,也要回下江老家去啦。看他好高兴!(坐了下来)

文郁 (如梦地自问)我久已想离开此地的。去好好的受一点教育,读几本我喜欢读的书……可是不知怎么的,似乎总没有办法把自己振作起来。

老何 (不懂他说什么,瞪目)啊!

文郁 (继续自言)也许只要我每天吃着家里的饭,还能够向大嫂子在纸烟摊子上拿几个零用钱,哪怕为了这个和大哥吵嘴……我是不会离开的。

老何 (瞪目)啊!

文郁 现在好啦,旅馆停业,不走也不成啦。

老何 我们也要走啦,我,还有冯嫂。你们一家人吵吵闹闹的,我们受不了。

文郁 (也瞪目)啊!

老何 (喷着烟)今天八月仲秋啦。是秋天,树叶,往下落,黄的黄,焦的焦,大风一吹,都吹散啦。

[后面吴文谟的喊声忽起,高叫:“冯嫂,冯嫂!”

[文郁和老何,都吃一惊。

[冯嫂在假山后面应:“来啦,来啦。”

[吴文谟面色变异,自后奔出。

文谟 冯嫂,冯嫂。

冯嫂 (从假山后转出,手内犹持湿衣)这里。

文谟 大奶奶哪里去啦?

〔冯嫂听见问起大奶奶，不觉骇呆。〕

文谟 我问你大奶奶哪里去了？

〔冯嫂还是吓得说不出话。〕

文谟 (转身对文郁)她跑啦！你的嫂子跑啦。箱子都打开啦，箱子里我藏着二十几万的现款，都是一千块钱一张的新钞票，也给她卷走，只剩下五六万啦！(再逼冯嫂)你说呀，干什么不说话呀！好，你不肯说！(威吓地)看你肯说不肯说！(又飞奔回房去)

文郁 (问冯嫂)你晓得，你说呀。

〔吴吉安也听知此事，慌忙走了出来。〕

冯嫂 (吞吐地)刚才……我看见……大奶奶和三小姐……一起上山坡去的。

吉安 (更惊)什么，文慧，走啦？

文郁 我到那房里看看去。(走了几步，转身喊)老何，你上山坡。(也飞奔进去)

老何 我上坡去。(飞奔上坡)

〔吴文谟握着一把明快的尖刀出来。〕

文谟 (仍逼冯嫂)你快说，她们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冯嫂 一人手里提着一个包裹。

吉安 提着包裹？

冯嫂 大奶奶提的那一个大一点。

〔老何从假山后奔出。〕

吉安 怎么样？

老何 后门敞开着。

文谟 完啦！完啦！我们的一家一当全完啦！钱给她们两个人拐跑啦。(猛然将尖刀用力插在冯嫂面前桌上)你看着她们走，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吉安 现在不必为难她。救人要紧！

〔吴文郁拿着一封信从后奔出。〕

文郁 她们准备搭汽车到成都去……

文谟 搭汽车到成都……

文郁 文慧留了封信在这里，说是……

文谟 信也不必看啦。

〔吴文郁将信交给他父亲。吉安取来看。〕

文谟 这件事，还得爸爸到区公所去一次，请赵委员帮忙，扣车！

吉安 扣车！

文谟 把所有开往成都的车子都扣住，一辆辆的搜查！

文郁 赵委员未必肯！

文谟 不肯也得肯！

老何 杨司机的商车，怕早已开走啦？

文谟 打电话到前面去，专把杨司机车子扣住，把她们两个人截回来！

吉安 我去一趟。（立起就走）

文谟 （对文郁、老何）你们也快去追呀！

〔文郁和老何也一同奔去。〕

〔吴吉安在大门口喊：“文谟，你把剩下的几万块钱快收拾好！”〕

文谟 晓得。（又飞奔向后面去）

〔冯嫂吓坏，一点主张没有，急得哭起来。〕

〔后面開箱声，闭门声。〕

〔吴文谟奔来，一见冯嫂在那里哭，忽然立定，一个转念，拔出桌上尖刀，慢慢地逼近冯嫂。〕

冯嫂 （瞥见尖刀，惊叫）大先生！

文谟 原来你是知情的！

冯嫂 没，没有。

文谟 看你那样子：脸上都变啦，浑身发抖，做贼心虚，还说不知情。快给我都讲出来！

冯嫂 （机械地）不，不知道。

文谟 （凶狠地）奸夫是谁？大奶奶跟着什么混账男人跑的？

冯嫂 我说，我说什么……

文谟 （霍地举起刀）你还不说！

冯嫂 (大叫)大先生!

文谟 你不说,我今天就杀了你!

冯嫂 我说,我说。

文谟 你快说。

冯嫂 昨天晚上住在一号房的林先生……

文谟 他怎么样?

〔林先生此时开窗探身出视。

冯嫂 劝大奶奶回娘家去的。

文谟 (切齿)唔,姓林的劝她走的!

冯嫂 也提到钱的话……

文谟 姓林的教给大奶奶偷我的钱?

冯嫂 我没有听真。

文谟 还有呢?

冯嫂 我没听到,我上后面去啦。

文谟 (拿刀点着她)你敢说一句瞎话!

冯嫂 我没说。

〔吴文谟突然转身,提着刀奔向后门,自去追寻。

〔这时候,外面一大群人进来。

〔老何扶着吴吉安,他面色惨白,严肃。

〔吴文郁搀着文慧,她哭泣着,委屈,有惭色。

〔邓英如替她提着那个衣包。

〔唐含章、保长太太也跟着进来。

**唐含章** (转身对那些挤入看热闹的人们)诸位,请出去,这有什么好看的?闲杂人都请出去,快出去!(他将众看热闹者推让出大门)

〔传来关大门声、上门声。唐含章复入。

〔吴吉安已坐下,两目呆视,十分苦痛。

〔文慧还在饮泣。

**文郁** (对邓英如)邓先生,谢谢你,把我妹妹送回家来。

**邓** 抱歉的是,留不住大奶奶,我们正在劝她,她看见诸位出来,她奔向

三辆往北走的汽车去。她刚爬车，车轮子就动啦，我们没敢离开文慧，没能去追。

文郁 我看见她坐在车上开走的。

邓 我没注意那是公家运输车还是商车。这几天往北去的车子多的很。

文郁 那是追不到的了。托区公所打电话去追问，也难问到的啦。

吉安 还打什么电话？这两个糊涂东西，我们家里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对我讲？为什么要这样的不顾生活的荒唐胡闹？

〔吴文慧更加觉得委屈，又哭起来。〕

邓 老先生，我们总算把文慧劝回来啦，请老先生不要对她过于严厉！一个青年，在自己家里，总会有一种天伦之乐。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决不肯轻易离开的。

吉安 她们有什么万不得已？

邓 离开家庭是因为痛苦；离开之后再回来……也不是没有痛苦的。老先生，原谅了文慧吧。

吉安 我给他们吃，给他们住，给他们穿，我保护他们，我管教他们，我哪一样不是为了他们的好，为什么他们还会感觉痛苦？

邓 老先生，我就要走啦，刚才区公所通知杨司机可以开走，我回去上车就马上开走啦。容我一个年轻人说两句话吧。抗战已经胜利，世界是改好的，好些旧东西在今天不合式，不能再要啦！

文郁 世界要改好！

邓 譬如说，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长兄和弟妹之间，朋友和朋友之间，一切人和一切人之间，凡是不公道不民主的态度和作风，不管怎么说，是为好不是为好，都不能再要啦！不能再要啦！

文郁 （努力求理解）啊，不民主的态度！

邓 说得更远一点，我们大家如果没有民主的头脑，没有民主的情绪，没有民主的生活习惯，没有民主的态度作风，我们怎么能够在民主政治之下做一个不危害民主的公民呢？

〔唐含章点头称是。〕

邓 老先生，再会。诸位，再会。文郁文慧，将来我们在一个什么大学里再见。（急速走出）

〔室内诸人，半晌无言。〕

唐含章 他说的道理也很浅近的，他要我们大家都懂，唉，我们是可以改改啦！

〔文谟从假山后走出，手里还拿着那把刀。〕

文谟 （见文郁，凶狠地）嫂子呢？

文郁 上，上汽车往北去啦。

文谟 上汽车去啦。

文郁 追不回来啦。

文谟 好，姓林的，我和你势不两立。

〔吴文谟奔向一号，用足踢门。〕

〔林先生已在里面，作了准备。〕

〔门开，吴文谟冲入。〕

〔林先生在内怒吼：“你浑蛋，你连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住！跟人跑啦，倒来问我！我姓林的拐了你老婆么？我姓林的偷你的钞票么？我姓林的今天倒霉啦！去你妈的！”——连着便是一下枪声。吴文谟从一号房逃入堂屋，左肩流血，右手犹握着那把尖刀，一时急切奔逃不出，便转至方桌左边，拉翻方桌作挡。

〔又一下枪声。〕

〔吴文谟慢慢地摊坐在地上，右手尖刀坠落。〕

〔突地再一下枪声。林先生原来立在门边，此时掷了枪，双手扳住门框，身子摇晃了几下，向内倒去。〕

〔众人都惊呆住。半晌。〕

唐含章 （第一个恢复神志，至文谟旁）不像是致命的，还许有救。

老何 （遥望林）这一个不行啦。一枪打在头当中。

唐含章 （对那惊呆了的保长太太）你去，你到区公所去，请赵委员快来。

〔保长太太如命去。〕



唐含章 老何，你去闩上大门。

〔老何亦如命去。外面开门声、关门声、闩门声。

〔吴文郁想向一号房走。

唐含章 不要乱走动，等区公所派人查看。

〔吴文郁退回原立处。

吉安 我不懂，我真不懂。我哪一样不是为了这几个儿女操心？衣食、舒适、安全、养育、管教，操心了几十年，今天还是弄得家破人亡。真好像是我操心害了你们，我不懂，为什么！我要问，为什么？

文郁 刚才姓邓的同学说的，许多旧东西，在今天不合适，不能再要啦。爸爸，我们就把那些旧东西扔掉吧！

——幕——

# 升 官 图

(三幕讽刺剧)

陈 白 尘

## 序 幕

**时** 一个凄风苦雨之夜。

**地** 一所古老的住宅。

**人** 老头儿——这住宅中看门的。

闯入者甲——一个流氓，强盗。

乙——甲的同伙。

**景** 是一座很敞亮的客厅，但由于夜晚，在一盏如豆的油灯之下，显得空旷而阴暗。

陈设简单，显得好久没有人住过了。

厅外天井里一片漆黑。

左右有两间卧室，门紧闭着。

油灯被风吹得摇晃不定。

[老头儿——须发苍白，佝腰驼背，是年近八十的人了——手持鸡毛掸帚，从右首房间里出来。

**老** (用掸帚到处打扫着，一面自己嘀咕)灰沙，灰沙，……到处都是灰沙！……一天到晚吹不停的灰沙，……天吹暗了，地吹黑了，人也

吹得迷糊了！……（看看天井）晓得什么时候啦？

〔风声凄厉，电线在哀号着。〕

老 嗯！风更大了！

〔灯光摇曳。〕

老 （走近客厅通向天井的落地窗，向天）老天爷！你有个完没有？……吹！吹！

〔正当他一扇扇关窗时，随风飘来了卖唱的歌声：〕

说风阳，

游风阳，

风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他倾耳听着，一阵风吹去了歌声，他也恨恨地关上最后一扇窗子。〕

老 十年九荒！十年九荒！……十年九荒也罢了；十年倒乱了九年！……（摇头叹息）

〔远处传来一声女人的惨叫。〕

老 ……这又是？……什么世道啊！（再走近窗子静听，什么又没有了）

〔却来了雨声。〕

老 哼！又下雨了！……这是什么天！什么世道啊！

〔风雨间歇地咆哮着。在那稍为宁静的刹那，又传来一片混乱的叫器：里面有呼号，有惨叫，有怒吼，有呻吟，……但辽远的很，风雨一响，又被淹没了。〕

老 （举起油灯，倾听片刻。为之叹息）……世道乱喽！……大难临头喽！

〔当他举着灯火走向对面房间，正想开门时，忽然清脆地响了两枪。〕

老 （惊慌地立定）又是什么事？（走回来，向外照看了一阵）老天爷，快

点天亮吧!

〔又是一阵枪声。

老 难道……今儿夜里都过不去么?……唉!

〔再向对面房间走去。开了门,进去,正转身来掩门之际——

〔通向天井的落地窗被推开一扇,闪进一个人来——闯入者

甲,身着玄色长袍,头戴黑铜盆帽,敞着领口,露出雪白衬褂。

左手推门,右手端枪,搜寻着灯光的来源。

〔身后又闪出另一个人来——闯入者乙,短袄裤,头顶破毡帽,

肩上背负着偌大一个衣包。

老 (冲出来)谁?

甲 (贴上后面的门窗,端正枪,低声威胁地)住口,再出声打死你!

〔乙躲藏在甲的身后。

老 (司空见惯,毫不惊奇)唔!……二位请坐!

甲 不许动!

老 嚷,二位是客人,我们主人不在家,我这个看门的也得替主人招呼招呼呀!

甲 (强迫地)不许你动!

老 嚷嚷,好汉请别动手!我这两根老骨头经不住你一拳的!

甲 那就少废话!

老 好,好,……(坐下)那末二位好汉要些什么?

甲 要什么?

老 说老实话,我们主人不在家,这儿是被光顾过不止一次了,值钱的东西早没啦!就是这些笨重家具啦!

乙 (向甲一笑)这老家伙倒大方!

甲 (笑,拍老肩)老头儿!别怕,咱哥儿俩来不是那回事!只借你这儿躲躲风!

乙 你没听见枪吗?

老 (看看他的衣包)唔!……刚才就是(指他们)?

甲 对……你明白!——得了,话说明白,咱哥儿俩今晚在这儿躲一

夜，天不亮就走，什么也不碰你的。

〔乙在背后正偷起一个花瓶，揣上身。〕

老 这……这……

甲 怎么着？

老 二位好汉来了，喜爱什么拿了去，那是没办法的事；可是二位要住在这儿！……

乙 你要咱们哪儿去？外边侦缉队还在……

甲 （打断他）老头儿，怎么样，你说？

老 那人家要说我“窝藏”……

甲 （出枪逼之）答应不？

老 （推开枪口）喂，您别急呀！我也没说就不答应！

乙 你答应了？

老 （看看枪）有这玩意儿，有什么办法呢？……

甲 你知道它的厉害就行！（向乙）来，用绳子把他捆起来！——老头儿，对不起，委屈你一夜。

老 要捆起我？

甲 不捆你谁敢保险？

老 （冷笑）我说呀二位好汉，我老头子爬不动走不动，你还怕我逃？要说怕我走风，你们又没抢我的拿我的，我犯得着？再说我这条老命，还想活两年，我得罪了您，未必还想活？

甲 我瞧你也不敢！……

老 再说，我老头子既然答应了二位住这儿，好人做到底，我还得给二位把把风。捆我起来不要紧，半夜里有个风吹草动，谁给你报信？

甲 你会把风？

老 我住在门房里，那儿有根绳子通到这儿，这儿您瞧悬着个铃铛儿，一声有事，我将绳子一扯，铃铛儿一响，二位就可以赶紧预备，——这儿有门，通到后花园去。（指右首房）那一间（指左首房间）是睡房，一条死路，可走不通。

乙 （商议地）就让他去吧？

甲 老头儿，我不怕你捣鬼！把好风，请你喝杯酒；出毛病，老子可要你命！

老 （笑）可不是，我这条老命在您手掌心里！

甲 那就快滚！灯留在这儿！大门关好，机灵点儿。有什么动静先拉铃铛。

老 （迟疑起来）门房里就这一盏灯……不碍事，就让我睡在这椅子上吧。

甲 这椅子我要睡！去去！你去看门！

老 唔唔，我去看门，我还要去看门，……铃铛就在这儿（扯了一下）有了动静，我就这么……

老 （回头）这个门是通花园的……

甲 知道了！知道了！

〔老头儿去了。甲向天井中张望一眼，即打开右首的房门。〕

乙 是通花园的？

〔甲又推开左首的门照一照。〕

乙 还有床，老大，咱们睡在里边吧。

甲 伙计，那是条死路，没有门！

乙 那？……

甲 这洋椅还不舒服？（拣张长沙发）我睡这一张。

乙 也好。

甲 妈的，这房子倒不坏！

乙 像个衙门——

甲 （非笑地）你进过衙门没有？

乙 （不好意思地）老大，您啦？

甲 我？（感慨系之地）哼！

乙 （坐上另一张沙发，不禁一跳）哦！

甲 你瞧你！见过世面没有？——这是洋椅！叫沙发！怕什么？

乙 哦哦！……

甲 想当年，我也坐过两年衙门！……得，好汉不提当年勇！——咱们

来瞧瞧这票货。(打开包袱,里面塞满衣服,首饰,银钱)伙计,今儿运气不坏!你瞧这件线春袍子,全新的,还没穿过。(在身前比了一比,不由自主地穿上身试试)怎么样,合适么!

乙 老大,您这末一打扮,可真有个官派!

甲 (得意)是吗!人要衣装,佛要金装!难道做官是天生的?不信你穿起两件衣服来,可不就大派了?

乙 (果然捡起一件长袍,打算试一试,眼看着甲)这一件?……

甲 (制止)得!瞧你身上肮里肮脏的!——伙计,别忙,跟我干两年,有得你穿的!(收拾起衣包)

乙 (懊丧地)我穿起来也……也不会像样儿!

甲 你这家伙好没志气!跟着我,将来总有官给你做的!(似乎已经有了官气,架子十足地坐下)

乙 官?我都能做官!(惊讶不已)

甲 那有什么!有钱就有办法!伙计,我阅历得多啦!哼,老子是时运不济,倒了楣,瞧,再过三年,老子有了个百儿八十万,省长不说,道尹知县什么的,总买它个把个来玩一玩!(燃起烟来,自我陶醉)

乙 (横也不是,竖也不是地坐不安稳)可是我,老大,您看可有这个出息?(结果还是蹲在椅上)

甲 (端详着)伙计,倒不是我当面奉承,你五官端正,天庭饱满,只要时来运来,还怕少了官做?

乙 (乐得手舞足蹈)老大,您……您……开玩笑!

甲 (正色)我跟你开玩笑?你去打听看:那些省长、督军什么的,又是什么出身?不是靠钱,就是靠枪杆儿!有几位那猴形儿,简直抵不上你哩!

乙 (笑得合不拢嘴)您……您……

甲 可是伙计,相貌不单只讲五官的;站也有站相,坐也有个坐相,你在这个上头还差劲儿!

乙 (赶忙坐下)哦,哦,(干笑)没……没坐惯!(端坐起来)

甲 对!这就像个样儿!——可是做大官儿的,又得随便点儿,你这副

毕恭毕敬的形儿，可又像个小记者了！

乙 那！（更加坐立不安）

甲 那有什么！假如有朝一日你真做了官，只要我开导开导你，有个三五天，什么都学会了！

乙（不能信任）老大，当真的？

甲 我还骗你不成了？

乙 可是我……

甲（摔了烟）得，别想远了，睡了吧，四更了！（随身倒在长沙发上）

乙 是啦，老大。（捡起烟蒂儿过瘾）

甲（呵欠连天）伙计，天不亮就得爬起来走啊，先把这票货弄出城。

乙（躺在单人沙发上不断变换位置，企图舒服点）是啦，老大。（又抽了一口烟）

甲 打一个朦胧就得叫醒我呀！

乙 嗯。（又换了个躺法）哦，老大，您看这票货，能值多少钱？

甲 睡了吧！算这些账干吗！

乙 总值个好几万吧？

甲（敷衍地）嗯，嗯。

乙（终于把一双腿搁在靠背上）……一回就是好几万，干上十来回，就是好几十万！……老大，您说有个几十万就可以买个什么？……

甲（沉沉欲睡）唔，……唔，……

乙 哦，知县，……还有道尹什么的，……还有省长！……

甲 ……唔……

乙 知县……有好大呀？……县太爷，县大老爷，……青天大老爷。……（自己低声地笑了）

〔乙手中烟蒂掉了。〕

〔窗外风雨凄厉。〕

〔远处惨叫之声不绝。〕

〔枪声也隐约可闻。〕

〔灯光昏暗。〕



〔仿佛有脚步杂踏声，许多人压低嗓子在问：“——哪儿？哪儿？在哪儿？……”

(暗转)

## 第一幕

**时** 夜晚——天亮。

**地** 县衙门的大客厅——即序幕的住宅。

**人** 知县

秘书长

知县太太

艾局长——财政局长

马局长——警察局长

钟局长——卫生局长

萧局长——工务局长

齐局长——教育局长

闯入者甲——即假秘书长

闯入者乙——即假知县

老百姓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警察一、二、三、四

**景** 依然是序幕的那间客厅，但由于灯火辉煌，由于少数家具的色彩变换，由于略为改变并增加了些布置，原有的空旷与阴暗已经被富丽堂皇所代替了。

## 第一场

〔脚步声，询问声，继续不断，继续增高。

〔甲和乙同时醒了，急忙跳下椅子。

乙 什么事，什么事，老大？

甲 快！走那个门，到后花园！

〔乙背起衣包，与甲逃进了右首的门。

〔门外追赶扑打之声嚷成一片：“打！打！打死他！”

〔通天井的窗门冲开，知县——好像刚从卧室中逃出，一手提着袍褂，一手提着鞋帽，身上的短衫裤已经被殴打破烂。——狂奔而入。

〔与他同时进来的，是秘书长——身上的长袍马褂也被扯烂了。——面色如土，狂奔进来，当即扑倒在地。

〔知县藏到沙发背后，但又觉不妥，想进内室。

秘（在地下爬不起来）知县大人！我完了！

〔门外正在呼噪着：“哪儿？哪儿？在哪儿？”

〔一群老百姓——手执棍棒，蜂拥而入。

〔知县尚欲逃窜，已经为老百姓所包围，于是聚而殴之，一边发出狠毒的咒骂。

子 你还乱拉壮丁吧？你还买卖壮丁吧？

丑 打死了算！老子一家人都死在他手里！

寅 狗入的！你还刮地皮吗？（按他头）让他啃地皮！

卯 我二十石谷子都让他没收了！看他狗入吃得好肥！

辰 剥掉他的皮！

巳 打啊！打啊！打死这狗官！

午 你再来拆我的房子吗？

未 你还挖人家祖坟吧？

寅 狗入的！断了气？

众 死啦？死啦？

寅 走！再找他的母狗去！

〔众人又呼啸而去，经过秘书长身旁，每人又重重地踢了几脚。

众（骂着秘书长）这是秘书长？……什么秘书长？狗头军师！狗头军师！……（下）

〔右首房门慢慢打开，伸出甲和乙的脑袋来。〕

乙（向甲伸了伸舌头）这是怎么回事，老大？

甲（机警地跑过来，搜查一下知县的身上，毫无所得）妈的，一点彩头都没有！

乙（跟过来捡起知县的袍褂）老大，这套衣服？（笑，希望允许）

甲（不屑地）算你的罢。（又去检查秘书长）

乙 谢谢您啦，老大！（急忙穿了起来）

甲（依然无所获）都是冬天的臭虫！——嘿！你倒穿起来啦！

乙（干笑）您看，可还……可还像个样儿？

甲 我说嘛，人要衣装！这可不有个样儿啦？（摘去他头上的毡帽）再换上这顶帽子，（检出知县的呢帽）瞧，官还不是人做的？（将毡帽戴上知县的头，忽然发现）哎呀！伙计！你瞧罢！（抬起知县的上身），这家伙可不像你？——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乙（惊喜欲狂）当真？（看着知县，摸着自己的脸）

甲 你说罢，做官的有什么了不起？跟你还不是一样的人？连相貌都一样！

乙（傻笑）那我？……

〔从天井那边跑来两个武装警察。〕

警察一 报告！

警察二 报告！

〔乙大惊失色，急欲遁去，甲按住他。〕

甲（镇静地）进来！

〔警察一、二进入。〕

一（向乙敬礼）报告县太爷：奉了马局长命令，听说有乱党来县衙门捣乱，特派小的们来弹压。

乙（吓得跌坐在椅中）唔……

甲（遮断乙，制止他别动。——对警察）马局长？——唔，你们的局长自己怎么不来？这儿出了那么大乱子，县太爷受了惊，都说不出来话了！

一 是! 马局长已经来了! 小的们是跑步来的, 所以先到! 县太爷受了惊?

甲 要不是我在这儿, 你们县太爷可要吃亏了! 瞧你们秘书长不是给打死了?

一 是! 那一位是?

甲 (将毡帽压了眉目)这是我打死的一个乱党! ——唔, 你们俩先把这个死尸抬去埋了。

一 是!

甲 (一回头看见乙的一双光脚板挂在那儿, 踢他一下, 使他藏起)嘘! ……

乙 (惊叫一声)哎! ……

一 大人怎么啦?

甲 瞧, 给乱党追得连皮鞋都掉了。(捡起皮鞋)大人, 您进房间去休息一会吧。

乙 (如释重负)好, 好, 老大!

甲 什么老大? (暗地里捣他一拳, 顺势搀扶他向左首房间去)你们快点把尸首抬出去! 快! (下)

一 是! ——伙计, 来罢! 好差事!

二 倒楣! 他们县衙门里鬼都没一个?

一 还不是跑光了!

二 唉, 知县太太都没在?

一 (暧昧地)还不是跟财政局艾局长在一道?

二 (会意地微笑)唔。……哎呀! 这家伙还没死?

一 真的动起来了?

[警察一、二惊惧地跑开。]

知县 你们是谁? ……我没有死?

一 知道你死没死呀? ……你是人是鬼呀?

县 我是人……我是知县大人呀!

一 你是知县大人? 这就活见你妈的鬼了!

县 真的！我是……

〔甲冲出。〕

甲 怎么的？

— 这个死的活了，还说是知县什么的哩！

甲 对了，就是他动手打县太爷的！抬出去，不管死活，埋掉！（对着脸一巴掌）妈的，死罢！

县 （惨叫）呀……

甲 （用手巾塞住他的嘴）快抬去埋掉，反正活不成了！快！快！（入左首房间）

— 是！——伙计，来，快点抬出去！

二 就这末半死不活地埋掉？

— 快抬走！快抬走！（低声）活生生的干吗埋掉？抬去卖掉！——好卖二十万！

二 （惊喜）卖去当壮丁？

— 快！快！抬到壮丁营去！

〔警察一、二抬知县大人下。〕

〔甲探头出视，急反身招乙。〕

甲 快快，走罢！

〔乙穿上了皮鞋，出。〕

乙 他们走了，老大？

甲 快走，快走！再不走要露马脚了！

乙 （惊喜交集）他们把我当着县太爷？

甲 得啦，走罢！拆穿了可不好玩儿？（推乙向右门去）走，走走，快！

〔天井里有人叫：“打死的？好！快去埋掉！埋掉！”〕

〔接着跑来一个人，——那是警察局马局长，身材奇短，但总爱耀武扬威地全副武装。——气喘喘地奔上。〕

马局长 大人！大人！哎呀，您受惊了！您受惊了！（敬礼，再加以握手）您……？

〔乙木然不知所措。〕

甲 您是马局长?

马 阁下尊姓?——哦,刚才抬出去的那个暴徒就是您打死的?

甲 是的,我是知县大人的老朋友,姓张。大人刚才受惊不小,精神有点儿恍惚,您看,他话都不能说。需要休息才行。(扶乙,想进左首内室去)

马 哦!真的!(连忙打扫沙发)大人这儿休息罢!(过来搀扶他)这儿休息!

甲 (推开他)您坐,您坐,我来招呼。(扶乙坐沙发上,自己夹在马局长前,遮掩着)哦,马局长看见秘书长的?

马 (惊叫)哦!秘书长!可怜可怜!被他们打死了?这些乱党!浑蛋!浑账!要重办!重办!(转身向乙接近)大人怎样?您没有受到伤么?

甲 (避开)大人受的是内伤,大概是神经出了毛病,看不出。您还是让他休息一会儿吧。

马 哎呀,该死该死!我要早知道就好了!把我局里全部警察开来保护,事情不会如此之糟的!这要请大人特别宽恕……其实这也不能怨卑职,(凑近去,小声)从昨天早晨起,艾局长拖住我们打牌,一连就打一百零八圈!卑职是生怕有什么公事,所以提早回家,一到家就听到消息,一听到消息就马上赶来。……(四顾)看,到这会儿他们一个都没有到!(看看知县毫无反应)

甲 是是。……

马 所以艾局长这样的爱热闹,实在是太误事,太误大事了!(看看知县还是没有反应)

甲 哦,马局长,秘书长的尸首怎么办?

马 这,张先生不用操心!——来人!

〔警察三、四上。〕

警察三、四 报告!

马 把秘书长的尸首抬回他公馆去!说我们各局局长马上就过来商量善后!

警察三、四 是！（抬尸身下）

甲（企图支开他）唔，马局长，目前最要紧的事，是捉拿凶手！您赶快去派警察出动吧！

马（支吾）嗯，嗯，不要紧，不要紧，老百姓跑不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大人的病！嗨，我的心简直乱了！真是如丧考妣！

甲 此刻不去捉，到了明天凶手都查不出啦！

马 查得出，查得出！查不出把全城的人都杀光！

甲 那怎么可以！——你还是去查一查吧！

马（无可奈何）嗨，张先生，您是知县大人的朋友，也不必瞒您：您要我此刻怎么去查呀？我的局子里一共只有六名警察；两名在看家，四名都派到此地来了，哪儿还有人呢？将来我向乡镇长要人，乡镇长向保甲长要人，还怕抓不到人？

甲 唔，唔。……

马 还是你来谈一谈出事的经过吧，办案的时候也好作个参考。

甲 这，……等一会再谈吧。我看，知县大人精神恍惚，话也不说，还是劳驾去请位医生来吧！

马（恍然）哦！……您看，我真乱极了！我真是如丧考妣，什么都忘了！（又走近）大人，我去请钟局长给您瞧瞧病！（转身就跑）

甲（紧急命令）伙计！别装了！快走！

乙（舍不得了）怎么？就走了？（刚要起身）

〔马局长在天井里：“哦！好极了！钟局长您来啦！快！快！”〕

甲 糟糕！（推乙躺下）躺下！闭上眼！别动！别开口！

〔马局长推着钟局长——卫生局长，五十来岁，一身古老的西装，提着药箱——上。〕

马 好了！好了！钟局长来了！——张先生，这位是卫生局钟局长，这位是知县的老朋友，张先生，今儿全亏有了张先生，打死一个乱党，才救了知县大人。

钟（永远是一副道学家的面孔，冷冰冰地握手）那感谢您啦！（转身就向县长）大人！（弯下腰去就动手诊病）

甲 (大惊)钟局长! 等一等! 大人睡着了!

钟 (严重地)等? 怎么能等呢? ——那儿受伤了? 头部? 腰部? 胸部? (全身乱摸)

乙 (被摸得睁开眼,向甲求救地)老大! ……

甲 大人,闭上眼休息罢! ——大人受的是内伤,神经上出了毛病,不能谈话,——哎哎,说一两句话也是胡说八道! ……

钟 唔,唔……(切脉,用听筒听)是的,脉搏好快,心跳得厉害,全身都在发抖,这是头脑受了震动,神经受伤,需要安神静养。

甲 对! 对! 对! 您说的完全对! 请坐!

〔钟坐下去马上配药。〕

马 (附耳低声问)不要紧?

钟 很要休息几天!

〔外面奔进两个人来,一迭连声地问:“大人在哪儿? 大人在哪儿?”〕

〔一位是教育局齐局长——不过四十来岁,但暮气沉沉,呵欠连天,含着一根白玉嘴子的长烟杆。〕

〔另一位是工务局萧局长——一身笔挺的洋装,油头粉面,顾影自怜,夹着一个大公事皮包。〕

马 (奔去迎接)哎呀! 你们这会儿才来! 这儿! 这儿!

〔钟局长在专心配药。〕

〔甲急得搔耳抓头。忽然心肠一硬。〕

甲 (低声向乙警告)不要怕! 什么都有我! 睡好! 装病!

马 你们呀! 简直赌昏了头! 现在才来!

萧局长 (不服他的埋怨)你是四条腿的马呀——一拍就跑,当然快!

马 (受了攻击,马上报复)女人是你的命! 又给裙带子扣住了?

齐局长 喂,算了,算了,见面就顶! 大人怎么样?

马 大人今儿受了大惊! 现在睡着了。要是等到你们来呀,大人的命都完了蛋!

萧 我说啦,你跑得快呀!



- 齐 (止之)到底是怎么回事?闯下这么大祸?——大人!
- 萧 大人,您好些吗?
- 甲 二位请坐吧,大人头脑受了震动,神经受了伤,现在话都不能说。刚才钟局长看了,说要好好儿休息,让他睡一会罢。
- 马 哦,哦,我忘了介绍:今儿呀,如果不是他先生在这儿,我们大人早没了命,咱们大伙儿也完了蛋啦!——这位是张先生,我们知县大人的老朋友。——这位是教育局齐局长;这位是工务局萧局长!齐局长是持久战的名将,一口气可以打一百二十圈麻将!……这位萧局长是品花能手,外号是摩登贾宝玉,又叫洋装西门庆!
- 萧 (冷酷地)那末你是军装武大郎了!
- 齐 (和解地一笑)哈哈!好譬喻!好譬喻!——别尽在打哈哈!张先生,请问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 甲 (乘机挪了张椅子遮住乙前坐下)是呀,我正想给诸位报告一下哩!
- 萧 (打量着他)哦,张先生,我们少会,您是什么时候到此地的?
- 甲 (不防这一手)嗯,我是今晚刚刚到!
- 萧 刚刚到?——那真是巧极了!
- 甲 是呀,我和我们……(指乙)大人和我是二十几年前的老朋友啦!这次路过此地,特地来看他。因为是多年不见,一见面就谈呀谈呀,一直谈了半夜!
- 萧 在他的小书房里?
- 甲 哎,哎,……是的。……我们就谈呀,谈呀,无所不谈……
- 萧 (向马暧昧地)知县的“太座”还没有回来?
- 马 问你呀!我是先走的呀!
- 萧 (低声)我们离开艾公馆也半天了呀!糟糕!老艾也太不像话了!他们俩现在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 甲 咱们正在谈得痛快,忽然外面吵吵嚷嚷,拥进一群人来,嘿,我一看,足有五六百!
- 马 (舌头一伸)五六百?
- 甲 总之是数不清的人!有的拿刀,有的拿棍,有的拿枪!

马 居然有枪？

甲 大概是拿来吓人的，也没有子弹。

马 嗯。他们进来要干吗呢？

甲 哪里还讲道理呢，有的嚷：你霸占我房屋，你强占我田地！……

马 嗨嗨！（向萧）这大概是老兄的德政？

钟 有的嚷：你买卖壮丁！你包庇烟赌！……

萧 这又是阁下的功劳了？

齐 何必再斗嘴呢？大家都逃不了！

钟 可没有我的事！

萧 钟圣人！你将来当然是进圣庙的！

甲 还有说：侵吞平价米呀，没收平价布呀，开枪打死学生呀！……

齐 （自我讥嘲）瞧，这就扯到我身上来了！

甲 （笑）诸位原谅，我只是听他们胡说的。

萧 对，对，他们还骂些什么？难道老艾倒没有份儿？

甲 自然还有了：说什么苛捐杂税，囤积居奇，私卖烟酒，征粮舞弊，……骂了一大堆。

萧 这全是他财政局干的！

马 后来呢？

甲 七嘴八舌，胡叫胡闹，哪里说得清呢？看见了县太爷，动手就打！可巧兄弟自幼练过十八般武艺，刀枪剑戟无所不能，凭他们这批乌合之众，那还放在眼里？兄弟夺过一根棍棒，一边保护着大人，一只手就杀出重围！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只打得他们落花流水，东逃西散！可是兄弟正打得起劲，一回头，我们大人又被他们包围起来了！这一下，兄弟动了火，掏出家伙，（掏出枪来）乒，乒，乒，对天就是三枪！他们还不放手，兄弟对准领头的，一家伙甩倒了！这才救出我们的大人，那几百个乱党也就一哄而散了。

马 啊啊啊，……了不起！了不起！张先生你真是！完全亏了你！否则，我们大伙儿可都完了蛋啦！

萧 那么秘书长又是怎么死的呢？

甲 哦，那是……唉，那只怪知县大人预先没给我介绍，在人乱马翻的时候，我也认不清，就被他们拳打脚踢地打死了！

马 我们要替秘书长报仇！

钟 （冷冷地）现在先让大人吃药！

甲 （忙接过来）我来，我来！

〔财政局艾局长——三十多岁的中年人，面团耳肥，一副发福的样子。——慌慌张张奔来。〕

艾局长 糟糕！糟糕！我才知道！我才知道！怎么样了，大人？

萧 好，你来了。（拖到一边）正在吃药。现在不能讲话，神经受了伤了！

哦，（啾啾嘴）“太座”回来没有？你把她拖哪儿去了？

马 （指着他的鼻子）你呀！你呀！

艾 （闪躲地）少胡说八道！——大人！

甲 大人还需要休息，让他睡吧！

艾 （看甲）您……？

马 哦！这位是张先生，我们知县大人的老朋友，刚刚到的。今天的事幸亏有了张先生保驾，否则是不堪设想了！——唔，这位是财政局艾局长！我们县里第一等红人！——我们刚刚听了张先生的报告，真是危险万分，好像一部电影！

艾 哦哦，请张先生再讲一遍吧！

〔外面声音：“太太回来了！太太回来了！”〕

马 知县太太回来了？

甲 那末，诸位，我们回避一下吧！他们夫妻间一定要恩爱一番了！

马 对！对！我们书房里去坐一会，张先生，你再把经过给艾局长讲一次。（邀众人去）

甲 好的，好的。——哦，这杯药还没有吃哩！——诸位先请！

〔众人下。〕

乙 （得意）怎么，老大？我真成了知县大人哪？

甲 （泼去药）躺下！别动！你的太太来了！

乙 那怎么办! 怎么办?

甲 一不做,二不休! 你装病! 一句话都不许说! 到时候我会来救你!  
(下)

乙 (哭丧着脸)老大! 老大! 你别走呀! ……

甲 (在外)太太回来了? 大人睡着了。

〔知县太太虽然是三十来岁的人了,妖艳异常,打扮得十七八岁的少女一般。——急急风地登场。〕

太 睡着了?(停步,自己再修饰一下,准备一下,然后一个箭步奔向知县,夸张地悲哀)哎呀! 你怎么了? 亲爱的,受了惊了?(伏在他身上假哭)你看我该死吧,到现在才知道! ——这些听差的都浑蛋,一个都不来通知我! 张太太,李太太,王太太她们一定拖着我去打麻将,我说我不能打呀,我心里乱得很,一定要出什么事呀! 你看……

〔乙闭目发抖,一言不发。〕

太 亲爱的,你怎么不理我呀? 你哪儿受伤了? 膀子? 腿? 还是头呀?  
(全身找寻)是胸口,肚子……

〔乙只好装死一般,动也不动。〕

太 亲爱的,你睁开眼看看我呀……怎么,你生气啦?(抱他的头使之坐起)我知道你生气,(坐在他身旁,拥抱着他)谁想打牌呢? 他们三缺一,死拖住不放呀! 好,我再也不打牌了! 别气了,别气了!  
(偎着他的脸)亲爱的,你已经受了伤了,再生气,看气坏了身体!

〔乙受宠若惊,目瞪口呆。〕

太 (哄孩子似地)别气了,说句话吧,我的心难过死了! ——我的心简直要碎了! 你说句话呀! (看他)

〔乙又闭上眼。〕

太 (眼睛一转,撒起娇来)嗯,我知道了,你又在吃艾局长的醋了,是吧? ……你看你,做了县太爷还那末小气! 我在艾局长家里玩儿,不过是跟太太们打打牌,会有什么呢? 回来迟了,都是为了打夜牌呀! ——就为这点事生气吗?(再偎上他的脸)得了,得了,别小孩

子脾气了，你的病要紧，看气坏了，那我的心，就……我的心就真碎了！（悲苦之声）你，亲爱的，真要我心碎么？

〔乙如堕五里雾中，飘飘欲仙。〕

太（手抚其额）你看你，今儿又没剃胡子？我给你打水来洗洗脸好吧？  
（站起身来）

〔乙又闭上眼，仰靠在沙发上。〕

太（微愠）你怎么啦？老跟我装死装活的！有什么话你说呀！

〔乙依然不语。〕

太 怪了！怪了！你这是什么毛病呀？

〔甲潜步入。〕

太 你是真病了还是——？哎呀，（注意辨认）你？——

甲（在她背后）太太，他不是你的丈夫！

太（惊跳，转过身来）什么？

甲（手枪早抵住她）不许叫！——我跟你说。

太 你是谁？

甲 你别管我是谁！——告诉你，你的丈夫已经被乱党打死了！这是我替你找来的冒牌货！

〔乙睁开眼，贪婪地看着她。〕

太（下意识地看他一眼）他？……

〔乙无声地傻笑起来。〕

甲 你看不像么？——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太 你们打算干吗？

甲 只要你愿意，咱们可以谈一笔买卖！

太 跟我谈买卖？

甲 对了。——现在，你的丈夫死了，第一，你变成了寡妇，没了男人；第二，以后做不成知县太太，你什么都完了蛋，你想是不是？

〔太太沉思。〕

甲 如果你不愿意守寡，不愿意丢掉这知县太太的位置，那很容易——你就承认我这位朋友是知县大人，是你的丈夫！

〔乙站起来馋涎欲滴地看着她。〕

太 这……

甲 很简单：你答应，什么条件都好商量；不答应，咱们马上从后门出去，什么事都没有！——可是从今以后，你就不再是知县太太，而且要守一辈子寡。

太 （看了乙一眼）可是，……如果我只承认一半呢？

甲 一半？

太 既做买卖就得交代明白：条件可以谈，可是财政局艾局长，他跟我的关系想来你已经知道……

甲 （恍然大悟）哦！原来你们？……

太 如果不干涉我的自由，我可以承认和你这位朋友表面上的关系。承认他是知县大人！至于这条件也好谈。

甲 （放下枪）好！知县太太，你真痛快！咱们这笔买卖谈成了！

乙 （大喜向太太）你答应了，你答应（抓他的手）做我的太太？（意图拥抱）

太 你当着真的？（顺手一巴掌）滚开！

〔乙被击倒椅上。〕

〔艾、马、齐、萧、钟五位局长同时伸进头来。〕

众 怎么啦？

太 （跑过去拥抱乙）亲爱的，看打死好大的一个蚊子！

众 哦！……

（暗转）

## 第 二 场

〔天已经亮了，县衙门里在举行紧急会议。〕

〔知县大人虽然有病，还是亲自出席。不过是由太太和新任秘书长在主持一切。〕

〔会议才开始，各位局长都在座，四名警察守卫。〕

〔不过我们的称呼得变一下了，甲先生既已荣任秘书长，而乙先生既公认是知县大人，我们也只得改口了。〕

太 诸位局长：知县大人要我宣布：现在开会了。我是个女流之辈，本不该干预政事，但我今天不能不出席，替大人说明两件事：第一，昨天夜里，大人受了很重的内伤，脑神经有了病，现在还不能说话，说一两句话还可以，不过嗓子都完全变了。……

〔甲在太太身后徘徊，手枪不时地在显现。〕

太 所以今天的会议要请张先生代为主持。……

艾 (大惊) 张先生？……

〔各位局长面面相觑，太太乘人不防，突然以一张纸条塞给艾局长。艾局长躲去一边。〕

太 对了，大家都知道，昨天夜里的事，如果没有张先生在此地，大人的性命难保。一朝天子一朝臣，知县大人一完蛋，诸位局长还不是树倒猢狲散？——哦哦，我不会说话，——我是说兔死狐悲！——哦，还是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也就完了！大人是很感激张先生的，而张先生过去在政界干过十几年，现在秘书长出了缺，所以就请张先生来做我们的秘书长，今天的会议也就请他主持。……

艾 (看完了字条，态度一变) 对！对！张先生肯来屈就秘书长，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马 (跳得更高) 拥护！拥护！

齐 (点头) 当然很好！

萧 (鬼祟地拖一拖艾) 怎么样？

艾 (推开，没理他)……

〔钟局长木然坐着。秘书长就乘机发言了。〕

书 兄弟本来是路过此地，但知县大人和我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一定要兄弟帮忙，这叫做却之不恭！……此后都要仰仗各位指教！（敬各人纸烟）

艾 哪里，哪里！

马 客气,客气!

〔众人附和了一声。〕

书 好,为政不在多言!兄弟也不客气了,现在就开会吧……

〔秘书长向知县耳语有时。知县正襟危坐,有如木偶,连连点头。〕

知 开会,……讨论……讨论……昨天的事!……

〔乘人不备,艾局长又与知县太太交换了几句话。〕

书 大人的意思:昨晚乱党捣乱,前秘书长被害,大人受伤,这件事对于大人和秘书长个人没有什么,问题是国家的法纪要紧!知县大人  
都可以随便殴打,则政府的威信何在?将来的政治那可就不堪设  
想了!所以这件事要重重的严办!请各位提出办法!

知 喂,……各位提办法,……

〔太太走过来,示意他少说话,坐在沙发靠手上。〕

知 (不懂)嗯?……(胆战心惊地摸触她的手)

太 (摔脱他)别动!

〔大家正在交头接耳商量。一惊。〕

书 大人,你休息休息吧。

知 嗯,嗯,……嗯。

马 (慷慨陈辞)秘书长的意见我绝对拥护!一定要严惩凶手!一定要  
多多抓些人来,杀!杀!把这些暴徒斩尽杀绝!

齐 嗯,嗯,是要重办!否则我们将来人人自危,谁还敢做官?

萧 重办当然要重办了;可是第一,凶手逃得无影无踪,马局长打算怎  
么去抓?第二,乱党有好几百,马局长,你的警察据说全部只有六  
个人,你怎么抓得了?

马 嗯……

齐 喂,这也是,暴徒如此之多,怕也只能杀一儆百了!

马 (气虎虎地)我警察少也不止六个人!萧局长你可不要信口开河!  
我们办警政可不比你们办工务,可以谎报个十倍二十倍的!

萧 (冷笑地)那末多几倍呢?



齐 嗳嗳，你们两位是打算唱对口相声怎么的？

书（连忙接口）两位的意见都对！办，当然要重办！但萧局长的意见也应该考虑：如果多抓多杀，也看我们抓得了，杀得完么？再说，政治家应该力行王道，也不能专门杀人的！所以我们要重办，并不一定就要杀人！

齐 嗯，嗯，有道理！这叫做爱民如子！对！

马 我拥护！秘书长这样说法我拥护！

知（得意忘形）对！（坐得不舒服，又提起脚来蹲在沙发上）

太（急忙制止他）坐下！

众 怎么？

太 哦哦，一个虫子！——跑掉了！你们诸位看，大人的神经是受了伤了！一个小虫子都吓得跳起来！——大人，您别怕！（拍拍他）

知 嗯，我不怕！（顺势拉着她手）……我不怕！

太（摔脱手）哎呀，这儿又是一个虫子！（假意用脚踏死）

〔知县爽然若失。〕

艾 我有一个意见：这次暴动——这是一次暴动！——在这次暴动里不管有多少人，那些老百姓都是盲从的，可以不必深究！但对于主使的人，那真正的乱党，——就是革命党，非严办不可！

书（注意集中）是的，是的，……

艾 据兄弟调查，在昨夜里暴动之前，先有两个乱党（目视秘书长）偷偷地……

知（大惊）偷？偷什么？

艾 大人您别怕，不是偷东西——他两个偷偷地先溜进县衙门，大概后来就是他俩指挥一切！（严重地）这两个乱党可不能轻轻放过！（笑）大人跟秘书长的意见以为如何？

齐 对！对！真正的乱党也不能放过！非抓来不可！

书 昨儿夜里我是看见有两个人在指挥一切，将来捕到，我一定认得！

艾 那就对了！现在把这两个乱党丢开不谈，看对这批盲从的老百姓怎么办？

书 对老百姓固然可以不杀,但依然要重办!重办!(着力地丢掉香烟蒂儿)

知 (习惯地去捡起烟蒂儿)对!对!

书 (慌忙递给他一支烟)您要对火?——这儿有火!(替他点上火丢去烟蒂)哦,大人,您的精神好一点了?已经想抽烟了?

知 哎,哎。

书 诸位意见怎么办?

马 凡是参加暴动的都抓了来,关到我的游民习艺所去做苦工!

萧 那你的习艺所又要增加经费了?——我的办法是不花钱,抓来的人,都罚他们修马路,开水塘!这一来对我们本县又做了两件建设事业,我们现在是建设第一呀!

马 好,这一来,你收的那些马路捐、水塘捐、建设捐,又都可以上腰包了?

齐 建设之首要在于教育!我的意思,重重地罚他们一笔款子,办几所学校才是正经!

萧 得了!你办的那些学校有什么用?你们那位标准教员把“奋斗”两个字认做“夺门”,将来教育出一批人来,好,“奋斗”都不会,只会“夺”人家的“门”!

艾 (抢)不过这一点是对的:应该重重地罚他们一笔款子!至于做什么用场,让我财政局来统筹办理!

书 (轻轻鼓掌)哎,现在大家的意见已一致了!罚款!重重的罚款!至于用途,各局里都可以有一点,……不过……

马 我拥护秘书长!我警察局要增加一百名警察,这一笔钱正好……

萧 我要修八条马路!二十个水塘!正需要款子……

齐 那我也不能不办几所学校呀!

钟 (这才开口)咳咳,咳咳,我……我提议……

艾 (打断他)得了,得了,你又是办医院?我知道,我知道!诸位,学校、公路、警察、医院不都有了么,现在不一定要增加呀。比如警察吧:原来的名额是六十名,可是马局长,你现在实际上只有六名警

察，你把六十名补足了额不就成了？学校的经费，公路的建设费……不都是一样？……

马（跳起来）我警察局的经费你拨足了没有？

萧 唉，艾局长，我的建设捐款让你放了半年大一分，还不够呀？

齐 我的教育经费不是被你拿去囤粮食了？

〔秘书长见他们的斗争，自鸣得意起来，向知县太太低声提醒一句。

太 你们吵来吵去，把正事都忘了！前秘书长的丧葬费，知县大人的养伤费你们都不管了？只管你们的这个费，那个费！前秘书长是该死的？知县大人受了那么重的内伤，就白白地受啦！

〔大家沉默。

书 哦哦，我倒忘了，这倒是最重要的问题：这笔罚款是什么名义呢？当然是前秘书长的丧葬费和大人的养伤费呀，这两笔费实际上都要支出的，总不能用到别处去呀？不过……（沉思）假如这笔罚款能多收一点呢，大人一定也愿意拿出一点来分配给各局来办点事业的。是吧，——大人？

知 是的，是的。——可是我有多少钱呢？

书（制止他）哦，对了，这笔罚款是多少数目呢？

齐（呵欠连天地）当然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了！三千万！

萧 五千万！

马 不行！要八千万！

太 几千万够什么？两万万！秘书长的丧葬费，和遗族赡养费一万万！知县大人的玉体不比寻常，也要一万万！

书 好，就遵照太太的吩咐：两万万！昨晚上人数没看清，就算他二百人罢，马局长，你要各乡镇长各保甲长开会交出二百人来！不交人就交钱，每人定价一百万！不折不扣，克日交清！

马 好办法！我拥护！

书 好，就这末决定了！散会！

艾（大叫）哎！还有问题：这笔罚款应该缴到财政局来！

书 不过,这不是捐税,是罚款,应该由警察局直接收。马局长,暂时由你负责了;将来再存进财政局的金库吧!好了,(急于结束)散会!散会!

马 散会! 散会!

〔众人一哄而散〕

艾 (愤然)好!

〔知县大人乘着人乱,将花瓶偷起。〕

钟 (声嘶力竭地)诸位! 诸位! 等一等! 我有一件天大的事要报告!

〔众人只好转身。知县站在那儿不动。〕

钟 我们城里最近发现了一种传染病,诸位知道么?

太 (惊叫)传染病?

钟 传染得很快,最近一个礼拜已经死了一百多人。

太 死的是什么人?

钟 当然都是些平民百姓。

太 唔。……(不再紧张了)

钟 这种病的名字叫(仿英文发音)“狗来拖”!“狗,来,拖”意思是一得病马上就死,马上就被狗来拖了去!

艾 快点说吧,怎么样呢?

钟 马上要预防,要替市民免费打防疫针,要让病人隔离,——马上要办十所隔离病院! 要征调一百名医生,三百名看护! 要……

艾 (催众人走)诸位,再会了! 再会了!

众 (向知县)大人,再会了,再会了!

马 大人!(立正敬礼)再会了!(又过来拉手)

知 (木然,伸手,花瓶落地)呀! ……

书 哎呀! 大人! 您的病又厉害啦!(向众解释地)神经又失常了! 花瓶有什么好玩儿呢? ——太太,扶大人进去罢!

太 对了,进去睡一会儿吧!

〔秘书长、太太扶知县进内室。〕

艾 真是神经失常!(匆匆下)

齐 走罢！走罢！（呵欠）我再也忍不住了！

〔马、齐、萧三局长下，四卫兵随下。〕

钟（捡起医药箱）唉！神经失常，所有的人都神经失常了……（慢慢向外走）

〔艾局长突然回来。〕

艾 喂，钟局长，刚才你说这个“狗来拖”的传染病很厉害？已经死了多少人？

钟（兴奋起来）已经死了一百多啦！再传染开去，每天都会死上百儿八十人的！危险之至！

艾（若有所思）唔，唔……

钟 艾局长，你拨笔款子出来罢……

艾 是的，唔，我要拨笔款子……

钟 先买些防疫药水……

艾（拂然）防疫水？那能赚好多钱？

钟 那你打算买什么？

艾 我打算囤积五百口棺材！

钟（大怒而去）哼……

艾 神经病——哎！钟局长！那防疫药水什么价钱！（追下）行市看涨没有？……

〔太太提着皮箱愤愤而出，知县大人在后面追来。〕

知 太太，好太太！你别走！你别走……

〔秘书长赶出阻着去路。〕

书 太太，你不能这末做呀！

太 你这位朋友我受不了！我跟你们是做的买卖，讲的三七分账，可没把我自己都卖给他呀！我已经声明在先，我只能跟他维持表面上的关系！

书 是呀！你要搬到小书房去住，这表面上的关系就不好看了呀！

太 我受不了！你看他那副下流相，人前人后，动手动脚，把我当作什么？

书 这是做戏呀，太太！在人面前他不能不……

太 在人背后还要做戏？（决然而去）

知 （哭丧着脸）太太！太太！……

书 哭什么？死了妈？

知 老大……我不能没有太太呀！……

书 笑话！县太爷还会没有个太太？我给你想办法！这个臭女人算了！你让我来摆布她！

〔马局长溜了进来。〕

马 大人！秘书长！

书 哦，马局长！请坐请坐！

马 （试探地）太太怎么啦！又和大人……

书 嗨，马局长，家丑不可外扬！可是你还会不知道？我们大人的脾气太好了！

马 是呀！卑职一向替大人抱不平！这像个什么话！他作威作福，简直不把大人放在眼里！秘书长，您真行！今儿一上任就给了他一手！对！我完全拥护您！

书 你来得正好，我正想和你谈谈：这笔款的事，就完全交给你办了！钱决不能再落到他财政局去！你我要团结起来！——马局长，我是个正派人，看不惯那些卑鄙行为，我要替我老朋友来澄清吏治，希望你我能够合作！

马 哪里！哪里！大人和秘书长有什么吩咐，一定效犬马之劳！哦，您刚才会议上说：让各县镇保甲交出二百人来，您看是否再增加些？

书 再增加些？

马 我想您的办法太好了，为了一劳永逸，我索性多要一百人！让他们交出三百人来！这就又多了一万万法币！卑职并没有别的意思，还是为了官家。拿这笔钱再增加一些警察，也好充实本县的保卫力量！秘书长的高见？

书 嗯，马局长的意见是好，让我回头跟大人再仔细商量一下罢。

马 是的，是的。（知道不能马上通过）哦，秘书长，我还有一件事想同您

商量……(附耳)

书 是令妹?

马 (看一眼知县)太高攀了吧? 秘书长?

书 哪里! 哪里……不过,总不能太委屈了令妹呀!

马 这个,这个,……

书 我是完全赞成! 但我不能让令妹屈居(竖小拇指)此位,我还要想个两全之策!

马 那就更感恩不尽了! 秘书长,这个媒人自然是您了!(干笑一阵,马上就走)那我告辞了——大人,您休息。(立正,敬礼,但不敢再拉手了)秘书长,一切拜托了。

书 自当效劳! 但是令妹那边——如今婚姻自由,也得征求同意才是。

马 当然,当然,可是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

书 (握住他的手)马局长,以后本县的一切情报,都希望老兄随时通知——至于刚才那增加一百人,多弄一百万的事,也不必再和大人商量的,你酌量办吧!

马 (感恩不尽)哦! 秘书长! 您真是!(拚命的握手,立正,敬礼,立正,敬礼,握手)您真是,您真是我重生父母一般!(匆匆奔走)

知 你们在谈什么?

书 瞧! 我教你别发慌,做了县太爷还怕没有太太,马局长把他妹妹送给你!

知 (惊喜得手舞足蹈)真的? 真的?

书 你还没听见?

知 (喜极发狂,倒在沙发里翻筋斗)哦……我也有了个女人……

书 (制止)嚷嚷! ……

〔艾局长和太太上。〕

艾 (大惊)知县大人在……

知 (惊惶失措。继见太太,不悦,坐下)……

书 (打量着他们)没有什么,大人在练习国术。——哦,艾局长有何见教? 莫不是已经找到那两个乱党了?

艾 (一笑)那倒不用找,早就在我手掌心里了!

书 (冷笑)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

艾 哼,我还不打算就下手。

书 艾局长,你还不能抓他们!你现在得靠他们吃饭!

艾 他们也得靠我吃饭,我不让他们做知县,做秘书长,他们就得滚蛋!

书 老子们拚了不干,你的财政局又做得成?

艾 所以咱们大伙儿是患难相共呀!

书 这么说还像个话!

艾 既共患难,也得共安乐呀!

书 你要怎样?

艾 秘书长是个明白人,还要我说穿?

书 那么痛快,谈谈价钱吧!

艾 有例可援:知县太太既是分成拆账,我也照办,不过我不能像一个女人那末好欺负,只分三成!

书 那你要多少?

艾 (先指对方,后指自己)四六拆账!

书 (冷笑)你们要六成?

太 话说清楚:六成是他要的,与我无关。

书 你,你要三成,你要六成,两份儿取去九成;咱们哥俩只落一成?这个知县到底是你们在做?还是我们在做?

艾 当然是大家在做!

书 那咱们让你来干!

艾 没那个瘾头!

书 那么至多给你一成!

艾 (冷笑)一成?

知 (跳起来)什么?又给他一成?一共去了四成;那咱们俩只剩了六成?不干!不干!……

艾 你干我还不干哩!——至少五成五!

书 一成!



艾 五成五!

书 好,添你一点,——一成五!

艾 好,让你零点,——五成!

知 (向书)不能再添了!

太 (向艾)不能再让了!

知 你嚷什么?

太 你管着我?

书 我不能再添了! 一成五! ……

艾 我也不能再让! 五成! ……

(正在激烈斗争之际,马局长狂奔而上。)

马 不……不……得了! ……

太 (掩饰地)哦,大人,别开玩笑了,(拉着他)看马局长有什么事?

马 不得……不得了!

知 (出乎她意料之外地摔脱手,走向马)马局长,怎么?

书 什么事?

马 (一边立正敬礼,一边喘息不定)昨儿夜里的乱子,省里已经知道了,省长大人要亲自来这儿视察! 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众 (相顾失色)哦! ……(颓然就坐)

(幕急落)

## 第 二 幕

时 两天以后。

地 同第一幕。

人 知县——即乙

秘书长——即甲

知县太太

艾局长

马局长

钟局长

齐局长

萧局长

省长

侍从

真知县

马小姐——马局长之妹，知县女秘书

听差 1、2、3、4

警察一、二、三、四

**景** 同前。但为了这间客厅和内室都被指定为省长的行辕，也就更被打扮得华贵了。

## 第 一 场

[听差们在布置行辕：县长卧室的门打开了，听差们进出着，有的将县长的东西搬进后花园去，有的将新置家具搬进卧室。有的则在挂字画，悬灯盏，穿进穿出，好不热闹。]

**书** (察看一下听差们的工作)快点！快点！你手里捧的什么？

**听差 1** 新做的绣花睡衣。

**书** 那送到这(指内室)里面去，这是给省长大人预备的。

**1** 是。(下)

**书** 你那搬的什么？

**听差 2** 县太爷的衣箱。搬到花厅去。(向通花园的门走去)

**书** 县太爷在哪儿？

**2** 正在花厅里。

**书** 马秘书——马小姐也在那儿？

**2** 是。

**书** 你去请县太爷进来，就说秘书长请！

**2** 是。(下)

〔听差 3、4 抬地毯入。〕

书 就铺在客厅里！快点！慢吞吞！慢吞吞！看一声说省长到了，怎么来得及！

听差 3、4 是！（铺地毯）

〔听差 1 自内室上。〕

书 去看看各位局长来了没有？——来了就请进来。

1 是。

书 这门上（指内室）新配的钥匙呢？

1 在这儿，秘书长。

书 收好。房间布置好了以后，把门锁起来。

1 是。（下）

〔知县和马小姐——马局长之令妹，如今是知县女秘书的身份——低头密语，相拥而出。〕

〔听差相率退出。〕

姐 ……记清楚了：一个五克拉的钻石戒指，一部小汽车，一座洋房，……

知 （神魂颠倒）唔，唔，一个五克拉的钻石戒指，一部小汽车，一座洋房，……一定办到！一定办到！堂堂一位知县大人，这点东西算什么！

书 （大为不悦）大人，您的演讲词背得怎么样了？

知 （一惊）哦，哦，在背，在背！

姐 （娇媚地）哟，秘书长，大人的讲演稿，您放心。我一定教的透熟！（掏出稿纸）

书 马小姐——马秘书，我相信您一定会办得好，可是省长大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到。一声到了，怕来不及……

姐 您放心！大人已经背得差不多了。——大人，您把第二段背给秘书长听听……

知 唔，唔，……第二段？第二段是——我记起来了，今天欢迎省长大人的第二个意义，就是……“萧”清……“萧”清……

姐 (改正)“肃清”!

知 哦,……“就是肃清贪污,建立廉洁政府!”

姐 (提示)“省长大人……”

知 哦,“省长大人一向是提倡廉洁的,所以本县的官员,都能遵守省长大人的教训,刻苦自持。自本官以下,大家都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

姐 (得意)怎么样?

书 很好,就是还不很熟。

姐 今天一定背得熟,您放心!(挟了知县又密语起来)

书 那就很好!(正向外走)

[艾局长进来,稍后,是知县太太。

书 哦,艾局长您来得正好了——哦。太太也来了。

知 (见太太,愤然转身)咱们后花园去。

太 (依然不愉快地)哦,马秘书,马小姐,您真好!……

姐 (昂然)怎么样,“太太”?

太 谢谢你,你代替了我不少工作,——可是还好,你还记得叫我“太太”。(笑)

姐 (也不示弱)哦,我的记忆力还好,要是别的人呀,怕早都忘了!(拉着知县坐下)大人,咱们还是来背演讲稿!

太 哼!看你爬到我头上去。(转身出去)

书 (急扭转空气)艾局长,我们谈谈吧!——省长说不定什么时候到,财政局方面一切都准备好了?

艾 (毫不着急)里里外外都粉刷过了,各种统计表都做好了。连勤务都训练过了,外表上是毫无问题。

书 (玩味着)唔,那末,内里呢?

艾 (故意故作)当然是小问题,金库里有点不敷。

书 (急)短少好多?

艾 秘书长不用着急,数字不大——不过是几千万万。

书 (跳起来)几千万万?

〔知县和小姐停止了一下密谈。〕

艾（笑）小数目！

姐 记得么？

知 记得！（背）一个五克拉的钻石戒指，一部小汽车，一座洋房……是不是？

姐（赞赏地）对了！

书 大人，你和马小姐到后花园去背演讲词吧。我们要谈话。（推之出）

〔知县和马小姐又神魂颠倒地相拥而下。〕

书（沉默了一会之后）艾局长，这笔款子我和大人都不能负责！第一，这是前任的手续。

艾（改正）这不是前任！你们不能只要做官不管欠账！

书 第二，这笔款子谁证明？

艾 当然我证明：我可以到省长面前证明是知县大人挪空了的！……

书（愤怒地）那一定是你信口胡说！

艾（笑）也许是信口胡说，但秘书长你别生气，我要信口胡说了，你着急有什么用呢？

书（愤然坐下）好吧，你有什么条件，说吧！

艾 千里求官只为财，您跟大人难道还会带着银子来做官？这几千万万不过是一笔账，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秘书长还不明白？

书（忍一口气）好了，前天的条件再谈谈吧。

艾 我早就说过了：五成！

书 好了，我再加点：二成！你想想看：太太扣了三成，你扣二成，一共五成；大人和我也只剩下五成，咱们两边已经是平分秋色了！

艾（毫不移动）五成！一点也不能少！

书（忍痛）好二成五！

艾（冷然）五成，不能少！

书 好，你先把账面上弄清楚了，我们再谈。

艾 那不着急。——五成！

书（怒）你不能太欺负人！

艾 (板着脸)五成!

〔马局长奔上。〕

马 (气喘着)好了,好了,这下差不多了! 秘书长! (敬礼)

书 怎么样? 你警察局完全照我计划做了? (翻计划)

马 差不多,差不多了! 第一,两百名警察招齐了,全副新武装:黑衣、黑裤、黑帮腿、黑鞋、黑袜、白手套! ——哎呀,为了二百双白手套,已经把附近五个县城都跑遍了!

书 人是哪儿来的?

马 嘿,我的游民习艺所就是基本队伍呀! 那里有一百人! 今天又派人上街抓讨饭的叫花子,抓了一百个精强力壮的。秘书长说,街上要肃清乞丐,好,你抓他起来往哪儿送呀? 我这是一举两得,乞丐抓来当临时警察,临时警察再去抓乞丐,乞丐肃清了,警察也有了呀!

书 别再扯了,其余的呢?

马 都办好了:第二,是士农工商队,除了教育界是齐局长负责……

〔齐局长正好进来。〕

书 哦,齐局长,你筹备得怎样了?

齐 好了,好了,只要一声出发,我全县十二万学生马上集合! 学生全体都是童子军服装,一个不少! 服装是我统筹办理的,所以异常整齐,新领带、新皮带、新皮鞋,完全是新的,我发了命令,谁不买一套新制服,不许毕业!

马 那你的学生可没有我的花头多了:我的农民队,是五万个农人,每人限定要穿一式的阴丹士林蓝布衫裤;头戴一式草帽,脚穿一式的草鞋,有一个穿的不一样,要罚他二十万! 工人队是一律哗叽的工装衣裤;商人队是一律蓝袍黑马褂;妇女队是一律白色西装,都是五万人一队。妇女队手捧鲜花,其余的每人一面旗子,上面写的是“省长大人万岁万岁万万岁!”

书 口号呢?

马 都训练过了:对省长大人叫万岁万岁万万岁。知县大人是万岁,秘

书长和各位局长是千岁。省长车子一到，就大呼口号一千遍！然后整队入城！城里每家住户都关门落锁，每个人都要拿旗子在街上欢迎。——这又是强迫的，不出来欢迎的罚洋一万元！

〔萧局长入，后面跟着钟局长。〕

书（点头）很好。可是街道上的布置怎样了？

萧 街道上可完全是赔本生意了：我动员了五万泥水匠，把每一条街的房屋都整理了：门面一般高，檐口一般齐，窗上一律装上玻璃，墙上——一律粉刷白粉，这是表示廉洁坦白的。可是门面这么一修理，每家就得十万元。此刻完全是我工务局代办，一个钱还没收哩！

马 哼，你好像每次工程都是自己赔了本的！

萧 我们工务局可不能像你警察局，动不动抓人，关板房呀！

书 好，马路呢！

萧 从车站到县衙门，黄沙铺地，彩棚遮天，五步一个松柏牌坊，十步一个锦缎牌楼！沿街悬灯结彩，包管省长大人看不见一点破烂东西！

书 唔，好好。可是我们还缺少一些东西。——各位办的都够富丽堂皇了，但还没有表示出我们的“建设”！现在是建设第一呀！——萧局长，你再动员三十辆大卡车，尽装着机器。——把电灯厂那些破烂机器都拆下来，装在汽车上，上面写出来：这是建设某某纱厂的，那是建设某某机器厂的，那是建设某某钢铁厂的！另外再动员五十辆大卡车，把破棉花，破报纸装成大包放在汽车上，上面也写出来：这是某某厂的出品，那是某某厂的出品，那又是某某厂的出品！机器是进口货，棉花报纸装的是出口货，都停在车站旁边，好让省长看见——还有，再动员五十辆客车，在车站开进开出，川流不息，让省长看出我们交通建设。但是要找几百个假装的乘客，都要穿西装，手提外国的旅行皮箱那才好看！这又要请马局长设法了！

马 好的，好的。

萧 好，汽车我去办。

书 还有，齐局长，你的那些学生，要他们练习唱这个欢迎歌。（出歌谱）

马局长，你要……（滔滔不绝地在指示）

〔萧局长拉艾局长到一边密谈。〕

萧 ……我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艾 你又找到个女人?

萧 不是不是! 这个秘密呀, 关系你我, 关系全县!

艾 (惊)到底是什么?

萧 (神秘地)知县大人回来了!

艾 知县大人?(假装不懂)这是什么话? 知县大人在后花园呀!

萧 哼! 这是个假货! ——你到现在还没有看出来? 我第一天就起了疑心, 他跟这个(指秘书长)家伙都是冒充的!

艾 我不能相信!

萧 不相信? ——知县大人住在泰安客栈哩! 他是被人卖了壮丁, 弄得狼狽不堪! 昨儿进县衙门, 被人赶出去! 人家说他是疯子, 我已经见过他了!

艾 你见了鬼了! 你那个一定是骗子!

萧 你才见鬼! 我跟他谈过话呀!

艾 (敷衍地)好, 好, 你先莫宣传, 让我回头去看看他, 便知真假。

书 (转向艾局长来)……哦, 艾局长, 你的财政局大概是没有再准备的了。不过, 所有的账都得预备好, 恐怕省长也要查看的。……  
(目视之)

艾 (故意不理)没关系, 不着急。

书 早点准备好, 免得临时抱佛脚。(低声)好了, 刚才那个问题, 这个数罢——(竖三个指头)

艾 (依然装佯)没关系, 不着急哟!

书 好! (竖三个指头再五个指头)

艾 不着急, 不着急!

书 (愤然。再转向钟局长)钟局长, 你那十二个卫生所的招牌都挂起没有?

钟 挂起招牌有什么用呢? 没有医生, 没有病床, 而且也没有病人!

书 你挂起招牌, 我自有办法呀! ——齐局长, 你向各学校去借出一百



二十张单人床来，分到十二个卫生所去。马局长，你再找二十四个人，装扮做医生，每个卫生所两位。至于病人——钟局长，你不是说病人很多么？害什么“狗来拖”病吗？

钟（欣然）给他们治病？

书（不悦）你这个书呆子！让他们在病床上睡二十分钟，省长看过就完了！

钟（大惊）那怎么行？“狗来拖”的病是要马上治的，不治就死了！

书 哦！那不行！那不行！弄些病人来都死在床上怎么行？

马 秘书长，还是仿照我的办法吧！

书 怎么样？

马 从县监狱里提出一百二十个囚犯来，去装扮病人，样子既很像，监狱里犯人也少了，正显得我们政减刑轻，不又是一举而两得么？

齐 好！好！好计策！

书 好！——可是犯人要逃走呢？

马 那不容易？用铁链子拴在床上！

书 对！对！就这末办！

〔警察一上。〕

一 报告！

马 什么事？

一 刚才探马来报：省长大人的车子离此地只有五十里路了！（下）

马 哦！

书 五十里？——快！快！快！各位局长！没办完的事，马上去赶办！——艾局长，（低声）好了，这个数。（竖四个指头）

艾 不着急！不着急！

〔警察一再上。〕

一 报告！

马 怎么？

一 探马来报：省长大人车子只离四十里了！

书 快！快！各位局长请吧！马局长，一百个乘客，二十四名学生，一

百二十个病人！萧局长，三十辆卡车装机器，五十辆卡车装货，五十辆客车运客！齐局长一百二十张单人床！还有欢迎歌！钟局长，咳，你是死人！还有知县大人——大人！大人！

〔众人都忙着穿衣服，戴帽子连声答应。〕

〔知县与马小姐相拥而出。〕

〔知县太太从天井奔来。〕

知 什么事？什么事？

姐 省长到了么？

太 到了哪儿？

〔警察一又上。〕

一 报告：探马说：省长车子离城三十里！

知 哎呀！我的讲演稿子还没有背熟！

马 一百乘客，二十四位医生，百二十个病人，怎么来得及！怎么来得及！（急得乱转）哦，（向马小姐）妹妹，你说怎么办？

萧 一共一百三十部车子！——离城只有三十里了！

齐 是呀，怎么赶得上！怎么赶得上！

书 （对艾）艾局长！你快点回去呀！……好！五成！五成！（举着全手）五成！

艾 （霍然而起）好！我去办！我去办！

知 （大叫）拿衣裳来！拿衣裳来！

〔四个听差分别捧着鞋帽衣褂来，为他换衣。〕

太 （挤过来）大人，我和你去接省长！

〔马向马小姐指示。〕

姐 我和大人去！

太 你凭什么去？

姐 我是秘书！——你凭什么去？

太 我是知县太太！

姐 哼！

太 哼什么？

书 (故意夸张地大叫)哎呀! 不好!

众 怎么?

书 什么都准备好了,可是县衙门里怎么办? 科长、科员、书记、雇员,按名额有一百多,此刻只有几个人在办公,怎么行? 怎么行?

知 让听差茶房都去办公!

书 还是不够呀! ——哦! 有了! 各位局长大人,把你们的太太,小姐,少爷,姑爷都请来办公!

知 对! 对!

书 马上就办! ——知县太太以身作则,请你留在衙门里办公!

太 我不干!

书 马秘书马小姐也留在衙门办公!

马 妹妹,你去办公吧!

姐 我不干!

书 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 ——好,临时办公费,每小时一万元!

太 不行! 五万元!

姐 对! 五万元一小时!

书 好! 五万元! 就是五万元! (转身对众)诸位! 还等什么? 走呀! 走呀! (连着尚未穿好衣服的知县,一齐哄出去)快去办事! 到车站接省长呀!

〔众人一哄而下。〕

(暗转)

## 第 二 场

〔客厅里布置得整洁华贵,内室的门紧闭,通天井的落地长窗也反掩着。〕

〔台上寂无一人。〕

〔外面鸣金擂鼓。〕

〔四警察上,开窗门入,分列两旁。〕

〔四听差上，以黄绸铺地，由天井及于客厅。然后侍立两旁。

〔艾、齐、萧、钟四局长上，左右肃立。

〔马局长戎装，挺胸突肚昂然而入。进门后急侧身立正敬礼。

〔知县及秘书长侧身前导，引进省长——五十岁左右年纪，仪表非凡，严肃端正——上。

〔省长身后跟随着一个侍从，不离左右。

知 这就是大人的行轶。

省 (立定，注视室内，皱眉) 嗯，太华贵了！

书 这是为大人起坐会客用的，怕有什么贵客来往，也应该略为考究点。

省 我们为官从政的，应该俭以养廉，一切以简朴为是。——比如这地毯，很贵吧？

知 是的，很贵，很贵，这是昨天刚刚用飞机运来的，道地的美国货，价钱是五十八万！

省 (大惊) 五十八万！太贵！太贵！太贵了！知县，你知道我做省长的每个月才花用多少钱？我的薪金，公费一共才三千二百块钱！那要多少年薪金才买得起一条地毯？

书 省长大人，你听错了！刚才知县回禀，说是五十八元，不是五十八万。——我们知县大人一向口齿不清。

省 哦！你们的知县口齿不清？(向众) 是么？

众 是！

省 那很便宜！五十八元，我都买得起。真正是价廉物美！知县，再请你替我买一张罢。

知 (慌了) 哦！……

书 只要省长大人喜爱，那这条地毯就——

省 (严厉地) 不不，我是从来不接受任何礼物的！我平生讲究廉洁，最恨的就是贪污！你要送这地毯给我，那不是叫我贪污么？

书 不敢！不敢！小的决不是这个意思！

省 (向侍从) 来！

侍 是!

省 拿五十八元交给知县,让他替我买地毯!不许少给人家一个钱!

侍 是!

省 哦,刚才你致欢迎词——演说的时候,说了什么?——我好像听到:“一个五克拉的钻石戒指,一部小汽车,一所洋房。”这是什么意思?

知 那,那……

书 那本来是知县准备送给大人的礼物。但又知道大人是提倡廉洁的,所以就不敢送了。

省 对!对!送给我,决不收!可是价钱便宜么?如果像地毯一样便宜,我很想买下来。

书 是的,很便宜!很便宜!一个钻石戒指,一部小汽车,一座洋房,一共才二百多块钱,也替大人买下来罢。

省 好好,——来人,马上替我付钱!

侍 是!

知 请大人到卧室休息吧!

〔知县一转身,分立两旁的人便又列队到卧室门前。

〔知县、秘书长再侧身于省长之前,准备引导。

〔听差1以钥匙开门。

1 哎呀!怎么开不开?(急得满头大汗)奇怪……

2 我来!(打不开)

3 我会开。(也打不开)

4 是这样开的!(依然打不开)

〔四警察也跑过来帮忙。

马 让我来!(还是开不开)

〔知县和秘书长急得满头大汗。

知 这也是刚刚从美国配来的弹簧锁,所以……

书 但也都是很便宜的货,所以一下打不开来。……

省 (面现不悦)怎么会打不开呢?

艾、萧、齐（同时）是呀，怎么会打不开呢？

〔三局长都想去一显身手。

艾、萧、齐 我来，……我来，……

书 我自己来！

知 你们都是蠢货！（顿足）看我来！

〔众人挤做一团。

众（各自叫喊着）我来！……让我！……向左开！……向右开！……  
这样开！不对！不对……嗯，使劲！使劲！……不行！让我！

〔你推我，我挤你，正闹得不可开交。

〔侍从向省长做了一个眉眼手势。

省（点点头，马上以手护头大叫）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头要裂开啦！

〔门大开，但众人都惊呆了。

书（奔过来）大人怎么啦？

知 大人！大！

众（围过来）怎么啦？

省 哎呀！头痛呀！头痛呀！……

侍 不得了！不得了！大人又头痛了！

书 怎么样？

侍 大人一发脾气，头就要痛的！——大人进去休息吧！（扶起向卧室去）你们不要进来！大人已经生气了！

知 是！

〔侍从扶省长大人入卧室。

〔众人列队门前侍卫。

〔知县、秘书长随后至门口，门闭。

知（转身）怎么得了！怎么得了！你们怎么搅的？

书（也向各局长生气）怎么搅的？连一个锁都打不开！

马（回身骂警察）你们这些饭桶！连锁都不会开！

一（向听差）你们管的什么事！

〔侍从自卧室出。〕

侍 诸位老爷们！这下可麻烦了！

书 怎么样，二爷？

侍 我们大人这个病是轻易不发的，一发就难办！

书 怎么样难办呢，请指教！

钟 头痛有什么要紧呢？让我看看。

马 对！对！我们钟局长是位名医，我们知县大人前回的病就是他治好的。

侍 哼！你就是神仙也治不好他的病！

书 那末就没法治么？

侍 治法是有呀，可是你们不会相信，——这是一种偏方！

书 我相信！绝对相信！二爷，请您指教！

侍 好，咱们坐下来谈！

书 对，坐下谈。（搬椅子）二爷，您请坐。

侍 秘书长，咱们自己人，用不着那么多人侍候吧。

书 对！你们下去！

警察 是！（全下）

听差们

〔众人就坐。〕

侍 （目送警察听差们走完）我的诸位老爷们，我们省长大人这个病，你们可知道怎么起的？

书 正要请教您呀！

侍 我们大人不能生气，一生气，这个头痛病就得发！可是这回到你们贵县来呀，早就把他气坏了。

知 （大惊）哦！哦！……为什么呢？

侍 “为什么？”县太爷，您自己还没有个数？——本地的老百姓早在省里把您告下啦！

知 哦！……告了我？我上任以来什么也没有干呀！

书 （暗下制止）他们告了些什么呢？

侍 那可多啦! ——大概总是十大罪状罢: 第一, 是苛征暴敛, 滥收捐税; 第二, 是敲诈勒索, 诬良为盗; 第三, 是包庇走私, 贩运烟土; 第四, 是克扣津贴, 以饱私囊; 第五, 是浮报冒领, 营私舞弊; 第六, 是假公济私, 囤积居奇; 第七, 是挪用公款, 经商图利; 第八, 是贩卖壮丁, 得钱买放; 第九, 是征粮借谷, 多收少报; 第十, 是私通乱党, 交结匪类! ……总而言之, 所有县太爷们会犯的罪名, 您都犯了! 您真是一个模范知县!

知 (起立) 这……怎么得了? ……

侍 (目视各位局长) 而这十大罪状里, 每一件都跟局长老爷们有点关系!

各局长 (都起立) 哦! ……

侍 各位请坐! 各位请坐! ——所以我们省长大人呀, 这回到贵县来之前, 先就一肚皮的气啦! 而且动身之前, 又听说乱党暴动, 捣毁了县衙门, 这更是气上加气; 好, 刚才为了这把倒楣的锁, 左也开不开, 右也开不开, 他老人家一气, 这个病就犯啦!

书 哦, ……那末请教, 那个偏方到底是几样什么东西呢?

侍 很简单, 就是一件东西: 金条! 把金条放在火上薰, 薰出烟子来, 我们大人只要一闻那烟子的气味, 马上头就不痛了!

书 哦! (恍然) 哦! ……那好办! 那好办! (暗扯知县)

侍 可是病有轻重: 有时一根金条就够, 有时要好几根。

书 那怎么分别轻重呢?

侍 是这样的: 左边头痛, 一根金条就够; 右边痛, 要两根; 前脑痛, 三根; 后脑痛, 四根; 最厉害的是左右前后都痛, 那要五根才行!

书 唔, 唔, ……

知 (问秘书长) 怎么一回事?

侍 至于这金条呢, 要五十两一根的足赤金子, 成色差一点都治不到病! ——哦, 还有一桩: 这金条只能治一次病, 第二次如果再痛起来可就要换新的才行!

书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马上就办! (拖知县到一边去耳语) ……



侍 诸位都明白了罢？——我要去侍候大人了！（下）

钟 胡说八道！世界上没有这种怪病，也没有这种治病的怪方法！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知县连连点头而去。〕

书 诸位都明白了？各位马上去想办法，替省长大人治病罢。——至于现在这一场病，当然是知县大人负责，可是以后他老人家的头再痛起来呢？

艾 （摇头）好厉害的毛病！一根金条就是五十两！如果是五根就得五五二百五十两！

萧 天啦！这个病我怎么治得了？怎么治得了呢？

马 你还治不了这个病？

萧 你当然不成问题了！有马小姐和知县大人帮忙呀！

齐 唉！二位局长，还吵什么！看各人运气吧！

〔侍从上。〕

侍 我们大人吩咐：等一会他的头痛好了，马上就接见各位老爷。现在请各位老爷先下去休息，五分钟以后，我一个一个来请。

马 是，是。——各位，请吧。

〔马、艾、齐、萧四位局长垂头丧气而去，钟局长亦随下。〕

〔知县大人上。听差1捧五根金条及一张收条随上。〕

书 二爷，我看省长大人头痛得厉害，一定是左右前后都痛了，这儿是五根金条，费神给大人治一治吧。还有，地毯，五十八元，一只钻石戒指，一部汽车，一座洋房，一共二百四十二元，连地毯共三百元，都替大人买了，这是知县收到大人三百元的收据，也呈给大人。

侍 （拍秘书长肩）秘书长，您办事真爽快！（急下）

〔听差1下。〕

知 （苦着脸）老大，这买卖有点不合算？

书 （低声）胆子放大些！咱们要钓大鱼！——太太在哪儿？

知 马小姐？

书 喂，你别急呀！马小姐跟你还没结婚啦！——我是问那一位。

知 在办公室里办公哩！——可是老大，我什么时候才能跟马小姐结婚呢？

书 别忙，别忙呀！马上我给你布置。（附耳）……

知 好！好！好！……

〔省长偕侍从上。〕

省 知县跟秘书长都请坐！

知 （大惊，转身）哦，大人，不敢！

书 大人贵恙已经告痊了？

省 坐，坐，坐！嗨，我这个人的脾气很简单，遇到不高兴的事马上就生气，生了气就犯病！可是遇到爽快人，爽快事，只要一句话，我的病就会好的。

书 是的，只怪小的们办事不力，惹得大人生气生病，罪该万死！

知 小的们罪该万死！

省 不，不，你们办事都还不错，我提倡廉洁，铲除贪污的意思，不过是要提高行政效率，什么事要说办就办，一办就好！你们二位都还不错。凭这一点办事能力，我就不相信那些刁民们的控告，他们说你贪污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万之多，我怎么能相信呢？至于说乱党暴动，我想更没有那回事了，刚才出了车站以后，看到所有的布置，整齐肃穆，秩序井然，我异常满意，凭这一点，我也就不相信此地发生过暴动了。

书 是的，大人真是明察秋毫！

知 大人真是明察秋毫！

省 好，我马上传令嘉奖，请下去休息罢。

书 谢大人恩典！

知 谢大人恩典！

侍 秘书长，请你传各位局长来见大人！——先传艾局长。

书 是。

〔知县、秘书长下。〕

省 这下面是谁？

侍 姓艾，是财政局长，最会弄钱了。

省 唔！我知道。

〔艾局长上。〕

〔省长立刻抱头闭目。〕

艾 大人睡着了？

侍 睡着了？——那倒好了！哼，您财政局里那笔账呀，别说大人，连我看了都头痛！

艾 (惊)大人的头又痛了？(试探地)是左边痛？

侍 哼！——你有那个运气？

〔知县、秘书长在窗外窥探。〕

艾 右边痛？

侍 你自己去问大人。

艾 (惶惑)那么是前脑痛？

侍 嗨，你这个人好不痛快！

艾 哦，哦，一定是后脑痛了。

省 (不耐烦地)好了，好了，别在这儿麻烦了，你下去罢。你财政局的报告和账册我都看了，很好。

艾 是，谢谢大人！（向侍从，掏出四条金条）这是替大人治病的药。

侍 得了，以后少惹大人生气吧。

艾 是，是。（退下）

〔不等传唤，马局长就挨进身来。〕

马 卑职求见大人！

侍 得，进来吧。——大人，这是警察局马局长。

马 (立正，敬礼)参见省长大人！卑职是本县警察局长，今儿欢迎大人的盛典，差不多都是卑职一手经办的，在车站领导民众高呼口号的，也是卑职。在马路两旁欢呼万岁的，也是卑职。刚才大人下车，替大人拭去皮鞋上灰尘的，也是卑职。……还有……

省 嗯，知道了。——你的警察局里现在有几名警察？还有六名？

马 大人明鉴：卑职决不敢欺骗大人，在平常时候，实在只有六名警察。

但是今天，大人一定看见，起码有二百名！这是卑职体仰大人建设廉洁政治的苦心；卑职手下的警察是仿行寓兵于农的办法；叫做“寓警于民！”在平时为了节省国库支出，所以只用六名警察就够了；但是一旦有事，卑职在十分钟之内就可以召集十万人！

省 唔，可是我的头还是有点痛！

马 我已经带了药来！（探怀取金条）

省 唔，你倒很诚实，肯说真话，所以我的头从左边痛到右边，从右边刚痛到前脑，就停顿着，不往后脑窜痛了。

马 （向侍从交出三根金条，转身）谢大人栽培！卑职来生来世，结草衔环，都不忘大人恩德！（下）

〔萧局长上。〕

萧 卑职参见大人，有机密报告！

省 机密？——你有什么机密！是不是又要修造马路，拆毁民房？还是大兴土木，又想挖人家祖坟？

萧 （俯首）卑职知罪，但请大人不要生气，卑职恳请将功折罪，报告一些机密。

省 说罢！

萧 （四顾）大人！

省 （向侍从）去看着门，不许人进来，不许人偷听！

侍 是！

〔知县、秘书长隐去。〕

萧 （向省长附耳而语）……

省 唔，……唔，……他是真正的知县大人？人在哪儿？

萧 本来，我让他住泰安客栈——一家旅馆里，可是刚才我去看他，已经不见了。

省 不见了？难道会失踪？

萧 依卑职猜想，一定有人把他藏起来了。

省 那会是这一位知县？

萧 不一定。因为这件事我曾经告诉过一个人。

省 谁？

萧 (低声)艾局长。所以大人查问他一下，也许会知道。

省 (很平静)唔，知道了。

萧 卑职拿这机密报告，恳求大人将功折罪！

省 唔。……

萧 (想逃)大人如果没有吩咐，卑职告退了！

侍 喂喂，你走了？

萧 是，大人没有吩咐了！

侍 大人没有吩咐了？——你看大人……(向省长竖二指)

省 (立刻以手按太阳穴)哦！好痛！

侍 你说说了些什么鬼话？让我们大人右边头痛了！

萧 (不舍得地掏出两根金条)哦，……费你的神了！(下。省继续叫痛)

侍 (对省)走了！(向外高声)教育局齐局长！还有卫生局钟局长，一齐来见罢。(低声)大人，这两位没有多大出息了。

[齐局长、钟局长同上。钟局长携来药箱。

齐 拜见大人！

钟 省长大人！

省 (以手按左太阳穴)唔。

侍 二位局长，算你们运气，大人的头已经快好了。只有左边还有点痛。——可是刚才大人说了：齐局长，你办的教育太不像话了；怎么让那些教员都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听说你克扣了他们的米贴？

齐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侍 还有钟局长，你的卫生局，大人说，毫无成绩！而且在你的账上查出一个毛病来，(翻一本账)这儿账上多支了三元三角三分三厘三！——不是为了这点事，我们大人的头已经完全好了！

齐 是，是。(明知难免，去掏金条)大人只有左边痛了？——那是？……(向侍从竖一个指头)

钟 (提着药箱向省长)大人，您的病我来治一治，头痛是没有什么要紧的，很容易的。

省 (惊)哦! 你做什么?

齐 (见机而作)对了! 钟局长是位名医! 替大人瞧瞧!

钟 (开药箱)这儿有凡拉蒙, 有纽禄丰, 有加当, ……都可以治头痛!

齐 对! 这都是好药!

侍 你自己大概有毛病吧! 告诉过你: 大人的病只有用金条薰烟子来治! 你那些什么药? 拿开! 拿开!

齐 (见势头不对)唔, 唔, 是的, 是的, 用金条薰烟子! (掏出一根金条送上)二爷, 费心! (溜下)

钟 胡说八道! 世界上没有这种怪病!

侍 你才胡说八道! 你跟大人送药来没有?

钟 这就是我的药! (举药箱)

侍 我说的这种药! (举金条)

钟 那是胡说八道! 那是不科学的!

侍 你是个疯子? 还是个傻瓜?

钟 我一点也没有疯!

侍 那末拿药来!

钟 拿去!

侍 拿金条来!

钟 胡说八道!

〔秘书长抢进来。

书 二爷, 您别生气, 他是个书呆子, 大人这份药我来办。钟局长, 您下去罢, 省长大人的病您治不了! 您的医道还不行, (一边送他下去) 您那套是外国学来的, 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 懂不懂? (下)

省 简直是一窍不通, 这种人怎么能当卫生局长! 我要重办!

侍 是! 大人休息一会罢。

省 好, 过十分钟召集他们各局长和知县来开会, 我要训话! (接过全部金条下)

侍 是!

〔秘书长探身进来。

书 (掏出一根金条)二爷,钟局长不懂事,这是知县大人补送的,请您在大人前面美言两句。

侍 对!您真能干,我跟你去回。——哦,十分钟后召集各局长跟知县在这儿开会训话。(欲下)

书 是。——可是二爷,我再请教您一件事。

侍 不用客气。

书 我想大人在这儿很寂寞,是不是需要……(附耳)

侍 秘书长,(笑)您真想得周到!刚才大人倒是留意到她了。——可是那位小姐姓什么?她愿意么?

书 姓刘。——她那方面当然没有问题,我已经和她谈过了。名义上就是省长大人的秘书。好不?

侍 好,好。——我进去回。(下)

[知县原在门外等候着,挨进来。]

知 怎样?

书 差不多了!(向外)快快叫人去请那太太进来!说是省长大人请。——还有,大人要各局长开会训话,叫他们别走开。

声 是。

知 要她来干吗?

书 (附耳)……懂吧?

知 (惊喜)唔!唔!可是艾局长怎么办?他知道了,又会跟咱们捣蛋吧?

书 (笑)他?我正要报他的仇!我这叫做一计害三贤!我要气死他!

知 那么我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呢?

书 快了,快了!——听,好像是太太来了,您走开吧!

[知县刚走去,知县太太即上。]

太 省长请我?

书 唔!太太请坐!——哎呀,我又说错了!此刻我不能叫您太太了,应该称呼您刘小姐,刘科长才好。

太 到底什么事?省长要找我?

- 书 是呀，恭喜你，你要升官啦！
- 太 升官？
- 书 刚才省长大人在办公室里视察的时候，特别注意了你。
- 太 那是因为你特别对他介绍了呀！
- 书 可是介绍之前，省长就悄悄问过我：“喂，秘书长，那位顶漂亮的小姐是谁？”所以我才敢来介绍呀！
- 太 （其实很得意）谁要你介绍呢？麻烦死了！
- 书 是麻烦呀！你看，省长大人说：他这次来少带了一位秘书，要请你当他的私人秘书哩！
- 太 那，那我不干！——我是知县太太呀！
- 书 低声一点！此刻再也不能提什么“太太，太太”了，省长大人如果知道您是知县太太，那办我们一个欺骗之罪，大家都完了蛋！
- 太 那我不能去做他的秘书，就把一个知县太太丢了呀！
- 书 当然不必丢！——等省长大人一离开，您还是知县太太呀！此刻是将计就计，您刚才既做了刘科长，现在只好去当一当省长的秘书了。（低声）再说，您在省长面前替我们做一个耳目，对大家方便一点呀！知县和各局长一定都要感谢您的——我要他们每人送您二十万！
- 太 这，……我要跟艾局长商量商量看！
- 书 对，这件事对艾局长也有很大的关系！刚才我看见，省长大人对艾局长很为不满，您从中也好美言两句呀！
- 〔马小姐奔来，知县追上。
- 知 你别管！你别管！
- 姐 我怎么不管？讲公事，她是科长，我是秘书；讲私人地位，她是太太，我难道又不是？——她能晋见省长，我就不能晋见？——我也要见省长！
- 太 （愤然）哼！你什么都要占先！你以为我是好欺的？我本来倒不愿意意见省长的，好，我今儿一定见！看你把我怎么样？你想爬到我头上去？休想！



姐 把你自己身份弄清楚!

太 我的身份很明白!

知 (拖马小姐)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耳语)

书 您别理她! 省长请的是您,也没有请她!

姐 我不相信!

知 真的,真的! (拖马走)哦,还有,你记得吗? 一个五克拉的钻石戒指,一部小汽车,一座洋房,……我都办好了。(拖)走吧,走吧。……

〔侍从开门,省长出。〕

侍 省长大人到!

〔大家都惊呆了。〕

省 唔,你们都来了! (伸手向太太)刘小姐,刘科长,你好。

太 (握手)省长大人好!

省 这位是……

知 (这才松了手)大人! 这是……马秘书……马小姐。

姐 大人! 我也是知县大人的未婚妻!

太 (发作不出)哼!

知 唔,是的……是卑职的未婚妻!

书 (向太太作手势)大人,您要传见刘科长,刘小姐,卑职们特地护送她过来了。——卑职们告辞了。

知 卑职们告辞了。(拖马小姐走)

〔秘书长、知县、马小姐下。〕

〔侍从随下,一边拍拍秘书肩膀,微笑示意。〕

太 (恨恨地)哼! 她想压倒我? 好!

省 (转身来)唔,刘小姐,你说什么? 她想压倒你? 谁? 怎么,你生气了?

太 (倒不好意思起来)嗯,没什么,大人。

省 你是说那个女人?

太 嗯,嗯。……

省 她会压倒你? 什么意思? ——你们本来都是同事?

太 (隐忍地)是的,大人。

省 她要嫁给知县? 是么?

太 是的,大人。

省 怎么,你还在生气?

太 我没有生气,大人。

省 哦! ……我懂了! 她要做知县太太了,你不服气,是么?

太 她是什么知县太太! 下流女人!

(知县、秘书长、侍从都在窗外窥探。

省 是呀! 那你何必生气呢?

太 大人,您不懂,我气得很。

省 (笑)我懂,我懂得女人的心理! 她要嫁给知县,你气得很! 是吧?

太 对对,大人。——可是您不会懂我的心思! 我……

省 (颇有把握地)我懂,我完全懂! (握其手)刘小姐,假如我想一个办法,让你也气一气她,好不好?

太 (半推半就地避开)您有什么办法?

省 我请你当我的秘书——当了省长大人的秘书,不已经压倒她了?

太 这怎么会压倒她? 她现在是想当知县大人的太太呀! ——哦,大人,您是不会懂的!

省 (更以为有把握地)我懂了! 我完完全全懂了! ——刘小姐假如你不嫌我唐突,冒昧,我向你求婚!

太 (真是吃了一惊)什么? 大人!

省 (更柔情地)刘小姐,我一定帮助你报仇! 她不过嫁给一个知县;你如果答应嫁给我,便是省长夫人! 一个省长比起知县大上几十倍,一个省长夫人也就比知县太太大几十倍——那还不气死她?

太 (惊疑不定)这……

省 问题就在你,是否也爱了知县?

太 (急否认)没,没有,我不会爱那个蠢猪!

省 那就好。——你就没有理由拒绝我了!

太 (心有所动,不禁看了他一眼)可是大人,我不! ……

省 (知己成熟,急拉入怀抱)我知道你已经答应了!(吻之)亲爱的!……

太 (还在半推半就)不!……

[知县、秘书长、侍从冲门而入。

书 恭喜大人!

知 恭喜大人!

侍 恭喜大人!

太 (惊惶莫名,继见知县态度,也就心定了)哦……

省 (索性拖她靠紧自己)唔!你们的消息真快!

书 (早向外招手)诸位快来祝贺大人!

[马、萧、钟、齐、艾五位局长及马小姐一哄而入。

众 什么?什么?

书 省长大人宣布和我们刘科长刘小姐订婚!

众 (大惊)哦!

艾 怎么?

书 同时,我再宣布我们知县大人和马秘书马小姐订婚!

[马小姐急投知县之怀。

[马局长第一个领悟了其中奥妙。

马 (夸张地)哦!恭喜省长大人!(立正,敬礼,握手)恭喜知县大人!好妹妹!我也恭喜你!

萧 (见机而作)恭喜省长大人!知县大人!

齐 (无可无不可)恭喜大人,恭喜大人!

艾 (面色铁青)唔,二位大人,恭喜恭喜!

[秘书长急忙再祝贺二位大人,知县也祝贺了省长,省长也祝贺了知县。乘机,钟局长摇摇头走到一边去了。

[艾局长一言不发地匆匆而出。

[秘书长急指示给侍从注意,侍从点头。

姐 (骄傲地)刘小姐,我恭喜你了!

太 (满脸得意)马小姐,我也恭喜你了!

〔侍从急向省长耳语。省长点头。〕

省 (作训话姿态) 诸位, 我讲过不止一次了, 我提倡廉洁政治, 其作用在于提高行政效率; 提高行政效率, 就是任什么事要办得快, 而且办得好! 我之所以此刻就宣布和刘小姐订婚, 不过是给诸位在办理行政上做一个榜样! ——要像我一样, 办得又快又好!

书 (领头鼓掌) 大人说得好!

众 (亦鼓掌) 好! 好!

马 卑职更要请求大人, 给小的们再做一次榜样。

省 马局长, 你是什么意思?

马 请大人以最快速度结婚, 给卑职们做榜样。

书 对! 马局长的意思很好, 请大人宣布。

知 对! 对! 卑职很希望大人马上赏我们喜酒喝。

齐 好! 好! 好极了!

萧 好! 好!

侍 大人, 您就答应在下一个礼拜举行结婚罢, 小的马上去筹备!

省 下礼拜? ——明天就结婚!

马 (欢叫) 哦! 大人! 您真伟大! 您办事真像闪电一样快, 您的意志像钢铁一般坚强! 您真是伟大, 伟大! 伟大得至高无上! 至高无上的伟大! (跳起来)

省 我办事就是这么直截了当! 明天结婚, 后天就回省, 也不再打搅你们了!

书 (鼓掌) 省长大人万岁!

马 省长大人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众人一齐欢呼。〕

书 我再宣布: 我们知县大人也和省长大人同时结婚!

省 好! (鼓掌)

众 好! (鼓掌)

〔艾局长引着一位衣衫不整的客人, 即原来那位真的县长狂奔上。〕

艾 (气愤不平地)诸位! 请看看这是谁?

[知县以下的人都大惊失色。

众 呀! ……

萧 (问艾)怎么,你把他?!(艾不理)

省 这是谁?

[请原谅,亲爱的读者,为了分别这两位知县,让我用“县”来代表这位真的知县。

县 省长大人,小的是本县的知县。

省 (惊)哦! 你是本县的知县? 那末你说这位知县是假的喽?

县 回禀大人,这假知县本来是一个乱党,当那天晚上小的被乱党打伤了以后,便被两个警察抬了去卖做壮丁,他就冒充了知县。

省 (大怒)好胆大的乱党! 居然敢在本省长面前冒充知县! 抓下——  
知 大人容禀,小的是真知县! 他才是冒充的!

[秘书长急与侍从耳语。

省 你是真的? 有什么证据?

知 大人,小的生来就是一副官派;可是请大人看他:哪里像一个真知县?

侍 启禀大人,知县既有了真假两个,就不能听他们自己胡说乱道,最好是让别人来证明。

省 嗯。——那末,各位局长,你们看看,到底谁是真知县?

艾 大人!

省 (看看他,不禁一怔)你不用讲话!

[各局长相顾默然。

省 你们都认不出么?

县 (环顾众人,众人低头相避)……

钟 (在仔细地辨认)……

县 (发现了知县太太)……哦……

太 (一直在躲避着他)……

县 省长大人,不用别人证明了,卑职的内眷在此地,她总可以证明了。

- 省 你的太太在这儿？谁是你的太太？
- 县 (向太太)太太，你可以替我证明呀！你为什么不讲话？
- 太 (惊叫)你是个疯子？谁是你的太太？
- 省 (大怒)混账！这是本大人的太太，你怎么胡说八道！你们到底认不认得他？
- 马 回禀大人，卑职不认得他！
- 萧 唔，唔，唔，(向艾愤愤然)卑职不认得这个人！
- 齐 那我也……也不认得。
- 省 (愤怒地向艾)艾局长，我知道你在和我捣蛋！让一个疯子来侮辱我的太太！那末你认得他是真的知县？
- 艾 (大势已去，态度一变)回禀大人，小的不敢，他自己说是知县，小的也只好带他进来了。其实小的也分辨不出来。
- 县 (大叫)艾局长！连你都不承认我？
- 艾 (勃然)谁认得你？
- 省 你也不认得？！为什么带进来？混蛋！
- 艾 是！是！卑职糊涂！
- 钟 (向县)知县大人，我认得你。可是他们现在神经都有点病！你走罢！
- 省 (大怒)钟局长，你胡说什么！
- 钟 大人，我认得他，他是知县！
- 省 (更激怒)他是知县？别人都不承认，你说他是知县？我看你跟他两个都是疯子！
- 马 回禀大人，钟局长实在有点疯病！  
〔侍从递上账册，指示省长。〕
- 省 对了，我刚才就要召集你们训话的，现在我对你们说——
- 书 (立正)是！
- 众 是！
- 省 这次到此地视察，我什么都看见了。一切都很好！就是财政局……  
〔艾急以金条递侍从。〕

〔侍从向省长摇头。〕

省 艾局长办事很欠精明，以后要当心才是！

艾 是！大人！

省 卫生局钟局长神经错乱，办事不力，所办的十二个卫生所完全是虚设的！有意欺瞒本官。还有，在他的账上查出一笔错误，多支了三元三角三分三厘三，账面上已经有病。暗地里更不知要如何贪污了！本官提倡廉洁，决不容许有丝毫贪污存在！我要杀一儆百，以警效尤！来！

侍 有！

省 把这个冒充的知县和卫生局钟局长一齐带下去，执行枪毙！

侍 喳！

（幕急落）

### 第三幕

时 次日下午。

地 同前幕。

人 知县

秘书长

省长

侍从

省长夫人——即知县太太

知县太太——即马小姐

艾局长

马局长

齐局长

萧局长

老百姓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男候相四人

女傣相四人

听差 1、2、3、4

景 客厅里悬灯结彩，愈加辉煌。

〔省长夫人与原来的知县太太，即所谓刘科长刘小姐，知县大人，与马秘书马小姐结婚了。

〔礼堂在县衙门的大礼堂上，外面宾客盈门，热闹非凡。

〔结婚仪式快要开始了，新娘之一，省长夫人在她过去住过的那间内室里化妆，另一位新娘——知县太太，则在后花园一所洋房里化妆。

〔听差们穿出穿进。女傣相们不时地从两边门里出来要这要那。

〔马局长自天井中奔上。

马 新娘子都装扮好了么？（急急忙忙地去推内室的门）快点罢，还有十分钟。

声 不要催！

马 （敢怒而不敢言，低声嘀咕）不催不催，只有十分钟了，（转身再向后花园去）那边新娘子，好了没有？

〔听差 2 上。

2 快了，快了，（穿堂而下）

马 只有十分钟了呀！（下）

〔侍从从天井上。

侍 （向内室）省长大人说，请快点了！

声 知道了。

〔知县全身大礼服，从天井中上。

知 快点呀，快点呀，还有五分钟！——省长夫人怎么样？

侍 催过了！

知 啊，急死人，急死人！（向花园下）

侍 对了，再去催催您的新夫人吧！

〔侍从打算向天井下，艾局长急上，碰个照面。



侍 艾局长，您忙？

艾 (急藏手中的大纸包) 唔，二爷您忙！

侍 您找知县大人？

艾 噫，我找知县大人。

侍 唔(看一眼，下)

艾 (向穿过的听差 2) 看见萧局长没有？

2 没有，艾老爷。(下)

〔马局长出。〕

马 要命，要命，只有三分钟了！——艾局长您在这儿？……哦，您恭候省长夫人？(笑向天井下)

艾 噫，马局长现在是该你得意了。

〔萧局长自天井潜步上。〕

萧 (鬼祟地) 艾局长，传单印来了没有？

艾 (将纸包交给他) 刚刚才印好，快点去发！——哦，你跟秘书长说了没有？

萧 还没有。

艾 快点找他——一定在举行婚礼以前跟他说！我是两套计划，软的不行再来硬的！——传单快去分给他们，但要听到我的信后再发——他们来了多少人？

萧 五十多人！

艾 好，你快去！

〔萧局长急下。〕

〔艾局长向内室窥探，踟蹰着。〕

〔知县上。〕

知 真急死人，急死人！

艾 哦，大人，新娘还没有装扮好！

知 是呀！时间已经到了，急死人！

艾 急什么呢，迟早今天总要结婚的，坐下休息一会吧！——您今天看了报没有？

知 看报，我今天还有心思看报？

艾（掏出一份报递给他）大人，今天的报您得看一下，上面有两篇文章在骂大人，您呐！

知 哦，骂我？——把他报馆封了！

艾（笑）您看了再说。（溜下）

知 骂我？（翻报）在哪儿？……在哪儿？……哦，这儿有一个字我认得！……这儿还有一个字？……真是骂我？——秘书长！秘书长！（奔下）

〔内室门开，女宾相引新娘——省长夫人出。〕

省长夫人 怎么，省长呢？只在催，只在催，省长还没有来！

〔通花园门开，女宾相引新娘——知县太太上。〕

知县太太 哦，省长夫人，您也化好了妆，——呀，您真漂亮！

夫（得意地）知县太太您才漂亮！

太 哎呀，可惜，你这朵花（指头上）太大了一点——您的脸庞太瘦了！要是我戴就好看了！

夫（怒）谁说的，你的脸太胖了，戴了才不好看哩！

太 我胖了？人家都说我不胖不瘦呢？我戴给您看。

〔知县太太转身跑回去，宾相随入。〕

夫（愤愤地）一副丫头相！（向宾相）我再去加一朵！气死他！（欲转身入室）

〔艾局长潜步上。〕

艾 恭喜夫人！

夫 哦……（惊止）

艾 怎么，夫人不认识我了？

夫（向宾相）你们先进去，替我再找一朵花！

〔女宾相下。〕

夫 你来干吗？

艾（狠毒地）你好，你就把我卖了！

夫 我卖了你？——前天你为什么把那个死鬼找回来，你想丢我的人？

艾 那是因为别人先出卖了你呀——你上了人家的当！

夫 我上了人家的当——我也不是三岁孩子！

艾 那你是甘心情愿嫁给那老头子？

夫 你要我不明不白，跟你一辈子？

艾 哼，好，我要你付出代价来！

夫 代价？要代价别找我！（愤然而下）

艾（冷笑）好，有了代价还怕找不到女人？

〔萧局长上。〕

萧 艾局长，看见秘书长没有？

艾 还没找到他？——传单分给他们代表没有？

萧 完全分了。——艾局长我又想起一件事。现在他们那一边有知县，秘书长，马局长，背后还有省长撑腰，咱们这一边只有你我二人，势力太单薄了一点，好不好把齐局长邀进来？

艾 那家伙有什么用？一个风吹两边倒的人！

萧 可是现在利用他一下，总可以壮壮声势呀——您前回的事情就失败在这一点呀！真知县回来了，您把他藏起，连我都卖了！

艾 得，得，过去别谈，齐局长只要他肯参加也好。

萧 我已经跟他谈过了。

艾 他怎么说？

萧 他有什么说的，他只说您如果升了知县，我做了财政局，那他也只希望作工务局——总比他那穷教育局高一点——哦，他来了。

〔齐局长上。〕

齐 省长大人要我来问：新娘子都装扮好了么？

艾 好了，好了。（拉他一把）齐局长，我们的事萧局长跟您谈了？

萧 谈了谈了。

艾 您的意见怎么样？

齐 我没有意见，你们谁作知县我都不反对，真知县也好，假知县也好，总是个知县嘛！所以昨天的事，我是以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艾 过去别谈，现在是我要……

齐 现在有什么问题呢？您来做知县，我还不是同样的拥护？

艾 可是拥护不是放在嘴上的！

萧 齐局长你也来帮帮忙！

齐 (为难)我能作什么呢？

艾 有事做，来，来，我跟你谈。(见通花园门开了，急拖齐局长向天井下，萧局长随下)

〔通花园门开，知县太太——马小姐引候相上。〕

太 省长夫人——噢，省长夫人呢？(摸摸头上的花)

〔省长夫人引候相上。〕

夫 来了——哦，县太太，您也戴起花来了？

太 您说我戴了不好看吗？

夫 (笑)倒也好看，可是我觉得戴两朵更要好看些。(摸摸发髻)

太 多少倒没有关系，只看合式不合式。

夫 对了！哦，县太太，你这钻石戒指真漂亮，是几克拉的？

太 (得意)五克拉！知县大人特地给我买的！

夫 嗯，很好，很好！——你看，我这十克拉的怎么样？

太 十克拉？(不服气)哪里会有十克拉？这还不跟我一样是五克拉的？

夫 这也是五克拉？什么东西到你眼里都会变了呢！

太 我知道，这也是我们知县大人送给省长大人的！

夫 (气)哼！县太太，有一天我们的省长大人在你眼里也会变做知县大人了呢！

〔女候相劝了省长夫人，拉回内室。〕

太 (也反唇相讥)省长大人自然不会变了，可是省长夫人也许会变来变去的呢！

〔女候相也劝阻了知县太太，拉回去了。〕

〔秘书长偕省长及侍从上男候相随后。〕

〔秘书长指着一份报纸和省长低语着。〕

省 秘书长的意思，这篇文章，是艾局长写的？

书 我想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

侍 小的也这样想；刚才我看见艾局长在这儿鬼鬼祟祟地，不知要干什么，手里还有一个大纸包。

书 这就对了！

〔知县奔上后面随着男候相。

知 秘书长，秘书长，你看这报上在骂我——哦，省长大人来了！

书 知县大人也看见了？

知 （拖秘书长在一边）这家报馆是谁办的，封门，马上封他的门！

书 马上就封？还要考虑一下！

知 刚才艾局长拿这份报给我说，这报上在骂我！我拿起一看，可不是？——还要考虑什么？你瞧，这儿一个“偷”字，这儿又是个“假”字，你说你说，这不是骂你我二人！这一定说咱们是偷——说咱们是假的！

书 （看报）唔，大人，您说的是这个？这并不是骂我们，这个“偷”字是一个影片的名字叫做“偷香窃玉”，这是我们最伟大的第一部国产影片。

知 （惊）哦，那个“假”字也不是？——

书 这是说道尹大人请假的新闻，他请假养病去了——与我们没有关系的，大人！

知 （难为情）不行，不行，今天是我结婚的好日子，他们在报上偏偏要用这两个字，一定是有意捣蛋！

〔省长大人和侍从在商量着什么。

书 是！是！……不过……

知 从此以后报纸上不许用这两个字，谁用了就封门！

书 是，是，——可是大人这报上另外有一篇文章在骂您和省长大人，您可知道？

知 怎么？报上真在骂我？骂我什么？

书 您别问了，还会有什么好听的话？——要打倒您和省长大人！

知 （怒）打倒我？打倒省长？那更要封他报馆！

书 您别着急！我正和省长大人商量呢！——省长大人，刚才艾局长特意拿了一份报给知县大人看，这可证明更是他干的了。

省 （点头）嗯，嗯……

书 大人，您实在太宽容他了，前天他带那个疯子来冒充知县，您都没有处罚他，所以他更胆大妄为了。

省 可是秘书长，他能够调皮捣蛋，可见得倒很有点本领——有这种本领的人就能作官，而要作官的人，也非有这种本领不可，所以我认为他倒是一个人才，可以收服他！

书 是的，是的，这是大人的远见，不过……

省 当然，他如果就是这点能耐，写写文章骂骂人，还算不得什么——那我可以封他的报馆！但现在不管他，先去结了婚再说！

〔马局长奔上。〕

马 快点呀，二位大人，已经过了二十分钟啦！——新娘子呢？（向知县）大人，我们去迎新娘罢！

知 好，结婚要紧！

〔马局长领知县及男候相下。〕

侍 那么大人也去迎新娘吧！

〔省长引男候相进内室。〕

〔侍从随省长欲下，秘书长拉他留下。〕

书 二爷，省长大人这是什么意思？真要提拔艾局长？

侍 我们大人是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什么事都希望搁得平，放得稳，平平安安过去就得了。

书 那么大人打算怎么处置他呢？

侍 当然还是两面光呀，大家都过得去。

书 现在怎么能够两面光呢？

侍 他攻击省长是假的，不过是想攻走你们知县。

书 可是知县只有一个，不是他的就是我们的，省长大人总不能让我们落空呀？……

侍 （笑）秘书长，刚才报上不是还有一个消息，说本道道尹请假了？

书 (恍然)哦! (大喜)二爷您可能想办法?

侍 办法当然有,可是我们省长大人头又要痛啦!

书 那么是前脑? 后脑?

侍 (不悦)秘书长,这是一个道尹呀! 左右前后不必说,而且得是一个双份。(举全手)

书 (伸舌)十根? 可能减少?

侍 现在不必谈,省长大人还要看看动静,如果他拿不出别的花样来,理都不理他!

书 好,好,回头再说!

〔音乐奏婚礼曲。

〔通花园的门和内室的门同时开了,两对新人各领男女傣相出,走向天井去。

〔萧局长自天井飞奔而入。

萧 不得了,不得了! ——大人,停一停——秘书长,不得了! 老百姓要暴动!

〔新婚行列停止了,音乐停止,省长及知县奔过来。

〔马局长也从后花园奔出。

书 暴动?

侍 怎么一回事?

萧 老百姓混进衙门来了要暴动!

马 萧局长,你是存心丢我的面子,还是开玩笑? 我警察局长怎么会不知道?

〔齐局长并不很热心地走进来。

萧 (冷笑)等您知道了,二位大人都性命难保了!

知 (大惊)呀! 到底怎么样?

萧 今天客人太多,进进出出,什么人都有,所以就混进来好几百老百姓!

知 好几百?

萧 是! 有五六百!

- 马 胡说，五六百人怎么没看见？
- 齐 嚷嚷，你们二位别抬杠，先让他报告！
- 萧 你让齐局长说，是不是来了很多人？
- 齐 我……我没有十分看清楚，不过是有些很可疑的人！
- 萧 有许多人暗藏武器，带着手枪，有许多人带着传单标语。——齐局长你没看见么？
- 齐 是的，是的，大概有，不过我的眼睛不行，我是看不清楚的。
- 马 你的消息绝对可靠不？
- 萧 (反攻)对了，马局长，算我多事，这当然是你警察局的責任，还请你去调查一下罢。
- 省 好，别讲废话了。——他们打算干什么？
- 萧 (掏出两张标语)大人看，这是我偷来的两张标语，上面是——(打开来，一张是“打倒省长”，一张是“打倒知县”)
- 省 他们打算怎么干呢？
- 萧 据说他们等候二位大人行结婚礼的时候，就实行暴动。现在前院，后院，前厅，后厅，大礼堂，后花园，到处都布置得有他们的人！
- 知 (惊惶无主)大人这……这么样办？
- 马 这一定都是乱党——革命党！把他们抓起来！
- 知 对，对，马上抓起来！
- 萧 当然这又是马局长的差事了！
- 书 (向省长)大人，这就是那一回事了，
- 省 (点头)嗯，(作态)好，他们闹到我面前来了。马上派人来弹压！——马局长，你马上可以调动多少武装力量？
- 马 (惊)武装力量？
- 萧 省长大人问你马上能够调动多少人马？
- 省 前天你说十分钟之内可以召集十万人，你这句话有几成可以兑现？
- 马 这……
- 萧 (冷讽地)几万人总可以有吧！
- 省 不必客气了，我知道那是一句大话。但有几成呢？有几成说几成！



马（窘急）那！……那十万人是可以动员，但不是十分钟之内，卑职恐怕说错了，是十天之内。

省 那还说什么！——你还想抓人？

书 大人，我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也不必大动干戈了！

省 对，你的话对，一个政治家绝不能与民为仇，绝不能妄动干戈，我们要以人民的幸福为重，要化干戈为玉帛！

书 是的，卑职们很能体谅大人为国为民的苦心！

〔外面忽起吼叫。

萧 哎呀，大人，您听！……

知（几乎哭出声来）大人，大人，怎么办？

马（全身发抖）大人这……

〔吼叫又起。

萧 这不得了，不得了！

齐 这真是不得了！

知 大人！

马 大人！

省 嚷什么？

书 大人自有办法，你们别乱嚷。

〔第三次吼叫声起。

〔同时艾局长自天井中慢慢走来。

艾（笑容满面）二位大人，时间已经过了，请去行礼啦！大家都等着吃喜酒哩！

省（镇静地微笑）马上就来了，可是我还在计划一件事。

艾 哦，大人有什么计划？

省 今天是我，你们知县大人的双喜的好日子，我想凑凑热闹，再喜上加喜，让大家痛快一下，——可是外面吼叫什么？

艾 没有什么，他们是在欢呼大人万岁。

省 这声音不大好听，要欢呼万岁让他们叫得清楚一点。

艾 是，卑职马上通知他们，——可是请大人指示是什么计划？

省 (目视侍从)我现在要宣布一件喜事——

〔侍从目视秘书长作探询状。

〔秘书长拍拍胸脯举手作五数,反复二次。

〔侍从向省长点头。

省 好,我是一不做二不休,我再宣布两件喜事,加上我们两对结婚,四件喜事,合并举行。来个事事如意!第一件,本道道尹请假出缺,我升任本县知县做本道道尹!

知 (大喜过望)什么?大人?

书 省长大人升任您做本道道尹,快点叩谢大人!

知 (也忘了大礼服,跪下叩头如捣蒜)叩谢大人!叩谢大人恩典!

省 第二件,本县知县既然升任道尹,就以本县财政局艾局长升任本县知县!

艾 谢省长大人栽培!

省 好了,今天是喜上加喜,四件喜事,合并举行。艾局长,——新任知县,你去宣布一下吧。

艾 是。(急奔出门外,向外举手为号)

省 好了,没有事了,去结婚吧!

〔音乐奏婚礼曲。

〔婚礼行列排好了。

〔省长与侍从耳语,侍从再向秘书长耳语。

〔外面高叫:“省长大人万岁万岁万万岁!”

〔艾局长,退让在一边,婚礼行列出发。

〔艾局长向萧局长有所指示,萧局长偕齐局长下。

〔台上仅艾局长与秘书长留下。

书 新任知县大人,卑职恭喜您了!

艾 (大笑)秘书长,(握手)怎么如此称呼呢?您一定也跟道尹大人升迁了?(打哈哈)我们这叫做不打不成相识。(真是惺惺相惜)秘书长,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书 (大笑)真是不打不成相识。大人,您真是(竖大拇指)政治界的杰出

人才!

艾 秘书长,您才了不起,真是宦场中的能手,道尹又被你抢去了。(大笑)

〔二人握手大笑。〕

〔欢呼声又起。〕

书 哦,刚才省长大人吩咐:明天早上,省长就起程回省,道尹大人明天也就启程上任,知县大人——您明天也好走马上任了,可是(低声)您今天报上的文章,还有今天这许多布置,对于省长和我们知县二位大人都有点难看了,解铃还是系铃人,您得想个办法,让二位大人面子上光彩光彩呀!

艾 (笑)秘书长放心,这早在我的计划之中了。我知道省长大人和秘书长都是聪明人,绝不会让我走到极端的。既走不到极端,我就得预先布置一条退路。

书 您已经布置好了?

艾 我的计划是可战可和,可进可退,可攻可守,而且是可左可右的双轨计划,

书 ?……

艾 说得明白点,就是我拟定了两套计划,同时进行,一面在准备打倒的计划,一面也准备了拥护的计划,省长大人和秘书长懂得我的意思,我就拥护。不理,我就打倒!

书 哦,(笑)您这真叫三刀两面了!

艾 (大笑)所以在拥护计划上,我也准备好了一切,比如说:明天在报纸上,就发表这篇(掏出大批文份)拥护省长大人和知县大人的文章,这里是拥护的传单、标语、宣言,这里是拥护大会的口号,这里是拥护大会的提议案……甚至今天我带来的群众,也都带着两件东西,一件是武器,还有一件是拥护的小旗子!

书 好极了,好极了,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可以开一个欢送省长大人和知县大人的群众大会?

艾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只要把所有拥护的字样改做欢送就行

啦！——我已经请萧局长去办了！

书 那就好极了！好极了！我说您是了不起的人才，真是了不起的人才！我们相见恨晚了！

艾（握手）秘书长，我们是英雄识英雄，真是相见恨晚了！

〔音乐奏婚礼曲。〕

书 婚礼已经完了？

艾 大人他们已经回来了。

〔婚礼行列回来了。〕

〔马局长、萧局长、齐局长及省长侍从也进来了。〕

〔婚礼行列马上变成散兵线。〕

艾（向省长）叩谢大人恩典！（向知县）恭喜大人升官！

〔于是秘书长及各局长向知县贺喜，各局长再向艾局长贺喜，省长夫人也向知县太太贺喜。〕

夫 知县太太，您现在是道尹夫人了，恭喜您！

太 谢谢您省长夫人。（伸手）您看，我这个钻石戒指换了，也是十克拉的了。

夫（笑）唔，是的，是的，可是光彩还没有我这个好！

太 什么东西到您眼里也都会变了呢！

夫（也就一笑算了）……

艾（忽然看见外边的来人）怎么？你们都来了，你们来干吗？

〔萧局长与艾局长耳语。〕

〔老百姓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等上，前面举一面横幅大旗，旗上是：“欢送省长大人！欢送知县大人！”十二个大字。每人手中一根童子军式的木棍，棍头上都是写着欢送标语的小旗子，排队向客厅里来，在后面，留在天井里还有好多人。〕

老百姓们 欢送省长大人，欢送知县大人！

艾（狂喜）好极了，好极了，你们来得正好，你们是来欢送省长、知县二位大人的？

老百姓们 是。

艾 那，好极了，好极了！——省长大人！道尹大人！因为听说大人们明天就要回省上任，所以老百姓们马上就赶来欢送二位大人！卑职现在正式代表本县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全县一万万民众向二位大人表示热烈的欢送！（掏出文稿来）

〔萧局长向老百姓示意，举手鼓掌，众百姓随之鼓掌。〕

艾 卑职来代表民众朗诵欢送词：——（读）“省长大人，知县大人，你们是老百姓的伟大救星！”

〔萧局长领导鼓掌。〕

艾 “你们是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呀！……”

〔萧局长领导鼓掌。〕

艾 “自从省长、知县莅任以来，我们老百姓好像生活在天堂里一般……”（向萧）鼓掌！

〔萧局长又领导鼓掌。〕

艾 “我们每人都住了洋房，我们每人都有了汽车，我们每天都在吃大菜，我们真是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呀！”

〔萧局长领导大鼓掌。〕

艾 “我们感谢二位大人，我们没有受过苛捐杂税的剥削，我们没有受过土豪劣绅的压迫，我们没有受过贪官污吏的敲诈，我们没有受过特务和集中营的威胁，我们都有人身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以及一切的自由！这都是二位大人的德政！我们感激二位大人……”

〔萧局长领导着拼命地鼓掌。〕

〔在鼓掌声中，悬在那里的铃铛忽然大响起来。〕

〔鼓掌声突然停止。〕

知 （大惊）哎呀！

书 （大惊）哎呀，什么事？

〔就在同时，横幅大旗翻转来了，变做“打倒省长，打倒知县”八个大字。〕

〔就在同时，木棍上的纸旗都撕去了，木棍举了起来，每个人都被监视起来。〕

〔就在同时，艾局长被老百姓子从领后一把抓住。〕

〔两位新娘子惊叫起来。〕

书 (掏出手枪，但被背后的老百姓抓住他的手) 艾局长，你这是怎么一回事？

艾 天啦，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天井里一片吼叫。〕

子 对不起，艾局长，你欺骗了我们，出卖了我们，我们不是来欢送什么大人的，我们是来驱逐贪官污吏的！你跟他们原来是一伙，也跟他们一路去罢！

艾 到哪儿去？

子 我们，要审判你们，走！

众官员 天啦，这可完啦！

〔每个老百姓抓住一个人的后领要拖走。〕

〔被抓的人都惊叫起来。〕

知 (拖住马小姐不放) 我不是知县呀！我不是知县呀！太太还给我罢！我不是知县呀！

〔天井里一片怒吼。〕

(暗转)

## 尾 声

时 序幕后二小时近黎明。

地 同序幕。

人 老头儿

闯入者甲

乙

景 同序幕；但夜色已去，客厅里倒露得整洁简单。

〔幕开时铃声大作。〕

〔甲在长沙发上，酣睡未醒。〕

〔乙倒悬在小沙发前，身体已跌在地上了，两腿还倒悬在椅上，一只手抓住沙发扶手。〕

乙……太太还给我，我不是知县呀！太太还给我，我不是知县呀！

〔铃声不断地响。〕

〔老头儿在窗外看了半晌，见他们不起来，便手执鸡毛掸帚，推开窗门进来。〕

老（微笑着）醒醒呀，二位好汉，铃铛响了！

乙（还没醒）……我不是知县呀……

老（笑着推他）谁说你是知县呀？（抓住他的领摇晃）醒醒呀！铃铛响了！

乙（朦胧地）我不是知县呀！……哦，老头儿，是你？……

老（嚷，是我，走罢，走罢。（拖他起来）我知道你不是知县……

乙（恍惚地）我……是知县呀，而且我已经升了道尹了……你要干吗？（坐起来）

老（笑）你升了道尹了？……你说的是什么梦话，不懂……

乙你怎么不懂，我是官，我原来是知县，今天升了道尹了！

老（抓住后领推他）你醒醒吧，不知死活的东西，铃铛响了半天了！

甲（惊醒了）什么事？

〔铃又响。〕

乙你别动手，我让你当一个局长好了。

甲哎呀，你还在做梦！（猛打他一巴掌）快逃呀！衣包！

乙（这才醒了）哦！（看看自己衣着）哦！……（回顾）哦哦，怎么啦？

甲（将衣包压在他的背上）走！（掏出手枪）

〔甲乙先向天井那边走，似有所见，急回。〕

甲哎呀！……

乙他们追进来了？

老我拉了半天铃铛呀！

甲少说废话，老狗！

〔甲乙退到通花园门边。〕

〔老头儿微笑着看着他们。〕

老 我告诉过你们，走这个门通向花园。

甲 （端着枪警备着天井那方面，退到门边，反手开关门）快，从这儿走。

〔可是，门外枪刺如林，直指着他们。〕

乙 （转身看见大叫）哎呀！

声 举手！

乙 （举手，衣包落地）……

甲 （举手转身一看，也退了一步）啊……

声 走！

老 （笑）走罢！走罢！（用掸帚打扫着沙发）

〔乙拖去衣包，甲乙在枪刺中下。〕

〔鸡鸣。〕

〔阳光出现。〕

老 （用掸帚到处掸着）鸡叫了，天快亮了！

（幕落）

一九四五·十·三十·写于蓉觉庐

——原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华西晚报·艺坛》

据群益出版社一九四六年四月初版本



一九四六年

---



## 群猴

(独幕剧)

宋之的

**人物** 孙为本 镇长。  
康公侯 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  
马务矢 CC份子,某办事处主任。  
钱小方 一个鞋店老板,与孔祥熙有特殊关系。  
冯霞造 孙为本的太太。  
玛瑞 女国大代表,竞选人。

**时间** 抗战胜利后。

**地点** 某国大代表尚未逃出的大城市。

**景** 孙为本镇长的家里客堂间。

〔开幕的时候,孙为本坐在那里,他的太太冯霞造正在教训他。

冯 (一面梳洗打扮着)你呀,你就是没出息,钉点儿丈夫气也没有,生就的窝囊肺,真亏了你妈,怎么下出你这末个宝贝。

孙 (显然是怕惯了太太的)大清早起,你这是何苦呢!?

冯 河枯,石烂也没用啊!简直你就是个破鞋,提都提不起来的。瞧瞧,中央回来以后,那一个在日本手下干过的,没升了官,发了财。就是你,在日本人手下,是个镇长,中央来了,还是个镇长。

孙 (不免冤枉,细声儿辩解)拿什么比人家,人家都是地下工作者。

冯 (气了)那你呢,你就不作地下工作,那一次埋死人的时候少了你?

孙 瞧你扯到什么地方去了!

冯 (横眉竖眼)你说什么,你说——

孙 (赔小心地)没有,我没敢说什么!哦,我说你别气了,气坏了身子,如何得了呢!

冯 (委屈地)还说呢,都是为了你。昨儿陪汤姆跳了一夜,到现在腿还酸呢!

孙 (更孝顺了)要不要我给你捶捶!

冯 别他妈在圣人门前读三字经了!(命令地)把高跟鞋给我拿来!

孙 哪一双,黄的,黑的,还是银色的?

冯 (不耐烦)黄的,黄的,黄的!啊呀!连拿双鞋的本事都没有!

[他把鞋拿来,她把脚伸给他,他立刻蹲在地上替她穿起来。]

冯 (想起了一件事)哦!这两天要办国大代表选举了……啊呀!轻一点,把我的脚都扭疼了……要人们活动得很,没人找过你?

孙 昨儿三青团的康书记长来过,要我帮忙!

冯 (急忙地)你答应了!?

孙 (有得意之色)人家书记长亲自坐了汽车来登门拜访,我还能不答应!你平素日总埋怨我不会钻,没后台,这一下子——

冯 (严斥之)这下子你简直变了一个大混蛋!滚,站远点!

孙 (瞪目结舌)怎么?答应错了!

冯 (恨恨地)你呀,你怎么没死!这末好的机会,几乎叫你错过了!

孙 我没错过呀!

冯 还强嘴!你!

孙 没,没敢强,我是不懂,我要成了康书记长的人,我——

冯 你就要冤死啦!你说,现在什么世界?

孙 (惶惑地)什么世界?

冯 民主世界,现在是民主世界!你是镇长,一镇的民,都归你管,你不是个民主是什么!他们想当代表的,不求你这个民主,倒去求个屁!求到了你,可不能随便答应,这里面大有讲究,现在各方面抢

民主，抢的很厉害，什么三青啊，黄埔啊，政学啊，CC啊，啊呀，讲也讲不清这些名堂，还有什么英美派，什么太子派，什么新运派。

孙 新运——

冯 就是新走了运的人呐！

孙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倒有这许多讲究！

冯 嗯！这里面大人物多得很，我们一定得为民作主，要是“主”的好，什么发财都在里面，一个小小的书记长，算得了什么，哼，他要是再来，瞧我的！

孙 瞧你的！？

冯 看我对付他！

孙 （赞叹地）你可是真有两下子，我祖上那辈子积了德，老天爷睁眼睛，我才娶了你这末位太太！

〔门外敲门声。〕

〔一个亲昵的声音：“为本兄在家吗？”〕

孙 （惊慌地）来了，来了！

冯 快，收拾一下，把洗脸水拿开——一坐下，坐下，装作办公的样子……神气一点，翻帐本，翻……哦呀，我的拖鞋……

〔门外又轻轻地敲了两声。〕

冯 （娇声娇气地）哪一位呀！

〔开门，一位瘦子绅士走进来，手里提了些东西。〕

康公侯 （亲热地）为本兄办公吗，打扰，打扰！

孙 （神气活现）康主任！（转身介绍）这是内人，冯霞造！

冯 （鞠躬，很有礼仪的样子）康主任！我们真是久仰了！

康 哪里，哪里，自己人，不客气！

冯 （作态）康主任请坐！

康 （坐下）带了一点小礼物，一件美国新进口的玻璃雨衣，嫂夫人试试看！

冯 哟，这我们哪儿敢当！

康 小意思，小意思，请赏脸收下吧。（送过来）

冯 (作态)为本,你看能要吗?

孙 (窘)你,你看呢?

冯 (更假痴假呆了)嗯——你说,你的朋友……交情够吗?

康 (急忙地)为本兄跟兄弟是老朋友,昨天就认识了!

冯 那——

孙 你瞧着办吧!

冯 (一笑)那就谢谢了!

康 (放下心)还有,这是兄弟竞赛国大代表的传单,我带来一些,请为本兄跟嫂夫人帮忙在这一镇散散!

冯 (走近一看)倒是新鲜玩意!(捡出一张念)“请选爱民如子的康公侯先生”……

康 (得意地解释)A,我爱老百姓就像他们都是我的儿子一样,这总没的说了吗?

冯 (又是一张)“康公侯——专诚拜谒”……

康 A,这是表示,我自己亲自登门拜访了,也是爱民如子的意思。

冯 (又是一张)“敝人原名公侯,请勿误为公猴!”

康 A,这是兄弟小心的地方,兄弟这公侯两字,原是公侯伯子男的意思,可是老百姓知识水准低,他们常常会写错,把公侯的侯字,误会成猿猴的猴字,兄弟当母猴还是公猴,那倒没关系,我是可惜那张票,那张票要作废了!

冯 (有意地夸奖)很不错!

康 怎么样,批评批评!

冯 你一定当选!

孙 (看见老婆起劲,也赶紧跟着)当然哪,你康主任这次要是不当选,我就是万人的儿子!

[冯横了他一个白眼,孙赶紧坐下。

康 全要仰仗大力帮忙!为本兄,你这一镇,你看,你能包多少票?

孙 (窘)多少?(转向他的太太)多少?

冯 少说点,也有十万票!

康 (一惊)十万,你说是十万?

孙 (洋洋自得)是呀! 十万! 十万算什么,要是我高兴,一百万都办得到!

冯 可不是,为本从日本人来了以后,一直是本镇的镇长,人交游既广,人缘又好,全镇的居民,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到选举的时候,他随便填就是了,包管没人说话! 为本,把本镇的户口册子给康主任看看!

孙 (为难地)那还是民国二十六年的!

冯 二十六年就二十六年吧,反正他在这镇上住过就行了!

孙 就行了! ……(还不能无所顾忌)可是,那上面的名字,有许多都早已死了哇!

冯 死了就死了哇,死了就不能投票啦! 反正他也活过的,我们又不冤枉他,康主任,你说是不是?

康 (无可无不可地)是! 是! 是!

冯 再说连死人都投康主任的票,那不更显得主任伟大吗?

康 (苦笑)哈哈!

冯 而且我们也应该尊敬死人,你总是这未封建!

孙 (抹了一鼻子灰,赶紧赔不是)是,我的脑袋是木头似的,不听使唤!

冯 还有,我们还可以四处活动,把所有的人都拉过来。亲戚呀,朋友呀,同学呀,同事呀,同乡呀,同胞啊,同宗啊,四川人哪,湖北人哪,广东人哪,美国人哪,一齐拉来。A,美国人里面,我认识很多,什么“汤”啊,“姜”啊,“糟糕以蚂死”,“揪儿补袜子”,都是我的朋友!

康 (大惊,如获奇珍)看不出——嫂夫人倒是走国际路线的!

冯 (轻描淡写,得意之至)没什么,我也就是慰劳慰劳他们。蒋主席不是说中美机会均等吗? 我就是这个主意!

康 了不起,伟大,伟大!

冯 (谦虚起来)哪儿,是我应尽的义务!

康 (终于下了决心)好,今天晚上,兄弟在三和楼请两位便饭,一定要请赏光——

孙 便饭!

冯 可是不巧的很,今晚上不是吴铁佬——

孙 (大惊)吴铁佬!

冯 是呀,不是吴铁城铁佬早约了吗?

康 (也着了慌)吴铁城是政学系呀,他替谁活动!

孙 (狼狈)他,他替——他——

冯 (机警地)对不起,康主任,这是秘密!

孙 (如释重负)啊,啊!……这是个秘密!

康 (更急了)秘密?!两位都是忠实同志,这儿说说不要紧,吴铁城是政学系,而政学系是一群臭官僚,是党内的腐化分子,(大声疾呼,面红耳赤)我们要打倒他,要请他们出党!(一转)两位是忠实同志,吾党元勋,国之干城,无论如何,不能跟这种人同流合污,请,今晚上还是请到我那边!

冯 (故作为难状)还有黄仁霖黄总干事……

康 那更要不得,黄仁霖是新运派,靠给蒋夫人拉皮条起家,专走内线,是他妈的个太监。这种人,只配扔到毛坑里喂狗吃!

冯 而且公展先生也说……

孙 (早已瞠然为之失色,自言自语地)这到底是搞什么鬼呀!

康 (气急败坏,几与孙同时)他说什么,他,他是CC的军师,谁不知道。CC把持本党,这末多年,做过一件好事吗,你们说?因为太不像话,所以总裁才毅然决然地组织青年团,要我们代替他们。(厉声)CC已经腐化了,我们不久就革他们的命!

[一人飘然而入,手提大皮包。

马务矢 你要革谁的命,公侯兄。……哪位孙镇长?

孙 我,孙为本,孙子的孙,为本,是我的本钱。贵姓是?

马 马务矢,这是我的片子!(一张大名片递过去)

孙 哦,哦,马主任!

马 立夫先生派我来向孙镇长致意,带来点小礼物。这儿就是,肥皂一条,牙膏半打,牙刷两对,手巾三方。(一件一件的从大皮包里掏出)



- 孙 (不知所对, 急忙介绍) 这是内人, 冯霞造!
- 冯 (鞠躬如也) 久仰得很!
- 马 (早已注意) 嫂夫人哪儿见过, (立刻亲热) 哟, 瞧, 近来瘦了!
- 冯 (也熟练地) 是吗? 也许是在公展先生——
- 马 (急忙地) 公展和嫂夫人熟人?
- 冯 (含糊过去) 嗯……哦……嗯……这礼物——
- 马 这完全是立夫先生的一点意思, 请收下; 不收, 立夫先生的面子就——
- 孙 那就收, 收吧! (自言自语) 真不晓得是怎么搞的!
- 马 嫂夫人既然跟公展先生熟人, 国大代表选举的事, 想来已经谈过了?
- 康 (早已不耐) 慢着, 慢着! 这儿为本兄已经答应投我的票了!
- 马 (不加理会) 那末, 今晚七点钟, 大西洋番菜馆, 一定请两位赏光!
- 康 (阻拦) 不行, 两位已经答应我六合春便饭了!
- 马 (仍不理睬) 我们要讨论一下, 这次国大代表的选举吗? 要谨慎一点, 说不定——
- 康 务矢兄, 你不能藉了立夫先生的牌子在这儿唬事, 这地方是我的!
- 马 (躲过了他) 说不定会有反动分子捣乱。立夫先生要兄弟布置一下, 你知道, 兄弟原是负中统的责任, 不能——
- 康 你怎么听不见, 我告诉你, (大声) 我定下了!
- 马 啊, 嗯, 那末, 今天晚上一定请早!
- 康 你瞎费事, 人家两位是讲究信义的! 霞造, 你告诉他, 你不去。
- 冯 (仿佛是左右为难的样子) 嗯, 我——
- 马 (突然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 喂呀, 霞造女士, 你漂亮得很哪, 你真美的, 晚饭以后, 我可以有幸陪你到逸园跳舞吗?
- 康 (大怒) 简直是流氓! (转作媚笑) 霞造, 别理他, 我准备私人替你开一个晚会! (怒声对马) 告诉你, 我早定了!
- 马 (也恶声相加) 你想独占哪!
- 康 事情总有个先后, 我们是老朋友了!

马 她和公展先生有深刻的关系!

康 不管怎么样,她总是我的!

马 我的!

康 (怒)我的!

马 (更怒)我的!

康 (大声喊)她是我的表妹!

马 (一呆)姨表还是姑表?

康 我的妈是她的舅母的姐姐!

马 不中用,自由竞争,当仁不让!

康 我的!

马 我的!

康 我的!

马 我的!

孙 (急的跺脚,看看要打起来,只好从中拦阻)好商量,好商量,两位都有份,闹什么!

〔一胖子匆匆上。

钱小方 (直奔为本)为本兄,久违! 久违!

孙 哦,钱总经理,哪阵风吹来的!

钱 霞造女士,早想来拜候,一来是忙,二来怕打扰,就耽误下了。您瞧瞧这两双皮鞋,可还合适,是本厂出的,这样子,还没上市,我就拣了两双,特别跑来送给您!

冯 我哪儿当的起呀!

钱 自己人,能替您效劳,我是再荣幸没有咧!以后您有什么事,只要吩咐一声好了,黄金,美钞,都现成的,你只管用!

冯 (依然客气着)我们又没替您尽过力——

钱 哪里,哪里,这次国大代表选举,您只要帮帮兄弟的忙,就全有了!

马康 (不免一怔,同时地)你也想竞选?

钱 这两位?

冯 这是中央调查统计局的马主任，这是三青团的康书记长！

钱 （抱拳）你多照顾！

马 （威胁的）你干什么的？

钱 我？

康 （为了抵抗新来的人，不免前嫌尽释）对了，务矢兄，好好盘问盘问他，说不定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

钱 我共产党，笑话！我堂堂裕大银号兼广大鞋庄的总经理，怎么会是共产党！

康 这年头，难说，总经理帮共产党说话的多得很！

冯 （代钱解释）钱总经理也是本党分子！

康 本党分子也未必可靠。

马 你为什么竞选国大代表！你居心何在？

钱 （负气地）作生意作腻了，也想买个官作！

马 官是你做的？

康 是呀，政府的事，用得着你管？

马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地作生意的好，不然，明天我就派人到你银行里查账！

钱 你们去查吧，那个银行好在是孔院长开的！

马康 （同时）什么，孔院长？！

钱 （冷笑）哈哈，这年头，要没有后台，敢竞选代表！

马 （看见风声不对）何必呢，老兄，你有了钱的人，争这个代表干吗？也留碗饭给人家吃吃！

钱 这还像话！

康 这末，你老兄让步了？

钱 我不能让步，我已经花了几百万下去了，不能赔本。我是作生意的，有本必有利，本利都没回来，让步，笑话！

康 （进一步威胁）要是你坚持的话——

钱 怎么样？——

康 有榜样在那里，当心你的脑袋！

钱 啊？——

〔门外又一阵敲门声，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可以进来吗？”

〔一阵风似地，吹进来手捧一束鲜花的女性。

马 (厌烦地) 玛瑞，怎么又碰到你了！钉屁虫，走到哪儿，钉到哪儿！

玛瑞 那位是孙镇长！

孙 我——

玛 (直奔孙，旁若无人) 我叫玛瑞，是新运妇女促进会的常务理事，您当然知道我们这个机关，是蒋夫人领导的！黄仁霖黄先生就是我们的总干事，因为你在抗战期间，坚持在日本人手下做事，有功党国，所以，所以吗，黄总干事特别要我来给你献花——

孙 (不免惶惑) 这个，这个——请你问我太太，我的太太——

玛 (有些尴尬，但立即一笑) 自然哪，你对党国立了这末大的功，太太的督导有方，也是个主要原因。这也可以看出女性的伟大，所以，所以吗，这次国大代表，非选我们女性不可，孙太太，你说是吗？

冯 (早有所不悦，这时便冷冷地) 什么太太、太太的，封建死了，你叫我冯小姐好了！

玛 (聪明的人立刻领悟到自己走错了路，辞锋一变，立刻便对症下药起来) 你知道，冯小姐，蒋夫人很关心咱们妇女的幸福，(感情地) 夫人就像一盏灯，她领导我们走向光明！冯小姐，夫人的意思，是只有咱们女性，才有资格作国大代表，只要我当选了代表，我一定介绍小姐到新运会工作——

冯 哟，我能做什么工作呀！

玛 什么宣传礼义廉耻呀，什么招待盟军哪，工作多着呢，你一定能够胜任愉快。而且蒋夫人就是我们的领导人，蒋夫人她——

康 吹什么牛皮，蒋先生还是我们的校长呢！

钱 这话不假！不是兄弟说大话，孔院长的舅舅的外祖父的堂房妹子是我的姨妈的表姐的姑母，所以论起辈份来，我跟孔院长是中表弟兄！这是尽人皆知的！

马 我是立夫先生的人，立夫先生和蒋总裁的关系，诸位当然都晓得！想做官的话，就得选我！

玛 我的名字都是蒋夫人起的！她爱我就像她自己的女儿一样！

钱 孔院长是蒋主席的大舅子，我是孔院长的表弟，这层关系，我不说你们也明白，我其实是蒋先生的小舅子！

玛 蒋夫人是蒋先生的老婆，蒋夫人爱我，所以蒋先生也爱我，他还握过我的手呢！

康 握手算什么，我在黄埔军校的时候，他老人家亲手打了我一巴掌。打是亲，骂是爱，他要是不疼我他就不会打我，茫茫众生，他老人家为什么不打别人，偏偏打我？可是他不打我他去打谁？这儿，这儿，就是打在这儿，诸位请欣赏欣赏——（他手指面颊，在众人面前走了一遭）看见了吧！

冯 （当他走到面前的时候，她摸了他一把）到是比别处光一点！

康 （得意地）自然哪，他要是不拿我当儿子待，他会亲自动手打吗？

玛 这算什么，蒋夫人还天天跟委员长睡觉呢！

马 （冷冷地）也不一定！

钱 （走进一步）我早已通知诸位啦，我是他的小舅子！

玛 千真万确的，他拿我当女儿待！

康 我可已经举出证据，证明我实在是他的儿子！

钱 （生气地）我是小舅子！

康 （也生气）我是儿子比你近！

玛 （大叫）我是她亲生的女儿！

〔于是乎乱成一片：只听见“我是小舅子”，“我是儿子”，“我是女儿”的吵闹声。〕

马 （忽出奇想，登至高处，巨吼一声）美国人是我亲爸爸……（果然这一声生了效，群猴哑然）我的亲爸爸就是美国人，这你们总没的说了吧！

〔众默然有顷，马洋洋自得。〕

康 （无可奈何地）看不出，阁下倒是个杂种啊！

钱 (余怒未息)这末着,孙镇长,投我的票,咱们现钱交易,我出你十万——

马 (立刻接下去)十五万!

玛 二十一万!

康 二十七万五千!

钱 四十万!

马 (冷冷地)四十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块五毛!

康 四十万五千!

玛 八十万!

钱 一百,他妈的一百万!

玛 一百一!

钱 一百二,娘卖屁,老子索性加到二百万!二百万!怎么样?

〔众默然。〕

冯 二百万就二百万吧,有什么法子呢!

康 (尤图困兽之戏,急忙签了一张支票)这儿是张支票,表妹,你先拿着。

马 支票多麻烦,我这儿付现款。(一捆一捆的从皮包里掏出来)

玛 我付金条!这年头法币一天一个行市,比草纸都不如,金条,保险!

钱 他妈的老子付美钞,刮刮叫的美国钞票!

冯 美钞就美钞吧,真难为情死啦!

康 (已经捺不住怒火了)你他妈拿钱买,我告发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孔家门里的事,把全中国的钱都括进你们孔家的荷包里去了!务矢兄,我们联合打倒他,他妈的官僚资本!

马 (也没好气)得了吧,你也不是什么好货,还冒充人家的表哥,什么东西!

康 (大怒)你骂我,你也配骂我?你们CC分子,仅武汉一处,就发了接收财三十三万万——

马 你三青团呢,卖鸦片一百七十七箱,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康 你们的头子陈立夫是党国的罪魁祸首!

马 你们的陈诚是和尚养的！  
康 怪不得你叫务矢简直是无耻已极！  
马 你呢，你哪儿是公侯，简直是母猴乱咬！  
康 你的姨妈是个尼姑！  
马 你的祖老太爷偷过人！  
康 你贪污——  
马 你腐化——  
康 你——  
马 你——  
康 （冷不防一个嘴巴）打你个婊子禽的！  
马 你打人，你——

〔二人扭在一团。

钱 打起来了。（顺手给玛瑞一巴掌，斗了上去）  
玛 （大喊）干什么，又没有惹你！  
孙 这何苦呢，自己人，都是同胞，这何苦呢？（落在角落上，蹲下）  
玛 （越想越气，跑去抱住冯，哭了起来）欺负一个小姑娘呀，啊，啊，  
啊……

〔其时，马、康二人已打成一团。

〔钱叫喊，像看足球赛的拉拉队一样，助威。

钱 打的好，重一点……眼睛上……好……左边……左边……

〔康翻过一个沙发。马扑过去，才要骑在康身上痛播，康忽翻起，拔出手枪。

康 枪毙你！

马 （不无疑惶）你敢，……我……我立夫先生的人……你敢！

康 （犹豫）我……

马 （他一犹豫，他的胆就壮了）看你今天枪毙我，给你，给你——

康 （愤然向天空放了一枪）

〔妇女惊叫。

〔钱急跳到桌子上。

康 (悠然,吹一吹枪口,把枪放入衣袋)我枪毙你的灵魂!

〔警察急上。〕

警 这儿出了什么事?

马 没你的事,我们都是国民党,一个系统的!

警 一个系统,为什么还要吵吵闹闹,弄的鼻青脸肿的!

冯 (灵机一动)没什么,他们在闹着玩,耍猴戏呢!

〔众人急作猴戏状。〕

警 耍猴戏?……

——幕徐徐闭——

——作者写于一九四六年十月。

选自《群猴》光华书店一九四八年九月初版本



## 反“翻把”斗争

(独幕剧)

李之华

**人物** (以登场先后为序)

孙林阁 五十余岁，地主，恶霸。

刘二嫂 二十六岁，刘振东的老婆。

刘振东 二十九岁，农会主任。

赵广明 六十二岁。

马奎五 三十五岁，狗腿子。

范永和 二十六岁，武装自卫队队长。

陈德福 五十九岁。

王占奎 三十二岁。

尹宽 四十岁。

杨福 三十岁。

张凤山 二十八岁。

方同志 三十二岁。

群众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时间** 一九四六年，秋天，某日黄昏后。

**地点** 东北解放区，某地。

**布景** 舞台左面斜露出一间小屋(俗称“小马架”)的前脸儿，山墙

上有一窗一门，靠后的屋墙角下，伸出一截烟囱脖子，联接着竖立起一个比屋檐还高的大烟囱。屋前堆着一堆柴火，放着一个“爬犁”。窗户烟囱之间，拴着几条绳子，绳上晾着许多绿白菜，加上门旁挂着那几串红辣椒，显出秋收时候的景色。

舞台右面远处露出一断秫秸篱笆——那是另外一家。

天像清水似的，月光分外明亮。

[开幕时，屋里透出微弱的灯光，远处传来狗咬的声音。片刻，孙林阁偷偷地由左后上，他走到烟囱前面，听屋里的动静，突然，“扑”地一下屋里灯光灭了，屋门“呀呀”地开开，刘二嫂（刘振东妻）拿着簸箕由门里出来，孙林阁打算藏躲已来不及，他索性装作没事人儿似的走过来。

**孙林阁**（以下简称孙）干啥去呀？

**刘二嫂**（以下简称刘妻）推了几升包米楂子，回家来取簸箕。（一眼看见晾着白菜的绳子有一根断了）也不知道是谁把绳子给“整”断啦！（锁上门，放下簸箕，走过去接那根断了的绳子）

**孙** 这大月亮地儿正好推碾子。你们掌柜的呢？

**刘妻** 他，见天见三星儿没落就爬起来走啦，下晚黑间半夜才回来，整天不着家。

**孙** 当了农会主任，连家也撂啦？

**刘妻** 嗯哪。

**孙** 你们包米楂子是吃一点儿“整”一点儿呀？

**刘妻** 那可是不。家里啥事儿都是我个人的活儿，挑水，做饭，割庄稼，还拉拔着一个满炕爬的小小子，哪有个整工夫，不现吃现“整”怎的？

**孙** 叫我说你们呀——真是有福不会享！他当着个农会主任，派个人割庄稼，派个车拉回来，派个牲口打打场，舌头尖儿一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谁敢不去？只要吱一声儿，就等着擎现成儿的不好？

**刘妻** 叫我们掌柜的借着当主任，个人硬派差，那事他作不出。这不，今儿王全的地拉完了，打算明儿把车摘兑给我们使唤一天，我们掌柜的还说“先尽着给别人拉”呐。

**孙** 这大月亮地儿，正好下晚黑间赶着拉庄稼，我那两辆大车到省里去啦，两个“熊”老板子，去了就不惦着回来！我车要是在家，你们那点儿庄稼，捎带手儿就给你们带回来了，这不，我个人种的那几十垧地，上次清算会给我留下二十垧，我还一点儿没拉，都搁在地里撂着呐。（边说边由右前下）

**刘妻**（没答理，瞪孙一眼。已把绳子接好，把掉在地上的白菜也都搭在绳上了。见孙走远）谁领你那份儿空人情！（拿起簸箕，欲走，屋里小孩哭了又返回，扒着窗户）等着吧，灶火炕里烧着土豆子呐，一忽儿妈回来喂你。（孩子真听话，不哭了）这小崽儿，真累人！（由左后下）

〔孙林阁又由原路回来，走到烟囱那儿，看刘妻走远了，回身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由于他的神经过于紧张，把布包里的东西掉出来了——原来是子弹——他没有弯腰去拾，先往四周围看了一下，见没有人，才把地上的子弹拾起来，包好。突然屋里小孩哭了，吓了他一跳，他心虚地不敢多停留，赶快把子弹包儿塞到柴火堆里。〕

**孙**（对窗户切齿地）小王八犊子，我一刀削你八瓣儿！（见那边有人来了，他偷偷地由左前下）

〔小孩哭声渐止。〕

〔刘振东背着个空口袋，由右后上，赵广明紧随上。〕

**赵广明**（以下称赵）刘主任你说孙林阁他是人不是人？我给他“楞青”；讲好了他出牲口我出人，打粮对半儿劈，到这工夫庄稼割倒了，他不搁车拉！

**刘振东**（以下简称刘）别着急，咱们到屋里核计核计，有得是办法跟他讲理。（拉门，没拉开，一看）嗯？锁上门出去了，天这么晚，黑灯瞎火的上哪疙瘩儿去啦？（对赵）咱们等她回来拿钥匙开门，先在这

月亮地儿里核计核计。

赵 今儿十四，明儿十五，后儿就是“霜降”，别看这么好的月亮，交了节气，一阵北风，“唰”地一下子就变天，一场大雪把庄稼“捂”到地里，叫我可怎“整”？

刘 你找过他，他怎说呢？

赵 他说的那个话呀，还不抵个屁有味儿呢？他说：（学着孙的语调）“可我那两辆车都到省里去了嘛！我个人那些庄稼还都搁在地里摆着呐，你‘榜青’的那两晌地急个啥？一趟趟地找我，也不嫌个续繁！”你听听这像人话吗？

刘 听了以后你说啥？

赵 我说啥，憋着气回来呗。我个人对他算是“没制”。

刘 这小子，到今儿还欺负咱们穷人！上次工作团来，大伙儿清算周万芳，倒挺带劲；对孙林阁呢，就是十来个人说话，虽说他嘴上上认可包赔，可是到了儿没把他“整”低了头。

赵 周万芳一家子全部燎“跑”啦，大伙儿敢说话。孙林阁光把东西捣腾出去，人可到了儿没离屯。你忘记人常说那句话：“死了的老虎，人还不敢上前呢！”他早先害人太“邪唬”（厉害）啦。不用说别的，就拿我那小孩子说吧：一听见孙林阁在窗户外咳嗽，警察的洋刀鞘子碰着皮鞋哗哗啦啦的响，吓得就奇哭乱喊“听”叫唤！

刘 几岁小孩儿也知道，屯长领着警察上门，没好事儿。

赵 不是打就是骂，不是要这就是要那。

刘 他拿人不当人的事可多呢。那年我给他扛大活当“劳金”，也是这秋收的时候，把谷子在场园里轧完啦，起了场堆成堆，没风不能颪，“打头的”领着我们十几个“劳金”，正在拾夺谷草，孙林阁领着王警长去啦……

赵 对，王警长，大个子，打人可“邪唬”！

刘 孙林阁一去就问：“你们‘整’那草干啥？给我‘磨洋工’呐？轧了场为啥不颪？”“打头的”说：“没风呀。”你猜孙林阁说啥？

赵 他说啥？

刘 早先也不敢给他往出说，眼下说出来，恐怕你老爷子活这么大年纪也没听说过。他说：“你们都给我跪下，脸朝东南，直溜儿跪下，求风！”

赵 求风？这小子真他妈能“整制”人！

刘 警察也过来喝唬：“跪下，跪下，并排儿跪下，别叫我费事！”“打头的”见警察要打，就先跪下了，跟着一个个的跪下，临到我，我没跪，警察问我：“你跪不跪？”我没吱声儿，他“啪”“啪”就打我两个大嘴巴子，疼得我抬手一“捂”脸，他说：“把手搭拉下来，站直溜儿地！”我刚把手往下一撂，“啪”“啪”又是两个大嘴巴子：“你磕啦盖儿硬是怎的，你不跪？你磕啦盖儿硬的怎的，你不跪？”“啪啪”一个劲乱打，我心里说：“你打死我也不跪！”以后他拔出刀来砍了我两刀背，我拿胳膊一挡，砍到我手脖子上了，你看，到现在我这只手不听使唤。

赵 到了儿你没跪？

刘 没跪。这事儿你问那年给孙林阁扛大活的都知道。

赵 唔，对了，我家你大兄弟参加会回来学说，孙林阁罚“劳金”的跪，敢情是这么回事。

刘 那天在大会上你家我大兄弟没吱声儿，他要是说了话，孙林阁就不敢跟你“耍熊”啦。

赵 那你说我这事，现在怎“整”呢？

刘 孙林阁包赔出来的青苗，今儿我给小户调兑了大车，有人敢往家拉了。有人敢惹他就好办。

赵 我们那趟街，单蹦个儿不敢惹他，可是凑合到一块堆儿就短不了骂他。

刘 那就行。

赵 你说行？可是他把车“整”远啦，老也不回来。

刘 没“整”远。他那辆车，一辆“花轱辘”一辆“大辘子”，三个骡子四个马，搭他那小马崽儿，都在柳树沟他小舅子家呢，说啥也得叫他“整”回来，不但叫他拉你“楞青”的庄稼，还得叫他交出包赔的三匹

牲口呢。

赵 听说他打算“耍熊”，三匹牲口不交，地照也不交。

刘 地照交了一个五十垧的，还有一个六十垧的没交。前儿我在肖家屯见着方同志，他说过两天再开个大会，当场跟他要“照”。

赵 这小子太可恶，我个人对他算是没“制”。

〔刘妻由左后上，她背着麻袋，里面装着包米楂子，拿着条帚、簸箕。〕

刘 （对妻）干啥去啦？天这么晚才回来？

刘妻 没看着吗？眼睛管干啥的？还问？（对赵）老叔，吃了饭啦？

赵 早吃啦。

刘妻 老叔，你刚才说对谁没“制”？

刘 （代答）孙林阁呗。

刘妻 你大声吵呼啥？刚才我回家取簸箕，看见他才打这疙瘩儿往东去。备不住他还兴转回来，叫他听见，又说咱们嘀咕他啦。

刘 他听见怕啥？早先怕他，眼下还怕他？

刘妻 刚才他又送空人情，他说他车要是不去省里，还要帮咱们拉庄稼呢。

刘 他那叫瞎扯淡！黄皮子给鸡拜年——没安着好心。你推的是包米楂子？正好，先搁到这疙瘩吧。这是多少哇？

刘妻 个人推着吃，我没“约”（念“么”）。

赵 我估量着哇，有四升，不信，你就“约约”试巴试巴我的眼力。

刘 到屋里把升拿来！

刘妻 闲着没事儿估捣他干啥？有多少算多少呗。

刘 你拿来吧！

〔刘妻进屋。〕

赵 你真要“约约”给老叔找个下不来台？

刘 叻，你说的咧，那哪能呢？我打算给老吕头调兑二升去，这不是你看见了，我打老吕头家里拿出来的口袋？

〔刘妻拿着升，由屋里出来。〕

刘妻 我累得“盼儿盼儿”地刚推回来，个人家里还没吃，就先给别人“整”去？

赵 这就叫“先公后私”嘛，要不大伙儿怎没个不赞成他的呢？

刘 老叔可别这么说，这是赶巧儿家有现成的，要没有还不得到别人家调兑去？

刘妻 要“整”给人家，你个人推去！

刘 我明儿就去推。

刘妻 明儿推，明儿再“整”！

刘 明儿“整”就不赶趟儿啦。陈粮吃完了，新粮没打下，明儿就没啥下锅，他家“老二”参加了警卫队，“老大”前儿又病了，就剩下一个不能动弹的老爷子，你叫他怎“整”？真格的咧，有了农民会，还能叫屯里穷人挨饿？

刘妻 看你“整”撒啦，交我“整”。你去吃饭吧，锅里有楂子粥，还热热儿的。

刘 我待会儿再吃。这口袋漏了，你拿针线给缝一缝。

〔刘妻进屋。〕

赵 听说吕贵打警卫队上捎回家信来啦。

刘 是他个人亲笔写的，有人念给老吕头听，把个老爷子乐得闭不上嘴儿，两手直捋胡子。早先吕贵还不是跟我一样：“斗大的字才认识八升”。

〔刘妻由屋里出来，拿针线缝口袋。〕

刘妻 人家吕贵“斗大的字才认识八升”，你是“升大的字才认识一合”，看看人家看看你。

刘 警卫队上的教育好呵。你不用拿话“可耻”（念“磕衬”）我，入冬儿我就学习，认字，念书。咱们在字眼儿上也要翻身嘛！

〔马奎五由左后上，他穿着一件大氅。〕

马奎五（以下简称马）唠扯啥呐？兄弟你打算认字？念书？那好办！哥哥我别的上头不及你，要讲到字眼儿上，小时候仗着祖先留下点家底儿，喝过几年墨水子，教“学”不行，教你可还行。

刘 好，一言为定。入冬儿我就跟你学认字。

马 你有真心学，我就有真心教。

刘妻 你那点儿“才学”还教人呢！

马 叻，别看“才学”不大，一百垧地的文书我都替人家写过，当过代字人，吃过白肉片儿。就说那年“满洲国”抓我的劳工没抓着，我一蹶，蹶到牡丹江，仗着认得几个字儿，你说没混好吧，可也没撂在外边。

赵 “识文断字”用得正了比啥都好，用得不正比啥都坏。

马 老叔你不用说那话，马奎五没替人家写过“离婚呈子”。

刘 老叔，你刚才跟我提的那事，这么的吧：你把你们小组的会员，找到你家隔壁老王头家去，我跟咱们副主任（指马）一忽儿把那小子找上，随后就去。咱们大伙儿跟他当面讲理，叫他明儿定规把车马“整”回来给他拉庄稼。

赵 就这么的吧。（欲下，嘴里叨唠着）反正我给他“楞青”算是“倒”了“血霉”啦！我们爷儿俩一年的工夫都搭进去了，还不抵给别人扛大活吃“劳金”呢。他他妈的太苛扣人啦。

马 老叔，先别走。（明知故问）说的是谁呀？

赵 那个主儿呗。

马 （对刘）谁？

刘 你心思心思，这屯里除了孙林阁谁还作得出来那没屁眼子的事！

马 （装作忽然才明白）唔，他呀，那你一点儿也不用着急，他个人的地都还没拉呢，你急啥？

赵 我是怕“捂”了雪呀！

马 他那么多地都不怕，你一垧两垧的怕个啥？

刘 （对马）你当着农会副主任，怎跟孙林阁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呢？那天在他家喝醉了，今儿还没醒酒吧？

马 我在老孙家就喝过一盅酒，你老提老提也不嫌个续繁！

刘 你们那趟街的小户，敢不敢去拉老孙家包赔的青苗呀？

马 你操那心干啥？拉不拉是他们个人的事，再说庄稼也没长翅膀儿，搁在地里也飞不了。



赵 (听马说的话觉得有点不对头)那你们说我的事到底还跟他办呢不办呢?

刘 定规办,你快去找人吧。

马 老叔,你先别走。

刘 天不早啦,叫老叔快去找人吧。一忽儿咱俩去找孙林阁,我把详细唠给你听。

马 有别的事儿。

刘 那你们唠扯,别耽误了开会,我送包米糇子去,不远遛儿。

马 你也别走。

刘 干啥?

马 有要紧事嘛!

刘 有啥要紧事呀!

马 (故作正经)这不当着老叔在这疙瘩儿,说是上次工作团来,咱们清算周屯长是我领头儿打的头一炮,为后又清算了老孙家,眼下你当着主任,我当着副主任,把咱们屯里的农民会,“整”得说不上太好吧,可也不算坏。

刘 那要靠大伙儿扶帮,光咱们干部耍光杆儿,啥事也“整”不好。

马 你不用说那些个,听我跟你讲,论能耐(能为)呢,我不及你高,论年纪呢,你可不及我大。说是皆因这些个缘由,哥哥我有句“肺腑之言”,要对你表示表示:说是咱们为干部的,是最早开的脑筋,里儿面儿应该一样啊,如若是面儿上说替穷人办事,背地后里再作那“不法的行为”,可就要应验那句成语:“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转对赵)老叔你说是不是?

赵 对,对,这才真格的话咧。

刘 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呢?

马 兄弟你虽说是眼看快满三十的人啦,可是跟哥哥我比起来你还年轻呀,备不住就兴有个一时糊涂,一步走差,如若是朝着差道儿趟下去,可就十分危险呐!(转对赵)老叔你说是不是?

刘 别绕弯儿了,我是个直统子,照直说吧。

马 你别着忙，哥哥的话要当着老叔的面跟你讲到家。你要有那干啥的事，趁早儿跟我说，哥哥能替你维持，三分减成两分，两分减成一分，别等为后捣腾出来，叫人家说哥哥我跟你有啥过意不去的地场，故意“闪”你的“台子”。

刘 到底啥事？你说的这些话我不懂，老叔你懂吗？

赵 我也不懂。

马 (对刘)不用装糊涂，你的事你知道，我要冷丁地(突然地)说出来，你脸上不好看，也叫哥哥我跟着你“坐蜡”，还是你个人先说。

刘 你要我说啥呀？这不当着老叔说，我有事我顶着，绝不能叫你“沾包儿”(受连累)“坐蜡”。

马 老叔你又听见了，他逼我把事挑明。那么我告诉你，有人往我手里递了“黑呈子”，告你！

[刘妻在马刘赵说话时，把包米糠口袋、升等拾掇到屋里，此时听说有人告了，由屋里出来。

刘 告我啥？

马 告你通胡子，家里私藏枪子子！

刘 这才是瞎扯淡呢，我家哪疙瘩儿来的枪子子？我给咱们屯武装自卫队掏换枪子子还掏换不着呐。

赵 刘振东可不是干那个的人，我管保他不能“整”那个。

马 老叔，你可别乱插话，听我问问他：(对刘)昨儿你老丈人来你家没有？

刘 来啦，随后又走啦，你问这干啥？

马 说是你老丈人常往胡子队儿上“整”枪子子，经你倒手，昨儿他又拿来十几“联儿”(排)藏在你家里。

刘 这谣言造的倒挺圆全啊。

刘妻 我们娘家老爷子，也不是那种人呀，他那能？他……

刘 (拦住刘妻的话)你先别扯那些个。(对马)是谁告的我，我顶着找他打官司。

马 “黑”呈子嘛，哪还有人名儿。

刘 拿给我看看。

马 (从大氅兜里掏出“黑呈子”)这不就是,上边写得明白。(递给刘)

刘 (接过来)这张纸儿是谁递到你手里的呀?

马 那我也说不上啊。

刘 谁递给你的你说不上?

马 哟,这我还能撒谎?晌午头上,我把大氅脱了搁到农民会,为后我看杂人很多,怕丢了又穿起来,伸手一摸兜儿!呃,就掏出来啦。

刘 你怎不早跟我说?

马 (有点窘)我,我,我这跟你说也不晚呀?

刘 你信这谣言不信?

马 你说信吧,可我也没亲眼见,你说不信吧,可他又说的有根有底儿。

赵 耳听为虚,眼见是实。

马 老叔,咱们要是把话再说回来呢,说是谁“整”这种事叫人看见呀?

刘 听你这话好像有点信不着我,我刘振东在这屯住的又不是三年五年,我坐地儿在这疙瘩儿长大的,我打小时候给人家放猪,为后当“半拉子”(顶半个成人工价)扛大活,没作过一件昧良心的事,全屯都知道我。再说眼下穷人举起胳膊选我当农会主任,就绰比爹娘拉拔孩子长大成人,要是反过手来害苦穷人,就绰比打爹骂娘,满打着有人死逼着我干,我认了掉脑袋也不能昧良心!

刘妻 我娘家老爹,那么大年纪了,是个“喉吧”(气喘)迈步离不开拐棍儿,走不远退儿就得坐下歇歇腿,他能“整”那个吗?他耳又聋眼又花,你把枪子子搁到他手里,他两手哆哆嗦嗦连数也“数”不过来呀,你说他能“整”那个吗?

[刘和刘妻心里又急又气,大声叫呼,引了一些人来,有范永和,陈德福,群众甲、乙、丙、丁:这正是马心里所高兴的。

马 我还没干啥呢,你们两口子就吵,吵,吵!我连一点边儿也不沾呀,我马奎五跟你刘振东没仇没恨,你这不是存心跟我要完了猴儿“耍熊”吗?

[孙林阁也在别人不注意时上,在烟囱后边听声儿。

- 刘 我怎跟你“耍熊”啦？还有人害我，还不兴我说话吗？
- 赵 得啦得啦，别吵呼啦，（对刘）你也别着急。
- 刘 我着啥急呢？
- 赵 （对马）你也别上火儿。
- 马 我上啥火儿呢？
- 赵 对，有话慢慢说，这不街坊邻居都在这疙瘩儿。
- 群丙 （他叫王世才，是个跳过“二神”的）你们一正一副有啥不好商量的，吵啥呢？
- 范永和 （以下简称范）咱们都是农会干部，你两是头行人儿，吵起来多不好看。
- 陈德福 （以下简称陈）年轻人都爱上火儿，像我跟老赵头绝吵不起来，没那么大嗓门儿也没那么大气力。
- 群众 （你一言我一语地）为啥事儿呀？……有话慢慢说……吵啥呢？有啥不得了的事呀？
- 马 （神里神气地）你们户下都到了，正好，你们不来我也要打发人去叫你们。我要当着大伙儿讲说讲说这里边的缘由：说是我马奎五跟你刘振东一没冤仇二没恨，说是皆因我比你大几岁，见面你叫我声大哥，说是皆因你比我小几岁，见面我叫你声兄弟，我比你大，不拘啥事儿处口我要让你三分，你比我小，你就是有些干啥，我也不好开口……
- 刘 那些话你就别说啦，人家街坊邻居都想早些知道是为啥事儿。
- 群众 对，对，刘主任，你说吧，为啥事儿？
- 刘 他说他接到一个“黑呈子”，告我们老丈人常往胡子队儿上“整”枪子子，经我倒手，昨儿又藏在我家十几“联儿”，让大伙儿说我能“整”那个事吗？
- 刘婁 （急，抢说）我娘家老爹“老实巴交”多半辈子，他那能……
- 刘 （拦住她的话）你先别说，叫大伙儿说。
- 范 我保管刘振东不能“整”那个就是啦，（对刘）你要“整”那个我这自卫队长早不答应你啦。

陈 他老丈人我知道，早先在咱们屯住过，我常跟他闲唠嗑儿，地道老庄稼人。

群众 成天见面谁还不知道谁？刘振东哪能“整”那事儿呢？……他老丈人也不能呀……这是谁这么胡造谣言呀？

马 事情已经挑明啦，听我给你们各户下开说几句！说是眼下咱们穷人翻身啦，办公事不能像“满洲国”那些汉奸走狗，咱们讲的是一句“大公无私”，说是人家就告到我手下，我就不能不“以公治公”，到那时候，别管你这枪子子是有，是没有，咱们……

刘 对，看看到底是有没有，反正我这心也没法掏出来看，你翻吧！

刘妻 对，翻吧，翻不出来也好明明我们的心。

马 （作给人看地）这是公事，你可别说我太干啥，要讲私交，咱们哥儿俩对面可没红过脸儿。

刘 啥话也别说了，翻吧！我求求街坊邻居叔叔大爷哥哥兄弟信得着我的都别走，亲眼看着翻，作个见证。

群众 不走，不走，那哪能走呢？

马 （突然变脸）好，那么就翻！翻呀！（好像命令别人，但是没人动手）范永和，这是你为队长的责任，你怎不听我的命令呀？你打算跟他“沾包儿”是怎的？

范 （不耐烦地）把他的“小马架”刨倒，再挖下三尺深去也翻不出来呀？我“沾”啥“包儿”呢？（走进屋去翻）

马 你们为队员的也动手呀！

〔群甲、群乙也随范奔屋里走。〕

马 别都到屋里去翻。（拦住群甲）你在外边翻！

〔群乙进屋。群甲在外边翻，他应付地拨开柴火堆，露出个布包来。〕

马 （早就拿眼盼着这一下）那是啥？拿给我看！

〔群甲拿过布包，交给马。〕

马 （打开布包）这不是枪子子这是啥？（送到刘面前）你看看这是啥？

〔刘振东想不到真翻出了子弹，突然像被人用力打了一闷棍，

脑袋里边嗡嗡地响，两颗眼珠胀得要爆出来，一时意识模糊，呆在那里。

〔众人也楞住了，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都想走过来仔细看看。

〔范永和、群乙，由屋里走出。走到马面前去看。

马 (对范)你看这是啥?(捧着子弹到众人面前)你们都仔细看看这是啥?

〔众人好像有些怀疑是假的，有的人还用手摸了摸。孙林阁这时也走过来看。

孙 (拿起一排子弹)这是“三八”子弹，这子弹才难掏换呢!(又把子弹放到马手里)

范 (对群甲)真是打柴火堆里翻出来的吗?

群甲 嗯哪。

马 好哇，你当着农会主任，勾通胡子，私藏子弹，“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要不是“以公治公”，差点跟你“沾包儿”。你们户下说，怎么办?说，说，说呀!

群乙 也没碰到过这种事，谁知道怎么办呢?

群丙 是呀，你们当头行人的说呗。

刘妻 马大哥，我们屈呀!要说这枪子子是我们藏的可真屈我们的心呀!

马 在你们柴火里藏着，不是你们的是谁的?

刘妻 马大哥，全仗着你给“坐情”，我们实在屈呀，马大哥，我求求你……马大哥，我求求你……(几乎哭出声来，就要给马跪下了)

〔小孩在屋里哭起来。

刘 (对刘妻)滚开!别在我眼前丢人!去，去，去!屋里去!不去我接死你!(赶上前去举手要打)去!去!

〔刘妻被迫进屋。

马 怎的?你还那么硬气?(对范)把他绑起来!

刘 你不用绑，我跑不了。你叫我跑我还不跑呐。

群众 还绑于啥呢？……我们保着他……他不能跑我们保他不跑就是啦。……

马 人心隔肚皮，谁知道谁是啥心思？刚才你们还说没藏枪子子，翻出来的这叫啥玩意儿呀？

刘 好，范永和，你不用干啥……你把我绑起来。（扯一根晾白菜的绳子交给范）谁叫绑上的为后叫他亲手给我解开！

马 （对范）绑起来！出了啥事，有人顶着。

〔范把刘绑上。〕

马 （对群乙）把他（指刘）搁到农民会小西屋里，看起来，交你看守，放跑了朝你说。明儿早晨再叫工作团“办”他。

刘 各位叔叔大爷哥哥兄弟，我的事，咱们政府工作团定规能把我的冤枉洗清，可是明儿我这一走，也不定三天五天十天半月才能回来，我家里求大家多照顾。

群众 那没说的，你放心吧！就盼你能早些回来。

刘 给老吕头调兑的苞米糇子谁给他送去？他明儿还等着吃呐。

赵 这事我摸底，我给他送去，不远退儿。

〔刘妻由屋里出来。〕

刘妻 你还没吃饭呐，吃点再走。

刘 我不饿。

〔刘、群乙由右后下，赵背包米糇子口袋由右前下。群众零散欲下。〕

马 别走，别走，没叫你们走你们就走？回来回来！

陈 还干啥？

马 开会。

范 开啥会？

马 开农民会。（对群丁）去，吆吼他们在农民会的各户下，到这疙瘩儿来开会，一户一个人。

群丁 在农民会的都到这疙瘩来开会喽！（吆吼着下）

范 全屯在农民会的七十多人。他个人哪儿跑得过来，再搁个人去吆吼

吧。

马 吆吼几声，来就来，不来就算啦。谁不来，赶明儿再“训”（念“熊”）他们。

〔范走进屋。马站到“爬犁”上边。尹宽、杨福、张凤山、王占奎，陆续来参加会。〕

马（对刘妻）你还在这疙瘩干啥？你一个妇道，开会没你说话的必要！

〔刘妻进屋。范由屋里点燃一根麻秆走出来，对在场的人，挨个的脸上照。〕

尹宽（以下简称尹）你仔细照照我，不是来“爬底沟儿”的。

杨福（以下简称杨）连我都看不出来？不是来“听声儿”的。

张凤山（以下简称张）哈哈不用照，不是“狗腿儿”。

〔范照到孙林阁面前了。〕

马 你那是干啥？

范 我看看有没有不在咱们农民会的，有没有狗腿儿，来“听声儿”来“爬底沟儿”，要是有的，我就拿筷子把他像挟苍蝇一样的挟出去！

马（由“爬犁”上跳下来，跑到范面前，一口把火亮吹灭）这大月亮地儿还看不清吗？这是孙林阁，今儿开会有他说话的必要。

范 咱们农民会的规矩……

马 改啦！

范 那可是你说的。

马（站到“爬犁”上）啥时候啦？（看手表）几点啦？（对范）把麻秆再点着！

范 你不是不叫点吗？又点干啥？（生气地进屋）

马 月光光儿里看不清手表，点上看看是几点几刻零几分，再等两分钟就不等啦。

〔群丁上。群戊、己、庚随上。范点着麻秆出来。〕

群丁 有的人都睡觉啦，叫不来。

马 两分钟过去了，不等啦，开会。

〔范气得把麻秆摔灭。〕



马 都别吱声儿，你们好生听着，听我给你们户下演说演说，开开你们的脑筋。说是皆因刘振东，他，面儿上当个农会主任，背地后里通胡子，私藏子弹，犯了律条儿，管谁说啥，咱们农民会的主任，高低是不能再搁他当啦，咱们开会撤换他，我喊一声：“撤换刘振东的主任！”大伙儿跟着我喊“赞成”（大声喊）撤换刘振东的主任！

〔在场的没一个人吱声儿，沉默。

马 你们怎没一个人吱声儿呀？我说你们呀，还是“满洲国”的脑筋，开会不吱声儿。吱声儿！快吱声儿！

〔赵广明给老吕头送包米糠子回来，恰巧正碰上马在“训”大伙儿。他分开众人走上前来。

赵 马主任，都不吱声儿我吱声儿，我说说。

马 好，老赵头说。

赵 这不当着孙林阁，我给他“楞青”，春间天讲好他出牲口我出人，打粮对半劈，眼下庄稼割倒了他不搁车拉，你们替我核计核计叫他怎么办？

群众 叫他给拉……不给拉不行……定规叫他拉……不拉还行？……

马 别吵吵，别吵吵！这事没有你们说话的必要！叫你们说话的时候不吱声儿，这忽儿又吵吵吵！（对赵）你不听我刚才说的啥，冷丁地就“周”出你的话来？

赵 刘主任刚才不是跟你核计着，叫我在会上提，大伙儿跟孙林阁讲理吗？

马 啥刘主任刘主任的？他已经犯了律条儿，你不是亲眼看见的吗？真是越老越没记性。没有你说话的必要！

赵 （垂头丧气地自己叨咕）交了节气一变天，大雪把庄稼“捂”到地里，就都白“瞎”啦！

马 去，去，别在这疙瘩叨咕这个，你还有啥要说的？

赵 别的我一句也没有。

马 没有，回家睡觉去。

〔赵嘴里咕噜着什么下。

马 刘振东犯了律条儿，高低不能再搁他当主任。得提另选一个，你们大伙儿提，搁谁？你们不提，我提一个人，搁王占奎，大伙儿赞成不赞成？

〔全场还是没人吱声儿，沉默。

王占奎（以下称王）马主任，我打外屯搬来还不到两年，这屯啥事我也不摸底呀。你把主任搁到我头上，这简直是“逼着公鸡下蛋”，我哪儿办得到哇？

马 选你的时候，你个人说了算是怎的？

王 我是说……

马（顶回王的话）没你说话的必要！（对众）你们像听戏叫好儿似的，齐呼啦的喊一声“赞成”，他不就推不掉了吗？

王 我不行，我真是办不了……

马 你们怎不喊“赞成”？真是“满洲国”的脑筋！

范 照我说呀，这么的：刚才翻出来的枪子子是不是刘振东的还说不定准儿，等追究出来着实是他的，咱们再提另选也不晚，眼下就先不用撤换。

马 你说的是啥话？在他柴火堆里翻出来，不是他的是谁的？你这为队长的事先没追究还有罪呐。你再替他“捂盖”，更要大大的“沾包儿”，没你说话的必要！（发现没人注意听他的话，都在议论，怀疑刘藏枪子子的事）你们别私下里咕咕。怎么的？赞成不赞成王占奎当主任？要不我再提一个人，两个里边挑选一个，我提王世才。

群丙 哎呀，马主任呀，我早先是个跳“二神”的，上次工作团来我才“坦白”，你把主任搁到我头上，人家提起来不但我脸上不好看，全屯都跟着……

马 没有你说话的必要！（对众）你们在两个里边挑一个，搁谁？

群丙 马主任呀，你别难为我啦，我当面跪下给你磕一个都使得。

马 大伙儿说了算，又不是我硬搁你头上的。（对众）两个里边挑一个，快吱声儿！

〔群辛（群丙王世才的妻，跳过“大神”，外号“大红梨”）叫喊声

(由远而近):“‘呛’(吃)饱了就跑出去乱串去啦,叫我全屯找遍了都找不着他,找着他我痛快儿地‘训’(念熊)他一顿!”

群众 王大神儿来啦……没听见她叫呼吗?……是她……大红梨来啦……大神儿找二神来啦。

范 王世才,等着挨“训”(念“熊”)吧,来啦来啦……

群丙 马主任,“我们屋里的”找我来啦,定规有要紧事,我得回家去。  
(站起要走)

马 不兴走!会没开完就走?

[群辛上。

群辛 (发现王世才)好哇,我全屯找遍了没见你的影儿,你敢情跑到这疙瘩儿猫着来啦!走!回去!到家再跟你算账。走!

马 你那是干啥?

群辛 叫我们掌柜的回家去。

马 会没开完,不兴他回去。

群辛 开啥会?

马 要紧的会。刘振东私藏枪子子,撤换他的主任。

群辛 我不信你那瞎扯淡。(拉群丙)走!

马 不兴走!

群辛 家里来戚(念“且”)啦,为啥不兴走?

群丙 别说啦,你先回去吧!

马 你搅闹会场,不行!

群辛 不行你把我怎么的?穿着个大鳖,站得高高儿的,你看美得你!老妈儿坐飞机——你美上天啦!

马 你敢再说?你嘴里要是不干不净的乱扯,我处罚你!

群辛 你说啥?

群丙 你走吧,你走吧!

群辛 我不走,听我问问他,(对马)你搁啥罪名处罚我?

马 你,你,你跳大神儿。

群辛 哎呀,吓我一大跳,吓的我心口儿扑通扑通的。我早“坦白”过了,

啥“狐、黄、白、柳、灰”的，我眼下不供那些玩意儿，我把鼓扯破啦，香炉碗子砸两半儿啦，你又不是不知道。

马 在屯里“坦白”不行，要搁你到区上去“坦白”。

群辛 你还嫌我没把我师傅“坦白”出来是怎的？“跳大神不用本儿，合辙押韵就是曲儿”，是谁教给我的？偷偷把香头儿搁在嘴里嚼烂，假装念咒吹气，吐到手心里，两手乱撮，撮成圆球儿，说的神儿取来啦，这又是谁教给我的？这不是你马奎五教的是谁？

马（狼狈）我打牡丹江回来就不跳神了，你还扯这些干啥？

群辛 你要我扯嘛！

群丙 你走吧，你走吧！

群辛 走，走，跟我走！我家里有事，没闲空儿，要不，咱们就把口袋翻过来，抖落抖落口袋底儿，把零七八碎的东西都给“搁”出来，叫你这主任就当不成。（推群丙同下）

〔马狼狈不堪，两眼发直，目送群辛、群丙下。忽又听到群辛的声音：

〔群辛声：“你看他‘条帚疙瘩带草帽儿’也算个人咧！”

马（气得由“爬犁”跳下）我非“整”她不可！（追群辛下）

〔全场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范 真他妈的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马奎五对“大红梨”没“制”，“大红梨”倒把马奎五给降服住啦。

陈 要按刚才这件事说，“大红梨”这个外号儿倒送的挺恰当。你们听“大红梨”刚才说的话，句句都说到节骨眼儿上了，真是又甜又脆外带有点酸！

群甲 老爷子，你怎的？想吃梨啦？

陈 啊不，不不不，我怕碰牙。我这几颗老门牙，还留着啃包米呐！

〔全场又哈哈大笑起来。马奎五上。

马 不兴乐！（显然他是没斗过“大红梨”，只得给自己“圆”个脸儿）这种人我就不屑理她！（又站到“爬犁”上去）这会开的，你们都不吱声儿，真是“满洲国”脑筋！这么的吧！孙二掌柜的，今儿你参加

会，你也可以有说话的必要，你把你那事先说说。（群众骚然）你们都好生听着！

孙（站立起来，选了一个适合以上临下的地场）各位屯邻！听我给你们各民户演讲演讲。说是自从上次工作团到咱们屯堡工作，把我清算以后，我的脑筋也开啦。你们各民户成立了农民会，我是非常非常的赞成，大大的好！不错，我孙林阁在“满洲国”时候当过几年屯长，虽说没大错处，可是对你们各民户或许呢？备不住呢？也兴呢？说不定呢？微微了了的，星星点点的，小小不言的，有些干啥的地场，上次在大会上有个提到提不到的，你们也用不着鸡毛蒜皮的再提啦。你们别总听工作团的，他们在屯里住不久，可是咱们呢，在一个屯里“处呼”的日子还长呐，谁还能敢说永远不求着谁？说是上次清算会上还给我留上廿垧地，我把牲口一卖一还“饥荒”（欠账）我也顾不上种，干脆痛快儿地都给你们，为后我也变成穷人啦，咱们都是一家人，哈哈，一家人。

马（大声喊）赞成不赞成？

〔全场没人吱声儿，沉默。〕

孙听我再给你们各户下开说开说，上次清算，个人家里种个十来垧地的民户，都没落着地。这次我拿出这二十垧地呢，先给没落着地的民户。剩下再给别人，剩不下也就那么的啦。

马（大声喊）赞成不赞成？

尹宽 赞成！

杨福 我赞成！

群戊 我上次没落着。

群己 这次应该有我一份儿。

马 还有谁要？（群众不吱声）王占奎，你呢？

王 我上次也没落着。

马 这次有你一份儿，别推着不当主任啦。

王 你问他们看我能行吗？

马 王主任领头儿劈地，赞成不赞成？

〔尹宽、杨福、群戊、群己齐喊：“赞成赞成。”〕

孙 我一百三十垧地都给你们民户啦，可有一宗儿，我当屯长也没有饿死的罪。我的生活儿呢？要靠各民户帮我维持，咱们也不用说租子不租子，为后轻不撩儿地都给我拿点粮，一百三十垧地每家也就摊个微微了了，够我一家人度生活儿就行啦。

马 那你就别说啦，眼下咱们穷人翻身嘛，还能叫你刚变成穷人的就挨饿？好，今儿咱们把刘振东撤换啦，把王占奎选上主任啦，孙二掌柜的脑筋也变过来，跟咱们穷人一心啦，散会吧！

〔群众走散，陆续由左右下。王占奎未走，孙在马耳边叽咕几句，孙转到烟窗后边去了。〕

马 张凤山，你等等再走。（对众）领地的人，今今晚黑间把木牌子“整”好，明儿劈地，王主任领着插牌子。不“整”好不行，听见了没有？

〔尹宽、杨福、群己、群庚，答应的群音：“听见了，赶趟儿，你不用操心啦！”〕

〔刘妻由屋里出来。〕

刘妻 （对马）主任，我们掌柜的还没吃晚饭，叫他回来吃饱了再去行不行？

马 他这就算蹲上“巴离子”（监）啦，不行。

刘妻 我给他送去行不行？

马 要送就快去！

〔刘妻进屋。〕

王 马主任，搁我当主任，不行，我对咱屯里啥事也不摸底呀。

马 不要紧。（低声地）有我在后边给你“支”着。

〔刘妻端着小瓦盆——盆里是糠子粥——拿着碗筷由屋里出来。锁上门。一边走一边抽噎。〕

马 到那疙瘩儿可不兴跟他乱嘀咕事儿，听见了没有？

刘妻 嗯哪！（哭出声儿来了，由右后下）

马 刚才你怎不喊赞成呢？

张凤山 （以下简称张）那喊不喊的……

马 这次的地你要不要？

张 你说刚才说的那地呀，那要不要的……

马 你别跟我那么哼儿哈的，我知道为你老婆跳井那件事，还想不完不了是不是？

张 那事完不完了不了的倒可以呀，这地我不领行吗？

孙 (在烟囱后未露面)随他便！那件事他要是敢再提，为后胡子来了，把他胳膊腿撇开，绑上大扁担，按倒在地，叫他翻身，翻不过来，就拿大棒子揍他！

马 快“整”牌子去，再别提那事。(推张走)

张 我就去“整”。(张下)

孙 (在烟囱后)王占奎。

马 占奎，过来！二掌柜的有话说。

孙 (由烟囱后边走过来)占奎兄弟，过去咱们哥儿俩虽说没打过交道，可是我看你这人挺厚道，农民会搁你当主任定规能办好。

王 我早先啥事也没办过，怕是“整”不好。

孙 我管保你“整”得好，我那三间东下屋，又宽绰又敞亮，腾出来给农民会办公。为后我再给武装队掏换几支快枪，搁在我那大院套儿里，四个墙角有炮台，要多严实有多严实。

马 对，再写个农民会的大牌子往大门口儿一挂，叫外屯的人看看王占奎办的农民会多好，多像样子！

王 就那么的。

马 你告诉他们上次没落着地的人，明儿领地，张凤山你得再催催他，碰着像他一样憋着气的人，叫他们过去的事一概别提。

王 他们要是不乐意呢？

马 带他来见我。

王 那行。(由右下)

马 二哥，你这“章程”打错啦？

孙 啥“章程”？

马 搁这么个脓包当主任，屯里啥事他也不摸底呀。

孙 我的傻弟兄，那才好呐，他处处得由着咱们摆弄。为后再分给他点好处，就是咱们的人啦。

马 二哥，你这枪子是打那疙瘩儿“整”来的呀？

孙 那你别管。事儿还得急着办，你得抢先到工作团去说话，先说先占三分理。

马 明儿我就找方同志去，我跟他能说上话。

孙 别找他。

马 怎不找他？

孙 他在咱们这东岗乡十个屯堡工作，离着不远遐儿，没等你说完他就要跑来调查。

马 刚才我拉住老赵头，叫他看看我怎样劝刘振东，为后又把大伙儿招呼来，才翻的，前前后后有人看着，就是防备工作团来调查。

孙 照我看，明儿你起个早儿，来回多走二三十里地，你亲自把刘振东送到工作团团部去，就地儿把他押起来。回屯来咱们再预备预备，叫工作团调查不出一点儿缝子。

孙 可有一宗儿，待忽儿你回家去躺在热炕头上好好寻思寻思，明儿去了可要把话说圆全，万一漏了底，押不成他，倒叫人家把你扣起来。

马 那你就别操心啦，二哥，我这回要落个“查出坏蛋，起出枪子”的功劳，求求工作团赏一支“三八”枪，扛上枪再去见见方同志，他定规把巩固咱屯农民会的工作，全托靠给我，为后他也兴就不来了。

孙 今儿的事情，你办的挺漂亮，我那手表就算送给你啦，刚才你说的话要真能作到，还是上次我说那话，咱们哥俩不分，我的家业就跟你的一样！你当主任就跟我当一样。我说话算话，就恐其兄弟你为后变了心情儿。

马 那哪能呢？二哥你把兄弟我真是看“扁啦”！这不咱们对着月亮说话！我马奎五为后要是跟二哥你变了心情儿，月亮落了跟着我睡到永远起不来！

孙 那边老远的来了个人，是谁？（转到烟囱后）

马 我看像范永和，你快走吧。



孙 叫他多派几个岗，重新换个“口令”，免得有人出屯先给工作团去送信。

马 对，你快走吧。

孙 明儿你回来咱们就撤换范永和的队长。

马 对。喂喂，“口令”？（跑过去听孙在他耳边告诉了“口令”，点点头）你快走吧！

〔孙悄悄地由左后下。〕

马 范永和，范永和，范永和！

〔范永和声：“干啥？”〕

马 快跑两步，有要紧的事。

〔范永和由右前上。〕

范 啥要紧事呀？

马 今儿黑间多派四个岗，屯里无论是谁也不准出围子。

范 你说啥是啥呗。

马 可不我说啥是啥？难道我这为副主任的还能听你为队长的“令儿”？听我告诉你新换的“口令”。（凑到范耳边去说了“口令”）有人跑出围子走了风儿，刘振东他老丈人要是蹊了，就拿你是问！（由左后下）

范 （对马走下的后影儿）噫！看你那份儿神气！（坐在“爬犁”上）这是“整”的啥呀？照这么下去，这队长我高低是不当啦。（站起来欲下）

〔尹宽、杨福拿着镰刀一边走一边削着木牌子上。〕

范 你们干啥去？

杨福 （以下简称杨）听着像马奎五喊你。

尹宽 （以下简称尹）他上哪疙瘩儿去啦？

范 找他干啥？

杨 求他给写写牌子。

范 拿给我看看。（从尹手里拿过牌子）

杨 （也把牌子递给范）你看行吗？

范 “整”这干啥？去，站岗去，东西两面，一面一个。

尹、杨（同时）没轮到我的班儿呀。

范 不站是不是？不站就去睡觉，“整”这“熊”玩意儿干啥？

尹 不是开会叫“整”的吗？

杨 刚才王主任又去催咧。

范 哪个王主任？全屯会员连你俩带我一共七十六名，十来个人开会，还有一半儿没喊“赞成”的，他就当上主任啦？

尹 刘振东不是犯了律条儿了吗？

范 小心上当！

尹 这有啥当上？

范 你们跟秋后的野鸡一样，见着黄豆就伸嘴儿，也不看看下着挟子下着套儿没有！

杨 这地他放呢，咱们就领，他不放呢，咱们就不要，丢不了啥，赔不上啥，有啥当上？

范（越听越气）干脆你们说：孙林阁到底怎样？是不是个大坏蛋？

尹 说不上好吧，比周万芳总还强点。

范（对杨）你说。

杨 眼下他的脑筋也开啦。

范 你们都随了孙林阁，农民会有你们搅和着，啥事也干不成，非把你们挟出去不可！

杨、尹 你呀，怕你没有那么大劲儿！

范 要不，干脆你们把我气死也好！（把牌子一摆）给你们这“熊”玩意儿。农民会照你们这样糟下去，我看着不顺眼。

尹 今儿下晚黑间不知道他是怎咧，张口就“抬杠”。

杨 抬完杠就抬烧火棍子。

尹 别理他，走，咱们找马主任写牌子去。

〔群乙上。〕

群乙 范队长，没想到你还没走，叫我找你好半天。

范 啥事？

群乙 刘主任，

范（急问）怎咧？

群乙 刚才刘二嫂子给他送饭去，对我学说刚才开会的情形，他一碗楂子粥还没吃完，气得撂下碗筷不吃了，叫我找你——

范（抢说）好，我去！

群乙 别忙，他叫你赶快派人给方同志去送信。他说看势头不是光朝着他个人来的，是朝着咱们农民会来的。他说他个人的事早呀晚的倒不要紧，大伙儿的事可不能“马虎”，越耽误越吃亏。（扭头要走）

范 先别走。我也寻思着给方同志去送信，可是不知道他在哪屯工作呐。

群乙 刘主任说大概在肖家屯。送信越快越好。

范 别走嘛。兄弟，你就跑一趟吧，省得我另找人，耽误工夫。

群乙 开会我不在，学说不上来。我得到农民会去站岗，叫他们去吧。  
（由右后下）

杨 反正我是不去。

尹 我也不去。

范 谁叫你们去啦？我还信不着你们呐。

〔赵广明由左后上。〕

范（对赵）好，没别的说的，你老爷子辛苦一趟吧。

赵 干啥？

范 唔，不行，会上的情形你也知道得不全，干脆我去吧。

赵 别忙着跑，你干啥去？

范 给方同志送信去。

赵 不用去。我早把他找来啦。

尹 真的？

杨 到咱们屯啦？

范 你可别拿假话当真话说，我可正在着急呐。

赵 我都快老白了胡子啦，还能撒谎？

范 这么快？

赵 马奎五叫我去睡觉，我惦记着庄稼，就没回家，借了王全两匹马，跑

到肖家屯就把他接来啦。

范 在谁家呢？我去见他。

赵 不用去，他正向陈德福他们“调查”呐，随后就来。

尹 这不他来啦。

〔方同志、陈德福、群甲、丁、戊、己上。〕

范 方同志，你来啦，真好。

尹、杨 方同志来啦。

方同志（以下简称方）你们都在这儿呐。范永和，白天收庄稼，晚上查岗，这几天累得“够呛”吧？

范 累倒不累，就是气憋的难受。

赵 方同志你来看，就在这柴火堆里找出来的。

陈 刚才开会，马奎五站在这疙瘩儿，孙林阁站在这疙瘩儿。

范 方同志，你没见，刚才可叫人生气咧。

方 他们都跟我学说啦。你们谁跑一趟？把马奎五找来。

陈 我去。管保能把他掏来。

方 好，你老爷子就辛苦一趟吧。

赵 别忙走。听我告诉你——

陈 啥？

赵 见了他，你可别说是我把方同志找来的呀。

方 你老爷子不用怕他。

赵 我不是怕他，我是……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方 好，就说是我自己来的，看他见了我说什么。

陈 对。（由右后下）

方（见尹、杨的木牌）你们打算要地呀？

杨 刚才老孙家说是放嘛。

方 “放”地？他那地是谁的呀？他“放”？

尹 他个人的呗。

方 你们老说“放”地，我就不明白，你们大家说说那地是不是他亲手开出来的？

赵 他亲手开？他连犁张把也没扶过呀。

群甲 别看扶犁，一天管保把他累爬了蛋！

群丁 在东岗上他那三十垧，是“飞照盖地”盖来的。

范 他变着法儿“拱”人家地头子。

方 怎么“拱”地头子。

范 绰比方同志你有两垧地靠他的地边，他就叫你出劳工。……

群甲 你不去就叫你给他家扛大活。……

范 对，反正叫你个人有地种不上，又不准别人去租，非“整”给他不可。

赵 我们屯里有一句成语：“认可种远地荒山，不靠近老孙家地边”。

范 他那地竟是打小户人家身上苛扣来的。

群甲 反正都不是好来的。

群乙 都是靠挖弄咱们穷人。

方 （对尹）你说对不对？

尹 可是围子外边那六十垧，是他的“祖业”，那不能算不是好来的，方同志你说是不是？

方 还是叫大家说。

群甲 那是他爹留下的。

群丁 那真正是“祖业”，好来的，咱们说话该怎的是怎的。

群甲 他那六十垧地照到眼下还没交出来。

群丁 他就仗着是“祖业”，硬不交。

杨 那六十垧，大伙儿轻不撩儿给他拿点粮，倒也应该呀。

尹 那地可好咧，拿点租也“种得过儿”。

方 那么上次他答应拿出来，是不是应当再给他倒回去呀？

杨 那我就说不上啦。

方 谁说得上？说错了也不要紧，咱们大家伙儿参考嘛。

范 他当屯长，把咱们庄稼人“整制”的活不成，他应该包赔。

方 是应该包赔。可是理还没说透。绰比我假装是孙林阁，我说：（学着孙的神态语调）“我当屯长苛扣下的叫我都吐出来，我没话说。可是我那六十垧地是我爹留下的‘祖业’呀，也给分啦，你们这不是大伙

儿起哄讹人吗”？

赵 (对方像对孙地)你要说那难听的话呀,我把老根儿给你挖出来,一条地垅也不给他留。光绪年间,我们老爷子带着我打“上江”刚搬来的时候,这地场还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山草甸。你爹在这是个“占山户”。听说他给官家“上”过两口大肥猪,荒地就归他所管啦。我们老爷子带着我,两手磨出血泡,把荒地开成熟地,汗珠儿伺候下粮食来,得到你爹跟前“认地东”,给你们拿租子!这就绰比我们家养活出来的孩子,得到你们家去认爹妈,给你们“尽孝”!你们既没生它又没养它,凭啥要给你们“尽孝”哇? 嗯? 我问你!

群众 对呀! 哈哈哈哈哈……孙林阁,你说呀……问你咧。

赵 你那“祖业”就有二十多垅是我们老爷子带我开出来的,下剩的也是老庄稼人开的,你们孙家老少三辈一大群,连一垅地也没开过呀! 地是一片荒,汗珠儿伺候它才打粮,撩下一年就放了牛羊。地,都是我们穷人开的,穷人伺候的。你们大地主都是光吃不干活的“混尿虫”,把地撩给你们,早就“放了牛羊”啦! 眼下我们穷人翻身,分地,这就叫“物归原主”,又叫“骨肉团圆”。你们大伙儿说,对不对?

群众 对呀! 真对呀! 太好啦! ……孙林阁,你还有啥话说? 嗯?

方 (见大家情绪好,索性再装扮一下)我爹那两口大肥猪你们得给我留下呀。

群众 给你留下,把地拿出来,“物归原主”,“骨肉团圆”。

方 哈哈哈哈哈! 老赵头说的真对,地主是一堆“混尿虫”,他哪儿有地“放”呀?

尹 这次我可明白了,地都是咱们开的,咱们伺候的,本就应该归咱们。

杨 是这么回事,我心里也透亮啦。

方 老赵头的话是真理儿,走遍天下都说得出去。为后你见人就说,叫庄稼人心里都明白,嘴里都能说。

赵 那能行。大伙儿凭理跟他要地照。

尹 照这一说,今儿他放地……唔不,他吐出来的地,还是要对。

- 范 还是不要对。
- 尹 为啥？
- 范 为啥，就为他要粮，那就是叫咱们“认”他的“地东”。
- 杨 要粮不给。守着咱农民会还怕他？
- 范 农民会再叫你们帮马奎五举两次手，就更糟啦。
- 杨 怎糟啦？
- 范 你们没看出来吗？马奎五跟孙林阁勾搭连环的，谁知他们安啥心思呀？
- 赵 没安好心。孙林阁把车马“整”出去不回来，不给他拉地，包赔的牲口、地照，都不交出来，反倒骗咱们回过头去“认”他的“地东”，我看他是打算“翻把”！
- 群众 对，就是这么回事，他是打算“翻把”。
- 范 方同志，会员们不齐心，你看这怎“整”呀？
- 方 不要紧。咱们大伙儿核计，这次不帮你们“整”好了我不走。
- 群众 那可好啊，好极了。
- 方 上次咱们有几件事没办好。第一就是没有把孙林阁彻底打倒。
- 群众 对！没把他“整”低了头。
- 方 第二件是没把马奎五看透，光见他清算周万芳时候很积极……
- 群甲 那时候光显着他啦，东跑西颠的，啥事都跑在前头儿。
- 群丁 成天嘴里喊：“穷人翻身呀！”
- 尹 那时候都寻思他是个穷人。
- 杨 还识几个字儿。
- 方 没查清楚他是个破落户，跳过大神，是个“花舌头”。
- 赵 他是粪堆上的“狗尿台”（小蘑菇，菌子）别看苗儿穷，根儿可富呐。他小时候家里有钱，房地骡马都叫他爹“整”到大烟枪里去啦，打那才穷的。
- 方 他不是正经庄稼人，不该选他当干部。第三件武装自卫队枪少，人杂。第四件是对个人家里种着十来垧地的人照顾不够，分地，他们没落着。这回咱们把这些事彻底“整”好。

范 把那两个不管事的委员也得撤换。

赵 啥都得打挖坏根儿上动手。

方 对。什么是坏根儿呀？

群众 那还用说，孙林阁呗？

方 刘主任的事，是不是他使的坏？

群众 备不住是。

〔陈德福跑上。〕

群众 怎的？没找着？怎么回事？躲起来啦？

陈 不是不是都不是。听我跟你们说！我猜着他是又到孙林阁家里去了，我走到孙林阁房后头，后窗户有灯亮，屋里有人说话，我打窗户窟窿往里一看，炕上放着一张小饭桌儿，一边孙林阁，一边马奎五，小暖炕一坐滚热，小酒壶一捏溜扁，“嗞”一口酒，“叭”一口菜，两个人一递一盅的喝起来啦。孙林阁说：“兄弟，咱们拿这子弹‘整’倒刘振东，抓过农民会，这才是放下一张‘钉三儿’去，哥哥我手心里还攥着一张‘二四’呢，等到了节骨眼儿，我‘啪’地一下子把‘二四’往外一亮，配成‘皇上’对子，我就要‘吃通儿’，像‘满洲国’一样收拾他们！”马奎五说：“二哥，你可别看差了‘点儿’，把‘三板儿’当成‘钉三儿’，临完来个‘板子打皇上’闹个‘毙十’。”孙林阁说：“那哪能呢？兄弟，你看好儿吧。”

群众 这小子真可恶！陷害刘主任，马奎五也随了他当狗腿儿了……

范 那张“二四”是怎“整”咱们呀？

陈 为后他们就没说下去，他俩摆下要出来查岗，我就赶快跑回来送信，核计核计怎办。

群众 这小子真是咱们屯里的坏根儿，非挖掉他不可，非挖掉他不可！

范 方同志，咱们把他们抓起来行不行？

方 那怎么不行呢？你们核计着办。

陈 走，我带你去。

范 我不去，叫别人去吧。

陈 呃？范永和，平常那么硬气，临到这节骨眼儿，你“耍”起“熊”来啦？



不要紧，有老叔我扶帮着你。

群甲 我跟你去抓。

群丁 我也去帮助你。

范 不用帮助，我个人就能把他们“牵”来。

陈 那你为啥不去呢？

范 抓来大伙儿不说话，还不是白搭！

方 这话对。

群众 定规说话，那还能不说，绝不能像上一次，你放心去抓吧。

范 方同志，把你那支“三八”枪借我。走。

陈 前边好像是他俩往这边来啦。

赵 真的吗？

范 是他俩……

方 他们往这边来了。（对众）过来过来，咱们是别下手，咱们装着啥也不明白，看他说些啥。你们谁去把刘主任也找来。

群丁 我去。（由右后下）

群众 过来啦，过来啦……

〔马奎五声：“范永和，你怎还在这疙瘩儿？岗派了没有哇？”

范 派他们都不去，你来看怎办？我是没“制”。

〔马奎五声：“不去？谁敢不去？”马由左后上。

马 你说，谁敢不去？

〔孙随上。

马 （发现方）呀，方同志，你？好好，我正打算明儿去找你。走走走，到我家去，好些日子没见了，咱们哥儿俩得唠扯唠扯。

方 我看你像是很忙的样子。

马 眼下咱们穷人翻身嘛，忙得几宵不睡，我心里也痛快！

方 （明知故问）那是谁呀？

马 唔，这就是孙林阁，上次清算他，你忘啦？

方 没忘，永远也忘不了。

孙 （走上前）团长。（对方脱帽鞠躬）

方 我不是团长。

孙 唔，队长队长。

方 我也不是队长。

孙 那么是主任，贵姓是——

方 我姓方，也不是什么主任。我听说你又拿出二十垧地来？

孙 是呀，哈哈！工作团走了以后，我的脑筋开的透了亮儿啦。“满洲国”时我当屯长，我有“过”——当屯长哪能没“过”呢？有“过”我就得领是不是？领了“过”就利索啦。我也就翻身啦。我把地都放出去，当个穷人，为后咱们都是一家人啦，哈哈……呢？团长还没吃饭吧？

方 我早吃过啦。

孙 这么早就吃过啦？那哪能呢？今儿咱们随便吃点家常饭，等到明儿，团长你说：爱吃猪肉还是爱吃羊肉？爱吃鸡肉还是爱吃狗肉？爱吃啥咱们就宰啥。照我看还是狗肉新鲜，我家还有大蒜……

方 我什么肉也不吃。

孙 吃素？那好。我打五年前就吃上斋啦。抽烟喝酒我是一概不“好”，我就是“好”道。

方 “好”什么道啊？

孙 圣贤道。圣贤之道，讲的是恻隐之心！要不我的脑筋怎开的快呢？

方 要照我看你那脑筋别开，还是关上好。

孙 团长，你别信不着我，我这脑筋刚开开就绝不能再关上，人嘛，拉屎还能坐回去？团长你放心。

方 我就是不放心我才来的。你不关上，有大伙儿帮你关上。再不关上就要害死人啦！你听明白了没有？

孙 是！是！

马（对孙）你怎还是这么糊里糊涂的？人家工作团上的同志到屯里不吃你们“有力者”的饭，净到小户喝楂子粥，你怎不懂规矩呢？

孙 我眼下变成了穷人，还能算是“有力者”吗？

马 去吧，这儿没有你说话的必要！

〔孙退到人后。〕

方（对马）你这件大氅挺好，哪儿来的呀？

马 咱们农民会买的，黑间站岗的人衣裳单薄，“呛”不住。

方 那怎么你自己穿呢？

马 我今儿才穿上。

方（对众）是不是？

群众 不是。早先一买来他穿上就没有脱过，站岗的人都没穿着。

马 你们说那话顶啥？就这一件大氅，倒有四个站岗的，叫我们说给谁穿好？给这个不给那个，你们又该咕咕啦！

方 马奎五，不许你胡扯！快脱下来，给站岗的人穿。

马 那能行。（脱大氅）

方 你还有个手表。

马 你说我手脖子上带着的这个手表哇？

方 嗯。哪儿来的？

马 托人买的，还没给钱。这不要紧，咱们不要再给他退回去也行呀，咱们又没给他“整”坏，不信你听听，还走得嘎得嘎得呐。

方 你成天竟想着“整”手表大氅，不干好事！

马 方同志，是这么说：说是我“整”这些玩意儿要算是“过处”呢，那我是“知过必改”呀，“知过必改”这话一点儿不掺假。说是我不干好事，这可屈了我的心。方同志，你好些日子没到这屯来，两个委员不管事，自卫队长不负责任！要不多亏我，就差点闹出大乱子来，你来了我还没得空跟你说说，这事冷丁地提起来我都不信，没寻思到刘主任跟他老丈人勾手往胡子队上捣腾这个。（托出子弹）方同志你看看这是啥？往下我就不用说了，他们都看见啦。

方 你们看见的说说，是怎么回事。

马 对，方同志调查。你们打起根发引儿前前后后，有的不减，无的不添，凭良心，照实说！

群甲 要凭良心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早先知道柴火堆里有枪子是怎的？

马 我哪知道呢？

群甲 我要进屋去翻，你硬拦住叫我在外边翻，我觉得你定规知道。

马 咱们对着月亮！说话要凭良心！要不是人家递呈子，我管啥都不知道。

陈 你把呈子拿出来我看。

马 这我还能撒谎？（把“呈子”交陈）

陈 这是个“黑”呈子，没名没姓，也没写着在柴火堆里。这是有人核计着陷害刘主任。你们大伙儿寻思寻思，这些柴火堆就跟摆在十字街口一样，有人过路，顺手就能把枪子子搁进去。

马 说那话顶啥？柴火堆在他窗户底下，你抽一根草根儿，屋里也能听见，也能看见。

赵 刘主任念着农民会的事，“他屋里的”也有不在家的时候，……

陈 定规是有坏人搁的。

群甲 就是嘛。

赵 定规是。

范 马奎五摸底。

马 你们大伙儿不用吵呼。这不咱们对着枪子子，说话要凭良心，我马奎五要是干啥，明儿早晨我起来一开门，这些枪子都打对面朝我脑门子飞来打死我。

群众 起誓干啥？起誓啥也不顶。

马 要不咱们就对着月亮明心，我姓马的要是摸底，为后查出来，我把这马字倒过来姓，来个大仰巴脚子，四条腿儿朝天。

方 说正经的。瞎扯什么。

〔刘振东、刘妻、群乙、群丁上。在场群众叫着：“刘主任来啦，刘主任。”〕

刘 方同志你来啦。

方 （见刘曲起被绑着的胳膊和自己握手）怎么还绑着呢？解开吧。

群乙 他不叫解。

〔孙林阁乘众纷纷之际，绕到刘身后，打算溜走。〕

陈 孙林阁，你别走。

孙 我不走，我哪能走呢？我是……哈哈，给刘主任解绳子。这绑着多难看呀？

刘 用不着你！

刘妻 方同志，我们真屈呀！

刘 方同志，黑锅虽是扣在我身上，看势头还不是光朝我个人来的。

方 一定能“整”个水落石出。

赵（对刘妻）我问你：你推碾子回家拿簸箕，看见谁来这疙瘩了？

刘妻 孙林阁。

孙 我来我走，她都亲眼看见的，来的清去的明，不信，你们问她，咱们说话得凭良心！马奎五这就是你的不对啦，你晌午看见的呈子为啥下晚儿才来查，差点儿叫我“沾包儿”。

马 早先我就没拿他当回事儿。

孙 事儿本来就不大嘛。振东也不是指着“整”这个吃饭的人。这不当着方同志在这疙瘩儿，我们全屯保他为后绝不再“整”就是了。方同志，赏我们全屯一个脸，念其他是个穷人，容他这一回。

方 你问问大伙儿愿意吗？

孙 不用问，没个不愿意的。

刘 你说的倒轻巧，不用问？我第一个先不愿意。容我这一回？我可不能容你这一回！

群众 用不着保，用不着保，我们定规要把坏根儿挖出来，看这枪子子到底是怎来的。

方 大伙儿眼睛是亮的，黑白看的清，骗不了的！

〔突然有人吵嚷，由远而近。全场注意听。〕

〔张凤山声：“这牌子我就是不‘整’嘛！”〕

〔王占奎声：“这事我作不了主，你得跟我去见马主任。”〕

〔张凤山声：“作不了主，就一边爬着去！见马奎五我也不怕！”〕

马（有点慌）我去看看。

方 你不用去。

〔王占奎声：“你凭啥骂我？”

〔张凤山声：“骂你多管闲事！”

马（更慌）方同志，我去劝走他们……

〔王占奎声：“我这也是办公呀，你骂我就不成！”

〔张凤山声：“不成，不成能把我怎样？我等着大扁担呐，来吧！”

刘 不好，抡起扁担来啦，要出人命！

〔群众散乱，孙林阁乘机溜走了。

范（对群甲、乙）走，盯住他！

〔范、群甲、乙追孙下。

〔王占奎、张凤山上。

王 不用去找啦，马主任在这疙瘩儿呐。唔，方同志来啦。

方 为什么事呀？

马（抢着说）我知道，小事一段。（对张）凤山兄弟你那事依你就是了，我替你办，你回去吧。

方 为什么事？

马 你那事一扯又得半宵，明儿再说吧，方同志正忙着呐。

群众 说说吧，说说吧，你那口气憋了这些年还不说，等啥时候呀？

陈 呀，孙林阁呢？

方 不要紧，范永和他们盯住呐。（对张）你说吧。

张 上次工作团来，我去亲戚家有事，没赶上说。

方 现在说吧。

张 那年我出劳工回来，病得起不来炕，“我屋里的”到孙林阁家去借粮食，他不但没借给还说：“你们掌柜的病得要死，你还跟他过啥日子？去到法院跟他打‘八刀’，我给你垫盘川……”

方 什么叫打“八刀”？

陈 就是打离婚。

张 “我屋里的”说：“打小的夫妻，那我可不能。”他又劝“我屋里的”给他当小老婆子，不答应就关起门来不让走，硬给糟蹋了。“我屋里

的”心里一窄，跳了他门口的井，幸亏有人看见，大伙儿捞上来，算是没死，可是一条右腿摔断了，落了个残废！“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一吵呼出去，孙林阁就“倒打一耙”，告我逼妻寻死，敲诈钱财，把他的井“整”脏了，押我到“局所”，蹲了两个月的“巴篱子”！这口气我憋了五六年，我说出来等着他的大扁担吧！

群众 啥大扁担呀？

张 他吓唬我说是我要再提这事，等胡子来了把我胳膊腿撇开绑上大扁担，按倒叫我翻身，翻不过来就拿大棒子揍！这不王占奎、马奎五他们俩都听见啦。

王 我新搬这屯来的，早先那事我可不知道哇。

群众 那你就别说啦，你说怎绑大扁担？

王 我光听说啥胡子，扁担的，我没听清，你们问马主任吧！

马 你听见你说，我可没听见。

张 你怎没听见？你还帮他说不叫我再提。

群众 王占奎你听见了吧？你说……

王 马主任是说来着。

马 你们俩勾起手来造谣。

王 我说我当主任不行，你说有你在后边支着，到这节骨眼儿，你一退六二五推到我身上，你这不是拿我当枪使吗？

群众 到现在你才明白？说，他们怎使唤你？

王 孙林阁说把农民会搬到他东下屋，他给武装自卫队掏换几支快枪，搁他那大院套儿里，马奎五说在老孙家门口挂个农民会大牌子。

陈 马奎五你把我们出卖啦！

群丁 把武装队整他家去吓唬穷人呀！

赵 胡子来了把咱们送礼呀！

群众 孙林阁这小子，打算把刀把又“整”到他手里去，刀刃搁咱们脖子上，他要“翻把”害人！马奎五跟他勾手儿害刘振东……

马 你们把马奎五看得太干啥了，那哪能呢？再说，我也不敢呀……

〔群甲跑上。

群甲 孙林阁蹊出围子，叫我们给抓住啦，问他枪子子，他说都是马奎五的事。

马 他都推到我身上来还行呀？

群甲 马奎五，你替他顶起来是怎的？

陈 马奎五，“板子打皇上”啦，别瞒着啦！

赵 孙林阁看差了“点儿”，把“板子”当成“三钉儿”啦，他手心里的“二四”再拿出来正好是个“板子打皇上”——“毙十”。

方 马奎五你听他们说的是什么？就看你说不说，说了罪过减轻，不说也搪不过去。

群众 不说不行！非说不可，说了减罪！

马 （对刘）兄弟，我对不起你，叫我把绳子替你解下来吧！

刘 你等等解，对不起我是小事儿，你把农民会出卖给坏蛋，你对不起全屯。你把孙林阁灌到你肚子里的坏水都吐出来！

马 枪子子是他搁的，把你“整”倒，换上王占奎听喝，把农民会武装队都抓到他手里，明放地暗收回，为后他还在屯里“当令儿”。

陈 他手心里那张“二四”是啥呀？

马 那我说不上，枪毙了我也说不上，你答应我把绳子给你解了吧！  
（为刘解绳）

刘妻 你把我娘家老爷子也扯上啦，你！你！（打）你！（打）你！（打）

群众 打得好！

马 哎呀，我是叫孙林阁支使蒙啦！

刘 别打他了，听我问他！孙林阁给你多少好处？

马 送我这个手表，还说我们俩不分：他的家业跟我的一样，我当主任跟他当一样。

〔范永和、群甲、乙绑孙林阁上。〕

范 你妈巴子的，你蹊上天我也能把“整”回来！

陈 （走上前，对孙作了一揖）孙二掌柜的，我给你道喜，你“大喜”啦啊？你怎咧？皮袄大氅穿腻了，换上棉袄，拿绳儿绑上怕透凉风儿是怎的？你寻思的可倒奇巧！孙林阁！你是“口如毒蛇舌如刀，心似虎



狼不长毛”哇！“满洲国”时候你害我们好苦哇，上次清算会没把你“整”低了头，牲口不赔，地照不交，陷害刘主任，抢去农民会，院套里安枪，夺回地土，你他妈的打算“翻把”再害人！太可恶啦！我恨不能倒退廿年，年青力壮，几撇子把你揍死！（打）

群众 打！打！打得好！“板子打皇上”啦！

陈 你给我说，你怎当“皇上”？怎吃我们的通儿？

群众 你说，说，说，打算怎害苦我们？你怎吃通儿？瞒不住，马奎五都说啦。说，说，说！

孙 我打算把中央军谢军长谢文东，张指挥张黑子勾来，我还当屯长，像“满洲国”时候一样……！

刘 啥他妈的谢军长，张指挥的？康德，蒋介石，谢文东，张黑子，孙林阁，你们他妈巴子都是一担儿挑的货，——汉奸坏蛋根子，非打倒不可！

群众 把坏蛋根子都“整”倒，打倒坏蛋！挖掉坏根儿！挖掉坏根孙林阁小蒋介石！

刘 你们大伙儿说说，对孙林阁马奎五怎办？

陈 今儿咱们赶快到孙林阁家去起枪，明儿全屯开大会，叫马奎五把孙林阁灌上的坏水吐出来，叫孙林阁把他“翻把”的坏底子掏出来，咱们要挖掉这老坏根儿！

群众 对，对！挖掉坏根儿！挖掉坏根儿！

刘 对，就这的！

赵 方同志，今儿住我家吧！

方 对，我多住些日子，帮你们把坏根挖干净，农会把成个金团子，扛起枪来，坏蛋欺负不了啦，我再走。

群众 那才好呢，那可好哇！好哇！好哇！

（幕下）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初草于太平镇

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修改于东北文艺工作团第二团

**两点说明**

一、这个剧如在乡下演出,可利用“自然景”——找一间俗称“小马架”的屋前即可。

二、希望尽可能用东北地方语音演出,如“攔”念“高”,“干啥”念“盖哈”,“还”念“嘻”等等。

——选自《把眼光放远点》,新华书店一九四九年五月初版本

一九四七年

---



# 丽 人 行

(二十一场剧)

田 汉

## 人物 (出场先后为序)

报告员	阿土(流氓)
刘金妹	黑眼镜(流氓)
梁若英	余达生(工人)
王仲原	一群工人
李新群	毛 头
孟 南	房东太太
丽 英(娘姨)	摆地摊小孩
贝 贝	伪 警
刘 母	黄小姐(女囚)
友 生	池田老人
章玉良	岛 田
刘大哥	咖啡馆茶房
周 凡	房东老太太
俞芳子	高 某(流氓)
便衣甲	渔民甲
便衣乙	渔民乙

两个日本宪兵	渔民丙
大 姐	便衣丙

## 第 一 场

**报告员** 1944年春天的傍晚,在当时沦为孤岛的上海,某公园附近的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金妹低头过路,两个日本兵从她对面走来与她擦过后,他们交谈。〕

**日兵甲** 雅马末多,可伊兹,尝打咧! (日语:“山本,这女人不错啊!”)

**日兵乙** 那尼(什么)?

**日兵甲** 刚才那女人好漂亮!

**日兵乙** 像个女工,可真棒。

**日兵甲** 咱们来一下子。

**日兵乙** 走!

〔两日兵追金妹下。〕

〔金妹在幕后惨叫一声:“啊,救命啦!”〕

**报告员**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声悲惨的叫唤,我还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可是,我知道这一个突然的、虽则在当时是常有的袭击,将带给她多么严重的不幸。

就在这公园的附近,住着一个姓王的银行家,他们夫妇正在温暖的火炉边听广播音乐。

〔王仲原颇为富丽的客厅的一角。〕

〔王仲原正开收音机,他的美丽的太太——名字叫梁若英,正在热心地看报。〕

**梁若英** (蹙眉)得了吧,听这个。

**王仲原** (笑着,礼貌地)来,我们跳一个。

〔太太转过头去。〕

**王仲原** 跳一个嘛!

梁若英 (指着报)瞧,这是什么时候?

王仲原 (故意看表)三点二十五分。正是茶舞时间。

梁若英 你真是——

王仲原 “醉生梦死,全无心肝”,是不是?哼,一天二十四个钟头,你也只有在看报的时候记起这个世界。

梁若英 (不屑地望望他)至少我在看报的时候是清醒的,你呢?

王仲原 我,凭良心说,我也清醒过的呀,太太。抗战初期,我也跟大家一起搞救亡运动,不是吗?可是情况的发展太叫人泄气了。以前,只希望把战局稳定下来,拖出个胜利,那怕是“惨胜”也好。如今呢,杀一阵,败一阵,都快被赶到喜马拉雅山去了。每天看报叫人气破肚皮。因此,这几年,我不敢再清醒了。“但求欢喜,难得糊涂”这就是我的心境,也是我的养生妙诀。有什么法子呢?

梁若英 我知道你的心境,可是,我们是中国人嘛,知识分子嘛。像你从前劝我的,大家还是得关心点国家大事,不能因为怕气破肚皮就报也不看了。

王仲原 哼!说得不错,真是“近朱者赤”,已经有几分李新群的味道了。

梁若英 那不挺好吗?我要真能学上她就好了。

王仲原 你若真能学上她,我们就呆不到一块儿了。我真有些怕你那位同学。

梁若英 为什么怕她?她不是对你也挺不错的吗?

王仲原 我知道你那位同学是在“争取”我。好吧,听你的话,关心一下时局吧。

[王仲原开收音机。

[收音机里的广播:“各位同胞,抗战快七年了,敌人愈战愈弱,我军愈战愈强,虽然失去了一些土地,但是人心始终是我们的。古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如今又有美英各国参加我们的战线,我们的抗战已经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合流了。只要我们大家一条心,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梁若英 (惊喜地走过来)哎呀,居然又给我们收到了。可是,咳,老是这一套!

王仲原 怎么,你也觉得有点空洞是不是?

[他又收听南京广播:“各位同志,我们东亚圣战已经进入决定的阶段,日本皇军像秋风扫落叶似的进入了湘桂,重庆政权眼看就要崩溃了。……”

[梁若英起身把它关了。

王仲原 干什么?

梁若英 听这个!

王仲原 听过重庆的,怎么不应该听听南京的呢?你知道我常常是公正的。

梁若英 人家说你那是高等华人的“公正”。你听得下去就听吧。

王仲原 那么,听什么,我的好太太?

梁若英 听麒麟童的“徽钦二帝”,好不好?

王仲原 还不是时候。再说,我们俩对听戏的意见也有分歧。你爱听老生,我爱听青衣花旦。好,休息一会儿吧,这叫“耳不听为净”。(关收音机,起身看书架,抽出《鲁迅全集》的一册,发现是空套)噢,怎么少了一本?

梁若英 有人借去了。

王仲原 谁?新群?

梁若英 你猜对了。

王仲原 我猜准是她,可是别借给人家了,空着多难看哪。

梁若英 反正你不过为了摆摆架子,让人家说:“别瞧老王是个浑人,家里可还有《鲁迅全集》呢。”其实书里面的内容跟你没有丝毫关系,还不如借给人家,化无用为有用。

王仲原 瞧你又是一篇大道理。可惜你主观得很,你怎么知道我不看呢?不看怎么知道书里面有你的情书呢?《鲁迅全集》里藏情书,这大约也是化无用为有用吧。

梁若英 (惊)啊,对哪,刚才一位朋友送一封信来,我没有来得及看,随



手插在书里面。(急翻书)

王仲原 慌什么呀,在这里。(把信给她)

梁若英 (见已拆开,怒)谁给拆开的?

王仲原 我!

梁若英 还有信呢?

王仲原 (示以留下的一张)在这儿哩。

梁若英 你怎么拆我的信?

王仲原 我是你丈夫,我有这权利。

梁若英 一个现代的丈夫是不许侵犯他妻子的通讯自由的,你知道么?

王仲原 你忘了今天中国正在殖民地化,还没有现代化。

梁若英 我们是知识分子呀,我们要做人家的模范呵,你知道拆人家的信是要犯罪的么?

王仲原 哼!现在拆人家的屋子还不犯罪哩。你不是看过果戈里的《钦差大臣》的么?我也不过像那里面的邮政局长一样,“被好奇心所驱使”罢了。

梁若英 你把那一张还给我。

王仲原 那一张我还得欣赏一下。

梁若英 还给我!其实,我对你没有什么要秘密的。玉良是我从前的丈夫,贝贝是他的女儿,这你知道的。如今他打内地回来了,想见孩子一面,这有什么可秘密的呢?

王仲原 对,那你有什么着急的呢?

梁若英 我不是着急,我是保卫一个女人的权利。

王仲原 我该尊重你的权利,难道你就该侵犯我的权利吗?我们是平等的,对不对?

梁若英 我什么时候侵犯过你的权利了?

王仲原 (严厉地)你前天为什么拆我的信?

梁若英 我没有。

王仲原 (出信)这是谁拆的?

梁若英 哦,这是那无耻的女人的信。

王仲原 哼，还不定谁是“无耻的女人”哩。

梁若英 她是什么样的女人，她同些什么人往来，你不是不知道的。我近来很担心你。你在孤岛上总算苦守了五六年了，我怕你上她的当。

王仲原 我不是小孩，谁好谁坏，我心里有数。老实说，在我看起来，女人都是那么回事，半斤八两。

梁若英 (怒)怎么？你把我比她？你侮辱我！

王仲原 好哪，好哪。别生这么大的气，太太。

梁若英 走开！

王仲原 这是我家，叫我走到哪儿去？

梁若英 那么我走！

王仲原 干嘛呀，今天贝贝要回来，得替她预备点菜。她快一个月不回家了，不该欢迎她吗？还有(出信)你从前的丈夫要你明天下午两点，带贝贝去看他一次，在东海路二十五号二楼。

梁若英 (她抢信，王仲原急收回)

[小娘姨丽英上来。

丽英 太太，李小姐来了。

梁若英 请她进来。(坐着拭泪)

[李新群，二十三岁的女教师，丰度俊美，手里提一个花网袋，匆匆进来，先与王仲原打招呼。

李新群 王先生。

王仲原 哦，新群来了，请坐。

李新群 (见梁)若英，怎么了？(回望王仲原)

王仲原 她生气，你来得正好，安慰安慰她吧。我有点事出去，今天贝贝要回来的，你就在我们这儿吃便饭。

李新群 不，我还有事，一会儿就得走。

王仲原 老朋友还客气什么？我走了，我太太就拜托你了。(匆匆着衣帽出去，又回来对梁)东海路二十五号二楼。记得么？(望她一眼，又匆匆出去)

〔汽车发动声，开走声。〕

李新群 （默然有顷，又复推梁）若英，真是怎么了？

梁若英 （抬头，掠发擦眼，微笑）没有什么。（但忽又哭倒）

李新群 跟他吵架？

梁若英 他侮辱我！

李新群 （低声）告诉我，怎么回事？

梁若英 （低声）玉良给我来信了，因为他来了，我没有来得及看，随手插在全集里面，不知怎么给他知道了，拆了我的信，还留下一页不给我。

李新群 （细心地）信里面说了些什么？

梁若英 谁知道！据他说，玉良约我明天下午带贝贝去看他去。

李新群 你去不去？

梁若英 我怎么能不去？可是我怕。

李新群 怕他跟去？

梁若英 现在上海是什么世界，玉良这次来怕不是简单的旅行，倘使出了毛病……

李新群 是啊。（停了一下）你觉得王先生近来怎么样？

梁若英 近来他的朋友很乱，论调也变样儿了，你不觉得吗？

李新群 唔，是有些变了。（停）大姐，你还爱玉良？

梁若英 新群！

李新群 倘使你不爱他，你就干脆别去。

梁若英 你知道我和玉良是多年的夫妻了。他到内地去一连两年没有消息，我还当他在路上牺牲了哩。后来，才知道他整整吃了两年官司。我带贝贝在上海，孤苦伶仃地找不到工作，不得已才和仲原同居。我知道我错了，可是……

李新群 大姐，你的事我大概是知道的。你老实说，还离得开仲原吗？

梁若英 我跟仲原也同居四年了呀，不能说跟他没有感情。

李新群 （微笑）那可怎么办？你跟仲原的事玉良他知道吗？

梁若英 起先大概不知道，他到我们从前住的地方去过几趟。后来，他

知道了，来信说他怪我，对我也没有什么要求，只想见贝贝一面。

李新群 哦，我想你应该满足他的要求。必要的时候，让贝贝跟他去。

梁若英 是的，他太可怜了。一到内地就被人挟嫌诬告，从牢里出来之后他泥里水里不辞辛苦地作了好几年抗战工作，这次回到上海他才发见他什么也没有了。（拭泪）

李新群 （考虑）明天你不去也不好。可是东海路那儿不妥当。这么着吧，我替你先去看看他，把你的意思告诉他，约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梁若英 这很好，新群，我就拜托你了。

李新群 （望网袋）哦，我忘了。借你的书还给你。

梁若英 忙什么呀，留在你那儿多看些时候吧，反正我这儿没有人看。

李新群 不，我看完了。

〔丽英匆匆上。〕

丽英 太太，孟先生来了。

李新群 孟南来了？

梁若英 为什么不请他进来？

丽英 还有一个女的。

梁若英 女的？谁？

丽英 不认识，没来过。

梁若英 请他们进来。

〔孟南入门，他是三十余岁的新闻记者，英俊，健壮，而被工作累得颇为憔悴。〕

孟南 王太太。

梁若英 哦，孟先生。（握手）

李新群 怎么回事？你带谁来了？

孟南 刚才经过小花园那边，一个女人在林子里寻短见，我把她给救下来了，可是她还非要死。我把她带来了，请你们太太们劝劝她吧。

梁若英 是么！在哪儿？

孟南 在外头，她不肯进来。

梁若英 怎么会寻短见的呢？

孟南 她经过那儿的时候，给鬼子兵拦住，糟蹋了。

梁若英 我们去看看。（同出）

〔丽英进来摆椅子，若英领一女工打扮而容貌俏丽的女子哭着进来，新群从后扶着。女工坐下来仍掩面哭。〕

李新群 （抚她的头发）你贵姓？叫什么？

刘金妹 姓刘，叫金妹。

李新群 别难过，金妹，这不怪你。多少中国的姐妹们碰上这样的灾难。

总有一天……

梁若英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刘金妹 我家里还有妈妈，有丈夫。（哭）

梁若英 （回头对丽英）拿我的梳子、镜子来。

〔丽英下。〕

梁若英 金妹，别难过，歇息会儿，我们送你回去。

〔金妹哭。〕

李新群 我们告诉你妈妈和你丈夫，这不是你不好，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不幸。你住在哪儿？

刘金妹 我住在杨树浦。（想起可怕的后果她又哭了）

李新群 金妹，别伤心了，我们可以劝你的丈夫，他一定不会怪你的。

刘金妹 不，我丈夫他很在乎的。（大哭）

梁若英 金妹，金妹！

李新群 别哭了，金妹。你丈夫他会原谅你的。

刘金妹 我恨不得咬死那些鬼子。

李新群 是的，我们要咬死他们，要把他们赶出去！

〔丽英送梳具上来，又下去。〕

梁若英 来，我给你梳梳。（她给金妹梳头）

刘金妹 哦，王太太，我活着不忘你的恩。我怕我丈夫，我怕我活不了，

我丈夫他不会饶我的。（哭）

李新群 不，你丈夫倘使懂道理，就不会怪你。他是干什么的？

刘金妹 我们是工人。我在永丰纱厂细纱间，他在同茂制铁厂。

李新群 好，我们送你回去。

刘金妹 谢谢你们，可是，我不能回去呀。（坐下哭）

李新群 （扶起她）不要紧的，金妹。

〔孟南入内打电话叫三轮车。〕

孟南 我们劝劝你丈夫，保管没有事的。

梁若英 （随便化化妆，披上黑绒大衣，出来）对哪，我们大家送你回去，决没有事的。

孟南 电话打不通，我们还是出去想办法吧！

〔丽英上。〕

丽英 太太，小姐回来了。

梁若英 哦，贝贝回来了，我不能走了。（她脱大衣）新群、老孟，你们俩送送她吧。

李新群 好，我们送她。（握手）金妹，我们走吧。

刘金妹 （起身对若英）谢谢，太太。（她们握手）

梁若英 金妹，你放心，他们会劝你丈夫的。

孟南 （与若英握手）再见。（下）

〔外面贝贝叫李阿姨的声音。〕

〔一个美丽活泼的小姑娘跳跃入门。〕

梁若英 （叫）贝贝！（迎上去）

贝贝 妈！（投入她母亲的怀里）

梁若英 孩子，想死我了，整整一个月没有回来。

贝贝 爸爸呢？爸爸不在家？

梁若英 爸爸？你要见你爸爸？（捧着贝贝的脸）你爸爸他回来了。

贝贝 在哪儿呢？

梁若英 他回上海来了。

贝贝 怎么“回上海来了”？他不是在上海的么？

梁若英 不，他是刚回上海的，他要见你，你爱爸爸么？

贝贝 爱爸爸。

梁若英 那么好，明天带你见他去。

贝贝 干嘛不是今天？

梁若英 今天？

〔王仲原进来。〕

王仲原 (上) 哦，贝贝回来了？贝贝！

贝贝 妈，你骗我，爸爸在这儿哩。(回过身去抱着王仲原)

王仲原 对，爸爸在这儿哩。(望了若英一眼。掏出一个玩具给贝贝) 瞧，这是什么？

贝贝 (喜跃) 噫呀，小蛤蟆！正是我想要的，爸爸，谢谢您。(若英黯然)

——暗转

## 第 二 场

报告员 遭受了敌人侮辱与损害的金妹现在由新群和孟南送她回家了。她母亲知道了，将会怎样地难过呢？她丈夫又会怎么样痛苦和愤怒呢？他能原谅她吗？

〔汽车喇叭声。〕

〔红绿灯的交换。〕

〔转入杨树浦工人区木屋。〕

孟南 就是这里么？

刘金妹 是的。

〔一位白发老婆婆迎出。〕

刘母 (看了这异样的情景) 怎么啦，这是——？

刘金妹 (哭) 妈！

刘母 (望着新) 怎么回事，孩子？

孟南 您是金妹的娘么？

刘母 是的，先生，她是怎么回事了？

孟南 我经过长安路小公园的时候，天快黑了。瞅见她在林子里寻短见，我把她给救下来了。原来她经过那儿的时候，被两个鬼子兵给

糟蹋了。她不敢回家，我们再三劝她，才把她送回来了。

刘母 怎么？真的？

刘金妹 妈！（抱着她娘痛哭）

李新群 老太太，这不能怪她，只怪国家不争气，我们都成了侵略者砧板上的肉，我们总有一天……

刘母（向金妹）要你到东新桥去，你怎么跑到长安路去了呢？

刘金妹 张家搬到长安路去了呀。

刘母 钱借到了没有？

刘金妹 借到了。（从钱袋里取出）

刘母（指床上）交给友生吧。

刘金妹（战战兢兢地交给床上的病人）钱借来了，友哥。

〔床上的人霍然地爬起来，把接在手里的钱往地下一摔。

友生 你为什么逃？

刘金妹 逃了呀，逃不脱呀。

友生 为什么不打？

刘金妹 我打不过他们呀。

友生 为什么不咬？

刘金妹 我咬了呀，他们捂住我的嘴。

友生 你为什么不死？

刘金妹 我就是寻死，这位先生把我给救下来了呀。

友生 你还有脸来见我，我可没有脸见别人了。娘，我走了！（他起身走出去，金拖住他，他回手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地下）无耻的东西！

刘金妹 打我吧，踢我吧，友哥，把我打死吧！只要你能养活我娘。（俯地大哭）

刘母 友生！（亦掩面哭）

孟南 朋友，饶恕你的太太吧，这实在怪不得她，也不是她抵抗得了的。在这样的年头，女人们谁都有被敌人糟蹋的危险，饶不了的是侵略我们的野兽！我们是男人，有保护我们女人的责任。敌人侮辱她们，也就是侮辱我们，过份责备女人也就是饶恕了敌人。



友生 先生，我是个粗人……我……

孟南 她原是不肯回来的，我们再三劝她，她才敢回来。我们和你非亲非故，原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请你念在我们同是受难的中国人的份上，原谅你的太太吧。

刘金妹 友哥，你饶了我吧。

友生（低头，咬牙）我饶不了鬼子！（对孟南和新群）请坐，（转面对金妹）起来，起来！（翻身倒在床上痛哭）

——暗转

### 第 三 场

报告员 友生的话对的，我们饶不了鬼子，饶不了侵略我们的强盗！朋友们，这些强盗一天不赶走，我们就休想过一天安静日子。正因为这样，无数的中国人，无数的中国知识青年参加了抗战，若英以前的丈夫章玉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内地工作了七年之后，回到上海来了，他去看他的老朋友刘大哥。

〔章玉良在刘大哥的写字间跟他谈话。〕

章玉良 在“孤岛”上的朋友们真辛苦了。这几年的日子真亏你们过呀。

刘大哥 太平洋战争以前，我们住在租界的还比较好一点，后来就更困难了，斗争更直接更尖锐化了。不过敌人的策略也有所改变。他们拼命想以亚洲人的立场来牢笼中国人，要我们跟他们一起跳，跟他们一起向英美作战。因此他们除了威迫之外又加上了利诱，加上了所谓心理作战。说起来我们也耽心你们，抗战形势逆转以后，我们在孤岛的过得苦，你们在内地的也不快乐吧。

章玉良 可不。抗战初期大家是一股子热气，虽则有矛盾，还不大显。可是越到后来，困难就越多。

刘大哥 那是说民族内部的利害冲突，超过了对敌斗争了。这些情况我们这里也晓得一些。

章玉良 大哥，照你看，抗战的发展会怎么样呢？

刘大哥 我看,我们的矛盾固然多,但是敌人更困难。目前欧洲进展很顺利,苏联已经进入反攻阶段了。看起来我们的抗战不会拖得太长久的,当然我们得加强主观努力。

章玉良 内地的朋友们也是这样看法,我这次回来很希望能在你的领导下多做一些事情。过香港的时候,听得老杨说:上海的工作还大有可为,只是有些同志面孔太熟了,失去作用。我多年不到上海来,他们觉得我比较适当,因此我就来了。再说我的老婆女儿都丢在上海,原也想来看看她们的。

刘大哥 论理,你太太和女孩子在上海,我们做朋友的应该帮忙得更有效些。可是,直率地说,你那位太太也颇难伺候。介绍她教中学吧,她的功课有点生疏;教小学吧,她又嫌地位低,不愿意。后来周建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介绍她到华盛银行当事务员,她又嫌每天得按时办公,不愿干下去。可就因为那两个月银行生活她认识了王仲原,他原是在行里当课长的,最近升了副行长。他起先也很靠拢我们,时常出席我们召集的座谈会,报告些经济问题,也颇有条理。后来他跟你太太的关系已经不平常了,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劝过你太太,要她慎重考虑。还有,李新群,你认识么?

章玉良 (想了想)李新群?不记得了。

刘大哥 是你太太在大学时候的同学,现在是我们一个有力的女干部。她对我们的书报杂志的出版发行是很有帮助的。

章玉良 你是说李芸?

刘大哥 以前叫什么我说不上,这几年提起李新群是大家都知道的。她也劝过你太太。你太太口头答应说:决不做对不起你的事。可是后来不久,就由祥云里搬到了景星村,正式跟那姓王的同居了。

章玉良 (感慨地)这次回来,我首先跑到祥云里故居,一直上楼,被娘娘拦住了,我还当新的娘娘不认识我,我还生气哩。一问才知早已换了主人。我不死心,后来又跑到门外徘徊过几次,你知道院子里那棵碧桃是我跟若英结婚的时候我亲自栽的,于今长得那么粗了。

刘大哥 (无语)……

章玉良 (叹了一口气)不过也好,也许她选择得对……

刘大哥 物质上许过得好一点,精神上八成更痛苦吧。

章玉良 为什么?

刘大哥 干银行的人天天弄钞票,很自然地就养成一种“唯钞票论”的人生观。在他们眼睛里,一切人都是跟钞票走的,爱情是可以买卖的,他会真看得起女人?听说他在外边还另外有一个情妇。

章玉良 是吗?真糟糕,贝贝是个好孩子,别把她也给沾染坏了。你看见她没有?该长大了些吧?

刘大哥 见过,已经是个小大姑娘了。听说那王仲原也挺喜欢她,这几年,贝贝就当他是爸爸了,这得好好地告诉她才成。

章玉良 我写过两封信给若英,说我别无要求,只要见见贝贝,她还没有回信。你说她会不会让我见她?

刘大哥 我想,她会的,她也不是不想你。不过,那姓王的是不肯轻易丢开你太太的。

章玉良 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了。说什么我也得见见我的孩子。

刘大哥 别着急,我给你想办法。

章玉良 (他拂去不愉快的情绪,转移话头)你那个报纸还销得不错吧?

刘大哥 不错!已经突破两万份。

章玉良 上海居然还能出那样进步的报纸?

刘大哥 利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嘛。再说,上海人毕竟是有革命传统的,你能说出人家心里的话,人家都抢着要看,有了群众的支持,就有了本钱了。

章玉良 《中国呼声》呢?

刘大哥 那是孟南负责。他很有点冲劲儿,缺点是有时候也不免有点冲动。我提出过几次意见,最近关于日本宪兵队的罪行,一连几次的猛烈攻击,效果是好的,但看样子是要出毛病的。

章玉良 还是应该劝劝他,我们的工作又要尖锐,又要持久。

刘大哥 对。可是事到其间,谁也会忍不住的,有些事会把你头发都气得竖起来。(想起一事)对,玉良,你到了上海还得弄一张市民证。

章玉良 市民证？倒要见识见识。

刘大哥 （掏出一张硬纸片）你瞧瞧这个。在上海住这是少不了的，你还得经常摆在身上，别弄丢了。

章玉良 （看证）“商界”，有趣！

刘大哥 明天也没法给你弄一张。你算什么“界”？“报界”？“学界”？哈哈！（他们笑了，外面的敲门声）进来！（向玉良）可能是新群来了。

〔但上来的是一个叫周凡的青年。

周凡 大哥，你叫我？

刘大哥 对。昨晚志超他们上船还平安吗？

周凡 哦，没有错，你放心得了。船上我还托了老谢招呼，万无一失。

刘大哥 别得意，小伙子。我就是怕这个万一。

周凡 是，我以后更加小心就是。没有事了吧？（欲行）

刘大哥 哦，给玉良同志预备一张市民证。小王交给你了吗？照片哪什么的？

周凡 收到了。就办。（见章。惊喜）哦呀，章先生！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太好了！想了您多少年了。

章玉良 （面善）哦，你周——

周凡 周士祯。

章玉良 对，周士祯，你是在尚志大学二年级的？

周凡 您记性真好。我没毕业就出来了。

刘大哥 怎么？你们认识？

周凡 我是章先生的学生。

刘大哥 那更好了。以后多照顾玉良同志。

周凡 一定的。大哥，我有点要紧的事，先走。章先生，回见。

〔他刚到门口遇见李新群上来。

周凡 哦，新群！几天没来这儿！（热情地握手，转过来报告刘）新群来了！

刘大哥 快进来！

李新群 (上,与刘握手)大哥。

刘大哥 来,给你介绍。(指章)这是刚从内地回来的章玉良,(向玉良)这是李新群。

李新群 啊,章先生。还是您跟若英结婚的时候认识您的。我是若英的同学,那时候还小哩。十几年了,都有些恍惚了。

章玉良 哦,是的。刚才刘大哥还谈起你来着。听说你这几年工作得非常好。

李新群 年轻,不会办事。

章玉良 别客气了。(笑)

李新群 您写过一封信给若英,约她去东海路二十五号见面。是吗?

章玉良 是的,她收到了?

刘大哥 (对兴奋地望着新群的周凡)噢,你不是有事吗?

周凡 哦。(红了一下脸)对。我走了。(下去)

李新群 若英收到您的信,她也想见见您。可是东海路二十五号那地方不太好,现在又给王仲原知道了,想约您上另一个地方去,行吗?

章玉良 (望刘)大哥,您看怎么样?

刘大哥 (向新群)什么地方?

李新群 就在我家里。(转向玉良)孟南也想见见您的。

刘大哥 唔,好,可也要特别小心,我总觉得孟南有时候警惕不够。

李新群 我知道,已经跟孟南谈过了。

章玉良 (向新群)我能不能见见贝贝?

李新群 贝贝也许会同来的。

章玉良 那好极了,现在就去吗?

李新群 是的,现在就去。

刘大哥 那你们快去吧。别忘了隔几天来取市民证。再见。(与玉良握别)

——暗转

## 第 四 场

**报告员** 玉良带着沉重的心情，跟着新群走去，他想着他的妻子，不，他从前的妻子若英和他们的小女儿贝贝，他离开上海的时候，贝贝才五岁呀，现在过了七年了，他想不出他女儿现在是什么样子，但他多么想见见她呵！他一边想着，一边走着，走到一家电影院的门口。

〔电影院前。

**李新群** 章先生好久没有看电影吧？

**章玉良** 不，在桂林也看得多，这部片子在两年前就看过的。

**李新群** 是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片子就不来了。除了日本片，就造成话剧和地方剧的繁荣。敌人也不能不承认江南人民喜欢他们自己的声音。

**章玉良** 哪儿都一样，中国人该有自己的声音了。

〔他们边说边走，背后贝贝呼唤新群。

**贝贝** 李阿姨！

**李新群** （回头）谁？（见贝）哦呀，你在这儿！来，你爸爸——（正要替她引见玉良）

**贝贝** 我爸爸领我来看电影儿的。

**李新群** 你妈妈呢，她也来了吗？

**贝贝** 没来，她看朋友去了。李阿姨，您也来看电影吗？

**李新群** 不，我有事要回家去，爸爸呢？

**贝贝** 爸爸在买水果。

〔王仲原手提水果篮赶过来。

**王仲原** 哦，新群，你来了。看看电影好不好？这张片子很不错。

**李新群** 不，我有朋友。

**王仲原** （望望玉良）一道进去吧，票子是没有了，老板认识我，我可以想办法，添座儿。

李新群 谢谢，改天来看，若英她没来吗？

王仲原 没有，(说得意味深长地)她今天另有约会。

李新群 那再见了。(匆匆拉玉良走)

〔舞女俞芳子打扮得很妖娆地走出。〕

俞芳子 仲原，来呀，都快开映啦。

王仲原 我给贝贝买水果去了。

俞芳子 你就只宝贝你那心肝女儿。

王仲原 怎么，你不也宝贝的吗？

俞芳子 得了，我高攀不上。(走过来拉着贝贝的手)来吧，我的大小姐。

〔他们拉着贝贝入内，暗转。〕

〔男女脚步声继续下去。〕

〔街上。〕

章玉良 新群，刚才谁呀？

李新群 怎么，你不认识？

章玉良 (摇头)不认识。

李新群 你太太现在的丈夫呀。

章玉良 王仲原？

李新群 对。

章玉良 那女孩子呢？那叫“李阿姨”的呢？

李新群 噢，您没有看出来？是贝贝呀。

章玉良 怎么，她就是贝贝！

李新群 对哪，等下一趟再领她来见您吧，这儿人杂，走吧。(她轻拉玉良走下)

〔周凡远远跟着新群，便衣甲又远远跟着周凡，相继走下。〕

——暗转

## 第 五 场

报告员 从五岁起就没见过父亲的贝贝，怎么会认识玉良呢？

由于嫉妒与邪恶的心理，王仲原不愿意贝贝跟她母亲去看她自己的父亲，便把她领到电影院看电影，还约了他的情妇，俞芳子。玉良错过了和女儿见面的机会，跟着新群走。这时候，若英早在新群家里，等着她从前的丈夫。

〔新群家书报杂志成堆，并有油印机之类。

〔梁若英穿外出的漂亮服装，正和孟南说话。

梁若英（看表）怎么还不来呀？

孟南 快了！

梁若英 别是新群太忙，把这事给忘了吧。

孟南 不会的，她总是把时间安排得挺准确的。

梁若英（起立，在屋子里走了几步）报馆里的事忙吧？

孟南 唔，还好，反正晚上发稿，忙的也不一定是报馆里的事。那天金妹的事登出来了，你看见了吗？

梁若英 看见了，你写得真好，骂得好厉害。这样行么？日本人不说话？

孟南 来警告过，要更正，还没理他。

梁若英 他们一定对中国文化人头痛吧。玉良常说：中国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总还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的。

孟南 也可怜得很，就这么一点点声音。不过，倘使连这一点声音也没有，那就太不成话了。

梁若英 对。那天我原想跟你们一道去送刘金妹的，贝贝回来了，没有去成。你那篇文章上说她丈夫起先要打金妹，后来你们劝他，他才原谅了金妹，是吗？

孟南 她丈夫是个挺爽直可爱的人，一定要请我们吃饭。我们怕他太费事，要走，他非留我们不可，说我们不吃就是看不起他。我们没有法子，只好领他的情。那顿饭吃得真香啊！我们算接触了真正的人！

梁若英 一天领我去看看他们，好不好？

孟南（笑）你要去么？路远得很，工人区，房子又脏又小、对摩登太太、们恐怕是不大相宜的。

梁若英 你又来笑话我了。



孟南 你和玉良有几年不见了？

梁若英 他是抗战开始那年离开上海的。那时候贝贝才五岁。今年十二岁了。

孟南 七年了。玉良不是想见贝贝吗？怎么不带她来呢？

梁若英 仲原太不应该了，吃过饭就把贝贝给带走了。我跟玉良约好了的，又不能不来。只好等下一趟再带贝贝来吧。

孟南 （听）有人上楼梯，许是玉良来了。

〔新群推门进。〕

李新群 （见若英）哦，你来了。（回头向外）章先生，请进。

〔章入与若英点点头，走到孟处。〕

李新群 （介绍）这是孟南。

章玉良 哦呀，久仰。

孟南 欢迎！欢迎！（他们热烈地握手）来了多少时候了？

章玉良 不多几天。

孟南 在内地辛苦了。

章玉良 你们在孤岛奋斗的同志们才真辛苦了。

孟南 没有什么成绩，惭愧得很。请坐。（望若英）你们两位七年不见了，多谈谈，我有点事，出去一下。

章玉良 不，没有关系。

梁若英 孟先生，你——

李新群 （把他们俩拉在很相近处坐下）我们一会儿就来，这里有茶，这是上海最好的香烟，孟南特为你们买的。

梁若英 新群，你这是——

〔夫妇俩出去，把门倒关起来。〕

〔玉良和若英默然相对了几分钟，玉良伸手，若英起身握手，由于激动，顺势投到玉良怀里，玉良轻轻抚了抚她，旋即避开，送烟给若英，若英接过。出打火机给他点烟。〕

章玉良 （抽了几口，望望若英，慨然地）怎么样，还好么？

〔梁若英低头不语。〕

章玉良 这几年没有生病？

〔梁若英以巾掩面而哭。〕

章玉良 到了上海才晓得。这也不能怪你。有什么办法呢？七年来抗战吸引了我全部的精力。虽则也时常想念你们，可是回不来，顾不到呀。说句八股：“怪鬼子吧”。

梁若英 (从泪眼里抬头)听说你一到内地就吃官司，受了很多苦吧？

章玉良 哦！吃官司嘛，自然是受苦的，一到上饶就被顾祝同把我给关起来了。

梁若英 没有人营救你？

章玉良 (摇头)在上饶，谁也不认识我，认识我的就只有在上海被我骂过的一个无聊的家伙，而他是顾的红人，我就不能不倒霉了。

梁若英 你不应该去的呀。

章玉良 不，我应该去的。

梁若英 你不应该去的，你去了，苦了我，苦了贝贝，也苦了你自己。  
(哭)

章玉良 受苦对于我们是一种熬炼，就看谁禁得起熬炼。

梁若英 我知道你会怪我的。(哭)

章玉良 不，我刚才说过，这也不能怪你。

梁若英 你走了之后，贝贝没有一天不思念爸爸。

章玉良 (苦笑)可是，她现在已经不认识我这个爸爸了。

梁若英 怎么，你见过她？

章玉良 唔，刚才在路上碰见她，她同她现在的爸爸在一块儿看电影。

梁若英 你没有叫她？

章玉良 她正管别人叫爸爸，我怎么好叫她？再说，她长得那么高了，不是新群告诉我，我一点儿也认不出来了。

梁若英 你离开我们的时候她太小了。

章玉良 你没有向她提起过我？

梁若英 (不敢望玉良)人家不许我对孩子提起你呀。

章玉良 私下你也没有对孩子提过？

梁若英 几次想提，没有敢提，孩子太聪明了，我怕伤她的心。

章玉良 （苦笑）你不怕伤我的心？

梁若英 你……你当时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章玉良 你问鬼子为什么要进攻中国吧。

梁若英 我，我恨死你了！

章玉良 你恨我？你现在不是过的挺幸福吗？

梁若英 你说我现在幸福？

章玉良 至少在生活上。（望望她的服饰）

梁若英 你一点也不会想到我的痛苦！一点也不想到我的痛苦你也有责任。

章玉良 不，我想到过。你该不否认吧，以前我们也度过一些幸福的日子，我把你当女王似的看待，尽管我是个穷作家，穷教授，我总是尽量地让你趁心如意。而你现在呢，物质享受当然好得多了，可是精神上毕竟有些欠缺，花晨月夕不免对过去的场景作幽凉的回忆，你的痛苦不过如是而已。可你看见那千千万万流离失所的难民么？你曾想到那些在风里、雨里、炮火里、轰炸里颠颠仆仆的女人和小孩么？想到他们，你的痛苦就成了一种奢侈了。

梁若英 玉良，几年不见，你变得残忍了。

章玉良 不，应该说，残酷的现实把我锻炼得更仁慈了，也更坚强了。我不是没有眼泪的人啊，为了你，为了贝贝，我不知流过多少眼泪，有过多少不眠的晚上。只不过我已经能够不单是想到自己一身一家，而想得较为广大些了。

梁若英 我为你也哭过不知多少次，特别是听到你在吃官司。玉良，你觉得我们还有前途吗？

章玉良 怎么没有？抗战有前途，我们都有前途的。

梁若英 我是说，我们的爱。

章玉良 爱？若英，别说小孩子话了，你现在不是王太太吗？

梁若英 不，玉良，你不能这样看我，你真太残忍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哭）

章玉良 (避开)若英,别太兴奋了。我在信上说得很清楚,我只不过想见见贝贝罢了。你能设法让我多吻吻孩子,我就感谢你了。

〔外敲门。

〔便衣甲上。

便衣甲 孟先生在家吗?(望了望回头)进来!(便衣乙进来,便衣甲向玉良若英厉声地)把手举起来!站起来!(向便衣乙)搜他们。

〔便衣乙搜若英和玉良。

梁若英 强盗!

便衣甲 哼,对!就是来捉你们这些强盗的。你们是抗日分子,对吗?

抗日就是强盗。站过去!把脸转过去!不许动!

梁若英 (不转脸,辩解)不,你们抓错人了。我不姓孟,我是王太太。我们找朋友来了。

便衣甲 少说废话,那有抓错的?(向便衣乙)搜到了东西没有?

便衣乙 搜到了一些印刷品。

便衣甲 拣要紧的搬走。

便衣乙 是。

〔两个日本宪兵,从外面进来。

便衣甲 把他们铐起来!

〔他们把玉良、若英铐在一块。

章玉良 (苦笑)想不到咱们又在一块了,若英,这也是一种“奇缘”吧。

梁若英 我恨你。

章玉良 恨我有什么用?(严肃地)跟我一起,再经受一次熬炼吧。

梁若英 真倒霉。

便衣甲 走!

〔日宪兵押玉良若英下。

——暗转

## 第 六 场

**报告员** 就这样，玉良和若英被抓去了。这对于在内地已经坐过两年监牢的章玉良，虽然是残酷了一些，但是这位战士认为又是一次熬炼。而对于过惯了舒适生活的若英，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呢？这还不能知道。我们且看看日本便衣今天要逮捕而没有逮捕到的孟南吧。

〔刘大哥家。〕

**李新群**（跺脚）真没有想到会这样，外面不晓得的还当我们故意害他们的哩。

**刘大哥** 我早说过，你们那儿得当心，可你们就是警惕不够。

**李新群**（低头）真该死，我太大意了，我以为暂时是不要紧的。

**刘大哥** 日本人也早注意玉良了，瞧这个。（指日文报纸）他们对玉良回上海已经有报导了，这趟决不会轻易放过他的。玉良那样的身体够他受的了。凭什么也得把他给救出来，否则我们的责任太大了。

**孟南** 对，把这任务交给我吧。这主要是我的责任。

**刘大哥** 不，看情形，你是非走不可了。老黄告诉我，日本人对你势在必得。

**孟南** 可是走到哪里去呢？

**刘大哥** 到内地去。

**孟南** 那么这里的事谁管？杂志报纸一大堆。

**刘大哥** 自然还得办下去，这你就别管吧。

**孟南** 我实在丢不下这些熟悉了的工作，同时（摇头）到内地去也渺茫得很。

**刘大哥** 到处都有组织，服从组织，按照必要和可能办事，有什么渺茫？（检信件）一切都给你预备好了，你先到武汉再说，这里有几封介绍信。

**孟南** 可是——

刘大哥 别三心两意的了。快去做准备。

(周凡上,他似乎有什么心事,不像以前活泼。)

刘大哥 士祯,船票买了没?

周凡 买了。江新,房舱,晚上九点上船。(交船票)

刘大哥 (向孟)船票交给你。

孟南 (见只一张)一张!那么新群呢?

刘大哥 唔。你们愿意的话,同走也可以。

孟南 我看——

刘大哥 那么小周,再去买一张。

周凡 (似乎有些勉强地)好,我去。

李新群 慢点。(止住小周,向孟南)我留下吧。

孟南 你留下?

李新群 对。我估计我留下还可以做些事。大哥说得好,凭什么也得把玉良他们救出来。他们是代替我们受罪的。尽管组织上会设法营救他们,倘若我们都扬长而去,人家要批评我们的。

孟南 真是。大哥,让我留下吧。那样我们于心才安。

刘大哥 你留下不合适,这不是你心里安不安的问题,是怎样合理使用我们的力量的问题。(考虑后)不过新群要留下来,我也不反对。因为她的工作一时还没有人能代替她。

李新群 对,在这儿我可以照顾玉良替他们奔走,我想去找池田老人,也许能起一些作用。还有,大哥支持我搞一爿小学,房子也看好了。

刘大哥 对,应该把它建立起来,作为一个据点。

孟南 (痛苦地)唔,好。那你就留下吧。我想我们是会再见的。战争不会拖得太久,而且一定以敌人的失败而结束,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人事是变化很多的。我们还年轻,我们的工作带很大的冒险性……

李新群 (激动)得了,别说下去了。孟南,你放心,我不是若英,你不会失掉我的。不管命运多么残酷,它顶多能分开我们的身体,不能分开我们的心。

孟南 新群！（他激动地拥抱了她）我知道你是能照顾自己的。何况还有大哥。

刘大哥 对，我会招扶她的。

孟南 （对刘）谢谢你，大哥！（紧紧握手）

刘大哥 你放心吧。

孟南 （见周）哦，士祯，我也拜托你。

周凡 （握手）放心吧，新群是我们的好同志。

〔孟南与新群再度握手、拥抱。〕

刘大哥 （看看表）孟南，该走了。把分别的痛苦化为力量吧，同志。在上海，在内地，一样是为人民的自由解放做斗争，我的老婆不也是在西北吗？

孟南 是，再见了。

刘大哥 新群你不用送了。小周，招扶孟南上船。小心一点。船开了，马上告诉我。

周凡 是。

刘大哥 （交一皮包）这是路费和文件，内地情形也复杂，诸事都别大意。这里你放心。祝你一路平安。（再紧紧拉手）

——暗转

## 第七场

报告员 其后的某一天，杨树浦工厂区一条巷子里也出了这样的事。

〔放工汽笛声。工厂区僻巷。〕

〔金妹追上另一个她叫“大姐”的女工。〕

刘金妹 大姐，慢点走，我们谈谈。

大姐 你不是说要赶回去看妈妈吗？

刘金妹 是呀，妈有病。我问你，你听谁说，我们厂要关门？

大姐 外边谁都知道。厂里孙先生也这么说。

刘金妹 为什么？生意不好？

大姐 人家洋纱比咱们的便宜，老板赔不下去了。

刘金妹 不反正是靠东洋人吗？

大姐 东洋人逼老板把厂全交给他们。老板不肯，总想留下一点，东洋人就处处给他捣麻烦，银行里也不给通融，他还不是老办法，牺牲工人，减少损失。看样子厂是关定了，刘大姐说，倘使关厂，至少得要求多发一个月工钱。

刘金妹 咳，当真关了可怎么办？我妈又病了，就靠我丈夫一个人赚钱了。

大姐 当真关了厂，没办法的就不止你一家了。

刘金妹 可不。大姐，怎么你好像老有办法似的？

大姐 有什么办法？就靠招弟摆一个小摊，做点小生意贴补贴补。

刘金妹 做什么小生意？

大姐 起先是卖大饼油条，后来才知道洋罐头比大饼油条还要便宜，我们就贩洋罐头了，利息倒还不错。

刘金妹 咳，都像你们有本钱就好了。

大姐 谁有本钱哪？谁还不都是吃在口里，穿在身上？这叫“吃毒药止渴”借印子钱做本，背大二分利。

刘金妹 不管怎么说，人家总愿借给你呀，像我们人家有钱也不愿借。

大姐 那也不见得。你真想做做小生意么？

刘金妹 想试试看，不做点小生意贴补贴补，真不得了。

大姐 好，我跟你问问去。

刘金妹 大姐，拜托拜托。

{金妹与大姐分手，刚要转弯，一流氓型的男子走过轻佻地，摸了金妹一把。

刘金妹 (打回去)谁？

阿土 噢，我呀，连我都忘了，金妹？

刘金妹 (怒)谁知道你是谁？

阿土 我呀，阿土哇！



刘金妹 干嘛动手动脚的？

阿土 神气什么？东洋人动得，我动不得？

刘金妹 赤佬！（瞪眼走下去）

阿土 他妈的！

〔戴黑眼镜的流氓和另一个流氓上。〕

黑眼镜 阿土，你生什么气？

阿土 这小娘们给东洋人动过了，还神气活现。

黑眼镜 你说刘金妹？唔，这几天给报纸上一捧，抖起来啦！

阿土 大不了一个纱厂女工，抖的什么鸟？

〔友生走过听到他们说话。〕

友生 怎么着？纱厂女工就该受欺负吗？

阿土 咦，这关你什么事？

友生 我是工人，你说工人就关我的事。

黑眼镜 这女人偷东洋人，丢我们工人的脸，有什么说不得！

友生 你怎么知道她偷东洋人？

黑眼镜 你他妈的怎么知道他不偷东洋人？

友生 鬼子兵横行霸道，糟蹋中国女人，中国的男人们不说公道话，不打抱不平，反而站在鬼子一边说中国女人不好。他妈的，难怪中国要亡，一定得人家强奸他奶奶，强奸他姐姐，他才算心满意足。

黑眼镜 他妈的，国都亡了，多少女人被皇军给霸占了，个把女工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这小子不服气，想造反吗？

友生 你这小子，竟然满嘴“皇军”，不知羞耻，你是中国人吗？

另一流氓 （指友生告黑眼镜）他就是刘金妹的丈夫。

阿土 （大笑）哈哈，闹了半天，原来是个“活忘八”！

友生 （一拳把阿土打倒在地）你这狗杂种，你说什么？

黑眼镜 他妈的！

〔阿土、黑眼镜与友生打成一团。友生盛怒之下，愈斗愈勇。〕

〔金妹闻声赶来。〕

刘金妹 （叫喊）友哥，友哥！（回头）大家来啊，有人欺负友生。大家来

呀……

〔在友生与阿土恶斗中，黑眼镜取石灰一包，抛向友生的眼睛。

〔众工人涌上，三流氓狼狈逃走。

众工人 打，打，打死这些狗杂种！（几个工人继续追下）

友生 （以手掩住双目，痛苦地）他妈的！我完了！

刘金妹 （忙来扶住友生）友哥，不要紧吗？不要紧吗？

友生 痛得利害，别他妈的把我眼睛给搞瞎了。（他痛得用手去擦）

〔一个叫余达生的工人走过来。

余达生 友生，快别擦了，那会更伤眼睛的。我们跟你找大夫去。

刘金妹 对。快找大夫去。（低声、踌躇）可是我们钱不够怎么办，老余？

余达生 不要紧，是我们熟识的大夫，钱要得很少。就是要用些钱我们大家想办法。

刘金妹 那就太好了。

众工人 快去吧。

友生 （十分痛苦和气愤地）想不到遭这样的毒手，他妈的！

余达生 我跟你谈过的，这是残酷的斗争嘛。来，扶着金妹走吧。

刘金妹 扶着我吧，友哥。

〔工人拥友生下。

——暗转

## 第八场

报告员 余达生和金妹扶友生找医生去了。我们但愿友生的眼睛有重见光明的希望。于今且说孟南走了以后，新群这位热情的女战士为工作，为朋友，为第二代尽心竭力，忘记了自己的辛苦和安全。一天她从工作地方回来，匆匆忙忙地可又很警惕地走着。周凡从后面叫她。

周凡 新群！（新群不答，再叫）新群！

李新群 （回头惊望）谁？（见是周）哦，你，士祯。（四望无人，低声）以后

叫我兰生，别叫新群这个名字了。大哥不是说过的吗？

周凡 对，以后改。上哪儿去？

李新群 回去。

周凡 你怎么又去找王仲原呢？

李新群 不是找王仲原，是找贝贝，约她同去看她爸爸。真倒霉，还给王仲原训了一顿。

周凡 他怎么训你来着？

李新群 他说章玉良被捕反正是迟早问题，怎么把他的老婆也给陷进去了。要我还他的人。

周凡 这个无耻的家伙！

李新群 可是我们的确也有错误嘛。我真是难过，那样冒冒失失地把一位有力的同志陷在牢里，我永远不能饶恕自己。

周凡 你也别那么难过。那也不是你一个人要负责的。

李新群 你说还有谁？

周凡 我不过比方这么说。

李新群（敏感）小周，我上王仲原那儿去你怎么知道的？

周凡 ……

李新群 你跟着我？你时常这样，对吗？

周凡 也不。我有时候总关心你，怕你出危险，你知道孟南走的时候也托付过我的。

李新群 对，大哥说孟南走那天晚上几乎被敌人发觉，是你把他掩护过去的，我真感激你；可是，周凡，我想问你一件事。我摆在心里好一些日子了，老没说。

周凡（热情地）说吧。什么事？新——

〔有人打一个女小孩，问：“小毛头，你怎么偷吃我们家东西？你还偷不偷？”“我饿了呀。”“你饿了就该偷吃的？”女小孩挨打声，哭声。〕

李新群 好，下次谈吧。我去看看去。

周凡 我也去看看。

李新群 (握手)别……

[女孩子哭得更利害,她健步地跑去了。

周凡 (兴奋地目送着她的后影。不由地低叫)新群!

[暗中有人拍他的肩头,他转过头看,不认识。

周凡 你是谁?

[暗中人是我们曾经见过的便衣甲。

便衣甲 (冷笑)怎么,跟你打了好几次交道了,你还不认识我?

周凡 (起身)谁跟你打过交道?谁认识你?(要走)

便衣甲 (忽出手枪止住他)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啊。别忙,坐下来,咱们谈谈。

周凡 (不得已,坐下)谈什么?

便衣甲 谈什么?上海滩嘛,谈谈买卖。

周凡 我不懂买卖。

便衣甲 就谈你懂的买卖吧。(给香烟)对,上一批买卖你出了很大的力,我们还得谢谢你哩。

周凡 (呆然)我给你们出过什么力,奇怪!

便衣甲 怎么,你出了力还不知道?你不领我们上山海关路,我怎么能搞出那么大一个机关?后来知道抓的是章玉良,你的功劳就更大了。

周凡 (不寒而栗)怎么,你——?我怎么会领你们去?

便衣甲 你跟着人家,我们跟着你。那不是你领的是什么?“功成不居”,你真是太伟大了。哈哈!

周凡 (怒)原来你是狗!

便衣甲 (又以手枪按住)别动换!咱们客客气气的。你动换,你逃得出我,逃不出上海的天罗地网。懂吗?你也别着急,你那些反日的同志我们暂时也不会动他们的。你也尽管在你们团体里照常地而且忠实地工作。懂吗?认识你不错。你很有价值:你关系方面多,你是我们的眼睛,也是我们的好线索。我们很看重你。来,跟我上家里谈谈,你放心,别人不会知道的,你的事只有我知道,懂吗?(见

周不动)咦,怎么不走啊。

周凡 (想相机打倒敌人)你走吧。

便衣甲 (冷笑)小伙子,你还嫩哩。照平常一样,你在头里走,我跟着你。到前面就上吉普车了。

〔周不得已,只好跟着走。

——暗转

## 第九场

报告员 新群那天晚上救回了那个因偷人剩饭而挨打的小毛头,这孩子成了她的学校的第一个学生了。

〔一个颇大的前楼现在成为弄堂小学的筹备处,也是新群的工作、生活的地方。

〔新群正在辛勤地写钢板,外面小孩踢球,一个小皮球从窗孔飞进来。新群拾起,走到窗口,叫声“小张接着”扔下去。但球从屋瓦上滚到另一条街上去了。

李新群 哎呀,对不起滚到那边街上去了。(下面小孩声:“不要紧,我从后门去拾去。”)

〔小毛头送信上来。

小毛头 小姐,信。

李新群 (接信)哦,谢谢你,小毛头姑娘。以后别叫我小姐,叫我先生,好不好?

小毛头 好,李先生。我走了。

李新群 哦,你别到弄堂里去跟小孩子们吵架。以后你是我学生了。我教你每天识一个字,好吗?

小毛头 好。

李新群 (举信封)瞧,这是“李”字。

小毛头 让我念,“李兰生先生亲收。”

李新群 (喜)怎么你识字!

小毛头 我上过小学二年级。

李新群 那为什么不上了呢？

小毛头 爸爸给鬼子飞机炸死了，妈妈改嫁了，没人管我了。在婶婶家里住，婶婶也没有办法，饭也吃不上……（哭）

李新群 好，别哭了。你就算我闺女吧。我教你读书，做事。

小毛头 那可好。以后我不叫您“先生”，叫您“娘”了。

李新群 成。毛头，拿条毛巾来，让我擦擦手。

小毛头 是，娘！（她敏捷地办了）

李新群 （喜抚小毛头）真是我的好孩子，还真能办事。

小毛头 娘，您换下的衣裳，我也给您洗好了。

李新群 是吗？晒了？

小毛头 晒了。都快干了。

李新群 （抱她）你还真是我一个好帮手，孩子！

〔刘大哥上。

刘大哥 新群！

李新群 哦，大哥。

刘大哥 孟南从昆明来的信。（给信）

李新群 真的？（兴奋地看信）哦，他在昆明会见了好一些老朋友。他们都问候你。

刘大哥 你现在可以放心了？

李新群 （笑）唔，他还挺关心玉良的事。

刘大哥 对，这几天你跑得怎么样？有些结果吗？

李新群 （点头）有些结果，池田说明天带贝贝去探望他们一下，是没有问题的了。

刘大哥 唔，这也好，慢慢的来吧。今晚我再去托托人，找找关系。

李新群 好。

刘大哥 你那张对敌传单，什么时候写好？

李新群 今晚准赶完。

刘大哥 快一点吧，这儿还有一张稿子，油印机拿来没有？

李新群 还没有。用得急的话，我到原来的地方去印。

刘大哥 也好，小心点吧。我走了。

李新群 好。

〔忽然警笛声，枪声。

李新群 (惊)什么事？

刘大哥 八成又是抓爱国分子吧。

李新群 别是来找我们的？

刘大哥 也说不定，所以你这里得充分接受过去的教训，加倍提高警惕。倘使他们这个时候上来了，你看多危险！

李新群 (她一面急速拾掇，藏起钢板、腊纸、印刷品等等)是，我一定小心，大哥。可我也不害怕，反正做革命工作也没有一个完全保险的地方的。

刘大哥 对。我们信任你。可是别忘了，安全第一啊。

李新群 是，大哥。(她向小毛头：“你下去。”小毛头走了，她郑重地问刘)大哥，您对周凡很信任吗？

刘大哥 (注意)怎么样？你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李新群 还很难说。不过我得把我的看法说出来供您参考，要不然可太危险了。

刘大哥 是吗？你说。

李新群 您注意到吗？小周很长的时期在追我。

刘大哥 追你？他对你表示过？

李新群 没有。我发现他老跟着我，他说是孟南临走的时候也托付过他的，他很关心我的安全。可是在那以前我也发现过。特别是玉良被捕的那一次，我跟孟南从家里出来，看见一个人影儿很像他。

刘大哥 怎么，那次就有他！你怎么不早说？

李新群 因为我还不能确定是他。可能他不是恶意，可是我看敌人已经注意他了。

刘大哥 唔。(他想了一下)你提得很好，他对你有兴趣是确定的。我早已注意到了。孟南走的时候我曾经让他买两张船票，他向我提过意

见,说应该把你留下。

李新群 您是听他的话才把我留下的?

刘大哥 不是。后来我有我的考虑。可是他显然是高兴这个决定的。

李新群 哦,原来这样。(忽注意)刚才来了一封信,像是他写的。(急拆信)

刘大哥 让我看看。(他们仔细看信,外面警笛声)

——暗转

## 第十场

报告员 当时爱国分子不断遭受敌伪的摧残迫害,而新群却一面做着爱国工作,一面冒着危险,勇敢热情地关怀别人的苦难,和帮助别人减轻苦难。这时她正带着贝贝到各处为玉良和若英奔走——

〔新群拉着贝贝的手,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手里提了些食物衣服之类。〕

贝贝 李阿姨,干吗不早带我去看爸爸?

李新群 打听出这条门路不容易啊,贝贝,不知费了多少事才让你去见这一面。

贝贝 李阿姨,你说那天在电影院门口碰见的就是我爸爸?

李新群 是啊,你怎么一点也不认识你爸爸了?

贝贝 仿佛有那么点儿熟似的,可是我怎么知道是爸爸回来了?

李新群 王仲原看了你妈妈的信他怎么说?

贝贝 他说让他们在牢里团圆得了,找我干嘛?

李新群 你看他会不会救你妈妈呢?

贝贝 听他给谁打电话来着,可是只提我妈,没提我爸爸。

李新群 你爸爸是个可尊敬的人贝贝。如果他只把你妈妈救出来,那你怎么办?你还跟你妈妈住在王家?

贝贝 不,不,我再也不跟那姓王的住一道了。我跟爸爸去革命去。



李新群 嗨！可是你爸爸还在牢里呀。

贝贝 我跟他一道坐牢。

李新群 (拍拍她)真是好孩子，有骨头！哦呀，怎么半天还没有车子来，我们叫三轮吧，你冷不冷？

贝贝 有一点儿冷。我不大在外面吹风的。

李新群 我叫三轮去。(她走过一女摊贩旁)

刘金妹 哦，你是不是李小姐？

李新群 你谁？(细认)啊呀，金妹！你在这儿干嘛？

刘金妹 (难为情地)作——作点儿小生意。

李新群 怎么厂里不做了？

刘金妹 厂里生意不好，关门了。

李新群 你妈妈呢？她好吗？

刘金妹 妈妈在家，老是病病歪歪的。

李新群 你丈夫眼睛好了些没有？

刘金妹 (黯然地摇头)还那样儿。幸亏余达生他们帮忙，在看医生。

李新群 那么，你家里就靠你一个人了？

刘金妹 呃，就靠我一个人。(拭泪)

李新群 (想了想)那你担子也真不轻，好好儿干吧，金妹。别难过，大家会帮助你的。今天我有事，改天来看老伯母跟你丈夫。哦呀，车子来了。再见吧。(拉贝贝)贝贝，来！(向金妹点点头，匆下)

[旁边一小孩也在摆地摊。忽瞥见伪警走来，小孩先收起货。

小孩 快，来了，来了。(急跑下)

刘金妹 什么来了？

[发现伪警来了来不及收东西，只得跑了一部分货品逃走。但仍被伪警抓住。

伪警 妈的，叫你搬开，你又在这里摆！

[用小孩丢下的网袋，把金妹的罐头都装了进去，拿起走。

刘金妹 (追)先生，还给我，还给我，我到别处摆得了，还给我！

伪警 还给你？到行里去还你！

**刘金妹** (拖住他)先生,我是借印子钱贩来的呀。我家里妈病了,丈夫眼睛坏了,就指着这个过日子的呀。

**伪警** 管不了那么许多,要还到行里去!

**刘金妹** (仍拖住他)先生,你拿去了,我们一家就活不成了。真的,都活不成了呀。我跟你磕头,先生,先生,我们都是中国人,可怜可怜我吧,帮帮忙吧!(她连连磕头)

**伪警** 哧,好罗嗦!说过了,到行里去还你。(甩开金妹,走下)

**刘金妹** 先生,先生,天哪,我一家都活不成了。先生,先生。(追下)

——暗转

## 第十一场

**报告员** 金妹的东西,就这样给没收了,她一家怎么过日子呢?学一句老话“这且按下不表”。且说新群带着贝贝去找一位跟中国文化人有些交情的日本人池田老人,由这位老人领着贝贝去日本宪兵的监牢里看她爸爸和妈妈。让我们先介绍她妈妈的情况吧。

〔宪兵队里的女囚室,阴惨惨地,真像地狱一样。通过铁栏,可以看见另一囚室。〕

〔若英与另一姓黄的女囚在谈话。〕

**梁若英** 真倒霉,这么点地方睡三个人,又只有两条破军毯,可把我给冻死了。

**黄小姐** 这还算好的哩,前几天这屋子关了十八个女学生,也只有两条破军毯,你想想那个挤劲儿,就跟装沙汀罐头似的,叫人气也吐不过来。不知怎么,一晚上又都解走了。(小声)她们这十几个女学生据说是一班的同学,参加了一个抗日组织,她们的领袖是一个十八九岁的漂亮姑娘,还据说是个共产党员。一来就被宪兵队再三拷问,受了好几次刑,这女学生不只是不招供,还骂他们是“侵略强盗”。鬼子气了,据说这十几个女学生都完了。

梁若英 是么？咳，多惨！这成什么世界！

黄小姐 你怎么来的？王太太，怎么你又是“孟李氏”呢？

梁若英 我去看一个朋友，那位朋友不在，来了一群人，糊里糊涂地就把我给抓来了。把我当成“孟李氏”。你看多冤枉！

黄小姐 有什么冤枉不冤枉的，反正做了中国人就有罪。

梁若英 怎么能糊里糊涂地乱抓人呢？难道不讲道理？

黄小姐 （笑）讲道理他就不来侵略中国了，王太太。

梁若英 你是怎么来的，黄小姐？

黄小姐 我是上海话剧团的，我们演了一个戏叫《云霓》，是写明朝河南省天干无雨，庄稼都枯死了，老百姓焚香求雨的故事。演了一个礼拜没有事，忽然一天来了许多日本宪兵把我们都给抓来了，说我们演反日戏，我们跟他辩，说这是一出历史戏，一点也没提到日本。他们说：剧词里头有“时日曷丧”的话，分明是骂日本的。又说戏名叫《云霓》，中国古话说：“如大旱之云霓”。那分明是怨恨日本皇军，希望共产党来解救你们的。我们说：“怎见得呢？”他们说戏中的农民盼望天上的云霓是朝着北方的，那不是望共产党是望什么？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然这是有汉奸告密的。

梁若英 是啊，没有人告密，八成他们搞不这么清楚。你们刚来也关在一道吗？

黄小姐 以前是关在一道的，这几天又把我们分开了。

梁若英 （打量）我也许看过你的戏，怪面熟的。

黄小姐 你也喜欢看话剧？

梁若英 我是“话剧迷”，有戏必看。三年前，你是不是演过《复活》的？

黄小姐 我演过卡秋莎。

梁若英 对，你看我记性怎么样？你骂辽夫略杜夫的那段长台词，我以前还背得几句。巧啦，在这里碰到你。（笑）

黄小姐 嘘，你低声点。（远处皮鞋声）

梁若英 （走）哎呀，这日子叫我怎么过？瞧我这头发，简直弄得像鸡窝似的。你有梳子没有？

- 黄小姐 这儿哪有那些东西，都是用手梳的，跟女看守借梳子得花钱。
- 梁若英 (摸摸身上)一进监什么也给他们收掉了，身上一个钱也没有，真倒霉！(看看手)瞧，这成了一双什么手啊？
- 黄小姐 (笑)你该不想搽“寇丹”吧，我的王太太。
- 梁若英 别开玩笑了，这里面还有寇丹？
- 黄小姐 不是开玩笑，王太太，这是问口供的一种苦刑！用绣花针刺我们的指甲缝儿，女牢里就叫“上寇丹”，血一沁出来，指甲不都红了？
- 梁若英 哎呀，那不痛死人？
- 黄小姐 “十指连心”嘛，还有个不痛的？
- 梁若英 天哪，听了我都发抖。凭什么也得离开这儿。
- (内哭叫声。)
- 黄小姐 (变色)噫呀，小俞又吃苦头了。
- 梁若英 哎呀，怎么办？小俞姑娘那样弱的身体……
- 黄小姐 小俞身体弱，性格倒是挺强的，从不胡乱供出别人，不管上什么刑。
- 梁若英 小黄，你说这里除了“上寇丹”还有什么刑？
- 黄小姐 多得很，最普通的是灌荷兰水、抽橡皮鞭、坐老虎凳……
- (内有日宪兵脚步声。)
- 黄小姐 快坐下来，鬼子宪兵来了。他们不让我们站着，得坐下来。
- (日本宪兵引池田老人、贝贝上。)
- 日本宪兵 (朝内)章玉良！过来！
- (章玉良着囚服从黑暗角落里出来。)
- 池田 章先生，你的小姐来看你来了。
- 日本宪兵 允许你们父女会见五分钟。
- 章玉良 (兴奋地攀着铁栅)怎么？我女儿来看我来了？
- 贝贝 (奔向铁栅，惨叫)爸爸，爸爸！
- 章玉良 (抓住贝贝的手)你是贝贝，你是贝贝，啊，孩子！
- 贝贝 是我，爸爸，你受苦了。
- 章玉良 你现在认识爸爸了？

贝贝 我认识爸爸了。那天在电影院看到您，我不知道是您，妈妈告诉我“爸爸回上海了”，我不明白。我说：“爸爸不是在上海吗？”我还管那坏东西叫爸爸哩。爸爸，你原谅我吧。

章玉良 孩子，我离开你太久了，这不能怪你。你现在认识爸爸了就好。爸爸没有别的挂念，就是不放心你，想看看你，现在可看到你了，爸爸死也瞑目了。

贝贝 爸爸。（抱铁栅哭）

章玉良 孩子你看了妈妈了么？

贝贝 还没有。

章玉良 回去好好跟李阿姨读书，她会很好地照顾你的。

贝贝 我知道，爸爸，您多保重！

章玉良 孩子，爸爸会保重自己的。他们可以摧残你爸爸的身体，可是摧残不了爸爸的灵魂。他们看不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可是我们用行动告诉他们：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骨头是硬的。 。

日本宪兵 走！

贝贝 爸爸保重，我以后再来看你。

池田 时候到了，小姑娘走吧！（拉贝贝走）

章玉良 孩子，保重，好好读书。

贝贝 （走至门口，又奔回栅前）爸爸！

〔日本宪兵猛拉贝贝下。〕

——暗转

池田 （对日本宪兵耳语）

日本宪兵 孟李氏，你女儿来看你。

黄小姐 （向若英）有人看你。

日本宪兵 孟李氏！

梁若英 有，有！

池田 你女儿贝贝来看你。

〔贝贝从黑暗里走上来抓住铁栅。〕

贝贝 妈妈！

梁若英 哦，贝贝，（抱住贝贝大哭）你妈妈在受罪啊！

〔日本宪兵拉开贝贝。〕

日本宪兵 不许靠近！

梁若英 贝贝，快去告诉“爸爸”，要他接我出去，说妈妈在这儿受苦，再不救妈妈，妈妈就要死了。晓得么？孩子！

贝贝 唔，晓得了，可是我爸爸不是在这儿吗！那天你去找爸爸怎么不领我去呢，妈妈？

梁若英 幸亏没领你去，不然你也一道吃官司了。

贝贝 我情愿跟爸爸妈妈一道吃官司。

梁若英 傻孩子，你当官司是好吃的。妈妈再也受不了这个折磨劲儿了。好孩子快听我的话，去告诉“爸爸”。

贝贝（不愿意走）可是他说，他不管您了。

梁若英 你去求求他，好孩子，他会听你话的，他喜欢你。

贝贝（失望）唔，好吧，给您带了点吃的东西，阿姨买的，可是都给他们拿去了。

梁若英 啊，下次想办法再带些东西吧。

日本宪兵 走，没有时间了。

池田 贝贝小姐，走吧。

贝贝 妈妈，我下次再来看你。

梁若英 孩子，千万告诉“爸爸”，说我求他，要他拿出点良心来救救我。

我在这里一刻也过不下去了。我要死了。要他千万救救我，听见了没有？这里什么也没有，下次来给我带些日用的东西来，梳子、镜子、篦子、随身衣服，听见了没有？孩子，别忘了。

贝贝（失望地）唔，晓得了。（随池田走下）

梁若英 叫你“爸爸”千万来救我，妈在这里度日如年。听见了没有？孩子？……

黄小姐 安静一下吧，王太太，你女儿已经走了。

梁若英 啊，贝贝！

## 第十二场

〔金妹家。

〔桌上残灯未灭，友生睡床上，老母在缝衣。

友生 (梦呓)狗杂种，叫你认识我！叫你认识我！

刘母 友生，友生！（摇他）

友生 啊！啊！

刘母 (再摇)友生，醒一醒，醒一醒！

友生 (醒了)哦，怎么还不来睡？这么晚才回，干什么去了？

刘母 是我！友生！

友生 哦，岳母，你老人家还没有睡？

刘母 给你缝衣哩！

友生 你有病，早点睡吧。老眼昏花地缝什么？回头交给金妹得了。

刘母 她有她的事，这是我从店子里领来的。他们看我针线不错才放心让我缝的，我算有了点活计了。

友生 什么时候了，娘？

刘母 刚才隔壁的钟敲过三点了。

友生 (焦躁地)金妹还没有回来？

刘母 没有。(停)真是的，她从没有这么晚不回来的呀。

友生 咳，现在一家都靠她过日子了，她该变了。

刘母 不会的，友生。她不是那样的孩子。今晚一定有什么事，出了什么乱子。这几天外面风声很紧，据说游击队要冲上海。

友生 (捶床)咳，可惜我眼睛坏了。我早想当游击队去，家累重，走不动。若是早走了，眼睛也不会弄得这样。

刘母 安心地养吧。你没听得老余说，他们花多少钱也得把你眼睛治好。

友生 (苦笑)老余他们是一番好心照顾穷朋友，可是他们自己也是卖气力的呀，怎么好老麻烦人家呢？再说，平民医院也没有什么太高

明的大夫，他们枉自花了许多钱，我的眼睛还是看不见。

刘母 耐烦点啊，友生，医院里大夫们也还是肯尽心的。要不又怎样办？

友生 怎么办？死路一条！可我又不愿死，我还年轻，我还有一颗火热的心呀。啊，我怎么好！（哭了）

刘母 不，友生，别哭，那样眼睛只有更坏的。我看你这几天老是擦眼泪，那是不好的呀，孩子。

友生 娘，你不知道多么难受！

刘母 怎么不知道？可是大夫说，要好就得静下来。

友生 什么静下来，分明要我死了这颗心。可是，要心死是多不容易啊，难道我真的就这样完了？娘？（哭）

刘母 瞧，你又哭了，这怎么好啊！

友生 你知道，我平常是不流眼泪的。多么苦的日子我也能熬过，多么重的担子压在我肩膀上，我从不讨饶。可是，于今我什么都完了，我想做的事还一点没有做啊，狗杂种们不只搞瞎了我眼睛，还撕碎了我的心。我一个堂堂男子汉于今我得靠老婆养活我！

刘母 这算什么呢？你养活过我们娘儿俩，于今她又来养活你，不是理当的么？这几年你待我这样好，就像你的亲娘一样。

友生 女婿是半子嘛。我妈妈去世之后，也没人像你这样疼过我。

刘母 我只有这个女儿，我这一辈子就靠你养老了呀。

友生 哪里知道如今我得靠你做针线活来养我……

刘母 瞧，你又这样说！你安心养病吧。说不定眼睛会好起来的。万一一时好不了，也总会活下去的，“天无绝人之路”，有许多活是眼睛坏了人也能干的。

〔外面敲门。〕

友生 （敏感）谁？（向岳母）快去开门，许是她回来了。

刘母 （起身）金儿？

〔外面金妹声：“是的。”〕

〔开门，金妹慌忙进来。〕

刘母 （低声）怎么这时候才回来？



〔金妹疲乏地坐下，掩面哭。〕

〔友生焦躁万分，爬起来，又躺下去。〕

刘母 货卖了？

刘金妹 （勉强点头）呃。

刘母 都卖了？

刘金妹 （望望床上，又勉强点点头）唔，都卖了。

刘母 那就好了。怎么回得这样晚哪？什么时候了，你晓得么？

〔刘金妹哭。〕

友生 他妈的！你卖了什么？我问你，你卖了什么？你卖了人是不是？

干脆你不回来得了，你当老子眼睛瞎了，是好欺负的！？

刘金妹 （哭更惨）哇……

刘母 友生！

友生 你晓不晓得我们一直瞪着眼睛等你到这个时候？

刘金妹 我怎么不晓得。

友生 晓得，怎么不回来？

刘金妹 回不来呀。

友生 为什么回不来？不好意思回来，没有人再送你回来，是不是？

刘金妹 你怎么这样侮辱我！？

友生 （以拳击床）谁侮辱谁了？我替你争面子，把眼睛都给狗杂种们害瞎了。你于今当真叫我做活忘八，这是我侮辱了你，还是你侮辱了我？你说！

刘金妹 （大哭）天哪！

刘母 别哭！真要了我的老命了。孩子，你倒是说呀，怎么这样晚才回来？你上哪儿去了？有人欺侮你吗？

刘金妹 今天我在大马路摆下了。起先生意还好，卖了四五罐。后来巡捕来赶我们来了，我来不及逃，货都给没收去了。我求他把货还给我，我说：“我家里有娘，有丈夫，都在生病，本钱又是借印子钱借来的。”我哀求他帮帮忙，“高抬贵手”，我还跟他磕头。他只当没听见没看见，没收了我的东西不算，还把我带到行里去，问也不问就把

我给关起来了。我知道妈和友哥在等我，我心里着急，拼命地喊呀叫呀，三道头听到了，问了几句，摆摆手，才把我给放出来了。

刘母 货呢？

刘金妹 我再三向他们讨，他们不给，反用棒子打我。我几次跟他们拼命也没有用。怕你们着急，我只好回来了。时候太晚了，一路上巡捕问我要口令，我把情形告诉他们，才算让我通行。一回来，友哥不问情由就那样疑心我，把我不当人，我还活着干什么呢？太没有意思了哇！（又痛哭）

刘母 原来是这样儿，别哭了，孩子，是你不说呀，说出来大家不都明白了么？

刘金妹 我也是人呀，也是个知道好歹，知道羞耻的人呀。我对友哥发过誓：一辈子做牛做马，也伺候他，我还能存什么坏心眼儿吗？

友生（爬起来）金妹，对不起，我错怪你了。我知道你的心，可是你从不曾这样晚回来的呀，外面又不安静，你又是年轻女人，家里人能够不着急吗？以前我眼睛好，人家还欺负我们。如今被狗杂种们害成这样儿，得靠你赚钱养活我，换了别的女人要觉得很冤的，我怎么能不多心呢？

刘金妹 友哥，这是什么话！你眼睛为谁坏的，难道我会忘了？迟早我们要报这个仇的。你多年照顾我妈妈和我，你病了我不伺候你又谁来伺候你呢？伺候你，养你，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光荣。我会觉得冤？你这样多心，我可以死在你面前。

刘母 金儿，年纪轻轻的，别死啊活的了。时候太晚了，快点儿睡吧。

友生 金妹，来！

〔金妹走过去，坐在床边。〕

友生（紧握住她的手，感极）原谅我。以后再也不错怪你了，家里这副担子够你挑的了。只望我眼睛有再见光明的一天，我一定让你过点好日子。

刘金妹（抱住他）啊，友哥，我们好苦命啊！（哭）

〔鸡叫。〕

刘母 早点睡吧。快天亮了。

友生 是呀，早点睡。

刘金妹 是。（她起身关门，服侍娘睡，自己也脱衣，吹灯，上床）

〔鸡叫。〕

刘金妹 （独自起身坐在床上）怎么办？天哪！怎么办？

刘母 （也醒了）金儿，你还没有睡着？

刘金妹 没有哩，妈。

刘母 累了一天，你好好地睡一会儿吧。

刘金妹 睡不着。

刘母 谁睡得着呀？总得勉强地睡一会儿，要不，明天怎么过。

刘金妹 是。（有顷，自语地）明天可拿什么交利息？货都没了，又卖什么？

刘母 再找找石大姐吧。

刘金妹 石大姐也可怜，自身难保。街上没有见她，一问才知大姑娘累病了，躺了好几天了。

刘母 想想别的法子吧。比如去找找余达生。

刘金妹 老余为友哥的眼睛花了不少钱了。非亲非故地好再去麻烦他？

刘母 老余说过的，有什么为难之处尽管去找他。他真是个好入，总是把别人托他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可惜长安路张家搬回杭州去了。他们平日倒是肯帮我们忙的。……哦，要不，你去找找那位李小姐怎么样？那天还承她老远地带了礼物来看你友哥和我。可惜你不在家，不然倒可以跟她多谈谈家里的事，想个什么长远的办法。

刘金妹 我也是想找她商量一下的。可是她很忙，不容易找到她，再说，她也不是很宽裕的。

刘母 那么，不管怎么样，有事明天再说吧。友生醒了，知道你为难，他更要难过的。

刘金妹 是。妈，你睡吧，我也睡了。

## 第十三场

**报告员** 这是当时“孤岛”的深夜。在这凄凉的夜晚，隐藏着多少人民的辛酸。金妹母女面对着苦难的明天，不知道终于睡着了没有？这使我们想起监牢里的玉良和若英，他们又是怎么度过这江南的寒夜的呢？但这里介绍的却是那位“银行家”王仲原和他的新的同居者俞芳子的生活断片。在那样的深夜里他们却刚由舞场回来。

〔汽车喇叭声。〕

〔王仲原的内室。〕

**王仲原** （把帽子一丢，躺在沙发上伸伸懒腰）噯呀，快天亮了吧。

**俞芳子** （从妆台上看看表）才三点四十五分，早得很哩。我还想跳几个曲子，你老催，老催的，真气人！

**王仲原** 是呀，按舞场的习惯真不算晚，可是每晚三点四十五，真有点吃不消。

**俞芳子** 怎么？你累了？真是“未老先衰”！比起“唐天亮”他们来你差得太远了。

**王仲原** 真比不上他们。（呵欠，脱外衣）快睡吧，明天还有事。

**俞芳子** 你先睡，我还要漱个浴哩。（入浴室）

**王仲原** （换睡衣，偷偷端详了一下书架上若英母女的照片）哼！够你受的吧。

**俞芳子** （从浴室出来恼怒地）丽英，丽英！

〔丽英揉着眼睛上来。〕

**丽英** （上来）什么事？小姐？

**俞芳子** 怎么水都凉了？不是叫你留水的吗？

**丽英** 留了呀。太晚了，自然就凉了。

**俞芳子** 那样凉的水叫人家怎么洗呀？

**丽英** （为难）烧火的都睡了。您明天洗好不好？

俞芳子 瞧你，就不听我的话。把家里暖瓶的水都给拿来！

丽英 暖瓶的水怎么够您洗的？

王仲原 得了，芳，明天洗吧。（对丽英）丽英，你睡去。（丽英下）

俞芳子 哼，你就那么宠她！都是你把她给惯坏了。

王仲原 她是若英找来的，在我们家做了好几年了。人还干净。

俞芳子 （紧靠着她）我就知你的心，你还忘不了你那位“太太”，连“太太”找来的小大姐也不敢得罪。

王仲原 找一个可靠的大姐真不容易啊。就是你们女人心眼儿小，专从“忌讳”的角度想事情。

俞芳子 我冤枉了你了？你刚才对谁说：“够你受的了？”呢？

王仲原 哦，我说你每天回这么晚，“够你受的了？”

俞芳子 得了。别撒谎了。（指架上）瞧你，又把那个女人的照片翻出来了。你想起她坐牢，同情她，对不对？

王仲原 唔，任你去瞎猜吧。

俞芳子 什么叫“瞎猜”？我看透了你的心。瞧你脸红了不是？可惜梁若英女士她于今不是王太太了，人家情愿跟她原来的丈夫一道吃官司，人家现在是“破镜重圆”，又是“牢狱鸳鸯”。你还在那儿藕断丝不断地害单相思，值得吗，我的王老先生？

王仲原 我当时做得很漂亮，我让她去见她丈夫，可是，她自己鬼鬼祟祟地，约他在另一个地方幽会，那地方八成是个反日机关，好，他们一到就给逮捕了，这不是活该？再说，这几年我总算对贝贝不错吧；我真当自己孩子一样的爱她，现在呢，她居然不让贝贝来看我了。

俞芳子 “她”是谁啊？你说李新群么？

王仲原 对。

俞芳子 哼，这些进步分子眼睛里头哪里还有你？（她瞟了王仲原一下吻他的头）啊呀，别难过。我们王仲原同志从前可也是进步分子，只不过这几年落后了点儿罢了，努一把子力，还可以赶得上的，不是吗？（望着照片）喂，今天贝贝打电话来，托您这位“爸爸”救救她妈

妈，好心的王先生，你倒是救她不救啊？（见他沉默）说啊！

王仲原 唔，救是救，可是有条件。

俞芳子 （贴着他脸）什么条件？

王仲原 她还得回到我这儿来。

俞芳子 你不跟他离开？

王仲原 不离。我王仲原在上海还不愿把名声搞臭，说我夺来的“有夫之妇”于今又回到她的前夫那儿去了，那叫我王仲原的脸往哪儿搁？

俞芳子 你不离婚，那她出来了又把我搁在哪儿呢，王先生？

王仲原 另外给你找一所房子，比这儿更漂亮，更舒服，行吗？

俞芳子 她不吃醋？

王仲原 她已经是错了的女人了。再回到我的怀抱里来，她就得乖乖地听我的。

俞芳子 哼，说得好像很有一手似的。可惜这是你的如意算盘。

王仲原 怎见得？

俞芳子 纵然她不吃醋，我可不答应。你别着急，我不打不闹，她今天出来，我明天滚蛋。够朋友吧？

王仲原 那怎么成？达玲！你知道我没有你就活不下去了。

俞芳子 好漂亮的词儿！要我不走也行，可也得依我一个条件。

王仲原 甚么条件？你快说！

俞芳子 以后，你也得乖乖地听我的。

王仲原 O.K。（拥抱她）

——暗转

## 第十四场

**报告员** 王仲原当然也没有认真营救若英。狡猾的侵略者有它凶残狞恶的一面，也有它伪善阴险的一面，当王仲原幸灾乐祸的时候，敌人却主动地考虑玉良和若英的自由。

〔牢中。〕

〔岛田少尉在讯问玉良。〕

岛田 我们发见你不是孟南，你叫章玉良。

章玉良 呃，你这个发见不错，可惜太迟了。

岛田 可是你为什么一直承认是孟南呢？

章玉良 中国有一句古话：“呼之为牛，应之为牛。”你们一定要说我是孟南，我想最好是满足你们的判断。

岛田 还有你为什么承认那些文章也是你写的呢？

章玉良 我既然承认我是孟南，那么孟南写的文章当然也由我负责。

岛田 这样，你就吃了很多苦头了。你是想救你的朋友，是不是？

章玉良 唔，这也随你判断。

岛田 是的，你救了你的朋友，他已经到了昆明了。

章玉良 他到了昆明？

岛田 对，我们这里有情报。

章玉良 那我的苦头算没有白吃。

岛田 但是，我们发现你不是孟南也没有什么，因为章玉良也正是我们要见见的。

章玉良 那么，你现在可以见到他了。

岛田 不错，我们很意外地见到你。用你们中国的俗话说，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而且是在你刚要在上海开始抗日工作的时候见到你就更有意义。你在内地做过很多反对大东亚战争的工作，不是吗？

章玉良 是的，我一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奴役中国人民和东方人民的战争。因此，“八·一三事件”一爆发，我就转到内地去参加中国的神圣抗战。

岛田 哼，别那么跟你们抗战“贴金”了。你们国共合作才几天，就闹翻了。因此你一到内地就给顾祝同关起来了。你还有理由说什么“神圣抗战”吗？你不是知道你们内部彼此钩心斗角，自私自利，很不“神圣”吗？

章玉良 中国是古国，也是个大国，在它抵抗侵略者、创造新国家的过程中，暴露很多的内部矛盾是完全可能的。有的阶层对抗战不很热心，有的还跟你们勾结在一道来破坏抗战。可是广大中国人民从抗战中自求解放的要求是神圣的，为此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自我牺牲是神圣的。

岛田 唔，这倒不是夸张，你们的牺牲真是十分巨大的。可是这值得吗？你们分明受了英美的骗，特别是美国人的骗。你们以为美国人真会帮助你们独立自由么？那都是骗人的话。看他们怎样对黑人吧，怎样对菲律宾吧，我们东方人在他们的眼睛里头都活该是他们压迫剥削的对象，因此，只有我们东方民族大家起来，在日本帝国领导之下，赶走美英帝国主义，这才是“圣战”。

章玉良 “圣战”？倘使你们“圣战”的内容是反对压迫和剥削，你能说日本帝国主义不压迫剥削东方人民和她自己的人民吗？

岛田 这……

章玉良 应该承认中国民族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民族。在近史上它有过许多受骗的经验，可是，血淋淋的现实把他们教育得不再容易受骗了，我们既不信这个骗子的花言巧语，也能看透那个骗子的真肝实肺。

岛田 唔，你这话就有点“过激”了。当然，我们承认，这次战争是多少伤了中国人的感情的。但是，你们回头会发现，日本人还真是中国人的好朋友。

章玉良 这我们明白，广大日本勤劳人民是中国人的好朋友，因为他们也是受压迫、受剥削的，虽说有些人也跟着压迫者、剥削者一起跳，但中国人已经是头脑清醒的观众，我们对于那些兴奋得忘其所以然的舞蹈队员是同情的。这几年日本情况也渐渐不如理想了，这些舞蹈队员似乎也从虚妄的兴奋中清醒起来了。你不觉得吗？

岛田 哈哈。你说得太远了。的确，日本跟中国兵戎相见是很不幸的，可我们也是出于对在军阀官僚压轧下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就是想把中国人民从军阀官僚的压轧下“解放”出来。我知道中国的知识



分子有许多是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这也是中国的官僚军阀逼成这样儿的，不怪你们。（他故意低声地严肃地）可是，你们要知道，皇军这次“圣战”的真正的思想使命，就是要在我们天皇制度下，建立东亚的社会主义帝国。

章玉良 哈哈。

岛田 你笑什么？

章玉良 你们知道中国人是实际的，对于白日做梦没有兴趣。

岛田 当然你们还不能了解帝国军人这个伟大的理想。可是，这是真的！我看，你们才是做梦哩，你们没有力量反抗帝国的军事压力，梦想美国人能替你们把日本赶走，让你们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这真是一个可笑的痴人梦！你们会发现迎进来的不是一个知心朋友，而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强盗！

章玉良 感谢您的提醒，我们没有做梦，中国人民没有比现在再清醒的了。我们感谢的也就是你们的炮弹很有效地惊醒了中国人民的百年残梦，让我们在具体事实上认清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明确了什么是真正解放自己的道路。正因为这样，你们在中国碰上了无法克服的困难，你们的如意算盘破灭了，你们的泥腿愈陷愈深了，你们越是想冒险闯祸来兴奋自己人民，越是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这样也好，日本一定也会从这次战争获得足够的严重教训，那对于日本人民的解放事业会是有益的。

岛田 唔，你说得很有趣，很有思想。可惜你还没有懂得我们大东亚“圣战”的深刻意义。大东亚“圣战”也是发展的呀，起先，的确比较单纯，可是，后来内外矛盾发展了，圣战的思想内容也就丰富起来了。你不是懂日本文的么？回头我介绍几本书给你看看。你抽烟么？

章玉良 谢谢，我不抽烟。

岛田 没有关系，抽一支吧。（敬烟）其实战争总是要结束的。我刚从大学里出来，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都应该为东亚永久和平共同努力，不是吗？老实说，皇军目下作战的目标主要的是英美，对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阶级，我们是十分尊重、爱护的，我们希望中

国人民和我们共同努力，创造新的大东亚。这次章先生委屈了。他们把你当做一般的中国人，真是对不起。哈哈哈哈哈。我们准备无条件恢复你的自由。

章玉良 恢复我的自由？

岛田 是的。决定释放章先生。当然，我们希望章先生对于大东亚战争有进一步的理解。不过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总是欢喜自由的，只要章先生出去不再公开发表反对日本人的言论我们就满足了。

章玉良 唔，我从一般地反对日本人民。

岛田 当然，倘使章先生再有所行动，我们会马上知道的。也许随时要请章先生来谈谈。

章玉良 哈哈……

岛田 话就说到这里，现在可以谈谈别的事了。和章先生不是孟南一样，当然章太太也不是孟太太。

章玉良 当然不是，可是——

岛田 可是，也不是章太太。（笑望玉良）

章玉良 她原是我的太太，就因为你们的缘故，才使我们夫妇分开。

岛田 这次不是又让你们结合在一起了么？哈哈。

章玉良 你们把我们的手铐在一块，可是我们的心早已分开了。

岛田 那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为了表示对你们夫妇的歉意，我可以尽这么一点力。只要她承认是你的太太，你可以领她出去，否则只好另案办理。（向日本宪兵）把孟李氏请来。

〔日本宪兵下。〕

岛田 你和你的太太有过一位小姐？

章玉良 是的。

岛田 我见过了。很活泼。小姐那么高了。你们结婚该十几年了吧。

章玉良 十三年了。

岛田 小姐十二岁？

章玉良 对。

岛田 怎么她不认识你了？

章玉良 离开的时候她还小。我们父女是在这里才相认的。

岛田 你什么时候认识池田先生？

章玉良 很久了，他是一个热心正派的老人。

岛田 唔，也是一个多事的老人。

〔日本宪兵押若英上。〕

岛田 孟太太，你辛苦了。

梁若英 我不是孟太太。

岛田 我知道你不是孟太太，你是章太太。

梁若英 不，我是——

岛田 不用辩了。你丈夫都承认了。那天来的是你们的女儿？

梁若英 可是，我们早就分开了。

岛田 那我们抓你的时候你为什么又跟章先生在一块儿呢？

梁若英 那是——那是我听说他来上海了，我去看看他。我们不过是朋友关系。

岛田（看看文件）那你为什么又问你们的爱有没有前途呢？（若英无语）唔，这是你们的旧情未断，是不是？哈哈，你丈夫这次表现得很好，我们很佩服他，愿意成全你们，把你们夫妇关在一个地方，等战争结束了，再放你们出去，你看怎么样？

梁若英 不，我不能呆在这样的地方，我得出去。我丈夫王仲原是华盛顿银行的副经理，你们去查一查得了。

岛田 我们查过了，可是他不承认你是他太太。

梁若英 哪有的事！

章玉良 若英！

〔日本宪兵持一名片上，岛田阅后下场。〕

章玉良 若英，你暂时承认吧，他们会放你出去的。

〔岛田与池田上。〕

岛田 章先生，池田老人领令媛来接你们来了，你们今天可以出去。章先生，近来在我们皇军的兵营附近，时常发现日本文的反战传单，这很使我们头痛。章先生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吗？

章玉良 (摇头)我不是刚回上海,就到你们这儿来了吗?

岛田 (笑)对。真是委屈了您了。章先生,希望因这次的事件反而增进日支两国相互间的认识。

章玉良 是的,岛田先生,我们的确比以前更认识日本了。

岛田 (对若英)怎么样,章太太,你还是跟你丈夫章先生一道出去呢?还是回头等那位姓王的来保你呢?

梁若英 ……我跟章先生出去。

岛田 那很好,祝你们夫妇幸福,章太太。

章玉良 (向池田)池田先生,这次承你帮忙,谢谢。

池田 说哪儿的话。

岛田 你们可以出去了。再见。(伸手)

〔玉良没有握手,和若英向岛田一礼,下场。〕

岛田 (目送他们下场后,按铃,对上来的便衣丙)你们认清楚了没有?

便衣丙 认清楚了。

岛田 跟着他们!

——暗转

## 第十五场

报告员 玉良真的自由了吗?大家是很明白的。若英能不能跟玉良破镜重圆呢?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现在让我交待一下金妹家里的事吧!

〔金妹家。〕

〔金妹的母亲调莲子羹给友生吃。〕

刘母 今天好了些吧?

友生 精神好像比早几天好了些了。

刘母 眼睛不痛了吗?

友生 痛是不痛了。可是一点儿亮光也没有,怕是瞎定了。

刘母 你不要老从绝路上去想,友生。

友生 可不是一条绝路吗？我也不知多少次用各式各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可是我知道那都是靠不住的。

刘母 一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不看金儿一个人也能支持一家吗？你眼睛刚坏的时候，我想这一家子可完了，迟早都得饿死了，谁知我们还是活到今天。

友生 金妹真能干，她究竟想出了些什么办法呀？我一直就没有详细问过她。

刘母 有什么办法？还不是靠朋友帮忙。一位李小姐待她很好。

友生 李小姐？

刘母 就是那一次雇车子送她回家的。

友生 哦，我知道了，她叫李新群。

刘母 上次印子钱的利息给不出，就是李小姐借钱给的，李小姐说印子钱是阎王债，借不得的。她还说要给金儿介绍工作，让金儿上夜学。金儿碰到这样一位好朋友，真叫“绝处逢生”啊。好，不用多烦心了，快吃了这碗莲子羹，早一点儿睡吧。

友生 咳，这也叫享老婆的福。我眼睛好的时候还没有吃过这样好的东西哩。

刘母 那不是应该的么？你平日对人好嘛。

友生 还好咧，平日我对金妹老是粗言粗语地不体谅她，想起来真是后悔。金妹怎么还不回来呀？

刘母 现在还早，还不到八点。

友生 咳，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现在过的是好长好长的晚上，听到了厂里放第一声汽笛晓得是上工了。放第二声晓得是下工了。还有间壁那小学校每天都打钟的，怎么这两天听不见了？

刘母 你真细心，那小学校前天给巡捕房封了。老张的小二姐不上学了，我才知道。

友生 为什么封闭了呢？

刘母 有人告密呀，说那是抗日的机关。听说先生也给抓去了。

友生 穷孩子们好容易有个开眼睛的地方，又给封了，真是什么世界！

〔开门，金妹入。〕

刘金妹 妈！友哥！

刘母 怎么，今天回得这么早？

刘金妹 唔，（暧昧地）一会还要出去的。

友生 就早一点睡吧！

刘金妹 是，不过还得去看看李小姐。

友生 明天去看她去不成吗？

刘金妹 白天她老不在家，我还得跟她借点儿钱。

刘母 不是借过的吗？人家也是靠薪水过日子的，别老指着她呀。

刘金妹 有什么办法呢？还了人家的债，还得有本钱进货才成哪。（拿出棉花蘸着药水）友哥，大夫说常洗这种药水，对眼睛会有益处的。有人告诉我，现在医学发达的国家，眼睛瞎了也能换。倘使战争结束了，我想不管怎么样，也要把你眼睛给医好的。

友生 那就看怎么结束了。若是中国亡在鬼子手里，我情愿做一辈子瞎子，也不愿再看见这个鬼世界。

刘金妹 不要那样说，友哥，中国也不会亡，你的眼睛也不会瞎的。来，我给你洗一洗。（替友生洗眼）是不是舒服了一点？

友生 唔，痒痒地舒服一点了！

刘金妹 再擦点眼药。（擦过眼药，金妹替他将被盖好）你好好地睡。

友生（忽抓住金妹的手）金妹，我问你，你怎么这样香？

刘金妹 香？有什么香？（狼狈）

友生 唔，很香啊。

刘金妹（低头）搽了点儿香水。

友生 你从前不搽这个的呀。

刘金妹 从前没有啊！

友生 怎么现在倒有了？

刘金妹 贩的货里面就有香水，我好玩地搽了一点儿。

友生 你过来，你过来。

刘金妹（金妹只得过去）怎么啦，友哥！

友生（抚其头脸）金妹，你头上脸上也跟从前不一样啊！

刘金妹（避开）瞧，你这人专说怪话，有什么不一样的？

友生 太不一样了。我眼睛看不见，心里可是明白的。

刘金妹 友哥，你的女人太难做了。记得我以前马马虎虎，不爱打扮，有时候，头也不梳，你骂我“懒鬼”。后来，我勤快些了，薄薄地搽了点儿粉，你又骂我“不正经”。现在更难了。好玩搽了点儿香水，也要疑这样，疑那样，好像天下女人只有我搽香水似的。

刘母 是啊。年轻女人总是爱打扮打扮的。别为这些小事又拌嘴了。

刘金妹 再说，我到外面去找人家帮忙什么的，难道叫我披头散发去见人？

友生 我不是叫你披头散发去见人，搽一点香水本来没有什么。我是要知道女人真正的香不在她头上、脸上，是在她的为人，倘使不好好做人，把名声搞臭了，搽再多的香水也没有用的。

刘金妹 你凭什么说我做人不好，辱没了你？好，我不好，我名声臭了，你骂吧，打吧！

刘母 友生，你不是说过不怪她的么？

友生（觉得错了）是的，金妹，我毛病又犯了。我说过不再怪你的。我对我的好心，我难道不知道？因为我眼睛看不见，就不免分外地急躁，分外地多疑。你有你的苦处。现在一家的担子都搁在你一个人的肩膀上了，我一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帮你，我只想慢慢儿地学会一点瞎子也能干的活，至少我能自己养活自己，你的担子，就会轻下来了。你就可以放手了。

刘金妹 你说我可以放手了？友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友生 可不是么，你还年轻，有点儿漂亮，在工人区里，你太出色了。于今丈夫又成了一个瞎子，还有不出名堂的？我们再这样下去，一来会耽误你的青春，二来我也实在不好受。只等我稍微有点办法，我想跟你分开住。

刘母 友生！

刘金妹 啊，友哥，你怎么这样想？

友生 我近来前前后后都想过了，实在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我也是不能离开你的，可是，可是，我能这样耽误你么？

刘金妹（抱友生）友哥，别说了！啊（大哭）

刘母 你们这算什么呢！干脆要了我的老命吧。

友生（推开金）金妹，你不是要去找李小姐吗？要去就早一点去吧。

刘金妹（瞧了瞧）不，我今晚不去了。

——暗转

## 第十六场

〔咖啡馆，玉良、若英，带贝贝在进餐。〕

贝贝（她十分亲热地望着玉良）爸爸您吃饱了吗？

章玉良 吃饱啦，这几个月来今天第一次吃这么饱。

贝贝 爸，你手上怎么啦？

章玉良 这是给他们用香烟头烧了的。

贝贝 啊——可怜的爸爸！（吻他的手）

章玉良 不止手上，身上还有好几处伤哩，不过吃点儿苦头有好处，让我们认识半殖民地人民是怎么回事，帝国主义侵略者是怎么回事。瞧他们也没有饶过你妈妈。

贝贝（跑向其母）妈，你也受了刑吗？

梁若英 瞧妈的手指头也给他们上过“寇丹”，妈妈痛的晕过去了。

贝贝 不来啦，我说过，我要跟你们一道去受苦的。

章玉良 说蠢话！小孩子家哪受得了这个，长大了给爸爸妈妈报仇得了。

梁若英（对壁上镜子）那儿来的这个丑婆子啊？连我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贝贝，我要你给我送梳子镜子来，你怎么老不给送来呀？

贝贝 给你送去了呀，梳子、镜子、寇丹、口红连你那套化装匣子，都给你送去了呀，没交给你吗？

梁若英 一样也没有收到。



章玉良 本来吗，(对贝贝)你送的太不是地方了，干嘛不给爸爸送个象牙烟斗来呢？哈哈。

贝贝 那是妈妈要的呀。

梁若英 怎么能不要？几个月来，就用五个指头梳头，跟那些脏女人共一个盆子洗脸，从没有见过肥皂，想起来真是要吐。

章玉良 怎么能说她们是“脏女人”呢？跟你同监的都是好同志。她们脸上可能脏些，灵魂是十分干净的。

梁若英 (感到有些惭愧)这我知道。

章玉良 (叫茶房)堂倌！

茶房 你要什么？(茶房上来)

章玉良 咖啡快一点。(向若英)你不是要红茶吗？

梁若英 对，给我一杯红茶。(望望座位)怎么生意这么清淡呵？

茶房 还早呢，再过两个钟头就挤不动了。(下)

梁若英 (送烟给玉良)现在咱们可以痛痛快快地抽一支了。

章玉良 (接烟，贝贝为父母点火)可不，在里面抽半截香烟头就算不错的了。现在才知道“饭后一支烟”是多么不容易。

梁若英 (抽了几口之后)，玉良，咱们总算出来了，你不可以把你的生活安定下来吗？(热情地望着他)

章玉良 “安定”下来？能吗？(谨慎地)别当我们真自由了，若英。民族苦难一天没有解除，个人的安定是不会有有的。我们随时得做最坏的准备。

梁若英 (有顷)这几年你吃的苦头实在是不少了。老这样苦下去，值得吗？

章玉良 革命还能不苦？倘使我们的牺牲能换得来民族的独立、自由，那还有什么不值得的？

梁若英 你不感到有些疲倦吗？不想休息一下吗？跟你一道被捕的那天，虽则很意外，可是也感到你说的“奇缘”，真是“奇缘”啊，我们已经分开的手又给锁在一道了。我心里想，将来莫非还能跟你生活在一道？这次出来，我也想过，倘使你能听我的话，安定下来，(意

味深长地)我也有一种想法的。

章玉良 唔,什么想法?

梁若英 你能不能就在上海待下来?另外找点什么比较安全的工作做做,比方译点什么书?你的身体也不比从前了,我一定能好好地照顾你,不让你再累着了。瞧,贝贝也大了,该让她好好地读几年书了。(她拉贝贝,搂着她)她老盼爸爸,于今可盼到了。你不该尽尽做爸爸的责任吗?

章玉良 唔。(微笑地望着若英)该尽的。

梁若英 那么,好,我给你找一间舒适的公寓,让你在那儿休养一个时期再说。

章玉良 (依然微笑地)你以为我有钱租公寓吗?

梁若英 别着急,我都想过了。仲原他们负责给华商书局编一部东方文化丛书,找有地位的作家写稿,稿费很高,我可以要他先支一笔稿费。

[章玉良微笑消失。]

梁若英 我知道,你是不高兴跟仲原合作的。丛书的编辑主任还有陈保和先生,你以前认识的呀,我跟他去说一下没有不成功的。你看好不好,玉良?

章玉良 (握着她的手)若英,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怎么说好呢?抗战使我们分开,敌人又把我们的手结合在一道。跟你一样,我也有过一些想法的。可是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心毕竟有了距离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合不到一块儿了。

梁若英 玉良!

章玉良 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走各人自己认为适当的道路吧。我一回儿搬到一个朋友家里去。

梁若英 (有顷)那么,贝贝呢?(拖着贝贝)

贝贝 我跟爸爸走,我讨厌那个家,讨厌那个姓王的。

梁若英 贝贝!

章玉良 我想,征求你的同意把贝贝送到新群那儿去,行吗?(向贝贝)

贝贝我把你送到李阿姨那儿去。你愿意吗？你不是挺喜欢李阿姨的吗？李阿姨教你读书多好。

贝贝 好，爸爸，我去。

〔父女亲热地抱着。〕

章玉良 说啊，暂时交给新群去教育，行吗？

梁若英 既然孩子答应了，就别问我了把。（起身走向窗前）

〔茶房送咖啡上，玉良暗示贝贝，要她请妈妈来吃咖啡。〕

贝贝 妈妈，咖啡来啦。（若英闷闷不理，贝贝跑到她母亲身边）妈妈，咖啡要凉啦！

〔若英转身走回原位。〕

贝贝 （见妈不愉快）妈，你怎么啦？（发现虱子）哎呀，妈，你有虱子。

梁若英 （不耐）虱子？

章玉良 贝贝别闹，待会儿给茶房知道了，要赶我们的。

贝贝 （跑近其父）爸爸，你也有，一个、两个、三个！好多好多，糟糕！

章玉良 没关系，在监牢里的人谁都会生虱子的。等会儿洗洗澡，换换衣裳就好啦。

梁若英 （引起了她身上的不舒服，下了个决心似地起身，拿起电话筒）喂，王公馆吗？你谁？丽英？我，我呀！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老爷在家吗？请他听电话，对……（有顷）仲原？猜我是谁？对！“怎么出来的”？你很意外吗？你希望我一辈子不出来，对不对！贝贝也在这儿呢，玉良吗？（她望望玉良，小心地）唔，也出来了，好，我代你致意他。（她掩着话筒，对玉良）仲原问你好。（玉良苦笑不答，她说下去）唔？（有怒意）唔，谢谢你，你不是否认我跟你关系吗？赖什么？岛田说的。没有这事？那还可以原谅，唔，唔，玉良上他朋友那儿去。是啊，真得好好地谈一下。有些事我也得请你原谅，好，那你快来接我吧，“小巴黎”，从前我们来过的。喂，来的时候，给我带一件大衣来，要那件旧的，我有点冷，一身脏得没法儿忍耐。要丽英预备水，非洗他个痛快不可。（忽想到一事）哦，你说老实话，我回来方便吗？我不在家的时候家里有人吗？就只有丽

英?好,别说笑话了,赶快放车子来。我等着你。

贝贝 (突然拉住她妈妈的手)妈,别上姓王的那儿去了,他骗你,我要你跟爸爸一道嘛。

梁若英 (痛苦地)贝贝!

——暗转

## 第十七场

**报告员** 若英又跑回王仲原那儿去了。王仲原已经和一个舞女打得火热,若英还能不能跟他平静地生活下去呢?我们主观的希望,曾经有一定觉悟,又刚受过残酷的监狱锻炼的若英是应该跳出并不大舒适的笼子,抛弃虚伪的生活,跟新群一道去工作的。现在不是连贝贝都对那“姓王的”家里深恶痛绝而走到“新群”的身边去了吗?

当然,新群的生活是艰苦的,烦忙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她忙着教导孩子们,也忙着作秘密的对敌工作。

[小凳、桌、床、箱子、衣架、油印机和必要的书画刊物。

[小毛头在读书。

**小毛头** “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

[外面敲门,房东老太太上。

**房东** 小毛头,先生不在家?

**小毛头** 还没回来哩。老太太,您有事吗?

**房东** 有事,有一封信,想请她看看。

**小毛头** 你给我看看。

**房东** 你能看吗,你这小毛丫头?(摸她的头)

**小毛头** (笑)试试看嘛。(她接信念)“妈妈,我到了金华,原想去江西、湖南的,因战事发生,中途折回,现在在宁波。路费用光,请速寄万元,儿乘成。”

**房东** 啊,小毛头,真看不出!你才读了几个月书就念得这么顺溜,我

看了半天，才认得“西”啊，“南”啊，“中”啊，“发”啊——

小毛头 那一定是您打麻将的时候学来的。对不对？（大笑）。

〔新群带贝贝回来。〕

李新群 （招呼老房东）哦，老太太。

房东 李小姐回来了。

李新群 回来了，老太太您请坐！

房东 不客气。

李新群 哦，对哪，还欠了您一个月房钱。“房钱都交不出，还办什么学校？”您一定笑我们年轻人作事荒唐吧。

房东 哪有的事。大家都说您是一位能干的小姐，说话一是一、二是二的。谁也有一个困难的时候，何况又是在这个年头。本来不要紧的，没想到我儿子从宁波来信，又要我火速给他寄钱去。要不是您交了两个月房钱，我真要打背躬了。

李新群 （惊异，但镇静）怎么，您已经收到了吗？

房东 昨天晚上收到的。一位年轻的先生交给我的。还挺客气地说：李小姐托他交的，“迟了几天对不起”，其实他还多付了一个月，真是谢谢你。李小姐，你的教育真好，小毛头才读了几个月书，识字就比我多的多。

李新群 是吗？这孩子不笨，再加她原先在家里有一点底子。您坐一会儿吧。

房东 哦，不，今晚有几个朋友来打小牌，我得买菜去。（转身下楼）

李新群 您走好。（向小毛头）小毛头，有人来过吗？

小毛头 没有，娘。

李新群 昨天晚上有人来过吗？

小毛头 有人来过，我说：“娘不在”，他跟老太太说了几句就走了。

李新群 怎么不告诉我？以后有什么人找我，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得告诉我。别让人家随便进我屋子，知道吗？

小毛头 知道了。娘，贝贝来了，也不许进屋子吗？

李新群 （笑）哦，贝贝例外。可是她就要走了。来来，贝贝，我给你收拾

东西。(拿起一个精致的小皮箱)

贝贝 李阿姨,我就跟那位陈太太走吗?

李新群 对。

贝贝 爸爸干嘛不走呢?

李新群 日本便衣监视着你爸爸,不让他离开上海。再说他还有自己的任务。

贝贝 那我就跟着爸爸。

李新群 不是跟你说过的吗? 不行的,你跟着他很不方便。

贝贝 我不愿意一个人到昆明去嘛。

李新群 有陈太太呀,她为人挺好的,又喜欢你。

贝贝 怪陌生的。

李新群 慢慢不就熟了吗? 再说,你们到了昆明,孟南叔叔就会来接你的。

贝贝 那我就跟着孟南叔叔了。

李新群 对,暂时跟着他,他会给你找一个好学校。瞧,这一包东西是我给孟南叔叔带去的,放在这个箱子里。

贝贝 好。

李新群 别忘了。

贝贝 不会忘,孟南叔叔要是知道这是李阿姨带给他的,他会喜欢得脸都发红的。

李新群 瞧你这个小调皮鬼! 这洋娃娃还要吗?

贝贝 要,这是妈妈给我的。

李新群 你舍得妈妈?

贝贝 舍不得。

李新群 你不是批评她吗?

贝贝 我批评妈妈,可是舍不得妈妈。

李新群 对。那是两码事。我也常常批评你妈妈,可还是尽量帮助她的。

(停)你想你妈妈再跟爸爸一道吗?

贝贝 想的。可是妈妈还离不开那姓王的。我知道妈妈吃官司的时候,

姓王的跟那个坏女人一直住在一块儿的。不定哪一天他们会把我妈妈给害死的。李阿姨，我不走了。（她哭得很伤心）

李新群（抚她）别着急，贝贝。我会随时照顾你妈妈的，决不让她出什么事。而且，我相信她会回到你爸爸那儿的。

贝贝（抬头）那就好了。你多给我去信，把我妈妈跟爸爸的情形告诉我。好吗，李阿姨。

李新群 你放心，我一定随时给你去信。可是你也别忘了多给阿姨来信，告诉昆明和各地方的情形，告诉你读书的进步。

贝贝 还告诉孟南叔叔怎样辛苦工作，他身体好不好。

李新群 对，你真聪明！（发现一支玩具手枪）啊，这东西你不能带，要是在路上给检查的兵看见了说不定要引起误会的。贝贝，这个留下吧！

贝贝 好，送给小毛头。

李新群 小毛头，贝贝送给你一样武器，（做开枪状）你拿去好好儿玩吧。

小毛头 谢谢，贝贝。你真好。（欢跃接枪）

贝贝 小毛头，我真要走了。

小毛头 娘，为什么让姐姐走呢？我们住在一块不好吗？贝贝，别走，别走嘛。

贝贝 我也不想走的，阿姨说非得走。

〔两个孩子都要哭了。〕

李新群 别难过，孩子们，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祖国。可是，目前在上海，爱国是犯法的，我们随时有被日本便衣抓去的危险，为着免除后顾之忧，贝贝的爸爸要把她送到内地去进学校。你们年纪小，又是女孩子，应该知道中国女人受着双重的苦难。像我这一辈和我们的长辈，都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罪的，就希望你们这一代不要像我们这样吃苦受罪而能过些好日子。小毛头要不是那天在街上碰到我，也许就倒在垃圾桶旁边饿死了。贝贝原过得比小毛头好，可是这些日子也开始尝到了一些人生的苦味儿了。你们很快地成了

好朋友真不是偶然的。别难过，只要抗战胜利了，鬼子赶跑了，中国站起来了，贝贝就会回来的，你们又会玩在一起的，懂吗？

贝贝

懂！

小毛头

〔敲门，玉良随即进来。〕

李新群 啊，玉良。（握手）

贝贝 （跑过去抱她父亲）爸爸，你来了。

章玉良 来了，给你送行来了。

贝贝 爸爸，我要跟你在一块儿。

章玉良 不行的，孩子。听爸爸和阿姨的话。

贝贝 有什么不行呢？

章玉良 爸爸有事。你跟着爸爸不方便。知道吗？

贝贝 那么爸爸跟我一道走。

章玉良 不行，日本便衣不会让我离开上海的。并且我不是刚从内地来的吗？（向李）新群，陈绮云答应带贝贝经安南回昆明，说定了吗？

李新群 没有问题。

章玉良 她带贝贝去我是放心的。就要动身么？

李新群 唔，明天就走。

贝贝 爸爸！（要哭了）

章玉良 （压制自己）好孩子，勇敢一点，孟南叔叔在那儿，他照顾你一定比爸爸还要好。到了那儿，要听孟南叔叔的话，这是爸爸送给你的礼物。一件毛衣，一支金笔，一个小本儿，还有一面小铜旗。

贝贝 谢谢爸爸，哎呀，这小铜旗可太好了。那儿买的？

章玉良 这不是买的，这是爸爸在牢里用铜板磨成功的。

李新群 （接着）磨得这样精致。花了好多工夫吧？

章玉良 反正牢里没事，拿这消磨光阴的。

李新群 这真是几样好礼物，贝贝，都给你装在这个箱子里了。

章玉良 （看看箱子）这是给贝贝带走的吗？

李新群 对。



章玉良 真是感激你。新群，你给她准备得太周到了。

李新群 别说那些了。

〔门启，刘大哥上。〕

刘大哥 新群，哦，玉良也在这里。太好了。贝贝走准备好了吗？

李新群 都准备好了。

刘大哥 玉良，你的《文艺论文集》已经再版了。这是书店给的版税。小说也销得不错，在学生小市民甚至工人中间很有影响。我看你趁这工夫多写作品，唤起人民的民族感情，指出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我们收到实惠，敌人自己也交待得过去。哈哈！

章玉良 哈哈，对。（接过《文集》加以爱抚）这太好了。可知道人民还没有忘记我，我太高兴了。

李新群 （也走过来看）我看作家对自己的书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贝贝 哼！我爸爸就爱自己的书。

李新群 听！贝贝吃味儿了。这小东西！

〔大家笑了。〕

章玉良 来，这是爸爸给你的旅费和到昆明的学费。（把版税交给她）

贝贝 不，爸爸留着己用。我不要嘛！（争执得几乎哭出来）

刘大哥 贝贝，收下。有刘伯伯和李阿姨在这儿，你爸爸饿不死的。

贝贝 （只得转笑收下）谢谢爸爸！

李新群 阿姨替你保存起来，回头交给你。这一下什么都全了。安心了吧。

贝贝 安心了。阿姨！（抱着新群笑）

刘大哥 （出皮夹向新）新群，不是没交房钱吗？

李新群 （起身）房钱给了，现在催得最急的是仁泰家具店的二十五万。

大哥，我正要问你，昨天晚边的钱不是你给的吗？

刘大哥 昨天晚边？

李新群 对。房东太太说：昨天晚边，一位年轻的先生用我的名义已经给了她两月房钱了。

刘大哥 “年轻的先生”？那是谁？

李新群 我疑心是小周。

刘大哥 我问过周凡一次，他没有说什么，可是他哭了。从那之后，他就不再上我那儿来了。我看他问题很大。

章玉良 你是说周士禎？按我的印象说，这位青年还是好的，有毛病，但是热情，真诚。

刘大哥 也很能干，勇敢，因此过去我很信任他。倘使他有问题那就牵涉很广，我们这里也得搬家。我已经要小王做好准备。真是糟糕，我老警告你们别大意，于今在自己信用的人中间出这么大问题！

〔门启，小毛头上来急步走近新群。〕

小毛头 娘，昨天晚上那个年轻先生来了。一定要上来见您。拦也拦不住他。

〔说着周凡就进来了。大家一震。〕

周凡 大哥，章先生，新群！

刘大哥 你来干什么？

周凡 别着急，大哥我还不是坏人。我是来告诉你们的，门外面情形不好，好几个面生的人在门口张望，看样子是要进来搜查的。

刘大哥 （厉声）这些人是不是你领来的？你还要来卖好！

周凡 大哥，相信我，我还没有那样坏。没有时间了，你们快做准备。能搬开的就搬开，能销毁的就销毁。

刘大哥 好。让我来检查一下。（查出油印机）这个摆在这儿不好。

章玉良 对。鬼子对我们的对敌宣传很头痛，我出狱那天岛田还提起来着。这油印机还是搬开的好。

李新群 不要紧，学校是可以有油印机的。

刘大哥 （在油印机内发现了一张腊纸）新群，这是什么？怎么不销毁掉？

李新群 （伸舌头）我又大意了。这几天累得昏头昏脑的。

刘大哥 快烧掉吧。

〔房东太太在下叫声：“李小姐，局里来查户口来了。”〕

〔便衣的声音：“不许动！”〕

李新群 大哥，你快走！（敏捷地把油印腊纸藏起来了）

刘大哥 走不出去了。

李新群 还来得及，走吧。

〔刘走到门口碰上日本宪兵和便衣乙。〕

便衣乙 不许动！

〔日本宪兵用枪瞄准大家。〕

便衣乙 这儿是育英小学吗？

李新群 是的。

便衣乙 你就是校长？

李新群 是的。

便衣乙 立过案了吗？

李新群 还没有。

便衣乙 怎么不立案？

李新群 正在筹备，就要申请了。

便衣乙 （向刘）你是这学校里的吗？

刘大哥 不是。

便衣乙 你是什么人？

刘大哥 我是来要账的。

李新群 今天没有钱，你把账单拿去吧。

刘大哥 （欲接账单）

便衣乙 不许动！（上前拿过账单）你要什么账？（看账单）

刘大哥 买家具的账。

便衣乙 多少？

刘大哥 二十五万。

便衣乙 （对账单数目相符）唔，什么家具店的？

刘大哥 仁泰。

便衣乙 有良民证吗？

刘大哥 有。

便衣乙 拿来。这上面没有填“家具店”呀。

刘大哥 没有。因为我是给好几家店子跑街的，所以就填了一个“商界”。

便衣乙 (对玉良)你叫什么?

章玉良 (递出一张名片)章玉良。

便衣乙 (接了名片,颇有所获)唔,好,好极了。

[章玉良不语。]

便衣乙 你来干什么的?

章玉良 我来看我的女儿来了。她在这儿上学。

便衣乙 学校还没有开学,她上什么学?

章玉良 她是一直跟着李先生的。

便衣乙 谁是你女儿,(指贝贝)是这孩子吗?

章玉良 (点头)对。

便衣乙 她叫什么?

章玉良 叫贝贝。

便衣乙 (对贝贝)你叫什么?

贝贝 叫贝贝。

便衣乙 几岁了?

贝贝 十二。

便衣乙 (指玉良)他是你什么人。

贝贝 是我爸爸。

便衣乙 唔,(看小毛头)这孩子呢?

李新群 她叫小毛头,也是我学生。

便衣乙 怎么你有手枪?(从小毛头手里抢过来,见是玩具,望地下一甩)呸!对不起,我们要检查一下。(先检查书籍,继续检查挂着的大衣口袋。发现油印机)私藏油印机,印反动传单,是不是?

李新群 这是学校里印讲义用的。

便衣乙 还没有开学,印什么讲义?

李新群 总要印的。筹备期间,印招生广告什么的。

[便衣乙打开皮箱检查。首先发现洋娃娃。]

贝贝 那是我的洋娃娃!

日本宪兵 不许动!

〔贝贝只得站着。

〔便衣乙把箱子里的东西都抖乱了。

便衣乙 (向日宪)查不到什么,(指玉良)把这个人带走吧?(出名片)

日本宪兵 刚放出来的,不必了。

便衣乙 那么……把这个拿走!(提起油印机)

李新群 拿走了。叫我们用什么呢?

便衣乙 今天不带人便宜了你们,晓得吗?走!

日本宪兵 是!(下)

〔便衣乙随下。

小毛头 (拾起摔断的手枪)瞧,他们把枪给摔坏了!(哭)

李新群 别哭,小毛头,回头给你买一支新的。下去玩去吧。

刘大哥 新群,那张腊纸呢?

李新群 在这里。(从皮鞋底下取出)

章玉良 好危险!

〔李新群取洋火把腊纸点燃烧了。

刘大哥 周凡,昨天晚边的钱是你给的吗?

〔周凡不语。

刘大哥 你哪来那么些钱?发了财吗?这学校的房钱是该我们给的,  
(取款)还给你吧。

〔周凡不接。

〔小毛头又上来。

小毛头 娘,有人找周先生。谁是周先生?

刘大哥 (厉声问周)你又带谁来了?!

周凡 没有啊。

〔抓小周的便衣甲叫张二顺的上来。

便衣甲 是我。没有什么,今天也跟往常一样,他在头里走,我从后面跟来的。(有礼貌地进来,见大家)哦呀,济济一堂。好啊,小周,跟我

们介绍介绍吧。不介绍也成，大部分的先生们我是认识的。（指章）您是章玉良先生，对不对？是我请你们夫妇到宪兵队去的呀。这位是李新群小姐，孟南先生的夫人，不错，挺有才干的，我们也佩服。（向刘）您，刘先生，闻名已久没见过面，今天才有识荆的机会。……

周凡（走近张）张先生，这事该怎么办呢？

便衣甲 不要紧。刘先生，章先生，我可以保证，只要你们肯跟皇军合作，是什么事也没有的。

周凡 是啊，刘大哥要我跟您谈谈“合作”的条件。

〔刘、章等眼睛里怒出火来。〕

便衣甲（走近窗边）好，咱们谈谈吧。

〔周凡猛然向张的头上一击，抱住这个特务从窗口滚下楼去。张“啊”的叫了一声从屋瓦一直滚，滚到另一街口，跌到街心，两人都死了。〕

刘大哥（呆然对此，听得那一声巨响之后，对新群）我们赶快转移！

——暗转

## 第十八场

报告员 敌人的不断迫害对于战士们也正是一种磨炼，磨炼越多我们越坚强，越能有力地跟敌人作斗争。但在残酷的斗争中不是没有悲剧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在生活的磨炼下，那个不幸的女工金妹又是怎样挣扎的吧。

〔金妹家。〕

〔金妹的老母在缝衣，和床上的友生谈话。〕

友生 妈，什么时候啦？天又该黑了吧？

刘母 唔，又一天过去了。

友生 金妹该回来了吧？成天让她在外面做事，我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反而躺在家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了结啊？

刘母 瞧，你又心烦了。这是你有病啊！病好了不就苦尽甘来了吗？

友生 娘，你说我这样的人，到底还有用没有用？

刘母 怎么没有用？金儿前天还说哩。据说外国就有一个又聋、又哑、又瞎、手脚又残废的人，但他心不灰，意不懒，不分寒暑，勤学苦练，学成了一身本事，后来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人。你还不过是眼睛看不见，有啥赶不上人家的？

友生 娘，你说得好，金妹也跟我谈起过这个人来着。人家是“百炼成钢”，莫非我就是一点儿经不起敲打的土坯不成？我一定得勤学苦练，学好瞎子也能会的本事，让金妹的担子轻一点才好。

刘母 你别难过，友生，余达生告诉我，他去问过好些医生说你的眼睛还有救。要我告诉你：一切放心，千万别再流眼泪，医院的开销都由他们负担。

友生 咳，怎么好再麻烦朋友们呢？他又不是有钱的。

刘母 不，他说这是大伙儿的意思，你用不着放在心上。还有，他说永丰厂又要开工了。他们也正向老板提出要求，一定要让原来的工人先复工，那样一来，金儿也可以回厂了，不用做小生意了。

友生 对啊，金妹要是能复工就好了，我们也免得替她操许多心了。下趟老余来，我想问问他有没有我能做的事。

刘母 对。

〔流氓高某进来张望。〕

刘母 什么事呀？你找谁呀？（高某不理又出去）这个人真奇怪，到人家家里瞎闯。

友生 天下就有这些不讲道理的家伙。

刘母 哦，老余说他本想多来看你的。因为最近厂里又罢下来了。他的事忙，就不能多照顾咱们了。他给咱们又留下了一点钱。

友生 真是，他们领导斗争那样忙，还想到我这个病人。倘使我眼睛好的一天，一定要做他的好帮手。咳，就是不知能不能好。

刘母 别那么着急了。老余说是能好的，万一暂时不容易复原，他们打算送你进盲人习艺所。

〔高又进来。〕

高某 喂，你们这儿是罗家吗？

刘母 是，是，你找谁？

高某 （四望）找一个女的。

友生 （注意）你找什么女的？

高某 什么女的？你们这儿还有很多女的吗？

友生 （怒）你这个人讲话怎么这样不客气？

高某 哼，客气？对你们有什么客气？

友生 （站起）你是干什么的？

刘母 友生，你别管。（按他坐下，对闯入者）你到底找谁？有什么事？

高某 我找刘金妹，不是你们家的吗？

刘母 哦，刘金妹，你找她有什么事？

高某 我找她算账来了。

友生 你找她算什么账？

刘母 她借了你的钱吗？

高某 她拿了我的钱，老子今天在这里等她。（坐下）

友生 金妹怎么会借他的钱？

刘母 我也不知道呀。

〔金妹恰在这个时候进来。〕

刘金妹 哦，你？（转身想跑）

高某 噢，跑什么？今天你逃不了啦，老子找上门来了。

刘金妹 高先生，高先生！

高某 高先生，矮先生也不成。

刘金妹 高先生，你做做好事吧，你别……

高某 他妈的，昨晚约好的，你不来，害得老子等你，你把老子当羊伴！

刘金妹 不，高先生，不是骗你，实在是家里有事。

高某 妈的，你还不是骗我？气得老子一整晚没有睡好。

刘金妹 高先生，我用了你的钱还有什么说的？实在是家里有事。

高某 你家里还有什么事？莫非你这婊子拿了我的钱又同别的男



人……。

刘金妹（急止住他）哦，高先生，我求你，你别嚷，我实在是没有法子。

我妈，我丈夫都病了——

高某 我知道，所以老子好心好意先付给你钱。可是老子今晚非要不可。

刘金妹 求求你，高先生我不能。你做做好事吧。你借给我的钱，凭什么也想办法还你，你救救我一家子吧。

高某 要老子花钱做好事，救你们一家子？别说废话了，跟我走！

刘金妹 高先生我求你，我实在不能，改天——改天我……

高某 老子管不了这许多，老子今天非要你——

刘金妹 高先生，我家里都晓得了。我反正逃不了啦，可是，今天……

高某 既然晓得逃不开我，就识相点，跟我走。

刘金妹 高先生！

高某 走！

友生（气得快炸了）走，走，走！都给我滚！

高某 咦，你是谁？要你“狗抓耗子，多管闲事”？

友生 她是我老婆。

高某 她是你老婆？她是个婊子！

刘母（也气晕了）金儿，你怎么啦！你不是说李小姐介绍你工作吗？怎么都瞒着我呢？

高某 哼，老实告诉你们，不是老子给她钱，她能穿上这些好衣裳？不是老子保护她，她能在上海滩混这碗饭吃？

友生 你是哪来的狗杂种，就敢到我家里撒野来了！

高某 哈哈！大不了一个瞎眼王八，老子就来欺负你，你敢怎么样？

〔他伸手打友生，友生抓住他的手。〕

刘母 哎呀！友生！

刘金妹 友哥！

〔友生狠狠地打高。〕

高某 好，你这活王八敢打老子！（举凳打友生）

〔金妹大叫，但又被友生接住，两人拼死格斗。〕

**刘母** 别打，别打！

**刘金妹** 友哥！

〔高拖出棍棒打友生，被金妹抢住，高甩开金妹，向友生罩头一棒，友生偏过，打着肩头，他接过棒把高向怀里一带，高倒过来，友生抓住他痛打。〕

〔适警报起。〕

**高某** (从地上挣扎起来)好，瞎眼王八！你等着！

**友生** (朝着说话的方向猛力一棒)狗杂种！

〔高狼狈逃去。〕

〔警报继续拉。〕

〔金妹上去扶住盛怒的友生。〕

**刘金妹** 友哥，我对不住你！（哭倒）

**友生** 怎么鬼子欺负我，这些狗杂种欺负我，你也来骗我！（打了金妹一巴掌）快给我滚出去！别脏了我的屋子！

**刘金妹** (叫)友哥啊，娘，我走了你们可怎么过啊？

**友生** 无耻的家伙，你当我们是能够吃脏饭活下去的吗？快滚，滚，滚出去！

〔金妹绝望地冲出去。〕

**刘母** (追出去)金儿，金儿！

——暗转

## 第十九场

**报告员** 可怜的金妹不知走到哪里去了，这里想告诉亲爱的观众，徘徊瞻顾的若英是怎样终于离开那“鸟笼子”的。

〔王仲原在他和俞芳子的新居。〕

**王仲原** (抱着跳进来的艳装的俞芳子)等了你好一会儿了，怎么回迟了？

俞芳子 回迟了，你生气了？人家跟你办事嘛。

王仲原 跟我办事？

俞芳子 可不。瞧，这是什么？（出信）

王仲原（接看）哦呀，居然把陈先生的亲笔信给要来了。这行长一定高兴。

俞芳子 我是他的干女儿，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我的。他本想找你去谈，因为山根大将找他上南京去，抽不出工夫，说改一天一定让你上他家去吃便饭。

王仲原 是吗？你真是了不起，芳！

俞芳子 不过，陈先生说，你还是得跟那些左翼先生们接近些才好，完全成了我们的人你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我的王老先生，你懂得吗？比方章玉良就是陈先生看中的，听说你那位宝贝太太要你帮助他找译书的工作，你怎么不答应她呢？

王仲原 我怎么好帮助我太太的丈夫？

俞芳子 你不愿戴好看的帽子是不是？可是陈先生说，该戴的时候你就得戴。

王仲原 不过，译书的事只是若英的“一相情愿”，章玉良压根儿就不干，出多高的稿费也不干。

俞芳子 想办法吧。总是有办法对付的，因为人总是有弱点的，他不爱这样，说不定就会爱那样，得多转念头。懂吗？

王仲原 懂。你好像挺老练，挺有经验似的，我的小宝贝，我不知道该怎么爱你才好。你看这所房子还合意吗？

俞芳子 真不错。卫浴间也交关好。

王仲原 那么我伺候你去卫浴吧。

俞芳子 得了，你去伺候你那位宝贝太太吧。她在家里等着你哩。

王仲原 还谈她干嘛，她对于我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

俞芳子 那你那天为什么又去恭恭敬敬地把她给接回来呢？

王仲原 不是说过吗？我不要，可也不许别人要。

俞芳子 你不要成吗？别吹牛了，你那膝头，见了人家就软了。

王仲原 不，芳！我这膝头已经属于你了。（他跪下去）

〔梁若英忽由屏后转出。

梁若英 跪吧！向无耻的女人屈膝吧，向日本和汪精卫屈膝吧！几天不见你，还当你真有更要紧的公事，原来躲在这个无耻的女人家里！好呀，你现在连什么廉耻也不要了，把一丝丝进步的面孔也撕掉了。你还对得起你自己吗？

〔王仲原以极大的愤怒，注视若英。

王仲原 怎么，你藏在这里？！你偷听我们的话？！你，你，你是怎么来的？！

梁若英 我找了你们好几天了，我盘问丽英她不说，今天才给我发现了。你想瞒我一辈子？是办不到的。

王仲原 （怒火炎炎地对进来的女仆）阿梅！你，你们怎么搞的？你怎么让这个女人进屋子里来不告诉我？你，你疯了吗？你死了吗？

阿梅 老爷，我，我不知道啊。

梁若英 别怪人家，人家不知道，是我藏在这里，想看看你同这无耻的女人怎么过日子的。

王仲原 （抓住梁若英的手）你，你才是“无耻的女人”！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的事？你有什么脸来盘问我住的地方？你要去找你前夫我看不见你，我容忍你，你吃官司我好意接你回来，可你这鬼东西还不安份，居然找到这里来了！你，你还想怎么样？呢？你还想怎么样？

梁若英 （哭）仲原，你对不起我是一回事，我担心你把路走错了，要悔不转来的。刚才听你们的话，你竟跟那姓陈的汉奸来往，终有一天你要被人家唾弃的，你不该想一想吗？

王仲原 呸！你才坐了几天牢也谈起政治来了，你晓得个什么反正呢？你看得见几尺远呢？你晓得什么叫忠、什么叫奸呢？

梁若英 仲原，听我的话，别跟这女人走吧，别把你的政治生命全丢光了吧。

俞芳子 对，王先生，跟你的太太回去吧。我可要睡觉了。

王仲原 你这鬼女人看你不出，连吃醋也披上政治的外衣。滚吧！滚回去。你那位革命的丈夫也不要你了，这里也不是你来的地方，你唯一一条路，就是安分地呆在家里。懂吗？只要你安分，我王仲原虽穷，还能让你吃一碗太平饭；你若是不安分，瞧我把你送回牢里去，滚吧！（他把若英从门里推出去。）

梁若英 （在外）仲原！ 仲原！

王仲原 （向门外）阿邦！把这个女人拖出去，把大门关好。

〔外阿邦答声：“噎！”

〔芳子与仲原大笑。

俞芳子 真不识相！

——暗转

## 第二十场

、 报告员 杜甫的诗：“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一天虽不是三月三日，可是由于中国飞机访问“孤岛”，上海黄浦江边也来了好几位丽人。

〔警报声未断。

〔新群和若英从容地走过来。

梁若英 从慕尔鸣路走出来，我不知往哪里跑好。回那个“家”，安分守己地吃那碗“太平饭”吗？死吗？真是我也转过死的念头的。可是我舍不得贝贝，再说为了仲原对我不忠实我自杀，连我也知道那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可羞耻的。同时我也再不要去吃那碗“太平饭”了，我才决心找你来了。可是你又搬了家，若不是你来找我，我真不知怎么办。你为什么刚办那个小学没几天又不要了呢？

李新群 我们附近出了那么一件大事，跌死了两个人，你不知道？

梁若英 对，在报纸上看见，那真惨！

李新群 有的惨，有的不惨，我的好大姐。不过你刚才说得对，不吃那碗“太平饭”！其实他们那碗“太平饭”也吃不了几天了。世界要变了。

梁若英 真的,我看也该变了。新群,你看我还有希望吗?还跟得上去吗?

李新群 怎么没有希望,瞧,贝贝是怎样希望她妈妈的吧。这是她最近从昆明寄来的信。(掏给她)

梁若英 (接信,兴奋地看了)这孩子进步得真快,说话像个大人似的。  
(微笑)她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要我回到她爸爸那儿去。

李新群 那么,你呢?

梁若英 我现在还有什么说的,可是八成他爸爸不要这样的太太了吧。

李新群 我知道玉良始终是爱你的。可是你知道,战士的太太自己也得是一个战士,否则总是不会幸福的。对吗?

梁若英 我知道。因此我自己就常常鼓不起这个勇气,真像笼子里的金丝雀似的有点害怕自由。现在好了,算是真被人家从笼子里给赶出来了。

李新群 真是,这次的事我得跟你道喜。

梁若英 可不是,我自己也给自己道喜哩。我真难过,我就会这样的不长进,这样的堕落!人算白活了,官司也算白吃了。

李新群 (安慰她)大姐,只要你真是后悔了,真把事情看清楚了,一切就好办了。跟玉良的那个便衣,这些日子追玉良追得好紧。我今天约玉良到这里来谈一件事,回头你也好好地跟玉良谈谈吧。

〔忽内渔民喧闹声。〕

渔民甲 快来,快来,一个女人投水了!

渔民乙 喂,快用篙子搭住她的衣裳!

渔民丙 好了,好了,搭住了。小心一点拉!好,好!

李新群 有女人投水?让我看看去。(走下)

〔声:“啊,金妹,你!”〕

——暗转

## 第二十一场

**报告员** 黄浦江滔滔的水波，正在引诱苦难的金妹的时候，却被渔民给救上来了。并且意外地又碰上了李新群和梁若英这两位曾经救过她的女性。

〔她们忙着给金妹换衣裳。〕

〔若英把大衣脱下来，盖在她身上。〕

**李新群** 金妹，我们这是第二次救你了。你怎么老是朝绝望的方面想呢？

**刘金妹** 哦，李小姐，王太太，谢谢你们，可是你们还是让我死吧。我丈夫是再不会原谅我的了。

**李新群** 你母亲年纪老了，你丈夫眼睛坏了，你要是死了，谁照顾他们呢？让他们饿死吗？

**刘金妹** 是啊，就是不愿让他们饿死，我没有法子才糟蹋自己的啊。可是，给人家走上门来了，让娘和丈夫把我的丑事都知道了。我除了寻死还有什么路好走呢？

**李新群** 不，路还宽得很，金妹。你想得太窄了。我们一定能熬过这苦难的日子的。

**刘金妹** 我一个女人怎么熬啊，太难了，太难了。

**李新群** 是啊，一个女人的力量当然是难于熬出来的，必须依靠大伙儿的力量。正要告诉你，纱厂复工斗争已经胜利了，你可以回到细纱间工作了。这不是大伙儿的力量吗？再说，鬼子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离天亮也不远了。只要天亮了就什么都有了。

**刘金妹** 李小姐，真的中国快天亮了？

**李新群** 真的快天亮了。

**刘金妹** 鬼子不敢再侮辱我们中国女人了吗？

**李新群** 对，就不敢了。

**刘金妹** 摆个地摊什么的，不会有人来干涉咱们了？

李新群 不会干涉咱们了。

刘金妹 那些欺负我们糟蹋我们的坏人都会一个个抓起来严办，是吗？

李新群 会严办的。

刘金妹 我丈夫的眼睛公家会给医治好吗？

李新群 会的。

刘金妹 我还能让我妈妈快快活活地过几年好日子吗？

李新群 能的。

刘金妹 咱们不是在说梦话？

李新群 现在还是一个梦，但这梦一定会实现的。

梁若英 (正在新群和金妹谈话的时候，她像捉蝴蝶似的捉了一张天空掉下的传单)啊呀！快来看，敌人投降了！

李新群 怎么？敌人投降了？真的？

梁若英 你看！因为苏联出兵了，美国也在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日本政府已经通过中立国向我们接洽投降了。

李新群 (与金妹相抱)哎呀，这可太好了！

[三人在欢喜之际便衣丙走出。

便衣丙 站住！

李新群 怎么了？

便衣丙 你们在这儿开会，是不是？

李新群 我们三个女人开什么会呀？

便衣丙 “三人成众”，你知道吗？敌机凌空，你们一定是在这儿打信号——

梁若英 呸！我们什么也没有，打什么信号？

李新群 你们的主子投降了。你还在这儿仗势欺人吗？(把传单给他看)

便衣丙 (接过传单，看了一下。转笑脸)哦，我是跟你们开玩笑的。我刚才在那边拾了一面小镜子，我想准是你们哪一位小姐的。(拿出小镜来)

梁若英 (看小镜)哦，是我掉的，我不要了，送给你去照照自己的嘴脸



吧。

便衣丙 (奸笑)是是。(自语)咦,章玉良怎么不在这儿?也许他又溜回家里去了。(急下)

刘金妹 啊呀,好多好多,都飞下来了。(她也拾了几张)瞧,王太太,都是一样的吗?

梁若英 唔,都差不多。哦,金妹,以后别叫我“王太太”了,叫我梁若英。

刘金妹 啊呀,梁先生我们真胜利了?(她喜极而泣)这太好了!我去告诉我妈妈我丈夫去。他们望这个消息望了七八年了。

李新群 去吧,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欢喜欢喜吧。

〔金妹下。

梁若英 瞧,又掉下来这么许多!

李新群 (也拾了几张)大姐,我们真别太兴奋了。真正的胜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金妹又走回来。

李新群 金妹,怎么不去啊?

刘金妹 我不能去,我丈夫他不会原谅我的。我没有脸见他。

李新群 现在胜利了,大家高兴,他不会生你的气的。

刘金妹 可是,我丈夫打过那姓高的。那鬼东西是个流氓头,一定会来报复我们的。

梁若英 是啊,虽然鬼子投降了。这些家伙还是会骑在老百姓头上的。

李新群 他们的靠山倒了,究竟好得多了。金妹不要紧,回头我找老余他们商量一个办法,你一定可以复工,也不怕那鬼东西来报复你们的。

〔远处有人:“新群!新群!”

李新群 瞧,老余来了。啊呀,还有你妈妈,你丈夫,他们都来了。一定是老余领他们来的。

刘金妹 (望)是吗?啊呀,真的!

梁若英 (望远处)啊,还有——

李新群 还有谁?

梁若英 还有玉良!

李新群 (眺望)对,是他!

梁若英 新群,我太高兴了。我一定要向玉良赔不是,你看他还要我吗?

李新群 我说过,玉良还是爱你的!

[金妹要去接他们,前面来的声音:“别走,我们来了。”]

李新群 老余,慢一点,你扶住友生。(又向远处招手)玉良,快来!这太好了!

[他们三个女人,在美丽的夕阳中紧紧抱在一起,迎接新的斗争生活。]

——幕徐徐落 全剧终

——作者一九四六年冬至一九四七年春写于上海,

原载《剧本》一九五七年五月号

## 喜相逢

(独幕剧)

胡可

人物 刘喜、王相、班长。

刘喜 (上)这出小戏叫个《喜相逢》。表演个什么故事,无非是劝大家在战场上,把纪律两字儿记在心上。战场纪律大家比我了解:服从命令听指挥啦,不杀俘虏啦,还有一条是不搜俘虏腰包。提起不搜俘虏腰包这件事,别看事小,和咱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推有关系,我原先有点农民意识,爱占小便宜唔的。为搜了俘虏腰包,犯过一回错误,这出戏就是编的这桩事儿。

我叫刘喜,也不用多介绍,谁都认识我,是个八路军战士。在东河战斗时,我捉住了一个俘虏——这会儿人家是解放战士,不能乱叫。可那当儿他可是那个——谁的话:俘虏不是?少说废话,我一见了,这出戏就算开了幕啦。

[枪声骤起,手榴弹爆炸声、喊缴枪之声就像开了锅。

刘 (把帽子一歪,把枪一挺,大喊)交枪交枪,交枪不杀!蒋军弟兄们!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

王相 (手举美国机枪上)别打枪!我交啦老乡!兄弟!给你这挺美国机枪!我早就……

刘 (比住王)擦下!……把子弹摘下来!……还有人没有?

王 报告,就我已个。

刘 (过去把机枪梭子摘掉)哼! 早点交了枪不就算啦! 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

王 依我早就不想打,上边的命令谁敢不服从啊!

刘 吓! 你倒会找客观原因,——告诉你:这一下子你算闹对付啦! 放心老乡! 交枪是朋友! 有你的活命。咱们八路军不像你们是的……

王 是! (脱帽鞠躬)谢谢!

刘 别卸(谢)啦! 套着喂吧!

王 是是! 老乡对我太好啦。

刘 得啦得啦! 交枪不杀是八路军这方面一贯的规矩!

王 是是!

刘 过来我搜搜你;(王过来,刘搜之)吓! 还藏了五排子弹,想打埋伏么?(搜出五排子弹)

王 报告,忘啦!

刘 (又搜)这是什么?

王 报告,一块剩馒头。

刘 (扔掉)来俺们八路军有你吃的!(又搜)这是什么?

王 《军人必读》,上边发的!

刘 (扔掉)去他娘的吧! 净蒋介石的欺骗宣传! 到八路军有好书给你学习!(又搜)这是什么?

王 净家信。

刘 (看)你叫王相?(王相应。又放原处)好生留着,赶明儿往家里打封信,说你解放过来啦,平安来到八路军,叫家里人放心吧!

王 是! 你老多费心啦!

刘 (搜出钱)这是什么?

王 (有些迟疑)报告,五万块钱。

刘 (开始犹豫)草! ……我也拣点洋落儿! ……可是……这纪律……唉! 管他哩!(四顾无人,放进自己腰包)你看我干什么?

- 王 老乡你带着吧！（略停）对，你花就带着吧！……
- 刘 （耳根子发热）草！不带着还怎么着？用你嘱咐！废话！（扛起机枪）走！跟我走！
- 王 老乡，这前……这前……
- 刘 （立住，绷起脸）这钱怎么样？你还想要？……
- 王 这前……这前边是咱们八路军的地方了吧？
- 刘 嗯。——废话！（自语）草！没干过这一手！乍一干还有点儿拉不下脸来哩！……唉！这有什么问题，先解决解决困难再说。再说他这钱怎么来的？还不是剥削老百姓的？有什么问题！（对王）走啊你倒是？
- 王 我不跟你走呢吗？
- 刘 （心乱）弄的我心里十五个水管打水，七上八下的！……
- 王 老乡你贵姓？
- 刘 我姓刘。——嗯，你问这个干吗？
- 王 老乡！今天你老一家伙把我……
- 刘 （不耐烦）把你怎么啦，把你？
- 王 把我的命给救啦。老乡你心眼太好啦。将来忘不了你的恩情，李大哥！
- 刘 嗯——谁姓李来着！告诉你，我姓刘！（旁白）全告诉他吧，还能吃了我？（对王）我叫刘喜，刘喜同志！
- 王 是啊，刘同志！
- 刘 （望到有人，向别处喊）小胖子！我缴到美国机枪啦！  
〔幕内声：“小刘子！你算立了一功！快当英雄啦！哈哈！”〕
- 刘 （笑）别扯鸡巴蛋啦，别当狗熊就行！还有一个解放战士你领回去吧！  
〔幕内声：“行喽！来吧！”〕
- 刘 （对王）你跟他去吧！这回你算保上险啦！
- 王 回头见吧，李大哥！（鞠躬）
- 刘 对。——再说一遍，我不姓李！我姓刘。

王 是啊，刘喜同志，刘喜，这回忘不了啦。（下）

刘 （望王相下场）这不是！把他也送走啦，我心眼里觉着又光荣又不光荣，光荣的是缴了机枪，这机枪又可儿编在俺班里。不光荣的是我搜了他的腰包，犯了错误。说心里话：人都有两股劲儿，一股子落后劲儿，一股子正确劲儿。我这正确劲儿一翻上来，自己心里头就开起斗争会来啦！唉！总的来说，我作战有一套，平时也有一套，没出过故障。可怎么一家伙叫五万块钱给迷住心窍了呢？……亏了保守秘密做的好，要叫人看见了，别说汇我的报，就是来两句挂刺激性的话，我就呛不住。别看这老总楞头青，可还有点子小资产，脸皮子推家的薄，叫人发现了闹个大红脸不说，赶许来一家伙队前批评唔的！唉！那时候我这小脸儿就算抬不起来啦！

为这事我隐瞒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心眼里老是怕人看出来。这钱呢，放在兜里不是，放在包袱里不是，放在挎包里更不是，花了吧，法币花不了。再说干什么花呢？人家见了该问：“你这钱是怎么来的呀？……”就这么着，这钱在我小口袋里整整坐了一个月禁闭。开检讨会，这心口就通通地跳，老疑心人家看出来了。吃饭吃四碗来着，这会儿顶多吃三碗，唉！越想越犯不上。有这么一天，我正在屋里擦机枪，班长开会回来了。……

〔擦枪。班长上。〕

刘 班长啊！会开完啦？

班 刘喜！

刘 有！

班 上级可是得到反映啦！

刘 反映谁？

班 反映你呀！

刘 （紧张）反映我什么？

班 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啊？

刘 真不知道，班长！我什么时候不坦白过呀？别闹着玩啦，班长！什么事？

班 那回战斗的事。

刘 那回战斗跟我有什麼联系？

班 跟你推有联系呀！

刘 我要瞒你我是个……我是个……

班 (笑)犯不上赌咒！那回战斗你不是捉了一个俘虏啊？

刘 嗯。我就捉了个俘虏，别的什麼也没有！不信你调查。

班 明摆着的事调查个蛋哪！——那机枪不是你得的？

刘 就这事儿呀，班长？(松了口气)

班 别急，老鼠拖铁铤，大头在后头哪！哈哈！……你怎么装的那么匀实啊？

刘 什麼事呀班长？真叫人急的慌！

班 请客吧！请客就对你说！

刘 什麼事叫我请客？我一个钱儿也没有，不信你翻！

班 翻不翻的你有钱！

刘 我没有钱。

班 说你有钱就有呀！我不比你清楚？

刘 你知道我有多少钱？

班 (伸出五个指头)这么个数。

刘 (如坐针毡)班长你听谁说的？我真没有钱！我这人你还不了解？有钱早花了！我什么时候不坦白过？

班 你是坦白的。你身上是没有钱，我知道。哈哈，在我这儿哪！（掏出钱来）

〔刘下意识地摸了摸左口袋。〕

班 五千，你那回战斗挺勇敢，先冲上去得了一挺机枪。营里的时候对你这问题奖励了五千块钱！——请客吧！（给刘）

刘 (旁白)吓了我一脑袋头发！（笑了，对班长）那回战斗不是我的功劳，我看还是班长带的好。

班 别来这一套啦！上级的时候说啦，瓜子不饱是人心，主要的是精神奖。

- 刘 是啊!
- 班 这个问题的时候应当这样子认识,钱是不多,五千。可是我看比五万块钱还光荣哩!
- 刘 是啊,五万不五万的……班长!咱们跟排长说说,试试这机枪吧!
- 班 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这样认识,咱们八路军不是为了钱打仗,要是为了钱……
- 刘 班长!这机枪调来一个月啦!可还没试过哩!
- 班 这个问题的时候应当这样子认识,要是为了钱的时候,咱们犯起纪律来偷人摸人——这个问题的时候……
- 刘 (抢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应当这样子认识:机枪要不试巴试巴,到时候发生了故障就晚啦。
- 班 对!机枪那是得试试,我跟排长说过啦。
- 刘 咱们机枪班还得添人才行呢。
- 班 哎,你不提这事,我差点忘了,新兵来了!在营部里等等就分配下来。
- 刘 (高兴地)这一下子咱们的战斗力又提高了!
- 班 指导员布置了工作。
- 刘 怎么布置的?
- 班 这回补充的是解放战士,对八路军的认识还不够,我们老战士对这个问题推冷淡的时候就不好了。咱们要下决心团结他、帮助他,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 刘 那是啊!谁没从新战士过过呀!班长你放心吧!
- 班 你要多帮助他,你今天的信仰推高,又能说又能做,文化水平也不浅,又是老战士,对八路军这政策啦,刚七郎当的这一套都了解,又坦白直爽……
- 刘 班长,你不要高抬我啦,再抬我就上天啦!补充几个呀,班长?
- 班 一个。
- 刘 怎么就补充一个呀?
- 班 一个就够你教育的!想补充多得多打胜仗。



刘 对！班长！这个靠给我啦！

班 咱们屋里人少，就跟咱住在一块吧！

刘 没问题！无非是挤点呗！

班 挤着才暖和哩！

刘 跟他谈什么呀，班长？

班 谈的时候的时候，多多介绍八路军的军民关系呀！官兵关系呀！  
八路军的生活苦点，对这问题应当怎么样认识呀！咱们为了老百姓，不是为了钱，是不？

刘 是啦，我刚有了这五千块钱，还是上级给我的，这不是？（掏出钱来）

〔幕内声：“四班长，叫你去连部领新战士哪！”〕

班 噢！（走，又返回身来）战场纪律的时候也可以谈一谈。他们对咱们这一点非常欢迎。比方说不刺激俘虏……

刘 这一点我做到了。

班 比方说不搜俘虏腰包……

刘 这一点我……我……我也做到了。

班 是啊！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般的都做到了，不过有个别同志不注意这一点，破坏咱们影响的也有。

刘 可不！一锅小米焖饭叫一把砂子给糟蹋了！班长！你还不回去？

班 不忙！你的时候做的很好，可以多向他解释，可以拿你的实际例子来教育他……

刘 班长，你还不回去？

班 对。我去啦！（下）

刘 班长对我推有信仰！他越信仰我，我越觉着对不住他。越对不住他，就越不好意思坦白。这人就是这么个怪劲！……草！出水再看两脚泥！欢迎新同志，我去买盒烟去！（下）

〔班长领王相上。王相已穿灰军装，仍很拘谨、有礼貌。〕

班 坐吧！（王坐）你叫什么？坐吧，坐吧。

王 报告，我叫王相。（在手心里写字）

班 多大啦?

王 报告,二十四岁。

班 在咱们班的时候你是老大哥啦!你是那一次战斗解放过来的?

王 东河。

班 东河?东河就是我们团打的。

王 噢!咱们的炮打的真准!战斗动作也好,真猛呀!

班 咱们连里解放战士不少,往后咱们熟快了,就跟亲哥儿弟兄一样……(发现王相注意机枪)这机枪就是那回战斗得的。

王 这机枪号码是 678592 吧?

班 (一看)不错!678592,你怎么知道?

王 报告,这就是我使的那挺。

班 巧啦!这机枪可儿是俺们班得的!你还认的缴你枪的那个同志吗?

王 见了面兴认识。

刘 (持烟卷跑上,大喊)新同志来了吗?哪儿哪!哪儿哪!

班 这儿哪!

刘 (与王拉手)累吧!坐着吧!坐着吧!(两个人的眼睛碰在一起,呆了。刘喜的手不自然地松了)

王 (细看一下)报告班长,就是他。

刘 (窘状)我……我……我怎么啦?(旁白)糟糕!

班 刘喜!他认的你!

刘 (掩饰地)你?你别认错了人吧?

王 错不了!

刘 一样样的人多哪!

王 (奇怪地)你不认的我啦?

刘 (故意的)不……不……不认的。

王 认的吧?

刘 说不认的就不认的。

班 (笑)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这样子认识,你说认识,你说不认识,现

在到一块啦，不就认识啦？哈哈！

王 是是，班长说的对。

刘 对。同志抽烟吧！

王 不能抽。

刘 在理儿？

王 不在理儿。——李同志！……

刘 我不姓李，我姓刘！我跟你说过……

王 对！你跟我说过两遍了，你叫刘喜，对不？我这记性真不济。

班（疑）这么说你们还是认的？

刘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王 你忘啦！刘同志？我把这挺机枪缴给你的……

班 刘喜！号码都对！

刘（掩饰不过）噢！赶许就是你！我那时候光顾缴枪啦，没工夫细细给你相面……

王 不，你还搜我来着，你忘啦？搜出我五……

刘（紧接）五排子弹！

王 对！子弹！又接着搜——搜出一本书，你说是蒋介石的欺骗，给扔了，你忘啦？

刘 不扔，留着干嘛呀！

王 又搜——搜出家信。你叫我好生留着，将后来往家里打封信，说是解放啦，你忘啦？

班（很感兴趣）你倒抓紧时间工作，以后呢？

刘（干笑，忽见王又要开口，窘极，连忙掏烟）抽烟吧同志！

王 不能抽！

刘 在理儿？

王 不在理儿！

刘 噢！噢！我去打水来喝！

班（很体贴地抢水壶）我去吧！

刘 我去吧！

班 你们谈话吧！我去打水！

刘（哀求地）我去打水，班长！你和他谈吧！

班 你们谈吧！（提水壶，高兴地唱着歌下）

（剩刘、王在场，枯坐良久。每当刘正欲开口讲话，一碰到王相的眼睛马上又把话咽下去了，如是者凡几。

刘（自语）真糟糕——马斯！我怎么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呢？心跳的不行！

王（自语）可也是！这位刘同志怎么回子事？俩都变成哑巴了。

刘（少顷憋足了劲）你，你见过老虎没有？

王 什么？老虎吗？没见过。

〔班长唱着，提水上。

班 你们谈什么问题哪？

刘 我们正在谈老虎的问题。

班（给王相舀水喝）喝水吧！

刘 抽烟吧！

王 不能抽。

王、刘（同时）在理儿？不在理儿！

〔哨音：“开军人大会了！集合啦！”

班 走！开军人大会去！欢迎新同志哩。（拉王相下）

刘（大喘气）可给解了围了！草蛋不草蛋？可巧是他！班长又叫我教育他，十六两的大蜡，算叫我给坐上了！怎么教育法呢？……原先我刘喜办事儿，明里来明里去，说话也气粗。犯过这回错误，连话也说不出来了。真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一点也不错。（退回，丧气地坐在那里）

〔王相过场。

王 来到八路军里一个礼拜了，说实在的真比那边痛快：一是不受气。二是不打骂。三是人人看的起咱，讲的是平等。四是当官的当弟兄的一样，排长、班长待咱像亲兄弟。五是对百姓好像一家人。六是念书识字能进步。七是打老蒋报仇雪恨大翻身。可有一件事老忘

不下，就是那五万块钱的事。单单把我的搜了去。班长待我好，叫我有什么话都说、批评出来。我呢？想说，又不好说。刘喜吧，是个老战士，我也看出了他心里头别扭，我不敢在他面前提，怕他记仇。再说他救我一命，恩情不小，来这几天，他待我也不赖。……算啦，要钱干什么呀？到八路军里反正饿不着，大伙儿手巾、肥皂的帮助咱，对！算啦，跳木马去。（下）

刘（掏出钱来）还给他吧？可我……叫人知道了，我这脸儿往哪儿装啊？……还装蒜吧？长远下去，没有不透风的墙！……跟王相一块儿吃一块儿住的，装蒜装着还有什么劲儿？……日子过的不慢，别别扭扭又过了一个礼拜。

〔班长上。〕

班 刘喜！刘喜！

刘 有。（回头）班长啊？

班 你是不是看出王相有心事？

刘 看出来……我可不知道。班长！

班 他这问题的时候非你不能解决。

刘 怎么非我不能解决呀，班长？

班（慢）你抓的他，你又是老战士，你对八路军的政策的时候也很了解，他的时候呢？是个解放战士，你的责任呢不简单。

刘 我……我……班长！（哆嗦了一下）

班 你怎么了？冷么？是不是打摆子？

刘 有可能。

班 我一会去卫生员那儿，拿点奎宁来给你。

刘 什么事呀班长？你就砸盘碰碌碌实打实的说吧！

班 没有别的，就是叫你跟他谈谈。一定要保证他心里不要存事！一定时候要保证……

刘 我保证他？……嗯，（旁白）我连自己还保证不了呢！

班 他可能有什么顾忌，把什么事放在心里头……

刘 嗯？啊！……有可能。

- 班 我去给你拿药去。(欲走)
- 刘 (跺脚自语)我要坦白出来什么问题也没有啦!对!(喊)班长!  
(班长住脚)我跟你汇报个,汇报个小问题,……
- 班 王相的事吗?你就跟他谈吧!他对你推有信仰。……
- 刘 哎呀!怎么说呢?(对班长)不是这,班长!我……我……  
(王相上。
- 班 什么事啊!倒是?
- 刘 (见王相又说不出来了)王相同志,跳木马回来啦?
- 王 班长啊!喝!这木马垫个人也过去喽。
- 班 我正要找你呢,王相。
- 王 (立正)什么事啊班长?
- 班 你这一礼拜生活怎么样啊?
- 王 同志们待我太好了。
- 班 有什么意见谈谈吧?
- 王 没有。
- 班 有意见不谈,可是不怎么推对呀可是!
- 王 是。
- 班 我早猜出来你心里的时候有一件事,憋闷着哩。
- 王 报告班长!没有!(看着刘喜,刘窘状)没有!
- 班 有也没关系,对谁有意见也可以批评,这个问题的时候,应当这样子认识,互相批评,互相进步嘛!比方说,你对刘喜同志的时候有意见……
- 王 报告,我对刘喜同志没意见!(旁白)他怎么知道的?
- 班 我是打比方,你对刘喜同志有意见……
- 王 报告!没有。
- 班 啧啧!这是打比方,假的!
- 王 报告,假的也没有。
- 班 (急)怎么说呢?(对王)你要有话就讲出来,不要不好意思。你讲出来就是帮助他,对不,刘喜?他才能进步,心里头感谢你,你要是

憋在肚子里头不说，那可就害了刘喜同志了！对不，刘喜？

刘（脸红）对！对！有意见个别来谈，来研究研究……

王 我天天研究，我对刘喜同志……

班 八路军讲的是坦白！心里没病死不了人，有话不憋在肚子里，就说刘喜同志吧，在坦白、直爽、肚里不存事这点上说，做得非常好。……

王 是啊！

班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装蒜，不隐瞒，有话就说，心里痛快。

王（望望刘喜，不甘心地）是啊！

〔刘咳嗽低头。〕

班 应该向他学习，（见刘神色不正）你怎么啦？

刘 头疼。

王（摸刘喜额头）可不！发烧呢！

班 刘喜同志还有一个特长，也是值得你来学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爱钱，吃苦作风好。你给他五万块钱也不要……

刘（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痛苦地叫出来）哎呀！班长！我再也受不了啦！

班 怎么啦，怎么啦？王相！你去叫卫生员来！

王 是。（回身要走）

刘 王相，王相！（掏出钱）给你吧！王相！还给你吧！我再也存不住了，五万块法币一张也不少。

王（想不到）刘喜同志，这是干什么呀！我可没跟你要呀！你留着花吧！

刘 不！不！这是你的钱，我丢人现眼！我没脸见人哪！（抚住脸）

班 这是怎么档子事，刘喜？

刘（羞愧地）班长！我对不住你！我不该不坦白！我不该瞒了你一个多月！……

班 什么事呀？……

刘 我，我，我搜过王相的腰包。这钱是他的，八路军的影响，全叫我给

破坏了。班长你跟指导员说，处罚我吧！班长！我一辈子可只干过这一回。这一回的滋味，算叫我尝够啦！

班 原来是这么档子事！我这班长怎么当的？推不深入了解！你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怎么做出这样违反政策的事情呢！不搜俘虏腰包是个政策，你的时候让钱花了眼，就违反政策了！这样对待他的时候，就先破坏他对我们八路军的印象，叫他不相信我们，就影响团结他们，影响到争取敌伪，你要好好反省一下才好。刘喜！你虽然犯了错误，你能坦白出来还是好的。……

王 报告，我也承认一点。这钱的事，开头我心里可是不敢说，我想着没杀我，就算好的。钱就算了！刘喜同志说话，我也怕，他知道我心里这桩事，我在他面前连钱字都不敢提。谁知道刘喜同志对我推好，让我睡热炕头，自己睡草。借给我大衣穿。临了还把这事说了。嗨，我还是看错了八路军。我觉得这些事不能提，说了就要吃亏，我真想错了。……

班 你能自我批评也是好的，你主要是对八路军的时候民主生活还没过惯。八路军是民主的，跟军阀部队不一样，往后你多加强这问题的认识的时候就是了。

王 是。

刘 班长，我刘喜可就犯过这一回错误！（难受状）

班 不要难过。还发烧吗？

刘 报告，全好啦！

班 王相，咱们练刺杀去！刘喜，你随后也来吧。

〔班长、王相下场。〕

刘 到这时候，我心里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到这会，心眼里的斗争会算开完了。正确劲又占了上风。真比会餐还得(Dei)。到这会儿，这出戏也就算演完了。希望同志们看了这戏，把俘虏纪律做得更好，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敬礼退场。〕



**排演注意：**

一、这剧中有几段独白实际起了报幕作用，表演时希注意与角色身份调和，以免转到戏里去时感到突然。在结尾时倒不妨以演员身份来向观众说话。

二、饰王相的演员在第一场里不必演得过于怯懦，慷慨交枪好一些。在以后的几场里，希掌握一个解放战士初到八路军和一周后两周后不同的表现，由拘谨，到自然，到愉快。

三、这是一个喜剧，导演要抓紧几个关键地方和有剧场效果地方，同时须注意内心。饰刘喜者切莫演得油滑失掉战士气质。

作者 一九四七，六，二十二

——选自《宝山参军》，新华书店一九四九年五月初版本



一九四八年

---



# 战斗里成长

(四幕剧)

胡朋、胡可、歌梵、轻影、胡海珠集体创作

胡可改作

**时间** 第一幕

第一场 一九三五年秋某日。

第二场 一九四五年秋某日。

第二幕 一九四八年秋某日。

第三幕 第二幕后数日。

第四幕 紧接第三幕。

**人物**

赵老忠 贫农，五十余岁。简称忠。

赵铁柱 即赵钢，其子，二十余岁青年农民，后参军任营长。  
简称赵。

赵妻 铁柱妻，二十余岁。简称妻。

赵石头 即黑蛋，铁柱之子，先是五岁，后是十五岁，十八岁。简称石。

杨有德 恶霸地主，五十余岁，后当汉奸及国特要员。简称杨。

杨耀祖 其子，二十余岁，流氓，后任日寇警备队中队长，蒋

匪保安第×纵队第×大队长。简称耀。

(以上人物年龄随各幕相距时间增加之)

老庆 农民,五十余岁。简称庆。

仓婶子 农妇,五十余岁。简称仓。

周教导员 三十岁。简称周。

四海 通讯员,二十岁。简称四。

双儿 通讯员,二十岁。简称双。

文化教员 二十余岁。简称文。

王德钧 老战士,后任班长。简称王。

崔大秋 老战士,后任副班长。简称崔。

老齐 炊事员,老头儿。简称齐。

战士甲、乙、丙、丁、戊,……多人。

电话员。

伪军甲、乙。

匪兵甲、乙、丙、丁、戊、己、庚,……多人。

群众老头、老妇、壮年、青年、妇女等多人。

## 第一幕

### 第一场

“衙门口,朝南开,  
有理没钱别进来。”

一九三五年,秋天的傍晚。

华北某县城附近一农家。

屋里,简单的农具,有门通院内。

幕启,场上无人。

[赵铁柱从地里回来,他面色沉郁,把铁镢“当啷”一声扔在就地。

〔赵妻抱着黑蛋上。〕

妻（奇怪地望着他）你怎么啦？搭拉着个脸子，又跟谁生气啦？

赵（不理，片刻）爹呢？

妻 爹去找老庆大伯去啦，说是要点“神”<sup>①</sup>回来等着耩地种麦呀，出去可有会子啦！

赵（没好气地）耩地种麦？这三亩水地眼看就种不上啦！

妻 怎么？这三亩水地就生生叫杨家霸了去？咱跟他打了这一年官司莫非就……

赵（发火）打官司！打官司！顶个蛋的用！

妻 你看你吃了炮药啦？咱们种了十来年的地，他杨家造了一张假文书来就能霸了去？爹打算明儿再进城去一趟，要是官司打赢了……

赵 赢？（爆发地）咱们输啦！（从怀里掏出判决书，在手上用力颤摇着）大衙门口的判决下来啦！咱们输给人家大财主了！

妻（惊呆）什么？咱们有理的倒输啦？

赵（展开，用手击打着）这不是还扣着那大印！我草他八辈祖宗呀！我不幸了你们我出不了这口气呀！

〔沉默，屋外人咳嗽声。〕

妻 爹回来啦！爹还不知道呢吧？先别对爹说，他那身子骨儿刚略好一点，要是知道了，病儿又得犯！

〔赵老忠登场，抱起黑蛋。〕

妻（故作镇静）爹！吃饭吧！

忠（兴奋地把手里的一包东西交给妻）要了点子神，赶明耩地种麦多使上点。黑蛋！你别抓，这不是吃的，这是毒药，快放到那黑罐里去吧！——这天下真有好人哪！老庆又帮我盘缠钱，这回官司打赢了可不能忘了你老庆大伯！嗨，老庆说的对，输是输不了，要是输，他早下判啦！这高等法院里把这案子押了两多月，当大官的心

① 神——（读若信）即砒霜，农民耕地时用来杀虫。

眼细哩！跟包老爷似的，只要咱们有理……

赵（憋不住）有理挡不住人家有钱！有钱能使鬼推磨！

忠（坚信地）有钱挡不住有理！有理走遍天下！天下总有那青天大老爷！（赵欲插言，妻示意止之）青天大老爷看咱庄稼主儿受制，他也跟着掉眼泪！我知道，有这样的黑脸老包，……

赵（难耐地）着我说就不跟他打官司！一把火烧了他杂种草的！

忠年幼的人，光图说说痛快，犯法的事可干不的，凡事全凭个理。咱们有文书，私凭文书官凭印，打到北京不怕他！……

妻爹，你歇歇，吃饭吧，饭都凉了。

忠那是我花二十块现大洋置的地，我一个人也没雇，刮风下雨收拾那井，房都没舍得盖，先收拾那井，这才成了水地。他见卖主死了，造了张假文书，拿出五十吊制钱想赎我的！你看我赵老忠好欺侮！（咳嗽、颤抖，妻急为他捶背）……我不管你天大的财主，我就要告你！你霸道！有国家的王法管着你哩！我明儿上太原府……

赵爹！你不用去告啦！

忠为什么不去？

妻（递眼色给赵）爹身子骨还没好利落，他怕爹再病在外头。……

忠不碍事。咱们一家四口活的了活不了，搬的倒搬不倒姓杨的，全靠这一趟啦！到这节骨眼上，我不能打退堂鼓！（对赵）你去找你老庆大伯来一趟，我把家里这事儿托咐给他。你们年幼，办不了事。……

赵爹，不用去找啦。

妻你就去吧！（赵迟疑，妻把孩子交给赵）你跟着爹，我去一趟！（下）

忠（希望地）官司打赢了好种麦，打了一年官司花的这钱他杨家得赔给咱！铁柱你说……

赵（忍耐不住）爹！法院的判决下来啦！

忠什么？你说什么？

赵判决下来啦！

忠噢！这三亩水地到了儿是归了咱们啦！



赵 不，爹！咱们的官司打输啦！

忠 （听来有如晴天霹雳）什么？输啦？输啦？咱们输啦？

赵 嗯！地归了杨家不说，咱们还得出钱赔礼！（跺脚）草他八辈祖宗！他仗着有钱有势，花钱买的判决！

忠 （咳嗽，一口痰憋住，赵为之捶背，少顷，吐出一口粘痰，喘息）你听谁说？

赵 镇子上送信捎来的，（取出）这不是？还扣着大印，人家在太原又有买卖又有人，这不明摆着入（读上声）了钱？

忠 （两手颤抖着接过判决书，呆望着）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绝望地叫）杨有德！你坑的俺们苦哇！……穷人没路走了！俺们没路走了！（咳嗽，喘息）

赵 爹，爹，你躺一会，你躺一会。

忠 （自语）莫非真绝了我的后路？我五十多岁老头子当真就要了饭？咱们这十几年的光景莫非这就包了估？莫非我就这样的死了？天哪！这就是那官府！这就是那理！这就是那王法！青天大老爷呀！（将判决书撕碎）

黑 爷爷！爷爷！

忠 唉！你爷爷心眼里闷的慌啊！（少停）铁柱！你去给我打壶酒来！

赵 爹！你躺会儿吧！你病还没好喝什么酒？

忠 （沉静地）好小子，喝口酒解解闷气，……你老庆大伯为咱忙活了这一阵子，操心受累的，不管是输是赢吧，咱得谢谢人的这一片好心！铁柱！你去打点酒！

赵 打四两够嘛？

忠 唉！多打点子吧，打半斤吧孩子！

〔赵下。〕

忠 （彷徨自语）老天！你看见了吧？三十年哪！辛辛苦苦地挣下的光景……俺们可是好人哪！……莫非这就是那命？……唉！不如死了吧！死了吧！

黑 （哭了）爷爷！爷爷！你不死！

忠 嚷！爷爷不死！黑蛋！你到窗台上把那黑罐拿给我，……

〔黑蛋跪在炕上，取下黑罐给忠。然后眼巴巴地望着爷爷从罐里掏出纸包，打开。又眼巴巴地望着爷爷把砵吞下。〕

黑 爷爷！给我点儿吃！

忠 （爱抚地）黑蛋！你不能吃！（拭泪）黑蛋！（抱起，用胡髭吻着黑蛋的脸）爷爷先走啦！我俩眼一闭，两腿一伸，我走我的啦！（巡视四周）唉！铁柱！谁也顾不了谁啦！

〔赵妻上。〕

妻 我老庆大伯说随后就来。爹！他呢？

忠 我叫他打酒去啦！

妻 爹！你……？

忠 你不要管。我憋闷的慌。……

〔赵妻点起灯，摆上饭。〕

〔铁柱持酒瓶上。〕

妻 （悄声）你对爹说啦？

赵 嗯。

忠 你们统坐下，咱们一家子聚一会儿！你们吃着，我有话对你们说。……

〔赵、妻盛饭吃，忠自斟自饮。〕

忠 孩子！你娘命苦，死的早，你爹活了五十三岁，受了一辈子苦，熬到今天……唉！落了个这！你爹对不住你们哪！百嘛没给你们丢下，丢下了一屁股饥荒……（流泪）

赵 爹！爹！

忠 你爹没本事，……可是你爹活的志气！孩子，你们大了不能给我丢了人。

妻 爹！你怎么啦？

忠 ……佛凭一炷香，人为一口气呀！官司是输给他了！咱们跟杨家这仇是没完没了呀！

赵 嗯，爹！

忠 我死后……

赵 爹，你怎么啦？

妻（同时）爹！今儿后晌你怎么净说这些话呀？

忠 我死后……你们别忘了报咱这仇！小子！给你爹争回这口气来！我不要你们上坟烧纸，只要给我报了这仇就是我的好小子！（胸中焦灼难熬，勉力支持）

赵、妻（同时）爹！爹！你怎么啦？

忠 唉！小子！你们别难受，你爹活不过今儿后晌了！

妻（发现罐子和纸包）爹！你吃了——黑蛋他爹！咱爹吃了砒！你快去找人哪！爹呀！

〔赵惊慌，返身外出，正碰上进门来的老庆。〕

赵 老庆大伯！老庆大伯！

庆 嗯嗯！什么？什么事？

妻 我爹吃了砒！

庆 快！快去镇子上抓药！……唉！这是怎么说的！

忠（呻吟）老庆哥！不用啦！我只要寻死，就不打算再活，回来！不要抓药啦！

庆（见酒瓶，惊）老忠！你喝了酒？

忠（点头）嗯。

庆（顿足）怎么叫你爹喝酒呢！（望着在炕上滚动的老忠，难受，拉住披衣外出的赵，绝望地悄声说）喝了酒就没救儿啦！唉！预备后事吧！

赵、妻（哭号）爹！爹！

〔黑蛋吓哭了。〕

忠（打滚）哎呀！烧心哪！给我舀瓢凉水来！（接过妻递来的水，饮下）老庆你坐！

庆（落泪，责备地）老忠！老忠！你糊涂啊！你太糊涂啊！人在青山在！你可真不该办出这事情来呀，老忠！

忠 老庆哥！

庆 嚷！兄弟！你有什么话你就留下吧！

忠 我冤枉啊！我人死，我心不死啊！……到阎王爷那……我也要告他姓杨的呀！

〔室外沉重的脚步声，众注视门际。〕

〔杨有德携子耀祖登场。〕

杨 这儿到挺热闹！赵老忠！你输啦，知道不知道啊？

庆 他四爷！老忠已就是快死的人啦！这不是吃了砒啦！……

杨 噢！吃砒寻死？赵老忠！我趁你还有一口气儿，我要问问你，我问你还告不告？

耀 我父亲问你话哩！问你还告不告！说呀！

忠 （挣扎起）姓杨的！咱们两家没完没了！阳间告不下你，到阴曹地府我要告你！我的阴魂缠着你！叫阎王爷派小鬼来抓你呀！

耀 别说废话！

杨 赵老忠！你有种再去告！娘拉比的咱们手拉手再去过一堂！

耀 你服不服？不服还可以告到南京最高法院，告到蒋委员长那儿也可以的！我们杨家陪着你，对不对？

杨 赵老忠！你娘拉比的睁开眼看看这爷们是谁？区长是我外甥女婿，县长都给我送过匾的。你敢告我？明告诉你，耗灯油也把你耗干了！你懂的这个，死了也不冤！

忠 （呻吟）冤哪！

妻 （对杨）杀人也不过是个死罪，俺爹兴没犯死罪吧？临死了你们父子俩还不叫他安生么？

杨 你们别拿死一口子人来吓唬咱，这爷们见的多啦！他死，活该！你们得把这笔账顶下来！

赵 （咬牙切齿）姓杨的！你别怕还不了你这笔账！我爹死了，我顶着，我死了，黑蛋顶着！只要赵家死不绝，总忘不了这笔账！……

杨 好！耀祖，趁他还有口气儿，快把账给他家报报！你们听着！老庆，你也听着！

耀 （翻开账本）判决书上说应归还侵占之水地三亩六分九，……

忠 (痉挛)天哪!

妻 爹! 爹! (转对杨)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赵 起来! 起来! 咱不求他! 咱不求他!

耀 (继续念)应赔偿诉讼费车马费叁百贰拾伍元整, 额外赔偿名誉损失费贰百元, 共计伍百贰拾伍元整。

忠 (挣扎起)小子! 报仇啊! (痛楚地栽倒)

赵 (爆发地)爹! (失声痛哭)

妻 (同时)爹! (哭)

黑 (哭)爷爷!

庆 (长叹一声)唉!

〔赵突起立, 忍住泪, 望着杨, 悄悄溜到门边, 转身下场。〕

庆 他四爷! 这地是归了你们啦, 这钱可实在是……你看这一家子, 眼下死人都发送不出去, 包了估也交不起你这钱呀!

杨 娘拉比的你给我滚蛋! 你要想充好人, 你来替他还账!

庆 我……我……我那点家当, 你也不是不知道!

耀 爹! 你出了气啦吧?

杨 这不算完! 铁柱不是说啦? 他爹的账他顶着, 他死了, 小杂种顶着! 什么时候还不清什么时候不算拉倒!

庆 我求求你, 他四爷! 你高高手给他家娘们孩子的留条活路, ……

耀 (指死尸)这就是你们的活路! 蒋委员长说过, 阎会长说过, 老百姓要安分守己, 只要安分守己, ……

〔忽听人声嘈杂, 火光隐隐照在窗上。〕

杨 什么事? 什么事?

耀 (出门望)爹! 不好, 咱家失火啦!

杨 (急眼)他娘拉臭比! 我草他祖宗!

耀 不能放他跑了! 谁干的!

〔杨有德、杨耀祖急下场。〕

妻 (趋尸前)爹! 杨家失火啦! 爹! 你合上眼巴! (起视火光)烧吧! 烧吧! 越大越好! 烧光了他家! 烧死他们吧!

庆 杨有德造的孽也到头儿啦！该着！该着！（对妻）我去托几个人，天塌了也得先把你爹打治得入了土。

妻 老庆大伯！……

庆 我看碾盘村你们也呆不住啦，发送了你爹，商量商量包了估吧！碾盘村不是你一家，全村都在他碾盘底下过哟！我帮不了你们别的，我那口薄棺材，留着自己住的，先让你爹住了吧！……唉！

妻 老庆大伯！俺们一家子永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好处呀！

〔老庆下场。〕

〔赵铁柱匆匆上。〕

赵 （喘息未定）快拿给我那双袄！还有我那双鞋！……

妻 （惊疑）你？你怎么啦？黑蛋他爹！你怎么啦？你上哪来着？

赵 我！我给他家点了火！快吧！

妻 （大为震惊）什么？杨家失火是你……？

赵 我，我恨不能把他家一把火全烧光！

妻 （焦灼）你还活不活？

赵 我走！我走！快拿给我那双袄！

妻 （戚然，把夹袄给赵）你上哪去呀倒是？

赵 天下大着哩！……下煤窑，扛长活，再不行当兵！要是掀不倒他杨家大旗杆我就不回来！

妻 （悲痛）你走喽，……丢下俺们娘儿俩，可靠给谁呀？

赵 黑蛋他娘！我丢在家里也是死！唉！（望死尸）我要给爹争回这口气！我要报这个仇！

妻 你走吧！（少停）那咱们这一家子就这么散啦？（哭）

赵 （伤心）黑蛋他娘！你到俺赵家门也五六年啦，从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杨家逼的咱没路走，……托咐你打治了咱爹，你就前走一步吧！

妻 黑蛋他爹！你不要说这些！我嫁给你，就是你家的人，你就是十年二十年不回来，我跟黑蛋也等着你。你要有良心，别忘了俺们，……

赵 只要我不死，黑蛋他娘！我总得回来！

妻 我等着你，我要饭也得把黑蛋拉扯大，等孩子大了……（哭）黑蛋他爹！咱们还能再见面嘛？……

赵 能！总有那么一天！……万一回不来，咱家这仇可就靠给黑蛋了！（抱起黑蛋吻着）黑蛋！爹走啦！

黑 爹！你不走！

赵 这村你们也呆不住，杨家还得找寻咱，记住！给黑蛋改个名儿，逃出去吧！

妻 噫！快走吧！

赵 （欲走，返回，跪倒死尸跟前）爹！爹！铁柱给你报仇去了，铁柱送不了你的终了！（磕头，立起，头也不回，下）

黑 爹！爹！

妻 （呆呆地）黑蛋！黑蛋！你爹给咱报仇去啦！（一阵心酸，哭了一声，忍住）黑蛋！咱娘儿俩熬着吧！等你长大了，什么就都好啦！

〔灯光渐暗，转第二场。〕

## 第 二 场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十年以后，秋天的傍晚。

华北某大城附近某市镇。

草屋，土坑，除锅灶外仅有一领破席，一床破被和几个筐篮盆罐。

低矮，阴暗。墙的高处有一个小窗洞，一线阳光正从那洞里斜射进来。

灯光渐明。

〔一个女人正迎了阳光缝补什么东西，她衣裳褴褛，面色憔悴，眼角上嵌了鹰爪似的皱纹，从头发的式样上和声调动作上使我们能够认出她即是赵铁柱的妻子。〕

〔枪声数响，仓婶子急入。〕

仓 (小声)狗日的们又逮人哩! 抓走了十来个,老万家小子、二根子,都叫他们抓走啦!——说是搜查八路,哼!净抓点子老百姓!

妻 (小声)八路又下来啦?

仓 (秘密地)说是下来啦!多了去啦!(返回门首望望没人)说是鬼子不行啦!要撤啦!汉奸们折腾吧!有你们受的!(把手里的几件衣裳给妻)给!石头他娘!

妻 什么?

仓 (笑)又给你揽了活儿来啦!嘻嘻!这几件衣裳,拆洗拆洗也能挣出一顿饭来。(又掏出几张票子)这是二牛给你的,作棉袄的工钱,钱儿可是不多,……

妻 什么多呀少的,他也是个受苦的穷人。

仓 (掀开锅看了看)石头他娘!石头回来喽,叫他上我家地里摘几个北瓜,摘点子豆角回来,回头我再给你拿过点山药。你看你们吃的这饭!稀汤寡水,哪像人吃的?

妻 (凄然一笑)这年头掀不开锅的人家多哩!俺娘儿俩能吃上这,就算不赖呀!想起他爷爷刚死那工夫,剩俺娘儿俩叫财主撵出来,天天串房檐,讨吃要吃,有一顿没一顿的……能熬到这工夫,这就算不容易!

仓 (同情地)谁说不是来!这十年工夫——有十年啦吧石头他娘?

妻 (想)那会儿石头五岁,这咱他十五,整十年啦。

仓 (感慨)唉!这十年工夫,一个妇道,一个娃娃,没家没业的,生那么撞打过来,也真是不容易哩!

妻 多亏你老人家这么拉扯俺们,这几年要不是仓婶子你,俺们还不定怎么着哩!这吧,住上有顶儿的房;冬天好歹笼把火就冻不死;吃的、用的,见天有顿米汤喝。这我就挺知足啦!你吃的、用的,老那么帮补俺们,你真比我亲老的还亲,我可怎么报答你呀!

仓 快别说这,“官向官,民向民,天下穷人向穷人”,谁也有个遭难的时候。



妻 可你也不是那富有的主儿哟!

仓 (笑)俺老两口好赖还有那么几亩地,怎么不比你好过?这年头就别分你的我的,先挣扎着混下去!等把鬼子打走了,石头也长大成人挑起家来,你也过两天舒心日子。……嘻嘻,那工夫俺们还兴沾你的光哩!

妻 (苦笑)可就是盼着那一天哩……这几年,老叫人疚着个心,可多咱是个出头的日子呀!

仓 别急,快啦!(悄悄)听说杜村炮楼夜儿格叫八路军给端啦,连大乡公所也给砸啦,你可别跟外人说呀!(欲走)石头呢?

妻 给人收庄稼去啦,这咱还不回来。

仓 回来可叫他去摘点来吃!(欲走)

妻 喂!——仓婶子,你等等!我有句话跟你说……

仓 (又坐)喂!有话你就只管说,只要你婶子办得到……

妻 你刚才说的那事儿是真的?

仓 什么事?

妻 八路军是打过来啦?鬼子是要撤?

仓 (悄声)我听我外甥说的,那还假的了?(补充地)他在那边(用手比八字)干着差事哩!

妻 (满意,吞吐地)仓婶子!我夜儿后晌作了一个梦,梦见石头他爹回来了,当了八路军,挎着那武装带,拿着那机关枪,一进门就:“石头!跟你爹烧炮楼去!”接着就去点火,烧的红通通的一片,……我醒了,就再也睡不着,我想了又想,我想,(凄然一笑)莫非这是真事?莫非他爹真要回来?

仓 (同情地)作梦也有应了的。不是说有人在边区见过石头他爹么?

妻 都传说他爹死在阳泉矿上啦,也有人说是在那边见过一个当八路军的排长挺像他。谁知道真假呀?十几年也没个信捎回来。……

仓 别胡思乱想,你们逃到这村快五年啦,他可不知道,可捎信往哪儿捎呀!

妻 也是。……十年哪仓婶子!你说他还能回来不?嗯?

仓 (安慰地)着我说能回来!这不是日本子就快完啦,八路军说话就过来。

妻 仓婶子!我这命不济,……

仓 什么命不济?我早先也信命,可那天叫我外甥把我说住啦,他说:在你们敌占区,财主汉奸越过越有,老百姓越过越穷;在边区里头,财主也不敢霸道啦,老百姓越过越有啦。莫非说边区里头的穷人命就统好?咱们这儿的穷人命就统不济?我一想,对呀!莫非咱们这儿的穷人命就统不济?我外甥说:边区那方面没有信命的啦!统信毛主席!

妻 毛主席?

仓 (秘密地)可别跟外人说,叫炮楼子上知道可了不得!我走啦,往开想,石头他娘!

〔仓婶子下。〕

〔赵妻痴痴地站了一会,回去生火热饭。〕

〔石头上。黑蛋已长成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他穿着露肉的破衣裳,额上血流不止。〕

妻 吃饭吧!(突惊叫)哎呀石头!怎么弄的?怎么头上这么些血?跟谁打架来?叫人打的头破血流的?我天天跟你说,咱们做活吃饭,人家财主家孩子咱们惹不起,惹了人家,到了儿还是咱们吃亏,你就不听!哎呀怎么这么大大个口子?(急用布包扎)

石 我谁也没惹!草他姥姥的!汉奸把我逮到炮楼子上打我,……

妻 他们为什么单逮你去?

石 他们非逼着我说跟八路有联络,非说那两个八路是我放走的,我说没那回事,就拧住我胳膊拿棍子死打,还拿刺刀伸到我嘴里去吓唬我,我说你挑了我我也不知道八路的事儿!那个新来的汉奸队长就说:“小鸡巴孩儿骨头真硬!扎他一刺刀!”那汉奸就朝我“爷老盖”上拿刺刀一扎!我草他姥姥的!(疼,咬牙忍住)

妻 (搂过孩子,流泪)唉!这是什么年月!这命就在人家手心里攥着,说逮就逮,说杀就杀,……(少停)你倒是怎么得罪下炮楼上啦?

石 我就没惹他！我就是上苇坑里去了一趟。

妻 你上那儿干什么去来？（石不语）你对娘说。（去门首望没人，返回）  
石头！跟娘说实在的，……娘不生你的气。

石 （迟疑了一下，索性坦白地）娘！我给两个八路指了一下道儿。

妻 （楞住了）小子！你真的——？

石 娘！你不是天天盼八路来么？那两个八路是便衣探子，先探好了才能端炮楼哩！

妻 （爱抚地摸着孩子的肩）他们打你，拿刺刀扎你，你没说实话？

石 说了实话就没命啦！我连哭带闹，我怕连累上你，我就胡编了一通，我说我是丁村的，叫王二小，来串亲来的，谁知道什么八路九路呀，这他们才放我走。……

妻 （松了口气）好石头！你是怎么碰见八路的？

石 俺们歇晌，我上泥坑里洗澡，过来两人跟我打听问炮楼子上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鬼子多少汉奸，问的可细哩。末了叫我指给他道儿进村来看看，我早看出他们是八路探子，要不怎么穿的山杠子鞋？我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说：“八路军！快该端你们炮楼啦！你欢迎不？”我说：“早就欢迎啦！你跟我来吧！”我穿上鞋就把他俩领进苇坑啦。回来就碰上汉奸队，问我见没见俩人，我说早往南走了，他们骑上车子追了一阵没有，回来逮的我。

妻 这咱那俩八路还在村里头？

石 （兴奋地）嗯！八路说啦，日本子是秋后的蚂蚱，没什么蹦跹头了，八路军这咱一百万人马！这炮楼子再多点也不揍打！草他姥姥的，端下炮楼我非宰了杨麻子！

妻 谁叫杨麻子？

石 就是那个新调来的汉奸队长，就是他叫拿刺刀扎我来。

妻 出去可别乱说呀！

石 嗯。还说日本子他大哥二哥都完蛋啦，光剩下老三小日本啦。八路军越打越多，一个劲儿的往外开辟根据地，除了咱们这儿，净成了八路啦！杜村夜格端啦！你还不知道呢吧？娘！

妻 盼着八路军过来，日子就好过了。

石 娘！我去当八路！

妻 别胡说！石头，你先躺躺！娘给你热口米汤喝！

石 （忽然想起一件事）娘！我爹是叫铁柱儿呀？

妻 （感到突然）嗯。可别跟外人说呀！怎么啦？有讯儿啦？

石 不。杨麻子问我来。

妻 杨麻子？这人什么样儿？

石 什么样儿？高个儿、黑脸儿、小胡儿、镶两金牙，城里新民会长的小子。娘！你怎么啦？

妻 （面色苍白）他？（自语）怎么还没跳出他的手心儿呀！

石 （奇怪）娘！他是谁？

妻 石头！他怎么问的你？

石 他先看了我一阵，说：“小杂种！铁柱儿是你什么人？”

妻 你说呢？

石 我说：“铁柱？俺们丁村财主家小子叫铁柱，净打我。”我这么一说，他不问了。

〔赵妻叹了口气。〕

石 娘！你认的杨麻子？

妻 小子，那是咱的仇人哪！就是他不让咱在村里占，把咱撵了走，十冬腊月连床棉被也盖不上，饥一顿饱一顿要了一冬的饭，往后娘才拾点庄稼，给人帮个忙，捱呀捱呀捱到这个镇子上，娘怕他找寻咱，把你那黑蛋的名儿改了个不起眼的“石头”，心里指望着躲开他们杨家了，谁知道转悠转悠又转到人家手心里来啦。……你爹叫他们逼了走，十年连个讯儿也没有。（拭泪）

石 娘！你不要哭，我给你报仇！我养你老！

妻 小子！咱们这是在刀尖上过日子哩。娘就指望着你哪，往后作个事说个话的可长个心眼儿，你要是有个好歹，可就苦了娘啦！

石 嗯。娘！今天那俩便衣八路说，八路里头哪儿人也有，也有咱们这弯儿的，娘！我爹敢许在八路里头！

妻 别胡说八道的！往后谁问你爹的事，你就说你爹早死在煤窑上啦。啊？

石 嚷！

〔仓婶子上。〕

仓 石头他娘！石头他娘！（见石）哟！石头怎么啦！

妻 唉！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灾难！你看，炮楼上硬说他放走八路啦，抓去又是棍子打，又是刺刀扎的。——仓婶子！什么事？你坐下说。……

仓 （秘密地）炮楼上的汉奸搜过来啦！挨门挨户地搜，说是八路便衣进了村，这咱正在张老恒家折腾哩！你们有什么干嘛的物件藏一藏吧！

妻 仓婶子！你说俺们石头在家里不怕吧？他们见了兴不再打他了吧？

仓 躲一躲吧！小心没大岔。石头！来！跟你仓奶奶来，走后门出去躲一躲！

石 仓奶奶！甭！我不怕他们！

妻 听话小子！出去躲一躲！

〔仓婶子引石头下。〕

〔远远叫骂声、惨叫声传来。〕

妻 （自语）这叫什么日子啊！

〔赵妻去烧火热饭。〕

〔皮鞋声近，伪军甲、乙入，巡视。〕

甲 （盘问）姓什么？

妻 姓赵。

甲 就你一个妇道？

妻 嗯。

甲 指着什么过日子？

妻 帮人缝缝补补，拆拆作作的干个零活儿。

乙 （搜出衣服）这儿怎么有男人衣裳？说实话？你这儿是不是窝藏着

八路军?

甲 (对乙)你长着耳朵没有?这不刚说指着给人洗衣裳缝穷过日子的?

〔乙把衣裳一扔,斜了甲一眼。〕

甲 老弟!积点德吧!都是中国人!(示意走)报告队长!这家就一个妇道,指着缝穷过日子。不像是坏人!

声音 这么快就搜完啦?妈拉比的给我应付差事儿!……

〔杨耀祖上场。此人早已作了汉奸,穿着日本军服,皮鞋,洋刀。样子没有变,只是多了小胡子并且更加趾高气扬了。他先燃着一支纸烟,火光映着他的脸。〕

〔赵妻一见大惊,急转回身烧火。〕

耀 像这样人家才应当格外仔细!这回儿穷小子心眼里都盼着八路军呢!穷人就没好人!(问妻)你家没别人?

妻 就我一口儿。

耀 (突然)你家藏着八路!说!说了没事!

妻 唉!我们知道什么叫八路呀?不知道。

耀 (奇怪地)噫!不知道就不知道吧,你老背着个脸儿干什么?又不是没出嫁的大闺女,还怕人看?(命令)回过脸来!(大声)回过脸来!拿眼瞅着我!

〔赵妻知躲不过,索性豁出命,仇视地扬起头对着杨耀祖。〕

耀 (一见反倒楞住了)噢?你是……怨不得老背着个脸儿!你是怕我认出你来。哈哈,可到了儿还是叫我认出来了。(冷酷地笑着,踱着步子)你男人呢?发财了吧?没回来看看你?赶明儿给他捎个信儿,就说杨家大少爷当了皇军警备队的中队长了!庄合房又置了三处,等着他回来点火哪!

妻 (忍耐)你别找寻他,他早死了!

耀 死啦?哈哈,好!早就该死!有人说他当着八路军,那么说是假的了!

〔赵妻得到了消息,满意地舒了一口气。〕

耀 可是你还有个小子！有十五六啦吧？

妻 我小子也早死了！

耀 （严厉地）你撒谎！

妻 （恨恨地绝叫）我的小子已经叫你们——你不叫俺们在碾盘村占，把俺撵出来，十冬腊月早把孩子冻死在破庙里啦！

耀 这么说你们赵家死绝了？

妻 没死绝！我这不还有一条命？

耀 你这话要是夜来格说，我还信你，可是今天出了一桩事，我亲眼看见他了。小杂种嘴刁，他说他是丁村的，姓王，我一时糊涂放他走了。（狠狠地）今天你说！你的小子在哪儿？交出来还则罢了，要是不交出来，连你也喂了洋狗！

妻 我交出来！在太原东山乱死岗子上埋着！

耀 妈拉个比的给我打！

〔伪乙应声上，伪甲推开乙，用枪托打妻。

耀 说！说！你怎么一点劲也不使？给我！（夺过大枪来，抡起将妻打倒）说！

妻 （爬起）死了！

耀 （又一下）说！

妻 （又倒地）是死了！

〔耀以皮鞭狠狠抽赵妻，赵妻咬牙忍受。

〔仓婶子上场。

仓 老总！太君！你看我这个老婆子面上，饶了她，这是个好入！我给你老跪下！……

耀 （停手）你是她什么人？

仓 咳！街坊邻居呀！

耀 （向仓）她家还有什么人？你说实话！不说实话连你也喂了洋狗！

仓 对！俺们家就俺们老两口，他是个拐子。

耀 她家！谁问你来！

仓 她家？就她一口儿！

耀 要是说瞎话呢？

仓 你不是说啦？喂洋狗！

〔枪声数响。〕

乙 (慌)枪响！别是八、八……

耀 八！八！扒你的皮！缴枪的脑瓜子！

甲 慌什么？八路不敢来！

耀 (斥甲)谁说不敢来！他来咱们顶着打！就是日本完啦咱们也不怕，蒋委员长早下来委任状啦！咱们是国军，国军势力非常雄厚，怕什么？跟我来！（向妻）先留着你这条命！

〔耀率甲乙下场。〕

〔枪声又数响，仓趋门际视他们走远，回身扶起妻。〕

妻 仓婶子！（委屈地哭泣）

仓 石头他娘！你受屈啦！（也拭泪）

妻 仓婶子！俺们的路怎么这么窄呀？他是想斩草除根哪！

仓 石头他娘，我看石头在这儿是呆不住啦！叫他出去躲避一下吧！等八路军把这些杂种收拾了再回来。……

妻 仓婶子！我就是舍不得也不行啦！躲了十年也躲不出人家的手心。我想开啦！有他没咱，有咱没他！我想叫石头去找八路军……

仓 对呀！不走也得叫他们抓了去，抓了去那还有个好儿？这一片叫他们抓去的年青人还少啊？有个心眼的都当了八路军啦！

〔石头冲上。〕

石 娘！娘！（哭泣）他们打了你呀！我草你姥姥呀杨麻子！（少停）娘！我去当八路军！我给你报仇去！

妻 石头，好小子，别哭！去吧！去当八路军去吧！搬倒了杨家再回来！

仓 要走就快走，趁天黑。顺关帝庙后头进苇坑出去吧，杜村就有八路！

妻 (给石披上一件衣服)好好跟着八路军，听官长的话。不把这些汉奸收拾了可不兴你回来呀！

石 嗯。



妻 别哭，石头！出门在外得像个大人似的，眼看十五六的人啦！出去学点本事，给你娘报仇，给你爹给你爷爷报仇！啊？

石 嗯。这个忘不了。

妻 娘但只有点法儿不死，娘就挣扎着等你回来。石头！你是咱赵家门的独根苗啊！你爹要是真不在了，可就指望你一个啦！

石 娘！你放心吧！仓奶奶！俺娘身子骨儿不壮，好和歹的托付你老人家啦！

仓 好小子！你放心！有我这老婆儿吃的就不能叫你娘受了委屈。

石 娘！我走啦！

妻 有顺人长短捎个信回来，别像你爹，一去就不回头啦！来，捎上这点钱……

石 嗯！娘！（拭泪）我走啦！（决心，回头就走，头碰门框，急抚伤口，定了定神，匆匆下）

〔赵妻痴痴地望着石头的去向。〕

仓 石头他娘！你把心放宽一点吧！

妻 （伤心地）石头连一嘴米汤也没喝！……

〔赵妻突然哭出声来。〕

仓 你想哭就哭一哭吧！

妻 我等他爹等了十年。他爹没回来，孩子又走啦。……（少顷，坚定地）我还等，我还等！我总得把那一天等了来！百日阴还有一日晴哩！那一天怎么也得等了来。

〔幕落〕

## 第二幕

“四海之内皆兄弟，  
天下人民是一家。”

又过了三年，秋天的午后。

华北某新解放区的一个村庄，我军某营营部。室内，墙上悬

有解放战争形势图、图囊、望远镜、手电筒、大衣等；桌上有电话机。

幕启，场上无人。

〔远处的歌声，近处的人声笑声间杂着。

〔歌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

我们人民的武装，

就是人民的希望。

枪杆拿在手上，

仇恨记在心上。

人民就是爹娘，

团结就是力量。

人民的武装，战斗里成长；

人民的武装，百炼成钢。

红旗来引路，

大军无阻挡。

〔隐约听到：“一二三，四！”

〔电话铃响，文化教员跑上，接电话。

文 喂！二大队！……不在呀，喂！我们营长不在呀！……我是文化教员！你是哪一位呀？……噢，我们营长参加五连演习爆破去啦……就快回来啦……俺们教导员召集全营士兵委员会哩！……不知道。……

〔赵钢出现在门口，他向门外说话。

赵 （命令地）通知四连六连每排派两个人去五连吸收经验！不要找客观理由儿，这就看干部肯不肯花脑筋去组织！今天五连的连续爆破就不赖歹，迅速，确实！……

文 喂！你等一等！我们营长跟你说话啦！（向赵）营长，七号跟你说话。

赵 （走进门又返回）那是谁呀？戴着个眼镜？我就知道是你，你近视眼吗？像个什么样！摘了！咱们解放军不搞那一套！（走入，接电

话)

〔这时我们看到他就是赵铁柱，他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年龄、经历、职位和知识改变了他的风度。他有了皱纹，胡子碴儿刮得青青的，只是两只大眼还保持着当年的刚毅之色。〕

赵 喂！七号吗？我是赵钢，……嗯，……嗯，……嗯！（捂住电话）文化教员，找教导员来！帽子戴正！

〔文化教员下。〕

赵 嗯！……嗯！

〔声音：“咱们谁也别犯主观！咱们问问营长！”“问就问！”〕

〔双儿和四海纠缠着上场。〕

双 你问吧！

四 营长！（见营长打电话，马上住口）

赵 嗯嗯，明天拂晓。……准备三天的给养！……病号不能走的……  
嗯！……什么时候传达？……

双 （高兴地跳起来打了四海一拳，悄声）有战斗任务啦！

四 （也笑）你看你欢喜的！

双 （悄声）你估计估计这回该打哪儿啦？

四 （悄声）我估计……

〔赵回头看了他俩一眼，二人相觑，四吐舌。〕

赵 嗯嗯，……没别的事儿？（放下电话，憋不住的兴奋，对二人假申斥）你估计什么！找文书来！

〔文化教员上。〕

赵 不要去了！文化教员！你来写一下通知。团部命令：一，明天早四点半起床，五点开饭，六点出发。二，饭后各连重病号到营部集合送旅部休养所。三，今晚准备三顿熟给养！再写上一条：今晚点名后各班排为单位向房东告辞道歉，借老乡的东西送还，纪律检查组要切实负起责任。最后一条：连以上干部，士兵委员会主任，晚饭后来营部开会。……就照我说的这么写！

〔文化教员写通知。〕

四 (试探地)营长! 又要执行任务呀?

赵 (故意地绷脸,但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啊! 晚饭后把老乡借咱们的东西都送还!

四 老乡借咱们什么东西呀?

赵 谁说老乡借咱们的东西来? 咱们借老乡的东西! 一律送还! 把东西整理好,什么也不要拉下。你再给我丢了茶缸子就不行!

四 那两只小白兔儿呢? 也带上吧!

赵 (不耐烦)不要啦不要啦! 送老乡! 打仗要兔子干什么?

双 这回打哪儿呀,营长?

赵 你去估计吧! 瞎估计! 你们刚才争论的什么问题儿呀?

双 对! 营长! 俺们想问你个问题儿!

赵 什么问题儿,看我这大老粗答的怎么样。

双 你有家没有呀,营长?

赵 问这个干什么?

四 俺们打了个赌儿! 刚才开讨论会,我说革命就不能想家,他说革命就是为的家,越想家越坚决,……

双 我没说越想家越坚决,我说,我土地改革翻了身,分了地分了房,我为的保卫胜利果实参的军,我有家,我不愿叫蒋介石占我们家,我打的更坚决。

四 对。我说:“咱们营长革命十来年啦,根本就不想家庭的事儿! 革命更坚决!”他说:“营长没有家,想个屁!”我说:“不对! 营长有家,就是锻炼的好,不想!”

双 为这打了个赌儿,你作结论吧!

赵 (笑了)嘿嘿嘿! 我锻炼的不好,粪叉子吃扒糕,差的多哩! 要叫我说呀,你们说的都有理,可是都有点儿不完全!

(文化教员写毕送来给赵看。)

赵 (看通知)你这个文化教员专会写美术字儿! 叫咱大老粗看起来费劲。(盖章)等一等再送。看教导员还有什么补充。

四 怎么都有点儿不完全呢?

- 赵 (问四)先说你,你有家没有?
- 四 有,我家在湖北,远哩!叫蒋介石抓兵抓出来,爹娘死活不知道。想也没用,我根本不去想!
- 赵 你愿打回老家去么?
- 四 那还用问?上级下命令南下,我这就走!
- 双 敢情说你心眼里也想家哟!
- 四 嗯。……可是我一点家庭观念也没有,我哪回战斗不坚决?
- 赵 为什么坚决呀?
- 四 为什么,就说吧,华北也需要解放,早解放华北好解放华中华南,要报仇不能着急,一步步的来,再说天下人民是一家,解放哪儿也是为人民服务!
- 赵 革命不能光想个人的家,你说的对。你要把刚才说的这些也上说,就完全啦!
- 双 营长!我说的那理由儿……
- 赵 (对双)保卫胜利果实也一样,你光保卫个人的家?
- 双 不,保卫俺们全村。不,全边区。不,全中国。
- 赵 (纠正)全人类!咱们将后来还要建立共产主义哩是嘛?不光是保卫个人的家。(少停)这是一件大事儿!也不能光靠几个人,毛主席说:组织起来嘛!
- 四 你这么一说还差不多!
- 赵 (越说越有兴趣)你想保卫自己的家,你想早早解放华北好去解放你们江南,你才坚决打!不忘这个家,不忘这个仇,对嘛!可是想着自己的家也想着别人的家,把自己跟天下受苦人拧在一块儿,谁的仇也报啦!
- 双 这就跟那合作社是的,谁都有一股儿。
- 赵 也兴解放湖北工夫你未必参加的上,可是解放山西就有你这个湖北人!
- 双 这就跟那拨工队是的!
- 四 那么说你还是有啊!

赵 叫我怎么说! 原先有家, 十三年没有讯儿, 谁知道这工夫有没有。

双 那么, 打完了老蒋……?

赵 双儿! 现在还没打完哪! 你倒想叫我退伍啦? (认真地) 你好生检讨检讨自己! 只要敌人存在, 这身军装我是不想往下脱了!

(周教导员上。这位同志生就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 他兴奋地走进来。

周 (兴奋地) 老赵! 经过诉苦以后……双儿! 搞点水搞点水! 耍了半天嘴皮子, 渴坏啦!

(双下。

周 经过诉苦以后, 咱们营这情绪高涨多多啦! (掏出一些零碎纸片) 你看, 各连的立功计划, 挑战书! 要是马上来个战斗任务, 我敢保险……

赵 (笑) 团部刚来电话, 有任务明天出发。

周 啊? 昨天团委会上并没有……? 一定是情况有新的变化。通知下了没有?

赵 (递给周) 你看有什么补充的?

周 (一面飞快地看通知, 一面) 打哪儿? 跟咱们估计的一样吧? 很明显嘛! (盖章) 四海!

四 有!

周 送通知!

(四海接通知下。

赵 不过有一点咱没估计对, 就是任务来的这么早! 上级叫咱们抓紧一切空隙, 一面随时准备战斗, 一面进行练兵, 要快! 要快! 上级真有远见哪!

周 哈哈老赵! 这回达到了你的目的啦!

赵 什么目的?

周 解放你的家乡啦!

赵 (一笑) 这倒是次要的。刚才通讯员还问我家没有, 谁知道这工夫

还有没有啊！

周 怎么？你没有家？咱俩搭伙计一年多，我可是一回也没听你说过一个人的历史！诉苦会你也没谈。说说，说说！

赵 我不欢喜翻腾旧事儿！

〔双儿提水上，斟两碗，又下。〕

周 喂！说说，说说！

赵 （像谈论别人的事似地）离开家十三年，给人扛长活，在阳泉下煤窑，事变后在车站上当小工，接着就当了八路军。当战士，当班长、排长、副指导员、连长，上抗大受训，对，挂花，住院，解放战争，这往后你就都知道啦。

周 不，这我知道。我问你家庭的状况，这会儿。

赵 （触动心事，力求平淡地）十三年前就叫财主家撵出来了，这工夫在哪儿也不知道，托人打听也打听不到。……也兴死了。——唉！不提这些！你捉摸捉摸还有什么事儿该准备的，我有一个决心，……

周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赵 爹早死啦，剩一个老婆一个孩子。——不提这些！喂，老周，我有一个决心，……

周 你跟你老婆感情一定挺好。

赵 你怎么知道？

周 谁给你介绍对象你都关门儿！你等着她。……老赵，她一定也等着你，你们一定能团圆。你的小娃娃大概也十七八了吧？

赵 大概是十八。——老周，不提这些好不好？

周 （抱歉地笑）对！（作一个手势）不提！

赵 我有一个决心，你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我心里这么想……

周 （截住）你先别说，你看我猜的对不对。

赵 （笑）你猜！

周 （抿嘴一笑）你心里想，这回战役非得争取个突击任务！（狡猾地笑了）嘻嘻嘻！

赵 （斜着眼睛）我又犯了英雄主义啦，是吧？

周 我可没那么说。喂！咱们担任突击营，条件可是不赖歹：一，诉苦运动以后，全营战斗情绪是旺盛的！（拿起桌上纸片）挑战条件！请战书！二，有充分主攻的经验，加上这次练兵的成绩，基本上掌握了火力掩护，小群突击，单兵爆破的战术。三，什么来？对！干部细心，……

赵 这一点还不能说好，只能说有一点进步。

周 并且干部信心和决心都很强。这一点很重要哩！这回去解放你的家乡，你一定特别卖力气，……

赵 这一点我不同意：“特别”卖力气，照你这么说，我过去哪一回作战……

周 你别多心！不过我觉得这是有关系的。喂？我说到第几点儿啦？

赵 信心我是有，就是老兵骨干少点儿！新战士和新解放战士主要靠老兵来带领，老周！在节骨眼上老兵那是真能给你解决问题！

周 我也考虑到这一层。不过其他营的情况也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强互助组了。

赵 要是这咱每个连给我补充十个老兵，——多了不要，每个连十个，问题就都解决啦。

周 我当兵八年，光见补充新兵，没见过补充老兵的。你的想法儿太不实际。

赵 （笑）我接受！

周 我不愁别的，我发愁上级不批准咱们突击。

赵 为什么不批准？

周 上回两次突击任务都是咱们，一三营没有争取上，很有些意见。战士们打不上仗，都说起怪话儿来啦。这回……就怕轮不着咱。

赵 （瞪眼）咱们争取！咱们营老总们要是打不上仗，那怪话儿更多！老周！写信要求！

周 （诡谲地笑着掏出一封信）早写好了！你看看……

赵 （没料到，满意地骂周）写好你不早拿出来！（看信）

周 刚才在士兵委员会上，各连提出挑战，都要求下回战斗担任主攻，



我把大家的意见综合了一下，准备跟你研究的，没想到明天就出发，巧啦！

〔文化教员兴奋地跑上。〕

文 营长，教导员！咱们营住院的伤号回来啦！

赵 （兴奋）多少？

文 二十五个呢！五连的王德钧、老齐、崔大秋……多啦！

赵 都好了么？

文 就老齐没好利索，别人都好啦！

赵 （狂喜地拍周肩）老周！这就是给我补充的老兵！你的意见我不接受！

周 （兴奋地）我撤销！

〔室外一声喧嚷，异常热闹，从中听到：〕

“伤好啦吗？你们可回来啦！”

“好啦好啦！多亏你们惦记着！”

“真想你们呀！”

“在医院里早呆不下去啦！”

“哎哟！我的儿回来啦？可把你爹想坏啦！”

“老活宝！听说你死啦！这不是没死？”

“我呀，且死不了呢！”

“营长呢？教导员呢？”

〔赵、周趋门际，背向观众，举手频频还礼。〕

周 （对外）屋里坐，屋里坐！

赵 （对外喊）告诉司务长提另作饭！烙饼！买到肉买不到？搞点肉吃！

〔王德钧、老齐、崔大秋、石头相继上场。文化教员、四海、双儿跟入。互相拉手言欢，倍极亲热。〕

〔石头比过去高了点，由于穿着军装的关系，比过去整洁而威武多了。〕

赵 （对四）四海，买盒烟去！（对周）你别瞪我，就买这一回！（对众）你

们回来的真巧！喂？不是回来你们二十五个么？怎么就你们四个？

王（立起）他们在那边那个村休息哩。俺们着急，先来啦！（对石）石头！这是赵营长，这是周教导员！

〔石头立起敬礼。赵、周还礼。〕

周 走了几天？坐吧！

王 走了两天半。今天赶了五十里，这才算到了家啦！这个村儿真难打听呀！

赵 王德钧！腿好了么？

王 好了，没伤着骨头。接到你们的慰劳信，说是正诉苦练兵哩，我心里话：“得(Dei)啦！这下子又落了后啦！”要不是伤口化了点子脓，我早鸡巴出院啦！

周 王德钧！你们五连给你评了个功知道啐？

王（故意表示不在乎）唉，提不提的吧，那回要不是桂花下来，那挺重机说什么不能叫一营得去！后来我心里话：“反正也是叫解放军得了，算鸡巴了吧！”

〔四海持纸烟上，营长分递大家。〕

齐（正跟双儿开心）在医院里真把人憋闷坏啦！要求了五六回这才叫出院。

赵 老齐！那个敌人不会打枪，要是我，一枪就把你揍死啦！

齐（嬉皮笑脸）死了还行啊？我还想看看共产主义社会哩！

赵（申斥面无怒意）听说你扒了光膀子一蹦一跳地才打枪哩！那是闹着玩儿的？你还笑！往后你们这当伙夫的不准参加战斗！

齐（立起，瞪大眼，一本正经地）我误不了作饭就行呀！你看你这个营长！

赵 不讲战术！打死了谁负责任？

齐 我负责任！打死了回来押禁闭，行啐？

赵（暗笑又绷住脸）你是炊事员！研究着把饭作好就是你对革命尽到责任！你笑！游击作风劲儿！

周 (对崔)你也是五连的?

崔 五连的,崔大秋!

周 对!你是打运城爬城负的伤,对吧?完全好啦?

王 他呀,早好啦,光找队伍找了一个多月,可巧找到俺们医院,碰上俺们这才……

周 就你一个人吗?

崔 打运城,咱们营负伤的同志好了的俺们仨人都回来啦。医院里留俺们参加后方工作,俺们不,非回来不结。路过什么县来?地方部队也留俺们,有那伤号说,哪儿不是当兵!也有个把留下的。俺们说什么不干,非回前方不结。……

周 (感动地)路上受罪了吧,你们?

崔 受罪倒不怕,就是心里着急。在队伍上不觉,一离开队伍就像离家似的,心里光想队伍,想急了就唱歌,……粮票花完了要了两天饭,亏了碰上后方供给部的一个马同志,给领了点粮票。哪儿也打听不到啊,好容易打听到,又说是早开走啦。俺们仨开了个讨论会儿,研究着只要出不了华北圈儿,非找到咱们二营不结。整整找了一个月零五天,这才到了家啊!

周 (激动地)老赵!你说!有这样的兵儿,革命怎么能不胜利!

赵 文化教员!编个稿儿吧,这个题目就叫《想家》!这个家就是部队。你们想家,家也想你们!你们是革命的本钱,咱们的宝贝疙瘩呀!老周,今天回来二十五个老战士,这够一个排,不!(肯定地)这是一个连!你们回来的巧啊!马上就开新的战斗任务啦!

· [众欢欣雀跃。

石 (冒冒失失地)营长!是不是打太原?

赵 (视石头)你这小鬼是哪连的?

石 哪连也不是!

赵 嗯?

王 (代为解释)他跟俺们一块儿休养的。别看人小,立过功哩!他们队伍过黄河啦,他非要跟我来咱们这儿!

赵 喂！那不行啊！咱们不能收留啊！（视周）你看，这个问题儿……

周 请示一下上级好啦！（摇电话）喂！办公室！……刘参谋么？……我是二大队！我们这里有一个归队伤员，他们队伍过黄河啦！不能归原建制！他混到我们归队伤员里头一起来啦！问问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啊……（问石）你叫什么名字？

石 赵石头！

周 喂！叫赵石头啊！……（又问石）哪儿人？

石 榆次。

周 喂！榆次人！……好好，我等你。

赵 （注意）你是榆次人？什么村儿的？

石 俺家早搬到太原县去啦。没回过榆次，谁知道什么村儿！

周 （不离耳机）你们——老乡？

赵 嗯。（忽然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你十几啦？

石 十九。

赵 （摇摇头，哑然失笑，自语）不对，根本没有可能！

石 （认真地）完全有可能！

赵 有什么可能？

石 我说十九岁就是十九岁！怎么没有可能？

赵 （笑）不，我说的是……

周 喂！喂！怎么答复？……好好。（放下听筒，对赵）可以暂时收留！有机会马上送还原建制。

石 （一听急了）营长！我不南下！我就在这儿干啦！

赵 为什么？

石 （看王德钧）我就是奔着打太原才来的，要不呀，哼！……

周 你听谁说打太原？毛主席给你打电报啦？

齐 老百姓都知道！有的说早打上啦！

赵 （对齐）你是军队还是老百姓？老百姓还传着说太原解放啦哩！你也信？你就会笑！军人只听上级的话！

石 反正我是奔着打太原来的！

周 (笑)你就为了一个打太原?要是不打太原马上南下呢?大家来说!

众 (乱嘈嘈地)“跟着走呀!”“南下就南下!”“哪不是一样?”“服从命令!”

四 叫我南下,磕头都干!

石 (势孤,不服气)我娘还受着罪呢!我天大的仇还没报呢!你们没受过那压迫剥削!

四 (耐心地)怎么没受过呢?我家在湖北,比你家更远,报仇更得迟点儿!

赵 (耐心地)你的仇大,我的仇也不小!我爹是叫地主逼死的!

石 我爹叫地主逼跑了,死在外头,……丢下俺们娘俩……(拭泪)

赵 (用上级作解释工作特有的腔调)好喽!这回就要打太原——报你的仇——(命令地)你暂时就在营部通讯班工作。

(石头像是有意,望望王德钧,望望营长。)

王 石头!服从命令。哪儿也一样,再说咱们又是一个营,断不了见面儿!

四 石头!咱们在一块儿!哪是你的背包?(找)

石 使什么枪?

双 美国枪!司登式!

石 (笑着擦一下眼睛)走!(拔脚就走)

〔四海和双儿帮石头拿背包挎包下,四向石头示意,石返回,向赵、周敬礼下。〕

赵 (望石头背影)这小家伙一看就知道!打仗是好兵儿!就是地域观念太重。

齐 跟我刚参军时一样。

周 (打趣地)我看你这会儿也一样。

齐 (不服地)我觉着这咱进步多啦!

周 人家都当了排长副连长啦,你还是炊事员!

齐 (解嘲地)我是不想当干部,那物件忒操心!——喂?炊事员也是

革命工作呀！你敢说不是革命工作？对嘛？（笑）

〔众笑。〕

周 （转向王、崔）王德钧！崔大秋！

王 有！

崔 有！

周 你们要准备当班长副班长嘍！

王 （没料到）教导员！

周 你们老战士责任是重大的！带领新同志保持咱们营的战斗作风，完成任务，主要靠你们！有没有信心哪？

崔 有信心是有信心，还得靠上级多领导。

周 王德钧！你呢？

王 （笑着）我……我还是当战士吧！

周 怎么？你也嫌当干部操心？跟老齐似的？

王 （如坐针毡）就说当战士，叫我冲就冲！死了也不怕。要叫我指挥别人……叫别人去冲、去伤亡，……我总觉着良心上……

赵 良心？这叫什么良心？革命光靠你一个人去冲？

王 靠大伙儿！

赵 不要领导，不要指挥！

王 不要指挥那不乱了套啦？

赵 对呀！要谁指挥？要坚强的、有经验的！要能团结人的。叫新兵当班长，指挥老兵？你是共产党员吗？

王 是。我服从分配！

赵 共产党员的良心就是人民的利益，什么时候革命需要咱，（有力地）挺身而出！敢负责任！

〔双儿背司登式上。〕

双 营长、教导员！在房顶上看见归队的快进村啦！

周 咱们欢迎去！

众 走！走！

赵 我也去！双儿！

双 有!

赵 看家! 注意团结那个新同志呀。

〔赵、周与众人下。〕

双 (向门外) 喂! 赵石头同志!

〔石头拿着新发的司登式上。〕

石 (兴奋地) 咱们明儿就出发么?

双 嗯! 准备一下吧! ……你有鞋穿么? 就脚上那一双呀? 我给你一双! (从桌下拿出一双鞋给石)

〔四海背司登式手拿一件衬衣上。〕

四 赵石头! 送你这件衬衣!

石 你们留着穿吧! 我又不是刚入伍, 我是老兵。

四 革命同志分什么你的我的? 谁没有谁穿! 对不对? 缺什么, 说话!

双 你来俺们营, 有什么不对付的地方勤提点意见。

石 只要打回俺们镇子上逮住杨麻子, 什么意见也没有!

四 谁叫杨麻子?

石 汉奸! 要不是他! 我还当不了兵呢! 草他姥姥的好容易盼着日本投了降回家报仇, 娘的他又当了国民党的官! 出来三年啦, 俺娘还不知怎么样呢!

四 你放心石头! 你的仇就是俺们的仇! 俺们帮你报! 刚才营长给俺们讲的挺明白……

〔石兴奋、感激、聚精会神地听着。〕

〔渐近的歌声遮掩了他们的谈话。〕

〔幕落〕

### 第 三 幕

“革命部队大熔炉，  
千锤百炼成钢铁。”

几天以后, 下午。

华北某敌占城市外围，野外。

已被我攻克的敌野战工事，战壕四通八达。略高于战壕处有一个被炮火摧毁的地堡，碉顶整块地掀在一旁，钢筋痉挛地蜷曲着，碉身已只剩下向敌的半面，尚存两个枪眼，可供我瞭望敌方。壕内有几个临时挖就的避弹坑，暂时为我部队休息所在。附近散乱地堆积着沙袋、木板、敌人遗下的子弹箱、血衣等物。

除一个瞭望哨外，战士们正在休息待命，有的在有一句没一句的哼着歌子，一面捆绑炸药，有的在擦枪磨刀，谈笑着。幕启直到幕落，飞机始终在近处和远处盘旋，马达声强而弱、弱而强，间或听到投弹的短促而浑浊的震响和机枪扫射声。人们谁也不去理会，只有特别近时才有人间或向天上看一眼。

崔 这不是？上级把突击任务交给咱们班啦！又领导咱们开了个诸葛亮会！对咱们提的打法也挺同意！上级满足了咱们的要求，咱们也得满足上级的要求。要是完不成任务，可就没脸儿见人啦！

甲 副班长你净捡那不好听的说！没问题！保证完成了！

崔 不是我顾虑，我觉着咱们的准备还不够似的！……

乙 对，要是把地形再看一过儿，……喂！有没有熟悉这一片儿地形的？

丙 班长不是去看地形去啦！

崔 班长那人心细，他看了地形，就是不领咱们去看，也得详细传达给咱，这你放心。我觉着咱们把决心再检查一下。夜来后晌光检查了武器跟器材，决心方面讲的减少。

甲 没问题！

乙 我同意大家一个个地表表决心！

丙 报告！我提个意见你参谋参谋，看看使得使不得，我觉着咱们开会找个记录儿！写成一封信样儿，回答一下人家上级的要求。完啦！

众 对！

崔 对！咱们这就开始！离的远点儿，说话定弦儿高点儿！简单扼要点儿！谁先说？



众 我说！我说！

〔文化教员屈身跑上，拭汗。〕

崔 文化教员！参加俺们班开会吧！

文 （兴奋地）对！我先给你们念封信吧！这是一营给咱们二营写的。咱们的任务不是突击么？他们的任务是打正面牵制！二连主攻，他们跟你们连也挑上战啦！

甲 跟咱挑战？挑就挑！情好儿吧你！

乙 你念念，什么条件？

文 （读信）“团首长转二营全体同志：为了战役的胜利，为了搭救在蒋阎匪帮压迫下的人民，替人民报仇雪恨，我一营愿和你们展开革命竞赛，挑战条件如下：一、发扬军事民主，坚决完成任务。二、保证每个同志服从命令听指挥。三、遵守战场纪律、群众纪律、城市纪律、坚决执行我党政策。四、根据以上条件，我营二连愿和你营五连在这回战斗中比赛！此致敬礼并请回信，一营全体指战员上。”

甲 没问题！跟他挑战！回信吧！

文 教导员叫我特别征求你们班的意见！

崔 （大声问）咱们敢不敢应战？

众 （一个声音）敢应战！

文 得！这回二连突击任务全看你们啦！我这就写回信！（蹲下，伏在膝头上写信）

〔石头屈身跑上，汗流浃背。〕

石 （喘口大气）草！这个地方真难找！转转就转迷糊了。（摸崔脑袋玩笑）黑闺女！营长叫你们突击班抓紧时间休息，一小时以后就进入阵地！啊？

丙 营长他们还看地形儿哪？

甲 哎！石头！听说今天要打的这镇子就是你们家？

石 （兴奋起来）看的真真儿的！我拿营长望远镜看了一鼻子！村东关帝庙大旗杆，苇坑，都看的真真儿的，就像起脚下离那个碉堡这么近！恨不得一迈脚就到了。……夜来后晌我一宿没合眼儿，光

想……

文 (紧接)光想家啦!

石 噫!(可是)想家也不开小差!我心眼光想!快打吧快打吧!天怎么还不明啊!谁知道我娘在不在村里,这咱是死了还是活着?我真想回去看看,……

崔 你要这咱回去,非光荣地作了俘虏不结!

石 谁说这咱回去?(又要追着崔闹)

丁 望远镜里照见敌人了不?

石 照的见!照见敌人一群一伙地忽流忽流过来,忽流忽流过去,还有一些老百姓,兴是民伏。一个当官的拿棍子打老百姓,一边打一边骂:“草你妹子!草你妹子!”

文 望远镜看的远,听的也远么?

(众笑。)

崔 石头!你别打岔!俺们开会哩!

石 谁打岔来?黑闺女!这当突击队的事儿,我算一份儿行不?

众 欢迎!欢迎!来吧!

甲 (故意地)不行!他算老几?

石 (急眼)怎么?光兴你们当么?你们包下啦?

文 石头!你别闹啦!人家开会呢!

石 谁闹来?解放我的家,不叫我当突击队横是不行!

文 (耐心地)你就是要下班,也得经过上级批准才行呢!

石 我早要求了一百遍啦,营长不答复!答复不答复我也得参加突击!

文 石头!可不敢自由行动,你别看营长平常挺随便,战斗起来可不管你是谁!

甲 找着挨吹哩那是!

崔 你看人家一营刚跟咱挑了战,还“服从命令听指挥”哩!

文 对,你们开会!(对石)石头!咱们走吧!

崔 噫!文化教员!你参加吧,捎带给俺们记个录儿!

文 行!

石 我也参加! 歌会再走!

崔 (对众)这是个下决心大会,每个人都说说自己的决心! ……

文 (补充地)对,还得说出个理由儿来! 比方说,我决心火线入党! 为什么要入党啊? 也说说。

众 对!

崔 谁打冲锋?

甲 (不加思索)报告我说! ——喂? 什么题儿来?

石 草! 叫你说说你的决心!

甲 对! 我决心怎么样啊? 头一条! 服从命令听指挥! 不能跟那个人儿是的! (望望石头)叫冲就冲! 不管多危险不能讲价钱! 别忙! 我还有哩! 不立个特功也立个大功!

崔 说的实际点儿!

甲 怎么不实际呀? 我决心哪,……草,你这一说话我忘啦……对! 我决心挑战!

乙 (慢条斯理地)你跟谁挑战呀倒是?

甲 挑战就挑战嘛! 还跟谁?

乙 你总得有个对象儿呀?

甲 我对象,我对象……(周围看了一遭,指乙)我就对象着你! 你这个功臣!

乙 (满不在乎)行! 什么条件?

甲 (不加思索)什么条件也行!

乙 我提个条件! 不能光凭勇敢,得加点技术才行! 得沉住气,不能充大胆冒冒失失暴露目标!

甲 对! 这是我的缺点! 我保证改! 就跟你挑这一条儿!

乙 你完了吧? 该我说说啦。我的决心早下定啦,我决心功上加功! 不光完成战斗任务,执行政策也得作到好处! 不光顾自己立功,我还得带动俺们那一组。不是叫说说理由儿么? 我这里面想,打蒋介石是大家伙的事,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 老百姓一年辛辛苦苦不

是早就是涝，还给咱掏着公粮，又出勤务又抬担架，我看比咱也不享福。修铁路的工人，医院里当医生看护的，更累！听说营长教导员、咱们连长指导员三宿没睡觉啦，我是个党员，我觉着要不好好完成任务，我谁也对不起，连小米饭也对不起。我就这么个思想。

丙 报告，我也罗嗦两句儿！

崔 你这个话匣子一打开就没价完，简单扼要点儿！

丙 对！（笑）我这个思想……说对说错的别笑话！你们帮着参谋参谋看是什么“主义”。我战斗经验二五眼，可我也想立个功呀唔的，不论大功小功儿吧，多少得立他仨俩的。怎么个性质呢？这么个性质：嘿嘿嘿嘿！这不是老蒋也快打完啦？毛主席说还有一年，是嘛？要立功得赶紧立，过了这个节气可种不上庄稼啦！等全国胜了利再想立功可就迟啦，对不？将后来回到村儿里去，婶子大娘的听说谁谁家小子回来啦，一问：“立了个什么功？大功呀小功？”“什么功也没立！”——多臊的慌！一说：“立了个大功！”“怨不得！起小儿我就看你有出息！”这脸上多光彩！一直到老，捋着胡子才对小人们说哩：“你们这好日子哪儿来的？俺们打垮蒋介石挣来的！我那年青时节参加解放战争打太原立过大功呢！”那工夫小人们连蒋介石是个什么物件兴还不知道哩！嘿嘿嘿嘿！

崔 （学丙笑）嘿嘿嘿嘿！想的倒远！谁接着？宋德义！

丁 有！

崔 你说！

甲 这得找个翻译！

丁 不用翻译！（掏出一个小本儿，翻开）我编了一段子快板，把我的决心各方面种种的意思都提到啦！文化教员，请你替我念念吧！

文 叭！太好啦！（接过念）你们听着：“回想当年，好不伤情。自幼受苦，又被抓丁。美国武器，拿在手中。糊里糊涂，替他当兵。残害人民，虐待百姓。得到解放，这才认清。上级领导，实在英明。全体同志，像亲弟兄。诉苦运动，打开脑筋，亲人仇人，这才分清。人生在世，要凭良心。杀敌报仇，立功报恩。写的不好，多多批评。”（望着

丁，满意地笑着点头)

众 好！挺顺嘴！文化水儿不浅！有两下子！

崔 谁接着发表？对，你说！简单扼要点儿！

戊 (忸怩)我这回思想着……火线入党光荣……我也不死气白裂要求，你们看我战斗上表现，行就行，不行就算，对不对？有缺点批评我，我改。……

崔 你是不是要求火线入党？

戊 (点头)嗯！

乙 哎呀，说理由！

戊 理由？没有共产党，俺家别说分房分地啦，我看连饭也刨吃不上，实话对你说吧！可光俺家翻了身也不行，还有那没翻身的哩，像宋德义，像石头，他们家还没翻身哩！共产党为人民利益打仗，我看着好。就这吧，完啦！

崔 对！干巴利落脆！

石 我有点意见！有没有我的发言权哪？

崔 说吧！

石 我可是非党员，可我听干部们开会说过，要求入党光为穷人翻身还不行，还得“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对文)是吧知识分子？

戊 石头的意见我诚恳接受！我说拉(读辣)啦！

文 石头补充的挺对，咱们不光为穷人翻身，将后来还要走到共产主义社会。像苏联似的，人家国里边没有受压迫的，没有受剥削的，人人都有事儿干，人人都上得起学，人人都吃得饱穿得暖。不光是这个，想看个戏儿看个电影儿，村儿里都有！那叫集体农场。生活忒幸福啊！

丙 听说苏联使机器种地？

文 不说那个啦，一说没个完！往后详细给你们讲讲！

众 对！

崔 我觉着大家的理由属石头提的好，眼下是为打老蒋闹翻身，归总一句话还是为了将来建设共产主义。咱们今天流血牺牲也不怕，都是

有代价的！石头，你也说说你的决心！

石 咱也不归你们班领导，咱也参加不上突击队，立功也立不上，说不说的吧！

文 通讯员一样立功，人家张保顺就是一个典型儿！

石 咱也不想当典型儿！

崔 你小子光会说别人！（学石头说）“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我看你呀！咳咳！

石 你别刺激人！谁不想为实现奋斗而奋斗，不，谁不想为实现共产奋斗而主义！草，我这嘴！谁不想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来？谁不知道那共产主义光明幸福啊？我是说我立不上功！前边就是咱们村，咱娘就在那儿受罪！我不想立功？

崔 得啦得啦，我说错啦！敬礼！（敬礼）

石 （一阵心酸，流下泪来，揉了揉下眼）草！我要不立个功，连我娘都对不起！我不想立功？（提起枪就走）

〔石头下场。〕

丙 会开了半拉半，闹了个这！

乙 你一句话给说恼啦！

崔 我再给他赔礼道歉去！（欲走）

文 （止之）甬！他不是恼你！这同志脸皮儿薄，他是找营长去啦！我去说说他。（给记录与崔）

崔 找营长干什么？

文 要求当突击队呀！碰了好几回钉子啦！

〔文化教员下。〕

乙 要叫我是营长，我就批准他当突击队！

甲 我不同意！那叫极端民主化！

丁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乙 不，我是说今天打的是他们村儿……

甲 （坚持）我不同意！

乙 听我说完，我这出发点儿是说，石头对他们村儿地形一定很熟悉，

要是作个向导，比咱们瞎子摸鱼强多多了！

众（鼓掌）对！士兵委员！提个意见吧！

崔 对！提个意见！

〔炮弹落附近，战壕顶上腾起尘土。

崔 瞎打炮！

甲 打哪儿啦？（爬到战壕顶上看）

〔又一炮打过来。

甲（坐一个屁股蹲）我日啊！

〔王德钧屈身跑上。

王 敌人发现咱们啦！隐蔽点儿！

众 班长回来啦？

怎么样？走不走？

到时间了不？

王（擦擦脸上的汗泥）咱班都在吧？注意听着！

崔（向哨位）虎子！你也听着点！

王 时间不多啦，吃了饭争取先走一步，看看地形去。侦察员回来说敌人不注意这一面。敌人防守的正面由一营负责啦，咱们的任务是捅到敌人屁股后头去。突破前沿以后，按咱们夜来研究的办法打。大家不用顾虑，一排作第二梯队，三排专管输送弹药，咱们就一股劲的朝纵深里发展，能前进一尺不后退一寸！坚决消灭这部分敌人！大家有没有信心？

众（齐声喊）有信心！

王 咱们班的党员，老战士，不用说得多卖把力气，带领新同志，别光顾个人立功。我呢？没当过班长，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一切要靠大家同志们帮助！在战场上，一定要坚决服从命令，听我和副班长战斗小组长的指挥！大家作到作不到？——

众（齐声喊）作到了！

王 这是个抄后路！敌人发觉早就费点事！敌人发觉晚就省点事！咱们要尽可能的减少伤亡，动作要静肃、迅速，这个作到作不到？

众 (齐声喊)作到了!

崔 大家想一想个人的立功计划,想一想跟一营的挑战条件,啊?

王 同志们!我命令:我要是伤亡了,第一代理人是副班长,第二代理人是陈玉山。(乙立正)同志们,这个地形是这样……

〔众围拢听班长讲解地形。〕

崔 喂!班长!俺们想跟上级提个意见,看你同意不,——营长教导员来啦!

王 敬礼!

〔众敬礼,赵、周、四、双,上场。〕

〔赵、周还礼。〕

周 (看了看四周)这个地方就蛮好嘛!(指地堡)这里可以瞭望!天黑了再往前挪!

赵 四海!

四 有!

赵 通知他们!营指挥所就挪到这个地方来!跑步!

〔四海跑下。〕

赵 (向远方)那是哪个连的?(发怒地)有交通沟不走偏要走上头!打死了有什么价值!(掏出望远镜三步两步跑上地堡)

〔双儿跟去。〕

周 (对王、崔)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王 差不多啦!

甲 没问题!

周 (对甲)你就会说没问题!(坐下来和战士们谈)今天是咱们进入阵地的头一仗啊!准备了两个多月,眼看兄弟部队打胜仗,不用说你们,我这手也早痒痒的受不了!(众笑)兄弟部队给咱们打下了这个山头阵地,咱们也不能落了后!今天下午要把劲儿都使出来,把练兵的成绩在实战中运用一下,把我们的战斗立功计划在这次战斗里实现!

甲 没问题!



周 你说没问题，我说有问题！问题就在你这股子盲目轻敌劲儿！要完成任务就不能盲目轻敌。敌人虽然没什么战斗力，可是他依靠着坚固的工事就有战斗力呀！这是一伙还乡队改编的，纯粹地主武装！加上阎锡山的欺骗宣传，政治上还是顽强的哩！估计不到这一点就要碰钉子。不能粗心，要讲求战术，打猫要当老虎打。同时要发扬我们一贯的战斗顽强性，接近了敌人就拿刺刀戳他！手榴弹轰他！这是八路军起家的本钱，天顽强的敌人也蹶头咱们的刺刀手榴弹！攻进去，坚持！改造工事！准备敌人反扑！等后续队一上来，马上向前发展！

众 放心吧！打得下就守得住！剩一个人也坚持！

周 那就看你们的啦！

赵 娘拉比冒那么大烟！狗日的要烧房子！

〔赵说话间从地堡处走下。〕

周 （对赵）你还有什么话讲么？

赵 我只向你们突击班讲两点，兵团的指示是很重要的！团长政委都特别强调这两点：一、讲技术，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干部要特别注意，作不到这一点，完成任务也不算完成！二、爱惜弹药，不许乱打手榴弹，非到跟前不打。过去许多次失败的教训都是：攻进去啦，敌人很快地反扑，咱们就沉不住气啦，拚命地扔手榴弹哪！后续部队还没运动上去，咱们的手榴弹早打完啦！坚持不住，自动地撤下来！斗争靠坚持，作战也是一样。坚持得住，就能胜利！

王 同志们！这一点作到作不到？

众 （齐声喊）作到了！

〔老齐挑饭担子上。〕

齐 开饭开饭！今后晌看你们的啦！看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见营长教导员在，吐了下舌头）

〔众吃饭。〕

赵 （看表）吃了饭，你们可以先出发到刚才看地形的那里看看地形，你们连随后就到。

崔 (向周、赵)我们有个小意见!

周 什么意见?

〔崔低声用手比划着说,仅能偶尔听到“石头”、“地形”等字音。〕

丙 (与崔提意见同时)老活宝!一块去吧!

齐 (不满意状)我不去啦!我怕营长吹我!(想了想还是憋不住)营长!……

周 (对赵)我看可以叫他参加一下!(开始走)

赵 (开始走)可以是可以,不过我考虑一个问题,……

齐 (高兴地)我这儿先谢谢啦!

赵 谢什么?

齐 不是叫我参加战斗呀?

赵 (绷脸)你把你的饭作好再说!——作的什么饭?

齐 包子!尝个吧?教导员!不尝个?肉馅儿的!不找你要粮票菜金!

周 (拿了一个吃)你们连伙食大有进步啊!往后战斗时候还要多煮点稀饭!你说考虑个什么问题?

赵 我考虑,这小家伙跟我要求过好几回啦,非要下班!每一回我都没有准,这回……

周 (替他说)这回要是准了,你说他会以为他斗争胜利啦!(吃着走着)你爱面子!

赵 极端民主我最不喜欢!(走着)

周 可是我看出你喜欢他的勇敢顽强劲儿!不行,吃馋啦!我还得吃一个!(返回去拿一个包子)可是为了战斗的胜利……

〔周吃着,二人且谈且走下,双儿跟下。〕

〔齐望着他们的背影,无可奈何,只好夸大地叹了一口气。〕

齐 唉!(掏出两盒纸烟来)吃完了饭抽烟哪,各位同志!

众 哪儿的烟?

齐 你管哪儿的!不跟你们要钱儿!

甲 是你孝顺咱的么?

齐 你爹慰劳你的!

甲 (紧接) 嗯哼!

齐 (紧接) 儿!

崔 你哪儿的钱?

齐 津贴费!

王 (诚挚地) 你跟俺们一样多的津贴费, 都是六斤小米, 这么慰劳法, 俺们可不落意!

齐 啧啧! 有啥不落意的, 你们豁着命, 土里滚泥里爬流血牺牲的, 我还不落意哩! 两颗烟算什么? 快别提! (掏出小烟锅吸烟)

崔 (不由得激昂地喊) 老活宝! 俺们一定拿胜利来回答你的慰劳!

众 对! 拿胜利回答你!

对! 战斗上看吧!

〔众点火吸烟。〕

王 (向丙) 就剩你一个人啦! 快点吃!

〔电话员架线上。四海上, 布置指挥所, 插上小红旗。〕

王 集合! 报数! 向右转! 跟我来!

〔众走, 不知有谁哼着歌子: “我们人民的武装, 就是人民的希望, ……” 像磁石似地吸着大家, 一个两个随声附和, 渐渐声音大起来。〕

〔当他们从老齐身边走过时, 有跟他拉手的, 有跟他笑的, 有跟他打闹的, 而老齐也就——〕

齐 (一个个地赞美着) 好生打! 立个功回来! 吹! 看这小伙儿! ……  
(招手欢送)

〔众下。歌声渐远, 只剩了四海和电话员在有一句没一句地哼着, 一面作着自己的事。〕

齐 (一面收拾饭担, 一面激动地) 你说这蒋介石阎锡山, 投降了不就算啦! 他偏不!

四 (打趣地) 你怎么不参加战斗啦? 老活宝!

齐 (泄气地) 营长不是说啦? 我这工作岗位重要! 离不开!

四 这下子你过不上枪瘾啦!

齐 你说这话我不同意! 谁有打仗的瘾哪? 我疯啦? (真犴地)兄弟! 我是每当战斗,看着你们年青人这股子乐喝劲儿! 这股子不怕流血牺牲劲儿! 我这老头子就觉着对不起革命似的,……

四 咱们有什么对不起革命的?

齐 是啊! (激动地)一个赛一个! 不为升官、不为发财! 明知有危险,楞往上冲! 前面倒了,后面上去! (一拍大腿一伸大拇哥)嘿! 我说这就是中国人那股子正气儿! 有这股正气儿,革命要不胜胜利拿我老齐是问!

〔齐挑起饭桶欲下。

〔石头匆匆上,与老齐撞个满怀。

石 老活宝! 他们出发啦?

齐 谁们?

石 突击队!

齐 出发啦!

石 (走)草蛋! 不等我就走! (返回)四海! 给我看着背包!

四 你干什么去,石头?

石 我参加突击队去!

四 谁叫你去的?

石 我自己! (跑下)

齐 你呀! 算了吧! 我都要求不上! (下)

四 (想了想不对劲儿,喊)石头! 石头! (追下)

电 (试机子)喂! 喂! 二大队呀? 好啦!

〔文化教员上。

文 就你一个人?

电 四海追石头去啦!

文 石头到了儿是没有命令就自由行动啦!

〔赵、周、双上场。

赵 什么事?(向电)要团部! 通讯员们呢?

文 四海找石头去啦!

双 不是开小差吧?

赵 不要胡说! 石头不会开小差!

周 石头干什么去啦呢?

文 可能是想参加突击队,他不是要求了好几回呀!

赵 (不悦)什么? 不经我们批准就去啦? 不行! 双儿! 把他叫回来!

双 你们俩不是决定让他参加突击队了吗? 算了吧!

赵 (加重地)把他叫回来! (感情地)不叫他去啦! (去接电话)

〔双儿下。〕

文 (把写好的信给周)这是给一营的回信。

赵 喂! 团部么? 我们已经准备好啦! ……已经进入阵地啦! ……我感觉到没有多大问题呀! 还有什么指示么? ……(听着电话,露兴奋之色)你们哪一位来呀? ……好!

〔与赵打电话之同时,周看信,四海拉着石头上,双儿跟在后头,一壁劝说着。〕

四 (对石)你忘了咱们的立功条件啦? 头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

石 我就不服从这一回! 报了我的仇怎么都行,不叫我去,我搞不通!

四 石头! 你忘了咱们上回怎么说的啦?

赵 (放下机子,笑着对周)旅长跟团长对咱们营抱了很大希望,把咱们鼓励的不轻! 他们一会儿可能亲自来具体指示! 我要跟五连一起去! 你就在这儿等他们吧! 喂! 上级真有远见! 徐司令员这回下了很大决心! 坚决把这部分敌人全部消灭在外围! 不让一个跑进城里去。喂! 告诉你: 今晚上各纵队同时开始打,这仗打大啦! 哈哈! 老周! 我一听上级这意图啊,我的信心更高了一截儿,徐老总的指挥你就不用问! 又是一个大胜利!

周 不过不能轻敌! 你的急躁劲儿也得克服一下。

赵 一定克服! 我的立功计划第一条就是克服急躁心理嘛! (看表)马上就开始啦! (见石头,板起面孔)回来啦? 你的事情办的很好啊! 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 立正! 咱们解放军是有组织的! 不是老百

姓！老百姓还有组织哩！你为什么不请示一下就自动开了小差？

石（委屈）营长！你别给我扣帽子！谁开小差啦？……要开小差在医院早开啦！就不到这儿来！这人们当兵就不兴开小差的！实话说吧！

赵 啊！你还蛮有理！

石 开小差！我要有那思想不是我爹娘养的！

赵 不要骂誓！我问你为什么不请示就下连？

石 我有错误兴批评，对不？不兴侮辱我人格的！

赵 好好，我接受你的批评，我不该给你扣帽子。可是你为什么不请示就自动下连呢？

石 我请示你，你不答复么！

周（一面看信一面插言）不答复就不应当自由行动啊！

石 我也没要求下连，我就要求这一回当突击队！

周 不在一回两回，半回也是错误！你好好反省一下吧！早承认了对你有好处！

石 我没的可反省！我一点错也没有！底下就是我的家！我娘死活不知道！是你的家你不着急啊！

赵 我们马上就要解放你的家嘛！

石 我要报仇！不叫我报仇横是不行！你知道俺们娘儿俩受的那是什么罪呀！……我起小没有爹，我娘要饭养活我，我大了，十四岁上就给人打短工，吃不上喝不上，……人家受不了的那罪俺们都受了……。日本汉奸杨麻子逼的我呆不住，当了兵，出来三年……丢俺娘一个人在家里，谁知道……（哭了）

赵（气消）不要哭！你出来三年没报了仇，我出来十三年啦！仇还没报哩！

石 我怎么比的了你？你是干部！

赵 干部怎么样？干部是战士变的！你将后来也有可能当干部！我刚参加队伍时候也像你一样，报仇！报仇！光知道个人眼皮底下这点仇！有仇大家替你报嘛！革命是大家伙的事，懂不懂？

石 那谁不懂啊!

赵 你一个人就能报了仇? 你一个人背上你那司登式去试巴试巴! ……要靠大家, 就要组织起来! 就要分工! 没有后方老百姓支持不行, 没有粮食不行, 没有民工不行! 没有他这个电话员不行, 没有我这个干部不行, 没有你这个通讯员也不行! 懂不懂?

石 那谁不懂啊!

赵 懂! 什么人都自由行动起来, 没有组织, 没有纪律, 想干么干么, 能打胜仗? 能报了你的仇?

〔石头无语。〕

赵 记住! 纪律就是军队的命根子! 没有纪律呀, 革命早失败了! 懂不懂?

石 那谁不懂啊!

赵 三大纪律第一条是什么?

石 (算了一下)一切行动听指挥!

赵 你们通讯班立功计划头一条是什么?

石 服从命令!

赵 你好好的检讨检讨!

石 (撅着嘴)我不对! 我的错误! 你们多原谅吧!

赵 还自由活动不?

石 不啦! (拭泪)

赵 赵石头!

石 有!

赵 现在我命令你去给突击队带路, 因为你对这一带地形熟悉。你就跟突击队一起, 听他们指挥, 不许自由活动! 记住, 注意隐蔽, 你的任务是领路, 介绍地形! 任务完成后马上回营部。

石 (想不到, 破涕为笑)营长! 叫我参加突击队啦? ……

周 (笑了)我说早承认错误对你有好处嘛!

石 我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这就去吧?

赵 任务是什么? 说一遍!

石 介绍地形,注意隐蔽,听他们指挥!

赵 跑步去!

〔石头精神抖擞,恭而敬之地向赵、周敬了一个礼,跑步下。〕

周 这个小鬼脾气非常顽强。

赵 所以我还是欢喜他的。(看表)时间到啦,老周,这儿靠你啦!我到五连去,通讯员!

四 有!

赵 跟我来!

〔赵、四下场。〕

文 教导员你看!冒那么大烟!我估计敌人烧房子,可能要退!

周 不要存侥幸心理!文化教员!你负责包扎所,到你的岗位上去!

〔炮声,炮弹从头上呼啸而过。〕

〔幕开始徐徐落。〕

众 正式开始试炮啦!再来一炮!

〔炮声。〕

众 (鼓掌)好!打上啦!

周 (接电话)喂!喂!喂!

〔幕落〕

## 第 四 幕

“只要敌人存在,  
斗争必须坚持。”

紧接第三幕。傍晚。

华北某敌占城市外围某镇,村边。

一道极厚的土围墙。墙的正中有一寨门,已用沙袋堵塞,仅留一窄小通道达村外;寨门右沿墙有几个单人掩体,有土阶可上下;寨门左为一地堡,堡口用沙袋围了个弧形。幕启时烟雾弥漫。炮声,机枪声,嘈杂的人声。



〔匪兵甲、乙、丙驱群众多人从寨门孔道入。群众号叫着挣扎回顾，为匪兵拦阻殴打。〕

匪甲 狗日的！谁想回去谁就是“伪装”！走！走！不走就毙你这儿！

群众 （嘈杂地）你们烧了俺们的房子，可俺们一家大小住什么呀！……

我求求你们迟一会再点火！我娘还在里头没出来哪！她是个瞎子！我给你跪下！你们修修好！给我留下那间破房吧！

老总老总！你总得让我拿出个铺的盖的呀！……

匪甲 这是上边的命令！我们作不了主！有话找杨队长说去！（狠狠地打人）

匪乙 你们的房子对咱们打仗有妨碍！妨碍射击！这叫扫清射界！村北村东都点啦！也不光是你们！……

匪甲 跟他们没那么多废话，不走就使劲揍！我看你们都是“伪装分子”！走！走！（用枪托打人）不走毙你这儿！（对匪丙）你怎么不动手呀？打！狠狠地打！

匪乙 你们的房子对咱们有妨碍！要是不烧，就成了解放军的脚踏石啦！更好打咱们！要是把你们全镇子占了，共产党可是又杀人又放火！

〔火光突起，黑烟翻卷直上。〕

〔群众中有人忽然大叫：“点着火啦！”紧接着一个女人尖叫一声，向孔道冲去。群众跟随着拥去，匪兵拦挡不住，匪甲突开枪一梭子，群众惊惧止步，一个女人栽倒在寨口沙袋上，头倒垂下来。〕

匪甲 跑！谁还跑！

〔匪兵向右侧敬礼。〕

〔杨耀祖率一帮匪兵匆匆从右上。此人气势与第二幕同，唯服装已“美化”。他神情暴躁不安。〕

耀 （声音急促）你们是二中队么？（指乙）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的命令！这个地方暂时没有敌情顾虑，工事也很坚固，留一个分队就可

以！其余两个分队叫他亲自率领，马上带到村东三中队右翼的工事里抵抗！回来！告诉他！就说我的命令！给我死守！敌人打炮不要紧，你们可以钻在地道里！敌人一不打炮，马上回到阵地！敌人突进来不许退！马上组织反冲锋！谁要退就地正法！

〔匪乙下。

耀（回头指匪丁）告诉队附！再打电话给总部！催催增援部队！我们这个大队防线太长！敌人的炮火很厉害！妈拉比的要紧时候飞机就不来啦！我草他祖宗！

〔匪丁下。

耀（指匪戊）告诉特务连！马上派人把老爷子送到马庄去！就说我的命令！

〔匪戊下。

耀 妈拉比的你们听着！有我无匪！有匪无我！死了也不能投降解放军，解放军先甜后辣！早不杀你晚杀你！谁要想投降，就给我就地正法！有“铁军基干”没有？（匪甲立正）要特别卖把力气，将来有赏！谁是“伪装”！谁动摇军心！先斩后奏！

群众（跪求）杨队长！修修好！放我们回去吧！……

我娘还在里头哪！烧死在里头啦！……

耀 妈拉比的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匪甲 报告！这是村外那几片房子的老百姓，为烧房子的事……

耀（斩钉截铁）一律烧光！没什么客气！

匪甲（对众）听见了没有？还他妈不死心！

耀 在这紧急关头，你们来捣乱！（咬牙切齿）你们这就是“伪装”！“间谍”！我把你们一个个地（掏枪）……

〔匪己从右跑上。

匪己 报，报，报告！八路炮打的厉害！中队长打死啦！弟兄们眼看顶不住，一个班投降啦！有的往下撤！队附叫快，快……增援！

耀 没有增援！你去告诉督战队！谁退！拿机枪突突他！我草他祖宗！总队扔下咱们就不管啦！我草他……

〔匪丁跑上。〕

匪丁 报告！黄队附说总队也受着八路军攻击，抽不出部队来，叫你死守！与阵地共存亡！

耀 （暴躁）死守！死守！这叫守死！好！我草他祖宗我亲自指挥！走！（欲下）

〔群众哭叫哀求。〕

耀 滚！滚！（命令甲）把他们押走！再捣乱就枪毙！……有我无匪！有匪无我！……

〔杨耀祖率匪兵匆匆从右侧下。〕

〔匪兵甲、丙呵叱着驱赶群众自左下。〕

〔赵妻走得慢，被匪甲用枪托击倒在地。〕

〔仓婶急过来搀扶。〕

匪甲 跟上跟上！

仓 老总你修修好！这是个半病子人哪！别打她啦吧！

匪甲 （回顾）跟上！要是跑就像那个（指死尸）似的！（下）

仓 （搀起赵妻）石头他娘！

妻 仓婶子！你别顾我啦！……

仓 别说那个，只要咱们人活着！总有个熬出来！

〔仓婶子扶赵妻从左下。〕

〔机枪声、手榴弹声紧。〕

〔杨耀祖率数匪兵从右退上。〕

耀 （神色仓皇）叫他们给我反冲锋！叫他们给我反冲锋！剩一个人也得冲！死也给我死在那儿！（指丁）告诉一中队派一个排迂回到敌人侧面去抵抗！再坚持半小时增援就到！（看表，颓丧地坐在墙下）

〔匪丁下。〕

〔杨有德那个老家伙一边喊着：“耀祖！耀祖！”一边笨重而惊惶地跑上。他的胡子虽然白了，可是更加胖了，眼皮和两颊的肥肉松弛地下垂着；他穿一件中山服，挂一枚国民党证和金表

链，却又是戴的军帽，底下扎裤脚，手提一只梭子枪，非驴非马。

杨（喘着气）耀祖耀祖！……怎，怎，怎么样？

耀 爹！你还没走？

杨 怎，怎，怎么走的出去？南边也有了八路啦！

耀（一惊）什么？南边……

杨 耀祖！放毒气吧！放毒气吧！

耀 不行！不顺风！再说八路在远处，……

杨 那就快点往外突！……

耀 爹！你快去换便衣！……！

〔正惊惶失措间，左侧轰然巨响，烟尘滚滚而过，匪众惊悸奔突，视左方。〕

耀（竭力镇静）不要乱不要乱！怎么回事？

〔匪丙从左上。手榴弹声。〕

匪丙 八路军起南边打进来啦，刚才这是炸药！

耀 你别走！你跟老爷子去找老百姓换换便衣，找小道奔马庄！大大有赏！去！

杨（颤抖不已）大大有赏！大大有赏！

〔杨有德拉着匪丙，蹒跚逃下。〕

耀（疯狂地）机枪！机枪！掉过头来，封锁住这儿！你们一个排留在这儿坚守！无论如何不叫敌人冲过来！（指乙）马上把三中队调回来，集中在关帝庙！快！（顿足）草他妹子从南边进来啦！

〔地堡里匪兵庚出，把机枪掉过头对左。〕

〔杨耀祖率匪兵从右逃下。〕

〔左方传来“缴枪不杀”声。〕

〔匪庚突然发射了一梭子机枪。〕

〔手榴弹在台上爆炸，匪庚毙命。〕

〔我军战士们冲上，战士甲登地堡，把机枪掉过头向右射击。石头把红旗插上地堡后欲冲，为王止住。〕

王 回来！隐蔽！你去跟后头联络！同志们！手榴弹准备好！听我口令再打排子手榴弹！

〔机枪声、步枪声急，台上沙袋崩起泥土。

王（对战士甲）节省子弹！

甲 敌人的。

王 刚才才是敌人的，这咱是咱们的！蹲下！注意同志们！说扔统扔！一，二！

〔众投弹。轰响，敌乱叫声。

甲 草他猴哥！冲吧！敌人退啦！

乙 缴枪不杀！不要给反动派卖命啦！

〔四海冲上。

四（伏在沙袋上）后头上来啦！叫你们再向纵深里打！营长说四连六连已经兜到东南上去啦，叫你们向关帝庙压缩，不叫敌人跑喽！（说完滑倒在沙袋上）

王 四海！四海带花啦！救急包！救急包！

石 我有！（过来搀起四海，为之包扎伤口）

王 石头！你快把四海包扎一下，背下去！

石（有意见）班长！我……

王 同志们！准备好刺刀手榴弹！记住立功条件，坚决消灭敌人！第一组跃进！

崔 别忘了节省弹药！

〔众跃进下场，手榴弹声、口号声。

〔石为四海包扎，远远冲锋号声和枪声、呀声传来，底下石头与四海谈话之同时，我军战士陆续冲杀过场。

四 石头！别管我！你快去消灭敌人！

石 班长命令我招呼你！四海，你到后方好好休养吧！我给你报仇！

四 别管我！别管我！

石 你别说话啦！

四 ……这是我的一封家信，将来打到我的家，你告诉我爹娘！（掏出

信给石)

石 四海! 四海! 你别说这些话! (接过)

四 (又掏出一个纸包) 石头……这是五千块钱……我要是牺牲了……你交给教导员! 就说我交的党费! ……

石 (接过) 对! 四海! 别说这! 你的伤不要紧!

〔石头屈身背四海, 一看——

石 (呼) 四海! 四海! (松了手, 跪姿) 四海! (不应, 垂首拭泪。突跺脚, 大叫) 四海! 我替你报仇! (拾起四海枪, 冲下)

〔冲锋号急吹。

〔灯光全黑。

〔半个月亮在天幕上沿弧线缓缓划过去。

〔曙光。人群的黑影。嘈杂的声音。

〔灯光渐明。

〔战士们和老乡们一簇簇地攀谈着, 群众们争着向解放军同志倾诉。

老汉甲 要是你们再不来呀! 我那房就全烧光啦! 亏了你们来才把那火救灭呀!

老汉乙 你们再不来我们就没命喽!

仓 石头他娘! 你那心也往开里舒展舒展! 这不是那救苦救难的菩萨军来啦么?

妻 (深沉地) 真是盼星星盼月亮啊! 我这两眼都快盼瞎啦!

老汉甲 你们来的太晚啦啊!

青年 喝水吧同志们! (用铁壶给同志们斟水)

战士甲 自己动手吧! (解碗喝水)

老汉乙 我这老头子活到今天, 就是死了也不冤啦!

老妇 这罪算是受到头儿啦! 好日子也开了头儿啦!

小孩 叔叔! 叔叔! 我娘叫他们打死啦! ……

战士乙 小兄弟! 别哭! 俺们给你报仇!

妻 都逮住了么, 这些“国军”? 可不能饶了他们呀!

战士丙 除了打死的统俘虏啦！光俺们班就俘虏了三十多！多哩！不光这个村！马庄！双塔寺！一块儿打的！再打进太原去你们这儿就再也受不着他们的压迫剥削啦！

妻（亲热地）同志！我那小子也在你们这解放军里头，他是大前年参加的，说是在第一纵队……你们知道呀？他叫……

丙 第一纵队？早南下啦！过黄河那边去啦！咳，哪儿也是一样！我是河北人，这不到了你们这儿来啦！你小子也是有功之臣哪！

妻 我明白！我明白！谁能光守在个人家门上啊！不把国军打完了，咱们也没好日子过！

〔双儿上场。〕

双 你们班长呢！王德钧！崔大秋！带你们班人们去照像去！

王 照什么像？

双 别装傻啦！营长说啦，你们班立了集体功！你个人提另立个功！快走吧！旅部摄影干事等你们哩！

〔青年抓一匪兵上。〕

青年 同志！给你们抓了个活的！狗日的藏在俺们山药窖里头啦！

老汉甲（对匪兵）你们那威风呢！还打俺们不？还骂俺们不？还烧俺们房子不？我非……（欲打）

王（拦）大伯！别打他，不是俺们不叫你们出气，解放军的政策，他们不论官兵，只要放下武器，就宽待他了，他们也都是“编组”抓去的老百姓！算账要找大汉奸大恶霸！死心眼的反动派！……

妻 同志！像杨麻子跟他爹可说什么不能饶啊！

群众（骚动）你们可别叫杨麻子跑了！那是个活阎王！杀人无其数啦！

老汉乙 逮住杨麻子可不能饶啊！

老妇 还有杨有德老狗日的！“自白转生”可把俺们制坏啦！我那小子就死在他手里啦！……

仓 同志！杨家父儿俩可在这一片造下大孽啦！杀人，烧房！逮住零刀刚也不解气呀！

〔战士押俘虏一队过场。〕

青年 (跑上去把杨有德从俘虏群中拖出来)这就是杨有德! 杨麻子他爹!

[群众一拥而上,战士们拦阻着。]

妻 (见杨,发疯似地)杨有德! 杨有德! (往前挤,被拦住)你叫我看看他不行啊! (挤到杨跟前,颤抖,一屁股坐在当地)天哪! (哭)

仓 (恳求地)好同志! 你们叫她打两巴掌吧! 也叫她出出这一辈子的气吧!

老汉甲 同志! 这是从刀尖上爬过来的人哪!

青年 没说的! (一跃而上,按倒杨有德)跪下吧你!

妻 (大哭)老天! 我怎么会有今天哪!

仓 石头他娘! 别光哭! 你倒是打他呀! 打呀!

老妇 不怕啦! 有人撑腰啦! 这不是咱们解放军?

妻 (忽然立起拉住杨有德)杨有德! 杨有德! 你看这是谁! 你看这是谁! (疯狂地)我今儿可不怕你了哇! (大哭)杨有德! 杨有德! 你害的我一家子好苦哇!

仓 石头他娘! 你倒是打呀! 打他呀!

妻 (哭)娘啊! 气的我出不来气呀……我打死你也出不了这口气呀! (举手打,又无力地落下来)

[石头精神抖擞挎司登式上。]

石 你们几连? 叫你们把俘虏统统送到关帝庙里去集合! 快吧!

[俘虏下场。]

石 喂? 黑闺女! 这是干什么的? (对群众)乡亲们! 不要打了! 等交人民法庭……

[石头抓住母亲的胳膊。]

仓 (惊喜得叫出来)这不是石头? 石头他娘! 你们石头回来啦!

妻 (茫然四顾)啊? 石头! 石头! 哪儿他哩?

石 (意想不到)娘! ……仓奶奶!

仓 石头他娘! 这不是你们石头? (欢喜地拭泪)

群众 (惊喜,感动)石头! 你回来啦? 叫你娘啊!



妻 (突然抱住石头,哭)我的亲小子啊!咱们娘儿俩还有今天!……这一天到了盼了来了!……

石 (流泪)娘!(不知说什么好,强笑)娘!..(又想哭)你别难受!我这不是在你跟前么?你看!俺们解放军同志多哩!二三百万都是给咱报仇来的!娘!杨麻子哩?

群众 (骚动)嚷?杨麻子哩?杨麻子哩?……

[有人在后面人丛中回答:“见阎王啦!”]

群众 死啦?唉!怎么叫他死了呢!

妻 杨麻子死啦!叫解放军打死啦!好小子!快谢谢你们同志们吧!

老汉甲 好人总有好报哇!

老汉乙 你这个小子是有功的人啦!多亏当了解放军!要不怎么会有今几个?

妻 小子!你还没谢谢你仓奶奶哪?

石 仓奶奶!

仓 嚷!不兴哭啦!咱们统得欢喜欢喜啦!解放军救了咱们大伙的命!我那房子也叫解放军救下啦!这是个大喜的日子!你们娘儿俩也该回家去欢喜欢喜啦!

石 仓奶奶!我还有任务!娘!我还得去找营长跟教导员哩!我要不请假回了家,就犯了纪律啦,俺们解放军纪律可严哩!这不,俺们营长跟教导员来啦!

[赵、周且谈且上,战士们敬礼。]

赵 (正谈得起劲,一边还礼)敌人的工事属这边坚固,这回要是选择突破口在偏东一点就更有利,……嚷?你们还不快去照像?快去吧!

[王、崔率本班战士下。]

周 石头!这下子达到目的啦吧?报了仇没有?

石 报啦!……不,没报,四海的仇还没报哩。

周 (沉痛)四海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我们应当向他学习!

赵 革命嘛,就免不了伤亡!四海是值得的!四海是光荣的!

石 娘!这是俺们周教导员!这是俺们赵营长!——这是我娘。……

〔赵与赵妻对视，双方都受到极大的震动。〕

石 娘！你怎么啦？

妻 石头！你们营长也姓赵？

石 嗯！

赵 你……你是黑蛋他娘？

妻 哦！是你？真是你来啦！

〔石头惊讶地望了望母亲，望望营长。〕

〔周教导员和双儿连群众都莫名其妙了。〕

周 老赵！这是怎么档子事？把人闹糊涂啦！

仓 石头他娘！这就是石头他爹？

石 我爹？

赵 (激动地)你怎么搬到这儿来的？……我出来十三年，我没有忘了你们，没忘了那仇，我虽然对不住你，可是我还是对得住你的！……这话怎么说呢？今天……这太好了！你怎么熬过的这十三年？嗯？……

妻 石头没跟你说过么？

赵 (望石)石头？你就是黑蛋么？

妻 怕杨家找寻他，改了个名字。——石头！这就是你爹！

周 (恍然大悟)哦——呀！这么一档子事呀！

〔众感叹，纷纷议论。〕

赵 老周！这是——我也不用介绍啦！（对妻）这是周教导员！石头是个好小子！这回我准备给他立一功哪！不过现在这种关系，……还是叫大家来讨论吧！……

周 现在这种关系……石头！就更得好好的服从营长啦！

〔石头难为情地笑了。〕

周 现在看起来，石头在某些方面还是很像你的，打仗那股子勇敢劲儿！脾气那股子倔巴劲儿；……（对石命令地）石头，娘也找见啦！爹也找见啦！往后可不兴闹情绪啦！……

老汉甲 这可是稀罕事！我看要没有解放军！别说你一家子聚不到一

块儿，俺们也得叫狗日的们折磨死！

妻 这些年俺娘儿俩可多亏他仓奶奶！要没有她老人家，俺们饿也饿死了！

赵 （对仓）老大娘！拿什么来谢谢你老人家呢！往后多打几个胜仗！多立几个功！彻底消灭敌人叫你们早早过安生日子，来谢你吧！

仓 唉！你们才是那头一份的功臣哪！全中国的黎民百姓都记着你们的功德啊！

赵 石头十九啦？我老记得黑蛋该是十八岁，我记错啦！

妻 你没记错！是十八岁！

赵 石头刚来那天我问过他的，他说十九，我就不再怀疑了。

石 参军第二年，我怕精兵简政把我简喽，我多报了一岁。

赵 为报仇什么也不顾！（对妻）杨有德还在碾盘村么？这个仇我是要报的！

妻 杨有德？你身后头那个人是谁？

〔群众又回到杨有德身上来。〕

老汉乙 营长！杨家父儿俩可不能轻饶啊！真是奸淫烧杀无一不作呀！这一片可叫他们糟蹋苦啦！

妻 （对杨）杨有德！杨有德！你睁开眼看看！（指赵）你认的他么？你还认的他么？

〔杨有德早吓得面如土色了。〕

赵 杨有德！你还认的铁柱么？（暴烈地）娘拉比的你看你吃的那个肥劲！十三年！我爹欠你的账还没还清哩！教导员！我真想……  
（突然挥拳欲打，旋又克制下来踱开去）

群众 咱们打死他吧！

打！打！打他狗日的！

他杀了那么些人，打死也不屈！

零刀拉！

〔群众一面说一面拥上，围拦住大家。〕

周 乡亲们！乡亲们！别忙！这个老家伙一定交大家来处理！这是个

大恶霸！又是个大汉奸大特务！今天还死不放下武器！可是我们军队逮住他，是没有权利处理的，我们把他交给政府！由政府召集你们这好几个村的老百姓开人民法庭来审他，叫大家伙都出出气！你们说好不好！

众 “好！”“就那么办吧！”“对！”

周 通讯员！

双 有！

周 把他送到团部，说这是杨有德！大特务大恶霸！多找两个人押着！不要叫他死了，死了就不值钱啦！

〔双呵叱着用枪对准杨有德，监押下。〕

〔团部通讯员跑上。〕

通 报告！团部命令！（递给赵一纸）

〔赵看通知。〕

石 （与赵看通知同时）教导员！（掏出一个纸包）这是四海交的党费！

周 （接过）石头！四海跟营长两年啦！今后你来代替他的工作！

石 （犹豫）教导员……我想……你看我够不够格儿？……

〔赵把通知递给周。〕

通 没别的事吧？（敬礼下）

赵 （看表，对台右）王力发！通知各连，听号音在村北集合！（喜形于色，对周）准备连续战斗！今天赶到齐家营！可能有新任务！

〔赵回过头来，深沉地望着妻，慢慢走近，说不出话来。〕

〔妻难过地望着赵。〕

〔石头走近母亲，母亲抱住儿子。〕

石 娘……回来再看你吧……娘！你别干嘛！不把敌人彻底消灭了，咱们还是安生不了！打仗是大家伙的事，这么些同志帮咱们报仇！咱们也得帮大家报仇！这咱江南的老百姓还都没解放呢……四海的仇也靠给我了！……

妻 石头！

赵 (对妻)革命就是这个样子,敌人不彻底消灭,我就要继续战斗到底! 还得坚持。……你等了我十三年,可是我还不能放下枪。……枪杆儿是好东西,早先咱爹打官司那会儿,吃亏的是穷人没有枪杆儿。这咱有了枪杆,就不能放下。……老大娘! 你再照顾她几天,我们部队上要好生谢谢你哩!

仓 你们是为国为民的功臣! 说什么谢! (对妻)石头他娘! 他们爷儿俩作得对呀!

妻 (对仓,感情地)我知道,我知道石头跟他爹作得对。……可是我心里头……(悠然长叹)十三年啦! 仓婶子!

石 娘!

妻 (忍住泪,蓦回头)石头! 他爹! 你们去吧! 我不拉着你们! 我只要见着你们,我心里头就亮堂啦! 我明白,好日子在后头。……你们可好生打! 把那些坏蛋国军统统收拾干净! 一个也别剩啊!

周 大嫂! 打完这一仗回来,派个牲口来接你,到俺们营上住些日子,也跟营长好生说说你们那知心话儿! 我买酒! 给你们一家子庆祝一下。

群众 营长! 你放心吧! 石头他娘有俺们村里来照顾啦!

周 那就麻烦你们啦!

赵 通讯员!

石 有!

赵 叫司号员吹集合号!

石 嗯。(敬礼下)

〔集合号,周、赵向右走。众送。〕

〔歌声起:“我们人民的武装,就是人民的希望……”〕

〔幕落〕

〔全剧终〕

——本剧一九四八年由胡朋等集体创作,一九四九年又由胡可改作。

据新华书店一九五〇年六月初版本



一九四九年

---





# 南 下 列 车

(独 幕 剧)

瞿 白 音

- 人物** 赵辅丞 五十余岁，粤籍伪立法委员。  
赵辅丞太太。  
女 仆 粤籍。  
俞光前 和平贩子，年四十余。  
李 凯 退伍的国民党集团军副总司令。  
柳必同 高唱“革新”的伪立法委员。  
珍妮杨 南京政府伪部长某的第三妾，年逾花信。  
罗勃特程 某部的伪秘书，年约四十。  
老 者 一个被误认为左派人士的地主。  
少 妇 其妾。  
餐车侍者 甲、乙。  
伤 兵 甲、乙。  
老百姓老者一人，妇人一人，小孩一人。  
老绅士。  
中年绅士。  
苦 力 甲、乙、丙、丁。

〔一九四九年仲春——人民解放军淮海大捷以后。蒋介石远遁溪口，李宗仁代理“总统”，孙科“内阁”仓皇迁移广州。

〔一个晴明的傍晚，太阳已经下了山。

〔武昌徐家棚车站的广武南行列车，即将开行的前一刻。头等车的一节餐车里。

〔横亘在舞台上的，是餐车的一角。临近台口的那一幅车壁，自然被舞台设计人切去了，但对面的那一幅却屹立在舞台后方，面向观众。这可见的部分，约摸有三扇车窗这样宽。透过开着的车窗，依稀看到车站的方铁柱，和棚顶的钢架。嘈杂的人声，刺耳欲裂。

〔夕阳的微弱的余晖，从窗子外斜射进来。那并不能给人以温暖，也不能给人以光明，只是为着使人看清一些，走起路来，不要和鬼相碰而已。开车的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了，可是车还没有开。

〔侍者乙在整理餐桌。这餐车已经没有了卡位了。在这十几尺纵深的地方，交差地陈列着四张长方的小板台、七八张椅子。侍者甲在凭窗闲眺，嘴上衔着香烟，耳朵上架着一支铅笔。两人穿的都是白长褂。侍者甲转过身，看了一下手表，走向乙。

侍甲 “大佬”，(粤语，用国语音)过了五分钟了，怎么还不开车？

侍乙 我怎么知道，(粤语)我又不是站长。

侍甲 干么那末一脑子官司？昨晚又赌输了吧？

侍乙 笑话，输那几个钱算什么！一趟车跑下来，不就捞回啦。

侍甲 说的是呀。(动手帮忙，擦抹餐具)粤汉的出息，本来就比津浦好。

这一阵子共产党打过来，蚌埠、南京、上海的阔人都往广州逃难，出息就更大了。

侍乙 我看，准又是等那一个阔人，所以误点了。

侍甲 (回顾)许是吧？(走近问)大佬，这回带了什么？

侍乙 左不过是那些东西，大头，小头。（笑问）你呢？

侍甲 （得意地笑）差不多。这几天广州什么行市？

侍乙 什么？

侍甲 大头？

侍乙 五·〇〇！（意指港币）

侍甲 乖乖。

〔正谈笑间，两个苦力挑着四只皮箱、两个被包，走入来，回头问。〕

苦力甲 是不是这儿，“你家”？

〔苦力们放下担子，以汗巾抹汗。〕

侍乙 （见状，急上前申斥）走，走，走，这儿不能停！

苦力甲 她叫我们放在这儿的，“你家”。

侍甲 （走上）这儿是餐车，“你家”，挑走。

〔苦力踌躇欲行，又回顾。一个女仆模样的人，装束整洁，一头闯入，斥苦力。〕

女仆 你挑到哪儿去，告诉你放在这儿。（粤语）

侍乙 （不耐）不行，这里是餐车，不能放行李。

女仆 （声势不弱）谁说不能放？（粤语）

侍乙 谁说能放？（粤语）

〔侍甲袖手旁观。〕

女仆 我们老爷说能放。

侍乙 我说不能放就不能放。

女仆 你是谁？我又不吃你的饭，你能管我？

侍乙 你拿不拿走？

女仆 不拿。

侍乙 不拿走我就摔出去咯。

女仆 你敢？

〔侍乙火冒三丈，提起一只皮箱，正要往窗外摔出。〕

赵辅丞 （以下简称赵。一头撞入）放下，你干什么？（声势汹汹，斥侍

乙)你抢我东西是不是?

女仆 (抢先告状)老爷,他好凶呀,要把我们东西摔出去。

赵 (怒气正盛)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东西?

侍乙 (见来势不善,稍存畏惧,将箱子慢慢放下,语气略转温顺)这里是餐车,不能放行李的。

赵 谁定的规矩?

侍乙 那我不知道,是一向这样的。

赵 一向?一向没有的事,就不许有是不是?荒唐糊涂,你是顽固分子。一点没有“革新”的精神,还配生存在这个时代!

侍甲 (见乙受窘,上前解围)不是,你先生要原谅,上面没有关照,我们不敢随便作主。

赵 上面?上面是什么人?

侍甲 车长呀。(以为车长够大了)

赵 车长是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雇员,他懂得什么!

侍甲 可是,你……

赵 我?告诉你们,我是立法委员,国家的一切法律,都得经过我来订立。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犯法,什么事不犯法,我比你们知道得清楚。你们吓唬老百姓可以,可吓不了我。你们去告诉车长,说我——立法院赵辅丞委员,奉孙院长电召,到广州去开会;行李带得多了,头等房间放不下,寄存在餐厅里,有什么事,叫他来找我说话。

侍甲 (唯唯)是!是!

[侍乙气得说不出话来。

赵 (转语女仆)阿棠,你今晚就在这里歇,看着行李。

女仆 是。

[赵辅丞给钱予苦力,苦力畏其势,不敢争执,委屈地下。他傲然回视侍者,轩昂地下。

侍乙 丢那妈,神气什么!(粤语)一个立法委员,再大的官我都见过。

女仆 (转调,向侍者说好话)好了,何必认真呢?大家逃难,帮衬点咯。

侍乙 我去报告车长。(欲下)

侍甲 算了，算了，你报告了车长又怎么样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车长问起来再说吧。

〔侍者乙无可奈何。〕

〔女仆开始将箱子等堆集一角。〕

女仆 (娇媚地语乙) 大佬，不要生气，来帮帮手嚟。

侍乙 没有这么大工夫。

女仆 大家都是广东人，何必这样？(说着递过一支烟给侍乙，侍甲暗笑)

〔侍乙不接烟，起身欲下，迎面走来一个年老的乡下人和一个八、九岁的乡童。肩挑背负，口里叫唤着上。〕

乡童 妈，从这里走，爷爷在这儿呢？

乡人 快来，三等在前面，不知道还有座儿没有？

侍乙 (一声吆喝) 丢那妈，你们做什么？

乡人 (以湘音对答，战战兢兢) 你老人家，我们回长沙去。

侍甲 (上前) 谁管你到哪儿去，问你上这来干什么？

乡童 我们到三等去，借这里走一走。

〔乡妇喘息上。〕

侍乙 这里是你们走的地方？

乡妇 (情急) 阿牛，我们下去吧。

侍乙 下去？有那么容易。

乡人 那怎么办呢？你老人家？

侍甲 走，走，走。(推他们下去，以免多事)

〔侍乙夺过老乡人手里的箩筐，往窗外使劲摔出，筐中什物作破碎声。乡童愤，上前欲与理论，侍乙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老乡人见势不妙，即刻拉了乡童，掉头遁去，乡妇随之。侍甲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侍乙也破颜狂笑。〕

女仆 (娇俏地) 看你们这样的“衰”！(粤语，“不善”之意)

〔这时候，钟声大鸣，车将开行，人声更杂。两位绅士模样的人

——一老年，穿长褂，一中年，穿西服，后随俞光前，同上。

俞（与三人握手）再见，再见。

老年 再见。要是和平真有帮助，那真是万民之福。

俞 我想有帮助。在北平的时候，叶先生亲口对我说的，要我到香港去接头。我想事情是乐观的。

中年 就怕这一边不肯和。

俞 也不会吧，这一边不是也在要求“光荣和平”吗？我看是乐观的，乐观的。

老年 这样就好了。

〔钟声又作，汽笛大鸣。〕

俞 好，再见，请告诉参议会诸公，静听好音。再见。

〔二人鞠躬而退，俞走至窗前，与送行者挥手。车即开行，其声铿然，由徐而疾。〕

〔俞光前转身，方欲走开，赵辅丞一头闯入。〕

赵（唤女仆）阿棠，把奶粉拿来。（瞥见俞光前，殷勤招呼）啊！俞先生，和平之神！巧遇巧遇。

俞 好说，好说。赵公是……

赵 坐，坐。（女仆递上奶粉）你拿进去给太太，请太太出来吃晚饭。（女仆下。转语俞）好极了，好极了。想不到我们同车，真是幸会。

俞 本来我早就要到香港去的，是白健公留着多谈谈，所以今天才动身。

〔侍者甲送上菜牌。〕

赵 等一等，先斟两杯茶来。（侍甲下。语俞）你辛苦了。仆仆道途，为和平奔走，钦佩之至。

俞 不敢当。不过想在这紧急关头，帮帮闲而已。

赵 太客气。和平，真是万民渴望的，老兄可以说得上是万家生佛，为民造福。光前兄，你在北平住了几天？

俞 足足一个星期。

赵 北平的情形到底怎么样？那些共产党到底把北平搞成什么样子

了？

俞 辅丞兄，说起来很伤心。

赵 怎么？搞得一塌糊涂是吗？——那是意料之中的事。

俞 不，辅丞兄。我伤心的不是共产党把北平搞得不好，而是相反的，他们把北平搞得很好，太好了。真正做到了人心归向，安居乐业。

赵 噢！不见得吧。（显然不信）

俞 赵公，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从那边回来，再看一看我们这边的上海、南京，以至武汉，那种乌烟瘴气，跟北平一比，那真是天壤之别，你说伤心不伤心？

赵 光前兄，这么说，你也“左倾”起来了？

俞 不。赵公，我刚才同你讲的，确是实情，一点也没有虚伪，因为你我是知交，所以我才敢这样说。如果对于一般民众，或者在公开的场合，那我决不会这样说。那当然是“以是为非，以白作黑”。你想我能胳膊往外弯，为敌人张目吗？

赵 （哈哈大笑）至理名言，至理名言。这才叫做政治手腕。对于那些老百姓，我们还得用那一套老法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俞 那当然，当然。

赵 不过，据你老兄的法眼看来，和谈的前途到底是乐观呢，还是悲观？

〔俞光前正要答话，一个四十多岁自作聪明的妇人上。赵辅丞马上起立介绍。

赵 我来介绍——这位是南京和平代表团的俞光前先生。（指妇人）内人。（妇人与俞光前相互为礼，就座）我们谈下去，俞先生。你看怎么样？

俞 很难说——说是悲观吧，可又有点儿乐观；说乐观吧，可又障碍重重，悲观得很，悲观得很。所以，我只能说——是两可之间。

赵 （应酬地大笑）好，好一个“两可之间”。好，好。（侍者甲送上两杯茶。语侍甲）加一杯。（又语俞）那末，光前兄这次去香港，是不是跟左派方面已经接头好了呢？

俞 也还没有，在北平的时候，叶先生，就是叶剑英先生，曾经说过，要

是有什么事，可以到香港去和他们的机关就近谈。

赵 这么说，他们在香港已经有公开的机关了。

俞 不，不，是秘密的。

赵 那末，你知道？

俞 当然。

赵 (脱口而问)在哪儿？

俞 这……

赵 光前兄，以你我的私交，有什么不可谈的？

俞 那么你千万要守秘密。

赵 你放心，我赌咒，一定守秘密。

俞 在……

赵 (急切地)在哪儿？

俞 (神秘地)在香港九龙弥登道一家裁缝铺里面。

赵 裁缝铺？

俞 (嘘)守秘密。

〔赵左右张望，频频点头。〕

俞 (吞吐)怎么？赵公想“搭线”。

赵 (不好意思起来)不，不，决无此意。不过随便问问。

俞 不见得吧。赵公这回南下，有什么公干？

赵 没有什么事。(故意回避)

赵太 (听了半天见有机可乘，便插嘴了)是孙院长打电报要他去的。再说，上海、南京的物价天天涨，米都快到一百万一担了。在南京，辅丞的几个薪水还不够买两斗米。到了广州孙院长答应每天给十元港币的津贴，所以辅丞便决定回去了。

〔侍者甲送上又一杯茶。〕

俞 是，是，港币跟金圆券，那真是天壤之别，天壤之别。

赵 (连忙解释)也不尽然，内人所说的，也不尽然。我这一次南下，主要的，因为我是广东人，在外多年，在这严重关头，我必须回来，替桑梓父老服务。其次，也是兄弟和哲公的私交。我们是小同乡，师兄



弟。今天“科仔”要在南方搞一个局面，无论公谊私情我都不能袖手旁观。

俞 那当然，当然——不过，这也正是我所悲观的地方。

赵 为什么？

俞 自从蒋先生下台之后，李德公来收拾残局，如果真能一德一心，大局是不无可为的。可是偏偏哲公和副座之间又不协调，前途就未可乐观了。

赵 光前兄真是语重心长。

俞 赵公，你我不是外人……

赵（抢说）当然是一家人，一家人……

俞（以手止其言）老实说，我们在现在奔走和平为的是什么？

赵 是呀，为的是什么呀？（顺口之言，无确定意义）

赵太（也兴之所至）是呀，为的是什么呀？

俞 无非是希望“争取时间”，好让我们这一边从容部署，应付渡江之战。

赵 光前兄真是公忠体国，苦心孤诣。

俞 可是如今非但不能同舟共济，反而同床异梦，那就太难了。

赵 是呀，太难了，太难了。现在的局面，真是难透了。你说战吧，恐怕已经到了兵临城下的时候，难。和吧……

赵太（有机可乘）那不能，讲和了，共产党一到，那大家完蛋。听说，女人都要捉去配给。你想，万一把我捉了去，知道他们把我配给什么人？配给个小伙子，也还罢了；要是配给一个比辅丞还老的人，那就要命了。

赵 什么？太太“配给个小伙子还罢了”！你这是什么话？

赵太 那是随便打个比方，不是真的。

赵 打比方，也不能这么说呀。

赵太 别打岔。俞先生，你在北平看见过共产党，他们是不是把女人配给的。

俞 那倒是绝无其事的，我们还是不谈这些小事。赵公，你对大局的意

见,究竟怎么样呢?

赵 我?我有我自己的见解,一定的见解,决定不移的见解。我以为:如果不能战,就和。如果不能和,就战。如果既不能和,又不能战,那就……

俞 (作沉思状)那就……

赵太 那就……

赵 (如有所得)那就以战求和,以和养战。战,战,一言以蔽之,还是战——

俞 对,战!

赵 对,战!

〔三人正想发挥下去,李副总司令凯悠然走入。〕

赵 (立即转移目标)对,对,副总司令来了,这件事非请教他不可,他是国家的元戎。

李凯 (以下简称李)什么事这样杀气腾腾的?

赵 我们正在谈……(指俞)你们认识吧。

俞 请教。

赵 (指李)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李凯将军。(又指俞)南京和平团代表……

俞 俞光前。

李 呵,新闻人物,这几天报上天天有你的新闻。

〔女仆上。〕

女仆 太太,小少爷醒了。

赵太 你们谈谈,我少陪。(下)

李 怎么,俞先生奔走和平,有什么成绩吗?

赵 是呀,我们正在谈这件事。副座,你来说说,到底我们还能不能打?

李 我是败军之将,不足以言战。

俞 报上说李将军壮烈牺牲了,想必是情报错误了吧?

李 不,那是国防部的正式公报。他们要我做忠臣烈士,我辜负了他们的盛意。

俞 那末现在……

李 现在我已经请准退了伍。唉，真所谓“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做了一场噩梦，一场噩梦。

赵 那不是这么说，我以为“非战之罪”！你先说，我们到底还有多少人可以用？

李 大约一百来万吧。

赵 好呀，还有一百万人，那就是百万雄师了。

俞 确实还是个可观的数目。

李 不过战争的胜败，不决定于人数的多寡，而决定于士气，人心。……

赵 对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战国时候，楚国以三户之众，可以灭亡秦国那样的大国，而况现在……

俞 不过，现在究竟不是战国时代了。

赵 然而道理是一样的。只要士气旺盛，诸将用命，我们就可以——以当百，十以当千。何况长江天堑，更是易守难攻。所以兄弟以为可战，可战。副座，你以为怎么样？

〔李凯不禁纵声大笑，然其声凄厉。〕

赵 (讶异)怎么？副座，是不是很乐观？

〔李笑更甚，赵不解，亦陪同大笑。〕

〔在笑声中，侍者乙忽高声叫唤。〕

侍乙 (在内)不行，不行，那边是头等，不能去。

兵甲 (在内)他妈的，老子在前方卖命，后方来车都不许坐。(说毕偕兵乙同上，二人均负伤，甲跛，乙折臂。侍者乙紧追拦阻之)

侍乙 不行，“大佬”你们到后边三等去，这儿是餐车。

兵甲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儿坐坐？你说。

侍乙 不行，这是头等餐车。

兵甲 三等挤得连踏脚的地方都没有，你这儿这么空，为什么不能坐？

兵乙 他妈的，老子在前方卖命，打共产党，断了胳膊，缺了腿，后方连来个车都不许坐，这是哪一国的道理？

侍甲 老乡，这是餐车，一向不能随便坐的。

赵 (拟以立委身份,整顿军纪,奋身上前)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兵乙 你管我?

赵 你怎么这样不懂礼貌,一点军纪都没有?

兵乙 你是老几?

赵 我是立法委员。

兵甲 立法委员,委员干啥鸟事的?(问兵乙)

赵 我告诉你,我是立法的。这里是头等餐车,一向不能随便坐的。这是国家的法律,你知道吗?

兵乙 俺不知道。

赵 你们连这点都不知道,还能算是个革命的军人吗?

兵甲 奶奶个熊,你教训我们?老子在前方卖命,打共产党,你们这些杂种,什么汤圆,委员,在后方吃得那么肥,还要跟老子打官腔,委员!俺揍你个小舅子委员。

(兵甲举起木拐,兵乙捉住赵辅丞,兵甲使劲劈下,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李凯走上前,夺去了木拐。

李 住手。你们是哪儿下来的?

兵甲 (见李状如军人,力大体壮,有所忌,善言应对)蚌埠。

李 哪一部分的?

兵乙 第九集团军一七五师。

赵 副座,原来是你的部下。(转语兵)这是你们的副总司令。我是他的朋友。

(兵甲、乙相视作尴尬状。李凯快快走开,至另一桌前坐下。兵甲、乙交换了眼色,走到李前,立正。

甲  
兵乙 报告副总司令!你还活着?怎么人家说你壮烈牺牲了。

李 (痛苦万状)我已经死了。

兵甲 报告副总司令,我们第三营,营长和全营弟兄,都被共产党俘虏了。

李 那么你们两个?

兵甲 我们也被俘虏了。后来治好了伤，我们想回家，共产党给了我们路条，发了路费，送我们过这边来了。

李 他们对你们怎么样？

〔兵甲、乙相视不敢说。〕

李 不要紧，你们说好了。

兵乙 他们对我们很好，自己吃小米，给我们吃大米，还有被子盖。

兵甲 回来的时候，一路上都有招待站，真好。他妈的，到了这边坐车，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谁也不管我们。

李 那你们为什么要回来呢？

兵甲 我们想回家去看看。

李 看看，家里的情形还会好吗？

兵乙 我十几年没回去了，想回去看看我老娘。

兵甲 我家里本来有几亩地，我爹来信说，卖给王三爷了，现在爹在要饭。

兵乙 我老婆给鬼子强奸死了，只剩一个老娘……不知道还在不在？

〔沉默片刻。〕

李 (叹了口气)好。现在你们下去，不要在这里闹。

〔兵甲、乙沉静地下。〕

〔空气顿时沉寂，赵为打破僵局，走近李凯，与之搭讪。〕

赵 副座，我们还是谈谈那百万雄师吧。

李 你们谈吧，回头见。

〔赵、俞望着李凯下。赵回身再与俞谈。〕

赵 光前兄，你觉得这百万雄师，是不是还可以一战？

俞 我看，现在的问题，恐怕还得先从收拾人心做起。要收拾人心，又必须先革新政治。所以，我倒很同意柳委员柳必同的革新主张。他最近写给孙院长的信，那意见我觉得是很珍贵的，文章也很好。

赵 (笑出了声)俞先生，你到底还是局外人，只看了个表面。这里头是大有文章的。

俞 喔？倒要请教。

赵 柳必同他们这样大叫“革新”，完全是做二陈的传声筒。用“革新”的幌子，来打击哲公的。你要是以为他们真想“革新”，那就上了大当了。

俞 喔，原来是这样？

〔此时柳必同悠然上，在另一桌前就座。〕

俞 好，巧极了，柳委员也坐这班车？

赵 (过去招呼)必同兄，巧遇，是到广州？

柳 我？笑话，我去广州？

赵 我说是吧，必同兄是宣誓不离开南京的呀。

柳 我有点儿事。去长沙。你们谈，我不打扰。

俞 我们正在谈你的“革新”意见。

柳 喔，赵辅公也赞成“革新”？那是“我道不孤”了。欢迎之至。

赵 必同兄，“革新”，我不是不赞成，不过我觉得中国这五千年古国，要谈“革新”，真是积重难返，谈何容易。

柳 何以见得？

赵 大的、远的不说，就拿小的、近的来讲，我这次回广州，行李多带了点，房间里放不下，要放一部分在这餐厅里，(此时侍者乙走到柳前，交予菜牌)可是他就墨守成规，不肯通融。后来还是我借用了你老兄的“革新”法宝，才把他镇压住了。

柳 哼！你这样的行为就叫“革新”吗？这是营私舞弊的一种。在刑法上讲，你是利用职位，图谋私利。那非但不是“革新”，而且是犯法的。

〔侍者乙对赵望了一眼下。〕

赵 (恼羞成怒)必同兄，你说话得有分寸，我们犯不着为一些小事红脸。

柳 “真理”所在，我是“当仁不让”的。请原谅。

赵 (针锋相对)可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革新”，是骗不过明眼人的。

柳 (动了火)谁挂羊头卖狗肉！

赵 你自己明白。

俞（劝解）不要这样，大家好好谈。

柳 我跟他谈，那是对牛弹琴。

赵 你不配。

柳（语侍乙）侍应生，饭拿到三号房里来。

〔侍者应。

〔俞光前推柳必同下。回来再劝赵。

俞 赵公，何苦来。大难当前，要和衷共济才是。

赵 小子，要是在院里开会，我早把凳子飞过去了。他以为我是好欺负的。

俞 大家这样闹，前途可真悲观了。

赵（顺势说出真话）光前兄，老实说，对于大局前途，我也从不乐观，所以我很想跟你谈几句真心话。

俞 请说。

赵（放低声音，回顾，然后说）你是到过北平的，你同左派方面，多少有点姻缘，所以，你能不能？（以两指相接，作钩状）

俞（恍然）是吧，我早就猜到你的心思了。只要力量够得上，兄弟无不尽力。就怕兄弟人微言轻，起不了多大作用。赵公还是多方面进行的好。

赵 是呀，老兄的话很对。可是除了老兄，你叫我到哪儿去进行呢？从前，我看见那些左派分子，就讨厌；现在需要他们，可又找不到了。光前兄，你说，广州有没有这些左派分子？

俞 有，我想一定有。别说那么大的广州，就说这南下列车上，你能说没有？

赵 这儿车上也有。

俞 他们是无微不至，无远弗届的。可怕也就在这一点上。

赵 那末你知道这车上哪一个？

俞 那谁知道？只要你留心注意，察言观色，随处都可以发现的。

赵 真的——好，多承赐教。

俞（起立）你坐坐，我要去和柳委员谈谈。

赵 请便。

〔台上沉寂片刻，赵四顾张望。〕

赵 (站定。自语)对，五步之内，必有芳草。我要留心注意，不要放过机会。

〔侍者乙上，对赵看了一眼，赵对之不满，愤啐之，下。〕

〔赵走到下场处，和杨珍妮与 Robert 程相遇。〕

赵 啊，黄三太太，不，杨珍妮小姐。你也坐这班车？部长呢？

杨 他走不开，要我先去——

赵 香港，是吗？

杨 是的。找好房子他再来。

赵 呀，三太，不，杨小姐，你真能干，一个人单枪匹马……

杨 不，他派了程秘书帮忙。罗勃特程，赵委员。

赵 啊，好极了。(与程为礼，然后)你们坐，我到房里去。一会儿见。

〔侍者乙已将临窗口的桌子收拾好，杨珍妮和Robert程便相对而坐。〕

〔侍者乙交菜牌，杨略看一下，程即吩咐来两份常餐，侍乙自下。〕

程 珍妮，现在我们已经上了车，我们的事该作最后决定了。

杨 决定什么？

程 珍妮，别装傻。

杨 我们不是早已经决定了吗？到香港，找好房子，打电报给他。

程 你——

〔杨逗弄他，笑。〕

〔侍者乙送上茶来，程欲言又止。侍者下。程续讲。〕

程 珍妮，你真这样打算，留在香港不走，跟老头子过一辈子？

杨 不——又怎么办呢？

程 不，珍妮！我不能看着你葬送掉你的青春。

杨 青春？我早已经葬送了。(声调非常肉麻)

程 不，现在还来得及。你还年轻，聪明，漂亮；你还有远大的前途。走，



珍妮，我们一起走，走得远远的。

杨 说得那么容易。（故作悲戚）

程 珍妮，我爱你，我要把你从那老头子的魔手里救出来。我们一起到新加坡，到菲律宾，甚至到澳洲，到美国。

杨 到了美国又怎么样呢？

程 到了美国我们就公开结婚，组织小家庭。做进出口生意，你出资本，我当伙计，我们永远过快乐的日子。

杨 永远？哼，你们男人的心，我早就看透了。以前你们部长娶我的时候，恨不得把天上月亮摘下来给我。可是娶到了手，就不把我当人了，一个礼拜难得来几次。要这不给，要那不给。要不是我肚里明白，存了点私房，将来人老珠黄，下半世怎么过。

程 所以咯，我说你聪明嚟。趁现在乱七八糟的时候，他给了钱要你到香港去，你就趁此机会，跟他一刀两断，这不是很好吗？珍妮，不要犹疑了，答应我。

杨 答应你？有那么容易。（媚笑）谁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程 好人，当然是好人。

杨 可是，他们说，好人是不会长寿的。

程 只要你答应我，明天就死，我也愿意。

杨 要是不答应呢？

程 那……我就自杀。

杨 你有手枪吗？

程 没有，你问这做什么？

杨 那么，你带了刀吗？

程 珍妮，你别开玩笑，问这些干什么？

杨 你没有手枪，没有刀，怎么自杀呢？

程 我……（望了望窗外）我可以跳火车自杀。

杨 好，那么你就跳吧。

程 珍妮，你……

〔杨不理他，走到一边的窗前眺望。程暗视杨，然后走到临台口

的一边，跳上桌子，准备跳下。但杨并未拦阻。程犹疑片刻，忽然自动跳下，跑至杨身边。

程 不，珍妮，我不跳车。我要死在你身边，死在你眼前——（说毕即趋餐桌，拿起大餐刀，往喉际刺去，杨一手夺下）

杨 先生，这是切猪排的，不合适。

程 珍妮，答应我，不要折磨我。没有了我，我就没有了世界。

杨 你说错了。不是没有了“世界”，而是没有了“黄金”、“美钞”。

程 （赅然）不，珍妮。

杨 打开窗子说亮话，你看中我的钱，我明白；可是我呢，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也怪没有意思的。所以这买卖是可以做的。

程 可以？珍妮。

杨 可以。但是合同的细则，却要慢慢商量。

程 对，慢慢商量。反正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没有什么不能商量的，（程兴奋之至，即抱珍妮吻）珍妮。

〔二人香吻正酣，侍乙暗上，将汤放置桌上。〕

侍乙 先生，太太，吃饭了。

〔二人惊觉，分开。珍妮羞下，程追了两步，回身对侍者乙。〕

程 （给钱）饭不吃了，你收下去。（下）

〔程秘书走到下场处，巧遇赵辅丞夫妇。〕

赵 程秘书——有什么事吗？

程 没有什么。（行，又回头）赵委员，如果你们要叫饭，三太和我叫了一份，没有吃，钱都给过了。（说着自下）

赵 奇怪，叫了饭为什么不吃。（侍者乙方欲拿下，止之）喂，留在这儿。（侍者自下）

赵太 白吃人家的，怎么好意思。

赵 那有什么关系。这叫做有饭大家吃嘛。

〔二人正拟就座用餐，侍乙送咖啡入后，台左忽起吵闹声，兵甲、乙追踪侍乙上。〕

兵乙 奶奶个熊，你故意欺负人是不是？老子没地方睡，睡在车门口，

你故意踩老子的手，你王八蛋！

侍乙 不是故意的，是没有看见，对不起。

兵乙 不行，老子一只手打折了，你又要踩折我这一只手，你狼心狗肺，老子要揍你。

侍甲（上来排解）好了，老乡，是他不好，你多原谅。

兵乙 不行。

兵甲（推推兵乙）算了。（语侍甲）好，饶不了你们，给杯水喝。老子渴了一天没喝水了。

〔侍乙见已事息，乃就手将咖啡两杯递给兵甲、乙。〕

赵 喂，不行，这怎么能给他们喝呢？

〔兵甲瞪了赵一眼，赵有戒心，赵妻拉赵后退一步。〕

兵乙（喝完）什么玩意儿，有点苦的。（语甲）走。

〔兵甲、乙下，赵夫妇相视摇头，旋即就座开始用餐。一个有着长下须的清瘦的老人潜上。侍者乙即上前招待。〕

赵（喝了几口汤之后）真难，你说叫我到哪儿去找呢？

赵太 什么？

赵 左派分子呀。

赵太 喔，这个呀。

赵 头等里面，大半都是熟人；不认识的，看上去也不像。

赵太 你怎么知道像不像？他们脸上又不写字的。

赵 笑话，我见多了。要真是，还能逃得过我的眼睛？（颇自负）

赵太 我就看不出。

赵 你懂什么。（颇有自得之意）

〔此时侍者甲送上刀叉，放在老者面前，刀叉坠地，惊动赵辅丞，回视。初未注意，老者咳嗽，赵又回顾，引起疑窦。〕

赵（窃语）喂。

赵太（一口汤刚入口，忙吞下）什么？

赵 你看这个人像不像？

赵太 我看不像，一个脏老头子。

赵 为什么不像?

赵太 他们说,这些捣乱分子,都是年轻小伙子,没有老头儿的。上了年纪的人,他们都要杀的。

赵 胡说,毛泽东五十多岁,朱德六十多了。

赵太 这话也对。可是我听说,他们都不长胡子的,在重庆的时候,我在报上看见过毛泽东的照片,年轻得很呢。

赵 那也不一定。

〔在谈话间,赵又频频回顾老者,老者以手捻须,目不斜视。〕

赵 我看呀,这老头儿土里土气,一本正经,准是左派分子。

赵太 不会吧。

赵 准是的。不信,我去找他谈谈。

赵太 你不认识,怎么好去招呼?

赵 正因为不认识,才要去招呼呀。

赵太 辅丞,别去。我看,就算他真是什么左派分子,他也不会跟你说真话的。

赵 那就得拿出本领来,探他的口气了。你看我的。(毅然起立,欲径直上前,又恐冒昧,乃来回踱步)

〔赵太太做提心吊胆状。侍者乙送饭给老者,并至赵桌,收去汤碟,下。〕

〔赵来回走了几趟,忽取出纸烟,走到老者桌前,取火。〕

赵 (取火)对不起,借个火。

〔老者如未闻其言,只顾吃炒饭。〕

赵 (立于老者旁)你先生贵姓?好像很面熟。

〔老者注意,张口作问询状,凑过耳朵去。〕

赵 (附耳大声)先生贵姓呀?

老者 (笑答)我姓沈。(又低头吃饭)

赵 (雀跃三百,走向其妻身旁)他说姓沈,我看怕是沈钧儒。

赵太 沈钧儒是哪一个?

赵 是左派头领。

赵太 可是他是个聋子。

赵 那是假装的。这叫做装聋作哑，一定是沈钧儒。我再去问他。（又走近老者）

老者 （见其来，笑迎之）你贵姓？

赵 （谦逊万分）敝姓赵，草字辅丞。

老者 （点头）先生在哪里高就？是哪一个机关的官长？

赵 （连忙否认）不，不，我不是官，我是老百姓，真正的老百姓。

老者 啊。（点头）

赵 沈老先生，你辛苦了。

老者 是呀，路上很辛苦。

赵 为了革命，救人民，你辛苦了。

老者 是呀，乡下人闹革命，把我的田都斗争去了。这些该死的共产党。

赵 （走到太太面前）这老家伙真坏，他先骂共产党，完全是装出来的，不要信他。

赵太 （点头同意）你再问他。

赵 沈老先生，革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中国实在太不像话了，非革命不可了。

老者 太不像话了。那些共产党一来，真是翻天覆地的了。乡下来信说：我的几百亩田都给他们分光了，乡下人欠我的债，一个钱也不还，还要跟我算旧帐。

赵 是呀，那是很好的。我一向主张耕者有其田，所以田必须分。你想，乡下人辛辛苦苦种了，都交给地主，自己吃不饱，穿不暖，这太不公平了。

老者 真太不公平了。从前那些泥腿子，现在都爬起来了，压在我头上，说他们没有饭吃，是我害他们的，真笑话。他们自己的命苦，怎么怪我。我的地，都是我花钱买的，有的是他们欠了我钱抵给我的。现在不分青红皂白，都给他们斗争去了。

赵 好，斗争得好。沈老先生，你真伟大，你们贵党真伟大。救国救民，我很钦佩！

老者 你说什么？

赵 (趋至妻前)他还装傻,我还要揭穿他。

赵太 (点头同意)看样子真是的。

赵 (走至老者前)老先生,你从哪里来？

老者 立煌县。

赵 到哪里去？

老者 广州。

赵 (立刻趋至妻前)你听见没有？(再到老者前问)你到广州去有什么贵干？

老者 我孙子在省党部里当委员。

赵 省党部在哪里？

老者 广州。先生,你看见过共产党吗？

赵 见过,见过。

老者 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赵 好,好,好极了。他们待人和气,做事公道,是真正替老百姓做事的人。

老者 什么？你说什么？

赵 我说,他们好,共产党好。

老者 你,你……(指赵痛骂)完了,完了,你也说他们好,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顿时昏厥)

赵 (手足无所措)侍应生,侍应生!

〔侍者甲上。〕

赵 这老头儿昏过去了。

侍甲 刚才还好好儿的!

赵 他是哪里来的？

侍甲 谁知道,是二等车的。

〔一妖艳少妇匆匆上。〕

侍甲 来了,这少奶奶是跟他一起的。

赵 快,快来,扶他去歇歇。

少妇 真造孽，老病又犯了。

赵 （问少妇）他是你的老太爷吗？

少妇 不是，是我的老爷。先生，你不知道，自从共产党闹到了乡下，把我们的田分了之后，老汉得到消息就犯了这病，一气就会昏过去的。他娶了我给他冲喜，病原是好了的，怎么现在又犯了呢？

赵 什么，你们真是……

少妇 先生，现在不行了，从前我们在立煌县东门外，有七百多亩田，该杀的共产党，都给分掉了，先生，你说这是什么世界？（说完，扶老者下）

赵 （十分懊丧，颓然坐下）他妈的，白费了半天劲。

赵太 我早说不像么。怎么，还吃不吃？

赵 不吃了。

赵太 那么进去睡吧，月亮上来半天了。

〔二人正拟同下，忽然石破天惊地一声，从台左右方发出。

兵甲 （在内。狂呼）停车，停车！（边叫边拐着奔上）停车！快停车！（声嘶力竭）

〔头等车中客均拥上，李凯为首。

李 什么事？什么事？

兵甲 报告副总司令，李得标他摔下去了。

赵 怎么会摔下去的？

兵甲 我们没地方坐，坐在车门口。李得标几天没睡觉困了，车子一震，他就摔下去了。

杨 喔，我以为是有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的。原来是一个伤兵。

李 （低沉地接）是的，一个伤兵。

兵甲 叫他们停车，叫他们停车！

〔各人均不能置答，一时空气沉寂，但闻火车行进声。

兵甲 （转为奋激）你们为什么不叫？你们是哑巴吗？你们这一群混蛋，杂种，王八蛋子！你们叫我们去打共产党，你们却不把我们当人。不行，停车！我要你们停车！

侍甲 老乡，别傻了，他们是不会停车的。

兵甲 不行。（回视李凯）副总司令，（恳挚地）你帮我一起叫，叫他们停车！

李 （从沉思中回复）好，我同你一起去，一定要他们停车。（兵甲在前，李凯在后，冲出。）

〔众人均哑然。〕

〔火车与铁轨相撞声更烈，南下列车，疯狂前进，月亮躲进云里去了。〕

〔幕下〕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下令渡江之第二夕于香港。

——原载《文艺生活》（海外版）第十四期（一九四九年五月），

据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〇年二月初版本



## 编后记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第十五集至第十七集为《戏剧卷》，收有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创作的三十三部话剧，其中多幕剧二十四部，独幕剧九部。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这个时期正值以话剧为主体的现代戏剧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中国话剧萌芽于本世纪初，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推动，它在二十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三十年代在艺术上日臻成熟。抗战爆发后，随着我国各族人民爱国热情和民主精神的大发扬，中国话剧更加蓬勃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无论是在“孤岛”还是在沦陷区，特别是大后方的重庆，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以及沦陷前后的上海，戏剧演出之活跃，剧本创作之旺盛，为有史以来所罕见。

以三卷本的有限篇幅，要尽可能准确而全面地展示出中国现代戏剧鼎盛时期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确是一件相当棘手的工作。我们尽管是在刚刚写完《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之际接受此项任务的，但仍为作品的遴选问题颇费踌躇。为了慎重起见，这回我们又将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作品重新浏览了一遍。根据上海文艺出版社“大系”编委会提出的编纂要求，结合这一时期戏剧创作的实际，确定了以下四条编选原则：

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来衡量作品，坚持“选文为公，质量第一”。所谓“质量”，主要指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剧本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并侧重于从戏剧文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对于某些即使演出曾轰动过而其文学性偏低的剧本，概不入选。

二、在坚持上述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着重选收代表中国现代戏剧思潮的主流（即革命的或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品，同时顾及涵盖面，包括作品产生的不同时期、年代和地区，不同流派的剧作家，不同题材、风格、样式的作品。并酌收曾受批判而具有史料价值的作品。

三、由于篇幅所限，规定一名剧作家只选一部多幕剧；如其尚有影响很大的独幕剧，也可酌收一部。

四、为保留入选剧本最初问世时的面貌，保持“大系”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一律选收最初发表在报刊上的文本，或初次出版的单行本、戏剧脚本。

“戏剧”的概念，一般应包括话剧、歌剧、戏曲等，但“大系”第一、第二两辑《戏剧卷》均只收话剧剧目，为保持体例上的一致性，第三辑也只收话剧，如歌剧《白毛女》、京剧《逼上梁山》、新秦腔《血泪仇》等，也只好割爱了。

选收作品的出处，均在剧本尾末注明。对于原作中一些明显排错的文字和标点，作了必要的改正。对于误植的衍文，也通过互校予以订正。体裁样式的称谓，一般照原书冠之，个别过于费解的荒疏叫法作了改动。所收剧本的舞台提示符号彼此相当混乱，为了保持本书版式上的统一，我们对这类符号按照当前通行的格式作了统一处理。剧名一律从初版本，少数剧本后改名或有别名的，除目录上标明外，并在剧本尾末作了说明。

由于戏剧创作的特殊性，往往舞台演出在前，文字发表在后，有的甚至在建国后好长时间才正式获得出版，故而本卷目录的排列是以写作为序；写作时间的确定，则据作者自称，或经考证认定。

本卷的编选工作，由陈白尘、董健主持。陈老由于年事已高，他的序文特请南京大学董健教授代笔。顾文勋、胡星亮等老师做了大量的搜集资料和案头工作。

南京大学科研处和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领导同志，对我们这项工作的开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许多戏剧界老前辈和现代文学、现代戏剧专家，为我们拟订的编选原则和选目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

们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 and 上海戏剧学院赵耀民、北京图书馆王元、清华大学图书馆顾璠文、西南师范大学李江、老剧作家姚仲明、胡可、杨村彬、鲁煤,以及已故剧作家阿英、宋之的的亲属钱婴、宋时等同志的诚挚协助,谨此一并表示谢忱。

《戏剧卷》编选组

一九八九年一月于南京大学戏剧研究室